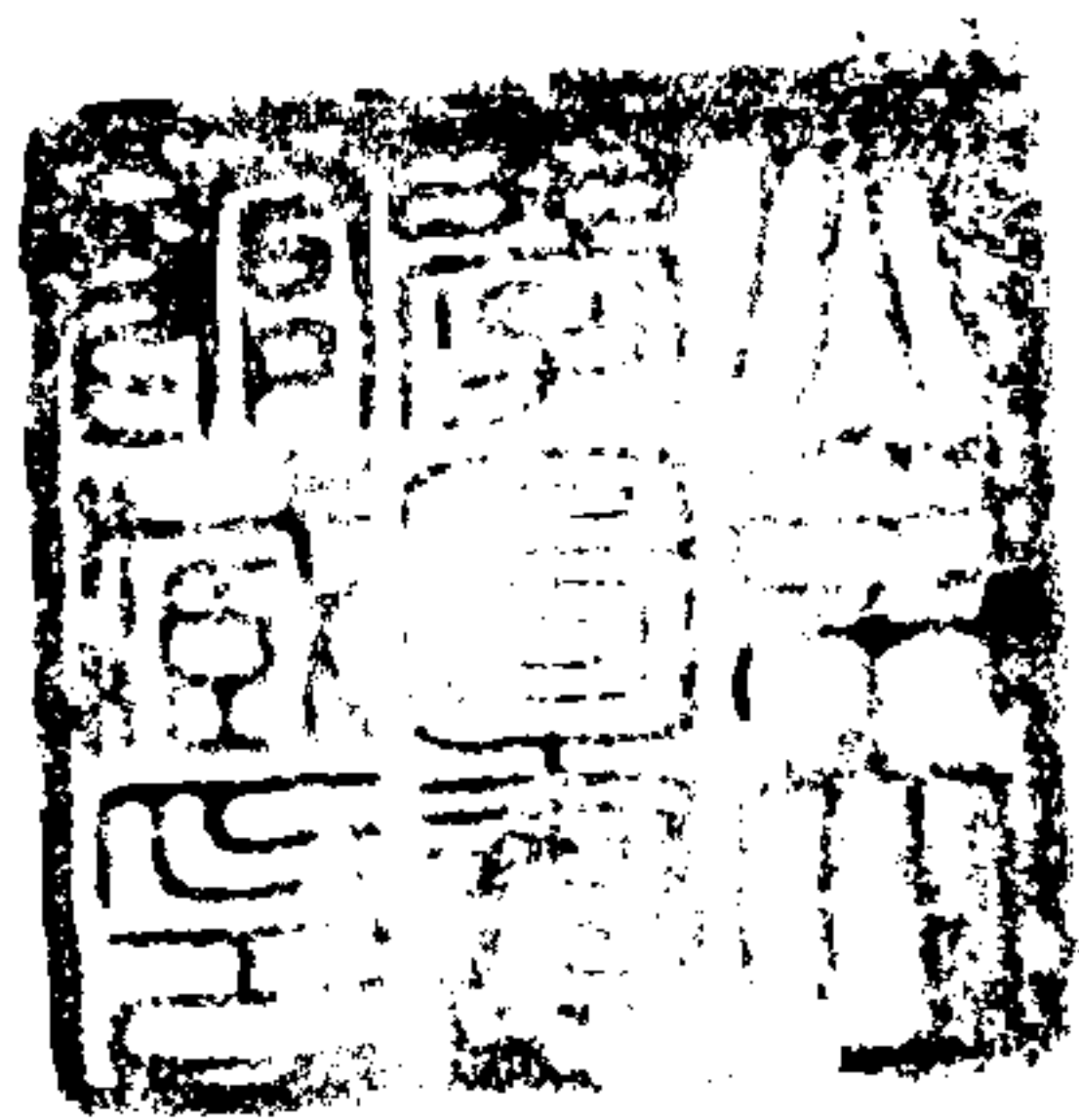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四八・史部・編年類

太宗皇帝實錄八十卷(存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五、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五、卷七十六至卷八十)

〔宋〕錢若水等撰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六十四卷分類事目一卷(存卷一至卷二十九、卷四十六

至卷六十四)

〔宋〕留正等撰

E278/08

太宗皇帝

實錄

四部叢刊三編史部

七	公	分	寬	十	八	公	分
舊	鈔	本	宋	寫	本	高	廿
閣	寫	本	常	熟	瞿	氏	藏
鹽	張	氏	沙	園	藏	宋	館
上	海	涵	芬	樓	影	印	海

中華書局上海
 太宗皇帝實錄卷二十六
 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起太平興國八年
 六月乙酉朔以給事中直學士院徐鉉為右散騎常侍以職方員外郎高繼申為兩浙諸州轉運使丙戌河南府言洛水漲五丈餘壞鞏縣官寺軍壘民廬舍殆盡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邊珣卒珣字待價華州下邳人父蔚仕至太常卿珣天福六年舉進士登第解褐授秘書省秘書郎直昭文館遷右補闕起居舍人改庫部職方員外郎受詔知通州以牢盆賦於民大煮鹽於郎山歲得萬餘石國初出為洛陽令銜為

倉部郎中龍蜀平命珣知三泉縣入為職方郎中揚州言民盜殺廣陵縣尉謝園父捕繫民凡三百日獄未具州以聞命珣按之盡得其實民抵罪開寶中知揚州會征江表兼領淮南轉運使 上即位遷吏部郎中嶺南轉運使銜為右諫議大夫領吏部選事移知開封府至是卒年六十三珣強力有吏材 上方欲倚用及聞其死嗟嘆者數日賜其家絹百匹錢二十萬以營葬事丁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穆知開封府膳部郎中知雜膳中正為右諫議大夫權御

倉部郎中龍蜀平命珣知三泉縣入為職方郎中揚州言民盜殺廣陵縣尉謝園父捕繫民凡三百日獄未具州以聞命珣按之盡得其實民抵罪開寶中知揚州會征江表兼領淮南轉運使 上即位遷吏部郎中嶺南轉運使銜為右諫議大夫領吏部選事移知開封府至是卒年六十三珣強力有吏材 上方欲倚用及聞其死嗟嘆者數日賜其家絹百匹錢二十萬以營葬事丁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穆知開封府膳部郎中知雜膳中正為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吏部郎中許仲宣為左諫議大夫依前嶺南
轉運使兵部郎中劉保勳為右諫議大夫刑部郎中
辛仲甫為右諫議大夫依舊知益州以庫部員外郎
楊徽之為刑部郎中大理正孔承恭為庫部員外郎
同考校京朝官殿最甲午河南府言穀水伊水洛水
湮水暴漲溢出岸壞官寺軍壘寺觀祠廟民廬舍萬
餘區溺死者以萬計丁酉詔曰自今京朝官知錄事
參軍及知縣事者見本郡長吏用賓主之禮宴集班
位其常參官在判官之上未常參官在推官之上所

太宗實錄卷二十六

二

乘馬並不得用繁纒連者所在以聞當行責罰已亥
制曰漢以尚書平處奏議親以中書參掌機密邦國
之務率繫於樞衡軍旅之謀多出於帷幄授受之際
厥惟難哉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司徒上柱國瑯琊縣開國男王顯器量恢宏襟
靈秀拔常事藩邸備極公忠累踐榮班遂膺顯用風
雨如晦益勵匪躬之誠夙夜惟寅愈挺致君之志樞
機之任獻替尤資宜正名稱用仲吡倚勉堅許國之
節式副知臣之明可檢校太保充樞密使進封本郡

侯 上召謂顯曰卿代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學問
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羣書命左右取
軍戒三篇賜顯曰讀此亦可免於面牆矣又以宣徽
北院使柴禹錫為宣徽南院使依前樞密副使右諫
議大夫王明為給事中依前充鹽鐵使左衛將軍陳
從信為本衛大將軍依前度支使潭州言長沙縣民
程景鴻五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門閭常稅外免
其他役陝州言永定澗水漲溢出岸壞民廬舍軍壘
千餘區丙午乾寧軍言御河水漲七尺五寸戊申新

太宗實錄卷二十六

三

及第進士王世則以下十八人送中書門下處分餘
並送流內銓命文明殿學士李昉樞密直學士張齊
賢王沔中書舍人王祐同於吏部注擬 上謂李昉
等曰天下州縣闕官朕親選多士忘其飢渴召見臨
問以觀其才豈望拔十得五但十得三四亦巖穴無
遺逸朝廷多君子矣朕每見布衣搢紳間有端雅為
衆所推舉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擇良日
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昉等拜謝已
而兗州言泰山父老并瑕丘等七縣民陳延福等千

四百九十三人自言詣闕請封禪遣觀察判官廖文
鐸護送之辛亥賜樞密使王顯開封府道德坊宅一
區賜宰相文明翰林樞密直學士中書舍人節度觀
察使建州所貢新茶

秋七月甲寅朔工部侍郎致仕劉載卒載字德興范
陽人唐節度使總之五代孫也父昭任潁州下蔡令
載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及第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
累遷左拾遺集賢殿學士改殿中侍御史周顯德中
歷倉部員外郎知制誥擢拜右諫議大夫給事中

太宗實錄卷二十六

初出知貝州代還奉使江表復命知鎮州坐與兵馬
部署何繼筠不協為所構太祖惡之出為山南東
道節度行軍司馬僅十年上即位銜赴闕復為給
事中以老病乞骸改工部侍郎致仕仍賜一子出身
至是卒年七十六載頗刻勵為學博通史傳著平戰
國賦萬餘言行於世雅好釋氏佞佛甚謹晚年專以
蔬食誦經為事雅尚名節頗為流輩所稱戊午泰山
父老辭歸故郡各賜束帛以遺之以新及第進士王
世則等一十八人並為大理評事知縣錄事參軍又

以第二等進士吳鉉為大理評事史館勅書鉉餘抗
人舉進士嘗重定切韻及上親試因捧以獻既中
第因令隸史館校定字書故有是命鉉所定切韻多
以吳音作俗字數千增之鄙陋尤甚尋禮部試貢士
為鉉韻所悞有司以聞詔盡索而毀之永不得行用
丁卯制曰計功稱代則銘於旂常尚齒優賢則賜以
几杖我有舊老時惟宗臣願追赤松之遊盡納水衡
之俸不舉殊典何答元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
行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司事上柱國邠國公王

太宗實錄卷二十六

彥超早擁節旄亟更藩閫許國之誠風厲臨戎之績
素高為列辟之楷模實累朝之勞舊綬駟二百龍以
執金之權宸居九重幸成高枕之適遽形表疏願避
官榮爰推進秩之恩以遂懸車之請優以康給表于
春懷可太子太師致仕仍依舊給右金吾衛上將軍
俸料已已安化軍節度使沈承禮卒承禮字正臣吳
興人錢鏐辟置幕下攝處州刺史鏐卒子元瓘以其
女妻之署以牙校及錢俶襲位加承禮知威武軍節
度使王師征江南敕命承禮率所部助攻毗陵平之

又攻潤州吳人夜竊出焚外柵將帥皆欲馳救承
禮曰古人有言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
皆振甲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
禮所部整肅吳人不敢窺既平丹陽遂率兵抵建業
江南平 太祖錄其功特授威武軍節度福州管内
觀察處置等使 上即位錢俶盡獻浙右之地以承
禮為密州刺史安化軍節度使至是卒年六十七詔
輟視朝兩日贈太子太保葬事官給辛未制曰中書
舍人參知政事郭贄等持素纊侍於初潛曳組鳴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六

珂久塵於清切頃參台席實代天工而啓沃茂開尸
素斯極飲酒過量自貽沉湎之譏發言無稽蓋彰容
易之態所宜左降尚屈典刑可責授秘書少監壬申
以左衛上將軍向拱領左金吾街仗事宥州刺史李
繼瑋為右清道率府副率庚辰以左諫議大夫宋琪
為刑部尚書依前參知政事文明殿學士工部尚書
李昉守本官參知政事辛巳詔開封府管内酸棗陽
武封丘長垣等四縣民田為黃河水所害及開封浚
儀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六縣民田為蔡河廣濟白

溝河溢及水滂所損者並蠲其租鄆州言河水漲溢
入城壞官寺民廬舍四百餘區河南府言黃河水漲
五丈七尺壞河清縣皇統務倉庫軍壘民廬舍千餘
區荆門軍言長林縣山水暴漲壞民廬舍五十一區
凡五十六人溺死陝州言河水漲斷浮梁壬午免監
察御史張巽仍削四任坐通判鹽州日縱部下館驛
吏擅費用官物而不舉也夔州言江水漲七尺乾寧
軍言御河水漲六尺襄州言漢水漲三丈二尺破虜
軍言涇池河水漲一丈四尺邠州言資河水漲溢入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七

城壞軍壘民廬舍百餘區滄州言葫蘆河漲水八尺
雄州言易水漲一丈三尺壞民廬舍癸未 駕幸舍
芳園習射張樂賜從官飲
八月戊子朔以祠部郎中羅延吉兼侍御史知雜事
辛卯司天言壽星見丙地海門珠瑤真珠二百
二十八斤壬辰制曰古先哲王恭默思道一物失所
在于之罪實深四時不和責躬之言尤切今歲天降
霖雨自春徂秋水出平原河決近郡下民離於風墊
大田變於污萊蓋念堯舜之功格天不能逃陰陽之

數為湯之言罪已所以致邦國之興朕端居九重夕
惕若厲潔染豐盛以懇禱卑宮菲食以隱憂至誠上
通和氣來應氛霧清霽稼穡豐穰取萬箱而可期食
四輔而何遠宜伸肆眚之澤以答乃春之仁應兩京
諸道州府軍監縣鎮繫囚限德音到日除十惡官吏
犯正枉法贓及謀殺故殺劫殺人外其餘罪無輕重
特與除放諸處亡命軍人及聚山林為羣盜者限詔
到一月並許於所在陳首限滿不首復罪如初配流
徒役人等並具元罪犯以聞別聽進止癸巳詔曰桂

太宗實錄卷二十六

州管內先配民歲市少糖及茶園以荒吏歲徵其課
先以官牛給與民歲取租牛死而吏猶督其直關市
征常額外增錢百八十貫文並除之官牛二百三十
頭賦與貧民丁酉山後兩林蠻王子牟昂等二百三
十九人以名馬來貢以右補闕直史館徐休復為職
方貞外郎右贊善大夫獲易簡為右拾遺並加知制
誥詔曰朕選用羣材分領庶職雖九品之賤一命之
微未嘗專委於有司必須召對於便殿親與之語以
觀其能俛教納之可觀必越次而命賞恩或由於使

太宗皇帝實錄 卷二六

律理未至於澄清自今應親臨選擢官吏並送中書
更審勘履歷別聽進止辰州言漢錦叔富等四州蠻
求內附輸租稅詔令州長吏察其俗情偽并按視
山川地形具圖來上戊戌以故永興軍節度使吳廷
祚次子元表為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徐州言清河張
一文七尺溢出境塞城三門以禦之庚戌制曰宥密
之務蓋總於萬機師長之任實參乎百揆職事斯設
在勞逸而則殊名器所先固授受而惟允樞密使金
紫光祿大夫戶部尚書上柱國樂陵郡侯石熙載達

太宗實錄卷二十六

識兼濟律量旁通早在初潛實預賓佐韋弦之誠動
靜有常金石之誠夷險如一自總鈞軸屢進謹言方
參惟懼之謀遠嬰寒暑之疾抗章引退瀝懇彌堅宜
推加等之恩即俟有瘳之喜勉思順養式副倚毗可
尚書右僕射先是熙載以足疾假滿抗表解職故有
是命辛亥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
為一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
字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毫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
蒙等奏議曰上所增五十五字皆可用其沈約宋琛

五

續廣謚請停廢詔從之詔曰史氏之職歷代所先政令之大小必書人君之言動皆錄累朝多故舊典關如策書所記言殊為漏落自今軍國謀議宰相與閣者宜令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每季終送史館樞密院公事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錄送付史氏昉上言所修時政記每月先以奏御後付所司從之壬子詔曰先是祠部給僧尼牒並傳送諸處州長吏親給如聞吏為姦募人以僦錢市取齋以至外郡責焉得善價即付與之自今所在宜奉行前詔違者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十

致其罪

九月癸丑朔以洛苑使王賓領潭州刺史與儒州刺史許昂裔同知水路發運軍器庫使順州刺史王繼昇駕部員外郎劉燾同知陸路發運先是每歲運江淮米四五百萬斛以給京師專用官錢僦牽船後夫頗為勞擾至是每艘計其直給與舟人俾其自募甚以為便而舟數百艘留河津月餘不得去上遣期門卒備之計吏自言有司除常載外別科買羊皮赤堊鉛錫藥木等物守藏者不即受故也上怒奪

三司使一月俸分命王賓等領水陸發運自是貢輸無滯矣以國子監主簿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宿州言濉河水漲溢浸民田六十里秘書監錢昱獻太平興國錄一卷戊午詔曰近年已來河堤頻決壞廬舍害田畝數郡被其害先是築堤以遏水勢民利其膏沃多種藝居處於其中河漲即罹其患宜令殿中侍御史柴成務國子監丞趙孚供奉官萬彥恭殿直郭載分往河南北岸按行遙堤有不牢固發丁男治之民先占堤內種植者免其稅違於善地焉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御製晚秋五七言詩二首賜近臣甲子詔曰臨淮壽春浮梁先禁馬高五尺已上不得渡准今江浙已早吏猶守舊法宜除之乙丑詔曰國家勅本厚生取什一之稅豐財足用聚九年之儲兵食所資蓋不得已尚念力耕數耘之苦祁寒暑雨之勞供王租而既勤獲地利而甚薄先是兩稅起樹特設三限外又加一月州縣吏苟務苛虐罔守章程施鞭朴以立威用措克而為政不體動恤之意自求課最之名昔之良吏善治民者有增租從調減年就役之事豈若是乎自

今宜令諸州長吏本判官錄事參軍專察所屬縣令
主簿政治善惡書於吏部南曹曆子外以其狀聞當
申黜陟用彰朕愛民之旨焉先是 上謂宰相曰朕
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
所出恨未能去之此令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
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筭楚以求辦事此一事尤傷
和氣宜下令申儆之故有是命丙寅詔曰荆湖江浙
淮南諸州每歲上供錢帛遣部民之高資者護送至
關下非便自今直遣牙校勿復擾民先是 上謂宰

太宗實錄卷二十六

十二

相曰諸州於部內擇高資戶部送官物民家人質魯
無御下之術蒿工織師皆頑猾不逞輩侵盜官物恣
為不法民家多破產償之甚無謂也故有是詔授山
後兩林蠻王弟牟昂懷化大將軍首領王子牟蓋磨
忙罕塊並授歸德即將副使牟計等一百二十人並
授懷化司戈丁卯海州言州城內東山坡先廢佛牙
寺真身塔相傳言隋末土人於巖崖間誦經替一
日天大而崖崩土人共見桑門坐於崖下通而視之
膚兒如生人但氣息已絕因立塔廟祠之顯德中詔

毀廢佛寺而桑門真身獨存開寶初節度使張鐸親
禱之有神光之異鐸欲建於城東天大而電不果遷
而止州民列狀願復築宮祠之詔從其請仍賜號聖
因院交州黎相遣使貢方物已已以軍器庫使王繼
昇為左神武將軍依前領瀕州刺史洛苑使王賓為
右神武將軍依前領濱州刺史庚午吐蕃戎人以名
馬來貢召見其酋長於崇政殿因謂宰相曰蕃戎言
語不通衣服異制朕常以禽獸畜之自唐已來頗為
邊患以國家兵力聊舉偏師即可驅於數千里外但

太宗實錄卷二十六

十三

念其種族蕃熾各安其土僅盡驅之必恣殺戮所以
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各賜酋長束帛以慰撫之癸
酉詔曰廣州歲貢藤每斤去破藤外中用者才三兩
大通治歲輸鐵尚方鑄兵器銀鍊外十纔得其四五
自今嶺南貢藤取其堪用者大通治輸鐵先鑄成器
俾官工淬治之無使負重致遠匱民力焉丙子占城
獻馴象能拜伏詔養於寧陵縣丁丑以河決未塞命
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以太牢祀祠加
以壁太平軍言颶風拔木壞官寺民舍一千八百十

七區海門珠場貢真珠一百二十斤
冬十月甲申詔衛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定州兵馬部
署朱信赴闕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浮屠
氏之教有裨政治而梁武捨身為寺家奴布髮於地
令桑門踐之此真大惑朕甚不取也先是胡僧自西
域齋貝多葉經至朕因令以華語譯之殆百餘卷雖
小道亦有可觀卿等試之蓋存其教耳非屬於釋氏
者也以西天竺中印土譯經三藏僧法護為明法大
師戊子詔祀土德於黃帝壇珪幣牢具如大祠制禪

太宗實錄第二十六

十四

祠官領之己丑 乳明節羣臣上壽越州以王羲之
畫像并其石硯來獻庚寅詔賜諸軍校百夫長已上
建州茶有差并賜諸營卒薪草茶各一斤丁酉宴中
書門下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
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諸州進奉
使外國蕃客於大明殿戊戌命西八作坊使張璠知
房州詔皇長子衛王德崇改名元佐第二子廣平郡
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其宗名改名第四子德
嚴改名元萬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皇姪孫文雍改

名惟吉文治改名惟正文起改名惟忠文展改名惟
貞己酉制曰入總國政實冠三司之崇出分閭寄幸
當二老之任所以推恩禮於輔弼伸倚注於勳賢斯
為大猷豈敢虛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昭
文館大學士梁國公趙普擬鐘間氣富稟謀明草昧
之初締構之功克著巖廊之上陟次之效居多朕疇
咨老成參用舊德再授鹽梅之寄用師藥石之言彌
縫之績既彰調燮之勤期著煩我耆艾職茲樞衡授
以蕃宣均其勞逸用加掌武之秩以增衛社之雄大

太宗實錄第二十六

十五

陝南陽夾輔王室可檢校太尉兼侍中行鄆州刺史
武勝軍節度使是日制以皇長子衛王元佐進封楚
王第二子廣平郡王元佑進封陳王第三子其宗名第
四子元萬第五子元傑並授特進檢校太保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其宗名封韓王元萬封冀王元傑
封益王以保靜軍節度使劉過為滑州刺史武成軍
節度使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六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七

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十一月壬子朔制曰平章百姓唐堯所以疇咨總領衆職漢宣由是致治非賢固又得士則昌聿求經濟之才授以弼諧之任故卜斯允成命以行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琪字彙冲深規模宏遠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昉爵有公望久服大僚而皆罄竭謨明禪贊樞軸君臣之際人無間言公家之事行有餘力修經術以自輔體方直而靡渝是宜擢正台衡職茲調燮朕所注意不假審象之求汝既致君更思補衮之效

太宗實錄第二十七

唯用盡已佇茲沃心欽若訓詞往踐乃位並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金紫光祿大夫琪封廣平侯部侯昉封隴西郡侯以皇姪孫惟吉為左監門衛將軍封平陽郡侯惟正為左千牛衛將軍惟忠惟貞並為右千牛衛將軍癸丑詔曰先是開寶二年八月丁亥詔書應廣南東西川峽路諸州民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棄市自今並除之論如律泗州言僧伽塔白晝有光民燃項及焚指斷臂者數千人吏不能禁甲寅詔曰並建子弟以藩屏王室申命相輔

以羽翼公朝舊邨之任雖崇鈞台之寄尤重幸分內外頃正等威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刑部尚書平章事臣琪工部尚書平章事臣昉等頓首言鈞衡之任止曰台司盤維之封實承天緒漢法丞相在諸侯王之下唐制元子非百執事之列典故昭晰載在策書伏望聖慈俯遵前軌上不允琪等又叩頭固讓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羣官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御無至固讓也琪等拜舞稱謝戊午高陽關捕

太宗實錄第二十七

得契丹生口送至關下召見言契丹種族鶻威恐王師討伐於近塞築城為備上謂宰相曰戎虜以剽掠為事乃修城壘為自全之計蓋天亡之時也往者劉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不利朕決取之除心腹之患為世宗太祖刷恥擒劉繼元致闕下今日視之猶机上肉耳當其保堅城結北虜為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虜庭備知戎馬之數自晉末始強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平劉繼元三交高陽關及沿邊諸郡頗有克捷

以臣度之其部下搆或必多國家不煩致討可坐待其滅也已未御製蓮花心輪回文偈頌十部共二百五十卷回文圖十軸以示宰相近臣城南太一宮成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司天春官正楚芝蘭祠五福太一齊賢等上言太一五帝之佐天神之至貴者也請用祀天之禮殺其羊又小損之 上令增教坊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祀之制丙寅楚王元佐等五王同日赴中書視事西八作使郝守緒責授慈州團練副使坐護塞河決懲無狀也丁卯宴近臣於長

太平實錄第二十七

三

春殿餞武勝軍節度使趙普武成軍節度使劉遇赴鎮也 上賜普詩普捧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 上亦為之動容宴罷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力朕布素時與之游從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善地俾之卧理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極且泣朕亦為之墮睫君臣之際亦盡善矣時樞密使王顯等側侍頻視 上袴 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縷側側 上笑謂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漸濯頰所致耳 上因言此偏下已

原闕

太平實錄第二十七

為箕王府翊善著作佐郎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已卯
詔江南兩浙劍南東西川峽路嶺南河東知州通判
知軍知縣及監掌庶務官等自今滿三考並與移替
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一千卷宜令日進三卷
朕當親覽焉自十二月一日為始宰相宋琪等言曰
天寒景短日閱三卷恐聖躬罷倦 上曰朕性喜讀
書頗得其趣開卷有益豈徒然也因知好學者讀萬
卷書非虛語耳以著作佐郎呂文仲為翰林侍讀賜
緋魚袋辛巳以柳州刺史孫方進為右領軍衛將軍

太宗皇帝實錄卷二十七

五

十二月壬午朔詔曰綏銀夏等州民多流亡入蕃部
宜令州縣吏設法招誘得之復業仍給復三年丁亥
詔自京至廣州傳置卒月別給百錢河北河東道沿
邊戍卒人賜黃絹襦一絮以綿京城內外諸軍卒人
給米一石 准海國王錢徽上言曰臣以蕞爾之軀
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回元帥之任實本於兵
柄國王之號蓋屏於王室尚書則總百揆之重中書
則掌八柄之繁維師冠於上台開府率當於極品臣
之眇末固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典常名器之間固

有涯分徒遠罪戾以取顯擢伏望聖恩特從者罷優
詔不允表三上降制曰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及之榮
大路繁縷所以表器數之重至若褒寵勳舊度越典
常曲阜孽分得用六代之樂平堊光啓許載九旂之
旂咨于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讓之
辭三扣帝闈確乎不拔用屈至公之論式先知止之
風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淮海國王食邑八萬戶賜劍履上殿詔書
不名錢徽方徽炳靈風雲玄感奄有句吳之地不忘

太宗皇帝實錄卷二十七

六

象觀之心挈族來朝舉宗宿衛盡以版籍入于朝廷
爰分寶玉胙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啓真王萬室
之封併如龍名用荅忠順而乃圓形表旣顯避官崇
諭之再三誠不可奪若以重臺偃伯武庫彙兵天下
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頌寢元帥
之名勉徇由衷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于帶礪之盟
帝養良弼寵以鈞台之任維師之秩取貴之階非是
懋功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乃懷仍加食采之封
載光書社之數可依前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准

海國王加食邑三千戶庚子詔曰史館新纂太平總類一千卷包括羣書指掌千古頗資乙夜之覽何止名山之藏用錫嘉稱以傳末裔可改名太平御覽癸卯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甲辰詔曰朝廷比設貢舉以待賢材如聞緇禍之流多棄釋老之業反襲襲博求竊科名自今貢舉人內有曾為僧道者並須禁斷其進士舉人只務彫刻之工罕有通經素之學不曉經義何以官人自今宜令禮部貢院特免帖經只試墨義二十道較其能否以定黜陟其諸科舉人于

太宗實錄卷二十七

七

本業外別試法書墨義十道著為定制乙巳以著作郎李沆直史館丙午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曰巨 宋受命二十有五載夏五月河決于滑示災也冬十有二月塞之明功也古之王者必有大患然後彰大聖必有大災然後成大功故堯之水湯之旱太宗之蝗玄宗之彗皆所以彰災患而成聖功也當堯之時三苗未舉四凶未除天示大水以滌羣兇湯之時夏政未釐商民未熙天示大旱以燥洗風太宗之時餘寇未平大政未成天示其蝗以噉萬物之靈

玄宗之時羣賢未集大禮未立天示其彗以掃萬國之雠則患息而啓聖災平而著功斯亦我 宋之大道聖績之無窮也太平興國紀號之始在國家經營克復之際蠻戎夷狄固不夾格祠祠豎嘗固不克備文教被於內武德煥其外 天子凝旒以示化宰相備位以充職而姦生治平釁發無事賊臣多遜陰泄大政與孽弟廷美說詛不道哀構大難賴 天地社稷之福 聖皇之靈覺而黜之時又彊臣普恃功貪天運理背正削廢大典構豪傑之罪飾帝王之非

太宗實錄卷二十七

榛賢士之路使恩不大賚澤不廣洽越八年夏河擁積石潰龍門壘砥柱洩大徑高峯為羈長岸為措怒無所作水潦羣凶大決于滑漂漣蕩僕浮曹沈濟灌于彭門注于淮泗孟諸鉅浸漫漫而悔歎無攸處焉無攸居况于人民乎况于州邑乎羣臣貪言築防以為捍 帝曰非是也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司徒之過也敷奏不以言明試不以功侍中之咎也壅其下而不聞于上蔽其賢而不進于位宰相之罪也漢家法制以災異責三公申命有司明舉舊典即謹普于鄧

假節為帥示優恩也乃命內客省使郭守文督內謁者中常侍暨廷臣受旨者凡數十百人役兵籍民凡三十萬竹木土石之數不可勝計以某月日經始至某日畢功自始至畢皆騎置成算以授之莫不鳩大功集巨力如坻如阜如山如崗衣土以薪實舟以石沈之築之是壅是塞濤回浪轉川動雷駭截洪流之迅奔歸故道以長往巨岸山峙巨防截立大災以寧大功以成是月癸卯使者馳以奏甲辰平章事臣琪臣昉參知政事臣務臣蒙正臣至與將軍大夫郎中

太宗實錄卷二十七

九

博士再拜稱賀上言曰玄天降靈大河已平聖功巍巍子孫相承斯為陛下之德也小臣職在史氏位司諫列豈不以天祐 聖宗方鳩大功大功無所發必有大災旱不能有蝗不能生彗不能見必有大水與堯同休是 天子前點多遜後譴臣普防大患而遇大災也塞洪河之決疏德澤之壅彰大聖而成大功也功已立而不宣儒臣之罪也宜其發頌勢衰形容以明萬萬之休烈臣且不敏不明謹獻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承休惟堯與鄰粵有大水昏墊下

人非曰聖祚執究執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河真云敗逆逃遠投毒普屏外聖道如堤崇崇海內 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爾蒸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何以之塞唐克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德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 上覽之震怒召宰相謂曰胡旦所獻頌詞意悖朕自擢于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遣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罪尚今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自恣光聽

太宗實錄卷二十七

十

狂躁如此今朝多君子如此人豈宜尚列於侍從耶至逐去之宜以其頌下史館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王祐等奏議曰胡旦幸以常材謬登上第職在史氏身列諫垣而乃獻頌明廷發泄私憤謗譏 聖代指斥大臣驟人詞多前典尤戒下流訕上先儒所惡宜加竄逐以肅縉紳丁未詔曰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猥以庸瑣謬升科級兼領太史為吾近臣頃以江淮漕運俾司其事賞賜甚厚恩獎備至年少氣銳所為不法朕思欲全度盡與洗滌俾領東海欲其自新而乃沉

酒於酒志行報扑妄奏部下吏課最以圖僥倖增置
胥吏侵用官錢醜跡升聞逮捕繫獄證左已具適會
大赦朕猶示含垢之道未行然出之典俾在禁掖司
吾策書乃敢獻頌闕廷諂謝公輔詞意狂悖莫甚于
茲人之無良唯曰不足言之不善雖遠必達豈可真
於周行所宜投諸四裔尚通朝俾諫方州我非無思
汝直自者可守殿中丞充高州團練副使依分司官
例支給半俸仍不得簽署州事戊申 上於禁中讀
書自巳至申始罷有蒼鶴白 上始開卷飛上殿吻

太宗實錄卷二十七

十一

殆掩卷而去 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此 上好學
之所感也昔揚震方講間有觀雀啣三鱧魚墮於庭
亦同其應齊州言戎人二萬衆入寇巡檢李詢舉所
部蕃漢卒擊走之斬首二千級已酉詔曰先是禁民
於沿邊諸郡私市馬戎人賣官馬市良而棄驚又禁
民不得私市往來死於道者甚衆戎人少利國馬無
以充舊貫自今邊郡吏謹視馬之良驚者刻毛以記
許民私市庶免戎獲利而歲馳馬通關市有以補戰
騎之闕焉福州言先是錢銅兼用鐵錢三直銅錢之

一吏受賕盜用官物參以銅鐵錢計其贓差重自今
望悉以銅錢定其罪從之以懿州刺史田漢瓊為錦
州刺史錦州刺史田漢希為懿州刺史皆五溪之首
帥願易其地因而授之也庚戌賜左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呂蒙正麗景門宅右諫議大夫簽署樞密院事
張齊賢宜秋門宅王禹崇德坊宅各一區雷州言颶
風飄壞官寺倉庫民廬舍七百區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七

太宗實錄卷二十七

十二

書寫人楊思恭 初對班 紹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八起太平興國九年正月五日

太平興國九年春正月壬子朔 上不受朝羣臣詣
閣拜表稱賀丙辰命戶部推官監察御史索湘元玘
按行河決所壞民田丁巳 駕幸景龍門外水榭
上臨水而坐命近臣觀之因謂近臣曰此水出於山
源清澄甘潔近河之地水味皆甘豈河間所及乎宋
琪等對曰亦猶人性善惡染習使然也 上曰卿言
是也回習射於後園 上中的者五張樂賜從官飲
戊午右僕射石熙載薨熙載字凝績洛陽人也周顯

太宗實錄卷第二十八

德中以進士登第在布衣時磊落有度量人皆重之
家貧事後母以孝聞治家嚴謹閤門肅然國初 上
為殿前都虞候領泰寧軍節度辟為掌書記及 上
頒開封尹表為推官歷右拾遺遷左補闕出為崇義
軍掌書記及 上即位召歸復為左補闕出知潭州
擢遷擢為兵部員外郎充樞密直學士旋簽署樞密
院事 車駕征河東從至鎮州拜給事中充樞密副
使遷京遷刑部侍郎副使如故未幾授戶部尚書樞
密使以足疾步履蹇澁多請告 上幸其第臨問太

太宗皇帝實錄 卷二十八

醫診視久之未愈乃抗表求解所職優詔許之拜右
僕射至是薨年五十七 上聞之亟幸其第臨喪涕
泗詔報視朝兩日贈侍中官給葬事 上悲嘆者累
日顧謂侍臣曰熙載事君之心可謂純正無他矣方
將委用而遽至此豈命乎熙載有文學性忠實遇事
盡言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人有善必推薦之時論稱
其長者已未以元帥府掌書記黃夷簡為淮海國王
府判官元帥府支使慎知禮為淮海國王府掌書記
元帥府別駕裴祚為淮海國王府支使以錢俶解元

太宗實錄卷第二十八

帥之任故也庚申國子博士鹿峭以母老拜章求解
官就養從之以國子博士韓寶為峽路轉運副使徐
州叟縣主簿李蒙正縣尉張思問並削籍為民却下
犯賊故也蒙正配隸商州葉錫壬戌詔曰國家勤求
古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蓋在
詢求致理之先無以加此宜令三館所有書籍以開
元四部書目比校據見闕者特行搜訪仍具錄所少
書告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館闕書許詣館進納
及三百卷已上者與一子出身不及三百卷者據卷

一五

帙優給金帛如不願納官者借本繕寫寫畢卻以付之先是上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若非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貯書數雖不少若觀開元書日即遺逸尚多宜在廣行求訪乃是詔以右衛大將軍李從諱知隨州癸亥命右神武將軍胡公霸督理汴河堤甲子有司言有以竊盜計賊至死者特詔貸之因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其極刑但時於其中取其甚者以警衆多耳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者衆乙丑上元節上御

太宗實錄第二十八

三

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闕咽謂宰相曰國家乘五代干戈之後朕孜孜求理惟望上天垂祐福此生民今天下阜安京師繁盛甚以為慰朕居常罕飲酒今夜與卿等同樂宜各盡醉於是每舉酒以虛爵示羣臣丙寅月有食之既丁卯房州上言涪陵縣公廷美卒上聞之震悼乃降詔曰涪陵縣公廷美朕之同氣也為姦臣所惑溺於邪說朕以宗社之故迫於公議房陵之謫不得不然永惟骨肉之親絕而不殊方欲削平前事後我舊恩忽尔倫謝有志不果痛悼之極

其何可言宜追封為涪陵王報視朝五日仍賜謚曰悼所司擇日冊命廷美宣祖第四子也建隆元年出閣領嘉州防禦使遷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封天水郡侯進封郡公乾德二年加同平章事開寶六年加侍中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上即位加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從平太原進封秦王開封尹如故七年出為河南尹西京留守坐與宰相盧多遜交通羣臣議請寘於法上以至親不忍止令就第未幾點為涪陵縣公遷房州安置因憂志成疾至是卒

太宗實錄第二十八

四

上聞之嗚咽流涕悲不自勝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及長而尤惡如此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置之於法俾居房陵異其思過中心憫之未嘗暫忘方欲推恩與之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後因從容言及廷美朕乳母陳國夫人耿氏所生耿氏後出嫁趙氏生供奉官趙延俊即廷美之同母弟也朕待延俊固無猜忌常令屬雜侍左右而延俊以同母之故頗泄禁中事於延傑頃者方營西池而橋梁未備朕將欲泛舟於池中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謀若不果即

廷美詐稱疾於邸侯 車駕臨幸即為他變有以是謀未告者當時若令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以天倫之愛不欲暴揚其醜及與多遜建謀即命居守西洛而廷美猶不悔過益怨望言不遜始命遣房陵以全宥之朕於廷美固無所負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回知之戊辰命左領軍衛將軍蔣誨等六人分往諸郡督修河之役辛未詔曰朕每恤蒸民務均與賦或有失於即與蠲除蓋欲惠貧下之民豈復以多少

太宗實錄卷二十八

五

為限自今諸州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者皆令檢勘先是澶州上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請不在檢視之限 上以貧民當恤之故有是詔壬申詔諸道州府去年官所貸粟並除之癸酉 上為涪陵王廷美發表於別殿羣臣詣崇政門奉慰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李穆卒穆字孟雍開封陽武人也與弟肅皆中進士第釋褐授鄧州軍事推官遷汝州防禦判官未幾拜右拾遺殿中侍御史通判洋州移陝州詔以郡中租輸洛邑不即應命坐免官肅時為博州從事穆

迎其母就肅居家貧單歎自樂兄弟怡怡如也自是優游經史間殆無仕進意久之擢為太子中允逾年拜左拾遺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遺風穆與參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 太祖嘗謂多遜曰穆士大夫之中仁善者詞學之外他無所預多遜曰穆雖若是然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所謂仁而有勇者也時 太祖方圖取江南已部分諸將而未有發兵之端求所以使江南召李煜入朝者以為履不測之險難其人由是 太祖謂多遜曰若如爾言無以

太宗實錄卷二十八

六

易穆遂遣之穆至金陵諭以朝旨煜辭以疾且言上事 大朝者以其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惟國主自處之然 大朝兵甲精銳萬物繁富恐不易當其鋒宜孰思之無使後悔及還具言其狀 太祖以謂所諭要切而江南亦謂所言誠實後煜歸朝獲全宥者亦穆之力也 上即位改左補闕知制誥如故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 上征并汾還真拜中書舍人文學復行益為 上所知盧多遜之得罪也以其情分款洽責授司封真外郎明年春

盜捕之經時不獲 上欲必得之令原其罪贖賞果
有告者乃軍人數輩結約夜踰壘垣而出盡獲而戮
之因徧索軍中累有罪犯尤惡無賴者得數百餘人
不悉殺以鐵鉗鉗其頭竊於本軍至是並釋之仍各
賜錢三千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八

太宗實錄第二十八

七之九

太宗實錄第二十八

十

書寫人張容 初對班 紹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九起太平興國九年三月至四年

三月壬子朔宴中書門下翰林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外國蕃客於大明殿 上謂宰相曰天下無事良辰宴飲無辭盍醉飲畢以虛爵示羣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有失儀之責 上召權御史中丞滕中正笑而謂曰今日宴會蓋以君臣相遇為樂朕賜酒欲其歡洽苟小有失儀卿可勿舉劾也既罷因召渤海都指揮使大鸞河慰撫久之謂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曰鸞河

太宗實錄第二十九

渤海豪將投身歸我朕甚嘉之夷戎之俗以射獵馳逐為樂待秋涼當與馬數十匹令出游獵以遂其性仍賜酒及錢十萬鸞河渤海之酋帥也 上征并汾首率小校李勳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 上憐其忠順故有是賜是日以河決將塞命翰林學士宋白乘傳詣白馬津以一太平沈祠加璧甲寅詔曰蓋聞刑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故三聽行誅聖人之所至慎一成不變君子之所盡心朕勤恤兆民哀矜庶獄每至三伏炎蒸之際隆冬寒沍之時未嘗不

太宗皇帝實錄 卷二九

念彼國亦憫茲微經而猶胥姦吏弄法舞文或苛虐以立威或稽留而不決執憲令之綱紀傷 天地之和平而欲百姓阜安四時順序其可得乎應天下繫因宜令逐處州府軍監每十日一具所犯事由收禁月日聞奏仍委刑部糾舉乙卯日本國僧齋然與其徒五六人自其國至進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貢古今年代紀各一卷齋然衣綠自云俗姓藤原氏父為真連真連者其國之五品官也齋然善書札與中國無異而不通華言問其土風但書以對云國有五經

太宗實錄第二十九

及釋氏經教並得自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五穀果實四時寒暑大抵類中國多黍而少麥交易用錢其文曰乳文大寶無索馳有水牛驢羊及羴象產絲織績絹薄織可愛樂有中國及高麗二部國東鄰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其東則大海無際東粵則產黃金西別島生白銀為國貢賦國王以王為姓年號天地元管六十八州土地廣而人民少壽百餘歲者往往有之其國王傳襲今六十四世矣文武條吏亦皆世官 上聞之歎曰此島夷耳而世嗣長久臣

一九

下亦世官此皆古道中國近自唐季海內分裂梁唐至周世數甚促大臣子孫鮮能繼襲父祖之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恐庶獄有枉撓未嘗敢自暇自逸以政游藝伎為樂莫上玄降鑒亦以為子孫計使皇家運祚永久而臣僚世襲祿位卿各宜盡心以輔朕之為治無使遠夷獨享斯慶因賜齋然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丙辰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為諸州知州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昔後漢秦彭為潁川郡

太宗實錄卷二十九

三

守教化大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為善政故也以一太守善為政猶若此况若天下者乎何謂太平之不可致和氣之不可招也丁巳駕幸相國寺回習射於後園上中的者五召近臣飲宴上甚悅因謂宰相曰夏州蕃部並已寧謐向之勁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酋豪三百七十餘人約三五萬帳族得十年已來戎人所掠人畜凡二萬五千口朕聞者所遣將帥皆丁寧誠諭如蕃部中有狡惡為害者必以威武臨之順伏易制者必綏緝

慰勞之是以戎人畏威而感惠昨亦不勞饋運紙令齋茶於蕃部中貿易供給亦無所闕又謂李繼捧曰爾在夏州能制蕃部乎對曰諸族狡惡不可制臣但羈縻而已若非天威所加豈能制御者乎命國子禮記博士孔維判監事已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先是河決於韓村數州之地皆罹其災上患之集丁夫十餘萬治之自秋逾冬功既畢而後決上方春播種不欲重煩民力於是發卒五萬人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總督其役供奉官劉吉副

太宗實錄卷二十九

之吉河東人有膽勇不畏強禦明習河堤利害自贊請行且言河決未塞願夷族上壯之命吉領其役吉親負土與役徒晨夜兼作至是而塞吉之功居多即以吉為西京作坊副使賜予甚厚上製平河歌賜宰臣宋琪等因謂曰昔漢武有歌于之歌今朕聊志一時之事壬戌以左羽林統軍周保權知并州以右屯衛上將軍孟玄珪為宋曹充鄆都巡檢乙丑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園上曰春氣煦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

詩 上習射於水心殿宰相宋琪等各以應制詩進
上吟味久之翰林學士承旨毫蒙有微臣自媿頭如
雪也向鈞天侍 玉皇之句 上笑謂曰卿善因事
陳情也蒙頓首謝卒未詔曰昨以河堤偶決近旬罹
災言念編民載深軫慮應開封府管內諸縣無出今
年租賦壬申 駕幸合芳園習射 上中的者四宗
琪奏曰陛下控弦發矢一如十五年前在晉邸時
上曰朕比往時筋力雖未覺衰然少時好馬上馳射
今不復為矣因謂琪曰園游之地三數年不一至此

太宗實錄卷二十九

五

且非數出宴游也時劉繼元孟玄珪錢惟濟李繼捧
亦侍坐宋琪奏曰繼元以下各江南塞北之人嘗各
據土疆累世不賓今至東身歸命人侍旒宸非神功
聖德冠絕千古豈有如此之盛乎宋琪李昉呂蒙正
李至各賦詩進 上皆和而賜之 上又製晚春游
合芳園五言十韻詩一首賜宋琪等癸酉麟州言閣
門使田仁朗敗戎人斬首三百級獲馳馬生口器甲
千計乙亥以建州刺史任知果本官致仕上章告老
故也丙子甘露降太一宮祠庭栢樹先是都城東南

建五福太一祠既成致饗於神祠官悉集未明前數
刻而降已卯召宰相近臣宴於後苑 上賦詩一章
賜侍臣俾之屬和

夏四月壬午光祿卿湯悅卒悅字德川其先陳人後
家於江東之青陽父文圭執寧五年進士登第以世
方亂將南歸梁祖時節制夷門愛其才欲辟於幕府
文圭不欲就遁去至會稽錢鏐欲縻之亦不願止去
詣宣州田頔頔執甥姓之禮待之文圭但從容談笑
無所預頔敗獲免至淮南揚渥以為掌書記悅幼類

太宗實錄卷二十九

六

悟九歲而孤善屬文仕吳為祕書省校書郎時張廷
翰宗齊丘皆掌吳政以悅俊敏共推薦之授祕書郎
直門下遷水部員外郎改本曹郎中並知制誥李昇
建國授中書舍人時書命填委悅援筆立成詞理典
瞻未幾擢為翰林學士李景繼立加學士承旨遷禮
兵部侍郎改中書侍郎簽署省事罷職拜戶部尚書
依前充學士承旨周世宗奉兵至淮上李景以機務
方繁命悅知樞密院事顯德五年淮南平景遣八貢
先是世宗駐蹕於揚州孝先寺見悅所撰碑數貴久

之及至待之禮甚優異 太祖受禪景耀遷洪州以子煜守金陵留悅佐之煜嗣位拜右僕射充樞密使加同平章事節制潤州不樂在鎮改授太子太傅監修國史旋守司空判尚書省再秉政江南平歸朝改授太子少詹事 上即位以悅素有才名召直學士院踰年改光祿卿至是卒年七十三輟視朝一日悅本姓杞 翼祖廟諱而名崇義後改姓又改名有詞人從江南來因謁悅從容評及江南文士謂悅曰二徐及公詩皆善惟崇義差不及耳聞者傳以為笑癸

太宗實錄第二十九

七

未以涪陵王子德恭為奉州刺史德隆為懷州刺史女婿韓崇義為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右衛率府副率段守榮決杖仍削籍為民坐華州監倉槩量為姦故也甲申命宰相及羣官分禱京城祠廟祈雨是夕雨足以東上閣門副使王侁為西上閣門使戊子宰相宋琪率文武百官及諸軍將校著夷酋長僧道耆老二萬六千三百五十人詣東上閣門再拜稽首上言曰臣等聞皇王大功莫大於混一中夏古今盛禮莫盛於登封介丘其或鯨海鷄林已闕于效貢金泥

玉檢尚闕於告成則何以繼三五之鳴猷副億兆之度望臣琪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惟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紹勛華之正統施造化之玄功亘地罄天固不率俾望雲就日無所不賓爰自唐室衰微四方雲擾東吳西蜀瓜剖豆分民無遠歸亂靡有定梁唐祚短不暇經營晉漢綱頽莫能恢復陛下膺圖出震執契駕明四海於是會同二儀以之交泰歷代之典章畢舉生民之耳目惟新極千古以牢籠掩八紘而覆育離肩反踵之俗襲冠

太宗實錄第二十九

八

帶者以百數白環碧若之貢充蠻貊者以千計鑿空萬里攘地千都豈止廣長榆而通大夏重既交集珍符摠至皇獨歌赤屬而頌白麟暢玄化於齊庭均至和於寓縣歷選列辟盛德大業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是以三事大夫泊于黃髮之叟咸願延頸企踵以觀大禮于升中是宜訪制云亭追蹤八九以答玄貺以徇羣心若却之而不顧抑之而不弗處則何以塞神祇之望慰夷夏之心哉伏請申命有司草定儀注擇吉日登泰山昭厥成功以光盛禮臣等不勝大願詔答

曰朕嘗乙夜觀書鑒前王之事迹多矣若乃至聖同
堯大功超舜底績類於伯禹敷佑比於成湯然後可
以高蹈介丘遐登日觀告成功於上帝祈景福于
下民歷萬代以流光冠百王而擅美者也其或功虧
治定德謝欽明道未洽於黎氓信未孚於寓縣安可
告成 天地展禮云亭朕自纘丕圖若涉淵水方思
日慎以答天休止期粗洽於小康焉敢輒言于大禮
卿等忠於事主善則稱君誠雖可嘉事則未暇省覽
數回愧畏良深所請宜不允辛卯羣臣再上表曰臣

太宗實錄第二十九

七

琪等今月八日拜章丹陛歷懇明庭叙華夷德北之
心述 天地神祇之意乞展告成之禮幸修帝類之
儀庶耀玄功式昭盛德遠頌明詔未允丹誠中外顯
願懌知所處伏惟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
廣孝皇帝陛下通倂履載明並照臨道三五以同符
體陰陽之不測而自紹開寶運光啓鴻圖親駕戎車
自秉武節重旗所指并汾摧破竹之威文誥所施東
南無負悔之固此陛下武功震耀之力也視朝之暇
靡倦觀書聽政之餘常開論道酌百王之步驟盡得

英華考夏商之質文皆窮奧妙淳化由是丕安玄功
以之孔昭此陛下文德化成之功也若乃萬機在念
常切宵衣一物疚懷未嘗高枕故得刑清訟息俗阜
民和草木效祥盡入朱絃之奏羽毛薦瑞皆登清廟
之歌臣等歷觀自古受命封禪之君交三神之歡接
千歲之統未有如陛下之盛也况道超軒昊功冠古
今而尚闕登封之儀猶稽肆覲之禮臣等有所未諭
也伏願捨謙讓之小節思光大之遠圖特詔禮官申
明大典遠萬國侍祠之願詣百靈望幸之心俾耀宸

太宗實錄第二十九

十

區以先簡冊詔答曰朕恢纘丕圖誕膺駿命屬九服
清宴四時順成祥瑞荐臻災沴不作斯蓋 天地之
垂祐 宗廟之降靈至於庶政允釐彝倫攸叙則輔
弼之力或夷畏服疆場底寧則將帥之效在于涼德
何能致是而文武百辟華夷衆心繼歷懇以同辭願
升中而展禮雖歸功于上足見忠誠而涉道未深殊
增媿畏再煩啓迪徒切嘉稱所請宜不允癸巳內外
文武羣臣三上表曰臣琪等言近者以昇平斯久告
謝猶稽再陳率土之心乞展泥金之禮臣誠既竭乃

春未回彌增深薄之憂寧寔再三之讀臣珙等誠懇
誠迫頓首頓首伏惟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
明廣孝皇帝陛下慶演丹陵道先赤水勵清明而御
俗躬玄默以化人武暢九垓則華夷偃革恩覃萬彙
則翔泳懷仁頽莖玄甲之祥昭宣綱史文鉞碧誓之
貢洋溢棗街去冬鄒魯遺氓班白舊老持衰連袂萬
衆一心咸陳盛德之容願觀升中之慶而 皇帝陛
下未回宸想猶執謙尊况今上瑞仍臻休徵沓至欽
崇玄館則湛露垂甘堙塞洪河則榮光順道漢武之

太宋實錄第二十九

十一

窮兵遠代遠紀三山世祖之乘運中興仍修八陞功
徽大定業謝時雍豈若 皇帝陛下今日之盛也又
安可久達玄珉高謝鴻名鬱 宗社之耿光略皇王
之丕訓伏覲朱倪寬之往議詢梁松之舊言俾掌故
奏儀司歷鍊日儼攝紳以戒路肅羽衛于周廬日觀
儲精俟候蒼壁之禮天孫寫望迎黃屋之來金泥玉
檢以盡誠六舞五声而節步大備闕典咸秩無文驅彼
恭元躋于仁壽垂統成化億萬斯年豈不盛哉豈不
偉哉臣等本以微生親承大化僮獲侍和鑿而登降

原闕

二四

太宋實錄第二十九

十三之十三

事宗琪為封禪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扈蒙為禮儀使翰林學士宋白為鹵簿使賈黃中為儀仗使辛丑以駕部員外郎劉燾監察御史索湘為泰山路轉運使太府卿馬奉卒奉太原人仕劉繼元至右僕射致仕歸朝為將作監稍遷太府卿分司西京至是辛年八十餘詔輟視朝一日奉善服食為壽康強無疾好持論性鄙恠無他可稱述馬癸卯以儀鸞副使康仁寶等部署丁匠七千五百人修宮壇於泰山甲辰布衣趙垂慶詣匭上書言 皇家當越五代而上承唐

太宗實錄第二十九

十四

統為金德若以梁上繼唐傳後唐至 國朝亦合為金德矧自禪代已來符瑞狎至羽毛之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旗服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右散騎常侍徐鉉等奏議曰五運相承 國家大本著于前載具有明文頃以唐末喪亂朱梁篡代莊宗以早編屬籍繼立世功親雪國讎天下稱慶即以梁比于此羿王莽之徒不可以為正統也莊宗中興唐祚重新土德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 皇宗運膺火

德况國初便祀火帝為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矣而又國丘展禮已經六祭自是日盛一日年穀豐登干戈偃戢必若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皆上玄降祐清廟垂休致成恢一統之運也豈可軌因獻議便從改易恐違春命深所未安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我朝上繼唐統宜為金德且後唐以下奄宅中區合該正統今便廢絕禮實無謂且五代運遷皆親承授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教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

太宗實錄第二十九

十五

崔昌獻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當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學士衛色扶同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後復以魏周隋之後依舊為三恪崔昌衛色並皆遠取此又前載之甚明也况今國家封禪有日宜從定制上答玄休伏乞 聖宗永為火德從之丙午以坊州刺史馮鐸澤州刺史齊超分巡黃河堤堰戊申以侍御史張昉本官知雜事從憲臺之舉也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二十九

太宗實錄第二十九

十六

書寫人楊思恭 初對班 紹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起太平興國九年五月盡七月

五月庚戌朔 上御乾元殿受朝賀辛亥 車駕出南薰門觀稼召從官列坐於田中令民刈麥咸賜以錢帛回幸玉津園觀魚張樂習射久之宴飲極歡而罷壬子西州回鶻與波斯外道來朝貢西州婆羅門僧永世自云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塔你縛衣黃衣冠金冠以七寶飾之每出乘肩輿或乘象馬以音樂羅帳前導多游佛寺博施貧乏妃摩訶你尾衣大袖縷金紅衣歲一出多振施人有寃抑俟

太宗實錄第三十

王及妃出即隨之伸訴置宰相四貞國中庶務庫藏皆宰相裁制之五穀六畜果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其錢有文慢大如中國所用者但無穿耳東至大食國六月程又東至西州二月程又東至夏州三月程波斯外道阿里標自云本國王號黑衣王子姓張名曷里沒似衣錦綵衣好乘馬游獵每出二月至三日即還委大臣九人同理國事男子以白氍布為衣婦人豪富者衣錦綉貧下者止服絹布種陸田無稻秣土產絲蠶羊馬果實無錢貨以雜物相貿易東

至安羅門六月程又東至大食國六月程又東至夏
州二月程癸丑以西京作坊使順州刺史李克文起
復雲麾將軍麟州防禦使依舊知夏州事詔銀州宥
州復隸夏州戊午詔曰國家欽恤刑章重惜人命豈
容酷吏恣為深文掠治無辜致其殞絕損傷和氣莫
甚於斯鳳翔司理參軍楊卿許州司理參軍張肅並
掠囚至死已從私罪決遣訖今後犯者至以私罪罪
之先是鄜州各無辜考掠人至死法寺定為公罪
上怒故有是詔甲子以左神武大將軍吳元輔領平

太宗實錄卷第三

二

州刺史以監察御史宋瑤為陝西轉運使乙丑詔曰
司理參軍專於推鞠研覈情實尤在得人如聞諸道
多闕此官蓋吏部拘以資叙難為注擬自今應有闕
處宜令本州於見任前任簿尉判司內選擇明敏有
官業者充秩滿當與陞獎其罷軟不任職者便可選
官代之先是諸處多闕此官而吏部以資叙相妨難
於注擬上以庶獄為重不可暫闕故委本部選擇
馬庚午以東上閣門使田仁勗判四方館事辛未以
左拾遺直史館宋準守本官知制誥壬申歸州刺史

太宗皇帝實錄 卷三〇

高繼元卒繼元字若虛中書令南平王保融之第二
子也保融承祖父業據有荆南事具五代史及保融
卒弟保勗立保勗卒保融子繼冲立建隆四年朗州
周保權以部內將衡州刺史張文表叛求救於朝
太祖遣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釗帥師援之假道於
荆南繼冲不敢拒之師既入城繼冲乃舉其地內有
屬而入覲馬繼元即繼冲弟也繼冲卒後授繼元歸
州刺史上親征太原命繼元京師巡檢車駕還
京以繼元為河陰兵馬都監至是卒年三十一丙子

太宗實錄卷第三

三

以判四方館事田仁勗自京至泰山督治道之役丁
丑軋元文明二正殿災是日既夕陰雲四合風雷暴
作夜燭初上射雨如傾雷電震激火發自月華門抱
闕者不之覺延燒漸北煙焰上出上遣小黃門開
闕視火勢已盛亟命宿衛數百人毀回廊連屋比明
役士皆至併力救之至晨已乃息已卯以柳州團練
使田欽祚為鄧州團練使知夏州著作佐郎杜凝除
籍為民以其知道州日居長聽樂為人所訴故也
六月壬午以監鐵判官虞部郎中樊若水為荆湖轉

運使封故燕國長公主次女高氏為延昌縣主乙酉
麟州防禦使李克文來朝以唐僖宗賜其祖夏州節
度使拓跋思恭鐵券朱書御札上獻 上因觀其詞
旨卑替謂宰相曰朕嘗覽韓偓金鑿記見昭宗在鳳
翔梁太祖引兵至城下號為迎駕其實脅君韓偓為
翰林學士昭宗欲見之而為中官所隔潛匿伺便方
遂一見可為歎息也宋琪對曰唐末亂離諸侯彊盛
其勢固不能久以雷德驥石熙古魏庠朱昂李惟清
祖吉雷有終陳白楊緘李瑄崔邁呂備分為兩浙峽

太宗實錄卷第十

四

路京西西川淮南荆湖江南廣南河北陝西轉運使
丁亥詔曰朕以不明託於兆人之上夙夜祇惕因敢
怠荒賴 九廟儲祥 上玄垂祐萬務粗治于今九
年而數日前雷之中烈火遽作既延災於正殿蓋示
譴於眇躬祇畏震驚固敢寧處 上天警戒必有
由然豈非燭理之所未明賞罰之所未當物情尚多
於壅塞政理未洽於和平生靈未息於瘡痍獄訟未
除於枉撓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淹滯有一于此
是敗政經載深取朽之誠思啓納言之路卿等列于

有位咸切致君所宜各竭忠規共申謹議揚朝廷之
闕失陳時務之否臧當悉乃心必期無隱朕將親覽
用自儆焉已丑登闕院引對婦人李氏自陳云無兒
息身且病恐一旦溘死家業委棄欲未死有所屬
上因謂宰相曰此婦人數日前朕已令開封府依所
欲裁置之今復來告訴稱其父已被繫矣此是小事
何用禁繫京輦之下尚敢如此天下至廣冤枉可知
朕恨不能徧閱天下獄訟親行決斬每見大理寺斬
遣諸州刑獄多為其中小有未盡即卻之今國家封

太宗實錄卷第十

五

疆闊遠來徃動是五七千里再令勘覆轉是淹延今
後宜令遣使分詣諸州令周細詳酌如不干人命使
至便與斷決不煩重勘琪等曰謹奉詔即日分遣殿
中侍御史李範等八人徃兩浙淮南西川廣南錄問
刑獄以全部負外郎奚嶼為京東轉運使壬辰詔曰
朕恤念蒸民憂勤庶政每令詢訪以導弊堙苟規益
之有聞豈早高之是聞應天下幕職州縣官俱負吏
才咸通時務其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至許于本
州附傳置以聞如所言有可收採必行旌賞或無所

取亦不加罪先是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得上書言
事而州縣官屬則否 上慮下情壅塞故降是詔乙
未鎮安軍節度使守中書令石守信薨守信字德貞
開封浚儀人事周祖為小校累遷散指揮使從世宗
征并汾遇敵於高平以戰疾力遷親衛左第一軍都
指揮使師還授鐵騎左廂都指揮使顯德二年從征
淮南以功遷鐵騎控鶴四廂都指揮使領嘉州防禦
使從平關南以功授殿前都虞侯未幾遷殿前都指
揮使領江州防禦使恭帝嗣位授滑州刺史充義成

太宗實錄卷第三十

六

軍節度使軍職如故 太祖陳橋之入也時守信宿
衛內庭聞變登左掖門嚴兵設備閉關以守 太祖
之典親軍官署在門內 太后居其中 太祖未至
先遣帳下親信楚昭輔問 太后起居及昭輔至守
信啓關納之 太祖甚德之踐祚改領宋州刺史歸
德軍節度使從平李筠以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據
維揚叛命守信充行營招討使兼知揚州行府事維
揚平改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
軍都指揮使上章乞解軍職詔許之以其子保吉尚

許國公主加兼侍中 上嗣位加兼中書令移河南
尹西京留守進位守中書令從征出州以失律降授
隨州刺史崇信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尋進封衛國公
久之改陳州刺史鎮安軍節度使復守中書令至是
薨年五十七詔輟視朝三日贈尚書令追封衛王謚
曰武烈守信累任節鎮惟以聚斂為事性貪蓄積財
鉅億萬計雅信尚釋教多所施捨在西京造崇德佛
寺役人輦運瓦木督責既急而所給不充其傭直人
皆苦之丙申 上出粟豆數十本以示近臣因謂樞

太宗實錄卷第三十

七

密使廷顯等曰今年風雨雖調猶慮禾稼未得豐茂
昨令往京城四面百里外取得粟豆凡數種皆長數
尺大是好田喜形於色是日草澤上書言時政引對
詞甚狂勃 上不之罪慰諭以遣之因謂宰相曰往
昔帝王多以尊極自居詞氣嚴厲左右無敢貢一言
者朕雖布衣言事必溫顏以待之只如每與卿等款
曲商榷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所隱宋琪等頓
首稱謝丁酉宰相以東封在近導駕儀衛合取進止
上曰此行蓋為告謝 天地與蒼生祈福廣陳儀衛

即是勞擾非朕意也但一如令式己亥舒州言五色雲見於靈仙觀上庚子詔曰先是六年十二月辛卯詔書應諸道刑獄長吏每五日一錄問今天下亦幾於治矣然頗為煩勞特示改更永期遵守今後宜令十日一錄問杖罪以下便可依理疎決壬寅詔曰朕以眇躬嗣膺丕構涉道猶淺布衣未乎中心惕然常所祇懼賴 昊天垂祐黔首小康豈年屢臻四鄙不聳豈敢暇逸自謂宴安昨者文武羣臣伯乎者羣盈廷抗疏連袂扣闕謂乎治平之時請舉升中之禮願

大宋實錄卷第三十

八

惟涼德豈可克堪而陳請再三因以俞允載惟盛禮終覺愧懷况封禪之儀廢之已久百司祇奉辦集尤難萬姓供輸勞擾斯甚且令停罷更俟後期因門之南園丘素備宜輟登封之禮幸修柴燎之誠朕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事于南郊凡爾臣僚當體茲意甲辰以定國軍節度使宗僊為右衛上將軍丁未免開封府推官張雍左右軍巡判官韓昭喬宗延照博州博平縣令楊處仁等左右軍巡使殿直龐則王業並降充殿前承旨醫人陳士良等並決杖流海島初寡

婦劉氏有姦狀恐事露遂成憂悸之疾復懼其子陳告遂令侍婢陳訴稱其子王元吉真毒于食中因病但未死事下開封府右軍巡按之未得實狀移于左軍巡推典受劉氏賄掠治元吉遂自証及開封府引問元吉始以實對府中不能決又移於司錄司盡捕兩軍巡元推胥吏按問之稍見証構之迹而府中以追捕者衆遂列狀引見 上以元吉藥母事狀暗昧令免死決徒開封府將杖元吉元吉大呼曰元吉苟受刑府中官吏豈得了乎頃盡還元吉所用貨賂府

大宋實錄卷第三十

九

中不敢決因問元吉行賂之狀元吉曆指之遂具元吉詞款上言元吉復令妻張氏搥登闕鼓以聞 上覽之臨軒顧問悉見其冤枉之狀亟令中使收捕元推官吏送御史臺再鞠之至是獄具引見自雍而下上一一親問咸伏其事特詔免元吉而有是命先是元吉繫左軍巡為獄吏繫縛榜笞備諸慘毒不勝其苦至是 上復令縛獄吏以其法償之獄吏宛轉號叫惟求速死 上曰汝猶不勝其苦他人能勝之乎及解其縛兩手不能舉良久方復 上因謂宰相曰

刑獄中有如此慘酷京城尚如此况僻遠乎遂以右
諫議大夫辛仲甫代劉保勳知開封府保勳洎判官
李繼甄各奪一季俸柳州刺史張再興責授右率府
副率坐知雄州日以羸率自任失政故也

秋七月己酉朔以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為右衛上
將軍壬子改軋元殿為朝元殿文明殿為文德殿丹
鳳門為軋元門癸丑詔曰先是郊裡五使權用他司
印宜令有司各鑄印以賜之乙卯詔曰御史府憲令
所繫獄訟攸歸凡在官職皆為要劇所宜恪謹以承

太宗實錄卷第三十

十

重任強毅以肅羣姦豈可因循恣成縱弛如開臺中
鞠獄多是委之有司御史但雍容端坐養高自重而
已故令羣吏為姦無所不至豈所謂徇公求理欽恤
慎重之意乎今後凡有刑獄當推御史並須躬親訊
問研究詞情不得信任胥吏仍令中丞及知雜御史
常加糾舉庚申詔改既院為登聞院東延恩院為崇
仁檢南招諫院為思諫檢西中冤院為申明檢北通
玄院為招賢檢壬戌中元節上幸建隆觀謂宰相
曰道門以冲澹為本夫道者天地萬物之祖而其

太宗皇帝實錄 卷三〇

教終微皇主之者非其人乎移幸太平興國寺回御
東華門樓觀燈賜從官飲夜分而罷己巳兵部侍郎
致仕程羽卒羽字冲遠深州陸澤人少好學能屬文
晋天福八年擢進士第解褐為鄆州陽穀縣主簿秩
滿授易定祁等州觀察支使歷虞鄉新都醴泉三縣
令皆有政績開寶中遷為兩使判官及引對太祖
詢其時事稱旨擢為著作郎出知興州踰年改知興
元府詔歸闕上方尹京邑羽以本官充開封府判
官羽性淳厚莅事恪謹上亦以長者待之及上

太宗實錄卷第三十

十一

嗣位拜給事中賜金紫知開封府未幾出知成都府
為政寬簡蜀人便之入朝拜禮部侍郎充文明殿學
士以年老艱于步履求罷近職拜兵部侍郎請告百
日假滿上章乞致仕詔從之仍給金俸至是卒年七
十三上嗟悼數四官給葬事贈禮部尚書癸酉有
司言有挾私過脅人致死者請以抵罪上曰朕讀
唐書見李義府過罪正義死獄中然小人之情何所
不至亦不足怪也今論如律歸州言古玉虛觀內天
尊以木為骨其木忽生枝葉乙亥以前朔州觀察使

三一

駙馬都尉石保吉起復雲麾將軍新州刺史威塞軍節度使以前如京使石保興起復雲麾將軍領順州團練使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

太宗實錄卷第三十

十三

書寫人張谷 初對班 紹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一 起太平興國元年

八月戊寅朔詔曰國家撫育黎民哀矜庶獄累降詔敕以儆有司而約束之言猶有未盡更條其事申而明之應兩京及諸道州府有關競至杖罪以下本處長吏便可躬親決斷不必更下所司廣有逮捕使獄吏因緣為姦及遠郡刑獄有無可疑而奏案待報者自今並禁止之初 上謂宰相曰朕於刑獄尤所疚懷今西蜀嶺南皆數千里往來覆淹延刑禁宜有條約乃降是詔壬午御製四成字四高字詩各一首賜

太宗實錄卷第三十一

近臣令屬和以殿中侍御史趙安易監察御史趙齊並為宗正少卿甲申以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劉知信為左衛將軍領營州刺史嘉州言江水暴漲壞官寺廬舍溺死者千計乙酉以監察御史索湘為河北轉運副使壬辰詔曰鉞刀之用以通有無輕重相權泉流不匱漢魏之後其弊蓋多國家即山鑄銅奄有吳蜀富姬周之九府法上林之三官而民俗之間犯禁者眾姦偽既廣輕重滋多自今兩宮及諸道州府宜申明舊禁不得雜用私鑄細小及鐵鑊鉞仍每貫須

重四斤半已上其細雜錢限一月內並須納官俟已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其詞狂妄上覽而不之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人言事近有上章者朕皆一一覽之但外人不知朝廷要務所言孟浪不切機會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勃亦不加罪宋琪等對曰陛下廣納言之路苟百中得一亦是國家之利甲午延州淄州言大水壞官寺民舍漂溺人畜丙申太一宮成上將親祠先一日遣翰林學士賈黃中致祭告之其詞曰維太平興國九年歲次甲申

太宗皇帝實錄三十一

二

八月戊寅朔二十日丁酉皇帝謹遣翰林學士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賈黃中稽首上告于五福君基十神太一帝君之神夫明靈之降難可度思精意苟存必垂昭格顧惟寡昧嗣守丕基而德教未孚化源猶鬱日慎一日于茲九年苟非上帝垂休明靈降鑒則安得民庶和樂豐穰荐臻荷此殊休實由玄既惟神功施造化道貫幽明握上帝之靈符作羣生之司命頃者觀臺效職保章獻言以為躋次所經將莅斗牛之分永惟靈馭下屬勾吳且欲伸瀟潔之

誠豈復以封域為限載管間館卜此近郊庶芟芬之儀親承於祀事颺效之駕時覲於神光所望納九有於胥庭躋蒼生於富壽但以正詞而陳信敢言秘祝以求恩謹以至誠上祈冥祐丁酉車駕親祠太一宮壬寅澶州言河漲損民田雅州言江水漲九丈壞民廬舍以神武大將軍石曦知襄州左領衛大將軍趙延進知揚州甲辰以監察御史周渭為兩浙西南路轉運使白州言大風壞官寺民舍

太宗皇帝實錄三十一

三

九月戊申朔以磁州團練使潘光裕為右千牛衛大將軍丙辰以太子中允崔邁為陝府西路轉運使副呂備為轉運使壬戌宰相率文武百官上言曰臣聞道之大也二儀生焉萬物母焉而豈辭希夷罔象之謂天之高也四時行焉三光麗焉而靡謝昭回乾健之稱斯蓋物理之常情而聖人所以無避者也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功參玄極道貫往初思溢六虛恩覃萬彙納百王於軌度懷九有於胥庭大夏九真條支越裳之貢雜沓乎橐街合穗連理華平闊達之秀充盈乎瑞謀天人昭答

符應荐臻猶且翼翼小心乾乾夕惕訪峒山而問道
遇乙夜以觀書游神於蠖濩之中端拱於穆清之際
昨者人神合契億兆同心將以交歡三神接統千祀
追云亭之盛禮踐八九之選蹤檢玉之祠不陳於秘祝
射牛之禮已講於儒臣而勞謙載懷中道而止神既
集而不荅盛禮闕而弗營今柴燎在辰華夏畢至咸
以爲羣心固而天聽不回則何以綏懷萬國盛德著
而名號不稱則何以對越穹昊澤以寢之德以覆之
昆虫草木罔不成遂可不謂至仁乎恩以懷之威以

太常博士三十一

四

肅之華夷蠻貊罔有不率可不謂明德乎臣等不勝
大願上尊號曰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仁明
德廣孝皇帝伏惟上奉天明下從人欲誕受典策光
昭永圖答詔不允丙寅羣臣三上表詔曰朕祗膺丕
構奉若 昊天常懼燭理不明聽斷乖誤日慎一日
于今九年賴 上帝顧懷 宗社儲社兵戎甫定民
俗小康載循沖人何能致此愧畏之意不敢弭志今
者輟升中之儀修柴燎之禮匪敢自大要在致誠夫
溢美之累於道虛言之過於實朕所不取也無爲煩

數當體至懷所請宜不允庚午免太常博士李頌仍
削兩任以知齊州日坐部內與尼姦故也辛未度支
使左衛大將軍陳從信卒從信字思齊譙郡人也
上在藩邸命從信典財用之出入恭謹彊力心計精

敏府中無事大小悉委之開寶二年秋有司言太倉
儲廩止於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仍盡率民船以資
江淮糧運 太祖大怒切責計司曰國無九年之蓄
曰不足汝不素爲計度而使倉儲垂盡乃請分屯兵
師括率民船以資饋運是可卒致乎且設汝何用苟

太常博士三十一

五

有所闕必爾乎取之三司使楚昭輔惶懼計不知所
出乃詣晉邸見 上泣告乞於 太祖解釋稍寬其
罪使得盡力營辦 上許之昭輔出 上召從信告
之曰理將安出對曰從信嘗游楚泗間見糧運停阻
之由蓋是逐處勘給主船軍人糧食是以凝滯若令
往復自初起程即令計日併支沿路日食便可責其
定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及至京輦米入倉皆令促
其程限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八
十日一運一歲三運若此則歲可增一運焉今又聞

三司使令籍民船無好惡皆取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以新好船令運糧惡者任民載樵薪則公私俱濟令市中米貴官乃定價令斗計錢七十商賈聞之以不獲利無敢載致京師者雖富人儲物亦隱匿不糶是以益貴而貧民將憂其餒殍也今若聽其自便四方商旅皆至即米多而價自賤矣上曰然明日具以白 太祖盡從其言於是事集焉 上即位遷東上閣門使樞密都承旨坐事青投開殿使閣門祇候 上征并汾以從信為大內都部署遷左衛

太宗實錄三十一

六

將軍復為樞密都承旨未幾以本官罷踰年以本官充度支使加本衛大將軍至是卒年七十二贈太尉從信無他才好詭誕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冀傳其術而終無所得侯莫陳利用者挾左道有妖術因從信推薦獲寵人以此非之壬申以諫議大夫許仲宣權判三司乙亥詔史館所編文集將就可令接續進來 上謂宰相曰自去年冬末日讀御覽三卷未嘗廢闕有故即追捕之已讀八百餘卷矣

冬十月庚辰以知敘州舒德邦為敘州刺史谿洞之首領來請命也詔曰應諸道州府自今犯竊盜五貫已上十貫以下並決杖配隸所在徒役不必更奏十貫已上及兇惡尤甚為人患者即得取裁先是竊盜獄成皆取裁多致凝滯 上知之故降是詔癸未

軋明節羣臣上壽先是飲羣臣酒三行乃止是日上悅顧謂權御史中丞滕中正曰三爵之儀是謂常禮朕欲與羣臣更飲一卮可乎對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甲申詔曰華山陳搏養素

太宗實錄三十一

七

丘樊韜光巖穴載應順風之請是增少微之耀慕我至化來儀帝廷不有嘉名何彰貞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搏頗工詩什居華山雲臺觀周世宗聞其名召之既至館於禁中月餘厚禮遣之還山及 上即位來朝今復至 上待之甚厚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入華山四十年度其年近百歲人且言天下安治故來朝觀此意亦可念也即令引至中書卿可試與之語搏既至琪等因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於人乎搏

太宗實錄三十一

八之九

白山鷓乾州貢 赤鳥一趙州貢 白鷹五蒲澤晉貢 白鷓鷯夏華州貢
 鷹二商坊等州貢 白鷓一夏州貢 赤鷓一歸州貢 白鷓一鳳州貢
 白鷓鷯一朗州貢 白銅嘴一光州貢 青花山鷓一房州貢 琪
 等拜表稱謝請圖之付史館詔從之戊戌杖殺忠州
 錄事參軍卜元幹免知州國子博士徐澤官仍削兩
 任並為受賂枉法故也庚子杖殺禁軍鐵林小校李
 超坐牧馬濟州求掠民錢及劫殺道上行入故也先
 是國家以諸軍戰馬數多其外軍屯戍者皆在外而
 禁軍中騎兵尚多皆本軍飼養之每至三月分出於
 近京州郡放牧至九月復還本軍故超因牧馬而為
 姦焉
 十一月壬子高麗國王王治遣使以方物來貢庚申日
 有青赤背氣甲子 上齋宿正殿乙丑宿 太廟 上
 以天氣晴和作歌詩三首賜近臣令屬和丙寅 親
 饗 五室出宿於齋宮丁卯日南至 親祀南郊回
 御軋元門下制曰惟皇撫運樹洪業於中區惟辟奉
 天表至誠於大報朕自祗膺瞻命嗣守丕基夕惕晨
 興宵衣盱食九年于此罔敢怠荒而豐歲屢臻五兵

太宗實錄三十一

十

不試符瑞昭應書軌大同顧惟冲人何能致此蓋
玄穹之所降鑒 宗社之所儲休所以躬事裡燔告
謝 天地文物以之大備聲明於是孔昭六變升聞
百神降假純嘏之錫豈獨在予思與萬邦同茲大慶
宜改紀元之號仍覃作解之恩可大赦天下改太平
興國九年爲雍熙元年自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昧爽已前應天下繫囚除故殺人并十惡罪至死及
官典犯枉法贓不赦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內
外馬步諸軍將卒並等第賞給文武前任見任官諸

太宗實錄三十一

十一

軍將校致仕官並與加恩禁軍指揮使已上未有功臣
者特賜功臣諸道州府民戶少欠太平興國八年終已前
夏秋稅物及義倉并賑貸斛斛並與除放文武常參
官及內外諸司使副禁軍都虞候已上諸道行軍副
使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
官封亡歿者亦與封贈文資常參官衣緋綠及二十
年者許於吏部投牒以名聞諸處配流徒役人內有
曾任職官已經恩放還者委所司條奏貶官未量移
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已復資者量與叙用諸處

征討將校歿於王事者自副兵馬使已上並與贈官
有親的子弟孫並與錄用諸處監管場務虧失官物
及人戶增起課額自後不敷者應舟船沈沒及遭水
火損敗錢帛西川諸州鹽井煎煉不及者昇杭州等
見有積欠條官地基錢物等特與除放兩浙先欠淮
海國王回圖質庫錢鹽等應自開寶七年以後舒揚
泉福歙等州被江南燒蕪却斛斛故涪陵王先於在
京及諸州借過省倉庫錢帛斛斛見勒元借人填納
者河東管內僞命日於人戶上舊率配錢物及江南

太宗實錄三十一

十二

舊日於興國軍人戶上白配供軍茶貨等並特與除
放應江南兩浙湖南嶺南人戶見有丁身錢起今後
並以年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其未成丁已入老者及
身有廢疾並與放免應郊廟諸司職掌及行事官並
與加恩欠一選者令銓司注擬欠兩選已上者減一選
應自前亡命軍人及草寇聚集之處限詔到兩月並
令於所在陳首限滿不首即論其罪諸道進奏使前
資官等赴 郊廟陪位者並與加恩西川廣南荆湖
江浙漳泉發遣到僞命官吏等如正身亡歿其骨肉

一任歸還應諸抵法人及歿於貶所者並許骨肉歸葬
癸酉詔曰建州進士楊億年方髫鬣富有文華召試
於前筆不停綴詞體優贍粲然可觀言念俊奇宜加
秩序噫進不已砥礪彌堅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
望于汝也可特授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億建州浦
城人刑部郎中徽之從孫也年十一能屬文援筆立
成 上聞其名乃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加考試
去華試以詩賦文論咸有可觀送至闕引對便殿神
采俊爽占對閑雅 上出詩賦題試之億援筆頃刻

太宗實錄三十一

十三

而成詞采靡麗 上大嗟賞因謂宰相曰童蒙敏慧
未嘗有如此者宋琪等奏曰陛下好文獎善故異人
間出 上曰可與一官留於京師時召之令賦詩於
前以釋心耳故有是命襄州言襄陽縣百姓剽劫五
世同居長幼百口內無異爨詔旌表門閭常稅外免
其他役

十二月庚辰楚王元佐陳王元佑 韓王真宗舊名冀王
元儁益王元傑各加食邑一千戶以太師尚書令兼中
書令淮海國王鉞椒為漢南國王改賜寧江鎮國崇

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以刑部尚書平章事宋琪為
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工部尚書平章事李昉為
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蒙正李
至皆為給事中參知政事如故宣徽南院使兼樞密
副使柴禹錫進封平陽郡侯右諫議大夫同簽署樞
密院事張齊賢王沔並加左諫議大夫自藩鎮及內
外文武官並進秩有差以丁卯詔書加恩故也癸未
詔京城耆老百歲已上者凡百許人至長春殿 上
親慰撫之老人皆言自五代已來未有如今日之盛

太宗實錄三十一

十四

也賜束帛衣服茶棊以遺之乙酉詔曰王者賜醕推恩
與衆共樂所以表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 累
朝已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
萬民康泰嚴裡始畢慶澤均行宜從士庶之情共慶
休明之運可賜大醕三日醕飲起自秦法三人已上
會飲則罰金故因事賜醕吏民得會飲過則禁之魏
晉之後無聞焉唐景雲開元天寶間曾舉行之至是
郊裡始畢大慶津洽故有是詔 上因謂宰相曰朕
讀唐書見睿宗已後賜醕或連夜至七日九日亦或

彌月無乃太甚乎娛樂不可過度三日爲得宜矣立
宗令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音樂集都下亦勞擾
之甚也丙戌月犯昴以少府監段思恭爲右諫議大
夫祕書少監郭贇爲左諫議大夫丁亥詔曰躬本抑
末教化於是興行抵璧指珠浮靡於焉止息朕祇承
丕構緬慕古風思欲崇尚儉朴革去澆競却難得之
奇貨復大化之淳源宜自我先以率天下其嶺南諸
州採珠場罷之己丑以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孫守
彬爲右屯衛將軍壬辰制曰王者祇膺寶圖奉若天

太宗實錄三十一

五

命必在詳求淑哲所以翊宣風教故姬周之盛本自
姜任之烈虞舜之聖亦資皇英之助蓋化行於內而
陰教以孚位正於中而人倫以敘始於宮闈迨于家
邦前典具存敢忘脩舉隴西李氏柔嘉維則和順積
中茂慶著於侯藩盛則傳於勳闕清芬桂郁睿問川
流明惠成於自然仁孝本於天賦頃自作嬪帝室毓
德椒塗象服垂風光昭令則關雎播美已著樂章內
理肅而九御有倫婦道著而六官承式服阿保之威
誠知臣下之勤勞固已績茂公桑道光彤管而造舟

之禮未加於微命戚懼之責未正於中宮豈所謂昭
德垂訓嗣世繼統者乎宜考舊章煥茲縹緗法軒星
而踐位配皇極以爲尊可立爲皇后有司擇日備禮
冊命甲午駕幸城北水磴回召近臣宴於後苑丙申
大酺自丹鳳樓至朱雀門張樂遷四市貨殖五方士
女大會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爲魚龍曼延之戲又
集開封府諸縣及諸軍樂人列於御街音樂雜發觀
者隘道 上御樓臨視召羣臣宴飲畿甸耆老列坐
其下賜之酒食丁酉賜文武常參官詣尚書省宴飲

太宗實錄三十一

六

上賜詩二首特降中使宣旨曰今日卿等宴會恐未
盡歡可更賜來日宴樂於是三日羣臣獻歌詩頌賦
稱美者數十人並宣付史館庚子以濟州刺史陳延
山爲光州刺史壬寅以魏廷張延景爲尚食使癸
卯麟州防禦使李克文爲博州防禦使甲辰雨雪先
是 上謂宰相曰今冬天氣和暖開春恐有疫癘今
郊禮酬宴之後若得三五寸雪大佳至是陰雲四合
積雪盈尺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一

太宗實錄三十一

十七

書寫人李奇 初對呂真宗 復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二 起雍熙二年正月盡二月

雍熙二年春正月丙午朔 上不受朝羣臣詣閣拜表稱賀庚戌以右諫議大夫段思恭知壽州司農卿李憚知孟州甲寅詔曰國家書軌混同封域遼遠將共康於庶務必廣擇於羣材舉其所知厥有前典況今官常之列俊乂尤多雖蘊長材或居下位守道者以躁進為恥懷能者以自銜為非式開薦善之門用廣得人之路宜令翰林學士兩省御史臺尚書省官保舉京官幕職縣官可陞朝者各一人丙辰以皇姪

太宗實錄三十二

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安定侯德隆為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皆故涪陵王廷美之子也初廷美徙房陵諸子皆從行至是並受封仍厚賜緡錢遣高品衛紹欽送之治所又以起居舍人韓檢通判沂州右補闕劉蒙叟通判濟州以皇姪在郡面諭旨令檢等專郡政焉己未上元節御乾元門樓觀燈夜漏初上密雪忽降 上謂宰相曰可各賦觀燈夜瑞雪滿皇州詩以為娛樂 上賦詩示羣臣宰相宋琪等咸奉和辛酉分命左領衛大將軍郭重吉

等十三人監治河隄癸亥以翰林學士司封郎中賈黃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屯田郎中知制誥趙昌言虞部郎中知制誥韓丕祠部員外郎知制誥蘇易簡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宋準禮部郎中張洎左補闕直史係范杲著作郎直史館宋湜席貽慶等同知禮部貢舉以登州流人曹翰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西京令便道之官遇赦故也乙丑詔賜安定侯德恭長寧侯德隆常俸外年支錢各三百萬以水部員外郎閻象春秋博士表逢吉毛詩博士解損秘書丞張雍著作

太宗實錄三十二

二

郎杜新殿中丞趙化右贊善大夫吳淑著作佐郎杜鎬大理寺丞王炳國子監丞楊文舉等試禮部諸科貢舉人戊戌以秘書丞何績為京東轉運副使己亥詔曰國家設俊造之科啓公平之路務要藝實以副勤求近年舉人動盈萬計姦偽之迹朋結相連或成於他人或傳以相授紛然雜亂無以辨明考覈既難妄冒滋甚宜令知舉官專察之如有濫謬具以名聞甲戌制加高麗國王王治檢校太傅光祿卿裴迎責授感德軍節度行軍司馬坐知相州日選僕隸伉健夜入

更直與之卧起郡中有卒尤健壯迎召之諸僕由是不平因闕競事發上令鞠之得實醜狀詔削籍配隸商州禁錮迎餞俶之姻也俶屢請於上乃改是命二月戊寅詔曰朝廷選用賢能分膺事任必資公共以副憂勤向者職事同僚多不連署奏牘自今並須同署未定為式庚辰遣內客省使郭守文領兵屯三交壬午以翰林侍書左拾遺王著翰林侍讀著作郎呂文仲使高麗甲申權交州三使留後黎相遣牙校張詔馮阮伯簪等以方物來貢壬辰詔左諫議大夫

太宗實錄三十二

三

滕中正兵部郎中楊徽之屯田郎中孔承恭同試知貢舉官親屬凡九十八人乙未夏州上言都巡檢使汝州團練使曹光實歿於賊光實字顯忠雅州人也父疇唐末為靜南軍使控印峽以捍蠻蠻光實幼武勇有膽氣輕財好施不事細行意豁如也疇卒偽蜀孟昶以光實為永平軍管內捕盜游兵使太祖命王全斌平蜀蜀地羣盜蜂起有夷人張樂忠者常攻劫郡縣且憾光實殺其徒黨率眾數千人中夜掩至環光實所居鼓噪飛矢四面並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

圍以出賊衆辟易不敢輒近光實舉族三百餘口賊殺之無噍類又發疇墓壞其棺擲光實詣全斌具以事白時蜀中諸郡多未下乃圖雅州地形要害陳用兵攻取之勢請官軍先下之全斌壯之遂令光實率兵前導既克其城果得樂忠而甘心焉全斌乃署光實爲義軍都指揮使而殘寇猶保沈黎光實以所部盡平之遂以光實知黎州兼黎雅二州都巡檢使安集來蠻獠懷之全斌遣入貢京師且陳郡境安靜不須義軍州警請罷之 太祖喜謂左右曰此蜀中之

太宗實錄三十二

四

奇士也乃以爲黎州刺史踰年改唐州刺史時初平交廣羣盜未息以光實爲嶺南五十七州都巡檢既至捕逐羣盜海隅寧靜 上即位遷本州團練使車駕征河東以光實知威勝軍事河東平充汾遼石沁等州都巡檢使領汝州團練使王師北伐與潘美分道出鴈門光實爲前鋒遇賊斬首五千級優詔嘉獎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爲夏銀綏麟等州都巡檢使繼捧弟繼遷遁入蕃落爲寇邊民苦之光實乘間掩襲獲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斬首數千級繼遷

僅以身免繼遷既敗使人給光實曰我數奔北勢寔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導致情款願陳甥舅之禮之禮期其日於近城十許里約降光實武人勇而無謀心信之且欲專其功故不以語人至期繼遷設伏於隱蔽與數人近城迎光實領數百騎徑赴之繼遷前導北行將至其地忽舉手麾鞭而伏兵盡起光實遂被害年五十五 上聞之驚悼贈贈加等錄其子克諱爲五品正貢官丙申詔曰應天下佛寺道宮自來累有詔書約束除舊有名籍者存之所在不得

太宗實錄三十二

五

上請建置初有僧乞於近城之地積薪自焚 上以其惑衆令配流遠惡處仍毀其所居院舍因謂宰相曰近日多奏請建置僧院有十餘間屋宇便求院額甚無謂也多是誑惑閭閻藏隱姦弊宜申明禁止之故有是詔免著作佐郎鄭用和仍削兩任坐密州監稅日受賕故也己亥占城國王施利陀盤吳日歡使婆羅門金歌麻來獻方物三佛齊國舶主金花亦以方物來獻庚子忠武軍節度使潘美來朝壬寅以彰德軍節度使李繼捧爲隨州刺史崇信軍節度使單

州防禦使李克憲為道州防禦使遣博州防禦使李克文歸本郡克文先朝集在京師故也癸卯以著作郎韋重通判隨州殿中侍御史李式通判道州武元潁通判博州初李繼俸歸朝其弟繼遷遁入蕃部率戎人為寇會有從塞上來者繼遷悉知朝廷事意繼捧等漏露之故其宗族悉置之于外令重等為通判專司郡政

三月丁未以如京使石保興為銀夏等州都巡檢使己酉以崇儀副使莫侯陳利用為右監門衛將軍領

太宗實錄三十二

六

應州刺史乙卯武成軍節度使劉遇卒遇浮陽人也周高祖在鄴遇為親信吏周有天下遷控鶴都軍頭顯德中改控鶴副指揮使國初遷御龍直指揮使建隆末領溪州刺史轉控鶴第三軍都指揮使又改眉州刺史軋德初授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瓊州團練使從征河東以功授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鬱州防禦使久之遷應州觀察使侍衛步軍都虞候開寶七年征江南充昇州西南路行營步軍兼戰棹右廂都指揮使會諸路兵生擒江南大將朱令質吳人因是

喪氣江南平以功領大同軍節度使上嗣位改曹

州刺史彰信軍節度使從征幽州失律責授宿州觀察使六年入朝從幸魏郡授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充幽州西路壕寨都部署護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等五城八年授滑州刺史武成軍節度使至是卒年六十六詔輟視朝一日贈侍中遇純謹善射上待之尤厚既卒貶翰林醫官使劉翰為和州團練副使翰素剛褊同列多被讒構及遇病上使候之言必瘳故被黜焉丙辰詔曰應中外官私發故舊書題

太宗實錄三十二

七

不得用官印記違者罪之丁巳以右諫議大夫劉保勳權御史中丞以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師州防禦使張訓為殿前都虞候領永州觀察使日騎右廂都指揮使嚴州團練使傅縡為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領雲州防禦使涼州觀察使判霸州趙延浦領蔚州觀察使判冀州內客省使檀州刺史郭守文領武州團練使左神武軍將軍營州刺史劉知信領檀州團練使宮苑使媯州刺史李繼隆領環州團練使軍器庫使儒州刺史劉文裕領順州團練使八作

使張濬領嬌州刺史文思使薛繼昭領儒州刺史戊午習射於後苑 上七發皆中的張樂賜從官飲宦官何紹貞決杖配北班初紹貞護送宮人詣 永昌陵還至中牟天未明見數人持兵行道傍紹貞疑其盜捕而笞掠之人不勝其苦皆自誣服縛送致京師上初聞甚驚既而思之曰此人雖持兵且未見劫盜之狀假令為劫豈紹貞能制而縛之乎因令送開封府鞠之及獄成果縣民詣嵩嶽祈禱以兵自防耳 上大駭曰幾陷平民於法各賜茶菴束帛而遣之故紹

太宗實錄三十二

八

貞及於罪己未 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合格貢舉人得梁顥等一百九十七人第為三等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亦為三等有經生王從善能并注通誦其書 上乃取五經舉其端從善應聲誦之無有凝滯 上甚嗟賞加賜九經及第其時或云下第進士中甚有可取者 上未盡得之壬戌復試又得進士七十六人復為三等以洪湛文詞可採特陞為第三人餘皆附本等末癸卯復試下等諸科為三等凡三百二人學究高南金自陳曰臣家貧父頓年八十四嘗在大名府幕

罷職久矣今無存養者願賜一第以慰臣父之老上謂侍臣曰其父何人宋琪對曰前天雄軍掌書記高頓也性廉介搢紳推之今以致政年老素行愈厲上曰吾早知其為人惜其不能從政不欲彊起之可即授左補闕致仕仍賜錢十萬擢南金高第頓開封雍丘人清泰中舉進士儕輩給之曰何不投裴僕射求知乎是時裴皞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復至其門者頓純朴信之遂以文為贄明年禮部侍郎馬裔孫知舉裔孫即皞之門生也皞以頓語之裔孫曰謹受

太宗實錄三十二

九

命遂擢頓乙科後歷州縣周顯德中佐符彥卿幕府太祖時董禁兵 上居近職親迎 懿德皇后于大名府彥卿遣頓迎候接納尤伸誠款 上由是因南金而記憶之故有是命甲子詔御前下第人有十五舉已上者及貢院第四等人凡八十四人並賜同本科及第丙寅殿直潘昭慶以褚遂良歐陽詢虞世南墨迹三本來獻戊辰賜新及第進士等詩二章以泰寧軍節度使孫承祐知滑州屯田郎中知制誥趙昌言知大名府祠部員外郎知制誥蘇易簡罷知制誥初

上使易簡賈黃中等同知貢院各以子弟甥姪籍名
求別試易簡妻兄進士崔範故職方員外郎憲之子
也憲死易簡以外服請告範服未闋易簡隱而不奏
薦名在高等又有王千里者故水部員外郎孚之子
也孚在蜀為翰林學士易簡父協即孚之門生易簡
以故薦千里 上聞之甚怒範及千里並加罪仍令
御史劾易簡于私第及罷制誥之任壬申宴中書門
下文武常參官翰林學士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諸
軍校百夫長已上及諸州進奉使占城國三佛齊使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十二

十

諸國蕃客於大明殿癸酉賜新及第貢舉人宴於瓊
林苑斬州言江南歲歉民飢流移入所部津吏以未
受詔多拒之望許渡江自占詔從其請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二

書寫人李奇 初對呂興宗 覆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三

起雍熙二年四月五日



夏四月乙亥朔詔曰朕撫御寰區惠養黎庶軫憂勤
而是切在夙夜以寧忘江南數州向罹旱歉雖行賑
貸未救疲羸更均推食之恩以表憂人之意今遣監
察御史安國楨等乘驛至彼與長吏度人戶闕食者
賑給之仍發官廩減價出糶因令訪察郡縣官吏為
政善惡民間利病以聞先是去秋度吉洪撫饒信等
州旱歉人民艱食雖已令賑貸至是又遣國楨及太
常丞馮拯等見素左贊善大夫馬得一王茂之張茂
才樊素著作郎宋錫張維嵩張濤等分往慰撫察視
之丙子詔曰夫經術者王化之本也故懸科取士要
在得宜明經入用期於專業向者以毛詩周易尚書
三經各為一科顧其本大小不相倫等况復選序之
一致豈容藝學之不侔今後以周易尚書各為一科
而附以論語爾雅孝經三小經毛詩卷秩差大可令
專習法家之學最切於時廢之已久甚無謂也可復
置明法一科亦附以三小經庶使為學精專用功均
一是日 上習射於後苑召近臣賞花釣魚張樂賜飲

上連中的者五戊寅遣忠武軍節度使潘美復屯于
三交以國子博士鄭濟文爲水部員外郎致仕老病
求解官故也已卯啓聖禪院成詔僧睿齊主之其地
即晉之護聖營也 宣祖時典禁軍天福四年 上
誕於其地 上即位太平興國中詔建爲寺六年而
功畢所費鉅數千萬計殿宇凡九百餘間皆以瑠瑤
瓦覆之先是平江南得旃檀瑞像并桑門寶誌真身
初置內寺至是並遷於是院卒已詔諸郡選胥吏之
廉幹者隸於三司初 上以三司積弊之淵藪也舊

太平興國三年

二

吏姦猾尤爲難制故於外郡選吏補之優給糧祿莫
其畏法而自謹也已丑月掩心後星殿前承旨王著
棄市坐監護資州兵馬爲姦賊故也庚寅詔曰判四
方館事田仁朗任寄腹心職居親近昨因戎羯騷擾
邊陲令總師徒往伸平蕩而稽違詔旨註誤軍謀畏
懦不前張皇邊事遂使腥膻餘類敢搖蠱毒傾陷我
城堡俘掠我吏民翫寇長姦實由於爾敗吾師律合
寘嚴誅尚念嘗侍軒墀久經歲月屈於朝憲伸我私
恩勉懷思過之心以荷曲全之意可特責授商州團

練副使令御史臺遣吏監送赴任初李繼遷率蕃部
屢爲邊患是歲二月攻麟州汝州圍練使曹光實領
兵撤巡爲其所誘而歿又圍三族寨麟州馳驛以聞
上遣仁朗與閣門使王侁宮苑使李繼隆閣門副使
董愿馳發邊兵數千擊之仁朗兵至綏州駐月餘奏
請益兵於是三族寨蕃將折御七殺監軍使者與繼
遷合 上聞之大怒亟遣軍器庫使劉文裕自三交
疾馳代仁朗先是繼遷已攻陷三族因急攻府寧寨
報至仁朗喜謂諸將曰戎人隨逐水草散保巖險常

太平興國三年

三

烏合蟬聚以寇邊境勝則進敗則退無以窮其巢穴
今繼遷甯聚羌戎數萬衆圍守孤城慮王師之至必
盡銳攻之謂朝夕可拔府寧城小而堅戎兵雖少皆
勁卒猶可以旬日受敵我俟其困率大兵擊之遣一
將將彊弩三百以邀其歸路北虜成擒矣部署已定
會使者齎詔召仁朗赴關下御史按問仁朗陷三族
狀對云所征兵在銀綏夏等州本州以城守爲備不
遣有兵千餘乃曹光實舊卒器甲不完故請益兵轉
運芻粟復未備三族寨與綏州道遠非元詔所救也

昨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其謀不果因言繼遷得
蕃情願且降優詔懷來之或懸厚賞以誘部落酋長
令斬其首不爾恐他日漸為難制雖大益兵深入其
地無益也臺司以聞 上大怒切責憲府官吏御史
遂重劾之法司以乏軍興者斬征人違期二十日者絞
上止令降黜焉是行也仁朗誠為稽緩然計已決而
為王侁等媒孽構成其罪故及於貶人皆惜之丙申
上幸金明池因幸瓊林苑習射 上為歌詩賜羣臣
庚子夜甘露降于後苑花木之上辛丑夏州行營上
言破西蕃悉利族斬首六百級虜生口三千梟偽代
州刺史折羅遇并茅埋乞獲馬牛羊畜三萬計皆繼
遷之黨也癸卯以香藥庫使張遜領媯州刺史
五月庚戌以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知延州左諫議大
夫滕中正知河中府辛亥天長軍上言有蝗食苗稼
癸丑命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劉保勳同知京朝
官考課庚申左羽林軍統軍周保權卒保權武平軍
節度使行遼之子也建隆三年行遼卒保權尚幼部
將衛州刺史張文表叛率兵襲朗州保權不能制及

太宗皇帝實錄

太宗皇帝實錄

五

王師致討逃于山谷事定來見 太祖不之罪授諸
衛大將軍累遷上將軍統軍至是卒壬戌亳州獻兩
岐秀奏癸亥賜近臣御製五言詩草書扇各一又草
書李白廬山瀑布詩共二十幅分賜之謂宋琪等曰
朕公事之外未嘗晝寢讀書寫畫自得其趣琪等對
曰天下庶務陛下皆親決之又以讀書染翰為樂前
代帝王所不能及也甲子 上幸城南觀麥賜田夫
布帛有差庚午中書門下言有常任職官謫謫在外
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效 上不許謂宰相
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
君宜先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
說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致肥家睦族
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處甚有
竄謫之人郊裡以來豈不在念蓋此等為行岷嶮若
小得其志即復結朋樹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
宜輕議哉辛未以虞部郎中王龜從水部員外郎王
素左拾遺畢士元秘書丞張茂直充諸王府記室參
軍 上謂龜從等曰諸子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

良士贊導為善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皆謹恪有行故茲慎選各宜勉之龜從等頓首謝仍詔各賜衣一襲銀帶銀鞍馬以寵之壬申霸州獻白鳥癸酉鳳翔府言岐山縣周公廟有泉忽湧耆老相傳云時平則流世亂則竭唐安史之亂泉竭至大中年復流賜號德潤泉自後又涸今泉忽湧清澄甘潔甚異於常因圖之以進

六月甲戌朔將作監丞木令儀削籍為民以知化州日坐賊故也乙卯詔兩街供奉僧於內殿建道場

太平御覽三三

六

上謂宰相曰今夏麥豐登比聞歲稔則民多疾疫朕恐百姓有災患今建此為民祈福未必便能獲祐且表朕請禱之意壬午中書門下言州縣官舊制南曹判成申流內銓注擬其職事官經中書陳狀除官中書不見本官歷任功過須下南曹勘覆方除官今後望令罷任職事官並赴銓曹準格注擬其特除拜不在此限從之乙酉中書門下言近日諸州府官吏去官赴舉者禮部貢院考試多是所業未精今後望令本處先呈試合格以聞待報方得解送貢舉院考試

若所業紕繆其考試舉送官必當加罪本人免所居官從之丙戌以新及第第一等進士梁穎等二十一人為節度觀察推官第二等第三等并諸科三等入令右諫議大夫劉保勳兵部郎中楊徽之屯田郎中孔承恭同於吏部依常調注擬戊子詔曰去年有司上請通行江浙鹽商蓋欲均利於民而絕其犯禁者然變法易制自古所難故且行之歲時以觀其利害如聞罷榷之後重擾於民庶便於時宜仍舊貫自今宜依太平興國九年七月己酉已前禁法從事己丑

太平御覽三三

七

詔曰先是兩浙轉運司言罷杭州榷酤令民隨稅輸麴錢自聞更改未甚便宜郡縣豪舉之家坐專其利鄉村貧弱之戶歲責所輸求便於民反罹其害復從舊法庶協通規其所均錢宜並停庚寅詔廢西京稻田務辛卯內客省使麟州巡檢郭守文等上言自四月至六月三族寨諸蕃四十七族來降已令復舊業炭羅賦等一十四族拒命尋率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焚千餘帳獲人馬牛羊七千計乙未以金部員外郎楊絨為江南轉運使比部員外郎許驥副之庚子崖

州人言長流人盧多遜卒年五十三卒田詔曰古人云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則知卒哭而諱止可施於私家閨門之事豈宜責於公府如聞州縣長吏頗以私諱責人甚無謂也今後內外臣僚三代名諱只可行之於己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新授職官內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已上許準式上言其餘不在請改之限

秋七月甲辰朔以刑部員外郎李繼凝為兩浙轉運使丙午府州上言三族寨折御七率中府黃七三族

太平實錄三三

五百餘戶來降丁未蕃族寇金明寨巡檢李繼周率兵破之丁巳月有食之是日中元節 駕幸啓聖院回御東華門樓觀燈召宰相親王節度使及近臣宴飲夜分而罷庚申詔曰存救之術儲廩是資所以攘凶災防水旱也備豫無素災至而思禦之其可及乎今豐穰屢臻宜多積蓄可令諸道轉運使與所在長吏共計度之考察倉儲無令敗損初 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姓為本百姓以食為命是知儲蓄最為急務昨江南災旱朕亟遣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

非積粟何以救之因下是詔甲子詔輟視朝一日以陳王元佑夫人李氏卒故也夫人故隰州防禦使諱浦之女既歸於王未封而卒朗州上言江水溢害稼乙丑以和州防禦使陸萬友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庚午賜太平州道士趙王九錢三十萬仍改名自然自然當塗人也世為縣民年十六嘗夢一人年七八十狀兒甚偉自云我是陰君也汝有道氣今以辟殺之法授汝因出栢一枝令啗之曰自此當不食矣啗訖復教篆籀數百字覺以示人皆不能識或曰此天篆

太平實錄三三

九

也道家符籙用之自是三五夕或一見於夢中自然遂不食神色俊爽鄉里異之長吏以聞召至闕自云不食已三年矣故有是賜而遣之

八月癸酉朔詔曰朕以庶政之中獄訟為切欽恤之意何嘗暫忘蓋郡縣至廣械繫者衆苟有冤抑即傷至和今遣秘書丞崔維翰等分路案問小事即決之大事須證佐者促行之仍廉察官吏勤惰以聞己卯以度支員外郎直史館張宏為主客郎中史館修撰庚辰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處苟適其用則無曠官

近以新及第人為司理參軍恐其初列官常未通刑
法令州郡長吏視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
之丙戌焚感與歲星合于軫癸巳西南奉化王子以
慈等三百五十人以方物來貢丙申教坊使郭守忠
上言求外任 上賜以束帛因謂宰相曰朕承累朝
喪亂之後所以勵情為治祁寒暑雨未嘗自便蓋恐
政事壅滯今天下治自謂勞苦有效矣若以酒樂自
娛則萬務將墮百姓何所訴哉然守忠之情亦可念
也宋琪等對曰陛下求理切至未嘗游心宴樂俳優
之徒無所施其技故守忠求外任以自效辛丑瀛莫
二州上言大水損民田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三

書寫人馬順

初對呂興宗

覆對劉 友恭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四 起建熙二年九月
九月壬寅朔以主客郎中史館修撰張宏比部郎中
知制誥知廣州徐休復並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休
復仍知廣州乙巳以西上閣門使王侁領蔚州刺史
丙午制曰朕祗膺景命嗣守丕圖夕惕晨興十年於
此風雨咸若禾麥屢登四鄙無虞五兵不試富壽之
福普及生民顧以眇躬安能臻此蓋乾坤之賡祐致
動植以昭蘇特開三面之網羅用答二儀之履燾應
兩京諸道州府軍監縣鎮繫囚等限德音到日已前
除十惡官典犯賊及謀殺故殺劫殺人不赦其餘罪
至死者減一等流罪以下並放江浙之間亢陽為殄
雖行賑貸尚軫憂勞宜行蠲除用伸憫恤應有曾差
使臣賑貸處人戶欠太平興國九年夏秋稅賦并沿
檜物色並特與除放庚戌重陽節賜近臣令飲宴於
宰相李昉第御製七言二韻詩一首令中官就賜之
是日 上召親王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及內臣後
苑習射張樂賜飲極歡而罷夜分楚王宮火遲明煙
焰未止 上以元佐素病心疾意火必元佐也令攝

赴中書遣御史按問置巨校於前元佐恐懼對云數
 年已來心神迷亂因重陽被酒夜持簾幕卷蠟炬不
 令左右知覺遂起此火案具 上遣入內都知王仁
 睿謂曰汝為親王富貴極矣何兇悖如是國家典憲
 我不敢私父子之情從此斷矣元佐無詞以對陳王
 元佑以下洎宰相近臣號泣營救 上涕泗謂曰朕
 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訓者無不扼腕憤
 歎豈知我家自有此事朕為宗社之計斷不捨之遂
 下制曰楚王元佐童壯以來慈愛所厚洎其成長性
 忽變移訓導莫從狂悖自恣親行殘忍之事潛形詛
 詈之言忽於宮中縱火為患違教廢禮所不能言宜
 廢為庶人送均州安置 上謂宰相曰比者内外安
 寧方思自適而以元佐縱火實撓朕懷宋琪等對曰
 堯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以上累 聖德元佐若無
 心疾必不至是惟陛下開通丁巳宰相文武百僚伏
 閣拜表以庶人元佐乞留京師詔不允表三上乃許
 之命寘於京師使者監護不通外事元佐 上長子
 也初名德崇後改今名出閣封衛王及長漸驕恣後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十四

二

病恍惚煩躁或經時絕朝請自是屢為殘忍不守法
 度左右微過必加手刃僕吏過度輒彎弓射之 上
 誨責之甚厲皆不悛是歲夏秋疾甚 上深以為憂
 是月初以疾小愈 上悅故為肆赦九日 上宴諸
 王而元佐以病新聞不預會至暮罷陳王等往謝之
 元佐謂曰汝等與 至尊宴射吾不預焉是為 君
 父所棄也因發憤中夜閉殿於室縱火 上怒遂
 廢焉楚王府諮議趙齊王通翊善戴玄以輔導無狀
 上表請罪 上曰朕教訓猶不從豈汝等能贊導之
 乎皆釋不問令解職守本官戊午 上以火故欲廣
 宮城詔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等經度之以地圖來
 上 上曰居民甚多吾不欲徙之也令罷己未西南
 蕃王權南寧州事兼蕃落使龍漢璿使牂牁諸州首
 長趙文橋等率種落百餘人來獻方物名馬納偽蜀
 所給符印而聽朝命即授漢璿歸德將軍南寧州刺
 史刻印賜之以趙文橋張漢運等並為懷化司戈以
 殿中侍御史張鄧為西川轉運副使崇儀使知府州
 折御卿兼領成州刺史乙丑以濮州刺史安守忠知

太宗皇帝實錄卷三十四

三

夏州戊辰召近臣習射於後苑 上七發皆中的左
驍衛上將軍致仕張美卒美字玄圭清河人也少精
書計隸三司爲吏周祖初有天下世宗爲鎮寧軍節
度使美時掌郡中財穀世宗每有求取美必曲爲供
備周祖聞之怒將加譴責而重傷子意故徙爲濮州
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嗣位徵爲樞密都承旨未幾權
判三司世宗征淮南留美兼大內都部署一日於禁
中假寢忽覺心動因周行宮城謹飭諸司俄頃內
署火起既有備即撲滅之尋拜左領衛大將軍充三

太宗實錄三十四

司使歷宣徽南北院領三司如故專掌邦計條奏利
害時論以爲精敏故屢行征討財用不乏然世宗嘗
以澶淵有所求假頗不以公忠待之美亦內自懷愧
恭帝立李筠鎮上黨美度筠必叛潛於懷孟多積芻
粟國初筠果叛 太祖親討之師徒十餘萬出太行
糧運未備未幾平之美有力焉以功授同州刺史定
國軍節度使時關中官出緡錢以市材木歲至數千
萬先是長吏每出錢給民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多
至數百萬少亦不下百萬美至所部吏白其事美曰

官市木長吏何故規其利獨不取後他郡民有訴長
吏受率分錢者皆命責償焉乾德中改滄州刺史橫
海軍節度使 上即位來朝改左驍衛上將軍未幾
以本官致仕是卒輟視朝一日己巳泰寧軍節度
使孫承祐卒承祐字祐之餘杭倡家子也錢俶之在
浙東以承祐姊爲妃承祐因得處親要之地累遷至
浙江東道管田副使改鎮東鎮海兩軍節度副使知
威勝軍節度事 太祖征江南命俶統所部兵攻常
潤承祐以裨將從謀畫居多江南平詔改中吳軍爲

太宗實錄三十四

五

平江軍以承祐爲蘇州刺史平江軍節度使 上即
位俶舉國歸明以承祐爲兗州刺史泰寧軍節度使
知大名府踰年移知滑州至是卒年五十詔輟視朝
兩日贈太子太師承祐嘗夢人以蒼草一本增其一
而授之既寤以語人或謂曰大演之數五十其用四
十有九今增其一君年止於是乎及是果驗承祐性
奢侈每一食殺生命數十方下筋所居之室皆焚龍
腦日費數兩嘗從 車駕北征承祐以橐駝負巨斛
貯水載魚以隨之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

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洎近臣數十人尚
未食適遇承祐承祐即命設懽於野旋令鱸魚窮極
水陸人咸異之

閏九月壬申朔以虢州刺史孫繼業爲右衛將軍致
仕以老病故也甲戌以虞部郎中知制誥韓丕知虢
州丕有文行朝右稱爲長者然誥命應用傷於稽緩
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丕不能平故上章求外
任焉丙子以感德軍節度使崔翰知滑州辛巳以崇
儀使郭令圖領平州刺史癸未司天言太白入南斗

太宗皇帝三十四

六

甲申 駕幸天駟監 上親選名馬賜宰相參知政
事樞密三司使翰林學士節度使因幸含芳園張樂
習射丙戌詔曰饒州多荒田其地肥美宜令募民耕
種毋出五年租庚寅崇儀副使王贊決杖降爲供奉
官坐監綾錦院挾私誣奏錦工請加刑 上召錦工
詰問之工因言贊陰事贊具伏抵罪 上謂宰相曰
朕躬親庶政猶或如是若游宴自適下情何以上通
乎乙未詔曰嶺嶠之外封域且殊蓋久隔於華風乃
漆成於汙俗朕嘗覽傳記備知其土風飲食男女之

儀婚姻喪葬之制不循教義有虧禮法昔漢之任延
理九真郡遂變遐陋之地而成禮讓之俗是知時無
古今人無遠近問化之如何耳豈有弗率者乎應邕
容桂廣諸州婚嫁喪葬衣服制度并殺人以祭鬼疾
病不求醫藥及增置妻孥等事並委本屬長吏多方
化導漸以治之無宜峻法以致煩擾初 上覽邕管
記知其俗陋故下是詔丙申以丹州刺史禹萬成爲
右領軍衛將軍己亥坊州獻一角獸左右皆曰麟也
上謂宰相曰時和歲豐兆民安泰此爲上瑞焉獸草

太宗皇帝三十四

七

木夫何足云不必宣示中外
冬十月辛丑朔 上親錄御史臺開封府繫囚及罷
謂宰相曰朕日錄囚徒殊不覺勞心但坐少時耳若
中外臣僚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
邑治一郡或致飛蝗避境猛虎渡江況人君能惠養
黎庶伸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宋琪等對曰陛下
勤勞致治蒼生之幸也丙午以天竺僧天息災爲譯
經三藏明覺大師施護爲傳法大師法天爲傳教大
師並授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仍月給俸祿初天息

災等既至詔令與禮部郎中張洎同譯西天梵夾而潤色之至是成六十卷以獻詔附於經藏會 軋明節天息災等上言昔唐三藏號大廣智不空試鴻臚卿封肅國公臣等微薄無以發明教法然遇盛明之時竊慕前代之美 上覽之故有是命丁未 軋明節羣臣上壽已酉汴河押運使臣決杖配隸商州禁錮斷主糧胥吏腕徇於河側三日而後斬初 上或聞汴河漕運軍人至京頗有寒餓乃令中官訪求果得百餘人有飢凍之色詰其故乃主糧吏奪其口食

大正實錄三十四

而自取之 上大怒故加其罪給軍人衣服而慰撫焉癸丑宴中書門下文武常參官翰林樞密直學士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諸州進奉使外國蕃客於大明殿甲寅黎州邛部川蠻王子阿有等百七十二人以方物良馬來貢乙卯下元節京城張燈賜近臣於樞密使王顯茅宴飲夜分上遣中使以御製詩一首賜之丙辰以鹽鐵判官祠部員外郎張鴻漸為河北轉運使改左右天慶院為左右驎驥院丁巳命右諫議大夫雷德驤同知京朝

官考課 上謂宰相曰朕前日閱班籍欲擇一人為河北轉運使而臣僚既眾不能盡識亦不知其復行自今令德驤具臣僚歷任功過之跡引對取旨既德漸識羣臣可以擇才委任且使有官政者樂於召對負瑕累者恥於顧問德惡勸善於是在焉以膳部員外郎鞠礪為嶺南轉運使命官苑使李繼隆護高陽關屯兵六宅使符昭壽左神武將軍劉知信護鎮州屯兵引進副使董思愿護定州屯兵辛酉月掩御女星十一月壬申日南至 上不視朝羣臣詣閭拜表稱

大正實錄三十四

九

賀以御製詩二首賜宰相宋琪等丙子右領軍衛將軍翟美請遷姓李氏從之丁丑詔曰先是郊祀軋明節及國家大慶州郡多遣幕職州縣官入貢自今宜罷之戊寅以光祿卿高保寅知同州庚辰以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辛仲甫為御史中丞以中書舍人王祐知開封府翰林學士賈黃中知吏部選事壬午詔曰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取樂於畋游將薦誠於宗廟久隳前制闕熟甚焉今者暫狩近郊爰遵時令其以所獲禽獸付所司薦饗 宗廟永以為式初

上獵于西郊射中走兔五因謂宰相曰蒐狩之事著于典禮古者以所獲之禽薦饗宗廟而其禮久廢今可復之遂下是詔癸未以司門員外郎陳諤為工部郎中致仕以老病故也甲申以祠部員外郎蘇易簡復知制誥詔瓊州送故流人盧多遜家屬于容州安置以元年十一月丁卯赦書故也戊子以時雪未降命羣臣分禱京師祠廟是日雨雪上悅製詩二首賜宰相等令屬和辛卯詔曰三年之制謂之通喪蓋聖人之垂教貫百代而不易向者臣僚居喪多從

太宗皇帝實錄

十一

抑奪蓋切於為理急於用人未便一時誠非久制方躬孝治以厚時風宜從藥棘之心俾守苴麻之禮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憂者並放離任常參官奏取進止壬辰以左補闕直史館范杲本官知制誥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辛丑詔曰國家郡縣至多官吏斯眾拘於選調頗為滯淹應今年十二月終罷秩幕職州縣官等並特放選犯職殿選者不在此例壬寅潭州獻白雀癸卯南康軍上言降雪三尺大江凍合其上可勝重載丁未以大寒詔罷京城雜役尚

方減日課遣中使賜邊郡戍卒襦袴悉絮以綿丙辰制曰王者欽若大猷允釐庶政必藉台輔以張化源上所以變和陰陽下所以康濟黎獻惟公是務與眾共之其或時望有虧物情未允進退之際公議在馬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宋琪早以時才常依藩邸荐更歲月久效官常泊朕續承載懷求舊攀附麟翼騰躍風雲擢於會府之中處以公台之任而識非遠大望闕具瞻曾無端慎之稱但有詆諧之請朝章政典無所發明百度彝倫如何式叙豈可以承

太宗皇帝實錄

十一

倚毗之重當憂責之任哉宜以秋卿俾還相印退之以禮不謂無恩勉務欽承自求安逸可刑部尚書同日制曰樞機重地密勿近司倚注所先無加於此苟與情之未洽在公議以難安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柴禹錫早自中涓陞于近侍載承求舊之寵驟居宥密之任而不能盡瘁于事傾輸乃誠苟且因循孤子委退居散地猶示優恩尚參翊衛之榮無忘欽承之意可左驍衛大將軍上謂宰相李昉等曰朕於大臣豈容易進退事不獲已方行此命禹錫為性愴

巧昨朕欲廣宮城為錫有別第在表幟中上言願易
闌閣中官邸店朕聞之悅然不樂自此知朕薄其為
人恐罷其職乃潛與宋琪相結為琪來請流人盧多
遜第朕即賜之多遜犯罪籍沒琪為宰相復請居之
不避惡名與鍾離意何相遠耶卿等觀之豈大臣之
體乎丁巳以太常丞闕題直史館癸亥洪州上言奉
新縣民胡仲堯三世義居置書堂聚游學之士詔旌
表門閭常稅外免其他役甲子詔曰瞻彼秦嶽奠于
魯郊外中告成歷代之儀斯在泥金檢玉前聖之迹

太宗實錄三十四

十一

猶存所宜肅恭常加營護先有發掘前代石檢墮壞
古之壇墠並令宇修如故州縣常謹視之丙寅以殿
中侍御史夏侯嶠為右補闕直史館膳部郎中知制
誥高冕卒冕字子莊河中人左拾遺知制誥錫兄之
子也周顯德中以布衣詣闕上書送禮部考試有司
以甲科處之會世宗將北征復召冕於中書試平燕
論世宗方經略北鄙欲夸大其事以說戎虜詔并上
其藁即以冕為左諫議大夫宰相范質固執以為不
可授右補闕賜銀鞍勒馬器幣甚厚將加大用會世

宗晏駕國初累遷至都官負外郎嘗保舉符翻翻坐
事敗冕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上即位遷職方負
外郎出為兩浙轉運使未幾遷鄆部郎中知制誥踰
年出知益州冕性純質奉詔條尤謹蜀民好遨樂冕
拘以法民頗不便之至是卒年五十詔贈右諫議大
夫以錢二十萬粟三百斛賜其家仍錄其子垂休為
光州固始縣主簿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四

太宗實錄三十四

十三

書寫人馬頌 初對呂興宗 履對劉素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五

起雍熙三年正月盡二月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午朔

上御乾元殿受朝賀禮畢御大明殿羣臣上壽辛未
右武衛大將軍長寧侯德隆薨故涪陵王廷美第二
子也太平興國九年以廷美卒出判沂州在任不省
郡事但同通判專焉至是薨 上為發哀於別殿輟
視朝三日詔贈寧遠軍節度使追封臨沂郡公遣內
臣監護喪事壬申 上賜宰相李昉等元日十韻詩
令屬和戊寅以皇姪德彛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判沂

太宗實錄卷三十五

州封長寧侯德彛即德隆之弟也故繼其兄任焉庚
辰夜漏未盡一刻北方有赤雲如城至明不散癸未
上元節京城張燈 上御乾元門樓召近臣宴飲夜
分而罷乙酉以殿前指揮使右班都虞候播州刺史
馮玉充殿前指揮使左右班都虞候領涿州團練使
以馬步軍都軍頭蘇州刺史王杲充日騎右廂都指
揮使領襄州團練使以馬步軍都軍頭蘄州刺史李
延贛充龍衛右廂都指揮使領營州團練使以馬步
軍都軍頭春州刺史馬貞充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

蘄州團練使丙戌以左補闕李巨源為司門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丁亥天平軍節度使曹彬來朝召
之也己丑左衛上將軍向拱卒拱字星民河內人也
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少負氣以倜儻聞漢祖在
太原欲往事之拱雖貧狀貌雄偉途中羣盜意其富
家之子隨之將劫其財拱知之至石會關乃殺其所
乘驢大置酒會里民豪傑者告其故里民曰無苦
乃率眾送至太原漢祖不之用客於周祖門下及漢
有天下周祖領節制署拱為右職周祖即位授宮苑

太宗實錄卷三十五

使改皇城使從征慕容彥超於兗州授客省使知陝
州詔還京轉內客省使知延州未幾遷左神武大將
軍充宣徽南院使世宗即位河東劉崇乘國喪舉兵
南攻世宗親率六軍禦之授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
使河東行營前軍兵馬都監師旋改陳州刺史鎮安
軍節度使先是秦鳳帥以其地叛入蜀世宗舉兵取
之揮將未得其人宰相王溥曰是行無以易拱乃授
西南行營兵馬都監率兵討平之世宗征淮南自陳
州召至京兼判開封府事詔赴行在復為宣徽南院

太宗實錄卷五

三

酒極所欲府中事墮廢不能治盜白日劫人於市中
 拱不能捕 太祖聞之怒以左金吾衛上將軍焦繼
 勳代之辭曰 太祖喻之曰西洛久不治故命卿治
 之無復傲向拱也以忠武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高瓊
 充馬步軍都軍頭領薊州刺史以彰信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李贇充馬步軍都軍頭領營州刺史唐州馬
 步軍都指揮使范廷召充馬步軍都軍頭領平州刺
 史號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慎鐸汝州馬步軍都指揮
 使皇甫繼明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韓彥卿並充馬
 步軍副都軍頭庚寅 上將北征以天平軍節度使
 曹彬充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河陽節
 度使崔彥進副之以內客省使郭守文充都監以日
 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傅潛充幽州道行營前軍馬
 步軍都指揮使龍衛右廂都指揮使李延贇充前軍
 馬軍都指揮使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馬貞充前軍步
 軍都指揮使濱州刺史盧漢贇充左廂排陣使萊州
 刺史楊重進為右廂排陣使馬步軍都軍頭范廷召
 充前軍先鋒都指揮使田斌荆罕帥軍翼之以文思

太宗實錄卷五

四

使薛繼昭為前軍先鋒都監宮苑使李繼隆帥軍翼之以光州刺史陳廷山隰州刺史史珪充押陣部署以右神武將軍劉知信六宅使符昭壽充都監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彰化軍節度使米信充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沙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以蔚州觀察使趙延浦衣庫使張紹勅引進副使董愿充行營都監以亳州刺史蔡玉充排陣使馬步軍副都軍頭韓彥卿實暉充先鋒都指揮使曹美帥師翼之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靜難軍節度使田重進充定

太宗實錄三五

五

州路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右武衛大將軍吳元輔西上閤門使素繼忠為都監辛卯以著作佐郎樂史為著作郎直史館所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二卷解題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唐孝悌錄十五卷續卓異記三卷故有是命壬辰以馬步軍都軍頭高瓊充樓櫓戰棹都指揮使崇儀副使張承徽安德裕分為左右廂都監丙申以鎮國軍節度使錢惟治知真定府六宅使曹瓌知定州右諫議大夫劉保勳知幽州行府事丁酉詔幽州吏民曰朕祗膺景命

光宅中區右蜀全吳盡在提封之內東漸西被或歸覆育之中常令萬物以由庚每恥一夫之不獲睹此北燕之地本為中國之民晉漢已來戎夷竊據迄今不復垂五十年國家化被華夷恩覃動植豈可使幽燕奧壤猶為被髮之鄉冠帶遺民尚雜茹毛之俗爰興師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從於民望執訊獲醜即震於皇威凡爾眾多宜體茲意今遣行營都部署曹彬崔彥進等推鋒直進振旅長驅朕當續御戎車親臨寇境徑指西樓之地盡焚老上之庭灌燭火之

太宗實錄三五

六

微寧勞巨浸折春蠶之股豈待隆車應大軍入界百姓倍加安撫不得誤有傷殺及發掘墳墓焚燒廬舍斬伐桑棗虜掠人畜犯者並當處斬應收復城邑文武官皆依舊任候平幽州日別加擢用若有識機知變因事建功以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州降者即以本任授之仍加優賞軍鎮城邑亦如之其鄉縣戶民候平定日除二稅外無名科率並當除放凡在眾庶當體朕懷戍戍以給事中參知政事李至為禮部侍郎至素病目及參國政疾復作遂連表乞罷職養疾詔

不許固請從之特賜月俸錢十萬

二月癸卯賜高麗國王王治詔曰朕誕膺丕構奄宅萬方草木虫魚罔不蒙澤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蠢茲北虜敢拒皇威倨強沙漠之中遷延歲月之命幽薊之地本被皇風向以晉漢多虞戎醜因而盜據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國家照臨所及書軌大同豈使齊民陷茲胡虜今已董齊師旅殄滅妖氛元戎啓行分道間出即期誅翦以慶混同惟王久慕華風素懷明略輸此忠勤之節撫茲禮義之邦而接此犬羊

太宗實錄三十五

七

困於蠱毒舒泄積憤其在茲乎便可申戒師徒相爲犄角叶比鄰國同力底平奮其一鼓之雄哉此垂亡之虜良時不再王其圖之應虜獲生口牛羊財物器械並給本國將士遣監察御史韓國華齋詔諭之高麗西與契丹接境常爲虜所侵 上知之故降是詔丙午以西上閣門使王侁右監門衛將軍侯莫陳利用並充并州駐泊都監是日宴近臣於長春殿餞幽州道部曹彬等各賜戎服金帶銀鞍勒馬二匹丁未詔陳王元佑餞諸將于城北園詔曰天下貨財委

於邦計事之可否責成有司向者或以公事奏取進止甚無謂也自今合行與否具以狀聞當降敕施行如有大事非本司能了者許本使面奏戊申以國子博士劉厚德爲水部員外郎賜緋厚德世幽州人也契丹僞署涿州軍事判官知州事太平興國四年幽州之役厚德率官吏舉城降遂受朝命至是令往幽州招誘吏民故遷焉庚戌左拾遺張素等奏諸州多有屬縣繫囚動經旬月此後諸縣鎮或有禁繫不得過十日仍令本州長吏察訪從之壬子以忠武軍節

太宗實錄三十五

八

度使潘美充雲應朔州行營都部署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磁州團練使郭超充押陣都監丙辰寒食上製詩賜宰相李昉等庚申以右補闕董儼直史館辛酉劔州上言部民張虔父死廬於墓側生瑞草一本圖之以獻詔旌表門閭仍令本郡賜以粟帛乙丑上幸新驕驥院回召近臣宴於後苑 上臨池釣魚令侍臣賦詩遂御水心殿習射久之飲從官酒盡醉而罷丙寅右監門衛大將軍陸萬友卒萬友蔚州靈丘人也少隸太原爲裨將漢祖起義擢爲護聖指揮

使隱帝即位出為天雄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周祖之起兵也萬友預謀及即位擢為散指揮都指揮使領獎州刺史世宗嗣位遷龍捷左第三軍都指揮使轉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虔州團練使復改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閬州防禦使恭帝嗣位出為安州防禦使國初歷沂蘄汝三州防禦使開寶中討江南萬友請行會造舟于採石磯以濟師命萬友護焉江南平改和州防禦使 上征太原克汾石兩州詔萬友兼知石州事移充鳳翔秦隴等州都巡檢使代歸知瀛

太宗實錄三十五

九

州在郡二年為政嚴率召歸改右監門衛大將軍充河陰兵馬都監連歲寢疾至是卒年七十三萬友始業巧墁既而貴達猶不忘本以銀為巧墁器數十事以示子孫性兇暴以武勇自任所至無善政 上以其勳舊故終始待遇仍詔以萬友次女為許王妃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三十五

書寫人張紳 初對呂興宗

覆對劉奉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一

起雍熙四年五月至八月



五月甲子定國軍節度使崔翰自高陽關來朝召之也乙丑以容州觀察使劉文裕充鎮州兵馬部署以侍御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並充如京使以殿中侍御史柳開為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使先是 上以五代戰爭已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 上欲兼用文士漸復舊制故先擢宣等為內職丙寅命使分往諸郡市民間馬補戰騎之闕第其價為三等壬

太宗實錄四十一

申忠武軍節度使并州兵馬都部署潘美徵赴闕癸酉以右羽林軍大將軍石曦知霸州兼兵馬部署乙亥宴近臣於長春殿以田重進崔翰潘美來朝勞之也丙子以左拾遺曹諫為崇儀使諫知定遠軍會虜入寇兵少而城不固人心危懼欲降於虜諫斬數人乃定因率勵士卒虜不敢犯遂引去 上聞之降詔躬諭賜五品服未幾召赴闕乃改授此命丁丑月有食之是日斬秦州長道縣酒務官李益益秦州富人

家僮數百人橫恣郡中所為多不法持吏長短郡守

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者數百家郡為徵督急於租調觀察推官馮伉不為益徵息錢益怒之伉方按行市中益遣私奴數輩拽伉下馬毀辱之伉不能甘先是益多通貨於朝中權貴率為庇護故累年不敗至是伉上章論其事章兩上皆為邸吏所匿不得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許益不法事譯因隨歲市馬入得見即上其表 上覽之大怒詔本郡捕益詔書未至京師權貴已先報益知益懼因亡命州以聞 上愈怒詔州郡以物色捕之甚急數月獲於河中府

太宗皇帝四十一

二

富人郝氏家械送御史府鞠之具得其狀抵罪籍沒其家財其子士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其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郡民皆快之以為除去災害醜錢飲酒以相慶庚辰改殿前司日騎為捧日驍猛為拱辰雄勇為神勇上鐵林為殿前司虎翼腰弩為神射侍衛步軍司鐵林為侍衛司虎翼辛巳右拾遺直史館孟知化削籍配隸商州坐知懷州日受賕為姦賊也壬午以光州刺史王明知并州潭州言衛山嶽廟忽有風雨廟吏聞殿上奏音樂明日見架上鼓置

于地癸未彰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自天雄軍來朝徵之也丁亥詔曰俞扁之方人命所繫豈無至術宜在精求應諸道醫人藝術精練為眾所推者仰本處舉送令太醫署考校以聞庚寅 上製平戎萬全陣圖出示近臣因召邊將田重進潘美崔翰等陞殿親授其進退攻擊之方略重進等頓首謝辛卯以祕書丞王嗣宗為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太子中允高象先為西路轉運副使

太宗皇帝四十一

三

六月壬辰朔以殿直都虞候李貴為龍衛左第四軍都指揮使領河州刺史以散負都虞候李琪為龍衛右第四軍都指揮使領澄州刺史以散祗候都虞候趙業為拱辰上十指揮使領播州刺史以金槍都虞候李希文為拱辰下十指揮使領驩州刺史以散祗候都虞候麴斌為殿前都指揮使左班都虞候領叙州刺史以散都頭都虞候郭密為殿前都指揮使右班都虞候領富州刺史以馬步軍副都軍頭權管拱辰上十指揮使皇甫繼明為捧日右第三軍都指揮使領羅州刺史以天武左第一軍都虞候張祚為殿

前司虎翼左第三軍都指揮使頌珍州刺史以天武
右第一軍都虞候劉進為步軍司虎翼左第二軍都
指揮使頌蒙州刺史以天武左第二軍都虞候賈榮
為步軍司虎翼右第二軍都指揮使頌春州刺史以
御龍直都虞候孫謙頌勤州刺史以御龍骨錄子直
都虞候孟珂頌潘州刺史以御龍弓箭直都虞候王
瓊頌辰州刺史以御龍弩直都虞候楊瓊頌顯州刺
史以御龍左第二軍都指揮使傅思諱為龍衛右廂
都指揮使頌獎州團練使以馬步軍都軍頭李斌為

太宗實錄卷四十一

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頌溪州團練使甲午以天武右
第二軍都虞候李福為神勇上十都指揮使頌潯州
刺史以天武左第三軍都虞候孫進為神勇下十都
指揮使頌高州刺史以天武右第三軍都虞候趙嗣
為殿前司虎翼右第二軍都指揮使頌錦州刺史以
神衛第三軍都虞候王祚為宣武軍都指揮使頌雷
州刺史丙申以內弓箭庫使頌媯州刺史王文寶為
東上閤門使丁酉以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諱知雄州
兼兵馬都部署以左衛上將軍知雄州張永德知定

州戊戌以彰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充貝冀
州兵馬都部署以宣徽北院使郭守文鄆州團練使
田欽祚並為北面排陣使以宮苑使河州刺史王繼
恩充排陣都監庚子以定國軍節度使崔翰復為高
陽關兵馬都部署以彰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邢任
為馬步軍副都軍頭頌顯州刺史詔曰向者嶺南關
官多權以攝官處之而多非其人自今並令試問吏
理稍有可取即選用之三年無違闕送赴京當與出
身叙錄鄆州團練使田欽祚卒欽祚潁川人也父令

太宗實錄卷四十二

方漢乾祐中任虢州團練使有伶人靖邊庭者令方
之與隸也邊庭妻有美色令方通之邊庭不勝其忿
會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宗等各據城
叛自陝以西人情大擾邊庭夜率其徒十數輩害令
方於公署因掠郡民西趣投思綰潼關護軍閉門拒
之出兵捕逐其眾乃敗朝廷遂擢欽祚為殿直未幾
改供奉官 太祖之討蜀也欽祚嘗乘駟往來報機
事蜀平遷西上閤門副使後以何繼筠敗戎虜屢有
功遷閤門使判四方館事頌賀州刺史開寶八年從

曹彬平江南以功領汾州防禦使 上即位遷引進使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使督前鋒騎兵屯石嶺關以捍北虜欽祚性剛戾貪財復負氣凌物與眾不協眾皆惡其為人會為部下所訟鞠得實就降為睦州團練使未幾改房州逾年改柳州以遠郡炎瘴鬱鬱不樂以至成疾累表陳乞願生還闕下言甚激切上憐之遷郢州團練使詔令入覲欽祚見 上感泣不已會將北伐以為行營排陣使素已抱疾因不勝其意而卒年六十欽祚之典石嶺軍也大將郭進屢

太平實錄四十一

六

有戰功為欽祚所凌轉進不能甘遂自經死事甚曖昧時皆以為欽祚殺之左右無敢言者欽祚性陰狡率易不喜儒生好狎侮同列人皆鄙之辛丑以龍衛軍都指揮使康保裔充馬步軍都軍頭癸卯邢州進白鳥甲辰詔諸道州郡置徵欠司從戶部判官素廓推官崔維翰之請也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西京曹翰為左千牛衛上將軍丁未以崇儀副使薛繼昭為文思使煇州觀察使知澶州駙馬都尉魏咸信來朝召之也戊申賜修汴口卒人千錢以比部郎中樊

若水為駕部郎中充河北東路轉運使威塞軍節度使知孟州駙馬都尉石保吉愛州團練使知鄆州駙馬都尉吳元辰右衛上將軍知霸州宋偓皆來朝召之也詔應庫藏有脫漏不附籍者自今皆以監主自盜論罪至死者奏取教裁從侍御史張昺之請也準律忘失簿書致有乖錯計所錯準盜論罪止徒二年昺以管庫之吏宜峻其法乃降是詔己酉以蘄州防禦使譚延美為亳州防禦使汝州刺史李延嗣為本州團練使庚戌以威塞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

太平實錄四十一

七

知大名府以愛州團練使駙馬都尉吳元辰知孟州是日酉時西北方有大流星其聲如雷壬子以東上閣門使王文寶充北面排陣都監并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進高陽關都部署崔翰貝冀州都部署王承衍鎮州都部署劉文裕並辭赴治所是日宴近臣於長春殿餞潘美等赴北面行營也司天言熒惑自歲在丙戌十月庚戌順行翼四度在太微宮西華門上將北五寸餘入太微西垣行至端門左執法北約尺有五寸前留十一月至十二月丁巳退行

軫初度自是疾行至丁亥歲二月丙午退出太微宮西華門據歷驗疾八日而出留在靈臺東北至三月癸酉順行臣等度其行度比謂復入太微宮至五月下旬方出初順行便屈曲疾速漸向東南歸黃道宛如回避之象斯吉徵也請付史館從之甲寅命陳王元僖餞北面將帥於含芳園以鹽鐵推官太子中允張茂宗為六宅副使水部員外郎劉湛為如京使丁巳入內都知洛苑副使王仁睿卒詔贈內侍省內常侍上在晉邸仁睿時年十餘歲服勤左右甚淳謹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十一

八

上即位典掌宮闈出納之命嘗與柴禹錫等發秦邸陰事至是卒特加贈典非常例也戊午鄜州獻馬前足如牛以知廣州左諫議大夫許仲宣知江陵府秋七月壬戌朔以侍衛馬軍都虞候李繼隆領武州觀察使侍衛步軍都虞候戴興領雲州觀察使癸亥以馬步軍副都軍頭王筠領巖州刺史充龍猛都指揮使以步軍都軍頭宋璘領叙州刺史充宣武下十都指揮使賜禮部侍郎李至月給本官全俸先是至以目疾罷知政事特給俸錢十萬至以端坐私室而

享厚祿不自安遂置而不敢請上知之特給全俸優之也以邕州觀察使劉知信為并州兵馬副部署以亳州防禦使譚延美為鎮州兵馬鈐轄以汝州團練使李延嗣護高陽關屯兵乙丑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朔州防禦使王景卒景京兆人也有武力善騎射上在晉邸召致左右及即位擢為日騎指揮使從征河東率兵督梯衝急攻城上驚其太猛亟召令下累遷至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領順州刺史馬步軍都軍頭領靈州團練使遷四廂都指揮使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十一

九

領朔州防禦使雍熙四年春胡虜南寇以景為滄州行營副部署軍敗景力戰僅以身免詔歸朝至是卒年五十九御製早秋詩二首立秋日暮雨詩一首賜近臣己巳以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陳象與兼知吏部選事壬申以神武都虞候王祚為宣武都指揮使領雷州刺史丙子中元節京城張燈御製五言十韻觀燈詩賜宰相等己卯以金州觀察使錢信判和州以右領軍衛大將軍李仲寓為鄆州刺史仲寓故追封吳王煜之子也上憫其聚族京師故有是命庚辰

詔置三班院以崇儀副使蔚進掌其事先是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悉隸宣徽院至是以其衆多或出使於外有訴以勞逸不均者因命別置院考校殿最引對便殿定其黜陟焉辛巳銀州獻白兔以如京使慕容德豐爲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丁亥以度支推官左拾遺孔憲爲河東轉運副使以前濱州刺史高保膺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庚寅以蔡州刺史符昭愿充邢州兵馬鈐轄詔曰比部郎中王龜從先負永興軍官錢二十八萬特除之以龜從知德州陷虜故也

太宗實錄四十一

十

八月辛卯朔兵部郎中楊徽之進雍熙詞五言六韻凡十章 上覽而嘉賞依韻和以賜之甲午以營州防禦使盧漢賚爲右監門衛大將軍乙未以右補闕李鵬舉充荆湖轉運使詔曰薦賢舉善合徇至公行爵出祿固無虛授苟必得其才實亦何怯於寵恩近者諸處奏薦多是親黨旣傷公道徒啓倖門用塞津蹊宜行條貫自今諸路轉運使副及州郡長吏並不得擅舉人充部下官如有闕負處當以狀聞詔開封尹陳元僖餞郭守文等於含芳園己亥鹽鐵使張

平卒平北海臨朐人也嘗事單州刺史羅金山金山自單治滌遂補本州馬步軍都虞候 上在晉邸知其才召致左右尋爲涪陵公親吏後數年有諧平於涪陵者因罷遣之平歎曰吾雖蹇利然以事勢觀之未必不爲福 上即位擢爲右班殿直監市木於秦隴轉供奉官未幾涪陵敗人以爲有先見四遷至客省使雍熙中授鹽鐵使初平市木於秦隴也嘗有賊姦至是知爲陝西轉運使李奚所發遂憂憲成病而卒年六十三輟視朝一日贈右千牛衛大將軍庚子

太宗實錄四十一

十一

以虢州刺史劉宇爲右監門衛大將軍以右監門衛大將軍欽州刺史陳廷山護冀州屯兵詔曰在京水運諸倉先是倉吏槩量爲姦致外州吏逋官米二十六萬七千石並除之甲辰御製春夏秋冬松風雪月煙花詩共五十首賜宰相李昉等詔曰應除授廣南西川漳泉福建州縣官等訪聞久拘選調多是貧虛涉此長途將何以濟自今並令給券宿於郵置御製中秋詠月詩二章歌一首賜宰相己酉合羅川回鶻第四族首領遣使朝貢水部員外郎諸王府侍講邢

曷進分門禮選二十一卷賜帛三十段銀器二事丁巳以殿中侍御史呂祐之為右補闕直史館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一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一

十二

書寫人王輔

初對王世昌

再對范剡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二起雍熙四年九月

九月辛酉朔澶州進嘉禾御製嘉禾合穗五七言詩

二首賜宰相李昉等壬戌賜殿前承旨徐半千同進

士出身仍賜綠袍及錢十萬以其上章言時政也癸

亥以文思使薛繼昭領巒州刺史知江陵府以右拾

遺任仲華直史館乙丑御製五七言六韻菊詩各一

首賜近臣丙寅 駕幸金明池觀魚召從臣垂釣因

登水心殿習射 上中的者五張樂宴飲極權而罷

以監察御史趙昂為右拾遺直史館以同進士出身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二

一

徐半千賜名巖叟仍授陳州司戶參軍丁卯以右補

闕直史館胡旦為戶部員外郎充修撰己巳右千牛

衛上將軍李從善卒從善字子師江南國主景之次

子煜之弟也偽封萬安郡公累遷至兵部尚書紀國

公周顯德中景遣從善入貢對見之際世宗器之使

還會景遣豫章命督諸軍事封鄧王煜立尊奉朝廷

制度多所貶損降封楚國公開寶四年復遣入貢時

太祖有平吳之志因留不遣制授兗州刺史泰寧軍

節度使江南平改右神武大將軍 上即位遷右衛

大將軍改右千牛衛上將軍出爲通許監軍至是卒年五十輟視朝一日辛未以虞部員外郎李度直史館翰林學士蘇易簡進 軋明節內道場步虛詞二十章 上覽而嘉之依韻屬和以賜易簡壬申以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石熙古爲尚食使癸酉以善醫司徒正等二十一人並充翰林醫學先是詔諸郡訪醫工之良者送闕下令太醫署校其業術優長者得正等故錄焉丁丑以起居舍人田錫守本官知制誥錫進 軋明節祝壽詩 上覽之深所稱賞因和以賜

太宗實錄四十二

二

之故有是命庚辰以屯田員外郎崔策爲福建路轉運使國子博士范正辭爲江南轉運副使以著作郎王綸直史館辛巳以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宋準爲金部員外郎罷制誥之職病故也詔曰王者上事穹蒼下臨黎獻遵執古御今之道推子民育物之心必務嗇以勸農庶家給人足朕嗣守大寶惟懷永圖發一言必念生靈嘗一膳先思稼穡雖燭紫告類紫壇屢薦於至誠而執耒親耕青輅未行於盛禮躬本之道不其闕歟三推宜舉於舊章百代永垂於信史其

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於東郊行藉田之禮宜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無至勞煩務遵典故是禮廢之久矣制下之日中外歡洽以翰林學士宋白賈黃中蘇易簡同詳定藉田儀注己丑詔以滑州黎陽縣隸澶州冬十月庚寅朔以中書舍人王祐爲兵部侍郎祐久在病告 上以其舊德優之也壬辰召親王近臣射於後園 上中的者五以左諫議大夫郭贄爲鹽鐵使丙申 軋明節羣臣上壽己亥賜宰相及近臣御製苑中見羣鶴飛七言詩一首令屬和壬寅詔曰江

太宗實錄四十二

三

南道錄問刑獄覆視災傷本處請官或多推避自今並須承牒即往從本道轉運使范正辭所奏也癸卯太白犯進賢星甲辰下元節京城張燈是日宴中書門下翰林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諸州進奉使外國蕃客於大明殿乙巳詔宰相李昉召樞密使王顯等於私第宴飲仍降中使賜羊酒丙午詔曰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諱位居上將任處邊城兼資統帥之權制彼寇戎之境而乃擅離治所輒赴京都不畏憲章頗孤委寄

有司議罪當在極刑特行寬貸之恩止降削除之命所宜自省知此優恩宜除削在身官爵送商州安置廷諫本幽州人唐盧龍軍節度使仁恭之曾孫也祖守文襲滄州盧彥威遂據其城邀節鉞於昭宗因與之後弟守光囚其父仁恭於幽州別室守文因舉兵討之軍敗為守光所殺廷諫與其父廷進南遷焉廷諫始與上同名故改之少有勇力周祖節制魏博以中涓從周有天下擢為內殿直押班累遷龍捷都指揮使從世宗征淮南以功領雷州刺史尋遷鐵騎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十二

右廂都指揮使領涪州團練使國初改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江州防禦使李筠叛上黨以廷諫為行營先鋒使澤潞平以功授平江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軋德中討西蜀以廷諫為陝西路行營都部署蜀平王全斌崔彥進皆坐縱部下掠人女子玉帛左授唯廷諫所至秋毫不犯以功授陳州刺史鎮安軍節度使從征太原改澶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上即位加檢校太尉改右驍衛上將軍雍熙三年曹彬敗於歧溝關復詔廷諫為瀛州兵馬都部署及君

子館之敗詣闕請罪上知為李繼隆所誤不之責四年復為雄州兵馬部署未幾以疾聞不待報擅離治所上怒下御史按其罪故有是命因怏怏不食數日行至華州卒年五十九上錄其舊勳詔贈太師壬子左僕射致仕沈倫薨倫字順宜陳留太康人名上一字與上舊名下一字同倫頗精戴禮常於嵩洛間以教授自給漢乾祐中白文珂鎮陝召致門下周世宗即位太祖節制同州宣徽使皆居潤嘗與倫厚善乃薦倫於太祖太祖辟在幕府後遷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十二

五

滑許宋三鎮皆為從事及即位自睢陽召至賜五品服翌日授戶部郎中建隆三年遷給事中賜金紫為陝西轉運使軋德中蜀平以倫為計度制置使先是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等入成都也皆厚拈斂民家玉帛子女洎倫至獨居佛寺蔬食而已及受代歸闕篋中唯圖書數卷太祖廉知之故貶全斌等擢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以倫判留司事六年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判荆南劔南水陸發運等使九年

太祖郊祀西洛復以倫留守 上即位遷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前平章事監修國史太平興國四年上征太原又以倫為留守判開封府事河東平進位左僕射盧多遜之敗責授工部尚書罷知政事是年秋被病請告 上憐之復授左僕射致仕至是薨年七十九輟視朝兩日贈侍中追封魯國公謚曰恭惠倫純朴謹厚故 車駕每出多以倫為留守然十年相位但齷齪固寵不能有所建明性尤好釋氏雅信因果之說常盛夏裸坐室中恣蚊蚋嗜其膚通夕不

太宗實錄四十二

六

寐以徵福人皆笑之倫微時妻老且醜有妾田氏甚寵之及貴於太康治居第令故妻處焉遂以田氏為魯國夫人搢紳以此非之翰林學士賈黃中等以所集神醫普救方一千卷來上賜詔曰盧扁之方雷桐之術佇之以十全之效言之於七日之前古法在焉人命所繫朕纂承大寶撫育兆人每念天傷思伸救療而方書舛誤編秩繁多因命分以部居條其類例黃中等思窮精詣識本疏通集彼羣方著成千卷垂於後世所利益多克副朕懷深嘉乃績宜加頒賚以

示優恩仍宣付史館令刊板流布天下黃中等賜器幣有差丙辰出益州所進九穗禾牛生三犢圖并六昨龜以視近臣戊午以右贊善大夫程文度為監察御史荆湖轉運副使詔建廣德軍郎步鎮為建平縣十一月庚申朔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上表以藉田乞入朝詞甚懇切 上憫之謂宰相曰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意癸亥兵部侍郎王祐卒祐字景叔魏郡人也父徹唐同光初與桑維翰同年登進士第授晉昌軍節度推官拜右拾遺祐少孤篤志詞學

太宗實錄四十二

七

性倜儻而俊急遇事輒發中無所隱洎維翰入相祐以父同年門生裁書自陳維翰奇之禮待甚厚自是文價益重鄴帥杜重威辟為觀察支使漢初重威叛祐責授遼州司戶參軍周有天下歷魏縣南樂二令召赴闕時楚州有滯獄累遣使不能決命祐鞠之研究其情即時具伏還奏拜監察御史出知光州轉殿中侍御史歸闕遷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時方平蜀詔命填委祐致思敏速有餘力焉翰林學士陶穀見之深加歎伏遷戶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 太祖親征

并門已濟河召祐謂曰上黨素爲要害之地汝爲吾暫往控制之遂知潞州踰年又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卿之故鄉所謂畫錦者也詔還改知襄州移知潭州所至皆理代還以本官知吏部選事及知貢舉未幾坐事出爲鎮國軍行軍司馬上即位知河中府事徵爲左司員外郎復判大理寺知吏部選事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受詔撰普照王寺碑經宿上進中外驚其神速久之知開封府以病請告拜兵部侍郎至是卒年六十四上尤悼念賻贈加等祐之知

太宗實錄四十二

八

制詰盧多遜同列多遜與宰相趙普相傾每諷祐欲與已協共擠普祐不從以爲唐宇文融嘗與張說有隙時說爲融所擯而出及說復入融遂敗祐因以融傳示多遜多遜不悅及多遜參知政事乃出祐華州後終以陰事中普普復入多遜果及禍與宇文融事正同識者以是許祐之先見上嘗詔於史館集撰神醫普救千卷中官王文壽監視其事權勢甚盛館中學士皆往謁見待之甚厚祐獨不請謁人亦以是多之有集三十卷行於世祐死之日家無餘財搢紳

稱其清儉乙丑以三司開拆推官左拾遺直史館韓國華判開拆司鹽鐵推官段惟一度支推官朱賦戶部推官崔維翰判本部馮由司專主天下錢穀出入之數不更隸本部癸酉以主客員外郎安德裕直史館庚辰詔曰王者設班爵以馭貴差祿秩以養賢所以各懋厥官共成庶務顧其祿食宜在優豐應內外文武臣僚等折支俸錢舊以八分爲十分支給自今並以實價給之癸未日南至上不受朝羣臣詣閣拜表稱賀

太宗實錄四十二

九

十二月庚寅朔詔曰國家設貢舉之任懸俊造之科必在敷求取其藝實使交交束帛盡聘奇才一一吹竽更無濫進眷言考覈宜在精詳委於有司誠爲舊典可依往例命官知貢舉應曾取解舉人限來年三月一日已前到京其未取解者許至秋取解辛卯詔曰宜融柳等三州部內百姓及蠻界人戶等朕續承皇極臨御萬方覆育之恩惟恐不至矧於遠俗尤所軫懷前知州贊善大夫侯汀委以方州殊無政術不能安集但恣侵陵致此蠻夷肆爲驚擾重煩師旅始

獲平寧蓋由綏輯之無方遂使黔黎之被害其侯汀已行降黜汝等宜體茲朝旨各務自安俊革前非保全舊業苟或不遵撫喻尚敢陸梁當議勦除使無遺類壬辰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宋白右補闕知制誥李沆同知貢舉甲午以時雪稍愆分遣宰相及近臣偏詣京城諸寺觀祈禱己亥以御製自勉五七言詩六首雜言詩一首賜近臣翰林學士知貢舉宋白等上言今進士諸科凡八千餘人其間終場落者四百九十餘人御前落者六百八十餘人伏請應已曾解

太宗實錄四十二

十

送舉人在千里內委本處重加考試發解千里外者兩京發解仍乞誠勵試官務令精覈從之壬寅詔曰應兩京及諸道擒獲劫賊獄成遇赦者隸本城軍仍康給之先是江南轉運使許驤上言劫盜遇赦得原還本鄉讎告捕者多行殺害請以隸軍故從之甲辰上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庚戌車駕狩於西郊行次近甸命從臣欲謂翰林學士宋白等曰可各賦臘辰從獵詩及至行宮白等以詩上至暮還宮親獲雉兔五付有司以備宗廟薦饗辛亥以戶部員外郎胡

旦知制誥癸丑詔以常潤二州隸江南道甲寅以左驍衛大將軍趙鎔知滄州兼兵馬部署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來朝召陞殿慰撫普見上感咽流涕上亦為之動容丁巳大雨雪近臣稱賀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二

太宗實錄四十二

十一

書寫人王輔

初對王世昌

覆對託別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三

起雍熙五年正月
盡端拱元年二月

雍熙五年春正月己未朔 上不受朝以將有事於耕藉也羣臣詣閣拜表稱賀庚申御製喜雪五言二十韻詩賜宰相李昉等令屬和癸亥土犯建星甲子成都府言部內比歲不稔穀價翔貴請發公廩賑糶以濟貧民從之乙丑以監察御史宋錫為右拾遺直史館進賀雪詩稱旨故也丙寅以大理評事王禹偁為右拾遺羅處約為著作郎並直史館戊辰澶州言黃河清二百里癸酉 上宿齋於朝元殿甲戌次東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十三

一

郊是夜宿於齋室乙亥日未明三刻 上親饗神農氏壇以右稷氏配焉次詣耕藉田位行三推之禮有司板奏禮畢 上顧謂侍臣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千畝豈止以三推為限乎遂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回御丹鳳樓下制曰王者握圖御極膺駿命於上玄務播勸農利烝民於率土朕嗣臨大寶十有三年每師勤儉之風用洽雍熙之化民惟邦本雖無怠於輯寧食乃民天顧未隆於教道是用舉累朝之隆典藉千畝於近郊載陟青壇躬展事神之禮三推黛

耜式隆躬本之風豈惟備郊廟之樂盛抑亦勵烝黎之播殖萬國駸奔而述職千官星拱以在庭望宮闕城社之尊睹聲明文物之盛豈予寡昧獨荷於鴻休思與華夷同均於大慶宜革紀年之號仍覃作解之恩可大赦天下改雍熙五年為端拱元年自正月十七日昧爽已前應天下罪人除犯十惡及官典犯正枉法賊至殺人者不赦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內外馬步軍諸將卒等第加賞給文武臣僚並與加恩諸貶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十三

二

復資者與叙用除名免官人等所司具名以聞天下人戶雍熙三年已前係欠夏秋稅物並與除放應軍民為盜亡命山澤百日不來陳首復罪如初民有年七十已上見為家長者年宿德為鄉里所宗者宜令本州具名以聞當賜爵一級舊制天子孟春吉亥饗先農於東郊親耕藉田自東晉南遷此禮廢墜唐貞觀中太宗始藉於千畝至元和五年憲宗以河朔師旅之後物力凋耗將行而復止自是歷五代二百餘祀不復舉行 上以承平既久乃詔有司參酌典故

行三推之禮所以示勸農而興墜典也丙子 上賦東郊藉田五七言詩各一首賜侍臣丁丑詔改晉州洪崖廟為棲真觀從本州之請也庚辰詔郡國不得以司理參軍兼莅他職先是成都府言以司理參軍承府縣之闕故降詔以止之辛巳右屯衛上將軍伊審徵卒審徵太原人同光中父延環隨孟知祥入蜀知祥偕即偽位以女妻延環歷嘉眉二州刺史審徵以父歷任偽蜀州刺史通秦使同平章事武泰寧江兩軍節度使蜀平歸朝為邠州刺史靜難軍節度使移鎮延安

李實錄四十一

三

開寶末徵為右屯衛上將軍至是卒年七十五先是審徵與王昭遠俱為偽通秦使掌機務即樞密使之任也孟昶國事無大小一以咨之常自以康濟經略為己任會王師入境審徵首奉降表詣軍前昭遠時統精卒數萬出城拒戰聞王師之至棄軍走匿東川城倉中後數日擒獲時人笑之壬午南康軍判官朱覃棄市覃淮西俚人也幼寒賤始為人廝役及長竊弄筆硯冒為士流游科場凡數年止以利口持人長短士君子頗患之洎策名從政其志益橫與大理評

事王悅素不協悅掌建昌縣酒榷告軍部內為姦賊鞠得實故抵於法殿中侍御史龔穎編歷代年紀為二圖來上優詔褒之癸未 上幸玉津園習射張樂賜從官宴飲乙酉詔曰典獄之官理資於欽恤經國之道政尚於寬仁庶洽時雍用期刑措如聞酷吏頗恣兇威慮致陷於平人必有傷於和氣宜行禁止以示哀矜應天下刑獄罪人內有合行訊問者只得一依律令其鼠彈箠非理殘忍之類並禁之先是諸處獄吏撈掠罪人以繩接縛其手系於足指用槌叩其繩則痛入骨髓謂之鼠彈箠 上聞頗悼其酷故下詔禁之

李實錄四十二

二月辛卯詔輟視朝以皇舅靜江軍節度使杜審進夫人張氏卒故也癸巳以殿中侍御史柴成務為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甲午宴中書門下文武常參官翰林學士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諸州進奉使外國蕃客於大明殿乙未詔曰補闕拾遺位居諫省榮踐清華之列是為獻納之臣朝廷之得失須論刑政之煩苛必舉曠茲職業寄任非

輕上則輔佐大臣次則公卿庶尹歷朝選任何莫由斯苟或但務因循止思慎默忠言讜議寂寥無聞殊乖申諷之規曷副建官之意宜更舊號特立新名庶明立制之文咸勵匪躬之節其左右補闕宜改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宜改為左右正言 上欲令諫官修其職業故改其官號特降是詔以申明之己亥詔免瀛州部民租調三年徭役五年以其再遭犬戎蹂躪故也庚子制曰端揆崇資文昌右相蓋非賢而不授諒出紓以惟公告示具僚舉茲明命中書侍郎兼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三

五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昉嚴廊舊德文學名儒踐臺閣之道班素高問望處鈞衡之大任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今者輟從三事總彼六卿董齊唯舌之官載光北斗領袖搢紳之列首冠南宮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禮異適遵於表著曠懷別示於股肱佩服渥恩優游名器恭踐厥位往惟欽哉可尚書右僕射同日制曰尊賢養老上古格言念舊錄勳前王令典而況再登廊廟三秉節旄始終不易於純誠出入咸膺於大用

爰時茂德用降徽章山南東道節度襄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師兼侍中許國公趙普大昂儲祥維嵩挺秀翊天飛之景運名冠王公蘊台輔之嘉謨功書簡冊早從黃閣荐擁高牙隆中盡偃於仁風峴首賡歌於善政加以心惟許國道在安民封章屢納於忠言致理率陳於正道佑子涼德繫乃宗臣朕所以下在會朝委之論道彝倫未叙將俟於緝熙庶政缺然佇期於寅亮是以輟從藩輔復踐嚴廊加帝保之崇資冠鸞臺之舊列咨上公而詢庶政彌切倚毗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三

六

昌洪業以永丕圖更資光輔可守太保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又制曰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功所以端拱仰成垂衣致理建千年之景運追三代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載罹寒暑秉純誠而無替初終宜推爰立之恩式副至公之選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蘊濟時之明略輔之以溫恭挺命代之宏材守之以淵默凡膺歷試畢振芳猷公忠推社稷之臣凝重見廟

堂之器賧茲大體久鬱具瞻爰資作礪之功用正秉
 鈞之任崇階馭貴列爵增封兼司太史之書載踐地
 官之秩爾宜周旋庶政佐佑眇躬緩茲宵旰之憂翊
 我隆平之運同底於道豈不美歟可光祿大夫中書
 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又
 以開封尹陳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其宗舊名進封襄王
 冀王元份進封越王益王元傑加食邑一千戶武勝
 軍節度使許王錢俶進封鄧王樞密使王顯加檢校
 太傅給事中參知政事辛仲甫加戶部侍郎樞密副
 使左諫議大夫趙昌言加工部侍郎以樞密副使左
 諫議大夫王沔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以御史中丞
 張宏為工部侍郎充樞密副使甲辰詔陞建州為建
 寧軍節度以武寧軍節度使曹彬加檢校太尉安遠
 軍節度使錢惟濟進封譙國公彰國軍節度使駙馬
 都尉王承衍改貝州刺史永清軍節度使威塞軍節
 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改滄州刺史橫海軍節度使
 殿前都虞候張訓領義軍節度使傳潛領昭化軍
 節度使並充殿前副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虞候李

宋史卷四十三

七

繼隆領保順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侍衛
 步軍都虞候戴興領振武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
 指揮使慎州觀察使駙馬都尉魏咸信為相州刺史
 彰德軍節度使以左衛上將軍張永德為密州刺史
 安化軍節度使乙巳以內客省使楊守一為宣徽北
 院使簽署樞密院事丙午詔郡國民有艱食處聽發
 公廩賑濟之丁未以刑部尚書宋琪為吏部尚書禮
 部侍郎李至為刑部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宋白
 為禮部侍郎司封郎中知制誥賈黃中為中書舍人
 祠部員外郎知制誥蘇易簡為本曹郎中知制誥並
 依前翰林學士以右補闕知制誥李沆為職方員外
 郎王化基為駕部員外郎宋湜為庫部員外郎起居
 舍人知制誥田錫為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戶部員外
 郎知制誥胡旦為司封員外郎並依前知制誥以左
 神武大將軍順州刺史王繼昇領本州團練使餘文
 武官進秩有差以乙亥赦書加恩故也戊申以右諫
 議大夫郭贄雷德驥並為工部侍郎以度支使張選
 為鹽鐵使戶部使魏平為度支使度支副使李惟清

宋史卷四十三

八

為右諫議大夫戶部使以刑部員外郎陳象輿董儼屯田員外郎雷有終並為本曹郎中分充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己酉以職方郎中韓丕兵部郎中楊徽之並為左諫議大夫司勳郎中羅廷吉為右諫議大夫以屯田員外郎楊礪為庫部員外郎充襄王府記室參軍庚戌以皇子元偓為左衛上將軍元偁為右衛上將軍以皇姪孫惟吉為左驍衛大將軍惟正為右驍衛大將軍惟叙為左武衛將軍惟和為右武衛將軍惟憲為左屯衛將軍惟能為右屯衛將軍壬子興

太宗實錄四十三

九

化軍言甘露降工部侍郎同知京朝官考課雷德驥上表求致政先是德驥與趙普不協普再入相制下之日德驥方立朝手不覺墜笏遂拜章求退避普之憚也因請於便殿見上具陳所以 上勉諭久之謂曰第去朕終當保全卿勿以為慮乃懇乞罷知京朝官考課以奉朝請從之仍賜白金三千兩以慰其心癸丑以右散騎常侍徐鉉為左散騎常侍以皇城使蘭州刺史王延德領本州團練使乙卯石千牛衛上將軍李崇矩卒崇矩字守則上黨人也幼孤負長

而謹厚為鄉里所稱晉天福之亂漢祖起自并汾師次上黨史洪肇時為先鋒軍帥聞崇矩之名召署親吏漢祖踐阼以洪肇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徵巡闕下洪肇性殘忍好殺軍民橫罹其毒者不可勝計至於屠李崧之家皆洪肇蘇逢吉之倂也時人冤之左右懼其兇威亦稍稍遁去惟崇矩事之益謹迨洪肇被誅卒免其禍周祖初有天下素與洪肇厚善訪求親舊將恤其孤得崇矩而悉以委之崇矩嘗主洪肇之家籍由是盡獲史氏之財產以付洪肇弟福周祖

太宗實錄四十三

十

聞而嘉之乃命隸於世宗帳下世宗嗣位擢為供奉官是年河東劉崇入寇從征敗崇於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俄遷作坊使恭帝嗣位以崇矩判四方館事 太祖受禪李筠叛上黨率并寇鼓行而南 太祖患之命崇矩為行營護軍率兵戍河陽以禦其衝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瓌同破筠眾於礮子谷乃表請 太祖親征澤潞平以功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累遷至樞密使時趙普為相崇矩在宥密皆數年分秉大柄因以女妻普之子承宗厚相交結

太祖聞之頗怒會門下客鄭伸上書發其陰事開寶五年出為鎮國軍節度使六年追入朝授左衛大將軍上即位出為嶺南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就移為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所部兵士憚於從行有逗撓之色崇矩乃盡以車服器用金帛凡數百萬分給之眾遂感悅樂為其用累年海上無恙受代歸闕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尋被病請長告至是卒年六十五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尉謚曰元靖崇矩性純厚寡言而志躬信義好黃白之術尤重佛法以始事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十三

十一

洪肇迨乎通貴見洪肇之子孫必厚禮而優濟之或聞有學黃白之道者必自遠邀之至以師禮待之雖知其詐而猶以為神仙之士卒無恨悔在官凡得俸入除朝夕伏臘費用外多輸於僧室故身死之日家無厚積焉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三

書寫人趙

初對王世昌

再對說劍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四 起端拱元年三月盡六月 三月戊午朔以左監門衛將軍侍其積為本衛大將軍庚申以戶部郎中喬維岳為兩浙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田斌為冀州防禦使壬戌左神武軍大將軍順州團練使王繼昇卒繼昇冀州阜城人與子昭遠同事上於藩邸性質朴謹愿上頗信任之即位補供奉官累遷軍器庫使會陳洪進獻地泉州賊十餘萬據游洋洞叛命繼昇討平之歸遷左神武將軍領順州刺史知發運使事號為稱職遷本衛大將軍領團練使至是卒年六十四上頗嗟悼以舊恩詔贈洋州觀察使令中貴人護葬事癸亥許州言行軍司馬李憚卒憚字孟深開封陽武人也少力學為文漢乾祐中舉進士及第憚妻父任嵐州合河令憚與其妻省之會劉崇拒命偽署州從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累至司空平章事憚在偽邦頗盡忠所事母任氏在鄉里不知存亡居常戚戚不樂但以弈棊飲酒為務政事多廢劉繼元頗以為言方與僧亦棊繼元命近侍直抵憚前取棊局焚之憚怡然徐詣繼元謝

繼元又切責之來日別造新局亦恭如故歸朝為殿
中監始知母亡上表求追服母喪詔不許出知廣州
改司農卿連知許孟二州以足疾不任朝謁上章求
解官出為忠武軍司馬至是卒年七十三惲有器度
善談名理故相王溥薛居正李昉皆與之善重其為
人溥與昉皆惲同門生也甲子詔曰朕嗣守丕基君
臨萬國每旁求於俊又思茂育於黎元然則官脩其
方而罕聞舉職政失於上而莫之首言置五諫以何
施列七臣而焉用是以明發不寐耿耿良深宜申誠

太宗皇帝實錄

二

勵之文用警措紳之士應兩省諫官等自今後各思
砥礪共守箴規政有不便者咸得上言事或乖當者
悉須陳請儻能中時利病廣朕聰明必當獎乃公忠
優加爵賞或心非鯁直志在回邪殊無藥石之言但
蘊脂韋之行如斯巧偽必真嚴刑至於御史臺郎寺
卿官尹儼簪裳於著位荷榮寵於公朝是宜振紀律
於憲臺肅羽儀於會府服勤卿寺陳力春坊共傾許
國之心副我官人之意咨爾有位咸聽朕言先是臣
僚上章言事者多虛誕蓋僥求幸進之心浸以成

風人莫之舉而諫官廢職未嘗聞箴規審諤之言

上勵精求理思致太平乃責任諫官使極言得失至
於有位之士欲令各稱其職故降是詔以申警之已
已以右正言宋沆為京西轉運副使以樞密直學士
比部郎中徐休復為左諫議大夫依前樞密直學士
甲戌以秘書監錢昱為工部侍郎詔曰朝廷設爵位
以待賢能明刑法以馭羣下苟回邪之自露在典憲
以宜行樞密副使工部侍郎趙昌言早以微才擢居
重任許謨之效未見於盡忠險詖之蹤頗聞於樹黨

太宗皇帝實錄

三

交結非類玷辱清朝比合分首從之元情正刑書之
顯戮特寬窮究以示包荒俾出佐於藩垣仍不奪於
章緩噫予之待士豈忘於至公爾之戴君頗乘於誠
節宜思自咎勿謂無恩可責授崇信軍節度行軍司
馬仍不得簽署公事同日詔曰爵祿所以育賢能刑
罰所以正綱紀顧爾回邪之輩玷予明備之朝爰舉
憲章是為公議鹽鐵副使戶部郎中陳象輿等自膺
選任累踐清華戴君既乏於盡忠結黨乃通於非類
險詖無已蹤跡自彰宜並寘於嚴誅用顯懲於多士

特寬窮究以示恩容俾佐郡城頗屈刑典爾宜自省法不虛行象輿可責授復州團練副使度支副使刑部郎中董儼可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胡旦可責授坊州團練副使右正言直史館梁顥可責授虢州司戶參軍坐昌言之黨也象輿素與昌言善董儼胡旦皆昌言同年生顥又常在昌言幕下四人皆與昌言厚善日夕多會於昌言之第故京師有陳三更董半夜之言先是有僞筆人翟穎者姦險誕妄素與胡旦親狎旦知可使乃作大言怪誕之

李齊賢錄四十四

辭使穎上之初為穎改名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排毀時政自薦可為天子大臣力舉十數人皆公輔之器令昌言內為之助人多識其辭氣知旦之為也會京尹陳王使親吏儀賁廉知其事白上捕馬周繫獄時張去華為府判官親窮治之具狀聞上怒杖馬周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昌言等並加貶黜先是蘇州人徐半千亦詣闕上書言事上召見與語頗奇之因賜名巖叟擢為陳州戶曹掾巖叟請告歸鄉里迎妻子因恐喝州郡恣為不法事本路

轉運使以聞會馬周之敗上怒亦令杖巖叟流海島乙亥詔曰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身本賤微性惟險詖結黨潛誣於良善在官但恣於踰違惡跡滿盈醜聲騰沸尚尸榮於列郡實有玷於清朝宜屏姦邪用行黜削可除名配商州禁錮利用西蜀人始賣藥於都市多變幻之術誑惑閭里時樞密承旨陳從信得之以為方士遂聞於上即日召見驟加恩遇遂歷職外內累至單州刺史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寵澤莫二恃以左道得幸於上無復畏憚所為不法至於居處服玩皆僭乘輿宮殿之名他亦稱是依附者頗獲薦用士君子畏其黨而不復敢言會趙普再入中書廉得其狀乃力於上前盡發其事因遣近臣就按成得姦狀故貶竄焉普復上言以為利用罪重責輕未塞天下之望存之何益上不獲已尋賜死於商州既而悔之遂遣使馳傳以免其死使者至新安既置馬路墜傷趾追不能及利用已磔於市聞者快之丁丑火山軍言河西蕃部直蕩族內附已卯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宋白等言準教放進

李齊賢錄四十五

士并諸科舉人程宿等一百二十九人癸未 上幸
玉津園習射賜從官宴飲乙酉黔州言蕃部首領龍
漢璿乞開道以通中國朝貢從之丙戌少府監言本
監配役人前太常丞郭冕等九人以會赦上請 上
曰此輩秣可免其居作而終不可復齒朝行蓋以冕
等皆賊吏也

夏四月丁亥朔建黎陽縣為通利軍以右神武將軍
王賓知軍事以右司諫宋泌左正言牛冕並直史館
己丑制加高麗國王王治靜海軍節度使黎和並檢

太宗皇帝實錄

六

校太尉國子司業孔維上言請禁原蠶以益廩馬

上覽奏嘉稱令付史館辛卯詔曰先是江南兩浙荆
湖州郡所差京朝官幕職州縣官等咸不得家族行
如聞中外物情甚鬱今海內寧一願攜家者聽之癸
巳詔曰朕祇命 上玄居尊人上惟思禁暴豈欲加
兵至如幽薊之民皆吾赤子每聞交鬪盡然傷懷近
者已許邊疆互相貿易自今沿邊戍兵不得輒恣侵
掠務令安靜稱朕意焉先是國家累行平伐千里饋
糧民力疲之至是 上頗有厭兵之意故降是詔甲

午以工部侍郎錢昱知壽州以前軍器庫使趙延俊
為右班殿直會赦自嶺外放還故有是命庚子以國
子司業孔維為祭酒乙巳宴近臣於長春殿餞感德
軍節度使李繼捧之鎮也丙午以監察御史高象先
為廣南西路轉運使乙酉賜京城耆老九十八人帛
各五匹庚戌命考功員外郎知雜事呂端起居舍人
呂祐之使高麗戶部郎中魏庠虞部員外郎李度使
交州壬子賜光祿寺丞知開封府兵曹事蘇協五品
服翰林學士易簡之父也 上方寵待易簡故有是命

太宗皇帝實錄

七

五月辛酉朔詔置秘閣於崇文院以吏部侍郎李至
兼祕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泌兼直祕閣右贊善大
夫史館檢討杜鎬充校理按六典祕書省中外三閣
掌典圖書古今文字皆在某中兩漢或徙金馬門外
歷代不常厥處唐季亂離中原多故儒雅之風幾將
墜地故百王之書蕩然散失蘭臺延閣空存名號
上崇尚儒術屢下明詔購求羣書四方文籍往往而
出未數年間已充創於書府矣至是乃於史館建祕
閣仍選三館書萬餘卷以實其中故以至主之庚午



以東上閭門使安忠護高陽關屯兵辛未詔賜感德軍節度使李繼捧姓趙氏名保忠 上以李繼遷頻擾邊陲欲委保忠邊事故以五色花成一幅御書姓名以賜之壬申制曰王者鑒丹青之像念公侯必復之微聞鼓鞞之音重將帥專征之寄矧夏臺之與壤控朔漠之雄邊甘棠之遺愛尚多飛將之英風未泯宜推卅及之典載光節制之權感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天水郡開國公趙保忠神授鞞鈴卅傳忠孝頃者

李實錄四

抗章象魏來獻提封願宿衛於京師尋載移於旄節屢遷近鎮益見勤王是用特舉新恩俾臨舊地再委邊陲之任慰其夷落之心爾其善繼家聲務綏戎索勉樹勲業副我倚毗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傅行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戊寅賜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忠金銀器一萬兩英州言江水漲五丈壞民田及官寺數百區庚辰以朔州觀察使左驍衛大將軍趙希贊為秦州刺史先是王師征幽薊也希贊以城降因

授本州觀察使既而棄城來歸 上貸其罪故有是命辛巳以殿中丞温仲舒為右正言直史館壬午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忠辭之鎮賜襲衣玉帶鞍馬錦絳三千匹銀器三千兩別賜錦袍銀帶各五百散馬百匹閏五月丙戌朔命許元僖餞保忠於瓊林苑己丑以襄州衙内都虞候趙承煦為六宅使承煦宰相普之子也庚寅以左諫議大夫韓丕知孟州辛卯以洛州防禦使劉福為高陽關兵馬部署棣州防禦使楊贊為貝州兵馬都部署甲午以崇儀使周瑩為西上

李實錄五

閭門使乙未以全部員外郎王澣為荆湖轉運副使以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為工部員外郎致仕希夢北海人也梁龍德二年擢明經第累居宰字之任素有吏幹凡所踐歷皆有能名以老退居臨淄有美田數百頃積貲鉅萬年九十五齒髮不衰 上聞其眉壽召至闕下對於便殿而賜金紫因有是命放歸別墅踰年而卒希夢居鄉里常兼并不法每持州郡吏之長短橫恣營立人皆畏之丙申賜諸道高年一百二十七人爵為公士以正月乙亥詔書從事也按

秦爵二十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裹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十九曰關內侯二十曰徹侯凡民爵庶人吏卒得加至大夫第五爵也至漢惠帝詔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一級直二千凡為六萬歷代不行至是 上始以賜耆年者丁酉交州節度使黎栢遣使朝貢戊戌以

太宗實錄卷之

十

殿中丞寇準為右正言直史館庚子信州言玉山縣民俞携八世同居詔旌表門閭常稅外免其他役壬寅 上御崇政殿試禮部貢院不合格進士諸科舉人得馬國祥等七百人令樞密院給牒以試中為目謂樞密副使張宏曰朕自即位已來親選貢士大則為棟梁小則為榘桷今封疆萬里人無棄材所以不倦孜孜庶臻理本卿與呂蒙正等曩者頗為大臣所沮非朕獨斷則不及此矣宏頓首謝癸卯定國軍節度使崔翰自高陽關來朝甲辰宣徽南院使郭守文

自常山來朝丙午以水部員外郎任惟則為福建轉運使戊申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彰化軍節度使田重進自易定來朝癸丑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知澶州六月丙辰朔右領軍衛大將軍欽州刺史陳廷山伏法磔尸於市三日其黨程贊等四人並腰斬廷山上黨人也少與父宗叛歸太原劉崇累偽署廷山至佐聖指揮使開寶中領所部兵百餘人來降 太祖擢為龍衛都虞候未幾領儒州刺史遷本軍都指揮使出為濟州光州二刺史 上即位雍熙三年從曹彬

太宗實錄卷之

十一

北征失律責授復州團練副使踰年擢授右監門衛將軍領欽州刺史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出護冀州戍兵時尚食使石熙古知州事誣奏廷山縱部下卒劉福等放火焚民家朝廷不問狀即就斬福等移廷山知平戎軍自是廷山日夕憂疑心懷怨望因與親吏程贊等謀為帛書致蠟九中使部曲田勅齎入虜中召于越令人寇廷山內為之應會虜復以帛書遺廷山約其入寇之日虜謀者即以帛書詣霸州告之霸州遣戰權都監侯延濟捕廷山送闕下詔御史按得

實故戮焉丁巳以左諫議大夫劉蟠同知京朝官考課靜江軍節度使杜審進卒審進真定人 昭憲皇太后同母弟也性純質年踰五十不仕 太祖受禪徵至闕下授左神武大將軍尋改右羽林大將軍乾德初領賀州刺史知陝州尋授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五年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保義軍節度使 太祖幸西洛郊祀審進自鎮來侍祠封國公 上嗣位來朝加檢校太尉太平興國五年北征留審進巡警輦轂六年歸鎮九年徵為右衛上將軍未幾領桂

太宗實錄卷四

十一

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至是卒於京師之私第年七十九 上聞車駕親幸哀慟久之賻贈加等詔親王公主就第哭之輟視朝三日贈中書令謚曰恭惠審進重厚寡言有公侯之體鎮陝郊二十餘年然無尤異之政而勸農勸本民頗便之己未 上為審進素服發哀於便殿羣臣詣崇政殿奉慰丙寅忠武軍節度使潘美自三交來朝丁丑以殿中丞夏侯嘉貞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嘉貞有文學嘗任官岳陽為洞庭賦石散騎常侍徐鉉見之曰木玄虛之流也

其詞彩又過之 上知其名召試禁中稱旨故有是命復以潭州為武安軍節度先是建隆中湖南平降為防禦使至是以 真宗兼領始命復之是日 上御政殿試進士諸科舉人得葉齊等一百二十九人並放及第 上以郡縣闕官甚多先是禮部放榜上慮有司遺才故命右正言王世則等於武成王廟召諸道進士諸科重試得合格者數百人至是 上親試焉甲午詔曰王者設官分職求材任能必若責其廉隅所宜豐其廩祿今州縣之吏最為親民俸祿至微其無謂也先是除西川廣南外諸道州府幕職州縣官俸錢三分中二分給以他物自今以緡錢給其半餘以他物充

太宗實錄卷四

十二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四

書西人趙鼎

初對王世昌

覆對王世昌

十一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五

起端拱元年七月盡九月

秋七月乙酉朔以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范廷召為齊州防禦使右廂都指揮使傅思諤為鄭州防禦使天武左廂都指揮使高瓊為單州防禦使右廂都指揮使王超為懷州防禦使龍衛右廂都指揮使孔貞為潁州防禦使神衛右廂都指揮使徐興為衛州防禦使馬步軍都軍頭葛霸為博州團練使彌進超為磁州團練使王漢忠為賓州團練使康保裔為淄州團練使馬步軍副都軍頭賈暉領播州刺史充許州馬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十五

步軍都指揮使喬清領溪州刺史充陳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牛韜領諒州刺史充襄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辛卯賜衢州烏巨山僧儀晏紫衣時年一百一十四歲上聞之徵至闕下舍於相國寺月餘放還山癸巳以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麴斌領敘州刺史殿前指揮使右班都虞候郭密領富州刺史負僚左右六直都虞候王榮領懿州刺史並充馬步軍都軍頭以馬步軍副都軍頭呼延贊領富州刺史散指揮都虞候李璘領獎州刺史東西班都虞候時遇領峯州刺史

太宗皇帝實錄 卷四五

散負都虞候張遜領富州刺史並充馬步軍副都軍頭甲午以內殿直都虞候楊遠領獎州刺史充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以散祗候都虞候任斌領愛州刺史充殿前指揮使右班都虞候以拱辰下十指揮都指揮使李希文領驩州刺史充捧日左第三軍都指揮使拱辰上十指揮都指揮使趙鄴領播州刺史充捧日右第二軍都指揮使龍衛左第一軍都虞候張玘領巒州刺史充捧日右第三軍都虞候散都頭都虞候劉用領諒州刺史充馬軍副都軍頭捧日右

太宗皇帝實錄卷四十五

第二軍都指揮使劉超領珮州刺史充捧日左第二軍都指揮使乙未以天武左第二軍都虞候孫遇領勤州刺史充殿前虎翼左第一軍都指揮使天武右第二軍都虞候潘超領獎州刺史充虎翼右第一軍都指揮使神衛左第三軍都虞候王美領牢州刺史充殿前虎翼右第三軍都指揮使神衛右第一軍都虞候戴贊領誠州刺史充殿前虎翼右第二軍都指揮使天武左第一軍都虞候劉遇領潘州刺史充宣武上十都指揮使丙申以金槍直都虞候安習領富

八五

州刺史充拱辰上十都指揮使內直僚直都虞候張斌領嚴州刺史充拱辰下十都指揮使天武右第一軍都虞候張訓領溪州刺史充宣武下十都指揮使馬步軍副都軍頭張鐸領錦州刺史充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神衛左第一軍都虞候常德領溪州刺史充御龍弓箭直都虞候戊戌有大星流入羽林光明燭地是秋大熱 上以宰相趙普耆年詔許每日長春殿對罷便歸私第願養候涼赴中書視事普頓首謝丙午詔曰四川編戶繁庶民間食鹽不足自今關

太宗實錄四十五

三

西階文青白鹽峽路并鹽永康崖鹽等勿復禁許商旅貿易入川以濟民食丁未衛尉卿崔仁冀卒仁冀字子遷餘抗人也少篤學有文采事吳越王錢俶累遷至元帥府推官隨俶入朝授淮南節度副使俶又薦仁冀稱才可用擢授衛尉卿判大理寺久之出知宿州踰年移知撫州以疾求代歸闕途至南康軍卒年六十三己酉以蔡州刺史符昭愿知并州均州刺史盧漢贇知平寨軍辛亥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知鎮州癸丑以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張玘領巒州刺

史充捧日右第三軍都指揮使

八月乙卯朔司天言壽星見丙辰以亳州防禦使譚仁美知寧邊軍六宅使何承矩領潘州刺史丁巳以前龍衛都指揮使張思鈞領澄州刺史思鈞先陷幽薊累年今逃歸故有是命甲子以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充鎮州路都部署丙寅彰武軍節度使米信來朝辛未以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棣州司法參軍呂易從齊州司法參軍李祐之宋州楚丘縣主簿喬蔚陳州宛丘縣尉羊道冲並授將作監丞分補中書諸

太宗實錄四十五

四

房堂後吏先是宰相以堂吏缺欲選於百司以補之上不許因令吏部選正辭等充焉甲戌月掩建星戊寅武勝軍節度使鄧王錢俶薨俶字文德名上一字犯 宣祖廟諱吳越武肅王鏐之孫文穆王瓘之第九子也母吳氏瓘卒其子佐立佐卒弟侁理國事侁即俶之兄也晉開運中俶出為台州刺史下車數月有僧德詔謂俶曰此地非君為藩之所宜速歸不然將不利矣俶從其言即求還國是年冬侁為牙校胡思進所廢請俶摠國事漢乾祐初制授東南面兵馬

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兼中書令抗越等州都督吳越國王三年江南
僞將查文徽寇福州倣發兵擒文徽獻捷于朝尋授
尚書令周廣順初授諸道兵馬都元帥顯德元年授
天下兵馬都元帥四年夏四月杭州火災府寺官舍
悉為煨燼將延及倉庾倣命酒祝之曰食為民命若
盡焚之民命安仰火遂止國初授天下兵馬大元帥
是年宣國軍節度使吳延福倣之舅也有異圖左右
勸倣誅之倣曰吾以先夫人同氣之故安忍置之於

太宗實錄四十五

五

法言訖因嗚咽流涕終全吳氏之族開寶八年朝廷
舉兵平江表以倣為昇州東南招撫制置使江南國
主李煜貽書于倣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
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倣覽書投
之地曰以此誘人不亡何待因表其書來上 太祖
嘉其忠倣遂率前鋒拔常州制授守太師江南平九
年二月與其子惟濬妻孫氏來朝 太祖遣皇子興
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泊至對見之禮皆從異等館
于禮賢宅 車駕臨幸尋賜劍履上殿詔不書名封

孫氏為吳越國王妃是年三月詔遣歸國留其子惟
濬扈從赴洛陽郊祀 上嗣位太平興國二年四月
來朝因籍其府庫地圖以獻徙封淮海國王以其子
惟濬為淮南節度使惟治為鎮國軍節度使其諸子
弟姪將佐各分領節制牧守五年夏倣以足疾賜告
上親臨撫問八年三上表請元帥從之雍熙元年改
封漢南國王四年春 上以倣抱病俾遂頤養授武
勝軍節度使改封南陽國王倣拜章固辭國王之號
因改封許王端拱元年春徙封鄧王會 上遣使以

太宗實錄四十五

六

生辰器幣就賜之倣方與使者宴飲罷殆暮有大流
星墮于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薨年六十倣以天
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卒
人皆異之 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國王
謚曰忠懿命中使監護喪事葬洛陽倣任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為元帥三十五年窮極富貴福
履之盛近代無比頗知書能草隸性謙謹未嘗忤物
然崇信釋氏在錢塘日造寺數百歸朝又以其愛子
為僧嘗以病家居有黃門趙海被酒中夜直造倣第

求見俶因出藥一九與之云此藥 上所賜願王為海即餌之俶家人皆號泣勸俶勿餌恐藥有毒且疑上遣海賜之也俶曰 主上待我厚使者賜藥必良藥也又何疑哉因大嚼以卮酒下之海去以其事聞上怒捕海繫獄決杖流海島識者許其忠己卯詔曰三司吏自今除歲給衣糧外每月前行特支料錢五千後行三千食廚料前行二千飯料後行千五百自前行已上每年並令吏部流外銓較考至五考無曠闕許參選前行注中縣簿尉句押官注望縣簿尉官

太宗實錄四十五

七

滿勒歸司如未願出官者亦聽孔目吏依雍熙四年五月己丑詔書從事右千牛衛上將軍吳處裕卒處裕字恭美許田人也少為本郡吏漢祖鎮許昌一見器之署為右職及移鎮太原又以處裕從漢祖即位授引進使轉內客省使隱帝立遷宣徽北院使時李守貞叛河中命周祖為統率討之以處裕為行營都監既班師出為鄭州防禦使周有天下慕容彥超叛於兗州周祖親討之處裕為御營使彥超平移授汝州防禦使世宗嗣位入為右衛大將軍遷右金吾衛

大將軍國初判街仗事 上即位轉右千牛衛上將軍判金吾如故至是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處裕性頗麤率言多輕肆接物之禮殆缺如也先是同列王彥超致政已久處裕常自云處裕縱僮仆於 玉陸前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人傳以為笑每朝會及後苑賜宴 上憐其壽考多面加撫諭焉庚辰永清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橫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彰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魏成信各赴鎮以鄆州觀察使駙馬都尉吳元宸知孟州以右司諫

太宗實錄四十五

八

直史館王仲華為淮南轉運副使監察御史程文度為河北西路轉運副使 車駕幸太學命博士李覺講周易泰卦賜雜綵五十段移幸玉津園習射 上中的者五張樂賜從官飲辛巳 上謂宰相曰朕昨日聽說泰卦而文理深奧足以為君臣鑒誠朕與卿等遵守之趙普等頓首謝以右衛上將軍判右金吾街仗宋渥判左金吾街仗事左千牛衛上將軍曹翰判右金吾街仗事廣州上言清遠縣公署中有合歡樹一株高百餘尺今年三月十日有鳳棲集其上鳳

高六尺下有衆禽隨從樹下生芝草三莖畫圖來獻
樞密直學士刑部郎中李繼凝卒繼凝故宣徽使處
耘兄作坊使處疇之子也漢乾祐初天德軍節度使
郭勳奏爲豐州永豐縣令周顯德中改國子律學博
士上即位遷四門博士出知房州改太常丞知唐
州六年拜監察御史未幾充開封府判官改殿中侍
御史踰年轉刑部員外郎充兩浙轉運使尋知杭州
召歸闕改刑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至是卒年五十
一葬事官給繼凝無文采性頗廉謹所至皆以勤幹
稱屢爲宰相趙普推薦上於便殿召繼凝與語諭
以將大用之意繼凝心喜既歸忽中風眩是夕卒
九月乙酉朔以冀州防禦使田紹斌爲解州防禦使
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定州兵馬都部署
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揚守一卒守一故上
晉邸消人即位自供奉官遷翰林副使初名守素至
是賜名守一與趙鎔柴禹錫相里勳等告秦王廷美
陰謀不道等事擢爲東上閣門使判四方館事內客
省使並兼樞密都承旨遷宣徽北院懷同知樞密院

太宗實錄四十五

九

事至是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葬事官給丙申以起居
郎夏侯嶠爲襄王府翊善庚子以懷州防禦使王超
領誠州刺史潭州團練使王昭遠領勤州防禦使並
充殿前都虞候左千牛衛大將軍鄭彥華卒彥華福
州長樂人也少有膂力本道節度使李逵以隸帳下
補勇勝軍都指揮使與留從効陳洪進董思安張漢
思成臨汀一日馳獵彥華獨射殺乳虎於寧化山中
從効等皆服由是知名江南遣大將王崇文等率師
七萬攻圍福州崇文卒李興登城詬罵李逵連不勝
其情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縋出城外壕中伏岸
傍與媪罵如初彥華操長鈎鈎而拉之皆墜水中城
上引縋與興俱縋而入萬衆鼓譟連得興而甘心焉
會崇文食盡引軍退彥華益以拳勇聞於郡中歲餘
劔州刺史陳誨治水軍數萬攻圍達會積兩江漲誨
沿流七百里一夕至城下彥華將兵屯候官自度力
屈以所部降誨誨與語大奇之留署軍小校時江南
李景以淮右用兵不利遣禮部尚書潘承祐使福建
募驍果以備濠泗承祐以林仁肇及陳誨子德成暨

太宗實錄四十五

十

彥華應詔後皆至節鎮彥華率兵與周師相持淮上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師征金陵既自採石渡江李煜遣彥華督水軍萬人又遣別將杜真率步軍萬人逆戰誠之曰水陸兩軍相為表裏則師克濟矣既行真乃率兵先往彥華擁兵不救真於是敗散自是城中喪氣閉壘不議戰矣江南平授左千牛衛將軍 上親征河東以彥華為京城左廂廵檢從曹彬北征以彥華督糧運累遷至左屯衛將軍改左千牛衛大將軍至是卒年七

太宗實錄四十五

十一

十三丁未吏部侍郎兼秘書監李至上言著作局撰告饗 宗廟及諸祠祭祀文稱尊號唐室已來惟開元禮有之稽古者以為非禮且尊號起於近代請舉舊典饗 宗廟稱 嗣皇帝且其諸祠祭稱 皇帝斯為得禮從之主客郎中和峴卒和峴字晦仁周右僕射凝之子也以門陰七歲為左千牛備身十六為著作郎國初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峴贊導 乘輿進退閑雅 太祖謂近侍曰誰氏之子何相禮之明辨乎左右即以峴門閤對尋拜刑部員外郎兼判太

常寺先是王朴實儼考正雅樂有所未備者峴繼而成之遷司勳員外郎判吏部南曹出為夔晉二州通判 上即位遷主客郎中知兗州改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貨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為彰信軍節度使劉遇所發坐削籍配隸汝州禁錮未幾起為太常丞分司西京踰年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事至是卒年五十六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四十五

太宗實錄四十五

十一

書寫人張仲

初對王嘗

覆對訖制

至道二年正月壬寅朔上不視朝羣臣詣闕拜表稱賀戊申上齋宿于朝元殿己酉宿太廟庚戌親饗五室出次南郊齋宮禮儀使宋白上言臣今詳儀注朝饗大廟皇帝先詣壘洗奠璘祀昊天上帝即未詣壘洗奠玉幣望詣壘洗後奠玉幣為允上遽召宰相問前代祀上帝未壘洗而先奠玉幣於禮可乎呂端等對曰王者親執玉帛以事上帝玉帛者接神之物也於禮尤宜黝潔若未盥沃而先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奠獻殊失恭虔之意宋白奏曰如允臣所陳止一次升壇上愷然改容而言曰朕親行郊祀蓋為蒼生祈福若變禮為允固當依卿所奏如合遵舊典雖百次登降亦不以為勞也呂端等皆言斯所謂得禮之中也遂從宋白之議上以文物仗衛之盛因詔有司畫南郊圖凡為三幅外幅列儀衛中幅車輅及導駕官人物皆令長寸餘警場青城別為圖以紀一時之盛辛亥合祭天地於圓丘回御軋元門下制曰我國家誕膺至貺光啓鴻圖列聖在天鑒臨乎下

土庫后在位翊戴于躬躬奄有多方殆茲二紀夙夜寅畏若涉淵谷小心祇惕罔敢違寧而風雨弗迷庶夷率服疆場甫定無復金革之聲田疇屢登幸起京坻之詠流亡云集富庶可期天瑞存臻朝政粗治非三重之眷命九廟之儲祥不穀不德安能致此是用講求典禮祇祀郊丘爰祈福於天宗因諡德于亨吳高煙上達既展於精誠麗澤滂流宜覃於大慶可大赦天下自至道二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天下繫囚除故殺謀殺劫殺關殺官典犯正枉法賊至死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并犯十惡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內外諸軍將士並與兵級優賞文武前任見任官並與加恩文武常參官內諸司使副內殿崇班禁軍都指揮使已上藩鎮馬步軍都指揮行軍使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父母妻並與敘封亡父母即與追贈殿前指揮使及御龍直未有功臣者並與功臣應亡命卒及聚山扶為羣盜者限詔到百日許于所在陳首限滿不首即論其罪取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與叙用除籍削任免所居官人等並令

於刑部投牒三班使臣亦各於本院投牒引對取進
止配流徒役人及先配充奴婢等並免為庶人內有
曾任職官者件析以聞別聽敕旨文班常參官衣排
綠及二十周年者許以吏部投牒引對五獄四瀆名
山大川及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祠宇在逐處
並令精潔致祭近祠廟陵寢處並禁樵採如廟貌隳
壞令所在量加修葺天下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高
蹈山林不求聞達者宜令所在搜訪以聞孤老惻獨
不能自給者長吏倍加存恤自淳化五年已前諸道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三

州府通懸租調及官吏監完酒榷茶鹽市征所逋官
錢無以償者並與除放敗降官歿於賊所者許令歸
葬先刑奪官爵並與追復叛逆緣坐者不在此限應
官吏歿于王事者先已錄其子弟內有妻息寡弱不
能自建者委所在長吏搜訪聞奏諸司職掌及節廟
行事官等並與加恩欠一選者吏部即與注擬欠兩
選與減一選者乙卯陝西轉運使上言成州界金坑
兩處先是州道長吏掌之歲課不能充入舊貫望遣
使按行更立新制詔曰捐金于山前聖之盛德所寶

惟穀舊史之格言朕緬慕太古之風不貴難得之貨
何必言利徒以勸民其成州金坑兩處並宜停廢丁
已祕書丞高紳上言臣受詔往江南諸州首至宣州
勸責部內共欠官物千二百四十八萬數望擇清幹
勤事常參官一人專衡督之 上召宰相等謂曰高
紳言一郡之內逋負官物千餘萬蓋轉運使不稱職
長吏非其人之所致也呂端等奏曰近康得荆湖轉
運使何士宗為政苛細河東轉運使王嗣宗蒞事麓
率江南轉運使李若拙奉公弛慢 上曰悉罷之更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四

授以他任即以若拙知涇州嗣宗知耀州士宗知華
州既而遣太常丞黃夢錫乘傳詣宣州校計民所負
官物皆存煜日吏掌卸驛及鹽鐵酒榷供軍素結等
物以鐵錢計其數連四十年州郡不為削去其籍夢
錫凡檢勘合併督者總三四萬數民貧皆無以償吏
督責猶急夢錫盡條奏其事云乃高紳廣增其數以
誑惑人主之聽頗望恩澤也 上覽奏衡夢錫赴闕
紳亦不加罪焉以四方館使曹璨知靈州庚申太常
寺言音律官田琮以上新增九位琴瑟五絃阮均配十

二律放相為宮隔八相生並已叶律冠于雅樂以放
宮相生之法畫為圖以獻 上覽之喜詔本寺即與
琮遷職以賞之辛酉宣政使王德恩銜赴闕對于便
殿慰勞久之丁卯禮部侍郎兼秘書監賈黃中卒黃
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唐相魏國公耽之四代孫父
玘舉進士仕至兵部郎中開寶中坐舉官緣累削籍
上即位起為水部員外郎卒官玘嚴毅善教子每士
大夫家有子弟好學必持刺修謁孜孜誨誘之故舊
親黨有未莢者皆有收瘞貧無以自給者悉字養使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五

至成人為早婚嫁黃中幼聰悟其父教督甚嚴日誦
書十言漢乾祐初舉童子登科年始六歲自是能屬
文每觸類必賦詠多傳誦人口其父常令蔬食日俟
業成即得食肉十六舉進士中第解褐授書郎集賢
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國初改左拾遺左補闕判
太常禮院黃中多識故實每詳定典禮損益得中號
為稱職會嶺表平以黃中為採訪使廉直平恕遠人
便之凡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江南平受詔知宣州
歲飢民多起為盜賊黃中以已俸造糜粥以濟飢民

太宗皇帝實錄 卷七十六

全活者以千數設法招誘盜悉解去 上即位拜禮
部員外郎知昇州金陵歸復之始人心倣擾黃中以
簡易為政不任苛察部內甚治未幾召歸闕執政有
薦黃中文學高第令召試丞相府稱旨擢為駕部員
外郎知制誥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未幾
真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俄兼史館修撰同知京朝
官考課銓量平允遠近稱之兩受詔知貢舉多東菽
寒雋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除擬官吏數千員品
藻精當 上益知其材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六

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是真所謂今之孟母矣因
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故與呂端厚善重其為人端
出領襄陽黃中力薦於 上因留為樞密直學士擢
參知政事黃中之引薦皆此類頗小心畏慎廟堂政
事多稽留不決時論以此少之未幾以本官罷出知
澧州事 上誡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如是若
乃太過即深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 上因謂侍
臣曰朕常念其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衰老每予
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如此必先其母老矣至

九三

所部視事數月疾作俄而瘳受代赴闕黃中先皇碩
氣貌雄壯自是頓羸瘵鬱若枯腊 上憐之拜禮部
侍郎兼祕書監以黃中素嗜文籍而祕府無事優之
也纔數日疾復作 上亟命太醫診視勞問考午至
是卒年五十六而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 上聞
之悼惜贈禮部尚書賜賻加等以其素貧別賜錢三
十萬給葬事起三子皆授官既葬其母來見 上謝
又賜白金三百兩謂之曰勿以諸孫為念朕常記
之矣先是黃中之卒 上悼惜之甚念翰林無良醫

宋史卷六十六

七

因遍令索京城善醫者得百餘人悉令試以方脈又
詔諸通州府令訪能醫者兼疾置闕下俾近臣各得
薦所知以隸太醫署其恩過如此黃中端謹能守家
法多知臺閣故事頗接引後進當世知名之士多由
門下出清白恭恪中心常若憂畏未嘗暫釋然善談
論壘壘不絕令人聽之忘倦在翰林日 上多召見
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當書詔思不出位至
于外事臣何由知 上益重之以為謹厚及知政事
身務循默無所發明不為時論所許有文集三十卷

行於世戊辰升眉州為防禦使陵州為團練使詔廢
諸州司理判官只令參軍專鞠獄訟從著作佐郎虞緯
之請也以都官負外郎梁鼎為江南轉運副使太常
丞王挺為荆湖轉運副使以江南轉運副使宋持為
轉運使庚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兼祕書監內侍
裴愈自江東遷凡購得古書六十餘卷名畫四十五
軸古琴九王羲之貝重該懷素等墨跡共八本詔藏
於祕閣辛未詔曰先是祕書郎不給月俸自今宜與
著作佐郎同又詔京官先以三十月為滿即罷給俸

宋史卷六十六

八

料自今宜續之並著于甲令
二月壬申朔癸酉司空致仕李昉薨昉字明遠真定
人父超仕至都官郎中集賢殿學士昉自襁褓叔父
沼養為己子沼亦仕至右贊善大夫昉以門子補齊
郎遷授太子校書乾祐初舉進士及第解褐祕書郎
宰相馮道引昉與呂端同直昭文館遷右拾遺集賢
殿修撰周顥德中宰相李穀帥師征淮南表昉為記
室世宗每覽軍中奏記愛其詞理明白多稱善問誰
為之左右以昉名對軍還擢為主客負外郎知制誥

充集賢殿直學士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壽春城下
即行在所拜也田即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在內署
頗稱謹密國初真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俄罷職改
給事中會湖外初平受詔祀南嶽因命知衡州未踰
年受代歸闕翰林學士承旨陶穀通掌選誣奏昉嘗
薦親黨求為東畿令 太祖怒召吏部尚書張昭面
質其事昭老儒氣直於 上前投冠于地抗敷論列
云穀固上 太祖終疑之昉亦不自辯出為彰武軍
行軍司馬在延州六年以吟嘯拯溺自達衡還復拜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九

中書舍人未幾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先任學士
因重陽宴近臣于講武殿 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
其所以宰相對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非即真即日
真拜學士今在多遜之上俄知貢舉會貢士徐士康
訴昉取捨非常 太祖召問多遜奏云頗有遺落因
命覆試有覆退者坐是左遷太常少卿不踰年復拜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會宰相趙普為盧多遜所構數
以其短聞於 太祖 太祖惑之因訪于昉昉對曰
臣書詔之外思不出位趙普行事臣何由而知 太

太宗皇帝實錄 卷七十六

祖默然既而普出鎮盧多遜知政事昉獨當制命自
江南平泊 車駕嘗祀西洛書詔填委昉略無凝滯
時論稱之 上即位拜戶部侍郎學士如故受詔與
扈蒙李穆郭贄宋白同修 太祖實錄數年而成從
征太原 車駕次常山常山即昉之故里有居第園
林馬賜羊酒俾為讌樂自丞相卿大夫藩侯悉預會
又召班白故老置酒盡歡如是者七日公卿皆賦詩
以美其事刊於石師還拜工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
旨改文明殿學士俄以本官參知政事會趙普出鎮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十

與宋琪同拜平章事加監修國史昉建議復時政記
故事時政記月終送史館昉先以進御而後付有司
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雍熙初郊祀進位中書侍郎
平章事如故先是 上面授昉與琪為左右僕射昉
率琪懇讓得旨止加中書侍郎而已端拱初藉田禮
畢布衣翟馬周訟昉任宰相屬戎虜入寇不憂邊事
但賦詩飲宴并奏女樂等數事 上惡之召翰林學
士黃中革制以昉為右僕射罷知政事令詔書切責
黃中言僕射中臺師長舊日宰相之任今日工部

九五

尚書拜斯為美遷非點責之義當以文昌務簡均勞
送為詞 上然之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監修國史未幾以嫡孫死拜章求免優詔不
許遣張齊賢等就第諭旨昉復起視事後數月罷先
是 上召翰林學士張洎草制罷昉為左僕射洎固
沮之上不得已止令本官罷張洎因草制書切責昉
弼諧無狀昉惶恐就位明年上表求解官凡兩上詔
以司空致仕 上頗優待之每遊講必首召昉引至
御榻之側 上勞問安否又詔大朝會令級丞相班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十一

歲時賜予一與丞相等二年以三公陪祀南郊得疾
將亟召其孫昭迪口占遺表教戒諸子以忠謹無令
門戶衰替至是薨年七十二 上聞之嗟悼輟視朝
兩日贈司徒有司謚文貞昉寬厚多恕士大夫稱其
長者而在相位循謹自守無赫稱為文章慕白居
易標格簡徑易曉為人溫和無城府不念舊惡小心
畏謹在相位日不敢有所請託給事中張佖耿介士
也昉初甚薄之而雅厚善張洎及昉之罷政事也洎
草制深攻昉之短而佖期望常詣昉第謁見人或謂

佖李公待若素不厚佖曰我掌廷尉日朝廷公卿多
所請求李公未嘗以私事干我我由此重之故也昉
先蓄妓樂所居有園亭城外又有別墅每良辰美景
多召親友飲宴娛樂自翟馬周上書後昉甚恐懼因
不復遊宴矣昉素病心悸每數歲一發必彌年不瘳
常語諸子曰我典誥命三十年勞役思慮而致是疾
汝當當戒之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
多諧昉於 上人有言于昉者昉曰盧與我厚不當
爾後盧敗昉知政事上言及盧事昉頗為揮解之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十二

上因言盧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信 上由
此益重昉常曰為善人丙子宴中書門下翰林學士
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
夫長已上諸州進奉使外國蕃客于舍光殿丁丑寧
州團練使侯延廣卒延廣西河平遙人祖蓋仕至太
子太師先是晉末蓋白鳳翔召赴闕王景崇據城叛
盡殺蓋親屬百餘口延廣時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已
子代延廣死劉氏丐扶抱延廣至京師以還蓋後延
廣甫十數歲父仁矩任德州刺史補牙校會虜數十

騎突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牙門引弓亂射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擒其餘黨仁矩聞之喜曰他日與吾門者必汝也護軍李漢超以其事聞太祖嘉歎詔以錦袍銀帶以賜之仁矩死起家授供奉官預修永昌陵督石作功畢賜予加等會西北戎人擾亂求可使微巡者左右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無失其右延廣時被病強起之拜崇儀副使充同廊坊延丹河西巡檢遣太醫隨延廣之治所視其疾疾亦尋愈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百人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十三

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州郡皆城守渥必殺居民奪其財物縱火而去關右騷然延廣率輕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于富平西十五里眾已十餘人相持久之渥素憚延廣傳言我輩間求活視死如鴻毛爾公侯家世富貴柰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之下乎延廣怒因急擊之挺身與渥鬪于大樹下斫其右臂因亡走乘勝大破其眾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為追兵所獲渥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為延廣所殺羣盜喪氣餘黨稍自歸

關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儀使領獎州刺史知靈州會趙保忠陰結繼遷上遣大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既而夏璽平保忠就傳受詔知延州兼管內巡檢先是延廣知靈州日戎人悅服部下嚴整李繼遷素避之護軍康贊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後強難制遽銜還以慕容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是繼遷寇靈武即拜延廣寧州團練使知靈州戎人塞道糧餽使命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却略引避既至視事日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十四

被病亟謂中貴曰人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陛下爾言訖而卒年五十上聞之傷悼賜贈甚厚以其子為六品正貳官戊寅以越王元份為杭州大都督府兼領會稽吳王元傑為揚州大都督府兼領壽春先是二王皆領大都督府長史張洎任翰林學士日遣草吳王制嘗抗疏論列至是洎知政事因郊祀軍慶遂改正焉已卯以左衛上將軍徐國公元偓領洪州都督鎮南軍節度使右衛上將軍涇國公元偁

領鄂州都督武清軍節度使先是 上謂宰相等曰
元僮等可與一徵外藩鎮若內郡國則本郡遣吏來
賀孟為勞援爾呂端等曰奏故事皇子不合領徵外
藩鎮但可下詔本道不得遣人上京可也從之而有
是命以河陰縣依舊隸孟州庚辰制曰國家讓德于
天津舉吉蠲之典注意于相宜推蕃庶之恩銀青光
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
國東平郡侯呂端岳墳料靈陽秋正氣自參大政式
副具瞻接物之誠義聞於澄撓致君之節曷有於備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十五

禱朕倚之為股肱人望之若霖雨頃以郊祀 上帝
祈福 太宗琮帶具陳梯航畢至汝佐佑薄質翊宣
大猷威儀三千率周禮以無奕玉帛萬國奉禹會而
益恭文物聲明震疊華裔將順其美時乃之功是宜
踐黃闈之崇正夏卿之任併增階秩式示寵光勉繫
嘉謨永輔台德可先祿大夫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
書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給事中參知政
事寇準張洎並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郡侯以御史
中丞李昌齡為給事中參知政事以皇姪孫左羽林

大將軍惟吉領閬州觀察使故魏王德昭之長子也
辛巳以左諫議大夫許驥為御史中丞右僕射呂蒙
正為左僕射吏部尚書宗琪為右僕射禮部尚書張
齊賢為刑部尚書吏部侍郎張宏為尚書右丞工部
侍郎王化基為禮部侍郎餘文武官進位有差以壬
子制書加恩故也以水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吳淑兼
掌起居舍人事戊子以京東轉運使李中庸為劔南
轉運使先是轉運使劉錫擅舉牒與元巡檢水丘隆
同知利州隆不敢受牒以聞 上怒錫專達故命中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十六

庸代之也以兵部員外郎郭異為京東轉運使工部
侍郎錢昱為郢州團練使昱秦國王倣兄之子歸朝
領白州刺史上表自陳嘗習文藝求改職除祕書監
遷工部侍郎連知宋宿泗等州無善政至是郊祀中
外官進秩 上謂宰相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
丞即故有是命壬辰內侍裴愈上言先受詔與越州
山陰縣令許待旦會稽縣令李易直等同尋訪縣界
得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舊跡其流極襖飲處尚在
僧子謙狀欲建佛廟殿閣以藏所賜御札望賜名額

從之號天章寺又言茅山道觀凡九處有水田三百
頃並免租稅令金壇句容兩縣籍入之歲量供給外
餘蓄藏以備修葺及三元齋醮從之戊戌詔先是造
明光細網甲以給卒者無裛宜以紬裏之俾操者不
磨傷肌體焉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七十六

太宗實錄卷七十六

十七

書馬人杜友諒 初對指書王良弼 覆對劉孝

太宗皇帝實錄 卷七七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七十七 起至道二年三月盡四月
三月辛丑朔 上幸晉國公主第省疾也台州言黃
巖縣民郭琮年七十四歲兄弟三人事母年一百四歲
終身蔬食為鄉里所稱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米五碩
帛十匹壬寅詔曰淮南西川峽路等處州府軍監每
歲度僧尼並如江浙福建之例癸卯諸王府侍講邢
昂上言被皇太子令召臣於府內講毛詩久之賓客
不至李沆皆列坐共聽戊申靈州言兵馬部署安州
觀察使郭密卒密大名涇城人氣貌雄偉膂力絕人

太宗實錄七十七

少喪父隨母適同郡人王乙因冒姓王氏瀛帥馬仁
瑀聞其名使人召之因以隸帳下 上在晉邸方寤寐
奇傑仁瑀薦密得侍左右即位補衛士始復姓郭氏
遷直長累遷至都虞候領富州刺史改馬步軍都軍
頭出為棣州刺史遷本州團練使高陽關兵馬都部
署會李繼遷寇邊郡以密有武略擢領安州觀察使
充靈州兵馬部署至是卒年五十八贈保順軍節度
使庚戌以府州界五族大首領折突厥移為安遠大
將軍父死來請命故也詔曰應仗術官見任京官者

九九

自今遇慶澤只加勳階不得擬常參官仍著為定式
癸丑靈州言部署洋州觀察使皇甫繼明卒繼明信
都脩人也父濟仕至汾川令繼明身長七尺善騎射
以膂力聞於郡中刺史張延翰以隸左右國初補衛
士遷本班直長 上即位累遷至駙騎都指揮使領
檀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羅州防禦使未
幾改領洋州觀察使出環慶路兵馬部署受詔護送
輜重靈州繼明已先約靈州部署田紹斌率軍迎接
適被疾篤裨將白守榮謂繼明曰君疾甚不可行恐

本字實錄卷十七

失期會我率兵先往繼明宿將慮守榮等輕佻與戎
人接戰失利因謂之曰我疾少間遂矍鑠被甲上馬
彊行至清遠軍而卒年六十三 上聞之惜悼詔贈
彰武軍節度使繼明性謹愿御下嚴肅士卒頗畏憚
之甲寅保州團練使曹思進卒思進中山人少時戎
人入寇虜其父思進奮擊得之州里稱其勇應募補
本城永順軍使選為鐵騎軍使累遷至駙騎指揮使
馬步軍都軍頭領澄州刺史受詔護邊兵屢與戎虜
接戰殺獲甚眾以功遷領本州團練使改濮州團練

使定州兵馬副部署移保州團練使至是卒年七十
贈滄州觀察使司天言受感守東井河北轉運使言
順安軍民鄭彥珪六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門閭
常稅外免其他役庚申詔曰先是諸道州府借官民
錢令市耕牛皆貧無償以償並除之吏勿復徵督辛
酉桂陽監言方鎔銀次驕然有聲銀液皆湧起若山
峯狀以獻以宗正少卿趙安易為宗正卿丙寅有流
星過中天分為三星相隨而隱丁卯內殿崇班閻光
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河自京師抵呂

本字實錄卷十七

三

梁口凡五六百里以通漕運無山源每歲京師水潦
甚則通流可勝百餘石舟踰月不雨即渴涸光澤等
妄言其利 上聽之大發數郡丁夫以充役未幾宋
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襄邑有田
園每歲苦水潦河渠成即無患矣 上覽奏知其終
不可成因詔罷其事以 皇后母陳留郡太夫人吳
氏進封衛國太夫人以歲旱宿戒乘輿將出諸寺觀
祈雨會大風不果遣宣政使王繼恩已下分禱焉戊
辰詔曰自今侍御史寒暑服及殿中侍御史左右司

陳俸料春秋賜帛並如負外郎例給之 上以京師少雨命有司講求故實有司言凡京都旱則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於北郊望而告又祈

宗廟社稷每七日一祈不雨還從北郊如初雨足則報賽用酒脯醢如常祀詔以給事中參知政事李昌齡祠北郊張泊祠 太廟冠準祠 社稷己巳以崇

信軍節度使王顯知秦州鎮寧軍節度使柴禹錫知涇州以皇太子妃郭氏進封秦國夫人庚午以比部員外郎陳如錫為河東轉運副使誠州觀使趙滔卒

太宗實錄卷七十七

滔貝州清河人嘗給事壽帥趙贊 上在藩邸日以隸帳下即位補衛士遷直長累遷至都虞候領敏州刺史龍衛右第三軍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出護鎮州屯兵從破虜徐河降璽書哀諭遷本軍右相都指揮使出為博州團練使俄充鎮州兵馬副部署遷誠州觀察使部署如故至是卒年七十詔贈歸義軍節度使葬事官給

夏四月甲戌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環慶靈等州兵馬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延召副之以

會州觀察使知靈州田紹斌為靈州兵馬都部署內外都巡檢使先是 上命洛苑使白守榮馬紹忠等

率兵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李繼遷偵知之要擊於浦洛河我師與戰不利役夫棄輜重潰走悉為繼遷所獲始 上令調發車乘分為三輩護送冠至易

為禦而民力不匱之轉運使違旨擅併為一遂致陷沒而丁夫相踏藉死者數萬人 上聞之怒遽命繼隆等率師討致又遣國子博士王用和乘傳捕轉運副使竇玘繫獄詔驗問丙子宴近臣於長春殿餞李

太宗實錄卷七十七

五

繼隆等赴河西行營故也丁丑命宰相及羣官分於京城寺觀祠廟祈雨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訴宣政使王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無以慰中外之望 上大怒以拱辰妖言惑眾杖脊黥面配隸崖州禁錮癸未對雨霑足近臣稱賀甲申屯田員外郎呂奉天上言臣伏見經史年曆自漢魏已降雖有編聯周秦已前多無甲子太史公司馬遷雖言歲次詳求朔閏則與經傳都不符合乃言周武王元年歲在乙酉唐兵部尚書王起撰五位

圖言周相王十年歲在甲午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又言孔子生於周靈王庚戌之年卒於周悼王四十年壬戌之歲皆非是也馬遷乃古之良史王起又近世名儒後人因循莫敢改易臣竊以史氏凡編一年則有十二月有晦朔氣閏則須與歲次合同苟不合同何名歲次恭惟 聖朝文教聿興禮樂咸備唯此一事久未刊詳臣探隱百家用心十載乃知唐堯即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國元年歲亦在丙子凡三年三百一年矣虞夏之間未有甲子可證成

太宗實錄卷七十七

六

湯既沒太甲元年始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伊尹祀于先王至武王伐商之年正月辛卯朔二十八日戊午二月五日甲子昧爽又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肅王命作冊畢自堯即位年距春秋魯隱公元年凡一千六百七年從隱公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七百一十五年從太甲元年距今至道二年凡二千七百三十二年。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常星不見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從周靈王二十年孔子生其年九月庚戌十月庚辰兩

從

朔頻食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五百四十五年從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四百七十二年已上並據經傳正文用古曆推校無不符合乃知史記及五位圖所編之年殊為闕略諸如此事觸類甚多若盡披陳恐煩聖覽臣耽研既久引證尤明起商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每七十六年得一朔旦冬至至此及古曆一節每節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為常直至春秋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冬

太宗實錄卷七十七

七

至了無差爽用此為法以推經傳縱小有增減抑有經傳之誤皆可以發明也古曆到齊梁已來或差一日更用近曆校課亦得符合伏望聖慈許臣撰進不出百日其書必成儻有可觀願藏祕府詔許之書終不就戊子賜川峽路知州素逢吉朱協李虛已薛顏邵暉查道劉檢等七人置書獎諭章衮部內不理即令代還韓起嗜酒郡務多稽留不決李文斐得狂易病舉事乖當下轉運使開狀張嵩不曉時務委轉運使按驗以開皆採訪使廉得其狀故也庚寅錫

劔南招安使上官正手札曰言者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不可以不慎不密遇事輒發悔不可追至若劔南遺妖尚未殄滅民庶未得安堵朝廷未得高枕其誰罪乎汝律身御下雖為允當然而為之首領如有聞見善惡但當密具奏陳不令喜怒形於顏色使巴蜀官吏各安其所豈不善乎先是上謂近臣曰上官正於國家甚著忠節蜀川盜起之際氣談其盛朝廷深以棧道為憂正時在劔門逆黨奄至以孤軍破賊數萬之衆首挫

太宗實錄卷七十七

八

其鋒及李順就誅其餘黨多亡命山澤憑恃巖險復相結集攻劫郡縣甚為民患王繼恩等多方招誘猶未能致正外抗威稜內推信誓諭以朝廷恩德稍稍投戈來降蜀境漸寧正之力也正自以受朕特達之知左右漫潤之不行由是不畏疆禦不求聲援勵力盡瘁乃心公家人有所不及必面攻其短至於詬詈兩川官吏咸懷怨怒屢有封章訴其違越者朕以其嘗著功效意欲全愛之縱謗書押至朕終與明辯其如衆怒難犯古人不侮鯨寡柔亦不如正終是武人

不知書率意廢暴因知人之材力兼備者亦云鮮矣朕恐正功業未終而禍難先作因親書一幅以戒之癸巳上以梁雍宿兵歲凶歉心憂之令宰相召司天少監苗守信問以天道咎徵安在守信具為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驗太一經歷官分其荆楚吳越交廣並安寧自來五緯凌犯彗星出見及四神太一臨井鬼之間屬秦分雍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四神太一來歲入燕分歲在房心正當京都之地自茲朝野多有喜慶上覽奏令付史館乙未詔自今五品以

太宗實錄卷七十七

九

上官任子不得復攝太祝悉令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先是上謂宰相曰青梁之族官勳固以崇貴子孫仕宦者多至四五人每覃慶中書多授以攝官未幾即授正負不十數年至閏籍此其弊政亟宜革之故有是詔丁酉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等言先受詔往諸州興水利臣等先至鄭渠相視舊蹟按史記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鐘白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餘里溉田

四千五百頃兩處共田四萬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詢其所由皆云因近代職守之人改修渠堰圯壞舊防走失其水故灌溉之功絕不及古況此水二郡六縣資其利以溉田畝望令增築堰埭舊有於水斗門一百六十七處悉已毀壞望繕治之嚴禁豪民盜用水移大石洪門就近上河岸不損處開渠口通河水慎選能更專掌其事又言鄧許陳穎蔡亳宿等七郡民力耕種不及之處官私闕田共二十二萬餘頃凡三百五十一處

太宗實錄卷七十七

並是漢魏已來邵信臣杜詩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制置墾闢之地內鄧州界鑿山穿嶺疏導河水散入唐鄧襄等三州灌溉田土又諸處陂塘防埭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闊五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一百里闊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按視諸處增築陂堰大費工役欲望於舊防未壞可以疏引水利處先耕二萬餘頃漸興置之詔從其請令自鄧州始但募民耕墾免其稅令選等保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

十

任

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察焉以右諫議大夫雷有終知許州戊戌右領軍衛大將軍薛惟吉卒惟吉字世康故相國居正之養子居正妻妬悍不生育婢妾皆不得侍側養惟吉為己子愛之甚篤少有勇力形質魁偉多追逐京師無賴少年蒲博角觥縱酒為不法事居正不能禁及居正卒上親臨哭之居正妻拜謁上撫存數四問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必不能負荷堂構如何惟吉適在苦塊中聞其言驚懼愧報伏不敢起自是益變節謝絕故與遊不逞輩居喪哀

太宗實錄卷七十七

十一

戚甚為得禮惟吉以父累遷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出知澶州改揚州俄丁母艱抗表求終制國朝故事唯環衛之列有墨縗從事之文多卒哭起視事至是惟吉懇求居喪時論異之優詔不從起復知河南府連典岐秦二郡改左領軍衛大將軍受詔知延州未行而卒於秦州之治所年四十二惟吉長貴家既能折節下士視財如糞土輿議稱之然治閨門無法度及其死家人競財物妻子滿獄矣以西上閭門使張昭允護靈州屯兵己亥殿前都虞候并代州都部署王

昭遠徵赴闕福州言天雨黃菽詔曰諸州司法參軍
有不明律令者宜令本路轉運司於管內判司簿尉
選通明格法者兩換之先是興國軍軍資庫卒十六
人共盜官錢並按棄市獄上有司駁奏內六人止坐
徒十人並合流三千里 上覽奏驚悼故有是詔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七十七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七十七

十一

書寫王 初對訖王 再對亦自出

太宗皇帝實錄 卷七八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七十八 起至道二年五月辛丑

五月辛丑

五月辛丑詔開封府判官楊徽之等三人分按行管
內諸縣田畝早損甚者蠲其稅壬寅新作相國寺三
門成 上親書額金填其字以賜之癸卯四方館使
曹璨自河西來奏邊事云李繼遷率眾萬餘窺靈州
上召宰相等於北苑門語其故曰繼遷因劫得輜重
遂猖蹶自恣敢窺靈武驅烏合之眾頓堅城之下固
無持久之理却緣城中人齎表告急為賊所獲賊以
為危窘因頓兵未即引去卿等宜熟慮之朕固有成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七十八

一

筭矣呂端奏曰靈武軍儲甚闕逆黨又據守瀚海津
要環慶路不通臣愚以為朝廷於麟府丹延環慶三
道各發勁卒約輕齎徑走平夏攻取繼遷帳幕繼遷
必顧惜巢穴望風引退如此則靈武之圍解而糧
餽得通矣 上曰不然三道起兵深入其所發甲卒
凡幾萬人何人為將領何人將輜重沉塞垣表裏沙
磧三道兵馬於何處會合須更熟籌其事不可輕舉
向來芻粟朕令分三輩護送丁夫悉令持弓矢自衛
并給拒馬勁弩以衛車乘行李士卒令為方陣而行

一〇五

若寇之至則分布拒馬發勁弩士卒列陣以待之誠能遵守紀律豈至敗衄而將校皆自率肯臆不用條教當寇之至戰具未暇施設而丁夫先潰亂相蹂踐而死豈謨畫不臧蓋違朕節制所致也參知政事張洎曰盛暑之月水泉乏絕芻粟未集而議者欲三道舉兵深入以分賊勢陛下以為未見其利誠如聖旨丙午 上飛白書數幅以示近臣字皆廣袤盈尺先賜宰相呂端一幅侍臣因競前爭取 上笑曰昔劉洎登床正如此矣戊申詔劾廣南西路轉運使張觀

太宗實錄卷之八

二

上因嗟嘆久之辛亥降手詔云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還猖獗未就誅夷居廟堂侍幃幄者正合運奇兵而伸婉畫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再護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民多少舉兵深入賊境以分其勢又合用兵幾何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今日實封來上呂端等相率詣長春殿見 上言曰臣等若各陳所見乖詢謀貪同之義望共為一狀述其利害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 上有所詢問乃緘默而不言深失訥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爾必無逆鱗忤旨之事 上默然壬子張洎上疏劾賈捐之棄朱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隴餽餉 上初有意既而悔之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 上召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以其奏付之矣癸丑以給事中魏羽知潭州 上曰魏羽雅有心計通明吏道但無執持與物遷徙爾朕自任使來未十年鬚鬢盡白亦可憐也丙辰以左諫議大夫李

太宗實錄卷之八

三

惟清為嶺南東西路都轉運使丁巳以河北轉運使祠部郭中陳緯為陝西轉運使以江南轉運副使起居舍人梁鼎為陝西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館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己未以西京作坊使叙州刺史御帶石普繫御史府驗問坐為西川巡檢擅離本部入奏事故也 上謂宰相等曰石普恃在朕左右不畏王法徑赴闕庭朕已令禁繫鞠問使知有刑獄艱苦昔蕭何周勃韓安國皆將相大臣猶不免於縲紲況此小臣乎既而召見赦其罪復遣歸任辛酉

太宗皇帝實錄卷七十八

四

詔曰濱州管內蒲臺南北口岸等五處先是置渡官以船渡行旅取其課今水潦不降河道枯涸而吏猶責其直且除之以靈州牙校丁惟清為殿直知西涼州事從戎人之請也

六月甲戌 上遣中使齎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呂端等人五軸又以四十軸藏於祕閣字皆方圓數尺呂端等相率詣便殿稱謝 上謂之曰飛白依小草書體與隸書不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筆硯乎中心好之不能輕棄歲月既久遂盡其法焉向來有江

浙人稱能小草書因召問之殊未知向背但務填行塞白裝成卷帙而已小草書字學難究飛白筆勢難工朕亦恐此書遂成廢絕矣庚辰温州言永嘉縣民陳侃五世同居內無異爨侃事親至孝為鄉里所稱詔旌表門閭賜侃母杭米束帛 上因謂侍臣曰江州德安縣義門陳旭一族孝友恭儉無比參知政事張洎奏曰旭家長幼千餘口世世守家法孝謹不裏閨門之內肅如公府 上曰近聆本郡歲或小歉以官倉米二千石貸之旭但肯受其半且云省嗇而食

太宗皇帝實錄卷七十八

五

可以及秋成謂之曰何不受而糶之以遺善價旭曰朝廷以旭羣從千口聚居荒歉之歲特以王賦借貸私室豈可見利忘義為國上之事乎此深可嘉賞甲申月有食之壬辰駙馬都尉魏咸信上言以其父仁浦郊祀覃慶自晉王進封齊王有避乞改封他國上以問宰相呂端奏曰晉國之上唯秦國為大寇準對曰自來中書不與朝廷執綱紀如魏仁浦進王爵當用三等以次追叙豈合便封晉國況晉國是陛下藩邸舊封用為贈典非允乃致邇來自晉封齊不滿

不遺

望託以他故求改 上曰可因此下詔以近世已來天下多故憲章隨壞古道者若干事並從釐改有司不能遵守者許憲司彈劾既而宰相等終不能奉行上旨甲午以五溪蠻首向通漢為富州刺史從其請也乙未以兵部員外郎韓國華為京東轉運副使祕書丞任中正為江南轉運副使追復故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徐鉉左散騎常侍寧國軍節度行軍司馬李符右諫議大夫徐鉉等先生事左遷沒於貶所至是始復之也丁酉河南府言瀍澗洛三水漲壞鎮國

太宗實錄卷七十八

六

橋亳州言蝗從北飛來食田稼戊戌會州觀察使靈州兵馬部署田紹斌趨赴關以引進使慕容德豐知靈州斬布衣鄭元輔於都市坐告醫官副使趙自化陰事不實故也始元輔依吏部令史張崇敏家崇敏自化之姻也元輔嘗從自化丐乞無所獲心銜之因詣檢上書告自化漏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 上初甚駭亟命宣政使王繼恩就御史府鞠之皆無狀故抵於法自化坐侍醫禁中與非類交結貶郢州別駕

類

秋七月己亥朔綿州言魏城縣麥秀兩岐以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為夏綏麟府州兵馬都部署庚子新作壽寧觀成觀在崇明門之北所費巨萬計凡數年而功畢辛丑建州言溪水漲溢入州城壞倉庫居民廬舍萬餘區鄆州言河水漲壞連堤四處甲辰賜高陽書院及版本九經書疏從本道轉運使之請也乙巳宴近臣於崇政殿以殿前都指揮使王超赴河西行營故也戊申陝西都轉運使刑部郎中宋太初責授懷州團練副使轉運使吏部員外郎盧之翰副使祕

太宗實錄卷七十八

七

書丞竇玘並除籍以之翰為許州司戶玘為商州司戶玘並員外郎供職官閣門祗候李守仁決杖配隸汝州禁錮皆坐違制發軍糧詣靈州為李繼遷所剽劫故也嶺南諸州言大雨水以西京作坊使張守恩領綿州刺史河南府言河南縣民崔榮家牛生三犢己酉以侍御史任肅為工部郎中河北轉運使壬子宋州言河決穀熟縣詔發丁夫塞之以馬步軍都軍頭劉能護其役給事中知襄州劉昌言上言臣自下車視事已來屬連歲水旱之後百姓艱食輸納王賦

多是後期先是六月開倉臣先一月令開倉受民輸納應管內館驛臣並權宜制置許民於逐處輸稅以備經費不受轉運司約束以便民部內擒獲羣盜臣盡令窮究沈命去處準近詔杖脊配役丁壯先準詔遣吏部送闕下臣恐吏柔懦不能制再亡命悉杖脊配隸本城禁錮此二事皆臣權宜處置不如詔書慮讒慝之口因而變潤願陛下察之上賜璽書曰制詔劉昌言國家徵納租賦以資國用宣布律令以肅天刑三時之限其寬畫一之法已定何乃妄率肯臆作為

太宗實錄卷七十八

八

聰明不循舊章撓亂經制廢格明詔建立新規斂怨於民莫斯為甚自今敢叛離官次背棄詔條當遣薄責不復恕也以京東轉運使韓國華為峽路轉運使甲寅青州言益都縣蝗生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願募民墾田官給耕具糧種五年外輸租稅數引利害凡數千言上覽之喜謂宰相曰地廣荒大而治士之辱也朕常念五代戰爭已來民多捨本趨末極目千里污萊不闢心欲恢復古道驅民於南畝致於富庶晝夜思之未嘗暫捨前後上書言農田

利害者多矣或知其末而暗其本有其說而無其用陳靖此奏其詣理舉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對獎諭賜食而遣之呂端奏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今靖所立田法更易舊制大費國家費用望令三司詳議其可否從之乙丑宋州言穀熟縣河決已塞丙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寇準守本官罷知政事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及不知者即序進焉廣州左通判馮拯任右正言右通判彭惟節任太常博士惟

太宗實錄卷七十八

九

節序於拯之下及改秩為負外郎拯得虞部惟節得屯田反在拯上惟節自以素居拯下如舊不易位會奏報準覆視怒其亂班制下詔書切責之拯憤曰上日閱萬機安察見此細事蓋寇準弄權爾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管內官吏除拜不非凡數事條列以聞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又上書言除拜不平事因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慝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肯臆亂經制皆準所為也上大怒準適祀太廟行事召呂端等

詰責之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待罪相府至於除拜專恣實準所為也準剛彊自任臣等忝備大臣不欲忿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會準入對 上說及馮拯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除拜 上曰廷辯是非又深失執政之體準猶力爭不已 上先已惡準因歎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曲直於 上前 上益不悅至是遂罷丁卯以主客郎中直昭文館李若拙使交州戊辰詔曰峽路諸州民先欠至道元年租稅及沿樹物並除之劔州言尤

本字實錄卷之十八

十一

溪縣民鄭安母疾安割股肉為羹以飼母母病愈許州宿州齊州言蝗生不為災皆抱草死邢州言內丘縣民劉顯父死割左乳以祭

閏七月己巳朔以給事中寇準知鄧州庚午有司言諸州闕釐務京朝官共五十餘員詔左右丞李至等八十四人各於州縣幕職中保舉廉恪有吏幹可任以事者一人辛未詔曰自今中書門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遇正衙橫行參假並重行異位非議軍國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署敕並以開

實六年六月庚戌詔書從事先是呂端入相因上言臣兄餘慶任參知政事日班制悉與宰相同願舉而行之 上從其請至是既逐準即命復舊甲戌慶州言懷安鎮屬國戎人誘諸族為寇護軍趙繼昇率兵擊敗之獲羊馬數千計斬首三百級乙亥陝州言河水漲一丈三尺有大樹流下衝壞浮橋失巨艦一丙子吏部引對常選人內一人自言臣在本州掌法按牘多晨夜讀之眼盡瘡生 上謂之曰一州已如是若在廷尉決獄即當喪明矣笑而遣之丁丑罷嶺南

本字實錄卷之十八

十二

都轉運使詔李惟清乘傳赴闕詔曰先是邢州監牧草地為民所占佃者俟秋成收刈畢並以入官更以他處閒田給之丙戌以深州團練使尹繼倫為本州防禦使充靈慶路兵馬都部署丁亥桂州上言前轉運使起居郎張觀先生奏交州事不實使者就劾獄未具而死觀字仲賓毗陵人江南舉進士及第歸朝為興元府掾復舉進士第改忠武軍掌書記上書言事稱旨召拜監察御史獻文章賜進士及第會三司言劔外賦輕詔遣觀乘傳按行諸州因稍增之觀上

䟽言俗異民遠不可撓動因而撫之猶慮其失所況擾之乎 上深然之因留不遣俄兼度支判官改左司諫 上䟽諫治佛寺不報又諫 上與計臣論錢穀失尊嚴之道願一切責有司不親細務出為諸路茶鹽副使上䟽言更置茶鹽非便不合旨改知廣州遷揚州有善政徵為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會詔計司官屬不離得局言他事觀自以任諫官上書指言拾遺補闕之職 上怒出知道州移嶺南西南轉運使被劾至是卒年五十三觀博通史漢雅好論事典慶

太宗皇帝實錄卷七十八

十二

切直有古人之風采馬免國子博士李元吉坐知宋州日河決故也單州言大雨水淹沒管內諸縣民田苗稼盡死庚寅詔曰江南兩浙福建等路州府軍監部內先是貧民負欠富人息錢物無以償沒入男女為奴婢者限詔到並令檢勘還其父母敢隱匿者許鄰里告訴差定其賞焉

○見
八月己亥朔司天言壽星丙地是日詔江南兩浙淮南諸州置糴分遣京朝官蒞之以歲熟故也辛丑許州舞陽縣尉劉蒙杖脊配役少府監三年坐決殺本

縣役夫故也密州言蝗生不為災患抱草死丁未容州觀察使傅思諱卒思諱冀州信都人武勇善騎 上在藩邸日以隸帳下補親事都校即位補衛士直長累遷馬步軍副都軍頭領平州刺史北征破虜於唐興口以戰功累遷龍衛右廂都指揮使領契州團練使出為鄭州防禦使知冀州兼兵馬都部署改容州觀察使知莫州移知隴州至是卒年七十四詔贈保順軍節度使己酉以前虞部員外郎李宗訥為駕部員外郎前太常博士直昭文館李宗諤為禮部員

太宗皇帝實錄卷七十八

十三

外郎直昭文館前祕書省校書郎李宗諒為大理評事前國子四門助教李昭迪為祕書省校書郎皆故司空昉之子及孫也 上推恩舊老而有是命蜀州言捕獲劫賊十人內文次年十三其父令持兵器從行法當死 上以其幼駭特宥之庚戌前商州豐陽令喻蟾接宰相自言江東人歸朝廷凡四任令宰年七十五吏部以年當免望許歸故郡宰相以聞 上憐之特授以光州定城令壬子以右贊善大夫索及甫為殿中丞峽路轉運副使免前轉運副使太常

丞張暉仍削一任暉均定果閬等州民歲輸租絹為有司所糾故也先是峽路諸州承孟氏偽政賦稅輕重不等閬州稅錢千八百為絹一匹果州稅錢六百為絹一匹民前後詣闕擊登聞鼓陳訴者凡二十年矣詔下本道官更多因循不為理暉年少氣銳會受詔按覆因便宜行之鹽鐵使陳恕奏暉擅改法制計果州歲虧上供絹萬餘匹以是獲罪駕部員外郎李宗訥上言乞河南府官地五十畝以廣父塋城從之甲寅以給事中魏庠知審刑院張佖判大理寺丙辰

太常博士劉顥仍削一任

十四

遣翰林畫工二人赴國子監畫三禮圖待詔一人督其事己未潮州言有胡僧一人在海岸持帝鐘鈴杵銅鈴各一銅佛一軀貝葉書一篋與之語不能曉免太常博士劉顥仍削一任坐先受詔鞠獄真定擅掠治囚致死故也庚申深州防禦使靈慶路兵馬副部署尹繼倫卒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終郢州防禦使以父任補殿直 上即位改供奉官累遷至洛苑使北面沿邊巡檢破虜於唐徐二河間大克獲虜畏之以繼倫狀貌奇偉面顴黑相戒曰當避黑大王威聲

大震戎人自是不敢窺邊以功領長州刺史朝議以賞薄改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遷深州團練使兼兵馬部署會分遣將帥五道討李繼遷大將李繼隆部署靈環路逗撓不進軍 上怒急召繼倫改本州防禦使充靈慶兵馬副部署繼倫先以被病聞詔遽起受詔即自殿門乘驛赴行營既至病甚而卒年五十上聞之嗟悼追錄其功賻贈加等遣中使護其喪歸葬京師辛酉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穎蔡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

太常博士劉顥仍削一任

十五

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上言以為功難成願罷其事 上初不從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議以為費用官錢多萬一水旱恐遂散失 上重違羣議遂寢癸亥殿中丞柳宜上言第三男蒙叟願於揚州崇道觀度為道士許之乙丑月入太微垣端門丙寅詔制置劔南峽路諸州旁戶先是巴蜀民以財力相君每富人役屬至數千戶小民歲輸租庸亦甚以為便上言者以為蜀川北亂職豪民嘯聚旁戶之由也遂下詔令州縣檢責俾鄉豪更相統馭三年能肅

靜寇盜民庶安堵者並以其豪畧州縣職以勸之遣
職方員外郎時載監察御史劉師道乘傳齎詔書諭
旨既而載等復奏旁戶素役屬豪家民皆相承數世
一旦更以他帥領之恐人心遂擾因有他變 上然
之其事遂寢丁卯史館以史記雕版成 上之詔以
諸州販易私鹽三十九人黥面為卒號平河指揮以
潤州亡卒十二人隸馬先是御馬以織成帔覆鞍勒
詔以黃絹代之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七十八

太宗實錄卷七十八

十六

書寫人王青 初對訖王 良勳



王青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七十九 起至道二年九月

九月己巳以單州刺史楊瓊為本州防禦使充重慶
路兵馬副都署壬申換州言虎夜入福山寨食戍卒
四人癸酉六宅使富州刺史張茂宗卒茂宗親郡繁
水人舉進士及第解褐大理評事累遷太子中允直
御史府先是洛陽官市亦聖吏第其價為三第民有
訴其因上者事下河南府踰年不能決命茂宗馳傳
視之茂宗徑詣出亦聖處按驗聖皆同色無他異吏
伏罪俄兼鹽鐵推官 上命欲儒士領內職遷茂宗

太宗實錄卷七十九

一

為六宅副使改西京作坊使知潭州民甚便之善待
過客取名譽使車出其境以美声聞於上者日以充
斥擢為六宅使富州刺史知河南府移知梓州綿州
又知興元府至是卒年四十九 上頗嗟悼之戊寅
右僕射宋琪薨琪字淑寶范陽人少好學問與同
郡室昉齊名晉天福中戎虜猖熾每歲開貢籍琪舉
偽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出帥趙延壽恐其陷極
塞辟為從事會戎虜猾夏隨延壽至京師延壽以其
子贊領河中節制署琪為記室周廣順中府罷調補

澶州觀城未幾世宗征淮南起贊為排陣使復辟琪在幕府及鎮廬江表為觀察判官部有寃獄琪辯之活三人死命制加朝散大夫國初贊連移鎮壽陽延安皆表為從事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 上時領府尹禮遇甚厚生與宰相趙普厚善多遊其門

上惡之白 太祖出琪知隴州移閩州改護國軍節度判官 上即位召拜太子洗馬選太常丞銜歸將大用為盧多遜所沮改都官郎中出知廣州行行求對於便殿 上以藩邸舊僚不欲使之遠去因留不

太宗實錄卷七十九

二

遣改兵部郎中判三司句院廷辯事忤旨責授本曹員外郎通判開封府事先是開封府未嘗置通判通判之召自琪始也俄拜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遷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李昉參知政事昉已任工部尚書欲令琪居昉上即日拜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如故趙普出鎮與昉同平章事會郊祀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琪嘗遣柴禹錫白 上請盧多遜舊宅上惡琪無鍾離意委珠之操又素好詆諧無大臣體因罷為刑部尚書琪將罷前數日晨至侍漏舍有異

鳥大于鴉集琪之生左右馳不去至是罷人皆異之端拱初 上親耕藉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琪生長戎虜習知邊事會北戎入寇下詔博訪有位琪獻平戎十策 上嘉納之未果行頗為識者所許拜右僕射月給真俸 上以其衰老特詔五日一朝數月被病作多幸老民自叙以見志又口占遺表數百字而卒年八十詔輟視朝兩日贈司空謚惠安琪學術素淺頗口諧捷給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偽尤通明吏術在相位每百執事禍見有所求請

太宗實錄卷七十九

三

必而折之以是人用喬怨詔飯南峽路諸州民家先蓄藏兵器限詔到百日悉上送官敢匿而不以聞發覺者斬已卯夏綏延行營上言兩路合勢破賊于烏池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人獲米募軍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馬二千匹兵器鎧甲數萬羣臣稱賀先是 上怒繼遷親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丁罕自慶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平夏 上皆先授以成算師已有期會繼隆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路回遠欲自

清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重武 上怒召繼和
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札數幅
切責繼隆命引進使周瑩齎軍前督之瑩至而繼
隆已便宜發兵不俟報而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
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率兵歸本部獨王超
范廷召至烏白池與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而
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庚辰詔陳州管
內先是節度使石守信在任日糾屬縣民輸藥物十
二種非風土所產者並除之甲申貶會州觀察使環

太宗實錄卷七十九

慶路副部署田紹斌為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號州安
置先是白守榮馬紹忠受詔與大將軍南繼明護送
軍糧紹斌自靈州率兵迎接次浦洛河會繼明率守
榮等後期一日至遣為繼遷所圍守榮等欲擊之紹
斌曰蕃賊輕佻勿棄輜重與戰但按營結陣徐行守
榮等恣曰我不受節度若但率兵來迎爾勿預吾事
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望見紹斌旌
旗不敢擊守榮等自欲邀奇功遂與戰敗丁夫相驚
潰走蹂踐死者無數紹斌振旅徐還所部不亡失

太宗皇帝實錄 卷七十九

一人 上初嘉之未幾李繼隆遣護軍馮訥入奏
言浦洛河之敗紹斌握精卒登隴上顧望不救自言
重武非我不能守欲規圖方面有異志 上大怒曰
是嘗背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立遣使
捕繫詔獄鞠問而有是命癸巳以右武衛將軍韋韜
為本衛大將軍致仕韜年八十餘病足不任序班為
御史臺所糾 上以其老病憐之故有是命甲午詔
翰林學士兩者五品尚書省四品已上各賜一子出
身以壽寧節特推恩故也以都官郎中黃夷簡直祀

太宗實錄卷七十九

閩夷簡上言浙右人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故吳
越王僚佐嘗勸王入朝詞甚懇激 上憐之故有是
命以右諫議大夫雷有終知并州乙未詔建州歲貢
龍鳳茶先是研茶丁夫悉髡去鬚髮自今但幅巾洗
滌手爪給新淨衣吏敢違者論其罪丙申詔廢衡州
銀冶建三泉縣為大安軍以西縣隸焉丁酉以天長
軍降為縣依舊隸揚州六合縣隸建安軍
冬十月戊戌朔有司言諸州職事令錄判司濟尉等
共闕一千七百餘員望令京東江浙荆湖漳泉等處

一一五

州縣官有兩負處不更置有三負處發遣一負赴關從之庚子殿前都指揮使夏綏銀等州都部署王超衝闕辛丑環慶丹延晉絳州京兆府皆上言前月十九日地震夜十二震甲辰壽寧節羣臣上壽退赴佛寺宴飲詔令皇太子赴會辛亥月有食之己未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豐監庚申宴中書門下翰林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校百夫長已上諸州進奉使外國蕃客於含光殿辛酉以主客負外郎周潯為京東轉運副使壬戌以泰寧

宋史卷七十九

六

軍節度使兼侍中張永德為左衛上將軍永德遣親吏市茶與販規利闕出徼外買羊犒將卒為轉運使王嗣宗所糾故罷其節鎮而有是命魏州刺史劉宇卒宇范陽盧龍人受虜署易州刺史車駕北征宇開門迎王師歸朝累受郡印至是來朝卒于京師年七十五宇伉健有勇力以弧矢鞍馬自任雖老猶矍鑠不衰往往以騎射為樂為政寬易郡民甚愛之甲子免京東轉運使工部郎中郭異生前知越州用法失入故也詔併三司向院為一以工部負外郎劉

原闕

宋史卷七十九

七之三

以詩戒之易簡恐懼每入直不敢復飲酒或休假在
私第賓客候之常醉矣以致其死 上曰易簡果以
酒敗可惜也雅善筆札好談論所著文房四譜及文
集二十卷行于世丙午處州言稻再熟命宰相及羣
臣分于京城諸寺觀祠廟禱雪甲寅雨雪近臣稱賀
乙卯以給事中温仲舒為戶部侍郎左諫議大夫李
惟清為給事中丙辰以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胡旦守
本官知制誥右贊善大夫宗貽序上表乞終喪紀從
之貽序故右僕射琪之次子琪卒 上悉起諸子授

太宗實錄卷七十九

十三

以官康給之至是貽序上言故不奪其志丁巳命工
部郎中知制誥胡旦序立于馮起之上故事知制誥
先入者居上不繫于官次至是馮起任祠部郎中故
命旦居其上非常例也戊午 詔曰自今州縣官部
內流民及亡失租調計之一者並書下考東上闕門
使安忠卒忠洛陽人等 上於藩邸形質魁岸書徒
記姓名 上即位授供奉官累遷至東上闕門使俄
遷左龍武大將軍判右金吾街仗事忠泣訴於
上以環衛之任在外朝不得侍左右願復舊職

上失曰大將軍三品顯官汝終不知朝廷表著因從
其請出護洪吉七州屯兵至是卒年六十四是歲天
下戶四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太宗皇帝實錄卷七十九

太宗實錄卷七十九

古

書寫王壽昌 初對楷書王良弼 再對霍良弼

太宗皇帝實錄卷第八十起王道三年
五月金山陵

至道三年春正月丙寅朔 上不受朝羣臣詣闕門
拜表稱賀丁卯癸酉並輟視朝以 孝章皇后啟撰
并發引故也羣臣詣闕奉慰丙子以戶部侍郎溫中
舒禮部侍郎王化基並守本官參知政事給事中李
惟清同知樞密院事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張洎為刑
部侍郎已卯上元節京城張燈 上幸乾元門樓宴
從官夜分而罷戊子 孝章皇后神主還京宰相率
百官拜迎於順天門外己丑刑部侍郎張洎卒洎除

太宗實錄卷第八十

陽人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李景日舉進士及第解褐
上元尉遷校書郎景長子燕王冀卒有司謚武宣洎
獻議駁正詞理精當擢拜監察御史自以論事稱旨
遂率意彈擊不避權貴大臣游簡言等共嫉之會景
避地豫章留其子煜居守即共薦洎掌煜記室不得
從未幾景卒於豫章煜襲位擢為工部員外郎試知
制誥滿歲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清
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第一洎故字師點煜令字
偕仁常以字呼之清輝殿在後苑中煜愛之不令旦

夕離左右故授以內殿之職中外之務一以咨之每
兄弟宴飲宮中作妓樂洎獨得預宮城東北隅賜以
大第為寫書萬餘卷別創書堂煜自科著之常至其
第召見妻子慰撫賜予甚厚洎尤好建議每所規畫
煜未即行必稱疾不起煜以手札開釋之始復視事
及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洎每勸煜勿降廣訓符命
指引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旦夕當引退願
勿憂又言一旦有不虞當先死社稷既而城陷洎携
妻子及金玉重寶自便門入止宮中與樞密使陳喬

太宗實錄卷第八十

同升闕將俱死既至喬自經氣絕洎乃下見煜曰臣
與喬同掌機務今日國亡當俱死念主入朝誰辨明
主所以不死爾將有以報也歸朝 太祖召見責之
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
城煜遣洎草檄上江救兵熾九中詔書也洎頓首請
罪曰臣之所為也犬各吠水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
今得死臣之分也詞色不變 太祖初欲殺之及是
喜拜太子中允 上即位以文雅選直舍人院未幾
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郎出知相貝二州頗簡慢

部內不治轉運使田錫言其狀銜還泊求見廷辯
上以其儒生不復責以吏事詔不問以本官知譯經
院改兵部員外郎禮部戶部二郎中選為太僕少卿
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俄充史館修撰判集賢院
事 上令以儒行篇刻於版賜近臣及新及第貢舉
人泊上表稱述教引前代以媚 上上以其該博命
丞相獎諭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泊性便
佞能伺候人主意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 上有所
著述及賜近臣詩什泊必上表廣銜引以將順其美

太宗實錄卷第八十

三

與燕易簡同在翰林數月尤不協及易簡秉政泊旦
夕攻之既而易簡罷以泊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
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泊掌考功為吏部官屬
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己以自大泊風夜坐
曹視事每冠帶候準于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
重之因召與語泊捷給善持論多為準規畫準心伏
遂先事之極口誇泊於 上漸欲進用又知其任江
表日多諛毀良善李煜殺中書舍人潘佑泊嘗預謀
心疑之待詔尹熙古吳玘皆江東人泊常善待之

太宗皇帝實錄 卷八〇

上一夕召熙古等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古
言煜念佑諫說太直爾非泊也自是洗然遂擢用蓋
準推挽之也既同秉大政準亦忌之泊奉事準愈謹
政事一決於準泊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諛詞
以自媚於 上會議靈州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
罷 上已嫉準專恣思罷表替泊慮一旦同罷免因
奏事大言寇準退後多誹謗 上準但色變不敢自
辯 上由是大惡準旬日罷未幾泊被病家居滿百
日力疾請對方拜踏於 上前明日表解職優詔不

太宗實錄卷第八十

四

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捧詔嗚咽疾遂亟
後十餘日卒年六十四 上聞之軫悼特贈本曹尚
書贈襚賜贈加等以其二子皆為六品正真官泊風
儀灑落文彩清麗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盡
壺可聽尤陰詖好攻人之短舊事李煜及煜歸朝甚
貧泊猶丐索之煜以銀類面器與泊泊怒不得金者
時潘慎修嘗煜記室泊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
是亦稍疎之煜子仲高雅好蒲博飲宴泊因切諫之
仲高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高蒲博如故泊遂與之

一一九

絕及仲高死郢州歸葬京師泊亦不赴吊與張佖議
事不協遂為讎隙始父事佖既而不拜尤善事黃門
官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貞為翰
林學士使內侍裝愈副之 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
政疑或大臣慮處以中人監之朕方恢復古道安肯
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泊慙而退泊自江東歸朝廷故
舊無登其門者性鄙悻雖親戚無所及常與故散騎
常侍徐鉉厚善心重之因議事小不協遂絕然手寫
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於篋笥甚於珍玩此其異也

宋史卷第八十

五

庚寅以都官郎中沈繼宗為淮南轉運使工部郎中
知制誥胡旦兼史館修撰辛卯以侍衛親軍馬步軍
都虞候傅潛為延州路兵馬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
昭遠為靈州路兵馬都部署西京作坊使石普為開
右河西巡檢戶部使張鑑調發陝西諸州軍糧工部
郎中知制誥張秉祠部郎中知制誥馮起翰林侍讀
起居舍人呂文仲推節催督之

二月丙申朔以許州司馬盧文翰為工部員外郎同
向當陝西轉運事丁酉孝章皇后祔別廟羣臣皆詣

閣奉慰庚子靈州行營言敗李繼遷萬餘衆斬首二
千級獲鞍馬鎧甲數千計繼遷單騎遁走羣臣稱賀
辛丑 上不豫止於便殿決事甲辰詔曰朕獲主萬
邦于茲二紀困圍之際專務於盡心尚翹之微常憂
其失所矧畿甸之富庶而輦轂之浩穰方春陽和之
時品物豐茂禁繫猶衆狴犴未空雖多辟之所招在
好生而斯切議獄緩死宜順於天常宥過普災事遵
於時令自至道三年二月九日已前應京畿繫囚死
罪並降從流流已下並放戊午詔文武百官並於崇

宋史卷第八十

六

政殿起居自 皇太子親王及諸軍校分為七班先
是 上不豫不御前殿猶孜孜視政事延見羣臣無
有厭怠至是以文武班列衆多以坐罷倦而有是詔
壬戌大食賓同臘國各遣使朝貢以右諫議大夫雷
有終為給事中知并州是月以 上不豫 皇太子
諸王及文武羣臣官內諸司使諸軍將校各於佛寺
齋居會祈福

三月乙丑朔永興軍節度使田重進卒重進范陽人
形質奇偉有武力周顯德中應募為卒 太祖時統

禁軍以重進隸麾下從征淮南有戰功又從 太祖北征會陳橋軍變重進以翊戴功遷御馬軍使累遷控鶴指揮使領懷州刺史 上即位擢為天武左廂都指揮使領濱州團練使改侍衛步軍都虞候兼州觀察使從攻太原部攻城南面會劉繼元降錄其功依前領豐州刺史充天德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未幾河大決滑州房村發卒數萬人命重進護其役既而河塞改邠州刺史靜難軍節度使領軍職如故王師北征以重進為飛狐路兵馬都部署大

太宗實錄卷第八十

七

破虜擒其將大鵬翼監軍馬贊副將何萬通并契丹渤海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獲鞍馬鎧甲數萬進北四十餘里下飛狐重丘數城乘勝取蔚州會曹彬不利重進以所部護送蔚州官吏士庶凱旋以功改涇州刺史彰化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出為定州兵馬都部署端拱初改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至是卒年六十九報視朝兩日贈侍中重進朴忠不知書 上在藩邸時日憐其忠勇嘗令給以酒炙重進不肯受使者云 晉

太宗皇帝實錄 卷八〇

王以賜汝汝安敢拒重進曰我但知有陛下不知晉王是何人也卒不受 上知而嘉其質直無他腸故終始委遇又以長壽縣主適其子守信以寵之內寅以慎州觀察使桑贊知貝州考功員外郎張素為荆湖南路轉運使丁卯以工部侍郎張雍知京兆府占城國遣使朝貢庚午以懷州團練副使宗太初為工部郎中知梓州癸酉環慶路行營言護送輜重已入靈州丁亥出麥豆穗數十以示近臣 上曰今歲多稼豐茂教倍常年引手而言其苗過膝桑拓甚盛

太宗實錄卷第八十

八

懿績必有大所獲喜動顏色壬辰不視朝癸巳進班於萬歲殿宣制曰朕聞兩曜麗天不能逃虧昊之數四時成歲無以適代謝之期知冥運之有終乃達人之大觀朕以涼德君臨萬邦二紀于茲庶政咸又爰從春首憂勞邁災雖藥石之載加奈沉綿而愈劇以至大漸弗寤弗興 皇太子克茂溫文風彰孝愛自處前星之位彌光主鬯之賢嗣守丕圖必符昌運宜于樞前即 皇帝位尔其任賢去邪克遵于往誥布德施惠深念于蒸民更賴中外蓋臣文武多士一心

一一一

協佐共致雍熙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紀以日
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應在外臣僚不得擅離治
所只于本處舉哀於戲有生必死品物之大端送往
事居前哲之明訓克構鳴素吾無恨焉是日 上崩
於萬歲殿 太子即 皇帝位甲午小殮丁酉百官
成服遂大殮翰林學士承旨吏部侍郎宗白上議曰
臣聞明一合道曰皇德象天地曰帝聰明文思行也
堯舜禹湯謚也王者膺圖受曆應天順人美盛德而
試諸難騰英毅而節一惠生有尊號終受大名垂諸

宋史卷第廿

九

簡編如揭日月伏惟 大行皇帝九恭克讓豁達神
武千年誕聖彤雲紫氣之祥五行鍾秀日角龍顏之
表化孝因心奉 宣祖而尊嚴父雍睦悌長翊 太
祖以肇興王始者姬室下襄梁王在位詎訝獄訟去
周歸 宋王于出征帝出言邁三重改卜百姓與能
陳橋有切諫之言京邑無斂敷之患市不易肆遂登
皇極佐聖之功大也乃荒魯邦乃建元侯內德熊羆
肅清禁衛龍潛邸第晦九五之跡鳳德尹京洽億兆
之心泊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大贊曰位其命惟新

改元太平行守文之代於樂軍政叶下武之時應運
之期至也蕞爾汾晉結援扶胡逆節亂常 兩朝三
紀勞人動衆堅不可拔 帝赫斯怒定議親征矢石
齊攻金湯不守折鐵易手摧枯渠魁倏已衝壁與民
更始惠如春陽本封 晉王終定厥土受天之命光
也漳泉入覲混同文軌抗越獻地一統寰區無思不
服無遠弗届占城于闐之封大食賓同之國獻琛奉
贊府無虛月白鸚紫鵲之異神禱丹鳳之靈嘉禾連
理史不絕書中孚之信及也經緯天地克定禍亂政

宋史卷第廿

十

之大者必躬親之高臺講武臨軒選士英儒瞻聞之
鴻博骨騰肉飛之俊傑天下英雄落吾彀中外之峻
級待以清華不十數年有登廊廟而定疆場者知臣
之精筮也幽有鬼神明有禮樂墜典聿修無文咸秩
五展南郊之儀一議東封之禮藉田勸農御樓肆赦
釋老之教崇奉為先名山大川靈蹤勝境仁祠仙宇
經之營之致恭之誠廣也求賢審官化民成俗為政
以德惟刑恤哉置詳刑之曹下考課之令管劄不棄
涇渭分流時無遺才吏皆守法典廢繼絕於孤振寡

視民如子使無盜乎水旱思艱食為憂出遊念顧天
無所增加使顛勤恤人隱納陸之言遠也俯仰山谷
詳定隱淪修史氏之職改班秩之稱著治化之書貞
觀之風也紀他山之石開元之事也弧矢以威天下
善射通神藥石以救齊人仙方填委樂正雅頌無相
奪倫幸太學以談經召儒臣而侍讀卑官室則斯彫
為模滅尊稱則法天崇道開理檢以登閣外使殿而
崇政立儲定社稷之本清心希大庭之妙治世之規
備也在宥天下二十有二年王澤深矣機務詳矣臣

太宗皇帝實錄卷八

十一

下之歸尊至矣恭叱之受賜多矣越書契以無倫盡
帝王之能事還淳反古如指諸掌泥金檢玉方卜近
期而鼎成龍至 聖駕上僊萬方縉素九域過密下
臣奉詔擬議微烈丕揚耿光追惟古始果燧之際載
藉未備神黃已還聲明有章若乃兼商周之質文德
唐漢之雄威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叙全功與全德實
映後而輝前也旁稽禮文恭按謚典應變無方不疾
而速得不謂之神乎施為于民財成萬物得不謂之
聖乎萬邦作憲帝德廣運得不謂之文乎保大定功

太宗皇帝實錄 卷八〇

奄有九域得不謂之武乎太法太初前志謂太上立
德宗以宗德禮經有宗祀配天惟千齡應運之君為
百代不遷之主請上尊謚曰 神功聖德文武皇帝
廟號 太宗八月己未以 大行皇帝謚冊告于南
郊庚申告于萬歲殿冊曰哀子嗣皇帝臣謹再拜稽
首言曰臣聞天地之大莫能形容神聖之功無所擬
議然則圓方之象必取于彊名克瘁之稱蓋從手節
患伏惟 大行皇帝承天立極執象臨人其生也感
大電之精其出也應真人之運勢身為其律度道德

太宗皇帝實錄卷八

十二

作其藩籬若日月之明無出不燭如江海之量無
大不容爰自曆^數在躬大橫叶絲舊疆末復盡有江吳
戎輅親征旋早汾晉皆出於睿斯道以聖謀繫象
不能贖其微鬼神不能窺其真是以德宇宙于掌握
得英稚于中宅諸夏以制四維生明堂而親羣后
聖首貫肉之類接武于堯街景星甘露之祥疊書于
冊府在宥天下二十年當是時也靈臺偃伯象闕懸
書既脫彌嚴縣道率化物無疵癘歲有順成績粟
腐于太倉豐財溢乎內帑材官叙客皆六郡之數分

一一三

闡登壇盡萬人之敵自歷代已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於是賜民醕飲展禮藉田被袞冕於泰壇躬俎豆於清廟幸成均而視學晏覲橫經紀延閣以垂文睿紆睿思若乃生知多藝天縱聰明洒草隸之華得琴瑟之絕擅弧矢之妙洞玄釋之微皆作世指模出人意表豈力學之能及實振古之未聞大哉邈乎不可得而論矣然猶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溫顏以盡下情虛己以延謹議一夫不獲納陛之慮每深萬邦有罪在于之責尤切至若省去徽號漢后之不言聖也杜

太正實錄卷第八十

十三

絕田獵玄元之慮發狂也屏藻井之飾夏禹之卑宮念黃沙之枉成湯之祝網也有一於此猶謂之聖况兼是數者乎方將鳴鑿東夏檢玉介丘而天禍忽臨仙駕長往羣臣咽絕願殯以身萬姓克窮如喪厥考顧惟寡昧虔奉丕圖荒疚哀迷懼不克荷今因山俯畢同執咸臻敢薦大名爰稽載籍詢博士禮官之公議叶宰衡庶尹之輿情定謚于南郊得請於上帝謹遣攝太尉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臣呂端奉寶冊謹上尊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

原闕

太正實錄卷第八十

十四

宋太宗實錄本八十卷今僅存十二卷五卷後有
書寫人及初封復對姓名字畫精妙紙墨亦
古遺宋諱皆缺筆印慎博鄭均諸字亦然
洪高而宋館因鈔本以避諱證之當在理宗
朝也前朝實錄唯唐順宗一代附昌黎集以傳
宋元後各存者蓋止史修於易姓之後汗青甫
畢實錄遂成廢紙豈有過而向焉者夫頃
堯圖者蓋至此見示雖寸縑新壁猶是五百
年前舊物銘心佳品正不在多許可而辰臘月
十二日於汀居士錢大昕書於天門宮作



跋

一

余嘗得宋時玉押銅押以發幸雜識
所載十五帝御押證之一為宋太祖玉
押一為太宗銅押寶藏之數年矣今
次侯先生出示宋鈔閣本太宗實錄
十二卷有汪氏士禮居堯圖章知係黃氏
堯圖先生舊藏每卷後有書寫人及
初封復對姓名卷中缺筆字如慎貞

跋

二

署鈔即構樹立徵讓新廟胸詒巡相等
十餘字竹汀居士案為理宗朝寫本今
世藏古家得宋刻印本書數卷珍如拱
璧況墨本官書乎況次侯為趙王孫
數典而不忘其祖不尤可寶乎余所得銅
押為太宗舊物亦當與是書同歸趙氏所
記於此以為券光緒己未臘月吳大澂題

光緒己丑六月廿六日 前 不錄 後 觀 啟 題 記



題記

光緒己丑十一月廿六日 常 觀 曹 之 撰 武 進 曹 金 卷
同 觀 於 萬 山 樓 金 卷 題 記



光緒乙未冬十二月 吳 縣 吳 大 觀 紅 窗
相 國 紹 同 觀 于 園 軒 圖



跋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太宗實錄至道三年詔李若水柴成務宋
度吳淑楊億同修咸平元年書成上之凡八十卷是為南宋館
閣寫本宋諱避至筠字錢竹汀定為理宗朝重錄之書存者僅
二十卷第三十一至三十五第四十一至四十五第七十七第
七十八皆宋寫原本卷末有書寫人初對覆對姓名有塗改補
注轉互之字丹黃遺跡粲焉具存第二十六至三十第七十六
第七十九第八十則從寫本遂錄此八卷張月霄李申耆輩展
轉傳鈔不少概見獨前十二卷則僅見藝芸精舍宋元本書目
其後即不復再見曾勉士繆筱珊嘗求之而不得今歸余插架
不敢自秘因從吾友瞿良士乞假所藏併印行世是書與李燕
通鑑長編互有詳略與宋史亦必有異同倘取以互校證訛補

太錄跋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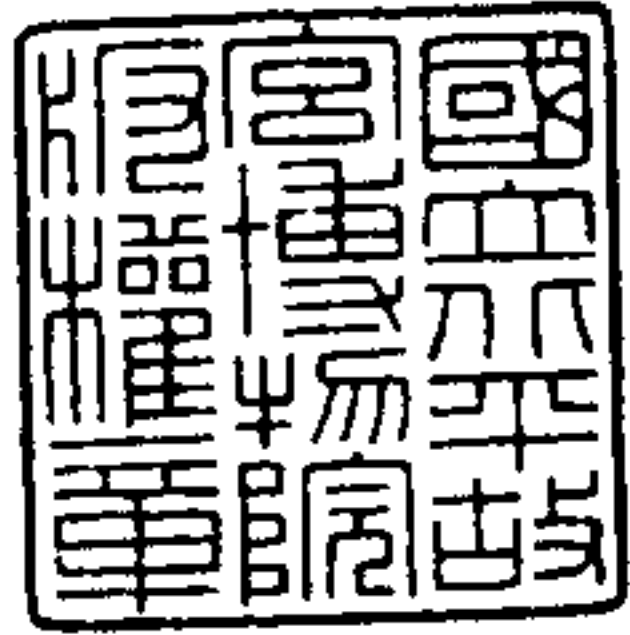
關於讀者當甚有神也海鹽張元濟

皇宗中興 兩朝聖政

中興
編
朝
聖
政

宛委別藏影宋鈔本

故宮博物院委託
商務印書館景印
原書葉心高十八
公分寬十三公分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總目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目錄

第一卷

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也
起潛龍盡六月

第二卷

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

起七月
盡十二月

第三卷

中興聖政總目

一

高宗皇帝

建炎二年

第四卷

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起正月
盡三月

第五卷

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起四月
盡八月

第六卷

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起閏八月
盡十二月

第七卷

高宗皇帝

建炎四年

起正月
盡六月

第八卷

高宗皇帝

中興聖政總目

建炎四年

起七月
盡十二月

第九卷

高宗皇帝

紹興元年

起正月
盡六月

第十卷

高宗皇帝

紹興元年

起七月
盡十二月

第十一卷

高宗皇帝

紹興二年

起正月
盡六月

第十二卷

高宗皇帝

紹興二年

起七月
盡十二月

第十三卷

高宗皇帝

紹興三年

起正月
盡五月

中興聖政總目

第十四卷

高宗皇帝

紹興三年

起六月
盡十二月

第十五卷

高宗皇帝

紹興四年

起正月
盡八月

第十六卷

高宗皇帝

三

紹興四年 起九月 盡十二月

第十七卷

高宗皇帝

紹興五年 起正月 盡四月

第十八卷

高宗皇帝

紹興五年 起五月 盡十二月

第十九卷

中興聖政總目

高宗皇帝

紹興六年 起正月 盡六月

第二十卷

高宗皇帝

紹興六年 起八月 盡十二月

第二十一卷

高宗皇帝

紹興七年 起正月 盡七月

第二十二卷

高宗皇帝

紹興七年 起八月 盡十二月

第二十三卷

高宗皇帝

紹興八年 起正月 盡十月

第二十四卷

高宗皇帝

中興聖政總目

紹興八年 起十一月 盡十二月

第二十五卷

高宗皇帝

紹興九年

第二十六卷

高宗皇帝

紹興十年

第二十七卷

五

高宗皇帝	紹興十一年
第二十八卷	
高宗皇帝	紹興十二年
第二十九卷	
高宗皇帝	紹興十三年
第三十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十四年
第三十一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十五年
高宗皇帝	紹興十六年
高宗皇帝	紹興十七年
高宗皇帝	紹興十八年
第三十二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十九年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年
第三十三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一年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二年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三年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四年
第三十四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五年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六年
第三十六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七年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八年

中興聖政總目

六

中興聖政總目

七

第三十七卷 原闕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九年 紹興三十年

第三十八卷 原闕

高宗皇帝

紹興三十一年 起正月 盡九月

第三十九卷 原闕

高宗皇帝

中興聖政總目

八

紹興三十一年 起十月 盡十二月

第四十卷 原闕

高宗皇帝

紹興三十二年

第四十一卷 原闕

孝宗皇帝

隆興元年 起正月 盡五月

第四十二卷 原闕

孝宗皇帝

隆興元年 起六月 盡十二月

第四十三卷 原闕

孝宗皇帝

隆興二年

第四十四卷 原闕

孝宗皇帝

乾道元年

中興聖政總目

九

第四十五卷 原闕

孝宗皇帝

乾道二年

第四十六卷

孝宗皇帝

乾道三年

第四十七卷

孝宗皇帝

乾道四年 乾道五年

第四十八卷

孝宗皇帝

乾道六年 起正月 盡閏五月

第四十九卷

孝宗皇帝

乾道六年 起六月 盡十二月

第五十卷

中興聖政總目

十

孝宗皇帝

乾道七年

第五十一卷

孝宗皇帝

乾道八年

第五十二卷

孝宗皇帝

乾道九年

第五十三卷

孝宗皇帝

淳熙元年

第五十四卷

孝宗皇帝

淳熙二年

淳熙三年

第五十五卷

孝宗皇帝

中興聖政總目

十一

淳熙四年

第五十六卷

孝宗皇帝

淳熙五年

第五十七卷

孝宗皇帝

淳熙六年

第五十八卷

孝宗皇帝

淳熙七年

第五十九卷

孝宗皇帝

淳熙八年

淳熙九年

第六十卷

孝宗皇帝

淳熙十年

中興聖政總目

十一

第六十一卷

孝宗皇帝

淳熙十一年

第六十二卷

孝宗皇帝

淳熙十二年

第六十三卷

孝宗皇帝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四年

第六十四卷

孝宗皇帝

淳熙十四年

淳熙十五年

中興聖政總目

十二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目錄

中興兩朝聖政分類事目

興復門

符命

紅光照室 高宗建炎元 夢賜御袍

金甲神衛上 孝宗生赤光滿室

中興自有天命十一 普安並日之符

潛龍 登極附

進封康王 高宗建炎元 為兵馬大元帥

張邦昌勸進 元祐皇后降手書

中興聖政目錄

康王即位于南京 不錄胡唐老功

天眷

月犯昴 高宗紹興四 修人事以應天

寶璽

初鑄御寶 高宗建炎二 刻中興寶 紹興元

巡幸

詔諸路備巡幸 高宗建炎元 詔諸州備巡幸

自南京幸維揚 南渡議幸錢塘

上至杭州 詔幸江寧府

張浚請西幸 上至江寧府

改江寧為建康 入建康府行宮

上幸浙西 上至臨安府

張浚請幸興元府 隆祐太后幸江西

從呂頤浩航海議 幸定海御樓船

御舟至温州駐蹕 四 上御舟還浙西

議幸蜀復罷 上駐蹕越州

無復進上流意 自越州幸臨安紹興二

上至平江府 六 上次建康府 七

親征

從世忠親征之請 高宗建炎四 趙鼎贊上親征 紹興四

中興聖政目錄

親征出於聖斷 臺諫乞扈從

上欲渡江決戰 三大將移軍

張浚視師江上 敵見張浚書押色動

上還臨安 五 議幸平江 六

上親征却敵 馮時行請幸建康 卅一

詔親征 上至建康府 卅二

詔親征勞師 孝宗隆興元 詔擇日親征 二

定都

張所請還京 高宗建炎 喻汝礪論遷都

宗澤再疏請還京 詔幸東南

李綱請幸南陽	宗澤諫巡幸請回鑾
衛虜敏等請幸金陵	宗澤諫巡幸請還京
詔暫駐蹕淮甸	宗澤論汪黃請還京
宗澤請還京二	宗澤再疏乞還京
宗澤復請還京	宗澤修龍德請還京
從宗澤請詔還京	宗澤力請還京
宗澤遺表請還京	升杭州為臨安府三
胡寅乞置行臺	金人攻京師四
趙鼎請以公安為行闕	集議駐蹕事宜
詔移蹕臨安	紹興元
修臨安府城二	
中興聖政目錄	三
罷修建康大內	迎奉祖宗神御三
奉太廟神主至臨安	五
臨安權修太廟	
移安撫司於臨安	温州神主至行在
王庶乞都荆襄六	張浚請幸建康
趙鼎等議回臨安	張浚再請幸建康
詔駐蹕建康七	築太廟于建康
李綱以諫回蹕罷	奉神主還浙西
張守諫回蹕求出八	上還臨安府
建景靈宮十三	修築園工
温州神御至臨安	作太廟祔室十六

建太一宮	十七	名行宮南北門	十八
新建龍圖等六閣	十四	定回鑾議	卅二
修建康備巡幸		上至臨安府	
形勢			
宗澤言三路利害	高宗	分江州建康府路	三
胡寅乞定根本	建炎元	四京皆陷	四
復江東西路	紹興元	分湖東西	
復湖南北路	二	問方今形勢	六
王庶經理荆南		取天下須論形勢	七
論荆南形勢		上論險阻不足恃	
中興聖政目錄	四		
論江南形勢可恃	十二	荆南江州創軍	三十
虞允文論荆襄	孝宗隆	命守備	陵二
淮南復分東西	淳熙元	淮襄等依舊分路	二
恢復			
皇叔士瑋復洺州	高宗	詔經理中原	
王彥復新興縣	建炎元	程進復入西京	二
李彥仙復陝州		信王榛起義兵	
宗澤以趙世興取滑州		信王榛為都元帥	
宗澤奏暑月起師		程昌寓經理蔡州	
翟興復西京	三	胡寅乞大起兵	

志在一統 紹興元

命輔臣議出兵 二

李橫敗劉豫復汝州

李橫傳檄收京 三

韓世忠宣撫淮東

王彥復金州

命岳飛收復襄陽 四

岳飛復鄧州

論朱勝非圖恢復

岳飛復襄陽唐州

岳飛復隨州

岳飛復鄧州

仇奮復安豐縣

復南壽春府

恢復先求人才 五

乘時大作規模

鄺瓊復光州

韓世忠經理淮甸

獎諭張浚之功

華旌復光州

中興聖政目錄

五

合兵為北討計

國威大振 六

李綱論恢復十事

張浚命築盱眙城

張浚軍聲大振

劉光世克壽春府

下申做詔

師維藩中興十策

岳飛克盧氏縣

李綱論中興 七

黃源言中興六事

張燾論定規模 八

淮甸不可不葺理

敵許歸河南地 九

范如圭乞差官朝陵

士儂張燾朝陵

擇人守新疆

石澗水之祥

士儂等自朝陵還

張燾言不可忘此恨

張燾乞圖中興

鄭建等復醴州 十

王伉復宿州

張憲等復潁昌府

張憲復淮寧府

郝勗等克鄭州

王勝克海州

張浚克亳州

敵欲棄燕以南

王師自失機會

諸州既得復失

張應等入西京

復汝州永安軍

敵復入西京

邵隆復商州 十一

關師古等復巢縣

復奪昭關

敵遣使措置淮南

上論恢復皆虛辭

邵隆復陝州

中興聖政目錄

六

魏勝復海州 十一

夏俊復泗州

趙樽攻蔡州

任天錫等復商州

趙樽下興平縣

趙樽入蔡州

任天錫取朱陽縣

戚方復蔣州

李貴等取順昌府

武鉅復盧氏縣

邢進復華州

上議恢復

咎朝等復鄧州

王選等復楚州

杜隱等入河南府

劉銳等入泗州

復光化信陽軍 十二

惠逢復積石軍

敵復取蔡州

復十州僅存其四

敵欲割河南不果 御營宿衛司結局

三招討結局 王十朋論恢復孝宗隆興元

復靈壁虹縣宿州 虞允文制置京湖

上論待機會二 詔舉義兵

詔諭歸正軍民 愧功業不如唐太宗乾道三

劉珙言恢復未易 張栻論恢復事五

恢復當圖萬全六 劉珙論恢復七

期於雪恥八 論士夫諱言恢復淳熙四

龔茂良論恢復 不忘恢復六

經理川陝

中興聖政目錄

用王庶曲端高宗建炎二 王庶曲端結怨

張浚宣撫川陝三 張浚西行議格

張浚赴川陝許便宜 張浚用曲端

趙開理四川財賦 張浚用吳玠吳玘

張浚自秦州入衛四 吳玠治兵秦鳳

張浚至房州而還 張浚措置有條

張浚起復王庶 張浚取永興軍

張浚違眾議起兵 張浚敗績于富平

張浚斬趙哲 張浚退軍興州

吳玠屯和尚原軍復振 鳳翔民輸芻粟

張浚竄曲端紹興元 王庶曲端不相容

張浚求罷不許 張浚以王庶帥利夔

盡失陝西地 張浚殺曲端

吳玠敗敵和尚原是年捷 復秦州

不以浮言易張浚 敗敵于方山原二

王似為宣撫副使 張浚謗議起

張浚奏敗王庶 張浚罷宣撫

吳玠黃柑款敵三 敵陷饒風關

吳玠守仙人關 劉子羽守潭毒山

顧浩勝非惡張浚 張浚復洋州興元山

中興聖政目錄

劉子羽斬敵使 罷宣撫便宜黜陟

敵攻拔和尚原 言者稍論張浚四

璽書戒川陝將帥 吳伸訟張浚無罪

敵攻仙人關 張浚至行在

吳玠敗敵仙人關 張浚敗福州

張浚薦人皆有聲 吳玠為宣撫副使

吳玠復鳳秦隴州 竄劉子羽

趙鼎除宣撫不行 王似復知成都

趙鼎申理張浚 敗敵于臘家城

劉子羽宮觀 許劉子羽自便

吳璘復秦州五

喻樗論蜀事

劉子羽等撫諭川陝

命李迨代趙開

許李迨拘取財用

獎諭李迨七

席益李迨違言

胡世將帥四川八

吳玠奏罷李迨

劉子羽落職

竄劉子羽

命劉光世吳玠分理九

樓炤宣諭陝西

胡世將權四川宣撫

喻汝礪言蜀中力屈

罷四川制置司

張燾帥成都始行四
川民事

張燾胡世將議事十

許胡世將隨宜措置

胡世將告急

中興聖政目錄

九

世將焚檄斬敵使

胡世將誓死河池

許抽回陝右兵

許胡世將便宜

蜀人不復懼敵

胡世將索敵戰

姚仲破敵于百通坊

王彥却敵青溪嶺

田晟敗敵于涇州

胡世將登仙人原

敗敵于長安城下

胡世將絕敵歸路

吳玠敗敵

楊從儀劫敵寨

吳玠擊却合喜

胡世將解慶陽圍

趙開主計得失十一

楊從儀敗敵

胡世將起復

吳璘敗敵剡家灣

楊政敗敵寶雞

胡世將獻捷

胡世將薨于仙人關十二

鄭剛中宣撫川陝

割方山和尚原入北

陝西民多飢死

鄭剛中御將嚴十三

張燾成都之政

分利州東西路十四

西兵為天下最

省四川都轉運十五

鄭剛中罷十七

李璆權宣撫事

罷宣撫司歸成都帥十八

符行中領四川財賦廿一

取茶馬剩錢寬蜀民廿四

措置四川裕民事

以蕭振代符行中廿五

符行中帥蜀

賞蕭振蠲賦廿七

中興聖政目錄

十

蕭振不盡獻積錢是年

王剛中帥成都廿八

吳璘宣撫四川卅一

敵攻鳳州黃牛堡

吳璘授諸將方略

吳璘夜劫敵寨

劉海復秦州

吳璘傳檄諸國

吳玠等敗敵治平寨

吳璘復上仙人原

吳拱等入汝州

虞允文宣諭川陝卅二

楊從儀拔大散關

吳璘復德順軍

虞允文議經略中原

允文王之望有隙

姚仲敗于北嶺

蜀中不可無之望

吳璘復熙州

命王之望代允文孝宗

詔吳璘保蜀 <small>示奔三路</small>	詔吳璘棄德順軍
詔吳璘進退從宜 <small>元隆興</small>	復併利州為一路 <small>三乾道</small>
吳璘安撫兼宣撫 <small>尋夢</small>	虞允文宣撫四川
允文乞撫用義兵	允文招西川義士
命王炎宣撫四川 <small>五</small>	罷制置司歸宣撫 <small>六</small>
允文復宣撫 <small>八</small>	罷宣撫司復制置 <small>淳熙</small>
重關外四州選辟	范大成乞互相應援
利路復分東西 <small>五</small>	儲才制置四川
選武臣守鳳州 <small>十五</small>	
僭偽	
張邦昌僭位 <small>元高宗建炎</small>	邦昌退處資善堂
朱勝非械邦昌使者	邦昌請死
邦昌封郡王	受偽命者稍引退
李綱乞竄邦昌	竄邦昌及偽命臣僚
治偽命臣僚罪	誅張邦昌
劉豫之始 <small>二</small>	劉豫邪謀
河南皆劉豫所統 <small>三</small>	劉豫說上官悟降
北以邦昌事誘杜充 <small>四</small>	劉豫賂北求立
北定議立劉豫	北立劉豫國號齊
劉豫僭位于北京	劉豫改元會昌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目錄

北割關中予偽齊 <small>元紹興</small>	劉豫得罪于北
劉豫移都汴京 <small>二</small>	李橫敗偽齊兵 <small>三</small>
李吉敗偽齊兵	吳勝敗偽齊兵
詔勿侵擾齊界	偽齊以北兵入寇 <small>四</small>
詔罪狀劉豫	張浚聲劉豫罪 <small>六</small>
劉豫告急於北	偽齊分路入寇
北欲廢劉豫	劉豫請立太子
劉豫乞師于北 <small>七</small>	王倫說北廢劉豫
北廢劉豫	招來從偽命人 <small>八</small>
遜位	
立德壽宮名 <small>元高宗紹興</small>	詔皇太子即帝位
行內禪禮	上皇之德壽宮
宣諭內禪意 <small>元高宗淳熙</small>	內降詔禪位
壽皇居重華宮	
任相門	
李綱	
召相李綱 <small>元高宗建炎</small>	顏岐請罷李綱
范宗尹顏岐論李綱	李綱自辨
留身上十議	奏僭逆偽命事

請贈卹死節

論漢高光唐太宗君德

乞置兩河招撫經制

召用張所傅亮

奇喻汝礪

薦宗澤知開封府

論赦令不及兩河

論恩卹不及勤王師

經理兩河

乞置帥府要郡

乞獎健吏李定韓琦

上募兵買馬獻納三議

請造戰車

奏事多所規益

宋齊愈駁李綱議

宋齊愈下臺獄

宋齊愈腰斬

諫幸東南

張所等行兩河響應

黃潛善並相

中興聖政目錄

三

李綱罷相與祠

張所招來豪傑

張浚為齊愈攻李綱

鄧肅等申理李綱

東徹為李綱死

張浚論李綱奪職

張浚論綱竄鄂州

張浚攻胡理黨李綱二

再竄李綱

德音不赦李綱三

許李綱自便

李綱復職名紹興元

活建民者李相公二

議恢復未及行而罷

張浚更與李綱親善四

李綱應詔言時事七

李綱以忤時罷

李綱自是不復出

李綱辭命得祠九

李綱夢十

汪黃

汪黃執政高宗建炎元

與李綱忤

出宗澤知襄陽

張所以論汪黃竄

士儂以論汪黃斥

沮李綱之謀

力沮張所傅亮

罷李綱施行事件

殺陳東歐陽澈

決策幸東南

竄張所死于貶所

笑宗澤之狂

邵成章以言汪黃竄二

魏佑論汪黃

斥汪藻滕康衛膚敏

沮馬廣

忌宗澤成功沮之

薦王綯為臺官

中興聖政目錄

由

始惡張浚

宗澤以憂沮死

引蔡京王黼黨

馬伸以論汪黃竄死

王彥忤潛善

邢煥言汪黃誤國

汪黃並相

笑王綯言敵至三

軍士誤殺黃鏐

罪李綱以謝北

汪黃無去志

汪黃並罷相

路允迪奏留汪黃

汪黃奪職予祠

竄汪黃明受

再竄潛善同上

復辟後再竄汪黃

潛善卒于梅州

起汪伯彥復罷紹興元

再貶汪黃四

朱勝非

調護苗劉等高宗建炎三以苗劉事乞罷

罷相知洪州紹興元以苗劉事貶

貶江州紹興元以願浩薦復宮觀

朱勝非留經筵二胡安國再論勝非

胡安國以論勝非罷起復朱勝非再相三

朱勝非得請終制四因忤秦檜奉祠八年十四

呂願浩

呂願浩復用高宗建炎元除江淮兩浙制置三

改江東安撫制置以勤王功拜相

中興聖政目錄

五

王庭秀以論願浩罷罷胡寅言切直

建航海之議呂願浩顯志四

移趙鼎翰林呂願浩罷

專用培克吏呂願浩復相紹興元

敘用京黼門人李回以願浩丐免

議大出師二以大事委願浩

薦朱勝非呂願浩求罷不許

自鎮江入見願浩傾秦檜

願浩引勝非為助薦臺臣以逐秦檜

斥秦黨臺省一空欲罷李綱

請舉兵圖中原王岡折願浩不公三

臺諫交章論願浩呂願浩罷

秦檜窮治呂撫十七

范宗尹

陰苾宗汝為高宗建炎四建議復藩鎮

為相最年少討論濫賞

沈與求以言宗尹罷以討論事罷相紹興元

范宗尹落職

趙鼎

黃槃薦趙鼎高宗建炎三命趙鼎宣撫川陝紹興四

中興聖政目錄

六

趙鼎兼領荆襄留趙鼎作相

薦張浚可當大事聖親征之議

定決戰之策劉錫言相公膽大

趙鼎號賢相五責內寺移竹栽入內

不較都督行府關與張浚不協求去六

陳公輔劾趙鼎王縉攻折彥質

趙鼎折彥質罷復召趙鼎七

趙鼎乞進退人才趙鼎復相

趙鼎勸守靜趙鼎救張浚

趙鼎留秦檜言聖意異於前日

以張浚有為為戒

趙鼎罷相

趙鼎入辭納忠

一揖秦檜而去

張戒以乞留趙鼎罷

趙鼎落節鉞九

竄趙鼎于潮州十

料秦檜不容張浚十一

再竄吉陽軍十四

趙鼎不食而死十七

論趙鼎引用非人十一

趙鼎知人之明

趙汾坐張祁獄十五

趙汾降二官時檜已死

趙汾改正過名尋卒

與趙鼎恩澤四名廿六

張浚

欲任用張浚

高宗建炎

張浚舉兵勤王三

中興聖政目錄

十一

張浚執政年少

張浚招薛慶

張浚罷尋復之

張浚貶居福州紹興四

以趙鼎薦復知院

善張浚措置邊事五

張浚自辨誣謗

與趙鼎並相

張浚因曲謝論治

視師江上

與趙鼎始有隙

張浚自湖湘入見

張浚論秦否

議大合兵北討

請親行邊塞六

稱張浚始練軍事

並用韓岳二將

往鎮江視師

褒諭張浚忠勤

以官回授其兄滉

與諸賢共薦秦檜

請擒劉豫取河南

請罷劉光世

以功遷特進七

薦劉錡大將才

言劉光世之罪

張浚繆用呂祉

鄺瓊訟王德

分置淮西帥

呂祉密奏罷鄺瓊等

鄺瓊搜郵傳得祉奏

鄺瓊殺呂祉降劉豫

張浚因呂祉引咎

臺諫攻張浚誤國

李綱以書責張浚

太學生論淮西事

張浚罷相

王縉乞留張浚

周秘等力攻張浚

竄張浚永州

中興聖政目錄

十八

李綱申理張浚

寧覆國不用張浚

上嘉張浚之忠

張和公敵所憚十三

因言星變再竄十六

張浚量移二十

張浚名譽之重

因言邊事落職廿八

陳俊卿薦張浚卅一

陳俊卿復薦張浚

張浚判潭州尋改建康

張浚勞李顯忠軍

衛士喜張浚復用卅二

張浚入對

還張浚執政恩數

張浚兼措置兩淮

張浚創萬弩營

召見張浚孝宗

除江淮宣撫

張浚置武毅騎士

倚魏公如長城

張浚料敵情

張浚督師陸興元

張浚赴召上疏

符離清軍

王十朋乞罷因主恢復薦張浚

張浚降宣撫使

張浚復都督

張浚復右相

張浚復視師二

張浚建督之效

張浚罷判福州

張浚夢于餘干

以不恢復不肯歸葬

張浚功業大槩

秦檜

以檜故用秦梓高宗建炎元

秦檜挈家自北歸四

中興聖政目錄

充

得秦檜喜而不寐

怒孫觀賀啓紹興元

擠范宗尹

初相秦檜

二策可貸動天下

報汪伯彥私恩

薦胡安國

使言路攻婁寅亮

命秦檜居中運才二

婁寅亮以貶死

與顧浩分理內外

上覺檜欲專權

置修政局

與程汝文忿爭

諭秦檜修攘

呂頤浩傾秦檜

王居正排秦檜

秦檜罷相

上出秦檜二策

榜朝堂不復用檜

秦檜罷職

罷修政局

嘉秦檜不忘朝廷五

進職知温州六

改知紹興

秦檜入見賜茶

留秦檜留守

召入講筵

除樞密使七

忽岳飛舉趾

張守知秦檜患失

張浚覺秦檜包藏

書羊祜傳賜秦檜

秦檜謝趙鼎留已

恨金安節攻秦梓

辛次膺劾檜求出八

秦檜復相

晏敦復知其姦人

引用王次翁

薦用何鑄

中興聖政目錄

十

秦檜欲搖國本

引蕭振為臺官

蕭振劾劉大中搖趙鼎

秦檜恨呂本中

秦檜益憾趙鼎

秦檜怒張戒逐之

秦檜罷張九成

秦檜惡韓世忠

秦檜大恨王庶

擢勾龍如淵中丞逐異議人

薦魏良臣弭其言

胡銓以和議乞誅檜

竄胡銓

晏敦復為銓求援

秦檜大恨陳剛中

逐曾開

令勾龍如淵攻王庶

引李光鎮壓浮議

引施庭臣為臺官附和

張燾等攻庭臣莫將

秦檜不能奪張焘 秦檜大怒尹焞

秦檜孫近奏叙胡銓 大怒岳飛賀表

怒范如圭乞朝陵 大惡連南夫賀表

深銜尹焞 不召謝祖信諭意

大怒王銍駁陵名 勾龍如淵施庭臣罷

處趙鼎於遠郡 重修執政拜罷錄 欲掩其迹

令臺諫攻趙鼎 引周葵入臺

始不樂周葵 丁則等以忤檜出

不奉行金翠禁 喻汝礪以不附檜出

韓世忠遺檜書 令何鑄攻李光

中興聖政目錄

三

令何鑄攻劉一止周葵 疑上封者言已過 十

廖剛以忤秦檜出 王次翁乞罷審量

秦檜蒙蔽陳桷 秦檜怒廖剛譏已

秦檜賣馮楫 令何鑄等攻廖剛

令言者攻陳鼎 令王次翁等攻趙鼎

引王次翁參政 喜劉昉引用之

令何鑄攻張九成 令何鑄攻范冲等

孫近以請用張浚罷 十一 鄭剛中阿秦檜

張俊與秦檜意合 引用林大聲

秦檜封慶國公 斥趙慶孫等六人 趙鼎所為

大將之容被罪 令万俟卨攻岳飛

深忌劉錡岳飛 令何鑄等攻罷岳飛

根括岳飛錢物 王俊誣告張憲

岳飛父子屬吏 程敦厚阿秦檜

令万俟卨攻范同 竄李光

士儂以救岳飛罷 除何鑄簽樞使北

風張浚使助和議 殺岳飛父子及張憲

韓世忠詰秦檜 私取秦燻倫魁 十二

秦棟陞閣職 竄王庶 死敗所

竄胡銓 令万俟卨等攻何鑄

中興聖政目錄

三

王庶二子欲報仇 除万俟卨參政使

喜程克俊草制 依蔡京封兩國公

令江邈攻罷張俊 令羅汝楫攻劉子羽

不赦王庶趙鼎 治不附和議罪 詳見遺

喜熊彥詩賀啓 秦檜生日賜燕

興胡舜陟之獄 十三 焚罷相以來事跡

罷王次翁參政 竄張九成

轉對官自此不言事 罷程克俊僉樞

不悅洪皓所言 張浚及 錢塘事 大怒洪皓 歸北人家屬

令李文會攻洪皓 令李文會攻魏良臣

怒張邵言迎請宗室事 淵聖 秦檜生日之侈

秦檜心術之深 秦檜還黃龜年十四

李文會等攻万俟卨 疑高開薦張九成

令李文會攻高開 李文會參政自是以言者代執政

秦檜庇黃達如 李椿年誣奏周葵

曾惇稱秦檜聖相 配白錫張伯麟

令詹大方攻洪皓 再竄李光

怒孟忠厚謝表并斥吳棫 竄趙鼎海外

罷張闡不附已 令楊愿攻李光

竄李光瓊州 令楊愿攻李文會

中興聖政目錄 三

秦檜除執政備員 引楊愿參政

使人奏祥瑞十五 劉昉劾向子志

私其親黨徐琛 秦檜賜第

秦檜醜殺邵隆怒其出兵 幸秦檜新第

秦檜言橫議無益 秦檜妄誕無稽

書一德享天閣 賜物如蔡京王黼例

罷楊愿參政 竄折彥質

令汪勃劾韓公裔十六 賜家廟造祭器

秦梓恤恩視執政 令何若誣奏陳鼎

喜康悼言堇不足畏 令何若攻張浚因言邊事

再竄鄭剛中 秦棣倚勢恣毒

再竄鄭剛中死貶所十九 張邵言檜有隱功

張邵以阿檜起廢 竄王廷珪坐以詩送胡

以郡倅處所怒人 許忻以忤檜屏居

驟用曾惇知鎮江 罷李璣坐與胡銓交結

御製畫像贊 張棣祝誓之死羅織還客之報

呂稽中陷辛永宗 林機起李光猷

始怒胡寅譏已 解潛以斥死

施全遮殺秦檜二十 升余堯弼參政

引巫伋為僉樞尋參政 李光永不檢舉

中興聖政目錄 三

李孟堅以史事竄 胡寅落職坐通李光書

竄胡寅 御書秦檜父墓碑

王傑錄秦檜推戴事 王曠草制阿秦檜

命檜自錄執節本末 何大圭告許張浚

章傑羅織趙汾鼎之子 竄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死貶所

鄭焯上秦檜啓 許肩輿至宮門

王揚英薦秦熈為相廿一 喜張震策

王居正奉祠十餘年 程敦厚獻詩貢諛

罷余堯弼參政 竄王庶二子廿二

竄葉三省 巫汲言談命忤檜

自奏推戴趙氏事 不樂陳剛言恢復

引何若為僉樞十七 罷李若谷參政

秦檜惡聞人言 秦檜破呂頤浩家

秦檜伺朝廷動息 編管馬元益因乞出共

趙鼎永不檢舉 竄洪皓

庇劉伯英不法 鄭剛中積忤秦檜

李觀民傳舍言事 秦檜殺趙鼎二月具存

秦檜惡聞人言 秦檜破呂頤浩家

鄭剛中鄂州聽旨 罷洪适曾恬

喜雪賜宴秦檜第 竄鄭剛中

中興聖政目錄

三五

李光家盡焚其書 秦檜喜林大鼎

段拂歎趙鼎死忤檜 秦檜抑所忌之士

令余堯弼攻段拂 汪勃升參政

以秦熿為知院尋罷 秦檜密結王繼先

方雲翼讒晁謙之 令余堯弼攻晁謙之

私庇鄭滋稱門生 竄李顯忠上恢復策

親厚鄭霽 罷吳秉信鄭剛中黨

怒何耕策與張浚為地 以詹大方代汪勃簽樞

趙叔汾阿秦檜 引余堯弼執政

再竄胡銓過海 書胡銓趙鼎李光名

令章廈攻巫伋 引章廈為僉樞

陳誠之頗忤檜 張九成論摧折人才

馮楫為檜所厚帥本路 宋樸劾章廈

宋樸為簽樞為執政 再責李光揚燁等

徐光說為檜莊客 楊愿以憂畏死

王循友請加檜九錫廿三 編管范彥輝生作久陰

王厝倚勢凌奪 秦檜用薛仲邑曹泳甥

怒蕭燧不肯私取秦檜 王之望阿檜父子

陳璘調護遷客 上莫測秦檜意

罷宋樸用史才 鄭釜掌檜莊屋曹泳薦

中興聖政目錄

三六

秦檜毀程頤 逐楊迥胡襄趙鼎胡寅

逐孫仲鼐李光客 私取秦墳省魁檜之孫

私取秦墳倫魁上易之 王綸以忤檜罷

魏師遜悔舉王綸 罷史才用魏師遜

竄王循友生配檜族人 興王趨之獄因李光寓

程敦厚上書阿檜 秦檜薄程敦厚

以程頤學竄蕭振 符行中鄭霽厚賂檜

令董德元攻鄭作肅 施鉅阿秦檜得執政

曹泳倚勢妄作 罷魏師遜

用施鉅鄭仲熊 秦檜除伴拜執政

秦熿封國公 竄方疇 坐與胡銓通書

竄魏安行洪興祖 竄玉趨 李光事皆虛猶

竄沈長卿 坐與李光啓 竄芮煜 坐壯丹詩

怒鄭仲熊 庇張士襄 奏事欺罔

召呂愿中 賦秦城王氣 和詩嘲秦熿

張瑜作袞繡堂 董德元羅織李孟津 子光

李光一家殘破 用呂忱中 陰事 許林機

曹泳薦黃允娶檜兄女 竄趙令衿 誣詆檜家

罷劉珙 不為檜父作謚 林機阿秦檜亦得罪

罷鄭仲熊用湯思退 湯思退薦洪遵 思退檜 死黨

令汪召錫圖張浚 引董德元參政

命張栢等察張浚 趙鼎議論秦檜

陳巖肖為檜立祠 令徐嘉攻張宗元

怒楊橙不已 張永年直閣 檜與檜連

秦檜起朱敦儒 攻陳祖安 子光庶婢之

周麟之乞造瑞芝旗 攻莫汲莫濛 趙令衿之

興張初獄 欲盡除異已 賢士五十三人與獄

幸檜第視疾 秦熿覬覦相位

秦檜父子致仕 洪皓貶死南雄州

贈董德光湯思退金 秦檜薨

秦檜姦惡本末 竄曹泳罷檜黨四人

徐嘉張扶出臺 上首易 詔陳誠之等四人

秦檜封申王 賜八字神道碑額

逐曹冠等四人 檢舉未赦貶官

嘉洪皓之忠 論大理鞠獄觀望

詔戒告許 上始攬權

編告許得官姓名 王會罷建康守

罷王淪等四人 論大臣壅蔽裕民事

詔戒臺諫黨大臣 逐秦烜移檜家廟 于建

竄鄭億年罷鄭仲熊 張浚等許自便

李光量移 再責張士襄檜所庇

責徐宗說等三人 蔣璨奉祠十二年

釋張祁獄 宋貶落職 檜黨

罷趙士彰高百之 起金安節 以論秦梓罷

竄以告許得官人 被告許人許自便

召孟忠厚 上始親決獄案

罷董德元 罷言官王葆等 檜所薦

胡寅復職名致仕 竄王會

胡銓量移 罷齊旦王伯庠

竄康與之徐樛 張浚復職名

中興聖政目錄

中興聖政目錄

差除合公議

起張九成廿六

召樊光遠

罷王珉徐嘉

出王葆王復

罷丁妻明

黃唐傳復職名

復趙鼎等官職

曹泳竄海外

罷沈虛中

責林一飛竄林東

責王曦呂愿中

罷王眉王墨卿

罷余佐龔金

罷鍾世明陳巖肖

與趙鼎鄭剛中恩澤

檢舉聽讀士子

釐正殿試私取人

竄劉伯英

胡寅卒于衡州

中興聖政目錄

三十九

湯鵬舉擊秦黨廿七

李光卒于江州廿九

秦熈卒于建康卅一

黃祖舜繳秦熈恩澤

秦檜後輔相

相沈該

高宗紹興三十

相湯思退廿七

沈該罷廿九

思退陳康伯並相

湯思退罷三十

陳康伯決親征議卅一

孝廟輔相

張浚已見前

留陳康伯

紹興卅二

召陳俊卿

陳康伯史浩並相

隆興元

史浩罷不與出師議

史浩沮用兵議

湯思退右相

陳康伯罷

湯思退張浚並相

湯思退謀陷張浚二

湯思退令言者攻浚

湯思退辭都督

湯思退陰結敵人

湯思退竄死

陳康伯復左相次年薨

陳康伯比晉謝安

乾道元

相洪适明年罷

葉容魏杞並相二

中外慶宰執得人

陳俊卿去觀大淵

敵使為陳俊卿屈

以雷變冊免二相三

相蔣希尋罷四

陳俊卿右相

俊卿攻王琪詐旨

俊卿申理劉珙

俊卿諫鍛銀鑄

中興聖政目錄

三十九

俊卿諫騎射五

俊卿虞允文並相

俊卿罷相不主請浚寢

上意向允文王請浚寢

虞允文梁克家並相八

允文容蕭之敏尋宣撫

克家罷曾懷代之九

明曾懷誣謗淳熙元

曾懷罷葉衡代之

湯邦彥攻罷葉衡二

竄葉衡三

相龔茂良

謝廓然攻罷茂良四

竄龔茂良件曾觀

史浩右相五

陳俊卿入對

史浩罷趙雄代之

趙雄等不任怨八

趙雄罷王淮代之

梁克家復相九

賜史浩詩十一

罪湯思退退縮十二

梁克家罷十三

周必大相十四

論大臣不和

王淮罷十五

沈清臣歷詆故相

朱熹言命相不得人

周必大留正並相

周必大罷光宗

君道門

聖德

藝祖誓書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高宗建炎元

出宮人三

不肯歸過大臣

中興聖政目錄

三

賞張汝舟應奉簡儉四 不許排辦太過紹興四

却韓世忠獻鮓

戒仲湜好珊瑚七

罷甲庫三十

罷進貢時新孝宗卅二

聖德謹畏隆興元

上樂聞過乾道二

聖語至明至當

勤儉過古帝王三

却獻方物淳熙六

不喜時新

守恭儉兩句

仁德

論潘良貴勸誅殺高宗建炎四用他物代羊肚紹興三

埋簽軍遺骸五

上好生之德六

歎劉豫簽軍之酷七

論王庶勸誅殺

未嘗送人入獄

行寬仁法仁祖九

戒諸將多殺十一

春月禁採捕二十

禁採捕鹿胎廿三

孝德

思慕隆祐太后高宗建炎四

復徽廟舊人紹興十

上事太后謹十二

議朝德壽宮禮孝宗卅

宮門降輦

定七日一朝禮

供德壽宮米炭

上太上帝后冊寶

詣德壽宮上壽隆興元

乞加太上尊號乾道六

中興聖政目錄

三

畫悅親之道七

喜太上壽康淳熙元

加太上帝后尊號二

行太上慶壽禮

編光堯慈訓五

太上帝后宴大內七

慶太上帝后年七十十

奉慈顏之歡十二

加太上帝后尊號

太上賜銷金背

慶太上八十歲禮十三

太上皇帝上僊十四

議行三年之服

詔行三年喪禮十五

沈清臣贊成上意

王正已撰孝感記

上帝后尊號光宗十六

勤德

上恭己勤儉高宗建炎二 五更初覽奏報紹興元

日有常度三 戒初斂終怠五

上或達旦不寐六 因夜觀奏損目

夜閱准西警報 禁中自有日課七

上閱奏至夜分卅一 讀寶訓知養生

恐政事積壓乾道元 以無逸為龜鑑淳熙二

以無逸為法四 朕心未嘗放下十

遜位前一日除授十六

儉德

命碎寶器高宗建炎元 以珠玉投泔水

中興聖政目錄

三

毀螺鈿椅卓又見二 命尚食勿進鴉兒四

却孔彥舟獻玉紹興元 天性不好華靡二

毀供御綉服牌 罷後苑作

奉身至約 毀棄金屏障

修行宮惜費 罷織御服羅

却獻玉尊四 罷市御爐炭

甘陋居菲食 上論祖宗恭儉

常以營造為戒五 留金酒器賞將帥

常御蔬菜豆腐七 寢處不須華好

陳設不須文綉十三 殿宇用赤土桐油

幕帟不用文綉卅六 上不貴異物三十

戒數易陳設卅一 宮中自奉儉素卅二

不增宮中臺殿孝宗乾道七 不買北物淳熙六

不喜珠玉圖畫 重營繕

創新堂不施丹雘 儉德中外共知七

薄於自奉

明德

上知沈昭為人高宗紹興四 知馬廣有謀略

因知馬論得人七 察愛憎為毀譽

上知偏裨才性 上知人善將將八

中興聖政目錄

三四

上深知諸校之才十 論劉錡所長十一

上知偏校能否孝宗隆興二 上知戴之邵妄誕乾道元

周知將官人才三 上明見萬里外

因奏對盡知其人淳熙六 備知諸將長短十五

容德

優容忠讜高宗建炎三 容李漢英狂易紹興三

不明言趙傑之罪孝宗淳熙十一

聖學

初復經筵高宗建炎元 進讀通鑑二

暑月不罷講 論孟幼年所習

神交孟子	洪擬論帝王之學 <small>紹興元</small>
廖剛言帝王之學	始御講殿二
命胡安國兼讀春秋	命進春秋口義
不許經筵講史	上論春秋書法三
喜朱震論易春秋	讀三朝寶訓四
經筵復開講	分命儒臣講書
喜司馬光隸字六	重胡安國春秋傳七
詔間日開經筵	張九成所得甚多八
帝王學不同士夫十一	論學必自得十二
宮中不廢學	讀書思聖人意
上喜閱書作字	論君臣當知春秋十三
論觀書養性	上性好讀書
君臣皆當知春秋	復御講筵卅二
張浚論人主之學 <small>孝宗</small>	召輔臣勸講
進讀三朝寶訓	無事看尚書數篇 <small>乾道二</small>
劉珙論聖王之學三	讀尚書知畏天四
張栻講詩葛覃七	祖宗留意聖學 <small>淳熙九</small>
論仁義中有功利三	命學官講中庸四
論孔孟之言不同	暇時只好讀書六
講讀寶訓不倦七	進讀寶訓終篇

讀真宗正說八	日講周易兩卦十一
講易泰萃二卦	論人主讀書不知道十三
論陰陽之理	
聖製	
製中和堂詩 <small>高宗建炎三</small>	刻太宗戒石銘 <small>紹興三</small>
頒真宗御製七條十	製先聖七十二子贊 <small>十四</small>
製秦檜畫象贊十九	奉安徽宗御集 <small>廿四</small>
製損齋記 <small>廿八</small>	製黃元贊
製敬天圖 <small>孝宗乾道七</small>	自撰幸學詔兩語 <small>淳熙四</small>
幸祕省賜詩又五	宣示敬天圖四
製用人論六	賜史浩送行詩十一
賜石刻太上稽山詩	
聖翰	
書通鑑賜黃潛善 <small>高宗建炎二</small>	書孟子語於素屏
書旅葵大有大畜卦	書中和堂詩賜張浚
書郭子儀傳賜諸將四	書孝經示輔臣 <small>紹興二</small>
書光武紀賜徐俯	書寇賈事賜二將三
范冲請書無逸圖五	書中庸篇賜進士
書尚書賜趙鼎	書車攻賜輔臣
書泰否卦賜張浚	書裴度傳賜張浚六

書成都大成殿榜 書羊祜傳賜秦檜七

上留意帝學 親寫尚書史記孟子十三

頒御書州縣學十三 書太學首善榜

頒刻御書孝經十四 書閣名賜秦檜十五

上好米芾書 書秦檜父碑二十

書皇甫坦庵額廿八 刻親書二詔廿九

書賜王堂字三十 題楊存中閣名道宗乾

上以書字為娛七 書秋山平遠詩

太上真草之妙 書益稷賜新進士八

建光堯御書閣淳熙四 書閣名賜史浩十一

中興聖政目錄

三五

欽宗命太上為元帥真蹟十三

尊號

不受尊號高宗紹興十 譏德宗加尊號孝宗淳

君道

治天下惟一公高宗紹 論至誠盡仁二

賞罰不私大臣親三 不偏好惡

君臣以至誠相與四 論毀譽當考其實五

靜坐思應敵之方十一 不以毀譽為賢否

上無一毫私意廿七 虞允文論君道有三廿

讀實訓知為君難 論人君不可驕縱元隆興

行罰不私親近乾道二 守罰不私懿親

行法不避戚里 劉珙言不可獨斷三

上不任私意五 懲姦不私於近六

劉珙言循理得民心八 君臣不事形迹淳熙元

用中于民二 用法不私宗親三

不以魏王所請廢法四 不以戚里廢公法六

不以卿監私近屬 矯枉不可過直

羞叔世之君所為 有私心法便不行十

論人君少知道十二 論人君易驕縱

行法不私潛邸人

中興聖政目錄

三六

君心

不畏多事畏無事高宗紹興十三

張栻論君心孝宗乾道 人君不可有貪心九

朱熹言正心術淳熙七 朱熹言理慾十五

攬權

令劉光世稟朝旨高宗 罷便宜旨揮

敬天

祈天弭禍高宗紹興二 畏天不論分野

講過日食故事四 因旱講朝政闕失五

焚香禱雨六 舉行弭災四事十五

星變不拘分野 <small>廿六</small>	應天當以寬 <small>孝宗乾道元久雨</small>
以淫雨講究決獄 <small>二</small>	災異當恐懼修省
大雨減膳慮因 <small>三</small>	編尚書為敬天圖 <small>七</small>
君臣交修答天貺	平時奉天 <small>八</small>
修省惟恐不逮 <small>淳熙七</small>	因豐稔增修德政
謝雨歌雲漢詩 <small>十四</small>	
格天	
禱天得晴 <small>高宗建炎三</small>	太白復歸黃道
日食淺而退速	熒惑退度
日中黑子消伏 <small>紹興元</small>	得雨始御玉食 <small>三</small>
甘澤應祈 <small>五</small>	蔬食得雨 <small>九</small>
禱雨獲應 <small>十一</small>	欲禱得雨 <small>十六</small>
甘雨應祈 <small>十九</small>	禱雪獲應 <small>廿一</small>
喜小雨應候 <small>卅一</small>	禱天蝗滅 <small>孝宗隆興元</small>
郊祀得晴 <small>乾道元</small>	祈晴獲應 <small>八</small>
批出決獄得晴 <small>淳熙三</small>	聖心寅畏得晴 <small>四</small>
雨自方寸中來 <small>七</small>	人主感天之速 <small>十</small>
默禱上帝得晴 <small>十二</small>	
稽古	
命進故事 <small>高宗建炎四</small>	命講官進故事

論漢宣中興 <small>孝宗乾道四</small>	論衛文公致富
慕漢文景唐太宗 <small>七</small>	正觀諫錄為龜鑑 <small>淳熙元</small>
論歷代治亂 <small>二</small>	喜陸贄奏議
論裴度功業 <small>七</small>	論兵威不及漢唐 <small>十一</small>
論唐世多名將 <small>十三</small>	讀陸贄奏議
鑒誠	
論唐明皇任相 <small>高宗紹興元</small>	論唐太宗用人 <small>七</small>
論唐太不若漢文 <small>十一</small>	論晉武廢禮致亂
評漢文唐太優劣 <small>十二</small>	論唐太宗君臣 <small>廿九</small>
論秦穆晉武隋文 <small>孝宗隆興元</small>	論節儉奢侈 <small>乾道六</small>
論德宗猜忌 <small>淳熙九</small>	以唐二君為法為戒 <small>三十</small>
恐有德宗之失	
儆戒	
以敵國侈靡自儆 <small>孝宗乾道三</small>	
求言	
詔侍讀官奏事 <small>高宗建炎元</small>	詔百官言事
至杭州詔求直言 <small>三</small>	久雨詔言闕政
以琴出求言 <small>紹興元</small>	引對郎官 <small>二</small>
復建隆輪對故事	輪對周復令轉對
以星變求言	命守臣奏利害邊防

以災異求言

許監司奏便民邊防

言轉對有補五

侍從不拘輪對

增轉對負

乞勿拘輪對六

引對臣僚

轉對官許投進

詔職事官轉對七

訪民瘼闕政

因旱許上封事

六參日輪對

因條便民事以觀人

五恐阻節言事 廿二

申命輪對言事 十四

治伏闕上書罪 廿六

黃中請復轉對 廿七

命賀允中奏所聞 廿八

許修注官奏事

轉對官始言事 三十

中興聖政目錄

聖

太學生五賢詩

久雨求言 卅一

引對監司守令

詔求直言 孝宗卅二

張震乞復輪對

賜筆札令條弊事

以旱蝗星變求言

隆興 詔條優恤軍民事 二

以災異求言

詔輔臣夕對

禁太學生伏闕

詔會議時事

命執政晚朝奏事

不塞獻言之路

詔臣下指陳闕政 三

乞侍從更宿禁中 六

許閣門官輪對 七

汎問宰執中外事 淳熙

詔前宰執侍從言事 六

命侍從論思獻納 八

因旱求言 十

論羣臣不言過失

訪問外事

因旱求言 十四

詔監司條弊事

即位求言 光宗十六

復輪對

詔侍從言事

通下情

置檢鼓院 高宗建炎元

布衣孫清論事 紹興二

賞進士言時事

布衣吳伸上書

李郁以布衣陳要務 四

不長告許之風 六

納用布衣言事

布衣上書訴冤獄 孝宗

聽納

中興聖政目錄

聖

置官看詳封事

高宗建炎元 置簿錄臺諫疏

輪官看詳獻言

行布衣獻言 四

喜臺諫言事

聽太學生上書 紹興二

令人盡言

貶王洋請立五季後

編管上書狂妄人 三

命官編類章疏 五

獎諭李綱言事

容納張戒忠言

看詳陳獻利害 七

獎諭李綱乞兼聽

令後省看詳上書

上論清心聽納 十一

看詳便民事件 十三

十八、廿三 廿六

賞應詔言事人 廿六

采用直言 孝宗卅二

催看詳奏疏

獎獻言之士

命進呈省試策隆興元

獎吳澥言事

節殿策言利害處

乾道元

取上書撮要進呈

看詳投獻文字

二

置章奏簿

用陳俊卿忠謹

置言事簿

張栻乞聽言考實

龔茂良言聽言責功

以是非為從違

言事當觀所行

看詳諸路不便事

節錄館職策

置司看詳言事

聽言務詳審

看詳應詔封事

施行宰臣封事

定奏劄數

十五

中興聖政目錄

四三

求才

招來材武之士

高宗建炎三

上欲識知名士

上置人才簿

卅二

用人

兼用才德

論用人之法

才吏不可無

豪傑不次擢用

用人惟賢

論人難知

魏缸論用人之道

四

用人不分彼此

因御馬論用人

七

論用人不宜太速

錄所薦人于屏

除官必謹始

責士大夫盡心職業

二十

用人當盡公道

上嚮用洪邁

廿九

召徐度等三人

洪皓三子可用

卅二

用人取慤實

用人不求備

卅三

用人不責小過

重郎曹選

七

選人為卿監官

不以言取人

八

用人處以無心

用人二弊

卅四

乞宣示用人論

論用人材

十

用人不厭詳細

戒大臣勿分文武

十一

中興聖政目錄

四四

親擢

趙遠天子門生

高宗紹興卅五

召胡銓王十朋

孝宗卅二

除周操正言

上自知胡銓十朋

敬大臣

尊禮舊弼故老

孝宗紹興卅二

優禮老臣

上不稱張浚名

隆興元

不呼陳康伯名

常朝大臣免宣名

淳熙七

禮遇故相

錫予

不開賜予例

孝宗隆興二

不妄賜予

爵賞不可妄予

淳熙四

錫宴

聖節復賜宴 高宗紹興 喜雪賜宴 編年類

講書徹章賜宴 十八 命近臣射飲 孝宗乾道

宴宰執於澄碧 淳熙二 觀堂錫宴 七

宴講官于祕省 八 以荒歉罷雪宴

許文臣燕射 九 宴經筵官 十三

遊幸

幸玉津園宴射 孝宗隆興二 乾道九

幸祕書省 淳熙四 閱蹴鞠 四

幸佑聖觀 六

中興聖政目錄

四十五

田獵

禁獻鷹犬 高宗建炎元

治道門

治道

胡寅乞務實去虛 高宗建炎 張浚論為治之道 紹興

論治國猶治身 治天下如治疾 六

鄭剛中言虛 弊六 治道當鎮以清靜 十一

治道貴清靜 十五 治道以民事為急 十九

寶訓真宗守清靜 孝宗 祖宗精於治道 卅二

論治天下以禮 六 張栻奏立規模

崇尚簡易 上下寬嚴之體

責實之效 四 治天下如奕碁 十二

論當今要務 十三

政事

議清中書之務 孝宗乾道 朝廷當理會遠大事

陳俊卿乞清中書務 檢舉合待報事

政事復歸中書 小事亦不創例 九

聚議用漢故事 淳熙元 出令不可不審 三

論集議之弊 八 戒違戾約束 十五

中興聖政目錄

四十六

治體

論寬猛適中 孝宗乾道 治體不可偏 淳熙三

本朝仁厚比於周 四

風致

罷羣臣起復 高宗建炎 許羣臣奉親 紹興九

上論風教不立 十一 禁規求起復 十六

立規圖起復法 十七 論起復非美事 廿六

旌賞童子楊富 三十 劉珙辭起復 孝宗乾道

旌陳敏政家行義 九 旌方甫孝行 淳熙三

旌表楊榆家 六 定小使臣三年制 七

旌節婦廖氏十四

詔令

下革弊詔高宗建炎元宗澤論詔旨二

幸杭州下詔罪己三詔以四事自責

詔令當取信四許改正詔語紹興三

詔自責求言恤民六下詔罪己孝宗隆興元符離之役

下戒勵詔光宗附淳熙十六

內旨

詔執奏傳宣高宗建炎元衛膚敏論內降

御筆指揮紹興二許奏駁御筆

中興聖政目錄

四

御筆作聖旨行下不降中批孝宗乾道二

陳俊卿乞密繳內降四陳俊卿奏審御筆

陳俊卿諫出中批淳熙五陳俊卿諫用白劄

紀綱

胡寅紀綱五事高宗建炎三

制度

頒降斗斛高宗紹興二

家法

取法仁祖高宗紹興三不改祖宗成憲

禁中百事守典故四范冲論王安石變法

安石變祖宗役法法仁祖不及太祖

以儉素為家法六經久之制不可易八

守家法求帝王意十二不許變法十四

祖宗法不必改命遵守法令十六

讀寶訓論法祖十七不以奏請改成憲

不違祖宗舊章三十編建炎紹興詔旨孝宗隆興二

詔有司守祖宗法隆興元論子孫不守法度乾道三

命遵守成法六論熙豐變家法七

論改法之弊守法杜僥倖九

上下堅守法度淳熙二守祖宗成法

中興聖政目錄

四

詔遵祖宗成憲光宗十六

法令

重修敕令高宗建炎四對修政和嘉祐勅紹興元

頒紹興敕令乞修六曹法令

乞申明法意乞重修勅令

增贓錢緝足上吏部七司法

編七司例冊四詔監司條具專法五

立監司守令失按率執初提舉勅令

王侯論廢法用例定率執勅令

上重修祿秩新書六重修祿秩令成八

看詳刑名斷例九 秦檜上通用敕令十

編續降朝旨 六曹寺監初成十二

監學教令成十三 常平免役法成十七

七司通用法成十九 茶鹽法成廿一

編刑部例八法廿六 重修貢舉敕令

看詳批狀旨揮三十 上吏部法刑名例

不許引例斷刑孝宗乾道元 諭執政毋創例害法二

乾道新書成 守祿令不破例

增以緝定賊數六 詔審覆刑書

親閱法令 修吏部七司法淳熙元

中興聖政目錄

甲九

因例立法之弊 更定強盜賊法二

編淳熙條法事類六 御筆刪修敕令

頒淳熙新書七 羅點乞減刺配法十一

乞裁定刺配法十四

賞罰

公示賞罰高宗紹興四 大明賞罰

治天下在賞罰六 以賞罰治天下七

恩威賞罰並行 論用兵在賞罰十

得人才在賞罰十七 行官吏賞罰廿六

賞罰須當並行 行諸將賞罰卅一

行諸將賞罰孝宗隆興 賞罰出於無心淳熙六

賞罰不可廢十四

刑獄

應奏讞並降等高宗紹興元 強盜不分首從

章誼奉讞平恕二 以霖雨命督獄

臨軒決囚 致謹奏讞

戒理官明恕 詔戒理官三

孟師尹平反遷秩 劉藻論斷

論仁宗重失入罪 命察官決臨安獄

因早遣憲臣慮囚 詔諸路監司慮囚

中興聖政目錄

甲十

奏按濡滯刑獄 元衮言情法輕重

命憲司奏大辟 奏讞不當不加罪四

判定斷例 喜張初平允

定痼死罪五 盛暑慮囚為永制

論奏按不當 強盜獄死不理賞六

經筵論奏讞 詔監司慮囚

時暑慮囚七 有罪無可恤八

張九成平反 論贖刑難用十一

命覺察滯 用經任人鞠獄十二

奏按免收坐官吏 催結絕滯獄

論獄吏弛慢

禁妄奏獄空

始令官司給斷由廿二

命理官決浙西獄廿五

不許妄奏裁廿六

命四川決獄

增理寺吏祿

論理寺姦弊廿七

不貸劫綱事

刑罰不事姑息廿八

大理獄空卅一

不原官吏致死罪孝宗乾道元

嚴詐官罪

詔戒獄吏侮法二

戒獄官探執政意三

親閱囚歎

臨軒決遣係囚四

詔議獄以法五

引見疎決罪人六

不許淹延民訟淳熙三

中興聖政目錄

至

治使臣盜官物罪四

陰雨決獄

大理獄空五

殿策問園土八

嚴失入罪九

喜趙汝愚執法十

刑部臺察錄囚十一

懲獄案稽緩十二

治獄案稽緩罪

禁詞訟稽違

朱熹言刑獄不當十五

詔獄

胡舜陟靜江之獄高宗

胡舜陟冤死

李光野史之獄二十

王趙之獄廿四

張昞之獄廿五

赦宥

即位大赦高宗建炎元復辟赦三

以敵退曲赦淮南五 大暑疎放輕刑六

以和議成赦天下九 因旱檢舉未赦人

復建金雞肆赦十九 郊赦詳民間利害廿五

檢舉編置罪人廿八 登極大赦孝宗卅二

立太子赦乾道元 太上康復大赦淳熙十

皇親門

儲嗣

中興聖政目錄

至

皇子生高宗建炎元 詔立皇太子三

皇太子薨 李時雨乞立儲貳

命令應選育宗子紹興 妻寅亮言宗社大計

選立藝祖後 妻寅亮除察官

孝宗以選入禁二 孝宗除防禦賜名三

選伯玖入宮四 張浚言儲貳五

孝宗封建國公 伯玖除防禦賜名六

岳飛請正皇子位七 建國公親奠朱震八

王庶言匹嫡之非 宗室璩封崇國公九

建國公封普安郡王十二 普安出閣

崇國公封恩平郡王十五 二郡王並移鎮十七

光宗為率府副率二十 閣安中殿策言儲嗣七廿

普安聰明從諫 張燾贊定國本廿九

議普安典禮三十 普安盛德

立普安為皇子 恩平判大宗正事

決此計已九年 建王加禮王十朋

北使不敢視建王 建王不喜聲色卅一

建王處變不懼 立建王為皇太子卅二

光宗封恭王 孝宗 立情為皇太子 乾道元

皇太子惜養三 立恭王為皇太子七

皇太子尹京九年免 上論建儲事淳熙七

東宮見識學問八 詔太子參決庶務十四

開議事堂十五 朝殿命太子侍立

尤袤獻言於太子 皇子封嘉王

訓儲

以書院為資善堂高宗 紹興五 建國公出資善堂

范冲書孝經圖後 建國讀孟子終篇六

普安郡王力學十九 命東宮講尚書孝宗 乾道二

東宮講讀次第九 賜東宮通鑑紀事

東宮添讀唐鑑四 命太子讀經史六

皇子

封皇三子為王孝宗 附 皇子愷判寧國府七 乾道

魏王治二郡惠愛淳熙 元 皇二子魏王夢

親王

立益王主奉高宗 建炎 封太祖後紹興 元

封安定郡王

宗室

胡寅乞封建宗室高宗 紹興 三 宗司寓廣潮泉郡元

置行在宗正司 公族始為從官

築睦親宅三 謝伋言宗室五事

南班宗室赴臺參四 給賜南班宗室五

賜親賢宅綰帛 命訓宗室名六

增南班宗室食米八 令所在宗子入學十三

定宗學生額 許宗室任行在官十四

秦檜乞置宗學 喜宗子多讀書廿三

重修宗學廿七 嚴宗室磨勘法孝宗 卅

罷紹興府宗司乾道 七 宗司建置本末

行宗室銓試法八 不許升降服屬淳熙 二

不欲宗室近屬作郡八

公主

戒皇孫女執婦道孝宗淳熙十

皇太后

尊隆祐太后高宗建炎奉養隆祐太后四

隆祐太后崩紹興元論昭慈后誣謗三即隆祐后

太后聰明有遠慮十二太后善治官中事十三

慈寧太后崩廿九

皇后

立貴妃為皇后高宗紹興十三追冊皇后郭氏孝宗卅二

中宮以儉德聞淳熙三中宮天資恭儉

外戚

中興聖政目錄

五五

衛膚敏論邢煥孟忠厚除授高宗建炎元

膚敏劉珏論孟忠厚后族不任侍從二

罷潘永思四不私戚里

不用戚里管軍紹興元不私幸淵差遣

三衙不用戚里罷潘永思

不假外戚恩澤三不私后族

留爵祿賞將士六上待國戚得體廿五

錢端禮逐館閣士孝宗乾道元陳俊卿以言端禮出

罷李道安作二不差戚里充環衛三

張拭諫張說除簽樞七張說復除簽樞八

莫濟周必大以張說罷竄張說等淳熙二

不許張默添差三后族裁減恩澤

不許張聞禮添差六不許劉允中添差十四

譜系玉牒附

編次玉牒高宗紹興二上屬籍總要五

重修玉牒十一作玉牒所二十

進三祖仙源類譜二十七上仙源積慶圖廿八

林邵進真宗玉牒孝宗乾道元奉安玉牒積慶圖三

訓宗室名淳熙元進呈類譜玉牒五

進仁哲宗玉牒七

中興聖政目錄

五六

官職門

官制

省併中外官高宗建炎減罷尚書左右丞三

省併朝官將臣兼兩鎮之始

復給敕告四許百官旬休紹興元

非軍功不遷橫行二大臣子除職之始

職事官復權郎御筆除從官之始

走馬承受不復除三改官許注教官

重定給告敕制四立按發欺庇法五

改畫日供職指揮 京局改官並罷任六

大將子任職事官七 管軍始除保傳十二

臣僚陳轉官六事孝宗重閣門之職隆興二

除郎先令上殿 不歷郡不除郎乾道三

中都官不分清濁 職事官不待闕五

修正三公三少法八 立武臣遷轉正法

官名去左右字淳熙元 定補外帶職法二

小官不許再任 守閣門得郡資格四

職事官有關方除 執政減年守舊法

乾淳重定武階 執政臺諫子與祠七

中興聖政目錄

五七

用人不分清濁十 重閣門之選十三

重忠佐轉資十四 武臣關陞法嚴

俸給

添職事官職錢高宗紹興元 增茶湯錢三

官吏權減俸五 職事官給米六

不許援例添請孝宗卅二

職田

罷供職田高宗建炎二 職田不許增置紹興卅

不許折納孝宗卅二 給還職田隆興元

職田止理正色乾道八 不許四川借職田淳熙三

銓選

始討論濫賞高宗建炎 申命討論濫賞四

論守資格 以堂闕還吏部

論堂中取部闕 用人不限堂除紹興元

罷討論濫賞 減堂除還吏部二

免上書人審量 席益言銓法三

詔革注擬弊 注擬增民事律六

聞赴部所費極多七 分堂部守俸闕

堂部稟闕復舊 審量之法盡廢十

不改犯民事條十九 改官並實歷親民廿六

中興聖政目錄

五八

劉珙革吏姦三十 限選人改官負孝宗隆興元

論銓注三弊二 論減年磨勘弊

引見初改官人乾道二 選材不較資格

重定改官負額三 詔勿以例廢法淳熙十

考課

定知縣考數高宗建炎 以戶數考守令紹興三

左右司考郎官治狀四 考校監司守令六

立考察監司法廿八 申明批書法孝宗乾道

薦舉

審察舉人高宗建炎元 詔文武臣舉官二

審察舉人	命舉才術之士 三
執政乞舉大用之才	舉智謀武藝官
命舉縣令紹興元	從官互舉其子
宣示陳襄薦章	坐舉官礙格罪
命薦中原士大夫 二	詔舉將帥
胡安國薦朱震	宣諭使朱異薦官 三
陞擢宣諭所薦人	宣諭劉大中薦官
朱異薦林安宅	朱異薦李郁等
宣諭明崇薦布衣	劉大中薦李椿年等
劉大中薦士知名	明崇薦董弁等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五九</small>
復司馬光十科	命武臣舉自代 四
命趙鼎薦人才	謝克家薦布衣江表
孫佑薦布衣王蘋	行十科薦士法 五
詔舉監司守令	館職但許舉縣令
沈與求薦錢葉	趙鼎以薦舉乞罷
前宰執理為職司	席益薦士知名 六
舉勇力權略士 七	申嚴薦舉之罰
舉才堪大縣人	命從官舉監司郡守
命戶部長貳舉官 九	詔侍從薦士
詔舉將帥 十	安撫舉狀理職司 十五

觀所薦可以知人 十六	論踰越放散之弊 廿二
論改舉之弊 二四	命舉知通治狀 二六
舉官不避親故	置八科以舉士
革鬻舉貿易弊	嚴舉官令
舉宗室京朝官 二七	召從官所舉人才
論薦蜀士	罷張杓薦人之謬
舉武臣有勞效人	薦人並令引對 二八
乞論薦武臣 二九	詔舉將帥
詔舉守臣 三十	詔舉郡守
詔內外官薦士 卅一	論薦舉人才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六十</small>
立受京削法	詔舉監司郡守 卅二
詔舉可備使命	詔舉蜀中都運孝宗
詔舉監司郡守	置十科舉武官隆興元
用薦舉人才	寬薦舉同罪法 乾道二
汪澈以繆舉自劾	命諸帥薦部曲
大明舉主賞罰	薦舉武舉及第人 五
劉凱失舉降官 六	許克昌論繆薦 七
六部長貳不理職司	詔統兵官舉人
舉邊帥之才 九	治薦舉不當罪 淳熙元
不以薦主去留人才	公舉監司郡守 三

拔十得五四

詔舉臺官五

錢良臣失舉自劾六

罷懋仁遠繆舉

柴瑾以欺誑落職

薦舉職事官八

詔舉監司九

立免舉主法十

舉武臣充副使

不限薦武臣負數十一

戒飭薦舉受私

罰程大昌等繆舉

罰繆舉曾蔡罪十二

治干求薦舉罪

罰繆舉陳德明罪十三

任子

諸將以文資蔭子

高宗 紹興元許大臣蔭期親二

中興聖政目錄

卷一

非使相以文資蔭子四

定奏蔭銓試法六

重定銓試法十一

武臣子召試換文十二

寬任子法二八

嚴任子銓試法孝宗 隆興元

申嚴銓試法 乾道二

嚴異姓恩澤法淳熙 六

減任子法九

不許武臣免呈試十五

錄後

錄元祐黨子孫高宗 建炎 四

錄趙普子孫紹興 元

錄張九齡孫

擢直臣鄒浩子三

錄六朝勳臣子孫

元符邪等人任子五

錄顏真卿後

錄司馬光後六

錄邵雍後八

錄岳飛後孝宗 卅二

錄范質後淳熙 八

錄中興節義後十五

久任

監司守倅任三年

高宗 建炎 四

胡寅言久任監司郡守

鄭剛中乞久任邊守

紹興 八

詔久任百官九

周操乞久任百官

孝宗 卅二

檢紹興久任詔隆興 元

莫濟乞久任 乾道二

詔久任邊守三

久任邊將牧守淳熙 元

用人在久任二

再任邊守三

邊守不須久任十

均內外任

中興聖政目錄

卷三

不歷縣令不除監司郎官

高宗 紹興 元

不歷外任不為侍從

詔均內外任

優擢館職外任

論士夫須歷外任七

從官須歷外任二六

革內重外輕弊二八

置籍均內外任

孝宗 乾道 元

重郎曹之選七

在京官更迭補外

淳熙 元

用人更出迭入十

人情重內輕外十二

清流品

軍功補右選

高宗 紹興 二

不許樂人出官十三

不以將家居清望

卅二

伎術官不換授孝宗 乾道 元

惜名器

不許乞空名告敕高宗建炎四不以土木功轉官紹興四

改正宋錢孫官五爵祿不輕授十六

寢德壽宮官吏濫恩孝宗隆興二

不可為人擇官淳熙元削遺表恩澤之濫三

清入仕之源不以進頌進職名七

不許門容理選限名器不可假人九

論慶壽恩數十五

抑僥倖

關防奏辟之弊孝宗淳熙五嚴解帶恩例十二

不啓僥倖之門十五
中興聖政目錄 卷三

褒贈

追復蘇軾官高宗建炎贈謚宗澤

贈陳東歐陽澈官三贈馬伸官

祭陳東張慤墓賜陳東家金

贈謚楊邦乂褒元祐忠賢四

贈常安民江公望官篆韓忠彥碑

封謚呂公著等贈謚劉摯紹興元

申命追贈黨籍贈蘇軾殿學

賜陳東家錢毀王安石舒王浩四

贈恤陳東歐陽澈復贈馬伸官五

贈邵伯温官贈謚鄒浩六

命南劔祀陳瓘褒贈呂祉七

追復張所官九陳瓘賜謚三六

贈謚張浚孝宗隆興二贈王悅官乾道四

嚴定謚賜謚法八贈魏揆之官淳熙三

賜謚更不命詞

宰相宰執附

宰相復兼樞使高宗建炎四命大臣諸將會食紹興二

戒宰相勿親細事論臺諫摺撫宰相四

命大臣按官吏五論體貌大臣五

胡寅言清中書之務王縉論大臣不和六

大臣臺諫一體九相賢則所薦皆賢十五

宰相不兼樞使二六上論任大臣二九

復命宰臣兼樞使孝宗戒大臣受私謁隆興元

命大臣留意政事二勉大臣任事乾道二

帶兼制國用使八年罷正丞相官名八

論宰相當容物淳熙二申嚴大臣見容禁

令宰相勿畏讒毀五聽大臣避親嫌六

諭大臣扶持公道七諭宰相留意大事十三

乞禁宰執見容 十五

執政

執政兼御營使 高宗建 執政皆有親兵

張慤知錢穀利害 張慤立朝大臣節二

葉夢得深曉財賦 三 簽樞與執政鈞禮 紹興

徐俯蔑視同列 四 稱王庶大臣才 八

王庶言事激切 王庶待諸將威嚴

沈該万俟卨無建明 五 命接賓客詢訪 二六

葉義問土園樞密 卅一 王之望軍中除拜 孝宗

戒執政私第見容 乾道 參政同知國用事 八年

中興聖政目錄

六五

戒執政徇私 淳熙元

三省

三省合為一 高宗建 復置兩省檢正

鑄三省銀印 與密院同奏事 四

罷檢正置左右司 復置檢正 紹興二

清煩碎事務 孝宗 立三省密院奏審法 淳熙

命令經由三省 八

密院

分御營歸密院 高宗建 置檢詳減編修官 三

鑄密院銀印 趙鼎正西府體 四

罷御營歸密院

始除檢詳官

置密院幹官

改幹官為計議

復置承旨 紹興元

樞密院效士 二

定計議編修改官法

都承旨始除文臣

政府樞府合為一 五

復置樞副 七

罷計議官 十一

祖宗不改密院意 二九

密院文書始畫黃 孝宗

樞密院密白

命密院公心差除 淳熙

立三省密院奏審法 四

審察離軍人

不廢審察之法

六部

中興聖政目錄

六六

復置權侍郎 高宗建

置監門官 紹興二

復置架閣庫 三

三省細務歸六曹 四

命六曹守格法 五

論六部不任事 六

論六部不任事 七

復架閣官四員 十五

乞命六察糾六房 孝宗

臺諫

黃潛善引用張浚 高宗 張浚累攻李綱

衛膚敏言三事四事 馬伸論汪黃二

張澂攻罷汪黃 鄭啟論苗劉事 三

貶袁植請殺戮 趙鼎呂祉除臺官

呂祉論聰明進三策	張守等攻梁揚祖
諫院始不隸後省	得趙鼎朝廷尊
中丞臺綱所係	趙鼎三月言四十事
嘉趙鼎敢言	賞富直柔敢諫
沈與求論執政過失	趙鼎論呂頤浩 <small>四</small>
沈與求論天變	江躋論天變甚悉
吳表臣論潘永思	臺諫不當薦官
韓璜論汪伯彥 <small>紹興元</small>	命六察糾百司
沈與求攻范宗尹	沈與求攻朱勝非
諫官置局	沈與求乞盡誠 <small>二</small>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除諫官賜出身	命徐俯非時奏事
檢察三省六曹 <small>三</small>	辛炳劾呂頤浩十罪
常同論諸司不隸臺察	常同劾不才監司 <small>四</small>
辛炳論用人之弊	論臺諫當務大體
趙需得諫臣體 <small>五</small>	田如鼇以排詆罷
論擇臺臣	張絢劾楊沂中
趙需雞鴨諫議	王縉諫取青綠瑋瑁 <small>六</small>
王縉論地震事	劉長源言十二事
陳公輔得諫臣體	陳公輔攻張九成 <small>七</small>
常同論大臣抑言路 <small>八</small>	辛次膺劾秦檜

常同攻劉子羽	常同以援潘良貴敗
廖剛思大體 <small>九</small>	李文會附會言仁義 <small>三</small>
楊愿附會言士風 <small>十四</small>	鄭仲熊論事阿附 <small>二</small>
湯鵬舉薦臺官 <small>十五</small>	臺察官具負 <small>二</small>
湯鵬舉攻張浚	賞陳俊卿敢言 <small>三一</small>
杜莘老留陳俊卿	杜莘老骨鯁敢言
任古按孟思恭 <small>孝宗卅</small>	胡銓辨臺諫責直 <small>隆興元</small>
罷臺諫風聞失實 <small>乾道二</small>	戒臺諫受短卷 <small>三</small>
單時諫擊毬飲酒 <small>五</small>	命臺諫舉職 <small>六</small>
許六察隨事彈奏 <small>八</small>	陳升卿賜出身入臺 <small>九</small>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臺察以舉職遷官 <small>淳熙二</small>	應材言臺諫之職 <small>四</small>
謝廓然中除臺官 <small>攻龔茂良</small>	察官察事之效 <small>七</small>
朝廷與臺諫不同	遵守分隸六察法 <small>八</small>
復除中丞 <small>十</small>	李椿論臺諫
置左右補闕拾遺 <small>十五</small>	乞禁臺諫見容
<small>給舍</small>	
劉珏繳黃潛厚 <small>高宗建炎元</small>	富直柔駁王繼先 <small>四</small>
胡安國敬朱勝非 <small>紹興二</small>	孫近論給舍失職 <small>三</small>
除職事官不經給舍	獎諭胡寅 <small>五</small>
潘良貴叱向子諶 <small>八</small>	中書復除舍人 <small>二</small>

復除給事中廿七 楊椿封還推恩詔廿九

洪遵言推恩事 論給舍職事卅一

劉珙繳楊存中卅二 金安節繳駁二事孝宗

命金安節繳駁隆興元 不許胡銓辭繳駁

許舍人批敕乾道元 許蔣芾繳駁

正給舍之職五 命胡沂繳駁

命給舍舉職六 林光朝繳謝廓然淳熙

詔詰給舍六 許繳駁諸路減否

兩制 告令不須詞臣高宗建炎元 汪藻草迎立詔書

中興聖政目錄

朱勝非辭氣嚴重 汪藻草高麗詔得體三

惡席益放文夸大紹興元 王居正草贈東澈制四

胡寅論詞臣好惡五 詞臣不由科第

呂本中草趙鼎制八 胡交修三入翰林九

汪藻工於儷語廿四 周必大有掌誥才廿七

劉珙詞氣激烈卅一 洪遵草朱倬制卅二

洪适救文失國體孝宗隆興二

書殿 復學士名高宗建炎二

閣職

置敷文閣高宗紹興十 置煥章閣孝宗淳熙十

館職

復祕書省高宗紹興元 復召試館職

初置著作官二 召復洪興祖等

增祕書省官四 增為十八員五

復召試館職三十 上喜周必大策

館職不定負孝宗卅二 定祕省負額隆興元

館職不限負二 館職更迭補外乾道元

記注

中興聖政目錄

請錄聖語高宗建炎二 許直前奏事紹興三

胡銓奏史職四事孝宗隆興元 詔書所聞聖語淳熙八

史官

祕書長貳修日歷高宗紹興元 復置史館三

范冲辨修史不允四 初置史館校勘

罷史館十 分命監修提舉官

復令密院錄聖語廿六 論史官才難卅一

講官

史官兼才學識孝宗乾道三

除侍讀侍講高宗紹興 鑄紹興經筵印

范冲朱震侍講 五 復翰林侍讀 六

復命從官講讀 廿六 命經筵官宿直 孝宗隆興元

留胡銓侍經筵 乾道六 史漢侍讀 淳熙四

學官

初除太學官 高宗紹興十二 選學官先德行

初除博士負 十三 師儒選心術正人

增太學正錄 廿六 黃中為司業 廿八

陳崇乞增博士負 卅一 學官不定負 孝宗隆興二

寺監

復太府寺丞 高宗紹興元 乞減屬官復寺監 三

中興聖政目錄

至

復置寺監官 復將作軍器監官 十一

復鴻臚寺 廿五 復將作監 孝宗隆興七

卿少不並除 淳熙十一

院轄

六院左藏復堂除 高宗紹興五 六院不入雜壓 孝宗隆興四

革文思院三弊 十二

東宮官

除建王府官 高宗紹興三十一 史浩講周禮酒正

置東宮官 卅二 選太子僚屬 孝宗隆興七

朱熹言東宮官 淳熙十

王宮官

復大小學教授 高宗紹興五 范冲朱震充府僚

以蘇符代范冲 六 趙達兩王府教授 廿五

黃中不附龍大淵 廿六

奉使

遣使宣諭諸路 高宗紹興二 宣諭五使入見

薛徽言便宜賑濟 三 宣諭使薦人才 見類

不喜宣諭多與獄 薛徽言奏罷黃陞等

禁宣諭擅用錢物 宣諭使舉劾大數 四

不喜劉大中興獄 汪澈宣諭京湖 卅一

中興聖政目錄

至

國信使

宋汝為不屈 高宗建炎三 洪皓不屈 四

宇文虛中死事 紹興十 巫伋投書而還 廿一

盧仲賢辱命 孝宗隆興元 莫濛不屈 乾道八

湯邦彥辱命 淳熙三 邢濛不辱命 十四

嘉京鏜專對 十五 鄭僑不辱命

藩鎮

置帥府要郡 高宗建炎元 詔建藩鎮 四

漸廢鎮撫使 論趙普平藩鎮功 紹興二

命鎮撫受安撫節制 三 陳規七年賊不犯

罷鎮撫使

諸路鎮撫盡罷五

開封尹

宗澤拘北使高宗建炎竄留守范訥

詔遷北使澤不奉詔 賜宗澤衣帶

許景衡辨宗澤謗 宗澤至河北視師

宗澤戮李景良等二 宗澤與敵爭滑州

宗澤戮趙世隆 宇文虛中歸北使

三學為文哭宗澤 杜充反宗澤所為

諸將叛杜充 杜充襲張用不克

上官悟權留守三 上官悟斬劉豫使

中興聖政目錄

七五

王倫留守東京九 不許郭仲荀兵糧

孟庾留守東京十

京尹

韓世忠逐連南夫高宗建炎三湯東野戢戍兵

命宋輝盡心獄訟紹興二張澄得時譽八

面諭蔡嶷三事廿六

留守

孟庾留守行宮高宗紹興四孟庾秦檜留守六

呂頤浩留守臨安七 始以庶官守建康十九

湯思退留守臨安卅一張浚判建康卅二

帥臣

胡舜陟斬范瓊卒高宗建炎三浙西帥司移鎮江

康允之棄臨安遁 竄帥臣周望遁走罪四

罷帶制置安撫 呂頤浩等帥江浙

江東西帥復舊治紹興元李綱帥湖廣

李綱申請條件二 趙鼎建康之政

胡舜陟廬州之政三 呂祉庶官帥建康

趙鼎洪州之政四 趙普按吏振職五

李綱帥江西 朝士始帥川陝

寒食日引見李綱 趙鼎經理紹興

中興聖政目錄

七五

擇廣帥須廉吏孝宗隆興元王之奇帥淮南乾道九年

張栻經理邕管淳熙二陳俊卿劉珙盡職四

張栻再任廣西五 做諸路監司帥臣六

張栻廣西之政七 張栻湖北之政

鞏湘再任廣州十 帥臣不可輕授

趙汝愚再任十一 治不臧否守臣罪十二

擇任帥臣 程叔達再任十三

監司

復諸路常平官高宗建炎二罷復置提舉三

江南運司合為一四 四川監司始救除紹興元

復廣東提舉	監司不任本貫 二
復江西提舉	福建漕憲移治
命提刑兼提舉 三	兩淮始命監司
罷江浙轉運司	福建漕憲復舊治
不許具闕乞差	罷廣西茶鹽司 四
常平併入茶鹽司 五	胡寅言勿避戶貫
許不避本貫 七	准東復置提舉 九
向子志湖北之政 十	論監司不按吏 十二
置福建茶事提舉	治監司失按罪 十三
提舉復領常平 十五	提舉始為監司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十五</small>
謹擇監司 十六	陳彬以奏事除職 二十
戒飭監司 廿一	命監司躬歷所部 廿六
論監司互察弊	論監司不舉職
治監司失按罪	監司非養病地 廿八
楊民望言監司三弊 卅一	立監司失按法
論監司不按吏 卅二	禁培克送胥吏 卅五
責張師顏苞苴	約束監司巡按 卅五
復令避本貫	郎官迭補監司 卅六
漕司政事之序	復置武提刑
詔戒監司 九	擇邊地監司 淳熙三

禁監司交遺受餽	做諸路監司帥臣 六
論監司臧否得失 九	不以蜀人充本處監司 十
治旱澇失按劾罪	天下全賴好監司 十二
治不臧否守臣罪	革監司巡歷之擾
命監司按舉	論監司須擇人
擇人為江淮漕	岳霖再任運判 十三
王師愈再任運判	罰馬大同臧否留滯 十四
總領	
總領名官之始 高宗三	紹總領官始正名 十一
置四川總領 十五	兩總餉軍無闕 卅二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十五</small>
罷准東總所 孝宗六	乾道錢良臣結托近習 三
三總司苞苴之弊	點磨四川財用 四
監司郡守	
詔擇監司郡守 高宗五	紹謹選監司郡守 六
銓量監司守貳	詔舉監司郡守 七
監司郡守須歷縣	進官不當歸大將 八
今監司郡守同濟國 十一	擇監司郡守 十六
詔戒監司郡守 十七	詔監司守臣奏民事 十九
久任監司守令 廿七	詔監司郡守舉劾
上留意監司郡守	汰老病人

嚴失按罪 廿八 修司馬光舉按八條 廿九

選監司郡守 三十 詔劾失按察罪

御屏列姓名 孝宗乾道元 命奏事訖之任

命按察州縣 四 嚴監司郡守選

乞留意遠地 六 遴選監司郡守 淳熙五

川官差遣 八 詔宰臣擇監司郡守 九

監司郡守不理資序 十二

郡守

論擇郡守 高宗建炎二 乞引對郡守 紹興二

郡守民之師帥 趙不口再任 五

中興聖政目錄

卷七

久任江淮守臣 六 郡守不肯任官祠 七

黜郡守椅斂 不用武用作郡 九

漸易荆襄守臣 十一 擢循良郡守 十三

黜郡守昏老 命昏耄者予祠 十七

張九成温州之政 廿六 議久任郡守

田孝孫除職 詔蜀中擇守

歷縣人方與郡 不數易郡守

郡守年七十與祠 卅二 詔臧否列郡守 孝宗

詔郡守成任 隆興元 不輕授親民官 二

命文武守臣上殿 乾道 王悅衢州之政 四

李信父言五弊 二 以政平訟理為臧否

詔監司郡守臧否 五 命守臣劾貪懦 六

戒守臣擾百姓 論郡守培克慘酷 淳熙四

以賑濟比較賞罰 十

州官

罷新置教授 高宗建炎三 復諸州學官 紹興二

初改官不堂除通判 六 復淮南學官 九

置四川學官 十 選差諸州教官 十二

縣令

論擇縣令 高宗建炎四 京官知縣並堂除 紹興元

中興聖政目錄

卷八

論縣令不得人 三 張初乞擇縣令

趙霈乞擇縣令 五 嚴實賞罰二縣令

論縣令得人 林季仲乞重縣令

呂大周增戶之賞 胡寅言重縣令

定四十大邑 六 黃祖舜乞堂除縣令

責趙渙之 四十大邑堂除

李德隣留心民事 七 張鼎改秩除劇縣 十

李朝正遷官遣還 使監司郡守易縣令

朝廷主張能吏 孔括轉官再任 十三

武臣不宜治民 命審察縣令 十四

詔守臣舉所部縣令 命舉劾縣令

縣令不可庸繆 十五 禁縣令倍斂科率 十六

陳鼎有惠愛 擢縣令有治狀者 十七

改官並注知縣 不職者予祠 十八

嚴知縣賞罰 乞拔擢縣令 廿六

改官先注知縣 廿七 進常裡官

請大縣闕為堂除 廿八 詔薦知縣政績 廿九

遷胡堅常官 三十 知縣不職者兩易

許對換縣令 孝宗隆興 歲改縣令之課

縣令以辦錢為急 乾道 知縣以三年為任 淳熙

守改官作縣法 八 論武臣難作縣 十一

不許大縣歸堂闕 十三 縣令遭彈不再任 十五

縣官

廢武尉 高宗紹興三

兵官

置諸路路分總管 高宗紹興五 命諸路兵官上殿 孝宗乾道元

去兵官冗員 九 選用沿海巡檢 淳熙十

添差

論添差官弊 高宗紹興 論武臣添差弊 三

辛炳論添差弊 減州縣添差額

革添差官弊 廿五 不許張默添差 孝宗淳熙三

不與潛邸人添差 四 不許鄭亘古添差

不許張聞禮添差 六 裁添差員數

罷軍中添差 十四 不許戚里添差

攝官

罷二廣攝官 孝宗淳熙 定二廣攝官試格 十二

吏職

減六曹吏員 高宗建炎 定三省吏額

不許注巡尉 紹興二 誅賊吏樂振

洪擬言吏強官弱 裁減吏額 廿六

中興聖政目錄

寢胥吏濫恩 孝宗卅二 禁省部吏受賂

責錢端禮不制吏 乾道 編管謝褒

省諸司吏員 六 省冗員當以漸 淳熙十

乞罷溢額吏人 十三 裁減吏額以漸

省更改易文字 十四 減百司冗食 十五

官寺

內侍康履用事 高宗建炎 不許見統兵官

復用李志道不果 容機落致仕復罷

罷教坊職名 二 却內侍擬獎諭詔

康履妄作威福召變 三 禁內侍交兵官預朝政

因民言約束內寺四紹興不假宦寺權五

賤馮益交關外事 鄭謚除命不行七

不少假貸近習 官者始賜謚九

論內侍用事弊十二 內侍不可預薦人十三

龍大淵親幸普安二六 配蔣堯輔廿八

張震論內臣養子卅二 金安節繳成彥忠

寵龍大淵曾觀隆興元 以大淵觀除命罷給諫

不許近侍達邊奏 以論大淵觀罷劉度二

龔茂良言近習害政 言者論罷梁珂

以言大淵觀出茂良 逐曾觀龍大淵乾道二

中興聖政目錄

全

禁兵官交結內侍三 龍大淵死欲召曾觀四

陳俊卿諫召曾觀 俊卿罷乃召曾觀六

曾觀建節使相保傅 治內侍請求罪

曾觀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 近習營救錢良臣三

嚴內侍寄資法四 龔茂良忤曾觀竄死

上從諫疏近習五 劉珙遺表言近習

朱熹言近習害政七 惡梁季珩結內侍

不許內侍預軍事八 朱熹言近習干政

竄陳源及其黨十 治內侍子代筆罪

李椿言閹官之盛 治行賂內侍罪十二

朱熹論近習之害十五

祠祿

論監岳之冗高宗紹興五 更堂除宮觀法六

人才門

人材

元祐人子孫失教高宗紹興二

元祐黨不皆賢三 論人才皆可觀五

因引對而得人才六 論祖宗教養人才十三

上愛惜人才二十六 輔臣留意人才孝宗乾道元

中興聖政目錄

全

士夫須諳練疏通九 士夫知道者少

作成人才

戒熊克性緩孝宗淳熙十一

文武才

陳誠之文人知兵高宗紹興十八

虞允文敵廷射中三十 虞允文捷于采石三十

喜劉珙儒臣了事孝宗乾道三

風土人才

論蜀中多士高宗紹興 論蜀人能文二十六

論北人負國孝宗乾道元

忠義

張慤稱宗澤忠義 高宗建炎元

唐重以書別父 胡紡欲以死守城 三

李易母不肯避敵 呂頤浩忠節

趙立知徐州 宋汝為奉使不屈

朱躡扶傷擊敵 趙立入蔡州

趙立斬葛進劉德 趙立忠義之聲

趙立受圍 命劉岳援楚州

趙立與敵索戰 趙立功比張許

洪皓奉使不屈 王寵不汙偽命 紹興三

張浚服李綱忠義 洪皓密奏敵中事 十一

洪皓忠義之報 洪皓自敵歸 十三

優賜洪皓 旌劉師顏父子 孝宗乾道六

頌忠義傳 淳熙八 乞獎節義之士

名節 王庶論名節 高宗紹興六

死節 種廣等死敵 高宗建炎 屈堅死敵

贈李若水官 張叔夜死敵

郝仲連死河中府 贈霍安國官

詢訪死節 盧臣中叱敵墜水

唐重等死長安 劉汲死鄧州 二

孫昭遠死河南府 趙伯振死鄭州

周中韓浩死濰州 陸有常死臨淄

張侃死益都 丁興宗死千乘縣

孫默死潁昌 閻中立戰死

張搗死滑州 郭贊死蔡州

向子韶死淮寧府 單某死冀州

翟進戰死 魏彥明死延安

王棣等死敵 趙叔皎死德州

姜剛死棣州 郭永死北京

王復死徐州 張遇死連水

徐徽言孫昂死晉寧 錄用忠義死節子孫

趙令成等死黃州 盛修已死宿州

潘振死溧水縣 楊邦又罵敵死

胡唐老死戚方 朱躡死敵

唐琦擊敵不中死 曾克死越州

李彥仙死陝府 趙士醫死秀州

黃琮等死澧州 錢杲死桃源縣

劉晏死于戚方 宋昌祚等死和州

閻勅以不降死 渠成死于劉越

進士龔楫襲敵死 士人蔣子春罵敵死

趙立死楚州 趙壁等死天水縣紹興元

范旺死敵 王俊死鄧州

趙令幾死漢陽二 胡思忠死叛兵

崔增死於揚公三 國鳳卿死濠州四

舒繼明死信陽軍五 牛皓等死敵

吳琪妻譚氏節操 死節並賜謚

危舉臣等死唐州六 易青死敵

呂祉死於叛將七 王慥死拱州十

中興聖政目錄

全五

王忠植死敵 宇文虛中死敵十五

楊文中父祖死難 孝宗乾道元

贈謚司馬朴六 傅察賜謚八

旌溫霓溫震死節淳熙五 宇文虛中恩澤十一

剛直

傅亮勁直 高宗建炎元 許景衡正色直言二

林季仲直言得責紹興八 張九成折秦檜

喻汝礪不答秦檜九 喻汝礪謝表十

胡寧折秦檜十八 魏棧之譙章傑二十

李燾有臺諫風二十一 高閔不附秦檜二十三

張九成卒怒丁謂奸邪二十九

黃中責難於君三十二 錄不畏疆禦之臣 孝宗

黃中知無公言 乾道六 李椿張掄爭列銜淳熙十

公正

張九成不知有宰相 高宗紹興三

胡憲不屈長吏二十二 李椿不附張說孝宗淳熙十

李椿不謁承受

誠信

宗澤披心動人 高宗建炎二

精明

孫道夫水晶燈籠 高宗紹興二十四

中興聖政目錄

全六

恬退

擢黃叔教 高宗紹興元 張九成辭職名六

除梁弁閣職十三 陳剛不復仕十六

劉子翬棄人事十七 章元振不干秦檜二十

黃中久官州縣 黃貢不請改秩二十六

獎鮑彪恬退三十 張燾告老

獎詹叔善知止孝宗隆興二 柴瑾除臺官淳熙三

先見

陳冲用不賀李綱 高宗紹興二

晏敦復言姦人相八	向子志知秦檜姦邪十
黃中預料敵情孝宗乾道六	
清介	
李朴不仕蔡京高宗建炎二	
廉潔	
韓世忠持身廉高宗紹興九	
旌廉吏	
王庭秀乞擢廉吏高宗紹興三	
旌孫諭以勸廉吏六	詔舉廉吏孝宗淳熙十
舉張燾充廉吏十一	
中興聖政目錄	全
隱逸	
召張自牧高宗建炎元	張志行賜處士號紹興三
召張大猷七	詔舉遺逸孝宗隆興元
賜郭雍處士號	召魏技之乾道四
授林彖官	召雍山不至淳熙四
召馬浦不至	
士風	
論毀譽不公孝宗隆興	論士夫議論不公二
詔戒士夫四弊乾道三	張栻言誕謾之風五
詔戒士夫風俗六	士夫不當言風俗

論士夫風俗未醇八	詔戒士夫風俗淳熙元
戒士夫用術數	戒士夫清議二
戒士夫朋比四	革請託之風五
朱熹言風俗之弊十五	
奸邪	
論賣國罪高宗建炎元	追貶蔡確等
竄徐秉哲	竄洪芻等八人
劉觀乞籍奸黨	詔罷編籍指揮二
季陵乞敘用奸黨四	撤季陵轉對榜罷之
論蔡京奸邪	王安石壞人心術紹興四
中興聖政目錄	全
追貶章蔡五	陶愷以主紹述斥六
言者攻貶陶愷	姦邪有源流
劉長源乞叙奸黨	長源罪過於陶愷
常同論曾布正論八	根刷蔡攸家屬十四
論尹穡王逯姦邪孝宗乾道元	
王弗論國是助錢端禮	
佞諛	
黜張志詔諛高宗建炎	惡周元曜詔諛
罷劉汶詔諛孝宗隆興	抑滕瑞獻諛乾道八
思倖	

竄王繼先高宗紹興三十一不許繼先還行在孝宗

奔競

詔戒奔競高宗紹興三胡寅論士夫奔競五

王縉言士風貪冒六士風奔競二十六

不許換易差遣孝宗乾道元論奔競壞氣節淳熙元

申嚴換易差遣指揮

貪汙

黃達如賊汙鉅萬高宗紹興十四

治賊吏

籍記賊吏高宗建炎二詔籍沒賊吏

中興聖政目錄

元

發擿賊吏為殿最三

汪漢乞治賊吏四

論賊吏科斂害民

許越訴賊吏

刺配孫咸

官不帶左右字紹興元

犯賊許越訴

不殺賊吏

選人亦不帶左右字二竄王鮪自是罕黥配三

斷賊吏鑲板行下

編管王聲

議宣諭劾賊吏罪

罪至死者籍其貲四

詔稽察賊吏犯法

編孝呂應問

顏為勒停五

配黃大本

呂本中請不黥賊吏六監司失按賊吏降官三十一

乞監司郡守按貪吏二十五

犯賊重作行遣二十六竄鄒栢

檢會真宗決賊吏法 犯賊罪舉主

竄張子華二十七 詔戒汙吏

禁苞苴交結二十九 竄吳名世

賊吏不可復用三十 罷孟思恭交賂孝宗三十二

竟治陸廉公事 乞不收斂賊吏

籍配陸廉隆興元 不收叙第一等賊

戒救賊吏二 牙牌記六曹賊吏乾道

配李允升二 配石敦義三

中興聖政目錄

元

竄曾造配皇甫謹六 估籍魏壽卿淳熙元

治苞苴受賂罪 嚴賣澤受賂禁

竄余永錫五 竄茹曠六

詔戒貪吏十 治曾榮賊罪十二

治監司失按罪 貪汙人不與差遣

配陳德明

失節

李栻陳邦昌降敵高宗建炎三

李鄴投拜 孟度降敵紹興十

叛臣

宰相杜充降敵高宗建炎四 施逵編管紹興二

施逵奔降劉豫 徐文降偽齊三

君子小人

小人可任於外高宗建炎四 小人既知不可用紹興元

勿用小人四 上論君子小人

論進君子去小人五 張浚辨君子小人

趙鼎論君子小人七 辨君子小人九

賀允中論君子小人二十八

何溥言君子小人三十 寶訓論君子小人孝宗卅二

用材在辨邪正乾道四 論才德之辨五

中興聖政目錄全

崇觀以後君子小人六 辨真偽邪正八

朋黨

銷弭朋黨高宗建炎四 詔戒朋比紹興二

上戒朋黨七 不疑宰相朋黨九

不逐罷相所薦人二十 朋黨不難破

用人不可分黨孝宗淳熙二 與史浩論朋黨五

主聽聰則無朋黨九 論唐牛李黨十四

獻議

宗澤獻五事高宗建炎元 曹輔陳五事

宗澤八對上三事 胡寅上疏言七策三

權邦彥中興十議紹興二 胡寅應詔論十事

金安等獻三事五 王九齡言五事

李椿年言三弊 謝惇德獻六策

胡寅言六事 李綱言五事六

王庶獻論十六篇 李綱言十五事七

蔣將論十事 黃中言十要道孝宗乾道六

鄭湜奏二事光宗附淳熙十六

言事

李綱言時事高宗建炎元 張燾應詔言事三

張守言應天以實 季陵劉珏言事

中興聖政目錄全

趙鼎言新法紹述 胡安國上制國論紹興二

胡安國時政論又五 胡寅論邪說五

張戒上書直言 詹叔建平定策六

胡銓劉珏言弭災孝宗隆興元

楊甲獻萬言書淳熙九

禮樂門

禮儀

立春復故事高宗紹興十二 頒鄉飲酒儀

聖節復舊儀 初行大朝會禮十五

初籍千畝 行躬耕籍田禮 十六

申明鄉飲之制 十七 黃中駁正喪禮 二十九

黃中駁正喪禮 三十二 議略去繁文 孝宗乾道 七

正孟享朝獻位 八 討論太子入學儀

肅朝儀 淳熙二 論籍田頃畝 四

頒釋奠儀 七

制禮

議作禮器 高宗紹興十 新製禮器 十五

觀新禮器 十六

禮書

中興聖政目錄

卷五

續太常因革禮 高宗紹興元 編郊廟奉祀禮文 八

編紹興正辭錄 二十七

作樂

隸習大樂 高宗紹興十 却虞宰獻樂曲 十一

復置教坊 十四 作景鍾秦檜為銘 十六

撞景鍾奏新樂 製郊祀樂章 二十八

罷均容班 三十 黃中乞不用樂 孝宗隆 興元

陳俊卿奏散齋不用樂 乾道三

郊祀

始郊上帝 高宗建炎二 復合祭天地 紹興元

冬至祀上帝 夏至祀皇地祇 二

事天以誠質為主 十三 南郊備禮 十六

始以祠官充五使 十九 命官郊祀 二十九

詔郊祀從省約 孝宗隆 興二 郊用正月上辛 乾道元

郊遇雷雨望祭 三 郊祀拋降之擾 六

郊祀拋降詔 郊祀晴雨不常

郊祀免買象 九 論郊祀催班太早 淳熙 十二

郊祀雨霽成禮

明堂

王普上明堂典禮 高宗紹興四

中興聖政目錄

卷五

祀明堂 祀徽宗以配上帝 三十

復合祭天地 孝宗淳熙 六 復太祖太宗並配

錄明堂典故 參照紹興典故 十五

宗廟

建太廟景靈宮 親定都 黃中請祧祔 高宗紹興 十一

祀典

復祀高禩 高宗紹興元 減景靈宮用羊 二

初祀高禩 復祀大火 三

復祀五帝日月 行孟享禮 五

復一歲五享禮 祫享太廟

禮官條具祀禮 <small>七</small>	舉行大火之祀
孟夏始用兩日 <small>九</small>	升釋奠為大祀 <small>十</small>
築高禩壇 <small>十六</small>	升降武成從祀
親祠高禩 <small>十七</small>	建大德殿修其祀 <small>十八</small>
築九貴神壇	復蜡祭 <small>十九</small>
升祚德廟為中祀 <small>二十</small>	林栗等言祀禮 <small>孝宗乾道五</small>
升南仲配享武成 <small>六</small>	命武臣陪位觀禮
議裕享東嚮位 <small>淳熙元</small>	傅伯壽論武成從祀 <small>四</small>
定兩學從祀	早傷地不賜廟額 <small>十四</small>
功臣配享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九五</small>
司馬光配哲宗 <small>高宗建炎二</small>	罷王安石配享 <small>三</small>
韓忠彥配享徽宗 <small>紹興八</small>	景靈繪功臣 <small>十八</small>
將相配享高宗 <small>孝宗淳熙十五</small>	
大臣侍祠	
特詔張俊侍祠 <small>高宗紹興七</small>	詔舊宰執侍祠 <small>孝宗淳熙九</small>
儒學門	
崇儒	
孔玠龍封高宗紹興二	孔端朝授正字
賜行聖公家田 <small>八</small>	宣聖廟門增戟 <small>十三</small>

毀藝圃折衷板	奉安文宣王
出鎮圭奉先聖 <small>十四</small>	贊先聖七十二子
命列官謁先聖	綵繪先聖從祀 <small>二十三</small>
孔搢襲封 <small>二十四</small>	特遷孔搢官 <small>三十</small>
賜孔瑄官 <small>三十二</small>	賜孔璨官 <small>孝宗乾道五</small>
學校	
初置監生博士 <small>高宗紹興三</small>	胡寅言學校之制
學校風化之原 <small>十二</small>	議復太學
創太學國子監 <small>十三</small>	高閑定課試法
高閑立類陞法	立三年省親法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五十六</small>
立學官生員額	初補試監生
監生給綾紙	國子監置小學 <small>十四</small>
增國學生員 <small>十五</small>	復建武學 <small>十六</small>
上武學試格	定三歲補監生法
不預薦者除其籍 <small>十八</small>	增太學生員額 <small>二十六</small>
議修武學定生員額	士人不重舍選
武學生給綾紙 <small>二十七</small>	聽舉人赴補 <small>三十</small>
修太武學 <small>孝宗淳熙四</small>	立待補太學法
幸學	
高閑請幸學 <small>高宗紹興十三</small>	高閑再請幸學 <small>十四</small>

幸學講書

胡寅移書責高閔

幸太武學 孝宗淳熙四

刻幸學詔書

喜林光朝講義

州縣學

撥還太學錢糧

高宗紹興十三 知通帶主管學事

漕臣兼提舉學事 十六

縣官兼教導 十八

撥廢寺田入學 二十一

書院

復白鹿洞書院 孝宗淳熙八

藏書

中興聖政目錄

卷七

校御府書籍 二

高宗紹興 訪四方遺書 三

補四庫書 五

訪求古書 十

錄陸贄家藏書 十三

下諸州求遺書

復置書庫官

建祕閣右文殿

印諸州書籍 十四

幸秘書省祕閣

錄諸路書 十五

國子監刻書 二十一

求四川遺書 六

孝宗乾道 詔求遺書 淳熙十三

獻書

賀原獻五千卷

高宗紹興二 林儼獻二千卷 三

進書

進唐鑑訓典帝學書 高宗建炎四

范冲上司馬光記聞 六 邵溥上伯温辨誣 十

司馬伋請毀記聞 十五

修書

李綱三君紀要錄 高宗建炎元

林勳本政書 三

王鈺樞庭備檢 四

鄧名世春秋譜 紹興四 張浚中興備覽 五

林寶中興龜鑑 七

計有功晉鑑

王璆進取事類

李時雨玉壘忠書

李昌言中興要覽 八

柴宗愈中興聖統

中興聖政目錄

卷八

張行成詢莛書 九

歐陽安永龜鑑 十

張本佑政編

何備中興龜鑑 十三

王鈺聖孝通紀 十四

楊朴禮部韻括

鄭邦哲左氏韻類 十六 王鈺戚里元龜

吳澥疆域志

吳沆易元龜三墳

胡寅讀史管見 二十六

王日休九邱總要 孝宗淳熙六

王稱東都事略 十一

經說

胡安國春秋傳

高宗紹興六 責環中不知尊王

王排孝經講義 八

吳曾左氏發揮 十一

董自任春秋總鑑 十二	畢良史春秋正辭 十三	王鈺太元解義	蘇福集諸儒經說 十四	上論經說得失 十五	郭伸易解 十六	吳適大衍圖辨 十七	上論易非卜筮 二十一	彭與易解等書 二十七	黃祖舜論語解義 三十	歷代史	王琮不刊通鑑罷 高宗建炎三	王安石壞史學 四	通鑑有益治道 六	國史	修宣仁謗史 高宗建炎	太后明宣仁誣謗 四	中興聖政目錄 九	輪修時政記	何克忠獻太祖實錄 元 二	修纂日歷	編元符以來詔旨 二	補修建炎起居注 三	議修神哲兩朝史 四	遵昭慈意修史	呂聰問上呂公著碑	中興詔旨付史館	范沖論修史事	范沖條宣仁誣謗事	范沖進實錄考異 五	李綱上建炎時政記	錄聖語送修注官	進重修神宗實錄	上元帥府事蹟 六	李沆上皇宋大典	命汪藻續編詔旨	范沖著實錄辨誣	汪藻編詔旨成書 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錄褒貶自見	命改兩朝新錄	趙鼎論改實錄	修徽宗實錄	哲宗實錄成 八	何倫以籤貼國史罷	汪藻編詔旨終篇	章氏訴史事 九	續編會要	進徽宗實錄 十一	奉安中興聖統 二十	續兩朝實訓 二十六	纂中興聖語	上神宗實訓 二十八	編通英記注	修三朝正史	上徽宗實錄	帶修起居注	李燾修公卿百官表 二十九	中興聖政目錄 百	議續會要 三十一	編纂勳臣事迹 孝宗 三	修祥曦殿記注 乾道 二	進欽宗實錄帝紀 四	李燾上通鑑長編	申嚴記注舊文 五	重修徽宗實錄	進呈會同玉牒 六 九	隨月帶修記注 九	李燾上兩朝長編 淳熙 二	進呈上皇日歷 三	進呈實錄玉牒 四	進呈今上會要 六	進四朝史志 七	李燾上續長編 十	熊克上九朝通略 十一	四朝國史成 十三	科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類路省試 高宗建炎元 附淮南省試 二

親策進士 委任主司

賜期集錢罷宴 子弟別試國子監 四

流寓人附試 川陝類省試 紹興元

復銓試法 殿試取直言 二

楊時稱張九成策 持賜進士出身

罷類省歸行在三 川陝類省如故 四

定省試差官例 五 黃中汪洋對策

川陝類省推恩 定牒試不實罪 六

流寓漕司附試 仁宗奏文宣王諸賢

中興聖政目錄

川陝赴殿給驛券 經賦各差考官 七

策試劾士 論文學政事兩科

諒闇榜首恩例 八 川陝分類試額 九

改年科舉年分 十 浙漕私取永嘉人 十二

殿策附會時事 依舊分兩日唱名

川陝舉人用夏季 十三 監舉始降敷差官 十四

復賜聞喜宴 十七 禁漕舉行賂假手 十八

舊舉人推恩之濫 殿策皆傳會時事

減四川類省恩例 行鄉飲以取士 十九

趙遠殿策傳會 二十 定中秋日解試 二十四

秦墳策毀道學 張孝祥策設秦檜

曹冠策毀伊川 殿榜盡私親黨

趙遠不私符行中子 革科舉弊 二十六

增諸州解額 詔選差試官

治銓試懷挾罪 禁挾書代筆傳義

均定解額 罷鄉飲科舉法

不私權要親戚 上留意科舉

朝官親戚試中取旨 二十七

殿試取鯁亮忠直 文武科皆得人

不許宗子免舉 流寓附浙漕試 二十九

中興聖政目錄

罷監試任文薦 三十 優淮南舉人 三十二

論圖漕試之弊 孝宗乾道元 楊甲對策忤旨 淳熙二

革科舉弊 四 賜進士射 十一

定省試日 光宗十六

科名

擢李口等 高宗建炎二 擢張九成等 紹興二

取詞科二人 五 擢汪洋等賜名應辰

取詞科三人 八 擢黃公度等

取詞科三人 十二 擢陳誠之等

劉章等賜第 十五 取詞科三人洪邁與焉

取詞科二人十八	擢王佐等	易董德元
取詞科二人二十一	擢趙達等	
取詞科二人二十四	擢張孝祥等	
取詞科周必大二十七	擢王十朋等	
擢梁克家等三十	擢木待問等	孝宗隆興元
擢蕭國梁等乾道二	擢鄭喬等五	
擢黃定等八	擢詹駿等淳熙二	
擢姚穎等五	擢黃由等八	
擢衛涇等十一	擢王容等十四	
科目		
復明法科	高宗建炎二	試學官用詩賦
復賢良科	紹興元	初命引試刑法
定賢良科式		詔置賢良科二
置博學宏詞科三		罷試教官五
因災異舉賢良七	洪皓二子中詞科十二	
復試教官		試教官不拘治經十五
罷明法科		詞科恩始殺十八
詔舉制科	孝宗乾道二	詔舉賢良
法科兼用經義	四	淳熙七
制舉題免出注疏十二	試賢良不拘人數	
		舉賢良勿拘三年十一

武舉		
文武科得人	高宗紹興二	許武舉免解
用中武舉人	孝宗隆興元	武舉始給黃牒乾道八
武舉取將帥才	淳熙七	
幼科		
朱虎臣兄弟習文武	高宗紹興二	
萬頃賜官		惟召見習射者三
軍校子應童科		親試張揅
免解賜帛為故事		朱召虎賜帛罷遣五
梁璵賜帛免解	六	江自昭賜帛罷遣
江安國兄弟免解	十一	張岩叟兄弟免解十二
戴松兄弟免解	十五	莊大成免解二十八
童子無名顯者		立試童子法
舉業		
分經賦各取士	高宗建炎二	論經義不通史興三五
定銓法程文	三	許用諸儒說五
許用諸儒說及自生意	七	
許韓文出題	八	不用王安石經義十二
春秋正經出題	十三	禁用曲學臆說十四
經賦分為二科	十五	經賦通融取人十六

討論經賦取士法 申嚴不考格式 十七

取文不拘一家法 二十 欲令士人兼經義 六

仁取經義 令兼習經賦 二十七

三傳非釋經不出題 三 分經賦為兩科 三十一

不許用異端語 孝宗乾道四 不許用王程說 淳熙五

賜出身

賜徐俯出身 高宗紹興二 賜尹穡陸游出身 孝宗三

賜錢端禮出身 賜王炎出身 乾道四

賜王之奇出身 八 賜陳升卿出身 九

賜謝廓然出身 淳熙四

中興聖政目錄

三夏

學術

論王安石學術 高宗紹興元 王安石得罪名教 五

道學

召胡安國不至 高宗建炎元 召譙定

伊洛門人本末 楊時入見乞講學

楊時兼侍講 二 楊時告老

胡安國辭免得責 贈程頤制詞 紹興元

秦檜薦安國 元 胡安國入對 二

安國以攻朱勝非出 命胡安國知永州 五

楊時卒 范冲薦尹焞

授尹焞官 尹焞辭命再召 六

尹焞赴召 胡憲賜出身

范冲乞宮觀 陳公輔乞禁伊川學

黃次山告許董弁 七 朱震求去之晚

胡安國辯伊川學 呂祉論程頤學

召胡安國 惡黃次山

張浚薦尹焞 七 尹焞以禁伊川學辭

陳公輔攻胡安國 朱松赴召論事

催召尹焞 尹焞再辭除命

治刊伊川集罪 尹焞入講筵

中興聖政目錄

三夏

尹焞齋沐告君 胡安國卒 八

安國尹焞進退合義 尹焞遷秘

尹焞復進矜式 尹焞解論語賜服

給胡安國葬事 朱震卒

尹焞稱疾不出 尹焞因議和辭命 九

尹焞固辭命 尹焞再辭命

尹焞致仕 十 何鑄攻朱松

尹焞卒于紹興府 十二 何若排道學 十四

曾恬不附秦檜 十七 陸九齡習程氏學 十九

秦檜排程頤 二十三 朱熹召不至 二十九

朱熹應詔上封事 孝宗三十二

召張浚之子棫 上異張棫議論

朱熹入對三奏 隆興元 魏掞之乞爵程氏 乾道四

張棫入對五 朱熹特改官九

張棫留意職事 淳熙二 朱熹除秘書不就

謝廓然請禁王程學五 張棫卒遺表不得達七

趙彥中請禁偽學 呂祖謙卒八

朱熹入對 陳賈請禁偽學十

朱熹入對十五 林栗奏朱熹欺慢

葉適辨林栗奏疏 召朱熹

中興聖政目錄 三頁

朱熹論君心及六事 朱熹言禁道學

朱熹草十事不果上 執政指道學為邪氣

文章

胡銓搜訪詩人 孝宗乾道六

文弊

俞汝礪言文弊 高宗紹興九 論南北文弊 孝宗淳熙七

撰述

王居正辨學 高宗紹興五 宋藻十君論 六

程敦厚經世十論 張亨衢歷代中興論 七

王揚英黼宸箴 八 陳靖中興統論 十二

蔡大中十謹論 十三 施鶚賦頌雅 十七

張嶠中興復古詩 十八 張大圭聖德頌 二十

劉一止聖德詩 二十二 錢周材聖德詩

沈中立等芝人頌 二十五 陳岩肖聖德頌 孝宗淳熙七

民政門

恤民

久雨放儉錢 高宗建炎四 詔奉行寬恤事件 紹興元

行魯瞻寬恤事件 寬兩淮租稅 二

給淮泗流民田 五 鑄板寬恤指揮

中興聖政目錄 三頁

因旱檢寬恤事件 六 朱倬乞固民心 七

役民修城不得已 車駕所過量免稅 八

命張燾寬恤四川 九 講究寬恤事件 十三

命養濟窮民 恐市錦擾民

支民搬挈之費 十四 禁豪強口民居

恤民謹獄 因雪詔養濟窮民

編類裕民事件 十六 展兩淮起稅

減定公私房婚 十七 編賜寬恤手詔

命奉行寬恤詔書 看詳裕民文字 十八

命恤淮民復業 十九 減儉舍白地錢 二十一

冬月給勻者錢米	減諸路房地錢
編類寬恤詔令 廿三後年成書	
論敷錦擾民 廿五	免進城鮓淮白
上無一毫擾民	命大臣面諭寬恤事 卅六
編寬恤事件	盛暑診視民疾 二十八
再展淮民起稅 三十	詔京尹供饋營辦 卅二
支養濟米	頒寬恤十八條
詔奉行十八條 隆興元	詔行實惠
恤廣西遭寇 二	不買民田為教場 卅八
除市令司 元	弛池魚禁 五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寬</small>
減公私房徭 八	因旱寬恤
酷暑念閭閻	頒寬恤詔令 十一
重農	
宮中育蠶 高宗紹興 二	憂雨損蠶麥 三
令宮中養蠶 五	慮陰雨害麥
宮中種稻	慮雨妨事
宮中養蠶種稻 七	宮中種稻知水旱
宮中養蠶知濕損 八	畫以人耕田圖 十二
喜雨澤沾足	民事以農為先 十三
籍田降詔令易曉 十六	多雨有豐稔望 十七

謹務限制 十九	喜臘中得雪 二十三
免耕牛稅 二十六	除買賣耕牛稅 二十七
喜蠶麥稔 三十二	免販耕牛稅 隆興
喜晴不憚暑 乾道 二	喜雨望秋成
上問廣南農事 六	望百姓富實 七
上喜得雨 淳熙 三	終歲憂念民事 四
論士夫恥言農事	論農田五害
訪問蠶繭絲薄 八	定上雨水限
宮中種麥	命排日申得雨 十四
勸農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寬</small>
以墾田為殿最 高宗紹興 五	詔守令出郊勸農 十五
黜守令不勸農 十六	立墾田賞罰格 十九
置力田科 二十	張浚乞招誘耕農 隆興 元
詔監司守令勸農	命勸誘廣南耕田 乾道 六
命守臣勸農桑 七	命邊郡守課農桑 八
詔勸民種春麥 九	
田制	
請復湖田 高宗紹興 六	行福建實封法 二
李光乞廢湖田 五	措置廣德湖田 九
廣德湖復為田 十三	措置占留田業 十六

史才論太湖利害	二十	括鎮江沙田	二十七
修太湖諸浦	二十八	寢沙田蘆場指揮	三十
除浙西圍田	乾道二	修寧國府圩田	六
禁浙路圍田	淳熙九	申禁圍田	十
禁開白馬湖為田	十一	申浙西圍田禁	
禁開葑地為田	十二	禁掘柴地為田	十五
水利			
詔修水利	高宗紹興十	命修陂湖	二十
命措置陂塘	二十一	詔修江浙水利	孝宗隆興二
詔講明田事		詢常州水利	乾道八
詔興水利	九	命諸路開具陂塘	淳熙元
詔浙東修水利	二	具析修水利官	
治修水利不實罪		何偁措置水利	四
修高郵定應長堤	五	修淮東捍海隄	八
修真州陳公塘	九	和州麻澧湖之利	十
賞江士龍興水利	十一	詔相視堰閘	
許以運河水灌田	十二	乞修太湖隄	十五
經界			
李椿年乞行經界	高宗紹興十二		
椿年聽汪大猷言	十三	平江置經界局	十四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目錄

風俗			
禁珍禽花木入城	高宗紹興二		
申嚴銷金之禁		禁金翠之飾	五
禁以翠羽為飾		論禁金翠	七
宮中禁金翠鹿胎	八	限三日毀棄金翠	十
申嚴銷金禁	二十六	禁宮人服金翠	二十七
禁金翠自禁中始		嚴銷金禁	三十
禁金翠僭擬	孝宗隆興元	禁異服及異服	
治犯金翠罪	乾道元	禁異服異樂	四
戒民俗奢侈	八	革奢侈自官禁	淳熙三
論仁宗不重真珠事		禁奢侈嚴於有官者	
禁銷金甚嚴	四	戒京尹禁金翠等	八
申嚴異服異樂	十二	何萬論風俗奢侈	
蠲放			
詔蠲積欠	高宗紹興元	捐福建被賊田稅	二
蠲放先及下戶	三	蠲禁軍闕額錢	
以旱傷蠲逋負	六	災傷倚閣戶帖錢	
因旱除積欠	十	蠲廣西十州免行錢	三十
議蠲浙西賦		蠲兩浙欠丁鹽錢	
詔蠲積欠	十四	除江浙荆湖積欠	

蠲諸路諸色錢

減成都對羅激賞十五

議蠲減蜀中財賦

蠲建康舊欠十六

減四川財賦

命檢放災傷十七

蠲閭舊欠十八

紹興以旱閭稅十九

照年分放積欠二十一

水患檢放二十三

水災閭夏稅

命檢放災傷二十四

命放諸路積欠

除放舊欠二十六

放淮南十年稅

蠲建寧府積欠

蠲三路紬絹錢帛七

命四川奏早傷

詔檢放災傷二十八

蠲四川糴本積欠二十九

中興聖政目錄

三十一

除諸路積欠

除總所積欠三十

許人戶訴災傷隆興元

論檢放之弊乾道三

蠲福建鈔鹽錢四

命選官檢放災傷

治不躬視水災罪六

蠲旱傷流移戶稅七

慕文景蠲租賦八

命傷從實檢放九

蠲放旱傷稅賦淳熙元

減放江湖路秋苗

檢放不實之罰

除豁已放秋苗三

諸路旱傷蠲放八

不覈實災傷十一

除建寧府舊欠

放江浙欠錢米

蠲放豐儲倉米

放吉州三縣稅十二

蠲會稽蘭溪借貸

程叔達認蠲稅數

蠲福建欠錢

蠲慶路係省錢

蠲放江南旱傷十四

賑濟

賑恤災傷高宗建炎二冬寒賑恤紹興元

賑恤流民二

雪寒賑濟六

賑廣西水災七

賑濟須及鄉村十

賑恤水災十四

賑給流民十八

給米賑流民十九

賑潼川水二十三

命提舉親措置賑濟四

賑恤水災三十

中興聖政目錄

三十一

賑給雪寒三十一

詔賑恤災傷孝宗隆興元

賑江浙水災二

賑江浙飢乾道

賑温州水

賑泉州水三

賑成都路旱

賑綿漢等州飢四

不罪胡與可賑給

賑恤流移五

放免借賑貸米六

賑楚州飢七

賑湖南江西飢

賑饒州飢

賑四川水八

賑江東西水九

賑恤沿江水災淳熙元

賑福州建劍水四

賑淮東鼠災六

賑南康旱傷七

不許借兌常平十六 禁移用常平米十八

申禁移易常平二十 議義倉賑濟二十八

不取撥常平米孝宗三十二 命歲按倉儲乾道四

補浙東米失陷二 稽攷義倉八

糴常平備賑糶 治虛申常平罪淳熙四

給度牒糴常平 義倉還以予民八

催諸路糴常平六 禁移用義倉米

支義倉賑濟 不約束義倉米

舉子

中興聖政目錄 二五

劉大中論不舉子高宗紹興七

支舉子錢八 立福建養子法

支舉子義倉米十五 申嚴支舉子米二十二

申嚴不舉子禁二十三 歎歲舉行養子法孝宗淳熙八

兵事門

兵制

置御營司高宗建炎元 更御營法二

改御營號神武軍四 三衙無兵存其名紹興元

改神武軍名五 軍馬撥隸三衙

創萬弩營三十二 復置萬弩營孝宗乾道五

改和州花裝隊七 馬司移建康

改隴蜀花裝隊十一

禁衛

廢班直尋復之高宗建炎四 更禁衛名皇城司紹興元

胡安國言衛兵二 神武皆宿衛兵

諸路兵 諸州兵隸殿司高宗紹興十八 詔諸州招填禁兵十九

諸路兵分三等孝宗乾道三 教閱土兵弓手九

泉州左翼軍聽帥司節制淳熙三

中興聖政目錄 二五

閱兩浙福建土兵三 詔諸州教閱禁軍四

置成都路雄邊軍五 置湖南飛虎軍七

東南兵 上知南兵可用高宗紹興五 上辨南兵不可用七

論歷代南兵可用 論東南兵可用孝宗乾道六

民兵

增置射士高宗建炎元 置忠義巡社

罷諸路巡社二 罷增置射士武尉

招沅州弓弩手紹興元 興元諸處義士

言者論民兵二 籍荆南義勇孝宗乾道四

不進兵當行軍法六 論逃軍首身法三十

何溥言軍政三十一 戒將帥培尅孝宗三十

詔戒占破禁軍 戒將臣培尅充饋隆興

治行賂求職名罪 治守將棄城罪乾道元

核實兵籍二 修軍政十一事五

嚴整乃治平之要六 論軍中階級法七

嚴軍人劫盜罪 嚴犯階級罪

治詐稱八廂罪 索秦琪空印紙乾道元

軍功劫盜罪主將 升黜軍帥淳熙元

禁兵將奔競交結二 議賈和仲失律罪

中興聖政目錄

三

賞李川舉職 錢卓犯階級降官三

違主帥約束降職四 約束減冠軍糧

批付身以革冒濫 革軍中冒濫弊

禁兵官褻慢六 戒郭剛賣布尅剝八

李椿論軍政十 軍政修舉之賞十一

不許置田宅房廊 盡罷軍中刻削事十二

治胡斌犯階級罪 治張革犯分罪

嚴將帥貪情罰 捉獲逃軍當斬十四

罷軍中回易等事 朱熹言諸將培尅十五

兵費

陳俊卿乞籍民兵六 太守臣教閱民兵淳熙

給義士衣甲 比試民兵事藝十一

措置京湖民兵十四

兵法

葉汝舟編兵書高宗紹 王文献注司馬法十

吳璘著兵要陣法二十 賜將臣兵書孝宗乾道

黃茂材教六花陣淳熙二

軍賞

賞平苗劉功高宗建炎 賞明州戰功

賞仙人關功紹興四 優賞戰功

中興聖政目錄

三

置象牙牌五 賞淮陽之捷六

論軍中賞罰七 論軍賞之濫十一

速行獲賊賞二十八 樊城濫賞三十一

以金銀勞有功將士 不濫賞軍功三十三

覈實軍功孝宗

軍政

頒軍制二十一條 高宗建炎元

以軍變降韓世忠官 汪藻乞修軍政

向亶以遁走誅四 禁發塚取民首級紹興

岳飛軍極有紀律四 用兵以威信為先

軍中冗費四事 <small>高宗紹興</small> 周祕論邊費六	錢糧皆百姓膏血七	潛臣將帥當體國十	降銀錢市軍儲三十	兵節言養兵費財三十	江鄂荆三處軍費 <small>孝宗乾道四</small>	論軍將冗食耗費 <small>淳熙十二</small> 議省軍費十五	兵食	呂頤浩月支糧料 <small>高宗紹興元</small>	命漕臣應副軍糧二	命通判充隨軍錢糧三	郭揖以乏軍糧罷四	江西增市軍儲五	葉夢得餽餉不之十一	叙餉軍之功二十二	中興聖政目錄	稱王之望餽餉功	不減官兵俸料 <small>孝宗乾道二</small>	論養兵最難三	禁諸軍借請 <small>淳熙元</small>	椿米屯軍要害處十二	軍須	詔還軍須價直 <small>孝宗隆興元</small>	恤軍	支諸軍雪寒錢 <small>高宗</small>	不役軍士營繕 <small>紹興三</small>	給絹賜將士五	禁勢家放軍債二十九	更戌如期三十	戒將帥私役士卒 <small>孝宗三十二</small>	禁將帥科勒軍兵 <small>隆興元</small>	詔行實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優恤諸軍 <small>淳熙七</small>	犒戍邊將士十一	禁差土兵接送十四	選兵	議精選兵 <small>高宗紹興二</small>	招兵	住罷招兵 <small>高宗紹興三</small>	旌賞趙渥招兵 <small>孝宗乾道七</small>	因江湖旱歉募兵	免三年招軍 <small>淳熙十</small>	汰兵	簡放三盜部曲 <small>高宗紹興二</small>	責張俊汰兵 <small>此小張俊</small>	命三衙諸路揀軍五	審實汰兵三十	中興聖政目錄	許子弟承襲 <small>孝宗隆興元</small>	汰老弱兵 <small>乾道二</small>	朱熹言去冗兵 <small>淳熙七</small>	展離軍限十	揀汰諸軍之效十四	訓兵	鄭士彥乞教閱 <small>高宗紹興</small>	按閱劉光世兵四	詔諸州禁兵日教射五	按試武士所能	江上諸軍事藝精強	立冬月內教法十四	內教武藝至精十八	具訓練衛士法 <small>孝宗隆興元</small>	幸教場閱兵二	幸白石閱兵 <small>乾道二</small>	內教選鋒軍三	幸茅灘大閱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幸白石大閱 六

宣步司軍入內射 七

軍中拍試激賞

殿司弓箭手入內射

增加事藝之賞

引諸班直呈射 八

喜忠銳軍射藝 九

喜忠武軍武藝

教閱不許設酒

淳熙元

修諸軍習弓弩法

責守臣教閱

步司弩手內教

前軍中軍內教

幸茅灘大閱 四

犒設射藝精熟 八

幸龍山大閱 十

奏射鐵簾賞 十三

用兵

中興聖政目錄

三

用兵在賞罰

高宗紹興

用兵在有謀

兵謀務要決勝

孝宗乾道三

軍器

張俊精製軍器

高宗建

軍器當留意 紹興元

命諸路造甲

置御前軍器所 二

張俊自造軍器

給度牒造甲

造甲不擾百姓 五

內庫椿管軍器 六

置御前軍器局 七

上親製兵器 十

改造剋敵弓 十一

造軍器之賞 十七

工部檢察御前軍器 十三

禁私役軍匠 孝宗三十

治不修軍器 乾道九

差人閱諸軍衣甲

李椿諫市牛筋

淳熙十

馬政

趙開更茶法買馬

高宗建炎元

復提舉買馬

紹興元

廣西增價市馬 二

廣西鹽博馬

置饒州孳生監

置邕州買馬司 三

置賓州買馬司

昌懋招來邊馬

吳璘通西馬

饒州監置提舉官

許大理國賣馬

令四州專管買馬

提舉買馬移邕州 四

中興聖政目錄

三

李棫買馬七說

置臨安孳生監

置餘杭孳生監

置饒州孳生監 五

命官協力買馬

命廣西帥買馬

合茶馬為一司

廣西進出格馬

川陝茶專博馬

廣西增數買馬 十一

論南地可牧馬 十三

論牧馬在得人

秦川牧馬大略 十五

擇地牧川廣馬 十七

川秦馬分送諸軍 十九

論牧馬之利

廣西馬網格法 二十一

革受賂印馬弊

參用茶馬舊法

孝宗乾

戒飭牧馬官 淳熙三

閻蒼舒言茶馬弊四 茶馬司置監歇養十二
黎馬須及格尺十五

舟師

乞造戰艦高宗建炎二 韓世忠大治戰艦三

王彥恢飛虎戰艦紹興二 命江浙造戰船五

詔江浙造小船 馬廣閱習水軍六

楊存中駕放戰船二十 李寶提督海船三十

李寶破敵舟于膠西三十一

虞允文車船破敵亮 郭璘再任能保船孝宗乾道元

修建康戰船六 點檢諸軍戰船八

由興聖政目錄

不許改造戰船淳熙三 招建康戰船梢手十一

論許浦水軍移屯十五

戰車

命兩路憲臣總領高宗建炎元

宗澤造決勝戰車 王大智造戰車紹興二

王彥恢神武戰車 南方不宜車戰三十

屯營田

汪藻請屯田高宗建炎四 荆南營田之始紹興元

措置河南諸鎮屯田 陳規奏本鎮營田

減淮南營田歲收 王寔根括水田

王彥恢言營田 韓世忠建康營田
湖南江浙屯田 頒陳規營田法三

韓世忠論屯田 淮南帥守營田入銜四

命條屯田利便 張致遠言淮南營田

朱震乞營屯荆襄 邵彪具營田利害五

條約營田司 廖剛屯田三說

吳玠興屯田 張浚措置屯田

戒帥幕措置屯田六 改江淮營田為屯田

李綱論營田 久任營田官

建官經理營田 詢究營田利害七

中興聖政目錄

王縉論江淮營田 罷江淮營田司

吳玠營田之效 万俟卨論營田十

關外行營田十三 立營田賞罰格十六

四川營田委都統制十 關外營田收租廿一

放免官莊牛租廿五 李顯忠請屯田三十

屯田先立規模 上論淮上屯田卅二

措置京西營田孝宗 論襄漢屯田隆興元

王弗經理營田三 措置淮東屯田乾道元

撥建康圩田助軍 措置兩淮屯田五

罷和州屯田六 召人佃營屯田七

罷廬州屯田八	罷階成等州營田 <small>淳熙五</small>	郭杲與襄陽屯田十	詔經理屯田	錢之望言和州屯田十一	勸勉屯田人兵	椿錢屯田支用	詔郭杲措置耕高仰田	補和州不堪開耕田	和州均給屯田米	立奏收麥稻限十二	論屯田寓兵於農 <small>十五</small>	督府	呂頤浩建督 <small>高宗紹興二</small>	孟庾同都督	罷督府四	張浚以宰相視師 <small>七五六</small>	葉義問督師 <small>卅一</small>	葉義問不識生兵	汪澈視師京湖 <small>孝宗卅一</small>	張浚都督江淮 <small>隆興元</small>	張浚兼荆襄 <small>召汪澈</small>	罷督府召張浚二	楊存中陞都督	將帥	王淵輕財好義 <small>高宗建炎三</small>	上論武臣少知義理三	汪藻論諸將罪 <small>四</small>	諸將作論詆文臣 <small>紹興元</small>	范同言諸將不協 <small>四</small>	臺諫論罷王瓚 <small>五</small>	諸將知尊朝廷 <small>六</small>	兵在主將得人 <small>七</small>	上倚重韓張二將	責將帥御弓馬	撫偏裨以分大將權 <small>八</small>	詔慰勞將帥 <small>十</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詔戒飭將士	武臣須知書 <small>三十</small>	王十朋論管軍名位	楊存中官觀封郡王 <small>卅一</small>	魏勝充統制	楊存中比郭子儀	李寶陳俘獲	詔復除環衛官 <small>孝宗隆興元</small>	楊存中薨 <small>乾道元</small>	守年限陞差法二	賞劉源繳付身	不開超陞例	命大臣審驗將官	樞密院呼召武臣	將帥冗惰之弊三	議置副都統	郭剛為軍中所伏	將帥先民事 <small>六</small>	擇將不拘等級	主兵官不能律已 <small>七</small>	書將字求將才	獎揚展留意職事 <small>八</small>	統制不可苟任 <small>九</small>	統制官須遴選	審驗將才 <small>淳熙四</small>	將帥體國擇兵官	主帥擇將非才降官	不次用將	獎李川杜私謁	不以文采取武臣 <small>五</small>	武舉取將帥才 <small>七</small>	精陞差軍將	揭貼進入將官名	密舉偏裨將校	世將	王稽中論世將 <small>孝宗乾道元</small>	韓世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世忠軍赴帥府高宗建炎元除御營左軍都統三

以勤王功兼兩鎮帥浙西敵至走江陰

以守江功易鎮四却世忠獻馬

宣撫江東西路紹興二置背嵬親隨軍

宣撫淮東三始與王德講解

遣兵襲劉光世與光世交惡不已四

御札諭韓世忠背嵬軍極驍健七

願以身蔽江淮世忠不受圩田九

出軍秋毫無犯十除樞密使十一

製一字軍入都堂岳飛知韓世忠奇特

中興聖政目錄

三

輸田稅賜詔獎諭十三因輸稅得封郡王

韓世忠薨十一世忠不附秦檜

世忠恩卹之厚

張俊

取杭妓張穰高宗建炎元殺秀州前守趙叔近二

除御營右軍都統三張俊軍號鐵山紹興元

諭呂頤浩推張俊張俊不主避敵議四

拒都督行府檄六張俊喜營繕七

獎諭張俊妻章氏十一即張穰

獎諭張俊納兵除樞密使

張俊薦劉子羽以納兵得進封

以主和議先得王十三幸張俊第十一

張俊薨十四張俊封真王以附和議

劉光世

光世五軍都提舉高宗建炎元曲意奉康履

以勤王功除御營使三乞不受杜充節制

帥江西敵至而遁以公事牒六曹四

不能援揚楚趙鼎以書諭光世

不峻責光世諭光世汰兵紹興元

宣撫江東三詐韓世忠

中興聖政目錄

三

王德請身見世忠奏韓世忠掠其兵

魏矼諭解光世四三妾皆封孺人五

劉光世乞祠七劉光世解兵柄

以陶朱公自比呂祉撫諭光世軍

光世軍叛降偽齊復召劉光世

招徠淮西叛兵光世有登仙之歎

劉光世薨贈太師十二光世姑息無克復志

岳飛

投張所軍中高宗建炎元與王彥有隙

降于杜充二時譽翕然四

張俊薦岳飛 除都統制 紹興元

岳飛年少建節 四 為張俊所忌 五

起復歸屯 六 岳飛見識極進 七

與張俊隙深 棄軍廬墓

敦請岳飛管軍 上親戒諭岳飛

秦檜見岳飛忿忿 岳飛願進屯田甸

王庶稱岳飛壯節 八 岳飛奇李寶 九

命飛班師不奉詔 十 岳飛遷延赴援 十一

張俊秦檜恨岳飛 除樞密副使

披襟作雍容狀 與張俊議不合

中興聖政目錄

重光

岳飛宮觀 岳飛為秦檜所殺

岳飛號賢將 知浹為岳飛訟冤 十二

王輔叛岳飛附檜 以岳飛更岳州名 廿五

姚岳叛岳飛希寵 追復岳飛官 孝宗卅二

賜岳飛廟額 乾道

劉錡

以張浚薦得用 高宗紹興七 劉錡始成軍

除淮西安撫 劉錡對于內殿 八

除東京副留守 十 劉錡留順昌府

劉錡以功建節 不信讒劉錡者 十一

敵不敢犯劉錡 諸將恨劉錡

劉錡罷 十七 劉錡守潭州賜田 廿五

代劉寶鎮江都統 三十 敵畏劉錡 三十一

愧虞允文立功 劉錡以疾得祠

劉錡薨于臨安 三十二

吳玠吳璘

劉子羽薦于張浚 高宗建炎三

為曲端所劾 四 張浚奇吳玠

吳玠以功除宣撫 紹興 賜親筆不得拊御背

玠以功陞兩鎮檢校 玠辭官贖劉子羽罪

中興聖政目錄

重光

吳玠得事君體 五 吳玠薨于仙人關 九

吳玠立廟 十 敵望吳璘不敢爭

上稱吳璘善用兵 十二 吳璘統兵有法 十四

吳璘以使相領都統 六二 吳璘除宣撫 三十一

王之望乞還吳拱 璘甚疾 吳璘來朝封郡王 孝宗乾道元

吳璘遺表納忠 三 吳璘威名亞於玠

吳璘所用多知名

李世輔

自敵中奔夏州 高宗紹興八 敵殺李世輔家

招李世輔 九 賜名顯忠

賜李顯忠田十
始陞都統二十九
保全李顯忠家淳熙六

寵將

厚錫三大將高宗紹興獎諭韓世忠

獎諭韓岳二將 開三鎮賜功臣號

獎諭韓劉二將 六 賜手札獎世忠七

賜詔獎諭諸將十一 以玩好賜劉光世

獎諭李寶三十一

馭將

中興聖政目錄

重

激張俊立功高宗紹興得馭將之術

汪藻馭將三說 諭韓世忠令釋憾四

激劉光世立功 駕馭諸將

上得馭將之道五 上親諭二將釋憾

戒諭韓世忠七 戒張俊羨劉光世

戒吳玠附托張浚 激張俊力戰八

不許岳飛增兵 戒張俊勿興土木

不許岳飛辟郡守 不許張俊免和買十

諭岳飛功賞 以郭子儀事諭張俊十一

議互易諸將兵 不受大將貢獻三十二

陳俊卿論待將帥孝宗乾道三
戒諭王公述五 論駕馭將帥六
戒兵官使酒八 御筆戒諭軍帥淳熙十

財用門

財用

發諸路坊場錢高宗建驅磨常平錢物三

論用兵營造費財孫覲以擅催青苗罷

陳剛中乞罷冗食紹興張致遠言理財五

集紹興會稽錄 詔戶部措置財用

中興聖政目錄

重

置總制司 論監司不恤州郡

執政兼措置財用 王侯言國用五事

久任主計之臣 莫將財用五說九

經制司去發運字 罷經制司

欲歲富於民十增收頭子錢廿六

戶部要得人廿二欲國與民皆足廿五

論劉晏善理財廿六財用有三說

國初以來收支大數卅乞久任版曹孝宗乾道

進久任許元故事 定國用經制二

命宰執兼制國用八年戒儒臣留意金穀三

造冊開具支川 蔣芾尋財用根源

置度支都籍四 罷制國用司五

造會計錄六 左藏急闕七

世儒不言財穀 恤州縣因弊九

復祖宗會計錄 淳熙二 州縣置財用都歷四

論士夫諱言理財 復合同憑由法六

詔漕臣通融財計 論會計錄

罷總漕司營運七 不許置總計司

撥無收錢還戶部八 內外積錢之富十

朝廷與戶部分彼此 每月進財賦冊十一

命申總所大軍數目 三十總所申到見在數

節用

不欲數犒軍 高宗紹興 省內諸司

趙霽奏裁節浮費四 上論省節財用五

節省自宮庭始 陳淵乞節財用九

上每事省約 廿六 乏財但當節用 廿八

張燾勸節用 廿九 裁減宮掖用度 孝宗隆 興元

節長秋宮費用 未嘗妄用一文四

戒州郡節用 淳熙三 論大臣節浮

論樽節財用 十 論革弊以漸 十四

詔裁冗費 光宗十七

府庫

分置庫藏 高宗建炎二 罷兩浙回易庫 紹興二

激賞庫歸左藏 孝宗卅 乞通融南庫財用 六 乾道

併左藏南庫封樁庫 封樁庫貫朽六

撥南庫隸戶部十 南庫初置之始

封樁庫初置之始 南庫存留庫眼十二

內帑

內庫以備水旱 高宗紹 興二八 出內庫代民租

支內帑佐調度 二九 出內庫銀羅馬料 三十

上諭置內庫意 卅一 黃中言內帑 卅二

出內帑和糶賑濟 孝宗隆興二年

借內藏應副戶部 免台州欠內庫錢 淳熙

蠲拖欠內藏錢物十 口口出內庫犒賞

朱熹言內帑 十五

倉廩

分省倉為三界 高宗紹 興十一 置豐積倉 三六

措置唐鄧積蓄 孝宗淳 熙六 上供赴豐儲倉七

椿管采石倉米 十二 豐儲以新易陳 十五

場務

併推務茶場 <small>高宗建炎二</small>	罷市易務存抵當庫
置江寧府推務茶場 <small>三</small>	置行在都茶場 <small>明受</small>
分推務於臨安 <small>四</small>	廢越州推場
移紹興場務於臨安 <small>紹興二</small>	
置都茶場於建康	移建康場務於鎮江 <small>三</small>
置諸州市易務 <small>五</small>	移鎮江場務於真州
置吉州場務	推貨務賞格
初置推場 <small>十二</small>	定三務場歲額 <small>孝宗乾道六</small>
定坊場祖額 <small>淳熙二</small>	罷創立場務 <small>五</small>
市舶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重</small>
復市舶舊法 <small>高宗建炎元</small>	復置市舶提舉 <small>二</small>
兩浙船司移華亭 <small>紹興二</small>	罷福建船司
提舉兼泉州船司	賞蔡景芳招商 <small>六</small>
論市舶利厚 <small>七</small>	廣南市舶之利 <small>十</small>
減抽解數 <small>十七</small>	詳定船法 <small>二九</small>
革市舶之弊 <small>孝宗隆興二</small>	罷兩浙船司 <small>乾道二</small>
漕運	
復轉般法 <small>高宗建炎元</small>	行入中法 <small>二</small>
罷江淮發運司 <small>紹興二</small>	初置都轉運使
拘官舟備漕運 <small>六</small>	席益上漕運 <small>六</small>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目錄

蜀中水陸運利害	復置發運使 <small>八</small>
優恤利道運夫 <small>淳熙二</small>	復都大發運 <small>六</small>
竄史正志罷發運	恐陸運勞民 <small>淳熙七</small>
河渠	
修浚運河 <small>高宗紹興三</small>	浚臨安府運河 <small>十六</small>
修運河堰閘 <small>二九</small>	論溝洫利害
詔浚運河 <small>卅一</small>	司馬伋浚河修閘 <small>孝宗淳熙六</small>
鎮江府開河道 <small>七</small>	浚浙西運河 <small>十一</small>
茶鹽	
梁揚措置茶鹽 <small>高宗建炎元年</small>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重</small>
梁揚祖改茶鹽法 <small>二</small>	詔推務守茶鹽法 <small>紹興元</small>
復廣東茶鹽司	私茶鹽行重法 <small>三</small>
茶鹽法成書 <small>卅一</small>	欲指茶鹽之利 <small>卅七</small>
禁供指私茶鹽 <small>孝宗三二</small>	
茶法	
趙開更川陝茶法 <small>高宗建炎二年</small>	
罷福建茶鈔行茶引	市建州茶 <small>紹興五</small>
減福建貢茶	罷買福建末茶
更福建茶法 <small>十二</small>	韓球推茶之擾 <small>十七</small>
茶息歲入之數 <small>二五</small>	措置湖北茶引 <small>二八</small>

茶法不可更變孝宗乾道六 胡元質奏川茶弊淳熙四

減放川茶虛額六 李椿論茶法弊十

鹽法

更福建鹽法高宗建炎四 換鈔給閩廣鹽

罷福建鈔鹽 推南恩州田鹽紹興元

禁停接私鹽二 不許張浚通蜀鹽

呂頤浩峻更鹽法 趙開變蜀鹽法

推明州三縣鹽 廣南鈔增貼納錢

均定給鈔鹽數 禁將佐鬻鹽

以推明州鹽罷王然三 增鹽鈔貼納錢四

中興聖政目錄

百七

渡江後鹽法五變 東北鹽始通五

廣東更鹽法 不變鹽法之效六

更二廣鹽法八 葉衡請福建給小鈔

增福建鹽鈔錢十二 不許寬和鹽律

官賣廣西五州鹽 不改福建鹽法十七

王珪支還煮鹽錢十九 減夔路諸處鹽課廿二

減福建鈔鹽錢二十九 禁科賣鹽二十九

論私販鹽禁三十 王時升代民輸鈔錢

命支還亭戶錢 論私鹽三弊

閩中鹽筴五弊三 放四川鈔鹽網四

命相度廣西鹽事六 行福建鈔鹽法八年罷明

廣西鹽復官賣法九 張拭論廣西鹽法二淳熙

給亭戶納鹽手歷 胡元質奏井鹽弊四

均減井鹽重額 守廣西官賣鹽法五

禁販解鹽入界七 詔廣鹽復鈔法十

王正己言廣西鹽事 申禁解鹽入界

韓璧言廣鹽鈔法 李椿革廣鹽弊

金州不置場推鹽十一 詹儀之條析鹽事

禁附帶解鹽 置漁陽井鹽官

禁販交鹽入界十二 論二廣鹽事

中興聖政目錄

百八

戒提舉重鹽事 革廣州給歷賣鹽弊十三

淮浙鹽秤下支錢 汀州科鹽之害

通清井監鹽十四 革八州科鹽弊

罷蔡湜哀斂亭戶十五 問孫紹遠廣西鹽事

趙伯溫言廣西鈔鹽 復廣西官賣鹽十六

以鹽事竄詹儀之

推酌

添六路賣酒錢高宗建炎二 增諸路酒價四

復增諸路酒錢紹興元 禁賣公使庫酒

論推酒之利 置贍軍酒庫七

胡世將增蜀酒息

罷夔路酒店 十五

革蜀中酒弊 廿六

蜀爵

募民入貲授官

高宗建炎元 獻助人給告 二

募人納粟補官

紹興元 蜀承直修武以下官

減賣官誥錢

納粟不許注親民 六

定賣官升轉法

收官誥綾紙錢

賑濟人特補官

孝宗淳熙元 補賑濟官罷蜀爵 三

出爵募民賑濟 八

蜀牒 師號附

中興聖政目錄

初賣師號

高宗建炎二 度牒改用綾紙 三

換給度牒 四

入錢批舊度牒 紹興六

趙鼎奏賣度牒 七

住給僧牒 十二

不許撥放度牒 十三

不許放僧牒 廿六

不欲驅農為僧 廿七

再給降度牒 卅一

蜀牒充會子本

孝宗隆興二 科賣度牒

論賣僧牒之弊

乾道三 給僧牒師號 助四川總

降僧牒賑饑

降僧牒下四川總所 七

給度牒糴常平 八

頒度牒下四川備邊 淳四

漸革蜀牒弊

不賣度牒充回易

蜀田

措置賣官田

高宗紹興二 召人買官田舍 五

召人買田 六

賣官田增租 十二

出賣沒官田

廿八 魏安行抑賣官田 卅一

乞寬限賣官田

孝宗乾道元 詔蜀官田 八

罷蜀官田

淳熙三 估賣沒官田產 十四

坑冶

督諸監輸錢

高宗建炎元 罷邛州鑄錢 二

權罷建州鑄錢

紹興二 廢減坑冶

減建州鑄額

省併錢監

中興聖政目錄

軍

饒信騰水浸銅

省度饒監官吏 三

鄭士彥乞罷冶鑄

省併鑄錢司

減料鑄錢

韓球括銅之擾 十三

減坑冶課額 十四

復利州錢監 十五

減利州鑄錢額 廿三

四川冶鑄本末 廿五

定銅山銅額 廿六

罷提點坑冶司

給三州鑄本 廿七

罷提點鑄錢官

洪遵言鑄錢利害 廿八

括民間銅器

撥闕額錢充鑄本 廿九

復置提點司

嚴銅器禁 三十

復邛州惠民監 卅一

罷鑄銅司歸運司 孝宗乾道六年

劉焯論蜀中推銅 置舒州鐵錢監

復鑄錢司 七 定江西鐵錢額 八

置饒贛鑄錢司 九 置蕪春鐵錢監

置饒州都大司 淳熙二 重定舒蕪鑄額 八

廢昭州金坑 十 不許光州鑄錢 十一

增舒蕪鑄額 十二

錢幣

通當三錢諸路 高宗建炎元 鑄建炎通寶錢

禁韶州新錢滅裂 紹興二 出城不許過十千

中興聖政目錄

一百五

禁毀錢鑄銅器 六 禁私鑄毛錢 十三

申嚴錢入海禁 禁銷錢為器 廿一

嚴銅錢出界禁 廿六 論錢法精粗

禁私鑄沙毛錢 孝宗隆興二 命捕搬販錢人

鑄當二錢 乾道 元 降會子收兩淮銅錢 五

嚴銅錢過北禁 六 降會子換兩淮銅錢 二

給交子換四川銅錢 七 降會子收兩淮銅錢 十

不頻改錢樣 十一 真州展限收銅錢 十四

錢引錢鈔

顏博文增印錢引 高宗建炎二年

張浚增印錢引 印見錢關子 紹興元

詔支給見錢關子 五 席益增印錢引 六

吳玠印銀會子 七 鄭剛中增印錢引 十三

限蜀中錢引銀會 孝宗淳熙五年

楮幣

東南會子之始 高宗紹興元 置行在交子務 六

言者論交子弊 廢交子復為關子

罷交子務官吏 交子減價自買 廿六

臨安初印會子 三十 置行在會子務 卅一

許諸路用會子 造湖北直便會子 孝宗隆興元

中興聖政目錄

一百五

賣度牒充會子本 二 撥度牒錢充會子本

印准交子 乾道 二 會子交子允易

降度牒助教帖收會 三 兩淮通行會子

行錢會中半法 六 行偽會賞罰

責監司措置楮緩 淳熙元 楮幣少而重 三

不輕降楮幣 會子始分界 五

愛惜會子 七 不欲多印會 十

論會子不宜多 十二 會子不可更增 十三

和糴

委諸路漕臣和糴 高宗建炎四年

和糶助軍儲	紹興元	支官告度牒博糶	三
約束不支糶本		詔戶部增數和糶	四
降告身博糶	五	命戶部措置苗米	七
置戶部和糶場	八	論程邁毋傷農	
諭梁澤民糶買		糶三京穀	十
糶湖外米	十三	論糶買事宜	十三
免江浙湖南和糶	十八	定三總所歲糶額	
穀賤收糶	廿五	令州縣和糶	卅一
張浚乞降糶本	孝宗卅二	詔和糶軍糧	隆興元
催提舉納糶本	二	論和糶四弊	乾道元
中興聖政目錄			
言			
草和糶弊	二	劉珙言和糶弊	二
喜歲稔可積穀	八	免和糶之效	淳熙四
降和糶播管米錢	十二	放濠州採荒米	
和預買			
均杭州和買絹	高宗建炎二	減東南和預買絹	三
和買紬絹折價	紹興元	許折納三分見錢	三
覈實和買之弊		減江西折絹價	四
預買不抑納金銀	五	謝祖信言預買弊	九
減和預買絹	十五	減紹興和買絹	孝宗淳熙十六
稅賦			

蠲臨安丁錢	十	溫處州流民丁籍	十一
免丁不須降旨		革廣西丁錢弊	十二
革廣南掛丁弊			
經總制			
經制錢之始	高宗建炎二	增二色經制錢	紹興元
委通判拘收經總	三	東南經總制大數	五
詔收勘合錢		減罷總制錢	
詔通判拘總制錢	六	減荆南經總制錢	廿九
專委通判拘收	三十	命知通同掌	孝宗乾道八
王佐論經總制錢	淳熙十	朱熹言經總制弊	十五
中興聖政目錄			
言			
科斂			
論浙西科斂之害	高宗紹興元年	張九成策科斂名色	二
論科配之害		減蠶鹽錢	三
禁常賦外橫斂		禁假托軍需	
因旱罷科數	五	恨未除科斂	七
論收撮課子弊	六	鄭剛中奏減科須	十三
民避科率立異戶	十二	減四川科數虛額	
議罷四川科數	十七	申禁科率	
減四川激糶錢	十八	再減四川重斂	廿五
減州縣水腳錢	二十		

論科數弊 廿六 減四川虛估數

孫道夫言蜀中橫斂 以縣官錢償科數 廿七

減三川科斂 罷廣南紅藤錢 廿八

虞允文奏罷加斂 論橫斂之害 廿九

蠲四川橫斂 元 孝宗隆興 欲盡蠲無名賦 乾道四

禁非法聚斂 九 減四川虛額錢 淳熙三

彭州佛老會報上恩 蜀民作道場報上恩

免夔路科買金銀 六 刪無額錢賞格

量減兩浙版帳 十二

預借

中興聖政目錄

言聖

給還預借坊場錢 高宗紹興六年

措置革預借弊 十六 罷曾惇預借苗米 十九

申嚴預借之禁 廿二 治科借折帛罪 廿六

措置預催稅事 孝宗淳熙四 禁州縣預借 五

月椿

創自呂頤浩朱勝非 高宗紹興三

月椿之弊 七 李光言月椿之害 八

裁減月椿 九 蠲減月椿錢 十三

措置減月椿 十七 計羨餘以減月椿

議除罷月椿 十八 看詳月椿折帛事 廿六

印會子代納月椿 孝宗淳熙七

免行

復叔免行錢 高宗紹興 量減沿邊免行錢 十二

減諸路免行錢 十七 減六州免行錢 十九

曹泳奏罷免行錢 廿五 不許復免行錢 道宗乾

上供

減婺州上供羅 高宗建炎三 東南折帛之始

減福建廣南銀 罷諸州歲貢

比較上供 上供紬絹折納 紹興元

諸路絲帛半折錢 二 椿管上供絲帛

中興聖政目錄

言聖

遣官督上供米 婺州羅權折價 三

舉劾稽違錢物 江浙悉納折帛錢 四

罷湖州貢蕉布 展廬光州上供 十五

減折帛價 十七 減靜江昭州折布錢 十二

減汀州上供 綾羅紕薄不却回 廿八

減大禮上供支費 減免進銀數 廿九

減饒州貢金 孝宗乾道 蠲紹興上供 淳熙元

驅磨截留上供數 六 比較諸路上供 十

不許折納上供米 十三

貢獻

禁貢真珠文犀高宗紹興廿四罷廉州貢珠廿六

止蜀中貢錦綉廿七免聖節貢奉孝宗卅二

減聖節進奉隆興元免二年聖節進奉淳熙十五

網運

論押綱四弊孝宗隆興三因旱申嚴趣辨淳熙十

不許約束網運十四

商稅

除米稅及力勝錢高宗紹興十七

裁減稅額 裁減收稅則例廿六

禁收步擔米稅三十省罷繁并征稅孝宗乾道六

中興聖政目錄

百七

革沿江重征弊 不置城外欄稅淳熙五

刪驢駝等收稅令六 放免臨安征稅七

禁阻過客販米十一 禁增收商稅額

罷荆門三處稅場十二 罷常德復州七場

罷淮東八處稅場 放行河渡

獻助

李綱上獻納議高宗建炎元却富民獻錢三

蜀南劔獻助錢紹興三初許獻助補官四

張浚獻助國用十一 諸路獻助迎奉兩宮二十

林孝澤獻助軍錢卅一

羨餘

劾吳懋獻羨餘高宗紹興二徐康國以獻羨餘罷三

却侯彭老羨錢 兩浙寬剩錢六

王暉獻迎奉兩宮錢二十楊椿不獻羨餘十四

不受姜樓獻助 却兩浙獻趨剩錢卅一

禁欠上供進羨餘孝宗隆興元

却廣東獻婚錢 劉珙言羨餘弊乾道三

申禁獻羨餘 林機論橫斂獻羨餘五

蘇嶠請卻羨餘八 不受王楫羨餘淳熙三

邵羨餘代納折帛錢五 以寬剩錢代民輸十一

中興聖政目錄

百八

以歷尾為羨餘十二

伎術道釋門

天文

命奏天文林咎高宗建炎元不許報天文二

天文學生內宿三 李季進乾象通鑑紹興元

詔太史奏天文三 張大猷獻蓋天圖七

製渾儀十四 太史奏天文不實卅一

日月五星聚軫孝宗淳熙十三

歷象

改正歷法 高宗紹興二 轉運司賣歷日

詔陳得一造歷五 改統天歷

陳得一賜號處士 陳得一修奉元歷九

行乾道歷 孝宗乾道四 李燾言諸歷沿革

行淳熙歷 淳熙四 淳熙歷後天五

測驗歷法 十二 楊忠輔言歷差

詔定歷差 十四 詔測驗歷法 十五

歷官

不許李繼宗回授 孝宗乾道八

創太史局階官 淳熙三

中興聖政目錄

高宗

醫方

置局賣藥 高宗紹興六 諸州置惠民局 廿一

頒監本局方

醫官

王繼先遷前班 高宗建 定試醫格 紹興廿一

竄王繼先 卅一 醫官不許換授 孝宗乾

存留醫學科 八 醫官不帶遙郡 淳熙三

命術

論孫近信命篤 高宗紹 秦檜忌人談命 廿二

釋老

却獻佛象 高宗紹興四 不留意釋老 十

上不惑異端 十一 賜黃元道人號并贊 廿

召皇甫坦 賜張守真道號 廿九

神仙

封梅福真人 高宗紹興

邊事門

邊議

張膚敏言雪恥 高宗建 呂頤浩備禦十策 二

張守言敵必來 三 馬廣言三策

中興聖政目錄

高宗

范宗尹乞避敵 三省密院議敵 四

朱勝非言經營淮北 紹興 呂社入對條十事 三

李綱獻三策詔獎之 四 訪舊宰執議邊事 五

呂頤浩上十事 朱勝非上四事

李綱上六事 張守言措置二事

翟汝文言三事 兵機事不付外

張浚論金人失信 六 李綱奏陳利害

林季仲直言邊事 張浚料敵出三策 九

周南仲五不可之議 張燾言間諜

張浚言邊事 十 張浚因星變言邊事 六

沈介言守備策三十	何溥等因災異言邊 <small>一卅</small>
汪澈言邊事	太學生獻四策
杜莘老上四事	吳芾言邊事
金安節言三事 <small>卅二</small>	置言邊事簿 <small>孝宗乾道五</small>
攻守	
詔兩河堅守 <small>高宗建炎元</small>	宗澤經理戰守
宗澤擊退金人二	宗澤遣王宣擊敵
宗澤決策舉兵	分命諸將防江三
命杜充總兵防淮	分命杜充等守諸州
杜充無制禦之方	郭偉守采石屢敗敵
中興聖政目錄	
杜充守江失利	周望郭仲威守兩浙
周望遁走四	趙立攻敵寨
言者論戰守事 <small>紹興元</small>	沈與求乞備料二
吳表臣論防江	今歲防秋略具三
分定諸將路分	命講究防秋四
韓世忠進屯揚州	上問胡松年控禦計
命韓劉宣撫兩淮五	張俊宣撫江東
張浚措置邊防	韓世忠圍淮陽
張浚言有進無退	趙鼎折彥質議退保
張浚欲斬渡江者	陳公輔言攻守策七

王庶措置邊防八	張戒言戰守利
張戒附趙鼎主守	劉錡設戰具于順昌十
韓世忠圍淮陽	上言戰守是一事
李興死守白馬山	戒諸將持重待敵
命李興班師	劉錡請益戍 <small>廿九</small>
命諸將畫界守邊 <small>卅一</small>	成閔控扼武昌
李寶議守江陰	命李顯忠擇地利
劉錡屯揚州	詔諸將隨地措置
命把截要害地 <small>孝宗隆興三</small>	議真楊六合捍禦
講備禦策 <small>乾道三</small>	以陳敏把高郵
中興聖政目錄	
儒生不達時宜 <small>差王琪修城事</small>	陳良祐論築城事
以陳敏備禦淮東	馮湛陳海道畫一十
治邊臣生事罪	荆襄移屯二不便
征戰	
王彥新鄉之敗 <small>高宗建炎元</small>	邵興絳州之捷
邵興潼關之捷三	張俊明州之捷
彭原店之戰四	韓世忠金山之捷
韓世忠奏捷	韓世忠敗績
牛皋宋村之捷	岳飛靜安之捷
張浚富平之敗	張榮敗敵于水寨 <small>紹興元</small>

吳玠和尚原之捷再捷楊政方山原之捷二

吳玠仙人關之捷四韓世忠大儀之捷

解元承州之捷 楊從儀臘家城之捷

王德桑根之捷 竹塾鎮之捷

王進薄敵于淮五 崔德明敗敵于盱眙

呼延通漣水之捷 韓世忠禽牙合敗之六

劉光世兵屢捷 楊沂中藕塘之捷

韓世忠淮陽之捷 李寶興仁之捷十

姚仲百通坊之捷 劉錡順昌之捷

醴州之捷 孫顯敗敵陳蔡間

中興聖政目錄

百五十一

曹成敗敵大興縣 韓世忠軍敗敵

田晟涇州之捷再戰又諸將獲捷詳見恢復類

上論戰勝在人和 岳飛郾城之捷

辛鎮長安之捷 王貴等潁川府之捷

解元掩敵于譚城 中條山解州之捷

韓世忠泃口之捷 李興敗李成兵

楊沂中潰軍于宿州 王俊敗敵于盤屋

邵俊等再敗敵汧陽 楊從儀敗敵鳳翔

惠達敗敵野厓河 楊從儀敗敵寶雞

楊從儀敗敵渭南十一邵隆商州之捷

王德含山之捷 張守忠全椒之捷

諸將柘臯之捷 諸將議班師

世忠聞賢驛之捷 諸將濠州之敗

吳璘剡家灣之捷 楊政寶雞之捷

李寶醇酒誓天卅一 吳璘橋頭寨之捷

樊城敗以大捷聞 王權尉子橋之敗

治平寨之捷 皂角林之捷

李寶膠西之捷 劉汜瓜洲之敗

虞允文采石之捷 虞允文楊林之捷

楊欽洪澤鎮之捷 趙樽蔡州之捷卅二

中興聖政目錄

百五十二

王宣汝州之捷 王宣蔡州之捷宣與趙

吳璘德順軍之捷 姚仲北嶺之敗

張子蓋石湫堰之捷 張俊宿州之捷孝宗隆

崔阜六合之捷

和戰 韓肖胄言和戰高宗紹和戰不可偏執十

上意主戰策卅一

和議

黃潛善等主和高宗建責靖康議和罪

李綱論遣使 耿南仲父子奪職

王倫使敵	宇文虛中使敵二
敵留王倫	上皇草書議和
趙子砥論不可講和	洪皓使敵三
胡寅乞罷和議	秦檜議分南北四
王倫還自金國	紹興二 韓肖胄使敵三
敵使偕韓肖胄來	章誼孫近使敵四
張浚乞備敵絕和議	章誼等自敵還
魏良臣王繪使敵	韓世忠乞罷和圖恢復
韓世忠賣二使	敵欲殺我二使
魏良臣等使還	胡寅極論遣使五
中興聖政目錄	二五五
胡寅以論使事出	王倫使敵七
王倫還自敵	王倫復使敵
上始主和議八	敵使來議和
欲早休兵	趙鼎依違和議
敵使入見	王倫復使敵
王倫稟受使指	敵遣詔諭使來
上喜金人有善意	詔詢訪和議
曾開張燾乞集議	孫近乞罪異議人
擢臺諫逐異議人	趙雍言天子之孝
韓肖胄使敵	敵使至行在

秦檜受敵書	天下以屈已咎秦檜
王倫除簽書使敵	命王倫守東京
王倫交地界	王倫毀東徹雙廟
孟庾帥河南	却韓世忠獻馬
論陝西叛將難用	秦檜惟恐忤敵意
敵悔和議拘王倫	敵主詰王倫
敵囚王倫不復遣	上言當以戰為主十
莫將使敵	陳淵論使事
敵囚莫將	敵敗盟入東京
河南望風納款	陝西所在迎降
中興聖政目錄	二五五
敵陷南京	敵攻長安
敵陷西京	廖剛折鄭億年
敵圍順昌屢敗	檄諸路罪狀敵人
兀朮親攻順昌大敗	秦檜將班師
詔岳飛不許深入	秦檜主罷兵
范同議收三將兵權十一	張浚附和議納兵
命張岳收淮東兵	不責敵人以禮
秦檜欲殺岳飛	罷劉錡兵柄
上諭議和之旨	劉光遠使敵
詔吳玠班師	敵欲亟和

魏良臣使敵 魏良臣以敵使來

何鑄使敵 兀术索北人

敵敵北人在江南者二十上論講和之利

獨留北人鄭億年 敵以書求割地

迎太后歸慈寧宮 徽宗梓宮至行在

秦熈盛稱檜之功 分陝西地界

賜秦檜玉帶 黃達如乞賞議和人

奉使得還者僅三人三十敵索趙彬等家屬

選賜北使弓矢 喜敵人和議堅

敵殺王倫十四 讀王羲之傳

中興聖政目錄

百七

論議和後無事十六 以和議行賞罰十七

嘉秦檜主和之功十八 上惟以和好為念十九

巫伋無祈請之祠廿一 喜張俊主和議廿四

秦檜遺表堅和議廿五 命執政堅守和議

金國謀南侵 詔堅守和議廿六

張浚論金人敗盟 敵欲敗盟廿七

敵修汴京謀南侵廿八 孫道夫言敵南侵

孫莘老言敵敗盟 敵主詰買馬非約廿九

黃中言敵欲南收 湯思退詰黃中

黃中為宰相所抑 遣使探敵意

沈該出孫道夫驪言兵 王綸言敵無他意

敵國已定議寇江 敵禁妄傳起兵事

敵使施宜生來 即施達 施宜生漏敵情

虞允文言敵敗盟三十 葉義問言敵入寇

陳康伯言敵南牧 汪澈條陳利害

賀允中言敵致仕 許世安告急

王十朋言邊事 金使倨傲卅

敵使求割地 周麟之辭使敵

呂廣問奏敵來南京 貶周麟之

敵使卻吾二使 敵敗盟入寇

中興聖政目錄

百八

朝廷始絕敵 曾幾諫和議

敵持檄議和敵主已死 敵使告登位卅二

料此事終歸於和 洪邁移書敵使

黃中等乞正名分 陳康伯折敵使

張浚乞絕和議 孝宗 詔訪和邊策

史浩主和議 敵不納劉珙

盧仲賢辱命 隆興元 敵以書來求四事

詔集議講和策 閻安中諫和議

胡銓乞絕和議 宰執主和議

上屈意就和 張浚累疏爭和議

虞允文累爭棄四州 敵械我使胡昉

胡銓言可痛哭者十二 魏杞使敵許割四郡

張栻論和議之非 胡銓言十帛十賀

湯思退諭敵脅和 王之望力主和議

命胡銓行邊 胡銓劾李寶逗留

王之望辭督師 太學生請誅思退等

尹穡乞置獄治異議 王抃使敵議和

以和議成赦沿邊 敵使來乾道元始稱宋皇帝

議遣使請陵寢六 范成大祈請陵寢

竄陳良祐爭遣使事 張栻諫請陵寢

中興聖政目錄 一百九

趙雄使敵 不以北人恭順為喜淳熙元

湯邦彥使敵二 竄湯邦彥辱命三

不附和議

胡銓除編修高宗紹興 魏杞不充館伴八

王之道遺魏杞書 王庶乞拘敵使

張戒言和不可得 王庶言何以見敵使

王庶言何苦事讎 韓世忠乞奏事

王庶乞不與和議 張戒論偷安不可得

張九成不附秦檜 韓世忠乞責使人狀

張燾言天相中興 晏敦復言敵不可從

魏杞乞審思 向子諲不拜敵詔

王庶以累爭和議罷 胡銓乞斬王倫秦檜孫

范如圭以書責秦檜 陳剛中以啓送胡銓

詔戒上書狂悖 李綱言詔諭何理

曾開以忤秦檜罷 許忻言敵不可信

胡理等六人言和議 范如圭乞謝遣敵使

方庭實言屈己非計 張燾稱疾求去

晏敦復八人言和議 尹焞言不可降敵

尹焞以書責秦檜 徐俯岳飛賀赦表九

連南夫言和議之失 韓世忠欲劫敵使

中興聖政目錄 一百

張浚言敵詐 楊焯上書責李光

汪應辰乞圖中興 樊光遠言得地事

韓絛以搖和議竄 貶張九成等十

陳剛中死于貶所 岳飛數言和議非計

韓世忠非和議忤檜十一 韓世忠奏秦檜誤國

劉子羽易敵使旗 張浚不附和議

胡銓昭州編管十二 王庶卒于貶所

黃達如乞罪異論人 言者乞竄異論人

曾開李彌遜落職趙鼎 張戒特勒停趙鼎

治異論寄居人 竄解潛趙鼎客十四

晏敦復到老愈辣十五 胡銓編管吉陽軍十八

范如圭閑廢十年十九 解潛無愧此心

魏紅晦迹免禍廿一 葉三省竄以詠休兵議廿三

楊焯蕭振被竄焯坐書上凌景夏閑廢十餘年

王之道坐黜十四年三胡銓移衡州 廿五

辛次膺如鐵石 廿六 張浚以言事獲罪服閣落職

張浚胡銓任便 卅一 胡銓復元官 孝宗卅二

胡銓累爭和議 見前和議類

張浚終身不主和 隆興二

武備

中興聖政目錄 三十一

不以和議弛備 高宗紹興十

造琴為盾樣 十三 武備不可一日弛 十四

招填軍額 詔四川募兵

教閱不可少廢 十五

自治

治中國以服邊方 孝宗淳熙三

間諜

張燾言間諜 高宗紹興二

降附

收用簽軍 高宗建炎四 淮北兵歸正不絕紹興八

上言多方撫納 招徠歸正人 卅二

存撫歸正人孝宗淳熙安集歸正人 八

展歸正人科稅限 十二

金人本末

幹禹不死燕山高宗建金國分道進兵

婁宿陷長安 二 金兵再侵東京

金人陷中山府 金兵入攻

金人陷北京 不敢犯先聖墓

金人侵泗州 三 金人侵天長軍

敵入揚州 敵退復揚州

中興聖政目錄 三十一

金人陷南京 婁宿攻長安

金人陷壽春府 敵分道渡江攻江西

敵自馬家渡濟江 敵攻兩浙

敵陷建康府 兀朮歎我朝無人

兀朮陷臨安府 婁宿圍陝府

敵乘風侵明州 四 再侵明州

婁宿陷陝府 金人破明州

敵引兵還臨安 兀朮入平江府

敵在湖南者退兵 韓世忠扼敵于金山

兀朮敗世忠而遁 敵焚建康府

敵圍楚州拔之	敵攻揚州	紹興元
敵陷饒風入興化	敵偽齊渡淮入寇	四
金人夜遁	金主晟卒立亶	五
粘罕死	上論金人必亡	
敵割河南歸我	敵主誅其族宗磐等	九
敵分四道入侵	上論兀朮無能為	十
敵渡淮入侵	上料敵不敢渡江	十一
兀朮侵泗州	論敵主無權	
論敵人奢侈	兀朮死	十五
敵與蒙國議和	敵始與蒙國和	十七
中興聖政目錄		
金亮弒亶自立	金亮誅戮宗族	十九
金亮寫臨安湖山圖	金亮擇細軍	卅一
金亮渝盟	陳康伯言有進無退	
黃中以策用兵	擢用虞允文	
敵主徙汴京	亮不知畏天變	
敵分道入攻	金亮弒母	
亮殺韓汝嘉	張燾守建康	
王權為退遁計	敵犯通化軍	
劉錡病甚	金亮自將入攻	
手詔敵人罪狀	劉錡至盱眙	淮陰保

李寶解海州圍	敵渡淮
李顯忠渡江歸	敵立葛王袞為帝
王權遁保和州	敵如入無人之境
劉錡鑿沉敵舟	劉錡復還揚州
姚興等與敵戰死	虞允文料王權必遁
楊存中召對	定親征議
敵侵揚州	劉澤勸劉錡保瓜州
王權自和州遁歸	敵入和州陷揚州
王權敵匿不奏敵	李寶敗敵陳家島
劉錡退還鎮江府	虞允文折劉錡
中興聖政目錄	
敵主袞改元大定	葉義問臨事失措
張浚判建康	劉錡敗于瓜州鎮
命李顯忠代王權	虞允文犒師采石
張燾勉允文建功	金亮刑馬祭天
虞允文却敵于采石	敵行反間
虞允文檄荅敵	金亮趨淮東揚州
虞允文分兵備鎮江	竄劉汜王權
太一局推敵主自斃	虞允文拽試車船
敵約三日渡江	金亮為諸帥所殺
敵陷泰州	星陞知敵主死

奏捷不受賀

慰籍虞允文

楊欽追敗敵兵

李顯忠却敵于楊林

敵殺亮后及其子

上喜西北相攻卅二

論金敵人不用命

敵為窩幹所擾

敵分兵入侵孝宗隆興二

論敵人侈靡乾道三

敵主死孫璟立淳熙十六

西夏

賜乾順詔高宗建炎二 乾順死紹興九

韃靼

韃靼之始高宗紹興九

中興聖政目錄

頁五

遼裔

却高麗入貢高宗建炎三 却大食來貢四

交趾李乾德薨紹興元 冊交趾李陽煥二

高麗入貢是歲又貢 交趾李陽煥薨七

冊交趾李天祚八 徭人不可擾十四

李天祚封南平王廿五 却安南獻象三十

交趾來貢孝宗隆興三 論制馭蠻人乾道七

黎蠻犯邊九 交趾入貢淳熙元

李天祚加封 安南李天祚死三

安南李龍翰加封六 却黎蠻進獻七

黎蠻寇邊

却安南貢象

盜賊叛將附

李綱誅周德等高宗建炎元 分討軍賊亂兵

杭州軍亂 錄平賊功

黃榜招安叛兵 建州軍亂

募羣盜自併滅 劉光世討鎮江叛兵

王淵等平軍賊 王淵斬陳通等

詔招安羣盜二 王淵招降張遇

宗澤誅李海 秀州軍亂

建州軍葉濃等亂 張俊入秀州捕徐明等

中興聖政目錄

頁五

討捕葉濃 丁進叛犯淮西

命討李成成遁走 丁進降

趙哲降葉濃 吳玠斬史斌

范瓊殺壽春守三 范瓊反狀

翟興殺楊進 劉光世招韓雋清名世

范瓊引兵入見 張浚請誅范瓊

范瓊伏誅 斬賽降于劉光世

戚方叛殺胡唐老 鼎州鍾相作亂四

孔彥舟平鍾相 戚方圍宣州

劉超據荆南 命張俊捕戚方

楊華楊公作亂	張俊降戚方
要高官受招安	貸魔賊黨
郭仲威犯鎮江	建州范汝為亂
李敦仁世雄作亂	馬進攻江州
論孔彥威李成二寇	止治渠魁
命張俊招討	馬進陷江州 <small>紹興元</small>
魯詹條止盜利害	張俊破馬進復筠州
張俊復江州馬進遁	桑仲陷鄧州
捕李敦仁	劉光世執郭仲威
邵青犯太平州	劉光世招安邵青
殺馬進李成降偽齊	張琪犯徽州
邵青復叛	呂頤浩執張琪
再招安邵青	范汝為據建州
曹成據道州	韓世忠平范汝為二
楊惟忠殺楊勛	李敦仁降
李光執韓世清	翟進犯漢陽軍
霍明殺桑仲	楊惟忠降趙進
岳飛破曹成	韓世忠招曹成
李橫等逐霍明	忠銳軍叛
李宏殺馬友	孔彥舟降于劉豫

中興聖政目錄

百七

解元執李宏	韓世忠敗劉忠 <small>花面獸</small>
劉忠降於劉豫	張成入醴陵縣
詔捕湖寇楊公	命會兵捕湖寇
李綱平湖南叛兵	李綱乞合兵捕楊公
陳容犯梅州	閩盜范忠平
海賊柳聰受招	謝達犯惠州
周十隆犯循梅汀州	楊公僭號改元
岳飛獲彭友	楊沂中招魔賊
命王玘討楊公	上言招安之弊
王玘敗於楊公	海寇敬蘇內翰
解潛誅檀成	四 詔幾察巡尉失職
程昌寓招楊華	趙詳平建昌叛兵
委岳飛討楊公	賜岳飛錢帛犒軍
遣察官體訪捕盜	岳飛遣楊華招安
周十隆就招	湖賊楊欽降
岳飛平楊公	山賊雷進平
趙李綱捕諸盜	七 盜賊止誅首惡
論弭盜三說	八 捕盜止取渠魁
銷弭當為遠慮	十七 不貸南劍叛兵
論弭盜之術	三十 禁獄吏指教盜賊

中興聖政目錄

百八

幾察淮海盜賊乾道五治盜治民不同七

推行張栻保伍法淳熙二平彬寇出廟筭六

刪縱盜罰錢令

苗劉之變

王淵除簽書高宗建炎三苗劉等作亂斬王淵

吳湛陰黨苗劉 上御樓慰諭軍民

苗劉等斬康履 請傳位太子

請太后權同聽政 詔避位太后垂簾

上移御顯忠寺 張浚呂頤浩聞變

張浚決策舉兵 張浚以兵至平江

中興聖政目錄

三十九

張浚撫諭張俊兵 偽命改元明受

張浚請太后歸政 邵彪見張浚議事

呂頤浩發書約會兵 呂頤浩請太后歸政

馮桴持書說賊 張浚遺書款賊

張浚召韓世忠 二兇遣馮桴還

呂頤浩兵發江寧 張浚三書遣劉光世

甄援說諸將勤王 劉光世會頤浩兵

韓世忠兵至平江 張浚得二賊書

韓世忠兵發平江 張浚搜絕郵傳

張浚復遣馮桴入杭 張浚書斥苗劉罪

偽詔言內禪事 偽命加張俊世忠官

偽命竄張浚彬州 上啜羹覆于手

鄭慤遣人至平江 張浚謬書款二兇

呂頤浩兵至平江 張浚匿謫命文字

二兇縱世忠妻子 韓世忠斬使焚詔

張俊械使者送獄 馮桴說王鈞甫

苗傅呼馮桴議復辟 馮桴更名康國

張浚等議進兵 勤王所傳檄諸路

勤王兵發平江 廟堂召二兇議復辟

王世脩止勤王兵 上手詔賜世忠

中興聖政目錄

四十

苗劉見上謝過 朱勝非奏復辟事

百官三表請還宮 呂頤浩張浚次秀州

刺客不殺張浚 除二兇制置淮西

復用建炎年號 張浚除知院

二兇加檢校少保 張浚等與逆賊戰

二兇賜鐵券夜遁 世忠光世俊入見

太后撤簾 張浚等勤王兵入城

召勤王諸臣入對 召張浚入禁中

韓世忠執王世修 上初御殿受朝

立賞格捕二兇 令劉光世等參堂

罷朱勝非相呂頤浩 王世修吳湛伏誅

劉光世遣王德討捕 喬仲福敗賊兵

韓世忠請身往討賊 王德殺陳彥章世忠將

赤心軍叛苗傅 張翼斬王鈞甫馬柔吉

王德欲與世忠戰 韓世忠擒劉正彥

賊擒苗翊降周望 詹標執苗傅

林杞呂熙殺張政 苗傅翊劉正彥伏誅

詔貶朱勝非等 王德編管為殺陳彥章

劉光世復用王德 編配林杞呂熙四

詹標死於獄

中興聖政目錄

百七

災祥門

祥瑞

却獻赤芝高宗建炎二 却枯桔之瑞紹興元

斥高衛上甘露圖二 得人安民為上瑞五

敗宇文彬瑞禾圖七 却圓瓜之瑞十三

賀瑞雪此後皆奏檜使 木柱天下太平字十四

海清不受賀 宋蒼舒獻嘉禾

馮檝獻嘉禾十五 崇仁民產三男

臨川禾登九穗 馮檝奏雨豆甘露十六

郊祀三台星見 竹米瑞付史館十八

日有青赤黃珥十九 建康甘露降

郊祀帝坐三台星明 宋仲昌產三子二十

建寧府嘉禾瑞麥廿一 容州野蠶成繭廿二

仁宗室柱生芝草廿五 上言祥瑞不足紀

不許奏祥瑞廿六 賀太廟芝草廿七

治世何用芝草二十九 蝗不食稼過淮北

罷姚岳進死蝗孝宗乾道元 罷魚曾營獻竹米

刪郊祀奏祥瑞八 南北豐凶之異九

郊祀得天貺 臘雪應期

中興聖政目錄

百七

以豐年為真瑞淳熙四 不差官奏祥瑞六

以屢豐年為喜 豐年是真祥瑞

日有戴氣七

災異

論不奏災異高宗紹興三 詔水旱即時聞奏

四川霖雨地震四 汴京地震五

趙鼎奏地震乞罷六 廣西大饑七

張九成論惡念致災八 廣東鼠災十六

地震孝宗廿二 以災異自責隆興元

地震隆興元 命奏水旱乾道四

戒廣德守奏水旱八	淮東鼠穴淳熙六	朱熹論災異八	水旱先祈社稷十	雨土十一	天變	日中黑子高宗建炎三	太白犯前星	雷雨之異四	赤白雲氣之異	日中黑子紹興元	彗出會稽	彗出于胃二	金星晝見經天四	元旦日食五	金星犯畢六	日中黑子	太陽有異七	中興聖政目錄	秦檜賀日食十三	彗出東方十五	彗出西南十六	太白蝕月十九	流星晝墮廿六	彗出井宿間	天雨水銀	日食不見不賀廿八	流星晝墮	雷作非時三十	無雲而雷	白氣亘天	正旦日食卅一	雷發非時	風雷雨雪交作	汪澈陳俊卿論天變	彗出角	正旦日食卅二	大風拔木孝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郊祀雷雨乾道	雨雹大雪四	彗出西方淳熙二	水災	泉州大水高宗紹興三	欽廉邕州大水十	江浙福建同日水十四	襄陽大水廿二	命預備水患	潼川大水廿三	嘉陵江水溢廿八	諸邑大水三十	淮水之異卅二	淮水溢數百里	浙西水災孝宗	紹興府水淳熙四	湖台州水十二	紹興府水	中興聖政目錄	火災	越州火高宗紹興元	紹興府又火	臨安府火二	是歲又	朝天門外火三	重失火罪	臨安兩次火	臨安夜火四	李光趙霈爭火災事六	臨安火命賑之	太平州鎮江府火七	寬失火罪條	臨安火九	是年又火	省部倉庫火十	建康府火十一	鎮江府太平等州火二十	太廟旁居民火十五	鎮江府火廿九	治不救火罪孝宗乾道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卷五

旱蝗

命捕蝗 高宗建炎二

大旱 紹興三

宰執以旱乞罷 五

江浙蝗 孝宗卅二

江浙湖北旱 淳熙八

淮東蝗 九

詣太乙宮等處禱雨 卅四 詔降香禱雨

中興聖政目錄

百七十五

中興兩朝聖政分類事目終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

紅照室光

進封王

夢服 御袍 為大帥

張邦 昌位 僭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一

高宗受命 中興全功 至德聖神文武皇帝

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 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也

母曰賢妃韋氏 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于宮中

紅光照室 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進封康王 上博

涉經史 道君問以古事及應詔制 述率常稱旨嘗

侍 道君習射於鄆王府 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

和末金兵入攻 淵聖受禪 敵騎抵城下 遣使請和

欲得親王宰相為質 上毅然請行 遂命少宰張邦

昌副 上使于敵寨 時列兵四遠 上意閑暇如平

日會都統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 敵以用兵責使者

中興聖政卷一

邦昌懼而泣 上止之曰 為國家何愛身耶 敵由是

憚之不欲 上留更請肅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上在相州與幕府從容語 曰夜來夢 皇帝脫所御

袍賜吾 吾解舊衣而服所賜 此何祥也 頃之京師使

人秦仔齋蠟 詔命 上為兵馬大元帥 上捧詔鳴

咽 二年 即建炎元年 三月丁酉 敵人以張邦昌僭位

夏四月 庚申 朔 敵退 癸亥 邦昌冊 元祐孟皇后為

宋太后 御延福宮 探事人張宗得金國手詔及邦昌

偽赦并迎立 太后書 上揮涕大慟 期身先士卒

追 二聖於河北 諸將固諫 乃止 戊辰 邦昌尊 太

后為 元祐太后 入居禁中 恭請垂簾聽政 以俟復

宗澤言事

張邦勳進書

元祐皇后降書

種廣死

辟庚午 元祐皇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壬申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為書貼 上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癸酉張邦昌率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為表文曰 二帝出郊既蒙塵而未返九祀乏祀將攝裸以為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 上不許

甲戌 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緬惟 藝祖之開基實自皇天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費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絲康邸之舊藩嗣 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先是呂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汪藻草書看詳行下 乙亥金兵攻陝州知州事種廣死之監酒務劉達戰死都監朱弁監甘棠驛孫旦悉遇害 丙子范瓊為龍神衛四廂

朱勝非

韓世忠

劉光

邦昌

屈堅

不殺

康王

都指揮使錄京城彈壓之功也 戊寅直龍圖閣朱勝非至濟州勝非邦昌友婿也械繫邦昌使者以兵來衛 宣總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膚施人少年善鬪嘗犯法當死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公事陳豫惜其勇白經略使釋之始隸延安兵籍已而為王師部曲從討諸盜屢有功至是以其軍赴帥府遂衛 上如南京 庚辰 上發濟州命張換孔彥威劉浩丁順等悉以其軍從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部兵來會 上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 癸未 上至南京乙酉張邦昌見 上伏地慟哭請死 上以客禮見且慰撫之 忠州防禦使屈堅為金人所殺

上皇過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 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 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五月庚寅朔 上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

臣留正等曰堯舜所以高出百王者以其得天下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慙德武未盡善况於後世乎漢高祖唐太宗號為賢君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大哉 太祖皇帝之受

命與 太上皇帝之中興也 謳歌獄訟歸而不釋
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為天下得人則舉成業
授焉不詢羣臣不謀卜筮惟視天意之所在而已
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 太祖及我 太上皇
帝豈非希闊甚盛之際哉

龜鑑曰羣陰翳大明出羣籟喧大聲發天下事激
之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如是也且我
高宗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
欲背遼國已三歲矣以臣事君然猶背之豈能終
事我哉居心之不滅天實知之於是乎亟生聖人
以平之我 高宗之封靖康符蓋宣和之三年

中興聖政卷一

四

也是時金人倚我為助又五歲矣以燕伐燕虛尤
甚焉安知其不加諸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實念之
於是大任吾聖人以定之迨其末年四郊多壘敵
於我乎請命我以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
元不虞存至敵於我俟命我又以一身當之而聞
者縮頸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濟而父老迎謁人心
歸矣渡子河而河冰合至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
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至王麟自潞至梁揚祖自
信德府至張俊楊沂中皆已在麾下即位之日劉
光世自鄜延至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
豪傑之心歸矣而况賜袍之夢已應賜帶之言已

大赦
天下

驗勸進之書雖上而東鄉西鄉且謙遜而不受惟
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翼日丁卯謝
克家以受命之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羣后咸
在然必俟 道君便可即真之說然後不得已而
就南京踐天子位焉此與肅宗即位靈武之事異
矣

大赦天下應中外有文武才略出倫或淹布衣或沈
下僚禁從監司郡守廣行搜訪應誤國害民之人見
流竄者更不收敘應民戶借貸常平錢穀並與除放
常平散敘青苗錢穀亦令住罷 祖宗以來上供皆
有常數後因奏請增加當裁損以紓民力州縣受納

中興聖政卷一

五

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剝可並行禁止應臨難死節
出使軍前及沒於王事優與褒賞應于民間疾苦並
許中外臣庶詳具利害陳述
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即政之初必有以大慰天
下之望故事有利於民而未興者則興之有不便
於民而未去者則去之雖以舜而繼堯號為重華
協帝相授一道然猶舉前世之未舉者如十六相
去前世之未去者如四凶命九官使各居其任肇
十二州使各有其土况時異事殊可無所因革以
一新大政乎春秋記列國之君為政必有施舍已
責速繇寡振廢滯等事列國猶爾况有天下之君

乎是宜 太上皇帝之始即政也求文武才略之士絕姦邪誤國之人以散斂青苗與夫上供之所增加稅賦之規出剝皆政之所宜草者而悉罷去之以優賞死節講求民瘼皆務之所宜先者而悉舉行之即斯數者則其餘可以類見夫是以天下之人心皆翕然欣戴於已成中興之業而垂諸無窮也

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元

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辛卯尊 乾龍皇帝為

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 元祐太后 詔 宣

仁聖烈皇后保祐 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

中興聖政卷一

六

誣蔑聖德著在史冊可令國史院差官撫實刊修播

告天下

龜鑑曰罷青苗錢蠲常平穀裁損上供歲增之數

禁止州縣納租槩量賦斂違法之弊是所以回

建隆至仁之脉而養時誤國害民如京貫黼劬等

子孫更不復敘又所以懲 崇觀不仁之轍詔改

宣仁謗史追貶確下邢恕此張敬夫所謂此撥亂

反正之閭網古今人心之天理也

壬辰張邦昌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

事 范訥為京城留守 癸巳立嘉國夫人邢氏為

皇后 門下侍郎取南仲提舉杭州洞霄宮 上薄

王封邦 郡昌

史仁修 謗宣

撤皇 廟后

執汪 政黃

李召 網用

勁傅 直亮

答文 休天

事言 時綱

南仲之為人因其告老遂有是命 甲午資政殿學士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 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繇此與綱忤

龜鑑曰當時天下人望之所屬者李忠定公一人而已 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 高宗

之志於恢復可見矣觀 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

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非

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讀此書則 高宗

屬意於綱久矣

傅亮通判滑州亮為人勁直不能屈折上疏曰陛下

能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不能守也執

中興聖政卷一

七

政摘其語以為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 權應天府

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 乙未宋齊愈試起居郎齊

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故擢

用之 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王局觀自是為偽命者

稍稍引退矣 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

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 李綱行至太平州聞

上登極上疏論時事大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

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

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

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

曹輔五

始置御營司

朱勝非氣重

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
 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
 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
 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 本朝之 藝祖
 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丙申尚書右丞呂好問兼門
 下侍郎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堯始輔至南都首陳
 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
 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駕馭用之四曰經理盜賊思威
 並行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謹防秋 上嘉
 納 丁酉中書侍郎黃潛善兼御營使同知樞密院
 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
 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
 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
 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惟忠
 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
 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
 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今因其所部為五軍以真
 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使司都統制諸將韓
 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鄭延路馬步軍
 副總管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 中書舍人朱
 勝非兼權直學士院時庶事草創書詔填委而院無
 几案勝非常憑敗鼓草詔然辭氣嚴重如平時 戊

中興聖政卷一

八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

贈李若水 官金通使

下 草 詔

李綱 誅 德

責 康 罪 靖

戊詔故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志身徇國知死不懼
 可特贈觀文殿學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
 五人 修職郎王倫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黃
 潛善汪伯彥共議改傳粵為祈請使時潛善等復主
 議和因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 己亥手詔天下曰
 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今不以內侍典兵權
 容如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傷工
 若羣臣狃於故習導諛諛過大臣蔽賢所舉非實臺
 諫糾愚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龜鑑曰治天下不出此數十條回天下之勢者在
 人主一動念一轉手間耳觀此一詔則 高宗惻
 然之心實然之政真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
 中興之業已卜於此矣
 李綱誅軍賊周德于江寧德既作亂會經制司屬
 官鮑貽遜統勤王兵至城下江淮發運判官方孟卿
 檄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擐甲乘城殺掠如故
 綱至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德始受綱節制然猶桀
 驁不以時登舟欲乘間逃去綱次江寧遂與江南東
 路權安撫司事李彌遜謀大擒羣賊于轉運司執德
 與其徒羸旺皆磔于市又誅亂黨四十四人 庚子
 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責授建寧軍
 節度副使安置潯州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

中興聖政卷一

九

置吳敏移柳州責授秘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
州遂責提舉南京鴻慶宮李枕于惠州提舉亳州明
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
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並安置邦彥敏靖康初
共政稅虛中望之鄴皆使北請割地者故責之 辛
丑詔張邦昌可依文彥博例一月兩赴都堂先是御
史中丞顏岐言邦昌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宜加同
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金人所不喜雖已命相宜及
其未至罷之會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岐又請罷
綱章五上 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乃
退 壬寅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提領措置置東南

中興聖政卷一

十

茶鹽公事尚書工部員外郎楊淵同提領置司真州
時東北道梗鹽炭不通揚祖言真州東南水陸要衝
宜遣官置司給賣鈔引所有茶鹽錢並充朝廷封樁
諸司毋得移用朝廷以為然故有是命 試開封尹
徐秉哲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康殿學士趙子崧言臣
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范瓊
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伏望
將此十人付獄鞠治明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
癸卯太常寺主簿張浚充樞密院編修官 乙巳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薨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
湯羹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乃仰天大

張叔夜死

論罪

梁祖置茶

顏岐李綱

金甲神上

呼翌日扼吭死時 上聞叔夜與御史中丞秦檜之
忠遙拜叔夜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檜落致仕充資
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而何鼎孫傳輩以誤國故不
得錄真至營中不食死傳北遷後不知所終 丙午
追貶蔡確蔡卞邢恕坐誣謗 宣仁后且自言有定
策功也 金兵攻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死之
大事記曰吾觀元年敵之入攻三道也不惟監司
帥守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鄭驥維州之韓浩
穎川府之孫默秦州之李積淮寧府之向子褒相
州之趙不試大名府之郭永濮州之楊粹中開寧
府之楊隸晉寧軍之徐徽言長安之唐重楊宗閔
柔景詢曹謂郭忠孝皆死於義雖以通判如郝仲
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張侃丁興宗郭贊一將
一校如李政杜績趙叔皎楊彭年亦死於義降者
惟劉豫傅亮等三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
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即位之赦刑部指
揮已不勝報於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是明棄三路
矣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惜哉
丁未曹勛自燕山道歸 宣仁皇后令勛奏 上
以再使軍前時有官人見四金甲神人持弓劍衛
上 庚戌徽猷閣待制宗澤知襄陽府時黃潛善等
不欲澤居中故有是命 乙卯監察御史張所按視

中興聖政卷一

十一

張所
乞京

所
竄張

斥
士

陵寢還上疏言恭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道路籍籍不知誰為此謀者今亟還京城誠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一舉五利而陛下不為不知誰為此謀者臣知其必無長策曾不過緩急之際意在南渡殊不知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又條上兩河利害 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 上諭旨留之

中興聖政卷一
三

乃罷所言職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初遣傅雱使敵未行朝論欲更遣重臣以取信乃更命望 是月皇叔光山軍節度使士儂知南外宗正事士儂首論大臣誤國故黃潛善斥之 六月己未朔新除尚書右僕射李綱至行在先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故主和議乃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詔中使王嗣昌趣綱入覲綱至姑熟中丞顏岐遣人持劾副以遺綱 上問綱且至命徽猷閣學士董耘往勞又命執政燕綱于金果園綱力辭 上趣召入見于內殿綱涕泣 上亦感

李綱
辭命

宗澤
入對

汪宗黃
澤

李綱
上議

動綱辭新命且言臣愚忝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則不當為相則不可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而反可以為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曲留聖慮 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嘗欲言於 淵聖使遠近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知其勿辭綱頓首謝 新知襄陽府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 是日入對澤首上三事其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賞罰其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願於稠人廣眾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參之其三論諫官人主耳目臣下有懷奸藏慝嫉賢閉善者當使耳目之官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上納其言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恐國論猶以和議為然蓋以 二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 二聖之禍臣竊以為不然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置之几上者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卒不

中興聖政卷一
三

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之術也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 二聖有可安之理矣二曰議巡幸大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

中興聖政卷一

五

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置定都使敵兵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覬覦議者或欲留應天或欲幸建康臣以為皆非計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豈可不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榜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三曰議赦令大略謂惡逆不當赦選人不當盡猶資罪廢之人不當盡復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願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五曰議偽命大

奏僭逆事偽

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膝於偽庭者不可勝數宜等差定罪以勵士風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信賞必罰七曰議守大略謂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官女謁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位固寵而不敢言遂至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九曰議責成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十曰議修德大略謂 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 上與黃潛善等謀之翌日出其章付中書惟僭逆偽命二章不下 開封尹徐秉哲梅州安置

中興聖政卷一

五

壬戌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國是劄子 上曰今日之事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上命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款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執政退綱留身奏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賜施行 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少遲議之綱曰臣請與之廷辯 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 上語之故潛善猶力主之綱詰難再三曰邦昌當正典刑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况其已僭逆豈可留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

一第 202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6 版 史部

置院 鼓院 封事 呂頤 浩復 昌邦 命偽 察臣

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
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不
及 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滅
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偽命者等第
誦降可也 上乃出綱奏 詔置檢鼓院於行宮便
門之外差官權攝李綱言今日急務在通下情乃置
院以達四方章奏綱又請置看詳官二員臣民封事
簽擬可行者將上取旨從之 呂頤浩為徽猷閣直
學士知揚州宣和末頤浩為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金
兵入攻郭藥師執之以降已而得歸至是復用 癸
亥中書侍郎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
中興聖政卷一 十六
太傅同安郡王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
安置 次議偽命臣僚李綱言王時雍等四人與金
人傳導指意識廢趙氏又受偽命為執政宜為罪首
上顧呂好問好問曰誠有之時徐秉哲已先竄於
是移王時雍高州兵并永州莫儁全州並安置
龜鑑曰公之十議一施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二章
獨留中而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
莫甚於僭叛莫甚於從偽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
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
者 上之所以未遽行此以 祖宗不忍輕用刑
誅不忍於殺大臣也故夫 祖宗之所以不忍者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

贈安國 官

李綱 德

豈不忍於此輩哉君不忍於其臣臣反忍於其君
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覆
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傳曰
人將忍君嗚呼此輩非忍君者乎管蔡至親周公
亦忍而誅辟之不以議親之法而滅也若使覆宗
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主事偽而無刑彼盡忠
守節者何辜焉
故知懷州霍安國以死節顯著贈延康殿學士李
綱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
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 兩宮播遷如
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
中興聖政卷一 十七
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
卹始 上知若水之忠首賜詔書褒贈至是綱有請
遂自安國及劉韜已下次第褒錄之 李綱留身奏
事 上曰卿昨日内殿爭邦昌事內侍皆涕泣卿今
可受命矣綱因論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高光唐
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
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因請以所編三君行
事紀要錄以進 上可之 甲子李綱兼御營使時
河東北所失纔十餘郡餘皆為朝廷固守綱言今日
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
民力改敝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

乞置撫司經制

召安國 召張亮

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蒙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者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為守則無北顧之憂矣上曰誰可任此者綱請詢訪其人以奏 上許之

大事記曰嗚呼 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讎耻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矣

知通州胡安國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並試給事中提舉亳州明道宮劉珣試中書舍人靖康末三人俱在後省坐黨附李綱斥去至是並用之景衡珣聞命冒暑赴朝安國辭不至 乙丑召張所傅亮赴行在初李綱既建經撫兩河之議欲薦用所然以其嘗言黃潛善之故頗難之一日過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公能先國事後私怨不亦美乎潛善許諾 上悅乃召用焉 丁卯手詔河

詔兩河堅守

宗澤三路利害

東北郡縣諭令堅守詔略曰河東河北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方命帥遣師以為聲援應州縣守臣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戰破敵者當授以節鉞應移用賦稅辟置將吏並從便宜其守臣皆遷官進職餘次第錄之 命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 尚書祠部直外郎喻汝礪為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京師入見 上復命為郎汝礪因對論遷都利害以為中原決不可舍以為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中敵人

之計既對 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奇之汝礪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陞下宜亟為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此醜毒 上嘉納之 戊辰新知襄陽府宗澤知青州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敵者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之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騰播赦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並非新入耳目也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 上壯之以澤知青州初澤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澤慷慨流涕時開封尹缺綱為 上言綏

中興聖政卷一

十九

宗澤開封

集舊都非澤不可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撫之非獨外憂且有內變上許之從澤知開封府

龜鑑曰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克復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借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弊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做保甲弓箭手而官為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

中興聖政卷一

字

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赦天下李綱為上言

河東北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至於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亦已勞矣思郵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人願因今赦併示德意上嘉納壬申李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緡賜兩河市軍需因遣使臣賈夏藥偏賜兩河守臣將佐且□□京東夏稅緡於北京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以待支俵於是人情翕然應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

頌軍制二十一條凡師行由掠若違節制者死臨陣先奔者族敗軍者誅全隊一軍危急而他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從事乙亥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置射士縣五百人從之時諸路盜賊多故有此請宗澤至東京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洶懼澤至京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敵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胡我也即白留守范訥械繫之且以聞于朝廷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進知院事宣義郎傅雲特遷宣教郎充

宗澤使

李綱論使

乞置帥府要郡

中興聖政卷一

字

大金通問使初黃潛善等既奏遣周望往河北軍前通問而河東獨未有人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外禦邊防使國勢日強則二聖不致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早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己卯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為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兆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揚廬沿江帥府六治荆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廣南外摠分為十九路

一一三

每路文臣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攻許
便宜從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鈐轄
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軍事皆以武
臣為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
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負隨軍一負留攝
帥事憲臣文武各一負彈壓本路盜賊自帥府外要
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為 九十六萬七千五
百人非要郡不與又別置水軍帥府兩將要郡一將
臣留正等曰昔 太祖皇帝監唐末五代方鎮強
王室弱之弊故削鎮兵以尊京師既 太上皇帝
親見靖康以來羣盜充斥郡邑無備故也兵諸郡
且責提點刑獄以警備盜賊扶偏補弊各適其宜
通者 主上復詔樞密院及郡國銓選兵官訓練
禁 武備既飭姦宄自消誠得 太上皇帝之深
意矣

綱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
之積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從之先遣御營
司幹辦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舟餘路委憲司措置
京城留守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 秦梓充樞密
院編修官梓檜兄也政和中用梁師成薦徑赴御試
除學官已而廢斥至是以檜故用之 金右副元帥
宗傑卒于燕山 宗傑即幹高不也 壬午戶部尚書

用秦梓

宗澤

許高

上兵馬納議
募買獻三

張慤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知開封府宗澤為延康
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澤首抗疏請 上還京繼
聞有金陵之議復上疏曰賊臣張邦昌借竊與范瓊
輩擅行成福所以乞暫駐蹕南都以察人心而觀天
意臣料今臣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者不過
如邦昌輩陰與大金為地願陛下早降敕令歸謁宗
廟垂拱九重幸甚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許高河
北西路許元總師防洛口望風奔潰坐流瓊州吉陽
軍高亢至南康謀為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琦以便
宜斬之李綱言高亢大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
一軍至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捍敵者知退
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乃各
進一官 丙戌李綱留身上三議一曰募兵大略謂
熙豐時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
補者幾半今所存無幾何以捍敵為今之計莫若取
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河北之人為金兵所擾未有
所歸而關陝京東西流而為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
不能還業遣使招之合十萬人於要害州軍別營也
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曰買馬大略謂金人專以
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
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
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縣籍有馬

中興聖政卷一

五

請造戰車

李綱多規益

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請命川陝茶馬司益市馬募商人結攬廣右之馬以給諸軍三日募民出財償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各三萬人委經制招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卒廂軍各許改刺 詔京東西河北東路永興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障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為可用乃命兩路憲臣總領丁亥張所借通直郎充河北西路招撫使 初 上皇既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為都監帶御器械王球所竊球燕國長公主子也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避方異物李綱諫 上亟命碎之時綱每留身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 淵聖斥之上嘗召如岡綱諫而止又論待遇諸將恩數宜均一

中興聖政卷一

三五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

上皆嘉納之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入對論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夜過齊愈于省中見其方執籌布算問之齊愈笑曰李丞相今上三議李公素有名譽今建明乃爾今西北之馬不可得獨江淮之南而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藝極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責十萬緡以養今詎堪此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有身為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獨不志且怨齊愈不樂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門執浚手曰適上向者之章 上甚喜浚搖手曰公受禍自此始矣

中興聖政卷一

三五

增人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一

一一三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

高宗皇帝二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樞密院都承旨王瓚為河東經制使直秘閣傅亮為副使 庚寅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分討軍賊亂兵自宣和末羣盜竄起至是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為上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揚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

中興聖政卷二

亂綱以為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遠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光世遣其將喬仲福追擊李昱斬之既而杜用為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効盜益衰 辛卯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罷初齊愈既論李綱之過會朝廷治從逆者罪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由是罷諫議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未獲柰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皇叔貴州團練使士瑀以義兵復洛州士瑀岐簡獻王少子天資警敏方童稚凜然如成人至是纓弱冠也 乙未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瑄為御

州復士 治瑀

愈宋 罷齊

軍分 賊討

原理詔 中經

中興聖政卷二

營使司同都統制 己亥詔省臺省寺監官減學官館職之半以常平事歸提刑司市舶事歸轉運司罷諸州分曹置椽縣戶不滿萬勿置丞堂吏磨勘止朝請大夫出職止為通判宰執子弟任待制以上者並罷執政官減奉錢三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是李綱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當內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 上命中書省條具至是行下 辛丑詔曰朕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旬號召軍馬以防北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軍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迎奉 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于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彊歸宅故都迎還 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綱間為 上言今縱未能入關尤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 上曰但欲奉迎 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綱再拜賀因乞降詔 上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焉 右正言鄧肅請寬邦昌偽命之臣右司諫潘

治偽命僚臣罪

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
 一曰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玘莫儔李回是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
 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其四曰事務
 官者講冊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
 至其五曰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上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
 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楚及拜於
 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澥曹輔是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道矣獨有李會尚為中書舍人所謂
 臺諫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為
 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偽楚之
 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者此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
 按籍考之則無有道者其三曰願為奉使者黎確李健陳
 戩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
 耿南仲延禧坐父子主和並奪職仍以延禧提舉江州
 太平觀癸卯腰斬通直郎宋齊愈於都市齊愈赴獄引
 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該大赦罰銅十斤情重取旨黃潛
 善等願營救之上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乃詔齊愈
 探金人之情親書姓名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先其
 罪非

齊殺愈宋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

東詔南幸

受偽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赦議者或以為寬 乙
 已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為避敵之計來春
 還闕時執政黃潛善汪伯彥皆欲奉 上幸東南故
 有是詔李綱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
 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足以
 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
 江之險不如河而南人輕脆遇敵則潰南方城壁又
 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建康為安臣竊以為過矣
 上乃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綱與執政議之丙午綱
 與潛善議於 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
 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
 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
 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 上乃許幸南陽 同知
 樞密院張慙言戶部財用惟東南歲運最為大計自
 竊臣誤國變 祖宗轉般倉良法每歲失陷糧斛不
 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官分認逐季地分各行
 檢察催促從之 丁未 上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
 拘北使于別館優加待遇澤謂 二聖在敵必欲便
 行誅戮恐貽君父憂若縱之使還又有傷國體莫若
 拘縻於此俟車駕還闕登樓肆赦然後特從寬貸及
 是詔下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浸漸
 望和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 元祐太后仍遣官奉

中興聖政卷二

三

中興聖政卷二

四

宗論宗澤

復法

李綱南陽

一二三五

迎 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敵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敵國情款何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訐謨何如是之薄也臣之樸愚必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願 陛下察之詔荅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北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 上回鑾詔賜澤襲衣金帶 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為殿中侍御史 上見浚雍容靜重即欲用之黃潛善又稱其賢遂有是命 癸丑衛尉少卿衛膚敏言今汴都蹂踐之餘不可復處睢陽駐蹕咸以為宜但城不高池不

中興聖政卷二

五

深封域不廣不足以容千乘萬騎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負山帶海為東南要會之地伏望趣下嚴詔夙期東幸別命忠勇大臣總領六師留屯京邑時 上雖用李綱議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珣亦言南陽城惡不可恃騎兵敵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 丙辰河北招撫使張所江東經制使王瓌副使傅亮辭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所亮既行兩河響應門下侍郎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

錢監 督 輸 諸 人 易 竄 八 洪

河北經制使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於是權始分矣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言江池饒建州四監歲鑄錢百三十二萬餘緡淮南等九路十七州歲造上供軍器亦百餘萬件多未輸者望令發運司委官催督從之 八月戊午朔洪易陳冲余大均周懿文張卿才李彛王及之胡思八人流竄有差初易等坐圍城中事屬吏 上命殿中侍御史馬伸劾之及是獄成 幼老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從賊竄君子以知李綱諸人不能輔佐恢復河東北之境土也曰失其刑矣

中興聖政卷三

六

杭州軍亂縱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 已未 元祐太后發京師都人如望車駕還內及 太后行莫不垂泣 上初未識 太后比至宮中愛 上如已出衣服飲食必親調製焉 庚申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御營使司都巡檢使劉光世為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為定國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張俊落階官並賞平敵之勞也時內侍康履始用事光世曲意奉之 壬戌尚書右僕射李綱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綱為 上謀以秋末幸南陽 上許之矣潛善與

衛 敏 請 膚 幸 陵 金

黃 潛 善 沮 綱 李

親執
兵政

賜路發
錢坊諸

巡忠
社義

定召
熊

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力請幸東南 上意中變於是
網所建白 上多不從網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
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網知諧想之言
其入已深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
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間臣者因
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並立之理且言疑則當勿用用
則當勿疑 上但慰勉之網拜謝而退後數日遂有
並相之命 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兼御營副使 癸
亥命御營使副大閱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
丙寅京畿轉運判官上官悟請悉發諸路坊場錢
為行在贍軍之費詔諸路提刑司具見在常平錢物
數以聞其後悉令計置輕貨金帛赴行在 丁卯三
省樞密院奏以諸路民兵為忠義巡社令憲臣提領
論者以為其法精審而詳整可以久行前此論民兵
者皆莫及也 庚午名 元祐太后所居曰隆祐宮
於是 后更稱 隆祐太后隆祐本 欽聖憲肅皇
后宮名不當用蓋權直學士院王絢朱勝非失之
壬申召布衣譙定赴行在定涪陵八學於程頤靖康
中召為崇政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在
東都尚書右丞許翰薦于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
熙豐間程頤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高第門人有
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佐

中興聖政卷二

七

伊洛
門人

李綱
罷相

今徵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將樂楊時其
後黨禍作屏居伊闕山學者往從之而定與尹焞為
首至大觀以後時名望益重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
時而胡安國諸人實傳其學宣和末或說蔡攸以時
事必敗乃召時至經筵 淵聖皇帝擢為諫官以論
事不合去呂好問在政府首言時之賢于 上復召
還朝未至而又召定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員外
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願之學已而傳之
浸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託以自售於時而識真
者寡矣 詔真州守臣以禮敦遣長蘆隱士張自牧
赴行在既至授從事郎充御營使司準備差使 癸
酉耿南仲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 乙亥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李綱罷先是河
北招撫使張所纔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
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又言自置招撫司河
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同知樞密
院事張慤素善益謙每與之相表裏綱言所今留京
師以招集將佐故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
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
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公行
亦豈招撫司過邪益謙小臣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
者 上乃令益謙分析所方招來豪傑以忠翊郎王

中興聖政卷二

八

彥為都統制効用人岳飛為準備將彥河內人後徙居覃懷讀韜略習騎射其父奇之使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稍遷清河尉好與人敵所奇其才故擢為都統制飛安陽人嘗為人傭耕去為市遊微使酒不檢上之在相州也飛以効用從軍至北京坐論事罪廢至是投所軍中時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軍行才十餘日伯彥等以為逗遛使即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北人而遠使亮以烏合之眾渡河不知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綱為之請且言潛善伯彥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熟議而後行不謂二人

中興聖政卷二

九

設心乃如此如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潛善有密啓明日 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綱留御批再上上曰如亮人材今豈難得綱曰亮謀略智勇可為大將今未嘗用而遠罷之古人之用將恐不如此因求去 上不語綱以御批納 上前曰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聞亮竟罷乃再章求去於是殿中侍御史張浚亦論綱以為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優

鄧綱 申理

立賞格公吏為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浚素與宋齊愈厚且潛善客也上召綱入對論曰卿所爭細事耳以為乃爾綱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進人才方今人才以將帥為急恐不可以為細事若以為細臣以去就爭之而聖意不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再拜曰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偽楚建請料理河東北兩路謂車駕宜留中原皆不與之同宜其媚嫉無所不至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順流東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眾說以誤大事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

中興聖政卷二

十

也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綱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願讒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綱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試嘗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遂罷綱提舉杭州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五日右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然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且兩河百姓雖願効死而數月間茫然無所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偽楚之臣紛紛皆官于朝

張浚 綱

網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網去則二事將如何哉兩河無兵則將士驕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而言者極論其罪 上曰肅亦何罪然猶送吏部尚書右丞許翰亦言網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罷而留臣無益因力求去 上未許然潛善等皆怒有逐之意矣初綱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使陝西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為教閱 上命中書省條具會綱去位皆不果行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悉奏罷綱所施行者是日

中興聖政卷二

十一

罷諸路買馬惟陝西諸州各買百疋其勸民出財助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龜鑑曰綱之言雖忠綱之謗愈多顏岐邦昌黨人也於公未至而沮之宗尹嘗仕邦昌者也於公已至而沮之宋齊愈又嘗豫立邦昌議也及與公議國事又從而沮之君子之難進易退也如此加之藩如舊人公肆排毀並相之命下而綱之權已分經制之司罷而綱之去已決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盈篋綱之秉政凡七十五日而所與共治者他有人矣當時挽而留之者不投之散地則真之極

黃榜 招安 東陳 陽徽

典公之去就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措置兩河民兵相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將士驕矣綱在位則叛臣偽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幸襄鄧之策從宗澤還京之請綱去則淮陽有警而翠華南渡矣庚辰詔賜杭州黃榜招諭作過軍民建炎後以黃榜招安叛兵自此始 壬午斬大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徹于都市先是 上聞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李綱不可去且請 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 二帝其言切直章凡三上潛善等憾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間也會徹亦上書極詆用事者其間言宮禁燕樂事 上諭輔臣以徹所言不審潛善乘是密啓誅徹併以及東皆坐誅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行路之人有為之哭者 上甚悔之 乙酉御史中丞許景衡言臣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未知所指何事若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但激於忠義未審國家事體耳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今若較其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節其不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罷澤別選

中興聖政卷二

十一

建州

汪黃

幸東

宗澤

詔諸幸備

張所

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
伏望聖慈上為 宗社下為億萬生靈特賜主盟厚
加任使疏入 上大悟詔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
章疏仍封景衡奏示澤由是澤賴以安 九月己丑
建州軍亂 壬辰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
遛不進也於是黃潛善汪伯彥共政方決策奉 上
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矣 詔江池饒建州所
鑄錢以建炎通寶為文 甲午東京留守宗澤引兵
至河北視師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 丁酉詔荆襄
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毋得搔擾凡所
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

中興聖政卷二

三

養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仗
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貴以行皆
無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
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搔擾者重寘于法惟
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寨棚必令寬爽官吏毋
得少懈播告諸道咸使聞知 庚子宗澤自河北引
兵還京師 壬寅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圭陞
招撫判官代張所也於是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
死貶所 起居舍人衛膚敏言今 二聖北狩鑿與
未復寰宇痛心况陛下抱父兄之念為如何哉惟陛
下至誠克己處心積慮不忘報雪之志處堂陛則思

宗澤請

造車

二聖乖溫清之宜御飲食則思 二聖失膳羞之節
念土地有所未復念人民有所未安日慎一日深自
貶損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之數斥聲樂之
奉以至歲時上壽春秋賜燕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
不用樂必俟奉迎 二聖歸復宮庭然後修禮之常
庶幾孝悌之誠上有以格天下有以感人人心得而
天意孚則我之所向無有不遂矣 乙巳東京留守
宗澤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戰士守京城且
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
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
用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

中興聖政卷三

四

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
寨及陝西義士關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
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
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
之可用者乃上表略曰今強梁尚熾羣盜繼興比聞
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
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
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儻敵人乘之而縱橫則中
國將何以制禦不報澤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
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遂
抗疏極言京師 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欲棄

劉珪
黃厚

王彥
復興
縣新

募民
入官
張慤
知錢
害穀
利

之以遺海陬之人也今陛下下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澤每疏奏 上以付中書省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丁未中書舍人劉珪言黃潛厚為戶部尚書潛厚乃潛善之親兄 祖宗以來未有弟為宰相兄為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則不然竊聞潛厚潛善皆有章疏力辭潛善身為宰輔必不肯私其兄以壞 祖宗之法潛厚身為法從必不敢冒榮進而負天下之公論從而允之亦所以全其謙抑守法之美而不置

中興聖政卷三 五

之於有過之地疏入 上遣張慤諭旨珪言不已於是潛厚卒改命 戊申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以所部渡河與金兵戰破之遂復新興縣 己酉詔謀報金兵欲犯江浙可暫駐蹕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不為久計應合行事件令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 募民入貲授官自迪功郎以下凡六等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 庚戌始通當三大錢於淮浙荆湖諸路用張慤請也 慤嚴明通敏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文移所至破奸若神國用賴以無乏然中書自作酒肆議者或以為苛碎焉 壬子詔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張邦昌賜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

誅張
邦昌

詔備
州幸

岳飛
王彥
有隙

上幸
維揚

宗澤
請還

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持不可及是聞敵以廢邦昌為詞復入寇 上將南幸而邦昌在長沙乃共議賜邦昌死 乙卯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巡幸帥臣修城壘治宮室漕臣積錢糧京城留守宗澤言 本朝提封萬里京城號為腹心今兩河雖未收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乃欲去而之他是并心腹而棄之願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是時宗廟宮室臺省澤皆營繕略備又以東門乃回鑾奉迎之地特增修之 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及金人戰于新鄉縣敗績彥奔太行山聚眾準備將岳飛引其部曲去自為一軍未幾彥軍復振岳飛單騎扣壁門請罪左右勸彥斬之彥壯其勇而惜其才賜飛卮酒而罷自是兩人始有隙 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發南京 戊午 隆祐太后至揚州 庚申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治兵大略且言今年河流不冰請 上還京早得休暇又言陛下奈何偏聽姦邪之語以巡幸為名於偏遠州軍為朝宗之地言極切至始澤所建明 上多報可惟經三省樞密院則每為黃潛善等沮之至是澤條上五事臣竊見黃潛善福建人汪伯彥徽州人內張慤雖是北人然無公議無遠見議論偏頗皆欲贊陛下南幸既而澤見詔書有跋四方稍定即還京

中興聖政卷二 六

二四一

關之語壬戌澤上表以謝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西諸郡求軍須者皆輟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為問

上遣中使撫問既而澤聞 上已南幸又上疏請還

京且言欲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北壘望陛下

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

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

陳師鞠旅灑道清塵然後奉迎鑾輿復還京闕以塞

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 上優詔答之 癸亥募

羣盜能併滅賊衆者授以官 甲子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落職依舊宮祠時殿中侍御

史張浚論綱罪未已章再上乃有是命 丁卯御營

使司都統制王淵為捉殺杭州盜賊制置使 有內

侍自京賫內府珠玉二囊來上 上投之汴水翌日

以諭輔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

上曰太古之世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

求所以息盜耳 初 太祖少子秦康惠王生英國

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

將生東頭供奉官令縉令縉生子偁中進士第至是

為嘉興丞一夕其妻張氏夢神人自稱崔府君擁一

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戊寅生子伯琮是夕

赤光滿室如日正中或聞庭下馬嘶劍甲之聲 已

卯 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琦者為之首左

御營 亂

復市 船法

不許 見官 兵

王淵 等賊 軍

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舡叱賊為所逼墜水死

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

張浚以為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劾統制官韓世

忠師行無紀士卒為變詔世忠罰金中書舍人劉珏

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擒捕為變者乃降世

忠觀察使上下聳然始知有國法 李則言舊制閩

廣市船司抽解船貨以貴細者計綱上京餘本州打

套出賣大觀後始盡令計綱費多而弊衆望復舊法

從之 庚辰命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討

鎮江府叛兵御營統制官苗傅從光世行 癸未

上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至是

始日輪一負直宿行宮 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

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侍省押班康

履以藩邸舊恩用事頗忽諸將多奉之而臺省

無敢言者 兩浙制置使王淵率統制官張俊等至

鎮江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淵等

給賊以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盡殺之

餘騎兵戮於市無得脫者 戊子提舉杭州洞霄宮

李綱鄂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張浚等論綱素有狂

悻無上之心復懷怏怏不平之氣而常州風俗淺薄

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羣起藉綱為名臣恐國家

之憂不在敵人而在蕭牆之內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

中興聖政卷二 七

中興聖政卷二 六

王倫

詔執
奏傳
宣

汪藻
乞修
軍政

初復
經廷

類路
省試

藻草制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數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 辛卯朝奉郎王倫為大金通問使時河東軍前通問使傅雲副使馬識遠至汴京詔趣還復道倫與王弁見宗維議事宗維即黏罕也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懋守尚書左丞兼提舉戶部財用工部尚書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詔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畫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有未便者許執奏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條貫者並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毋得受復舊典也 丙午尚書左丞張懋守中書侍郎兼職如故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顏岐守尚書左丞兼權門下侍郎御史中丞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辛亥中書舍人汪藻言軍政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古軍制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從之 金兵趣河間府 十有二月丙辰朔詔朕朝夕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羣臣進對隨事盡言退閱四方奏牘少空則披覽載籍暨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機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廣乞開講筵 上納其言故有是命 詔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

鷹犬
舉人
王淵
新陳
通等

分金
道兵

三敘
事論

內敘
降論

部會國難不果 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司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 丁巳詔朕罔好游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 辛酉初命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令赴都堂審察除應待報人外皆罷之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州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有陳通出不意遂出迎淵後二日淵俊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通等立於譙門之外淵召其首三十人至庭下遽執之遂執其餘黨於門外悉要斬之凡百八十餘人俊取杭州甲妓張穰以歸 癸亥金兵攻汜水關初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揚乃約金兵分道以入中原大震 甲子徽猷閣待制邢煥為光州觀察使用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論也膚敏上疏論三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慎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度祖宗之法度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迺者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士大夫莫不驚駭願改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疏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邢煥可特換光州觀察使 乙丑諫官衛膚敏言比來王羲叟除命旨自中出用御寶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鈐部之差注議者咸謂因戚里倖幸干請而與之願特詔有司自今除授并行遣有罪之人並須經由三省

中興聖政卷二

三

二四三

衛敏政志

今讀事

衛敏政機

置簿錄

及率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托乞御寶以行
 下者並重寘于法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庶幾政事之
 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戊辰衛膚敏上疏論
 營繕工作內降錫賚四事給事中劉珏亦奏疏論內
 降營繕二事上皆嘉納之 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
 唐重慶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
 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舍
 笑入地矣重聞敵已濟河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
 以身後見者皆義之 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復
 添差入內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靖康末坐典砲
 失職有旨遠竄至是復用之衛膚敏言志道在上皇
 朝弄權估寵勢可炙手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
 在童貫譚正梁師成之下奈何用赦復之上亟寢其
 命 甲戌婁宿犯同州守臣鄭驥死之 丙子詔侍
 讀官於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用
 翰林學士朱勝非請也 宣政使容機落致仕與外
 任宮觀既草詞衛膚敏言自古官官用事未有不為
 國家患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佐以自輔未聞有求
 閣官於閑退之中而進用之者命遂格 戊寅言者
 請以臺諫論奏係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有裨今日政
 事可以為鑒戒者陳諸黼臬之側詔自來年正月為
 首置簿令大臣擇其已施行者編寫進入 庚辰給

中興聖政卷三

三

衛敏政外

楊時

劉觀

事劉珏試尚書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試
 中書舍人初膚敏受命纔再旬言事至十數黃潛善
 等忌之會膚敏論孟忠厚未已珏言憲度者 祖宗
 所以維持天下 列聖奉之而不敢違者陛下欲承
 隆祐太后之意而拂於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為孝
 也忠厚與煥均以外戚而備超擢均以文資而得法
 從今一則易以廉車一則尚仍舊授臣恐非所以為
 公也疏入詔忠厚係 隆祐太后之親宜體朕優奉
 太后之意書讀行下於是潛善等批 上意諭珏珏
 堅持不可膚敏奏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
 臣言非則當正臣妄言之罪詔朝廷以次遷除非由
 論事膚敏力辭遂與珏俱謁告不出 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楊時試尚書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時
 入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為先務者
 上深然之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嘗言今日
 之患在中國不在外邦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
 不在盜賊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饗餐
 富貴最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
 明其罪且曰此以開邊用兵進者也此以花石應奉
 進者也此以三山河賞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
 也此以交結宦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為
 數十條舉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鐸板播告天下與

中興聖政卷二

三

衆棄之如此域外聞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疏
奏 上嘉納遂命臺諫具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
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 初
温杭二州上供物寄留鎮江其間椅卓有以螺鈿為
之者守臣錢伯言奏發赴行在 上惡其靡亟令碎
之通衢 乙酉詔自今服采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
言動舉措之過差繁軍旅財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
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於民法制無益於國若時施
設咸得指陳切至而有根原忠鯁而無顧忌亟當獎
擢昭示勸旌

臣留正等曰忠言之於國猶脉理之於身也脉理
通而後身安忠言用而後國治否則手足不相為
用君臣不能無異意矣漢高祖唐太宗俱以能聽
言而開創大業武帝奮縱能容一汲黯武后淫虐
能容一狄仁傑而不至於亂亡言之有益於人之
國也如此 太上皇帝導臣使言委曲開諭無所
不至三紀之間博謀兼聽見於施設者不可勝紀
間有逆耳拂意之論自敵已以下受之所不能堪
者亦欣然聽用而不拒非甚感德其何能爾中興
之功有光前代端自是而致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

州死劉
鄧汲

民史河極
軍官兩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三

高宗皇帝三

編年所正書

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 上在揚州 戊子金國
遣萬戶銀朱陷鄧州轉運副使劉汲攝守事兵大至
汲死之 丁亥詔略曰河東河北郡縣自太原真定
失守之後皆因攻圍官吏軍民誓以死守在昔兵火
之際有一城固守不下則褒載信史夸耀後世今數
千里之廣億萬之衆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前
古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東
南者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收係
臣留正等曰親之於子也有無窮之恩故子之愛

中興聖政卷三

親也亦無窮君之於民也有無窮之德故民之戴
君也亦無窮舜禹之民謳歌獄訟者皆歸非私於
舜禹也私其德也 國家一祖八宗聖聖相承深
仁厚澤固結民心兩河千里之廣億萬之衆遭罹
兵禍所以寧忘死以扞敵而不忍偷生以負君聖
詔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皆在所恤則其
德愈厚而民之戴之也愈固雖其地未即歸版圖
臣知民心之猶在恢復之功無難矣

壬辰知鎮江府錢伯言奏已依處分螺鈿椅卓於
市中焚毀萬姓觀者莫不悅服 上曰朕早來語御
史張浚還淳近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向化

併推 貨茶 場茶 宗澤 擊兵 金兵 復明 法科 籍吏 唐重 死長 安 孫昭 達南 河死 賜夏 國詔 宗澤 再敗 寇部 成章

詔併真州推貨務都茶場于揚州以行在務場為名以黃潛厚言真州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非便故也

癸巳復置明法科嘗得解或被貢人許就試 乙

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賊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

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官失於舉劾者並取旨科罪

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為崇觀以來賊吏甚眾其

害民甚於盜賊故條約之 戊戌婁宿取長安守臣

京北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陝西路轉運副使桑

景詢判官曾謂京北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郭忠孝經

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與馬步軍副

中興聖政卷三

二

總管楊宗閔皆死提舉軍馬陳迪猶率餘眾巷戰嘔

血誓眾敵大入死之忠孝遠子嘗事程願授其易與

中庸學 己亥河南尹孫昭遠為叛兵所殺 葉夢

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 庚子主

客負外郎謝亮持詔書賜夏國主乾順何澤為太學

博士偕行 敵游騎至京城下見宗澤不之備疑不

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敵遇于板橋敗之追擊至

滑州又敗之敵引去 辛丑入內侍省押班邵成

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兵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

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

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 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

劉始 趙伯 鄭州 周死 州中

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 上怒故有是命

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至廣也上自公

卿百執下逮芻蕘人惟宦官子女不與焉豈以

其皆無能言者歟直以其非所當言爾非所當言

而言借曰有益已為非宜况其未必有益而常至

於黨邪害正者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師邊將擁

兵太盛在朝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獨為明

皇言之可謂切矣而論者猶以為朝廷無賢百官

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事蓋深為明皇不取也

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眾人之所難言者

太上皇帝謂 祖宗以來所未有蓋以為非所當

中興聖政卷三

三

言而言故斷然竄黜之可謂深得聽言之道矣且

內侍毀大臣固在所當責而其輒為之譽者亦豈

免妄言之罪或毀或譽俱不由於左右近習而以

至明來天下之公論不亦善乎

劉豫阜城人世為農至豫始舉進士中書侍郎張

慤與豫有舊力薦于朝除知濟南府山東盜起豫欲

易東南一郡而執政皆拒之豫痛憾而去 金兵

取鄭州通判州事趙伯振率兵巷戰為流矢所中墜

馬敵剖其腹而殺之 癸卯金兵取濰州時右副元

帥宗輔引兵在山東而京東無帥朝議大夫周中世

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盡散其

陸有常
死臨

論守擇

宗澤
推人心

詔招
安屏

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閨門百口皆死守臣韓浩亦遇害浩琦孫也宗輔又陷青州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知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 甲辰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解圍 上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得十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尋遷允之直龍圖閣時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參留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間勅等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 丁未詔曰凡今日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向方之人白日照臨明爾遷善之意皇天覆燾監予止殺之誠應盜賊能回心易慮散歸田野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所在官司條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 臣留正等曰民流散而至於奪攘皆非其本心苟生朝夕失計而為之也從而殲之不為無罪要非先有以化誨而使之自新聖人而不忍遽絕之也斯詔之頌勉其遷善之意諭以止殺之誠丁寧懇惻亦云至矣昔周之於頑民勿庸殺而姑放之且曰

中興聖政卷三

四

宗澤
請還

詔編
籍罷

王淵
降張
不任
侍從

我惟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蓋言民為亂而我不哀恤之不獨潔之雖民以罪致死與我殺之何異周之待頑民如此卒能致其保受威命明德同於友民忠厚之風詩人歌之切讀斯詔豈非所謂忠厚之至歟 東京留守宗澤復奉表請 上還京師且曰京師乃 太祖大一統之本根薄海內外莫不率俾之地陛下柰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後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為時巡駐蹕淮甸不思 二帝蒙塵朝夕懷迎取之志陵寢園廟久缺祭祀願陛下以 祖宗二百年基業為意早救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西北鏖謀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宗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降旨揮候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肯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深重不可復用人外並許隨材選任如顯有蹟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瀟洗仍許擢用 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常德軍承宣使用臺諫給舍六章論列也仍詔后族自合不得任侍從官著為令 臣留正等曰臣聞 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

中興聖政卷三

五

詔及
職籍

李朴
不仕
蔡京

斥汪
藻等

郭贊
死蔡
州

罷職
名坊

官爵投之荒裔永為臣子立黨不忠之戒 詔自今
 犯枉法自盜賊抵死者籍其貲時議者以為賊吏之
 盛所在填溢願明詔有司應緣賊得罪及曾經按發
 跡狀明白並毋得與堂除及親民自今有犯者仍籍
 其貲即監司守倅失按郡縣及監司失按守倅與失
 於互察者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原免 上酌其
 言乃詔職情俱重者籍沒餘從之 祕書監李朴卒
 朴舉進士國學禮部皆第一操履勁特自為小官天
 下高其名蔡京將強致之俾其所厚導意許以禁從
 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 壬申中書
 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或曰膚敏等在後省數
 論事為黃潛善所惡故斥之 癸酉銀朱陷蔡州知
 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而死 甲戌詔曰
 自來以內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極憂念屏
 絕聲樂近緣內侍官失於檢察仍帶前項可減罷更
 不差置
 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憂樂以天下不先天下而樂
 後天下而憂也建炎之初方開中興之業以天下
 之大 太上皇帝之所深憂而聖意篤於孝悌其
 憂益遠矣典樂之官實已廢其名尚存心猶有所
 不忍也而亟罷去之其屏絕聲樂豈非出於誠意
 也哉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三

向子
詔死

附淮
南省

宗澤
論旨

宗澤
策兵

丙子金兵取淮寧府知府事向子韶死之其弟新
 知唐州子褒等與閩門皆遇害子韶子謹兄也 己
 卯胡理勒傳送梧州編管用張浚章疏也 庚辰禮
 部請令曾得解及免解武舉人就淮南轉運司附場
 類省試從之 三月丙戌先是執政以山東盜賊踵
 起建請救榜東京其詞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
 寇之患宗澤恐豪傑解體是日上疏言自移淮甸強
 盜如蝟毛而起正以去朝廷遠無所歸至于此耳臣
 謂自京城圍閉天下忠義之士梯山航海數千里爭
 先勤王者大臣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饉流離弱者
 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擒王之人罪皆一時措置
 乖謬耳今河東河西不隨北兵而自保山寨者不知
 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士夫不愛其身而自刺其面
 為爭先救駕者亦不知其幾陛下以勤王者為賊則
 此二者豈不失其心邪此皆詞臣失職之過願陛下
 黜代言之臣更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則天下之
 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有司豈復有為盜者不報時
 有王策者本遠舊將善用兵敵以千餘騎付之往來
 河上澤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
 上為言敵國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以
 刷社稷之恥策感泣誓以死報澤時呼策與語策具
 言敵中虛實澤又益喜大舉之計遂決 尚書工部

二四九

楊時 講 進 通 司馬 光 配 享

宗 乞 澤 運 京

侍郎楊時兼侍講 辛卯金兵取中山府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失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遂以司馬光配享 哲宗廟庭時上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論語首篇至孝悌為仁之本因以 二聖 母后為言 上感動涕泣侍讀周武仲進讀通鑑 上掩卷問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為禮武仲敷述其義甚詳因為通鑑解義以進每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其規諫焉侍讀朱勝非嘗言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 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寧間王安石創行新法光每事以為非是 神宗獨優容乃更遷權其居西洛也歲時勞問不絕書成除資政殿學士於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便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賣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 上首肯久之 己巳東京留守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澤聞兩河州縣敵兵不過數百餘皆脅使變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略言 祖宗基業可惜又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

中興聖政卷三

十

翟 入 京 李 仙 陝 信 起 兵 西 進 復 州 義 王

宗 世 隆 趙 澤

望救兵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間億萬生靈之眾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西北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為臣不忠一至於此時 上遣中使譚璠賫詔書茶藥撫諭澤上表謝又請上還京師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入西京宗澤言於朝即以進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 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事聞即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司事彥仙以信義治陝與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 信王榛既唱起義兵即遣和州防禦使馬廣赴行在先以其疏附東京留守宗澤以聞 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世隆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為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有民兵兵甚眾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眾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敵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

中興聖政卷三

十一

詔文
武臣

宗澤
李海

罷諸
路社

宗澤
請還

世與忻然受命 丙辰詔文臣從官至收守武臣管
軍至遂郡各薦所知二人置為二籍一留禁中一付
三省樞密院遇監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關於所舉人
內擢用之犯賊連坐即罪廢及法不當得之人皆毋
得舉用議者請也 戊午趙世與至滑州掩敵不備
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
寇趙海者七板橋輒整路以阻行者管軍閻勛芻者
八人過其壘海怒而嚮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
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
客曰彼甲士甚眾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眾還
營明日誅海于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

中興聖政卷三

三

暑
不
講
罷
月

軍渡河以為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為榜文散示
失沒州縣及為公據付中國被敵在此之人因驛疏
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
舉矣必疾回鑿當以身先之故請 上歸京尤力
庚申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還綾錦院依
限織進初命監綾錦院姜煥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
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慙等言於
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輒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
今若以織文責綾錦院而使少府監督其程限則事
歸有司於體為正 上曰甚善故有是命
臣留正等曰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審而守法度
也堅寧逆意拂心弗便於事而常戒懼於細微藥
芽之間不敢忽也夫取工於綾錦院而織袍於軍
器所又以賞功由常人觀之誠若無甚害然 太
上皇帝矍然改令不俟終日何哉官失其守而事
奪於貴臣司廢其舊而利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
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
孰察之
上諭大臣曰故事端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以寡
昧適茲艱難知學先王之道為有益方孜孜經史若
講筵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日力朕欲勿罷可乎大
臣皆稱善乃詔勿罷時 上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

中興聖政卷三

三

却侍內
詔書擬

上恭
政已勤

楊時
告老

宗澤
請京還

官某人數陳甚善臣今擬獎諭詔書以進 上曰此當出自朕意若降詔書自有學士爾等小臣豈宜不安分如此 乙丑 上諭輔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與之款昵又性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坐殿傍小閣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閣子外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是 上恭已勤政如此

臣留正等曰閣寺之禍著矣佞柔側媚以狗馬聲色惑其君禍之小者也剽略書傳誦說古今以才藝自售則其為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厲精求治而宦者投隙肆言猶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

中興聖政卷三

十四

雄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胎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伺顏色售方藝能赫然拒絕之固已難矣又暴其情狀盡告大臣豈不甚難哉至於清心寡欲屏遠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論著之特詳焉

戊辰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去章四上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河此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與金兵戰于太行山大敗之 東京留守宗澤復抗疏請 上還京且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為陛下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關即渡河勤絕敵兵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渡河並二頭項

信都王
元帥

下京
還京詔

人皆同寅協恭共濟國事願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敵兵皆無足畏矣澤以他日迎奉 二聖還京先修龍德宮以備 道君皇帝臨御以 淵聖皇帝未有宮室奏修寶籙宮為之不報 皇弟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初馬廣至東京見宗澤至是始赴行在廣既見出榛奏事於是廣特遷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廣將行奏四事 上皆從之又許廣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汪伯彥黃潛善終以為疑乃以烏合之衆付廣且密授朝旨使幾察之廣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廣知事變遂以其軍屯于大名 五月甲申朔宗澤再上表乞還京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樓櫓已修飾壘

中興聖政卷三

十五

濠已開峻兵械已足備寨柵已羅列戰陣已習熟人氣已勇銳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滑臺京洛北兵皆已掩殺望陛下毋聽姦邪之言以失兩河山寨之心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未至會尚書右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不可朝廷既得信王榛奏或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詔略曰朕即位之初踰躡近服李綱上江左之章繼執南陽之議鳩工葺事浸失時幾旋為淮甸之行就弭擾攘之患守中原而弗遠見朕意之所存昨稽時措之宜默辨言還之計設施有序播告未先或者不知尚多有請可無委積以謹備虞

留張 張俊 秀俊 州入 命捕 埋造 乞捕 戰造

復置 學官

上皇 草書 議和

宗澤 沮憂

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留為尚書禮部侍郎浚入對 上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留當專任用浚頓首謝 乙丑御營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趙叔近為所殺秀卒嬰城縱火翌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新之 丁丑命京畿淮甸捕蝗 已卯言者以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大江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緩急之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以知延安府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司統制官曲端充節制司都統制 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初 二帝既徙中京御史

中興聖政卷三

三

宗澤 遺京 請還

日澤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 上還京先言已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鑿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弊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為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澤初澤既拘留敵使 上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字文虛中至東京攝留守事遂歸之時 上已除澤

中興聖政卷三

三

葉濃 討捕
潛善 引
蕭京 補

以淵代述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功也宗澤在則盜可使為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

甲申葉濃自福州引還建州命謝嚮為本路捉殺

官又遣御營統制張俊兩浙提刑趙哲將卒二千人

偕往討捕 丁亥御筆國步多艱人才為急如蔡京

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授果賢且才豈可不用

自今毋得分別時宰相黃潛善本王黼門人故多引

黼親黨以進議者非之 戊子詔自今士卒有犯並

依軍法毋得過為慘酷

史臣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此

兵法之患也治軍固不可不嚴然治之自有常法

中興聖政卷三

三

若師出以律執敢不畏者而諸將過為慘酷豈撫

軍之道哉

楚州發歸朝官至行在 上諭宰執曰聞州郡多

因係此輩甚者至經歲不得釋少涉疑似則殺之覆

情間皆吾赤子也 朕欲發諸郡囚歸朝官盡赴

行在存撫之庶幾可召和氣

臣留正等曰古人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者

也彼英雄忍酷之言至曰寧我負人嗚呼人之用

心何止天壤之異哉方建炎之初所在盜起如蠅

窮荒絕漠狼子野心之人錯諸郡縣有司為之禁

防或未過也而 太上皇帝惟天地覆載之德視

四海之民皆吾赤子惻然哀矜於形於聖訓凜然有三代王者之風雖漢帝之恢廓大度不足言也彼雖異域亦人耳脫身九死之餘警蛇雀豈不知所

以報哉

辛丑詔以春霖夏旱飛蝗為沴命監司郡守條政

事之未便於民者其大水飛蝗最甚之地今百姓自

陳量輕重指其祖焉 壬寅詔京官知縣兩任已上

實及六考方許開陞諸州通判舊法不拘考數至是

申明之 甲辰降充顯謨閣待制北京留守杜充復

樞密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留守且命充鎮撫軍民

盡瘁國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

中興聖政卷三

三

前官之失自宗澤薨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 人憂

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

心請以繼其父任詔以穎起復充留守判官充無意

於敵盡反澤所為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為用

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遂命諸路拘催青苗

積欠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 甲寅初鑄御寶

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

書詔之寶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自今綱運令

戶部於江寧平江府置庫樁管尚書呂頤浩侍郎葉

夢得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平江惟川

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 庚申殿中侍御史

軫恤 災傷 定知 縣考 杜充 尹京 杜宗 澤所 為 復官 平官 初鑄 御寶 分置 庫藏

舉察人

賜書

語子書要五

却草獻

于庭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赫然拔寒畯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為天地之度動則為之斷傳曰公生明 太上皇帝實有焉 壬辰詔褚宗諤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校書郎富直柔太學生王覺並令赴都堂審察先是黃潛善請用 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以竢選擇至是得召 癸巳金兵取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將官李政屢禦退之敵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而城失 丁酉賜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

為期集費自是以為故事李易等以 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 戊戌 上以所書資治通鑑第四冊賜黃潛善時 上退朝日覽四方章奏暇則讀經史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素屏因為潛善言論孟乃幼年所習讀之了無凝滯後五日又書旅焚篇大有大畜卦以示輔臣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於學問有出於勉強者有得於自然者出於勉強則作輟有時得於自然須臾不能忘之矣

壬寅統領密州軍馬杜彥獻赤芝彥言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癸卯輔臣進呈 上曰朕以豐年瑞

神交

王彦潛

命討

討論

經制

戰死

瑞今密為盜區且彥所獻何足為瑞其還之 甲辰黃潛善等奏謝宣示親書素屏易孟子有旨勿拜 上曰朕自幼習孟子書至成誦在口不覺寫出如旅 蔡乃因葉夢得進讀資治通鑑及之又欲寫無逸篇 偶其字多屏狹不能容則別營度 上又曰如孟子 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詳味斯言欲謹守之神 交尚友如與孟子端拜而議 冬十月丙辰河北制 置使王彥為閣門宣贊舍人彥至自東京赴行在見 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 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 命 庚申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李成時成犯淮 西故也 壬戌詔葉夢得孫觀張激討論常平法條 具取旨始用觀奏也 癸亥初復鈔旁定帖錢先是 政和間陳亨伯始議初經制錢靖康初廢至是先取 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經制錢自此始 詔御 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中軍 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國與師故也仍命 河外元帥府總管馬廣互相應援蓋未知廣已敗也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 隆祐太后幸 杭州 癸酉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翟進 戰死進與金兵夾河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留守杜充 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廣王彥既還

中興聖政卷三

二十七

諸將
杜充

計論
賞濫

李成
敗走

初賣
師號

再竄
李綱

魏死
明安

王庶
曲端
結怨

朝餘稍稍引去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
 楊進亦叛進率其軍與楊進戰為賊所害初宗澤日
 繕兵為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未
 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
 兵復去為盜掠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議者咎之
 始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丙子詔令到部官自
 陳有無係討論之人仍結除名罪 江淮制置使劉
 光世敗李成于新息縣成遁走 御營都統制劉正
 彥擊丁進降之分其兵隸諸軍 十有一月癸未初
 賣四字師號每道價二百千 甲申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初綱既
 敗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
 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至是有上書訟
 綱之寬者御史中丞王綯因劾綱經年不赴貶所又
 論綱靖康中要功劫寨結眾伏闕覆師太原凡三罪
 請投之嶺海疏奏遂有是命 壬辰金兵取延安府
 通判府事魏彥明死之先是敵謀知都統制曲端與
 經略使王庶不協遂併兵寇廊延時端盡統涇原精
 兵駐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且遣使臣十數
 輩往說諭端端不聽端欲蕩賊巢穴遣吳玠攻華州
 端與玠會于寧之襄樂延安城陷庶無所歸乃自馳
 至襄樂勞軍欲倚端以自副端彌不平謀誅庶而奪

中興聖政卷三

天

張俊
殺葉

趙開
更茶
馬法

郭祀
上帝

其兵不果乃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 癸巳趙哲與
 葉濃戰于建州城下大敗之濃遂降其後濃至張俊
 軍中復謀為變俊執而誅之 乙未金兵取濮州又
 侵澶淵知開德府王棣率軍民固守為軍民所害經
 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鄭建古亦為亂兵所殺時相州
 圍久守臣趙不試登城遙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勿
 殺乃具降書啟門而納其宗屬于井中然後以身投
 井 庚子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言權茶買馬
 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
 能然亦當痛減額以蘇園戶輕立價以惠行商如此
 則私販衰而盜賊息矣朝廷然之擢開同主管川陝
 茶馬是日開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買賣茶並罷做
 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之茶引
 錢每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
 住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
 號合同場為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
 違者抵罪至四年各買馬乃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二
 百七十萬緡 辛丑樞密都承旨邢煥為保靜軍承
 宣使煥嘗為 上言馬仲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
 再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誤國進戰退守皆無策可
 施 壬寅親祀上帝于園正配以 太祖詔曰朕承
 祖宗有道之長賴黎獻戴 宋之舊嗣守神器適

中興聖政卷三

天

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宜同心以副朕之意皆稽首謝潛善八相踰年當上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繼相略與之同由是敵兵益無所憚尚書左丞顏岐守門下侍郎尚書右丞朱勝非守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 上以邊事未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言收民心定廟筭料彼已選將帥明斥候訓練弩分兵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細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悅乃請遣守撫諭京城至是聞北京失議者以為敵兵且來而廟堂偃然不為備浚率同列為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且不信乃命浚參贊軍事與頤浩教習河朔長兵

中興聖政卷三

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三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四

潼關

王復
州死徐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
高宗皇帝四
建炎三年春正月庚辰朔 上在揚州 資政殿學士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丁亥金兵取青州又陷濰州 辛卯陝西都統制邵興及金兵戰于潼關敗之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于城南不克將官李寶為所執 丙申張守試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守撫諭京師還面奏敵兵必來願陛下早為之圖 戊戌京城統制官張用以一騎送李寶歸京師 丙午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王復死之御營左將軍韓世忠潰軍于沐陽其將張遇死于連水軍之張渠村宗維入淮陽軍京東轉運副使李袞從軍為所殺
大事記曰敵之趨兩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泰州之曾班泗州之呂元閻瑾天長軍之成喜高郵軍之齊志行滄州之劉錫孔德基或降或走而韓世忠之軍亦潰矣豈獨兩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故寧畏敵而不畏義也
己酉金兵犯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綯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同對 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是夕泗州奏敵且至 上大驚禁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般挈二

中興聖政卷四

一

月庚戌朔駕御舟泊河岸 上即欲渡江黃潛善等
力請少留竢報且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 上許
之敵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
世將所部迎敵而士無鬪志未至淮即潰是日揚州
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
二相者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
聞此復自相慰 壬子金兵陷天長軍 上遣左右
內侍鄭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為金人至遽奔還 上
得詢報即介胄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
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
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

中興聖政卷四

二

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驚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
數 上次楊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 上掣手劍刺
殺之時軍民怨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錡至江上軍
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錡
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

龜鑑曰敵破北京張浚歷言汪黃笑而不答敵迫
揚州羣臣有問者而汪黃猶以不畏荅之大駕南
幸而都堂會食猶罔聞知其難容待敵果何所恃
而然哉昔秦軍迫淮淝而安石圍碁自如安石所
恃者指授將帥之規模素定也北兵侵澶淵而萊
公酣寢不動萊公所恃者決親征之策勝負已了

江上渡

然於胷中也若汪黃之所恃者宇文虛中之使未
回庶幾和議可成耳和其果足恃哉
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 上于瓜洲鎮得小舟即乘
以濟

張匪進論曰粘罕之侵揚州也時御營之師必有
十萬而粘罕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
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
侵揚州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輒風之末無足
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尚有未失者山東州郡十
失二三人未安糧道未集盜賊遽起而不顧後
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

中興聖政卷四

三

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
池堅城拒而勿戰以挫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
兵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
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
此制之賊退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捨而縱之
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為敵
乘之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一也

鎮上江至

是晚敵遊騎至揚州縱火城內煙焰燭天 上至鎮
江宿于府治癸丑 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
事吏部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庭下 上顧潛善問
之頤浩以首扣地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敵

兵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既而王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敵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為是禁衛涕泣語言不遜上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勝非傳旨皆以未見家屬為對勝非論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眾帖然勝非還奏上曰已晚矣適議定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即上馬行以願浩充江浙制置使劉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也鎮江控扼江口又以主管侍衛馬軍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也江寧府 金人入真州 甲寅 上次常州 御營平

中興聖政卷四

四

上至杭州 徐徽言死 晉寧

事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於是上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敵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 金兵取滄州 己未 上次秀州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 上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上諭以金兵尚留江北卿可還也京口願浩即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托時朝廷方以敵兵渡江為患故命大將楊惟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

中興聖政卷四

五

王淵守姑蘇分授二大臣節度於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虜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 壬戌 上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金兵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統領孫昂亦不屈而死 癸亥朝羣臣於行宮降詔罪已求直言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不以赦徙蓋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北也

大事記曰汪黃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故竄馬伸殺陳東歐陽澈罷衛膚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舉策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

命官上
薦以郎

欺幸而渡江猶罪李綱以謝北冀和議之可成耳
 彼其說曰非和則所以速 二聖之禍然敵與我
 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
 而兩河被兵通問使遣而維揚用兵敵豈虛言之
 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監長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
 二人故事薦士不及郎官蓋特恩也一日進呈奏狀
 上曰今所薦士不比常時便當擢用之命赴都堂審
 察明日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
 臣留正等曰舜之舉賢惟屬之四岳十二牧漢制
 大略自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止耳 本朝故
 事宰執侍從纔得薦舉未嘗及郎曹郎官薦士自
 太上皇帝始也蓋當大有為之時欲廣旁求之路
 故凡為尚書郎者咸得明揚等於從官雖然眾賢
 駢集旌車畢至固誠一時之盛矣使甄別之不明
 黑白之相混吹竽畫餅孔跖雜售則亦奚取於多
 乎惟其睿鑑英接之榮是其所以為全盡也唐陸
 贄有言取之貴詳擇之貴精蓋不詳其取則賢路
 多塞不精其擇則真贗莫分口口詳之於其始精
 之於其終斯兩盡之故臣愚以謂陸贄之言真盡
 用人之法而 太上皇帝之用人真可為萬世之
 訓也

中興聖政卷四

六

置軍
推江

看詳
獻言

汪黃
並罷
守相
出

出官人百八十人 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再上疏
 請罪自 上即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盜賊充
 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
 位偃然猶無去意中外為之切齒焉 置江寧府權
 貨務都茶場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
 陳可令左右司輪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金
 兵焚揚州士民皆死者纔數千人而已 己巳尚
 書左僕射黃潛善尚書右僕射汪伯彥罷時御史中
 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
 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事路
 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後效詔
 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
 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大事記曰方 上之在相州也北兵未退此申包
 胥哭於秦庭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進兵京城之
 請為義而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迨 上之次濟州
 也北兵已退此晉大夫反首茂舍之時也時則當
 以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為義而汪黃又沮之迨
 上之即位南京此肅宗即位靈武二年而復兩京
 之時也時則當以李綱獨留中原之請為義而汪
 黃又沮之中興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天擬二人
 以開 建紹之業者也而綱為汪黃所沮纔七十

中興聖政卷四

七

却富
民獻
錢

更御
法

汪黃
奪職

贈陳
東歐
官

贈馬
仲官

五日而去位豈非天邪澤為汪黃所沮未及一年而憤死又豈非天邪綱罷而汪黃相於內澤死而杜充繼於外天下事一變矣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兵矣綱在位則偽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志沮澤在則盜可為兵充守則兵皆為盜澤在則黏罕遁充用則敵至維楊矣內無綱外無澤此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為之也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敬守尚書右丞 辛未湖州民王承從獻錢五萬緡以佐

中興聖政卷四

八

國用上不納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 詔御營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歸三省樞密院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黃潛善提舉南京鴻慶宮 汪伯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所除職去大字用言者奏劾也 甲戌潛善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詔陳東歐陽徹並贈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州酒務馬伸除衛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 上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 上復曰伸前

減上
州供
羅

廣
馬言
策三

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奏曰伸已死又贈直龍圖閣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已見壅塞下情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已悔過責躬洗心改事故斥官嬪貶損取御罷黜宰輔收召俊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關遺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攬采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獎 知婺州蘇遲言本州上供羅乞減其半詔減二萬八千匹著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 戊寅呂頤浩奏已復揚州三月己卯朔詔金兵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

中興聖政卷四

九

中原 庚辰中書侍郎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 金人分兵攻江陰至夏港守臣胡紆遣統制官王換等拒敵且謂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義公毋宜勉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汝決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生聞者感泣 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應詔上書言前丁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願陛下幸已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金兵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為屏

黑日子有

書徐王 卷淵

軍請張 器製浚

章看 奏詳

輪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遠徙是為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為可恃幸金兵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使金兵再舉驅敵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是日日中有黑子 辛巳尚書右丞葉夢得罷 上批夢得深曉財賦可除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項通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徑歸下山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日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為大賈富商耶 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 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請沿江要害州軍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為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乃命諸路憲臣措置製造赴行在 命學士給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封往反 壬午初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王淵驟得君頗缺望起復威州刺史劉正彥嘗招降劇

中興聖政卷四

十

作苗亂劉

淵新苗王劉

盜丁進等以賞薄怨始淵既薦正彥復檄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違以此怨淵 上在維揚入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經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傳等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為傅幕賓世脩嘗疾聞宦恣橫為尚書右丞張浚言之浚不納世脩退為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傅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脩及其徒王鈞南馬柔吉張遠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南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癸未制以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朝退即猝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須者皆殺正彥既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其軍傅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口奏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 上大驚愕未勝非請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請 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 上步自內殿登

中興聖政卷四

十一

闕門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傳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 上憑闌呼傳正彥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送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 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傳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 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衛士擒至闕門履望 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傳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 上諭傳等歸寨傳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略謂 上不當即大位將來 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 上命朱勝非縱出樓下委曲諭之傳請 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 上許諾即下詔書恭請 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傳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 道君皇帝已有故事 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 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願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 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傳等曰已令請 太后御樓商議 太后御黑竹

中興聖政卷四

三

太后
垂簾

與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之傳正彥拜於輿前曰今百姓無主肝腦塗地望 太后為天下主張 后曰自 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 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兵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 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為汪伯彥黃潛善所誤今已竄返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 后曰待依所請 太后權同聽政傳等抗言必欲立皇子 后曰皇子方三歲 太后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今天下西北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 后不聽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 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 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與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 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 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亮勝非至樓下呼傳幕屬將佐問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傳正彥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 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傳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

中興聖政卷四

三

勝非退 太后語 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傳等入對 太后勞勉之傳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事機賊亦不疑矣是日 上移鎮顯忠寺 甲申 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 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制曰 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蹕吳江深慮敵人指為釁隙與師不已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退避大位傳于眇躬 隆祐太后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簾同聽政事宜需湛思以宥多辟可大赦天下 丙戌赦書至平江府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臣湯東野遣親信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示浚浚遂走人入杭州伺其實時右司負外郎黃榘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撫亦遣進武副尉魏傳貴蠟書遺浚及呂頤浩言傳等叛逆之詳 江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 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頤浩即走入杭州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

張浚舉兵

張浚入江平

命元受

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貴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為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 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傳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俊論之曰若等無諱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浚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直入浚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與謀事諭東野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曰太尉知 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 官家浚哽噎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浚即同趙哲馳入張浚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浚以蠟書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 己丑制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為明受元年先是傳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又二日傳正彥至都堂申言二事勝非以為移蹕不可傳趣遣使勝非曰已議定朝夕行傳曰人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

中興聖政卷四

十四

中興聖政卷四

十五

早改元勝非以奏 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
 全然不從恐別生事 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
 軍軍馬張浚言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並起正
 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 太后以柔靜之
 身 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
 敵侵陵則二百年 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
 臣愚不避萬死伏乞 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
 慮祈請 睿聖念 祖宗委托之重思 二帝屬望
 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
 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 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監
 國于中撫靜江左如此則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前密

中興聖政卷四

六

在都茶場出賣茶引紹興二年四月 同簽書樞
 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呂頤浩言臣
 契勤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
 年基禍流毒遂令徒黨為害近聞將相大臣勦戮內
 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怒之氣但方今強
 敵乘戰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與衰撥亂事屬艱
 難豈容 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 太
 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 睿聖皇帝亟復
 皇帝位親總萬幾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
 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 先
 是張浚欲遣辨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

呂頤浩
上後書

中興聖政卷四

七

州州學教授邵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
 至順誅大逆易特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浚
 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伏節死難
 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
 茲事但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為人所信向且通
 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
 力強悍謀議沈鷺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 是日
 呂撫書至江寧頤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
 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 庚寅提舉
 南京鴻慶宮黃潛善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
 並責祕書少監潛善衛州伯彥永州並居住 置行

馮執中
持說劉
南東之
南帛始

韓世忠既走鹽城縣散卒數千人聞 上渡江以
海舟還赴難至是次常熟張俊聞之馳見禮部侍
郎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
更相慶慰即遣使召之 甲午馮輔再見傳正彥于
軍中從容白之曰輔為國家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
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輔詞色不屈即與王鈞
甫馬柔吉引傳耳語衆諭輔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
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翌日即遣還張浚書約浚
至杭面議 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張浚三
遺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
江促之光世不報 初保義郎甄援在城竊錄明受

中興聖政卷四

十六

受詔赦及二兇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為邏者所得苗
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為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
傅嬖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外願
貴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
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
援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張浚于平江援詭言嘗更
服見 睿聖皇帝于別宮 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
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
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
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
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為說詞諸將人人自以

潛竄善黃

韓世忠 平兵

張浚 傳絕

為 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士氣甚振 乙未銜
州居住黃潛善再責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
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
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
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
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
乃大哭舉酒醉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
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
任之願公無憂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
投鼠忌器急則事恐不測浚已遣馮輔甘言誘賊矣
丁酉馮輔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

中興聖政卷四

十九

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兵戈傳等皆
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即欲攜親兵
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公
勢必加害願勿聽 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
浚大搗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
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順孰逆衆皆曰我順彼
逆浚曰若違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願歸賊聞以觀察
使求即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
皆諾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
上軍勢甚振浚慮傳等以偽命易置仍令世忠備將
張世慶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 己亥

張浚
斥苗
劉罪

偽命
加二
將官

張浚復遣馮輔入杭移書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
先是傅又遣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
之事非侍郎其執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
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
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若子若孫年長以賢則託
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
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
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為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
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天之
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
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

中興聖政卷四

二十

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托他詞
未敢誦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
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今天下 辛丑內降詔書略
曰永惟內擅之初恭奉 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
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
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
士民各宜體悉期救艱虞傅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
是詔 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為定
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
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為武寧軍節
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詔旨不受張浚

偽命
張浚

鄭論
苗

中興聖政卷四

三

誣誤故有是命 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
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令平江府差
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李陵當制有
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 太母忽遣
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彬州安置
上方吸羹不覺覆羹于手初傅得浚手書即請絀浚
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
見勝非具言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勝非見其悖
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
事矣傅意稍解遂有彬州之命 初傅正彥日至都
堂議事御史中丞鄭毅奏疏言臣訪聞朝廷日近差
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
都堂殆無虛日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朝
政 太后出其章示傅正彥傅正彥銜之及是又請
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
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為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
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不報慙遂遣所親奉議郎謝
嚮變姓名為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今遲重緩進
使賊自遁毋致城中之變浚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
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
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
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 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

張繆歎
二書

呂頤浩
忠節

亦書名募人賁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大軍
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 是晚馮轄至臨平馬柔吉
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
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抗矣轄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
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轄
俱縮入城翌日與傳等議于軍中浚繆為書遺轄曰
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 睿聖皇帝事反覆數百言
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
甚悔輕易未識體察不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
終歸二公無使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傳等初謂有
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轄由是得免 壬寅呂頤

中興聖政表四

三

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
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
乘輕舟逆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彬州
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
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呼書吏曰朝
廷趣赴行在為我申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對泣
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頤浩曩諫開
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膻之域近
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為社稷死豈不甚快邪
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
浚為潤色之初苗傳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

韓世忠
使新世
詔

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為質朱勝非聞之乃好
謂傳曰今當啓 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
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虎真無能為矣 太
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予甚渥 后執其
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陞
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粹
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世忠于秀
州俄而傳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
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
以送獄馮轄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
以贖過鈞甫願以為然 癸卯 太后詔 睿聖皇

中興聖政表四

三

帝宜稱 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
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傳副統制劉賜鐵
券時傳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轄議復
辟轄知其可動即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
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 淵聖皇帝為主 睿聖
皇帝嘗受 淵聖詔為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為皇太
姪 太后垂簾張遠退謂苗傳曰趙氏安矣苗氏危
矣 進士馮轄特補奉議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更
名康國 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
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為游擊頤浩浚總中
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所為名頤浩浚傳檄中

外曰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 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穴炮彌天迫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通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傅等揭榜闕市自稱曰子 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 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

中興聖政卷四

五

廷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章傅面頰發赤慚惡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和敵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遺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敵之使既無路可通况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問自反正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為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 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正彥却立不對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逼傅傅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即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准備將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 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 時順浩浚大軍已次吳江王世修聞之遣人至軍中云 上已處分兵馬重事止王師也秀俾順浩浚以單騎入朝順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傅等計窮益懼 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 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傳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 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

中興聖政卷四

五

苗見謝
苗見謝

統後皆河 州知趙
所劉南 徐立

金兵得京東諸郡 徐州武衛都虞候趙立聞敵
北歸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斷敵歸路奪舟船金帛以
千計軍聲復振詔立權知徐州事 金左副元帥宗
維聞 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
西淮南等路安撫使而以其子麟知濟南府自舊河
以南皆豫所統也

中興聖政卷四

三六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

百官請上

太子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
高宗皇帝五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
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
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 睿聖皇帝宜還
尊位總攬萬機苗傅等一皆聽從 太后詔曰吾近
以 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
得辭朝夕不遑亟欲歸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
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 上還宮詔不允
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 上始御殿百官起居 上
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播笏掖 上乘馬

中興聖政卷五

一

遷行宮都人夾道焚香眾情大悅 上及太后同御
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
避位之因專為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為
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
託 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為皇
太子

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
鼠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
非李炳鄭穀以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俊
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
咸池二兇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

六日而平蓋張忠獻倡義之功居多焉

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
傳等用意甚回當益為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
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
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
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欽業之事可為戒也夜有刺客
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
豈為賊用願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
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
斬以徇 己酉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淮西制置
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 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

復建
號

張浚
除院

張浚
等苗戰
劉與浚

中興聖政卷五

二

軍執朱勝非頗岐張澂路允迪皆乞罷 上不許
御筆張浚除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 國朝
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淮西制置
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
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
為陣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
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
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溥
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
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
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

苗傅
夜遁

世忠
入見

太后
撤簾

張浚
召入

立苗
捕劉

援之不能進頤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之曰請設
盟誓兩不相害 上賜金勞遣傅正彥退詣都堂趣
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
引精兵二十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
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傅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
行宮門閣者以聞 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
世俊繼至並見于內殿 上嘉勞久之 辛亥太皇
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贊
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罷 上曰何必堅
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 陛下聖德尚
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 上曰卿

中興聖政卷五

三

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頤浩浚既見 上遂
召趙哲李迥揚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
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 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
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 上
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
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偁以屬吏并拘其妻子
詔制置使劉光世鞠其始謀以聞 苗傅犯富陽縣
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 壬子 上初御殿受朝
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
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
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

令忠世堂 光世參

朱勝非相

張遠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
 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 執政奏事
 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 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
 人必以為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 上問可
 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 上曰二
 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浚暴浚喜事而疎浚
 上曰俱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
 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
 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 上曰即今更押卿赴都堂
 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
 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
 中興聖業五

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最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
 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出入殿門誠為不知
 理道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
 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
 速追討毋令過江於是御史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
 思患而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 癸丑
 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兼御營使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浚並罷
 岐提舉南京鴻慶宮徽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置使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同

王修世 伏世

吳港 伏港

反故 正天

黃鼎 鼎趙

不許 內侍

簽書樞密院事李炳守尚書右丞 鄭毅進簽書樞
 密院事 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鞠王世修于軍中
 世修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
 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修于市
 苗傅犯桐廬縣 甲寅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
 舉一行事務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
 使皆以執政為之比光世還朝 上議擢光世樞密
 既而改命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充御營左軍
 都統制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充御營右軍都統制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港 上以港佐二叛為逆諭
 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港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
 出詔戮港於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為御營中軍統制
 乙卯赦天下舉行 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即
 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格聽從寬
 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
 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並罷 丙
 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
 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先是右司
 員外郎黃繁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遂以鼎行尚書
 司勳員外郎 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
 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餽遺
 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苗傅犯壽昌縣所至

中興聖業五

五

敵居人燕以為軍 戊午通判湖州張應詔上疏
大略謂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
者 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
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胷中之誠有未修乎又言
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
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防守
大江烏合之衆不諳戰陣又言侍從臺諫至國家大
事則坐視而不言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
力時論以為當 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
與戰敗之傳走烏石山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
書右丞李邴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
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
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為紛紛既而頤浩召
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請
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
侍郎並為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
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撥而議之門下審而
復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
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
廷議論 宣仁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
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五

官請舉

併省百官

減曹吏六

舉官武

下既相同進公事則不應自駿已行之命是東省之
職可廢也及是 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
祖宗之故論者疑之 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
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寮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
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為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
官各舉所知以聞 權罷祕書省 二月復置翰林
天文局 七月復置并宗正寺歸太常 三月五月
復置寺省太府司農寺歸戶部 十一月復置太
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 二年六月復置國子
二月五年十 衛尉寺歸兵部太僕寺歸駕部 並不
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 紹興三年十一月復置
軍興併省也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
六等定為九百二十人 苗傅犯衢州守臣胡唐老
據城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皆發不克攻遂引去
丙寅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 上發杭州留簽書
樞密院鄭懋衛 皇太后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
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衛信追擊
之世忠入解白 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
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 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
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刷耻 戊辰苗傅
犯玉山縣 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採訪寓居
文武官有智謀及武官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

韓忠獻世
劉正擒

張浚
招薛慶

天文
宿生內

張浚
復羅尋

復兩省
檢正置

捕苗
翊傳苗

也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
 馳將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
 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
 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
 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
 帛子女傳棄軍遁去 己丑初薛慶既據高郵兵至
 數萬人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慶
 下親往招之浚渡江斬賽以兵降及是至高郵入慶
 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
 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止
 宿以備宣問天象 乙未知樞密院事張浚羅為資

中興聖政卷五

下

書御製詩張 驅磨常平錢物 分路建康州 殺復揚西 召久雨政 關

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眾傳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
 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
 留連數日安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
 南劍州同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
 杞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
 以傳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辛丑張浚自高郵
 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
 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為大臣輕動損威其罪
 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郵軍 上親書御製中和
 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
 動君子屬意種蠶臣 丙子命諸路漕臣驅磨常平

中興聖政卷五

上

失陷錢物具數申尚書省仍椿收以待詔用 丁未
 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為江州路建康府太平宣
 徽州廣德軍為建康府路並以守臣充安撫制置使
 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 京西
 北路制置使翟興擊叛將楊進殺之遂復西京 六
 月戊申朔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淮
 南京東西路 己酉 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
 或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願浩張浚皆謝罪求
 去 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召即官以上
 赴都堂言關政 臣留正等曰周書言三公變理陰陽漢故事遇災

張守 應言

李陵 應言

異則策免三公蓋以變理愛人而至於致災宜其不免於咎 太上皇帝以久陰霖雨不止宣諭宰執不及其他獨使召郎官以上言己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此宋景公所以退星舍而子章之所以賀延壽也聖德如此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倘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謹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為副端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 二帝母后宮廬義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 二帝母后體肉酪糝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

中興聖政卷五

三

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苦寒操予奪之柄則思 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 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不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執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中書舍人李陵言臣者君之陰妻者夫之陰北方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之上無

劉珪 應言

趙鼎 言法述 罷石 享武 招士 錄死 子孫

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官寺之習未革且陽為德陰為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官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侍郎劉珪言北方強大陰威陽微故陰雨為災此羣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揭為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為蔽塞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

中興聖政卷五

三

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 上嘉納之司勳負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放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 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享 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為給食仍量材錄用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恤訪其子孫量材錄用 丙辰苗傅後軍部將韓嵩陷光澤縣傳之敗也備以兵趣邵武軍入城焚掠趣建昌軍守臣方昭率

劉世光
招

詔以
四事
自責

罷置
射士
增

貶植
教請
表

呂社
明聰

衆守備賊一夕遁去進犯撫州入城縱掠又攻湖口
縣渡江至蘄州會劉光世駐軍汀州遣人招葛萬往
見光世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
馬鈐轄 庚申 隆祐皇太后至建康 上率羣臣
迎于郊外 辛酉 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
邦之遠圖二曰昧勦難之大略三曰無綏人之德四
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
過之意 丙寅罷江浙荆湖閩廣增置射士三分之
一既而言者以為無益乃罷武尉不數年而所增射
士盡廢之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
彥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 上
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責己豈可盡歸罪大臣植乃
朕親擢雖敢言至尊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
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故威德可以祈天永命
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
德矣乃下詔略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
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
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 上曰大哉王言
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
未幾潛善卒于梅州 尚書司勳負外郎趙鼎行右
司諫監登聞檢院呂祉守右正言社上疏論致治之
要以聰明為本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為之

呂進
三社

罷置
教新

罷置
官編樞

張守
祖梁

正宜
去士

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
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疏入 上召對社復進三
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之君其二曰自古得
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人心之異其三
乞付諸大將以節制之權 上悉嘉納遂有是命
罷諸州新置州學教授負 癸酉樞密院言自兵興
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 祖宗朝置檢詳官
兩負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員止存一員依
舊看詳條法從之 甲戌 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
府行宮 御史中丞張守試尚書禮部侍郎守嘗論
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 上不然之會
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梁揚祖為發運使專切
措置糧運以餉中都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
以次官書讀行下遂命起居郎蔡寔禮兼權給事中
守言揚祖不可用請罷之中書舍人李陵亦封還錄
黃論揚祖前為發運使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
相食此則揚祖之罪孰謂揚祖知首尾乎守再上疏
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
得祠是臣在憲臺言無可采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
力辭不拜 上命呂頤浩召守至政事堂諭以正士
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中書舍人范宗尹為御
史中丞首言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

誅劉苗 正彦

平苗 劉之 賞

王庭秀 論以 浩願 罷

敗非 等勝

相陛下姑引而避之中書舍人季陵亦言建康陛下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領之勢淮南諸郡有唇亡之憂臣願陛下為馬上之計 乙亥金人陷磁州 秋七月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彦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于建康市梟其首正彦臨刑瞑目罵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 蔡未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 上遣使賜世忠金合且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又封其妻梁氏為和國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媿前史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 范瓊為御營使

中興聖果五 夫

司提舉一行事務時瓊自南昌入見故以命之 殿中侍御史王庭秀知筠州右司諫趙鼎行殿中侍御史先是庭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故有是命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甲申詔曰朱勝非頹岐張激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過兇邪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凌肆以紊機衡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為焉用彼相今二兇既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益論其罰於是勝非自觀文殿大學士

敗非 等勝

張淡 范瓊 請誅

知洪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岐落資政殿學士依舊提舉南京鴻慶宮允迪自資政殿學士淮西制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激自資政殿學士江州路制置使坐朋附二兇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衛州居住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詔王德擅殺其將陳彥章詔德除名彬州編管 丙戌范瓊引兵趨關入見知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貫盈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 上許之遂以張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劉光世出撫其眾曰所誅范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刃曰諾於是八字軍還付新

中興聖果五 正

知洮州王彥而餘兵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 大事記曰蓋自 宣和末羣盜竄起 建炎以來 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雖皆招安而淮寧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驛單州之漁臺亦有潰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真州丁進犯壽春桑仲據襄陽戚方犯鎮江楊勅犯處州劉超據荆南王闢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張用據桂陽軍趙延壽犯德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范瓊召見亦不肯釋兵則天子之兵皆盜矣所幸事變興而人才見保護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義勤王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兇而范瓊之謀逆

太子

李時雨
儲言

諫院
後不諫
省諫

范瓊
伏諫

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廡下之黃
紙旦出瓊遂就擒三大奸既除而內盜始息矣
元懿太子粵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 戊子簽書
樞密院事鄭慈薨于位慈執政甫百日 上甚悼之
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殺訃至殆不能釋
也 己丑資政殿學士王絢參知政事試兵部尚書
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庚寅鄉貢進士李時雨上
書曰臣竊聞皇太子服藥不痊事之既往夫復何言
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為今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
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重朝廷俟
陛下皇太子長成界之東宮則以一王封視皇子亦
不為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書奏詔日
下押出國門建炎以來言儲貳者蓋自時雨始 辛
卯詔諫院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
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始
復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為臨安府 壬辰詔范
瓊就大理寺賜死 丁酉鑄三省樞密院銀印 庚
子尚書戶部侍郎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
時建康府寓治保寧僧舍而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屯
蔣山逐守臣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侍御史趙鼎
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
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為孰不可為矣願下詔切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五

得趙鼎
廷專
湯東野
張浚
張浚
張浚

杜克
院同知

貴世忠而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為兩得
上曰唐肅宗興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
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因降南夫知桂州而以
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羣盜喜攘奪市井東野峻
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 知樞密院事張浚以精
兵十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賜度僧牒一萬紫衣師
號五千為軍費 上賜川陝官吏軍民詔曰朕嗣承
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
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
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 祖宗積累
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母口名教之羞同
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勲浚辟知
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傅雱兵部
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忠州防禦使王彥為
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閭門祇
候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曰
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
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 壬寅詔迎奉
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 祖
宗神御以行以參知政事李昉簽書樞密院事滕康
並為資政殿學士昉權三省樞密院事東京留守杜
充同知樞密院兼宣撫處置副使呂頤浩張浚薦

中興聖政卷五

无

武少義
理知臣

度改綾
紙用煤

林獻政
書本勳

王不王
通鑑刊

之也仍命充總兵防淮 八月戊申環慶經略使王
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乞用武臣呂頤浩
曰臣少識種諤少而為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
關將非智將軍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
不得坐運惟幄當以冒矢石為事上曰王似未知武
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
范仲淹者豈必親臨矢石何為多藉武帥 己酉移
浙西安撫司於鎮江 壬子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
昉提舉杭州洞霄宮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進權
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珪權同知三省樞密
院事仍許珪級執政班奏事 丙辰奏祠部度牒改
用綾紙做茶鹽鈔法用朱印合同號仍增綾紙工直
錢十緡通舊為百二十緡自治平末年始需度牒渡
江後軍興費廣用度多仰之舊以黃紙印造故偽者
易為至是戶部郎中朱異等以為言始有是命 辛
酉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勳以為國
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
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
癸亥兩浙轉運副使王琮罷仍奪職坐不刊行資
治通鑑板本也始范冲刻是書垂成而去琮至遽罷
之言者劾琮指司馬光為奸人謂通鑑為邪說必欲
毀板恐其流傳故有是命 乙丑權東京留守判官

上悟官
留守權

用兵
營造費財

中臺
所係網

程昌寓自京城還蔡州初杜充既去昌寓以無糧不可
留引所部還蔡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遂
以京畿轉運副使上官悟權京城留守自悟權留守
後命令不復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 丙寅 上謂
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曰用兵費
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 上曰用
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臣留臣正等曰漢武帝外事四裔內侈宮室剝民
之膚極矣及盜賊蜂起乃始封宰相以富民侯顧奚
益哉 太上皇帝以用兵營造為盡財之戒其有
鑒於斯乎然臣嘗竊議之二者為財用之盡雖均
宮室之奉所當深戒師旅之興有出於不得已者
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乃講武於上林聚兵於
廣武豈靳營造而輕於用兵哉蓋應敵之備不得
不然也 太上皇帝在位三紀臺榭苑囿無所營
繕內帑所積甚富及金兵南侵餽餉賞犒之費盡
出於此而民不知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而後知聖慮無一日不在斯民也
甲戌禮部尚書曾楙為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
張守為翰林學士先是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
無故下遷 上曰以其資淺鼎曰中丞臺綱所係豈計
資耶且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時 上每

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鼎為臺諫三月而言四十事 上皆行之

龜鑑曰朝政有關失許士庶以直言利害當講輪從臣而給札或以朕之耳目付臺諫或以不畏強禦責御史趙鼎有言四十事固足以見鼎之盡職而四十已行三十六尤足以見 高宗之善政增言事官置言事簿而聽言之路廣矣

中興聖政卷五

三

增八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

增八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六

增八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

高宗皇帝六

建炎三年閏八月戊寅知平江府孫覲罷以言者論覲嘗建明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也時覲在平江拘催民間崇寧以來青苗積欠民苦其擾 上聞亟下詔除之 乙酉詔諸路復置提舉常平官指揮勿行用殿中侍御史趙鼎疏也 己丑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 參知政事王綯兼御營副使 淮東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劉光世降光世因以為將就統其軍人人皆喜 庚寅起

中興聖政卷六

一

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觀詔書以敵人侵凌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訪羣臣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 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遂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略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

二八五

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據 真宗曰當是時
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
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
之功為幸勝矣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既定
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
區處之今百司庶府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
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
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
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
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
慮八十萬惟以權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
置行宮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 太
后六宮百司以者皆諳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
即更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
費調度以給之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
旅周旋彼此不為宸居至於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
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
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
無財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
率而玉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
事必修誓戮大慙不為退計者必孝弟之實也遣使
乞和廣捐金幣不耻卑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

中興聖政六

四

文也屈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
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
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
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
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
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愛其說合意則喜
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
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才
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
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
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
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
涯將以淑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
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
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
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眾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
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
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有義勇則厚賞死則恤其妻
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
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
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
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

中興聖政六

五

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十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
 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奸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
 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
 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虐吏
 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
 軍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
 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
 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
 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
 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
 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陸

中興書卷六

六

下戴黃屋建帳殿質明葦出房雉尾金璫夾侍兩陛
 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
 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摺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
 入而仗出矣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其四曰大起天
 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稍挫臣嘗言乞於諸路抽
 揀禁軍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練陛下自將
 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則又命福建團
 結鎗仗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興發命兩浙募
 水手并起諸州撥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江東西湖
 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命廣西及辰沅鼎靖
 於見教峒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

根本定

建元宗封

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
 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
 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
 以任使於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
 歸之天命無所復為矣其五曰定根本自古霸王霸
 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
 按南渡六朝之遺跡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
 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臣切謂惟襄荊為勝誠能屯
 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
 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
 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

中興書卷六

七

西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
 易以拱把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
 江廣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與衛陛下提
 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提刃
 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
 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
 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誠能堅忍奮厲坐
 薪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
 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其六曰選
 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為治之道博睦宗
 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圖紹延佑命原其用心蓋

大乞
兵起

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分也今宜於同姓中不間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眾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勦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金人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此其眾則其撲滅火之橫心立異姓之詭謀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一君子進眾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眾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 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者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 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敵人耶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西北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

中興聖政卷六

八

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又曰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廝役况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危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其敢莫其向敵兵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與爭鋒必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眾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覆循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臣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曹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故事宰相坐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杖聲喏而過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 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今乃有身

中興聖政卷六

九

為從官而自陳磨勘乞軍恩轉官不以為耻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任諫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

中興聖教卷六

下

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網紀國家之三事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 真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邦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敵人得以藉口夫金國何憾於我哉皆契丹慕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如所謂前降指揮

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日略與應破指揮則謂不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網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彷彿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朝廷憂勞歎息而未

中興聖教卷六

王

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手此網紀國家之五事也臣夙夜思之得此七策於當世之務雖不能盡亦可見大略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考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不可為者而遂已也今年之春雷電大震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禍實先示象迺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慮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起孰能止之今黏罕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

詔元惡
周曜

胡浩
呂順

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為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為陛下痛惜而傷大

臣之過計也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鋤穰慘於長鍛奮臂威於甲兵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敵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合批穴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以十年為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鞏維之神臯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新

儀物永固皇圖巍然南面稱 宋中興其與惕息退藏蹈危負耻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呂順浩悉其切直罷之 辛卯命尚書右僕射杜充領行營兵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充節度辛金宗守吳江縣陳思恭守福江口王瓊守常州 壬辰監都進奏院周元曜自京太廟奉迎藝祖以下神位九室往臨安元曜言升賜宮掛牌降甘露 上謂輔臣曰元曜前態未革諛諛如此可勿令上殿 己亥詔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詔諸路制置使惟用兵聽從便宜餘悉禁止 庚午從官以下先行是夜大雨 上慮

中興聖政卷六

三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六

上幸浙西 禁衛勞苦焚香禱天詰朝雨霽 壬寅 上幸浙西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繞一舍 上心甚懼至是稍北復歸黃道 上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之於子見其過告戒之及懼而改則益愛之王絢曰今夜必益遠既而果然 劉光世上書言受杜充節制有不可者六 上怒趣令過江且詔毋入光世殿門光世惶恐受命光世以便宜復彬州編管人王德充前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制禦之方識者為之寒心焉 甲辰 上命以金賜其家參知政事王絢言此陳東鄉里 上命以金賜其家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留二十日召帥

中興聖政卷六

三

守監司令預儲蓄以待 上西幸浚方搜攬豪傑為用以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充本司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歡聲雷動 劉豫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國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宋願與之同說悟復斬之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所蝕僅四分未幾復退 上謂呂順浩曰太史所奏日蝕早而分深朕適以油盆觀之食淺而退速順浩曰陛下嚴恭寅畏感格如此 壬子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陷南京 癸丑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

二九一

不許入貢

汪藻得體

減預買

不歸大

焚感退

嘉趙言鼎敢

翰林學士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辰高麗人請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開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大善之以藻為得體 敵攻沂州 己巳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仍俵見錢運實之法 壬申 上謂大臣曰有為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既為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股肱無以過此 草澤天文取靜言太微垣正午推步今歲焚感躔次方在己未應至太微垣 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呂頤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焚感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虛也 甲戌婁宿大合犯長安 殿中侍御史趙鼎為侍御史先是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事論鼎自司諫遺殿中非故事 上亦嘉鼎敢言故有是除 金國樞密院分河間真定府為河北東西路平陽太原府為河東南北路 冬十月丙子朔詔諸路按察官自通判至監司歲具發摘過職吏姓名置籍申尚書省以為殿最即有失按而因事聞者重

發越最殿

應勝天

浙上東

制色收

興請張

宋為不

謹之 丁丑金人犯蔡州 戊寅 上發平江府 癸亥 上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呂頤浩曰陛下邇來聖容清癯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然願以宗廟社稷付托之重少寬聖抱以圖中興 上曰朕嘗夜觀天象見焚感躔次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庚寅 上御舟幸浙東時內侍馮益以藩邸舊恩頗恣與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 紹興六年七月行遣 辛卯 金陷滁州 壬辰 上至越州 戊戌令東南八路提刑司歲收諸色經制錢赴行在 一曰權添酒錢 二曰量添賣糟錢 三曰增添田宅牙稅錢 四曰官負等請給頭子錢 五曰樓店務添三分房錢 其後歲收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上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於此願陛下早為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 金人陷壽春府 修武郎宋汝為奉詔副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使北請和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汝為獨馳入敵壁奉上國書宗弼怒命執之欲加侮辱汝為色不變曰一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

趙令
黃州死

趙理
財四開

金渡
江江人

為不屈遂解縛延之坐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以金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豫汝為曰願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宗弼亦感歎遂留之軍中 庚子金人犯黃州守臣趙令成死之都監王達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為金所殺 辛丑張浚承制以同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趙開兼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推率尚有贏餘而貪猾認以為已私惟不郵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為然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變路舊無酒禁開始推之舊四川酒課歲為錢一百四十萬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 金人自黃州濟江江東宣撫使劉光世以為小盜遣王德拒之于興國軍始知為敵至遂遁於是敵自大冶縣徑趨洪州

大事記曰敵之分道入海也不惟廬州之李會濠州之孫逆和州之李鑄無為軍之李知幾真州之向子志洪州之王子獻臨江之吳將之吉州之楊淵撫州之王仲山袁州之王仲巖建康之杜克越州之李鄴潭州之向子諲荆南之唐毅或降或走而張俊劉光世之兵亦遁矣豈獨江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寧畏敵而不畏

中興聖政卷六

天

義也

癸卯李鄴被旨造明舉甲每副工料之費凡八千緡有奇上召大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生民膏血若棄擲一葉甲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時王綯在側曰陛下愛民如此凡百臣下當體此意

臣留正等曰斂人之財以為殺人之器聖人忍為之哉惟其扞敵禦難使斯民得遂其生所利有大於所斂者此所以行之而不疑也苟輕棄之而扞禦之効罔聞豈聖人之本心哉 太上皇帝以此戒諭諸將孰敢不竭忠買勇以靖國安民為任耶

中興聖政卷六

十七

聖訓一發而愛民馭將之方庶得之嗚呼休哉 詔右諫議大夫富直柔遇事敢諫皆合大體艱難之中賴其獻替可特轉一官報行天下使知朕優賢納諫之意 監察御史沈與求上書論執政過失改為尚書兵部員外郎與求奏臣言苟不當宜默不應得遷 上行其言甲辰擢與求殿中侍御史 盜入宿州通判盛修已守節不屈為所害 十有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 丁未德音釋諸路徒以下囚罷彬州歲貢火筋襄陽漆器象州藤合揚州照子之屬初未行鈔鹽以前兩浙民戶每丁官給鹽一斗今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絀絹

歲輸

自李綱

張浚

金渡人 浙犯

從時價折納謂之丁絹自行鈔法後官不給鹽每丁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輸絹一匹其後物價益貴令民每丁輸絹一文綿一兩軍興丁少遂均科之民甚以為患至是聽五等下戶以其半折帛半納見錢於是歲為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四萬緡 宋齊愈追復通直郎仍與一子恩澤李綱累經恩故特許自便綱行至瓊州而還 戊申宗弼犯和州 宗弼即兀朮也 己酉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增印錢引一百萬緡以助軍食其後八年間累增二千五百萬緡浚又置錢引務於秦州以佐邊用 敵陷無為軍庚戌又攻采石渡

知太平州郭倬屢敗之敵遂趨馬家渡 壬子隆祐太后退保虔州 丁巳敵陷六合縣又陷臨江軍又犯洪州 庚申敵陷真州 辛酉 隆祐皇太后至吉州 壬戌金兵自馬家渡濟江攻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大事記曰方其幸維揚也使經理兩河之計行則敵豈能越三關四鎮而擣淮及其渡江也使防淮之議不格則敵豈能越大江重湖而攻我哉朝廷棄三路如棄土梗棄兩淮如棄敵使敵入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不戰而敗不守而陷二百年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可勝惜哉

定議

癸亥敵犯太平州 甲子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悉所儲之資盡裝海船之江陰 丁卯金人攻吉州知州楊州棄城去 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爭米市敵遣兵追御舟 太后乃自萬安捨舟而陸遂幸虔州 敵分兵犯撫州又犯袁州 金人寇六安軍又陷建平縣 杜充引親兵三千自江而北 己巳上發越州次錢清腰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 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瓚擁兵南遁全國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 上曰如何頤浩奏令若車駕乘海舟以避難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江浙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 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庚午 上遽回鑾呂頤浩晚朝奏事 上曰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

張璪進論曰兀朮之下江南也朝廷豈不知其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得以為利乎此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也兀朮有知豈肯致身於此邪若御駕親征諸路進討兀朮之頭必獻于闕下矣而復望風之際車駕泛海朝廷自散為敵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

楊又屈
不邦被

者二也

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侍御史趙鼎試御史
中丞時密院惟張守獨負乃命宗尹兼權樞密院事
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宣
撫使總兵守平江府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為兩
浙宣撫副使與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並守越州
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從 上行以俊為浙東制置
使 辛未金人陷建康初戶部尚書李杲與守臣陳
邦光具降狀遣人即十里亭投之宗弼喜曰金陵不
煩攻擊大事成矣宗弼入建康邦光率官屬出門迎
拜通判府事楊邦乂大書其衣曰寧作趙氏鬼不為

中興聖政卷六

干

他邦臣既見邦乂不拜宗弼不能屈翌日遣人就邦
乂以舊官許之邦乂以首觸堦求死金將張太師者
止之邦乂又遺書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
幸速殺我 癸酉晚 上發越州 金人犯建昌軍
兵馬監押蔡延世擊却之 甲戌通判建康府楊邦
乂為金兵所殺前一日敵將張太師與李杲陳邦光
燕樂方作召邦乂立堂下邦乂見杲杲光叱之有劉
團練者取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毋多言欲死
趣書死字示我乃信邦乂奮前奪吏筆書字曰死敵
相顧動色然未敢害是日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
憤遂望大罵曰若此人而圖中土天寧久假汝行口

張用璘
吳吳浚

威方

上海

口口口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擊殺之剖腹取其心初

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賜田二頃後謚忠襄 是月

張浚至秦州才數日即出行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

言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之才於浚玠亦

素負材略求自試浚與語大悅擢為統制又使其弟

進武副尉璘掌帳前親兵 十有二月戊寅知鎮江

府兼浙西安撫使胡唐老為軍賊威方所殺 已卯

上次明州 辛巳金人陷廣德軍 壬午金人犯安

吉縣 癸未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杜嶺歎曰南朝

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遠度哉 乙

酉宗弼犯臨安府錢塘令朱蹕率民兵逆戰傷甚猶

叱左右負已擊敵守臣浙西同安撫使康允之棄城

遁保赭山時劉誨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

守 己丑 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

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敵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

以免禍矣 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 詔行在諸

軍支雪寒錢自是遂為故事 金人陷臨安府有唱

言權府事劉誨欲以城降敵者軍民因殺誨是晚城

陷錢塘令朱蹕在天竺山亦遇害 癸巳 上至昌

國縣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

引衆趨行在而路不通是日范宗尹聞臨安陷復還

見 上于舟中 乙未金人屠洪州 丙申浙西制

優客
忠僕

置使韓世忠知敵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 丁酉 上謂輔臣曰昨者從官同詣都堂鄭望之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楫者所論未為通方王絢曰自崇寧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此者會議都堂更相詰難各盡所見無所顧避臣不意數十年後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讜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廷之福也於是望之奉祠而去

臣留正等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當世名臣慶歷間同立于朝協恭和衷佐佑王室至於議論之際則各相可否不為苟同行欲罪滕宗諒仲淹則爭之仲淹請備邊弼則以謂契丹必不至尹洙

中興聖政卷六

三

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則是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洙非固相違也各極所見歸於憂國愛民之心而已 仁宗皆倚之為治不以其異同而有去留焉蓋天下之事安危成敗藏於幾微之間豈一人之智所能盡惟議論往來可否相濟而後歸於至當故事無遺策自熙豐間大臣惡人異已有立異論者必力排而去之厥後士夫皆為身謀無敢持異議於其間直臣賢士雖有忠謀讜論弗克上聞此風一行歷數十年不能變馴致靖康之禍皆人臣尚同之罪也豈朝廷之福哉鄭望之之異論是宜 太上皇帝包容而不之

唐擊不中 死曾敵

趙立 州入蔡

罪也 聖訓嘗云 朕仰惟 仁宗皇帝當時立政用人之事當置之左右朝夕以為法於斯見之 戊戌金人陷越州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鄴遣兵邀擊於浙江三捷既而寡眾不敵鄴乃遣人賫書投拜敵引兵入城以其將琶八為守親事官唐琦袖石擊琶八不中琶八詰之曰欲碎爾首死焉趙氏鬼耳琶八曰汝殺我奚益何不率眾救汝主琦曰在是惟汝為尊故欲殺汝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顧鄴曰汝享國厚恩今若此安得為人 也聲色俱厲琶八殺之新通判温州曾志不屈敵執志併其家殺之 己亥知平江府湯東野奏杜充

中興聖政卷六

三

自真州至天長軍與劉位趙立會合先是立知徐州朝廷聞金人入寇詔諸路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將兵禁兵民兵納三萬人南歸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召宣撫使杜充以楚州關守命立率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充之命兼程至龜山時金左監軍昌圖楚州急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敵遇其下以山陽不可往勸立歸彭城立奮怒嚼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不可乃令諸軍曰回顧者斬於是率眾先登自旦至暮且戰且行出沒敵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數千人入城立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軍士皆愁

之明
捷州

而後拔其矢 庚子 上發昌國縣 癸卯浙東制
置使張俊與金人戰于明州敗之先是敵遣兵追襲
乘輿至城下後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
用卬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
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
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傍遂大破之殺數千人
龜鑑曰明州之戰敵自高橋攻西門併兵並進勢
亦亟矣張俊忠義奮發於下令軍中之時始則
清野閉關以拒其來終則開門迎敵以挫其銳中
興戰功自明州一捷始敵自入中國以來未有一
人敢嬰其鋒至此而軍勢稍張矣

中興聖政卷六

三

妻宿將數萬眾圍陝府守將李彥仙以死拒之且
告急於張浚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七

岳飛
時譽
翁然

賞明
州戰
功
大雷
雨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七

高宗皇帝七

建炎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乙巳日
午西風忽起敵乘之攻明州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
臣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敵奔北墮
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夜敵拔寨去 丙午早御
舟以章安鎮 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自明州還行在
遂與從官同對于舟中 庚戌金人再攻明州 丙
辰江淮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自廣德軍移屯宜興
縣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
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賴以免故時譽翁然

中興聖政卷七

一

歸之 丁巳妻宿陷陝府守臣李彥仙死之彥仙守
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通守職官縣
令將佐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戊午張俊
全軍立功人並遷七官賞明州之捷也 金兵再攻
餘姚縣 己未金兵破明州 夜大雷雨翌日 上
謂大臣曰昨雷聲頗厲於占為君弱臣強四裔兵不
制所致朕當與卿等修德以應天 壬戌晚雷雨又
作上謂大臣曰此與前占無異惟頻發者應速耳
癸亥泊青澳門甲子泊温州港口 丙寅移次温州
之館頭先是金人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攻昌國
縣欲襲御舟至研頭風雨大作提領海船張公裕引

二九七

度換
牒給

帥論汪
罪將藻

大舶擊散之敵乃去 丁卯金人攻潭州 戊辰權
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提舉亳州明道宮權同知劉
珪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巳尚書戶部侍郎葉份請
令僧道換給已書填黃紙度牒每道輸紙墨錢十千
從之 初趙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金左
監軍昌親帥數萬人圍城相持四十餘日敵不能入
而城中薪糧日竭 辛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
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依然未
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不得其術也如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玘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
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

中興聖政卷七 二

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與臺廝養皆得以
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口伍反少平時飛
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口甚於敵人陛下不
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
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
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
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
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
九江而以王玘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
八九月間已歸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
為逃遁之計洎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玘卒不為用

法建更
蓋禍

光世亦依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紹朝夕飲宴賊
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敵侵兩浙乘輿震
驚者韓世忠王玘使之也失豫章 太母播越六宮
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 國家罪惡
如此而後自明引軍至溫道路一空居民皆逃奔山
谷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
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
女張燈高會君父在難而不恤也玘自信入關所過
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
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
王玘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玘不救此不可赦當先
斬玘以今天下其他以次重行敗降使以功贖過臣
愚以為敵退之後正大明賞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
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
節制稍稍以法裁之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
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
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
之 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
少積壓客鈔望權以福建鹽通商仍稍還買鹽本錢
即本路官搬官賣兩不相妨從之福建路歲產鹽一
千一百萬斤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
歲以三分為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給鈔受鹽

中興聖政卷七 三

皆四
失京

溫駐
州驛

廣給
鹽闕

作鍾
亂相

降杜
金充

一分歸漕司許自賣鹽以辦歲計時商販官擬二法
 並行靖康徽擾商販殆絕故官悉自鬻歲入課錢四
 十萬緒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奸民乘之盜販者甚眾
 二月乙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駐蹕 大中大夫
 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吉州居住李回復端明學
 士權同知 金人取潭州 丙子敵自明州引兵還
 臨安丙戌金人自臨安退兵 丁亥金人取京師權
 留守上官悟及副留守趙倫出奔悟至唐州為董平
 所殺自是四京皆陷沒矣 庚寅 上入温州駐蹕
 州治 辛卯金人取秀州權州事鄧根留本州兵馬
 都監趙士醫乘城拒敵城陷士醫為流矢所中而死
 甲午尚書省言淮鹽道路不通商人皆自京師持
 鈔引至兩浙請鹽故溫台州積下引鈔至多有至二
 三年者乞令行在推貨務換給新鈔赴闕廣算請每
 袋貼納通貨錢三十從之 鼎州人鍾相作亂自稱
 楚王改元天載自是十九縣皆為盜區 乙未尚書
 右僕射兼江淮宣撫使杜充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充自真州而北宗弼遣人說充許以
 中原地封之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金 丙申宣撫
 制置使張浚聞 上親征亟治兵自秦州入衛留參
 議軍事劉子羽掌留司事 敵遊騎至平江同知樞
 密院事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挈家潛遁以府印

中興聖鑒七

四

兼用
才德

彭店
之原

付統制官郭仲威丁酉金人大集城下望及仲威皆
 遁 戊戌宗弼入平江敵之在湖南者是日亦渡江
 趙石首縣而去 己亥鍾相犯桃源縣知縣事錢景
 出戰為所殺 庚子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汾言駕
 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漕計極難得人聞
 有之又素行不修 上曰有德者率博直或不能辦
 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為發運
 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使在侍從之列若藉其
 才任於外亦何不可
 臣留正等曰世不能無小人固也因其小人而遂
 絕之使不容於世可乎至治之時君子小人各安
 其分在易之泰其至治之時歟君子道長而居於
 內小人道消而居於外是之謂各安其分且君子
 小人之別安在哉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
 小人才有所用則豈在所絕哉使之居外則足以
 效其所長而不至於害吾之治此 太上皇帝所
 以不棄揚祖也生乎斯時者尚安有不遇之歎
 辛丑鍾相陷澧州守臣黃琮等十餘人皆為所殺
 澧陽縣丞葉奮戰死 三月癸卯朔宗弼去平江府
 甲辰初晝宿旣陷陝遂與其副撒離喝長驅入關
 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聞敵至遣涇原路馬步
 軍副總管吳玠及統制官張忠孚李彥琪將所部拒

中興聖鑒七

五

吳玠
秦鳳

大食
不來受貢

之于彭原店端自擁大兵屯于邠州之宜祿以為聲援敵乘高而陣妻宿引兵來犯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敵人因目為啼哭郎君既而敵師復振官軍敗端退屯涇州敵亦引去端劾玠違節降中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宣撫處置使張浚素奇玠尋擢玠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及是玠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効死無復潰散者矣 丁酉張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熙州詔津遣赴行在右正言呂祉言所獻真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琥珀子玻璃非服食器用之物不當受 上諭大臣曰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得受仍加賜遣之

龜鑑曰寶器異物即命碎之內府珠玉即命投之螺鈿什物悉皆銷毀帷帶文繡一切屏去銷金鋪翠則有禁龜筒玳瑁則有禁真珠文犀則有禁廣州貢珠則罷交趾獻羽則罷川蜀錦繡則又罷且作損齋以自誓而 上謂宰相曰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吾君之儉何如也時浚率步騎數萬人入衛至房州遇德音知敵騎退

中興聖政卷七

六

奉養
太后

竄林
熙杞呂

金山
之徒

乃還 壬子金人入常州 甲寅先是上諭呂頤浩曰朕初不識 隆祐皇太后自建炎初迎奉至南京方始識之愛朕不啻己出宮中奉養及一年半朕之衣服飲食必親調製今朕父母兄弟皆在遠方尊長中惟 皇太后不惟相別數千里外加之胡騎衝突又兵民不相得縱火交兵五六日乃定復爾驚擾當早遣大臣領兵迎奉以稱朕朝夕慕念之意 林杞除名連州編管坐提點福建刑獄日與呂熙共殺張政也熙配惠州牢城詹標初手執傳及是亦坐獄辭不伏而死 丁巳金人至鎮江府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屯山寺以邀之降其將鐵爪鷹李選選者江淮宣撫司潰卒也宗弼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臣石臯報之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此現我虛實仍遣偏將蘇德將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者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即宗弼也既而戰數十合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在行間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 己未 上御舟復還浙西辛酉 上御舟發温州晚朝執政登舟奏事 上曰張

中興聖政卷七

七

張浚
措置
有條

褒元
祐忠
賢

羅幸
議

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為人用士持心向公張俊辛
永宗皆言陝西將帥往往伏浚謀略呂頤浩曰陛下
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王綯曰張守嘗語臣浚好
謀有大志嘗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今果能行
所言真不易得 上復言浚用孫握代辛興宗按王
擇仁等罪稱善者久之 壬戌御舟次章安鎮 故
朝請郎張耒贈右文殿修撰故朝散郎晁補之朝奉
郎黃庭堅宣德郎秦觀皆贈直龍圖閣又詔故右司
諫江公望監察御史常安民各官子孫二人時方褒
錄元祐忠賢以耒等四人為黨籍餘官之首而參知
政事范宗尹言公望安民論事勁切故首及之 乙
丑 上次台州松門寨宰執奏事呂頤浩因言此行
未審且駐會稽為復須到浙右 上曰須由蘇杭往
湖州或如卿所奏往宣州頤浩又曰將來且在浙右
為當謀入蜀 上曰朕倚雍之強資蜀之富固善但
張浚奏漢中只可備萬人糧恐太少頤浩曰若第
攜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為盜區皆非
國家之有矣 上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推貨鹽錢
以贍軍費運江浙荆湖之粟以為軍食王綯曰議者
多言入蜀便殊不知自秦用張儀至 本朝遣王繼
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舉則亦未可謂之
便也范宗尹曰臣謂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

中興聖政卷七

八

韓世忠
忠敵
全山

趙鼎
請公
安幸

事也元帥盡建此議無以思歸他人宗維乃令希尹
馳白金主晟晟許之 夏四月甲戌 上御舟至明
州之城外 御史中丞趙鼎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
取中原之勢荆襄左顧川陝右視湖湘而下瞰京洛
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關而屯重兵於襄
陽以為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
無出此願詔張浚未可長驅深入姑令五路各守其
地犄角相援可也 乙亥 上發明州 癸未 上
次越州駐蹕州治 初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宗弼
相持于黃天蕩而李董太一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
績力不能支許還屯京口績不為動敵乃趨真州時
太一軍于北宗弼軍于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
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鈎以投
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
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
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
縱飲示之宗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
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服明主足
相全也呂頤浩聞敵窮蹙乃請 上幸浙西且下詔
親征以為先聲而亟出銳兵策應世忠庶幾必擒兀
朮參知政事王綯亦言宜遣兵與世忠夾擊 上納
之 甲申下詔親征 乙酉御史中丞趙鼎為翰林

中興聖政卷七

九

三省院 奏事 金世 忠

不同朕當眷遇始終不替是夕遂召汪藻草制略曰
占吏負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
詔則慮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遂罷
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時王
綸與順浩論頗同乃累章丐免於是范宗尹攝行相
事遂留會稽無復進居上流之意矣 詔三省樞密
院同班奏事 是日韓世忠及宗弼再戰于江中敗
績宗弼既為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
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
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
之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

中興集卷七

十

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先
是宗弼在鎮江世忠以海舟扼于江中乘風使蓬往
來如飛宗弼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揭
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其僑居建
康教敵人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摧槳
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
火箭射其篷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
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敵以
火箭射其篷蓬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
與墮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蔽江而下敵輕舟襲
追之統制官孫世詢嚴永吉皆力戰而死世忠與餘

不乞名 許空教

銷明 弼黨

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兵宗弼乃得絕江
遁去

大事記曰張俊以孤軍敢與敵戰而有明州城下
之捷陳思恭邀擊於吳縣而有太湖之捷牛鼻邀
擊於荆南而有寶豐之捷岳飛邀擊於荆南而有
靜安之捷而韓世忠捷於鎮江敵勢尤為窮蹙雖
海舟無風天時未順而順浩固請幸浙西下詔親
征兵勢稍張而敵自是不敢復過江矣

丁酉御筆趙鼎依舊御史中丞鼎即出視事 辛
丑詔比年爵賞失實名器浸輕自今將帥監司毋得
乞空名告教如實有功保奏推賞大臣出使亦如之

中興集卷七

十一

金人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留守司同統制牛鼻
潛軍于寶豐之宋村擊敗之 五月癸卯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 上過明州
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具至台州而守臣晁汝為儲
時豐備論者以為擾民乞行賞罰以示好惡至是進
呈范宗尹曰若黜汝為則口知原宋輝皆當敗矣臣
觀近歲宰相一罷則凡經遷擢者悉皆擯斥目為其
黨不復進用遂分彼此更相憎嫉 上曰朝廷人才
豈有易相一切進退第以簡儉廢汝舟則好惡自明
如汝為輩不必皆黜乃進汝舟一官其實宗尹陰佑
汝為故有此論 甲辰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范宗

范宗
尹議
復藩

金議
劉立
豫決

輪時
政修
記

尹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
江北荆湖諸路盜益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
廷力不能制盜所不能至者則以土豪潰將或攝官
守之皆羈縻而已宗尹以為此皆烏合之眾急之則
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
以漸制乃言於上曰昔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
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
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
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
河南江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
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為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為
盜據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為
之使恩有所歸上決意行之遂以為相宗尹時年
三十三自漢唐及國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
丁未金左副元帥宗維與諸將分往山後草地避暑
先是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雲中言推戴劉豫之
意宗維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豫陽推張孝
純宗維報曰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
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當以孝
純輔爾其議遂決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縣庚
戌詔三省樞密院官輪修時政記以同班奏事故草
舊制也辛亥上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

論法
用人

靜安
之提

赤白
之雲
異氣

沈與
求論
天變

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今乘輿服御悉從簡儉除
一省郎未至甚費苟得其人其利博矣范宗尹曰用
人之法須擇可為執政者方除從官可為從官者方
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材出上曰善統領赤心軍
馬劉晏與戚方戰于宣州死之壬子金人焚建康
府掠人民奪財物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時宗弼屯六
合縣敵之輜重自瓜步口舳舻相銜至六合不絕淮
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敵去以所部邀擊于靜
安勝之夜有赤雲亘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
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愛陛
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略修宗廟陵寢
之祀又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號令出於四方者多
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然其大者度州一朝廷秦州
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為詔矣願修約便宜事件度其
緩急時罷行之防守者國家之大計也願採酌羣臣
之議擇其便宜斷自聖心汲汲行之論相者天子之
職也願以所屬意之臣親製宸翰禱于天地占而用
之仍舉行開寶故事使參知政事得與宰相輪日知
印又論劉光世軍名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功
罪簿等事詔三省以次施行癸丑同簽書樞密院
事張守參知政事御史中丞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兼
權御營副使自黃潛善呂頤浩繼相凡兵政悉隸御

中興聖紀卷七

三

趙鼎
正西
府體

宋昌
祥節
死節

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樞密未置長而同知院事周望在臨安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甲寅金兵取定遠縣節制淮南軍馬間勃為所執至南京欲降之不可敵怒殺之 統制官巨師古與戚方戰于宣州城下方三戰三敗遂引去 乙卯參知政事王綯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始宗弼渡江和州兵馬都監宋昌祚權領州事率軍民固守達敵北歸擊破之昌祚與權通判唐景歷陽令蹇譽司戶徐統歷陽尉邵元通皆死 丁巳宰執擬呈海州東海縣李彥先遣人至行在秋聞登萊積粟頗多欲就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 上

中興聖考卷七

曰登萊諸州自道路榛梗不及今既未能厚加撫恤乃反責其積粟以輸行在於理未安輔臣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

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於民將有以勞之必先有以佚之將有以取之必先有以予之則民不怨澤未決而賦斂先焉豈所謂勞來安定之術哉艱難以來山東道梗 太上皇帝慨然念德澤之不及撫恤之未能其心未嘗不欲固結東民以圖恢復之効而大臣慮不及遠乃欲輸登萊之粟以助軍宜聖意之所不取也

戊午詔復置權尚書六曹侍郎如元祐故事滿二

趙鼎
直置
班復

國子
監別
試

戒用
吏格
冠

年為真補外者除待制未滿除修撰時宰相范宗尹建言自崇寧罷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舍者則正除侍郎起躐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故有是命 初 上在明州諸班直為亂既誅其為首者遂廢其班及還會稽乃命御前親軍統制辛永宗更選兵三百人直殿巖然皆烏合之眾至是趙鼎因奏事言 祖宗於兵政最為留意蓋自藝祖或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為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首緣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咽而廢食今諸路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 祖宗之法廢于陛下之手臣甚惜之 上悟尋復舊制 壬戌詔行在職事官及釐務官子弟並赴國子監別試 癸亥陳桷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桷嘗為尚書郎以學行稱范宗尹奏今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故不留桷行在 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前呂頤浩當國純用掎剋之吏如變賣度牒計置錢物雖有寬恤之名而實皆掎剋也 臣留正等曰甚哉掎剋之吏之為斯民害也蓋其處心積慮惟在於損下益上凡可以取於民者雖剝膚槌髓無所不為而民之咨怨初不皇恤之人也其可加之斯民之上矣

中興聖考卷七

流寓
附試

藩鎮
詔建

詔河南北陝西淮南流寓士人許於所在州附試
每二十人解一人仍召文臣二員委保結除名罪所
保毋得過二人 甲子詔曰周建侯邦四國有藩垣
之助唐分藩鎮北邊無烽火之虞永惟涼眇之資履
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久隔中原蓋因豪傑之徒各
莫方隅之守是用考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荆淮接
于畿甸宜獨植藩籬於江表蓋將崇屏翰於京師欲
隆鎮撫之名為輟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於境
中足食足兵聽專征於閭外詔解直學士阮恭宗禮
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
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分並分為鎮除茶鹽之利國
計所係合歸朝廷置官提舉外他監司並罷上供財
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管内州縣官許辟置知
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除授遇軍興聽從便
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
顯有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始宗尹等議即令世襲
上曰未須爾輔臣奏江北殘破若不許世襲恐不能
死守 上曰便令世襲恐太重俟其保守無虞然後
許之宗尹曰當如聖訓臣等慮所不及

中興聖政卷七

天

潭范汝為據建州楊公據重湖曹成李宏在湖南
江西之間鄧慶襲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而內郡
之民皆盜矣
同知樞密院淮南兩浙宣撫使周望以脫身先遁
致失蘇杭降秘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 乙丑知楚
州兼管内安撫使趙立為楚泗州連水軍鎮撫使兼
知楚州時宗弼自六合歸屯於楚州之九里徑欲斷
立糧道立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葛進
等賈書誘立令供賦稅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己而又
遣沂州舉人劉德持旗榜招立具言金人大軍且至
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戮德大呼曰公非吾故
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為國豈問故人耶趣令纏以油
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忠義之聲傾天
下遠邇向風下之 戊辰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
及諸州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並罷 己巳布衣程
康國上書論分鎮十事其一言四隣有警即令應援
上謂大臣曰此意雖出於布衣若朝廷行之人豈知
其為布衣之言張守曰使人知其出於布衣之言乃
朝廷美事也遂批旨行下 庚午初張浚之入蜀也
朝議大夫王庶以失守得罪即前途迎見之浚以為
參議官與偕行庶俄以母喪去至是桑仲頗窺興元
而上行未至浚度諸將無可用乃起庶故官知興元

中興聖政卷七

天

張浚
王庶

布衣
言獻

趙立
忠義
之聲

趙立
斬葛
進劉

集議

合江

罷歸

復給

改軍

重修

府兼利路安撫使 劉超據荆南府分眾犯峽州兵
馬鈴轄渠成與戰為所殺超遣彭筠犯復州欲取鼎
澧以窺湖南二廣 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三衛
諸軍統制並赴都堂集議駐蹕事宜有未盡者許實
封以聞 癸酉合江南兩路轉運為一司 衡州居
位周望再責昭化節度副使連州安置望竟卒于
貶所 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
使議者以為宰相之職無所不統 本朝沿五代之
制政事分為兩府兵權付以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
是政出於三也望罷御營司以兵權歸之密院而宰
相兼知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於用罷御
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密院為機速房焉自慶
歷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蓋自此始
監察御史萬格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始除檢
詳官也 乙亥詔六品以上官及初改京官並給告
陞朝官以上給勅初授官人給綾紙自渡江惟侍臣
給告至是漸復之 丁丑戚方犯安吉縣詔浙西江
東制置使張俊往捕之仍命統制官岳飛聽俊節制
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為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為神
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 庚辰命宰相范宗尹
提舉詳定重修敕令參知政事張守同提舉先是有
詔以嘉祐政和敕令格式對修成書至是始設官置

重修

揚公

范宗尹

論

趙敵

論貴

局命大理寺及見在敕局官就兼詳定刑定等官仍
召人言編敕利害踰年乃成 鍾相之敗其黨楊華
揚太等聚眾於龍陽太年幼楚人謂幼為公故以公
目之 和州進士龔楫率民丁襲敵于新塘為所殺
敵之得歷陽也有士人蔣子春者平日教授鄉里敵
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為所殺
辛巳用宰相范宗尹請申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
賞皆釐正之自越州駐蹕以來已收使人令吏部拘
收付身毀抹 右正言吳表臣論近臣不以縣令為
重故為令者政多苟簡而民受其弊改擇可用之人
必先使為縣令觀其才誠可用則必有善政以惠斯
民縱或不能亦必強勉為善 期他日之獲用矣夫
天下者積諸縣而為之者也縣令皆得其人天下豈
有不治輔臣進呈 上曰 祖宗謹守資格必兩任
縣令以至守俸然後內為郎外為監司又擇其賢者
然後為侍從范宗尹曰大凡進用不必甚驟久於其
職然後究知利病而奔競之風息 楚州鎮撫使趙
立引兵攻金人孫村浦寨不克而還 壬午執政奏
以潘良貴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 上曰良貴頃
為諫官與表植皆勸朕誅殺 祖宗以來未嘗戮近
臣故好生之德信于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
諍之職尤不可以此導人主 乙酉詔皇兄忠州防

立王奉祀

汪治集

呂順等

張俊

高安

水軍

禦使安時權主奉益王祭祀自 仁宗以來諸王後
各以一人襲封至渡江始廢 權直學士院汪藻言
今欲郵民莫大於去貪殘之吏 祖宗時吏犯職者
無大小皆棄市故人重犯法官曹為清今縱未能舉
祖宗之典姑擇其一二者真決黜配以戒其餘仍
令臺諫官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姦賊
與之同罪不得以自守原免而郡守監司於部內有
職吏不聞朝廷而為他人所劾者罪亦如之庶幾斯
民漸被實惠疏奏詔坐條申明行下其後卒施行如
藻請 丙戌呂順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
州劉光世為兩浙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朱勝非
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戊子詔遣使撫諭
邵青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
鄉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方討之會統制官岳飛
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馬
六百匹所獻金玉珠珍不可計詔遷方武翼大夫以
其軍六千人隸王燁軍俊因以方為裨將時人為之
語曰要高官受招安 己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
獲敵人并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
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他日叛亡恐為敵人鄉道上
曰此皆吾民也不幸失於敵人驅質而來豈其得已
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留一二人豈能遽叛 上

貨魔

論守格

謹守

置院幹

繼先王

以為然 辛卯大理寺奏魔賊王宗石等狀 上
曰此等愚民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間二十
萬人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於
越州市其餘皆釋之 壬辰侍御史沈與求言今日
矯枉太過盡循資格賢愚同 輔臣進呈范宗尹曰
苟有豪傑之士自可不次擢用若未得其人不得不
謹守資格 上曰使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擢為輔
相可也前古固多但本朝未有耳今士大夫並進若
未能考詳其實不若姑守資格 中書門下奏行在
仰食者眾倉廩不豐請委諸路漕臣及秋成和糴詔
廣東糴十五萬斛並儲之漳泉福州浙西以銀十萬
兩錢十萬緡糴之儲於華亭縣浙東以銀十萬兩糴
儲於越温台州應屬郡非茶鹽及朝廷寄捲錢皆許
為糴本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擅取及所在州擅取
之者皆從軍法 置樞密院幹辦官四員 初和安
大夫致仕王繼先以尊恩特換武功大夫落致仕給
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伎術雜流而易前班則自此
轉行更無拘礙深恐將帥解體 上覽奏諭輔臣曰
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實有奇效可
特令書讀直柔再奏外議謂醫官用藥有功自當於
本色官遷之武功大夫昔之皇城使也惟有戰功歷
邊任負材武者乃遷無是三者雖入仕日久不以輕

論安學 王石史

授伏望陛下思名器不可假人之意特加愛惜以塞亂源是日進呈 上曰繼先初未嘗有請出自朕意直柔能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議遂寢

史臣曰以一人臨天下其勢常信不以一己之私勝天下之公則其義當屈聖人不恃其信者而嘗畏其當屈者此所以立於無過之地也

丁酉郭仲威犯鎮江詔統制官岳飛以所部擊之已亥朝散郎江躋為監察御史躋入見論天變事甚悉 上以其有史學他日謂大臣曰今士大夫知

史學者幾人此皆王安石以經義設科之弊范宗尹曰安石學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說敷衍枝蔓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鮮不為誤者上深以為然

中興聖政卷七

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之七

進仁訓 皇朝聖典 書

金立 齊豫 劉

比較 上貢

張俊 飛

罷便 宜旨 揮

世稟 朝旨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七 皇朝聖典 書

高宗皇帝八

編年類 藏書

建炎四年秋七月癸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依宣撫處置使司例合隨宜措置事並從便宜詔除臨陣出奇或事干機會許施行外餘並稟朝旨 詔諸州守臣自軍興以來得便宜旨揮者並罷 甲辰命劉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諸軍權聽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旨揮許之 丁巳申命元祐黨人子孫經所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 庚申昌州團練使岳飛為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用張俊薦也 丁卯戶部請歲終以諸路上供錢斛比較最多最少

中興聖政卷八

一

處中乞賞罰庶使官吏有勤惰之戒從之 金主晟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禮部侍郎韓昉冊命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諸州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冊文略曰咨爾劉豫素懷濟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昉有文學仕遠為知制誥金主因而用之凡大詔令多昉所草也 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 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寓衢州乞給札令冲投進從

之 詔迪功郎王銍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 祖宗
兵制其後書成 上覽之稱善命銍改京官賜名樞
庭備檢 八月辛未朔禮部尚書謝克家參知政事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嘗因公事移牒六曹言者
以為今國勢浸弱藩方大臣所宜尊獎王室若帶儀
同三司可牒六曹則亦可以關三省樞密院矣光世
非敢凌蔑特不知事體詔以章示光世 戶部侍郎
季陵轉對上疏曰臣聞宣王承板蕩之後任賢使能
周室中興焉夫賢以德稱能以才稱賢者必有才故
任之勿疑能者不必有德願所使如何耳自古以為
才難使人不當求備紀其功忘其過取所長棄所短
安得乏才之歎乎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有愧於古
論事之人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杖拭
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矣自崇觀以
來黨助巨姦交結非類各由詭道以養寵榮坐此當
責者不知其幾何人也陛下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
雖皆赦而不誅然弄筆墨者至今未容貸文致其罪
當得惡名雖知其才誰敢引薦當今多難之時朝廷
緩急無可使者獨不聞舉魏尚於獄中卒能却匈奴
起張敞於亡命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自古有之臣
願陛下明詔宰執於罪戾之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
勿因一貴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許以自効

中興聖政卷八

二

堂關
運吏

命進
故事

書郭
子儀
傳賜
諸將

贈常
安民
江官
望官

非誤國者勿復再言使人人皆得自新誓死圖報同
心協濟以成中興之業天下幸甚疏奏後二日范宗
尹進呈詔榜朝堂 壬申詔自今堂除窠闕內不載
去處並令吏部差注又詔除知州軍及舊格堂除通
判外一切撥還吏部 甲戌詔日輪侍從官一負具
前代及 本期事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用參知政
事謝克家請也既而恭宗禮言若今從官一例獻其
所聞既非舊典且有越職之嫌乃命學士與兩省官
如前詔 丁丑起復神武左軍統制韓世忠遷檢校
少師易鎮武成感德始錄守江之勞也翌日 上諭
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朕方手寫郭子儀傳欲付卿
等呼諸將讀示之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檢校
少保寧武昭慶軍節使錄扈蹕及平盜之勞也 詔
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加贈諫議大夫
各官其家二人召安民子奉議郎同赴行在既至以
同知大宗正丞 戊寅侍御史沈與求右諫議大夫
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季陵轉對乞收用近年廢黜
之人其言非是不當榜朝堂 上怒命撤之范宗尹
請坐三章行出 上曰 祖宗以來凡朝廷政事不
當未出則給合封駁既行則臺諫論列一體相成判
而為二則非矣宗尹曰臣等惟是之從何敢固執然
議者謂陵所言蓋宗尹風旨也 庚辰 隆祐皇太

中興聖政卷八

三

沈與求
李罷陵

張浚
取永興軍

后至自虔州 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 辛巳侍御史沈與求尚書戶部侍郎李陵並罷先是與求嘗言宰相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 上意方向宗尹不以為然會與求再上疏劾李陵言其承望宰執風旨有變朱成黑指鹿為馬之語宗尹乃求去 上遣中使押入衙批陵降三官奉祠與求與合入差遣參知政事張守謝克家留御批不下後二日宗尹入對極論大臣事君不當懷祿耽寵使人主疑之而防其為姦事功決不可立 上宣諭再三宗尹却立不進守力請宗尹同奏事宗尹不得已而前進呈已卯御批請陵以

中興聖政卷八

本官奉祠而與求除職出守 上許之乃詔陵身為侍從疑誤朝廷欲收姦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戶部侍郎提舉亳州明道宮與求乞顯黜獻言者其論為當至云指鹿為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乃復視事 癸未宣撫處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行也 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宗弼皆在淮東約秋高入寇浚聞宗弼躊躇淮上度敵必再取東南議出師分撓其勢士大夫多以為不可通判敘州王賞獻養威持重二策浚弗用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曲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

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議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吾據嵯峨之險守關輔之地兵即大至決不容爭此土浚皆不聽參議軍事劉子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填禁軍為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盡合及財用不足以供軍今張公之來兵已合用已

中興聖政卷八

五

足婁宿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失今不擊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萬一輕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入寇因糧於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為客而彼常為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按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是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端言復命先是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端謂玠前軍既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已浚積前疑卒用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宮觀再責海

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諸州
羈管陝西倚端為重及貶軍情頗不悅浚遂決策治
兵移檄河東左副元帥宗維問罪乃以玠權永興軍
路經略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
丙戌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乞蠲 太母所過秋
稅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稅若復蠲放恐州郡經費有
闕必致橫斂 上愀然曰常賦外科斂及賊吏害民
最宜留意 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賊吏死徒未嘗
末減自令官吏犯賊雖未欲誅戮若脊流配不可貸
也

臣留止等曰設官吏以牧民志不在民而貪黷是

中興聖政卷八

六

聞民之賊也 藝祖皇帝懲五季之弊凡賊吏一
切棄市 藝祖豈好刑人哉誠以不如是則不足
以行仁政於天下者也而况艱難以來生民之困
極矣撫摩涵養民猶或病而貪黷之吏乃敢剝刻
以肆其無厭之求如之何民不窮且益乎故 太
上皇帝惻然念常賦之不可免而欲不貸賊吏之
罪聖上斷然舉而行之懲一而百懼其真得 藝
祖太上皇之心歟

丁亥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領徐州觀察使是時
張榮在鹽城縣舉亂鳴張立親擊破之併是糧食將
經營京東行次寶應縣承州報敵復聚兵揚州立遂

敵州

命岳楚州

廢州務

不戚里

范亂為

忠義碑

世劉不

歸而完顏昌已傳城下立慨然曰敵終不去惟有竭
節守死此州而已妻出兵破敵敵圍之 己丑詔通

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救楚州時揚承二鎮已陷楚

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神

武右軍都統制張浚往救之後曰立孤壘危在旦夕

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見 上曰江

東新造全籍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

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與立腹背掩擊仍令

劉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機 庚寅自分權貨務場

於臨安而商人不復至行在詔廢越州務場 辛卯

中興聖政卷八

七

交結為諫官吳表臣所論上曰朕於戚里未嘗私以
恩澤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張婕妤兄弟皆小官卿
等所知盧益觀望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癸巳建州
民范汝為作亂守臣韓珉遣州兵出戰為所敗乃命
本路安撫使程邁會兵討之 甲午中散大夫韓瑛
為其父忠彥請謚 上曰呂頤浩嘗奏崇寧黨碑視
其姓名皆賢士大夫真可惜也 上篆其神道曰世
濟厚德之碑謚文定 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畏金
人之鋒不能揚楚但遣統制官王德慶瓊將輕兵
以出是日渡江與敵游兵遇擊之 九月乙巳詔劉
光世岳飛趙立王林犄角逼逐敵兵渡淮時完顏昌

趙敵立

劉豫

論堂

許越

罷兩

趙敵立

圍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

曰我鎮撫也首領驍敵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

背立手奮二槍敵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

五十餘騎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

戰邀戰立以三騎應之敵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

以出敵益攻之 戊申劉豫僭位于北京初軍民間

豫至殺金人閉門以拒豫豫擊而降之遂即皇帝位

國號大齊大赦偽境赦文略曰朕風猷寡陋家世側

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是樂今為晚節豈軒冕之為

心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惡德既立復還東

平 癸丑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立自京黼

用事有詣堂而求吏部闕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

奪予之甚至部有佳闕密獻之以自效為寒遠患踰

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闕者並

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 甲寅言者論近州縣之吏

賦貪頗眾欲望應官負犯入已賦許人越訴其監司

守令不即按治並行黜責庶使舉刺之官不敢坐視

賊吏既去民皆樂生從之 乙卯罷中書門下省檢

正官 丙辰復增左右司郎官為四員 金左監軍

昌犯楚州守臣楚泗州連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

一日昌大進攻具臨城翌日填壕將進立率士卒禦

之忽報敵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

却韓

新廢

臺諫

富平

詭計且令此輩匹馬隻輪不返上城之未半敵飛

砲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滅敵

矣令舉致三聖廟中聲音疾病祈禱使敵不悟言終

而絕 己未 上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

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

用之卿可自留以為戰備 辛酉承州天長軍兵馬

鈐轄主管鎮撫司公事王林知承州代薛慶也廢天

長軍為縣隸揚州盱眙軍為縣隸泗州自是諸鎮撫

使稍因事併廢矣 壬戌御史中丞富直柔請罷新

除右司員外郎侯延慶而用直龍圖閣蘇遲為都司

范宗尹曰都司宰屬如大藩帥臣猶得自辟置屬官

蓋資贊畫之益遲雖名德之後然不可任都司 上

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為某官趙鼎

曰惟可論薦臺屬張守曰亦須得旨乃可薦 上曰

然 癸亥宣撫處置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

戰于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

知其非而口不敢言 上亦以敵萃兵淮上命浚出

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時權永興軍路經略

使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復鄜延諸

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秦鳳經略使孫渥涇

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兵四十萬人馬七

萬以錫為統帥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維

楚敵
州拔

光諭趙
世劉鼎

聞之急調宗弼自京西入關與婁宿會官軍行至耀
州富平金人已屯下邽縣相去八十里而婁宿方
在綏德軍眾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
書凡數往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浚以婁宿為怯
曰吾破敵必矣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
利將何以戰宜徒據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禦之
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
地守之以待其弊諸將皆曰我師數倍於敵又前阻
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將戰命立故將曲端
旗以懼敵婁宿曰彼給我也敵遂薄我軍騎身先率
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未分敵更薄環慶軍他路
軍無與援者會哲擅離所部將士望見塵起驚遁軍
遂大潰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資不可計 丙寅賜
劉光世銀帛二萬匹而為浚江賞軍之費先是有言
光世將提兵過江而幕客沮之簽書樞密院事趙鼎
以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公久在幕府必能裨贊聰明
共享富貴固不可輕舉妄動重貽朝廷之憂亦安忍
坐視不救滋長敵勢留無窮之患 上問之曰諭諸
將當如此 戊辰金左監軍昌急攻楚州拔之趙立
家屬先死于徐以單騎入楚得女子習書者使讀軍
中書記城陷遂沒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其忠義蓋出
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與士卒同甘

中興聖政卷八

十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八

許比趙
張立

哲斬張
趙浚

苦每戰擐甲胄先登眾畏服樂為用其視敵人如仇
每言及必齟齬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兵為言自
敵來中國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
之惟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
皆為其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敵銳
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陝宗弼往援之及立以其軍
蔽遮江淮故北師亦因斃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
巡許遠不能過云 冬十月庚午朔張浚斬趙哲于
邠州遂責劉錫為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初諸軍
既敗還浚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
曰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眾皆言環慶兵先走浚
命擁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過
擊其口斬于堦下軍士為之喪氣哲已死諸將聽令
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
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陝西人情大震
朱勝非閑居錄曰張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
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人之膏血悉陝
服之甲兵凡三十萬眾與彼角一戰盡覆用其屬
劉子羽計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由是怨怒
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
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
龜鑑曰富平一戰偶為趙哲離部以取敗夫勝負

中興聖政卷八

十一

兵家之常鄧禹有關中之敗子儀有相州之敗孔明有街亭之敗而富平之以速戰敗者公非不知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也又非不知臨行天語三年而後出師也痛念向者海道之幸已出襄漢今也敵駐淮甸有再入吳越之謀萬一犯屬車之清塵縱欲提兵問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顧利害不計勝負而決於一戰也

臣僚上言建州軍賊作過將官曹維方到任繼而趙哲招撫不以軍賊叛逆在歷奏劾除名有旨體究詣實改正依無過人例又言范琪為衢州開化縣令其邑僻遠叛賊苗劉所不到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

中興聖政卷八

三

有功改京秩有旨體究詣實改正

臣留正等曰曹維未嘗有罪而被罪范琪未嘗有功而奏功 太上皇帝既得其實亟加改正曾不旋踵若使維之罪不雪而琪終冒其功在二人固未足道而於賞罰大柄無乃終累乎臣於此二事有以見 太上皇帝之於賞罰必務覈實以求中也

己未王以寧乞下詔幸蜀俾敵人固測乘與所在上曰詔令所以取信於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詔何以取信于民 秦檜自楚州孫村歸于連水軍丁襍水寨遂泛海赴行在

詔當信秦自歸
取令檜北

朱勝非閑居錄曰秦檜隨金北去為大將捷辣任用至是與其家俱得歸檜王氏婚也王仲山有別業在濟南敵為取千緡贖其行然全家來歸婢僕亦無故人知其非逃歸也

林泉記曰檜在大金為 徽宗作書上粘罕以結和議粘罕喜之賜錢萬貫納萬疋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為內助

李心傳曰檜與何鼎孫傳司馬朴同被拘三人不得歸而檜獨得歸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燕至楚州二千五百里豈無防禁之人至踰河

中興聖政卷八

三

越海並無機察此可疑二也檜自謂隨軍至楚定計於食頃之間向使敵人初無歸檜之意第令隨軍則質其家屬必矣胡為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也張邵所奏謂檜衣褐憔悴蓋被執而訓口讀而檜自敘乃云劉靖欲殺已以圖其囊橐既有囊橐豈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檜初歸見 上之兩言始相建明之二策與得政所為前後相符卒不可破豈非檜在北庭嘗倡和議而捷懶縱之使歸邪

癸酉執政進呈諫官論疏 上覽之甚悅謂范宗尹曰近來臺諫官無一日無章疏亦未嘗放過一事

喜言

論奸

邪下

放久

尚食

復起

不峻

世劉

光世

趙鼎曰陛下開廣言路獎拔言臣是以人人得以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 丙子 上謂范宗尹曰比閱王球家所收 上皇書畫有御製鳴鶴賦京下皆作賦題其後下賦感言繼述 哲宗之志屏斥元祐之人而致斯瑞豈非奸邪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下之力也 己卯以久雨放行在越州公私傲傲十日自是雨雪則如之 癸未 上謂輔臣曰聞城中百物貴踴將士經此寒苦可念 太上日饋朕盤殮問內侍云一兔至直五六千鶴鶉亦三數百朕知之飭尚食勿進鶉兔久矣范宗尹曰陛下恭儉如此天下幸甚 乙酉言者論天下三年之通喪後世

有從權奪服之舉者所以移孝為忠徇國之急也而比來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幾習宣政之風如權邦彥為發運使姜仲謙為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官亦行起復又有寅緣請托於權三省樞密院而圖起復者此何理邪欲望一切罷去予以明人倫而厚風俗詔邦彥專委催發諸路錢糧應副行在大軍支遣其餘皆罷之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趙鼎奏詰劉光世違命不救楚州之罪有云逐官但為身謀不恤國事且令追襲金人過淮以功贖過翌日 上以批言太峻令改定進入及進呈 上曰光世當此一面委任非輕若責之太峻恐其心不安難以立事鼎曰

中興聖政卷八

五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八

三度院

李作

論李成

陛下侍諸將可謂無負矣不知何以為報 己丑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改同知樞密院事時敵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乃乞詔州縣各為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兵至即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為敵不來而為陛下拔人才修政事密院常為敵見侵而為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 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 辛卯虔州進士李勤仁與其弟世雄聚眾于羅源有兵萬餘是日破虔化縣又入石城縣詔江西兵馬副都監李山與吉州統制官張忠彥會兵討之 丙

申馬進急攻江州兵馬副都監劉紹先統兵迎敵雖捷而攻城愈急 范宗尹等進呈江東探報孔彥威李成人馬宗尹曰萬一移蹕欲令韓世忠屯饒州張浚留越州相為聲援 上曰朕日夕念此未嘗忘懷世忠兵少與李成相距萬一決戰小有敗衄國威愈挫朕欲留世忠浙東此人忠勇不畏金兵敢與之戰使張浚以五千精騎策應之恐能成功來春事定朕親督諸軍巡幸江東雖過淮南亦所不憚平此二方不難也趙鼎曰臣恐成輩乘間深入愈難支吾 上曰卿所慮極當願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說未必皆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諸將議之 十一月

中興聖政卷八

五

三二五

封公謹
呂公著等

秦檜
南北分

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莫安四宇順服而遭罹貶斥久歷歲時尚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是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并其餘黨籍臣僚下有司責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上既數下詔褒錄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及是上復得元祐黨碑即降出令錄所司一一契勘褒贈遂追封公著魯國公大防宣國公謚正愍純仁許國公皆贈太師

臣留正等曰三人之忠載之信史實冠臣隣旌三臣之忠則凡一時名列黨籍者咸有光焉雖褒贈之恩未及猶及已也况太上皇帝成命亦既有在乎其有未及者舉行於今日亦太上皇帝之志也

甲辰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丙午秦檜入見檜自言殺敵之監已奔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于政事堂翌日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上致書左監軍昌求好 丁未試御史中丞李直柔簽書樞密院事 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尚書賜銀帛二百匹兩范宗尹等進呈檜所草國書 上曰檜朴忠

喜得

增諸

配賦

改樞

講官

劉豫

張浚

吳玠

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 二帝 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難作國書姑

且和而專與金國解仇議和蓋自檜始 辛亥兩浙轉運副使曾紆請權增諸路賣酒錢上等每斛增二

千八百下等增千八百從之 壬子權知湖口縣孫咸坐贓抵死三省擬刺面配連州 上謂大臣曰

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者黜而特配尚為寬典 乙卯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下

丙辰金左監軍昌陷秦州 己未金人陷通州 庚申詔學士兩省講讀官依舊輪日進故事先是

量留百司而講筵所不與 上特命留之量留百司在口口口口

辛酉偽齊劉豫改元會昌 宣撫處置使張浚自秦州退軍興州初我師既潰於富平慕容口叛乃遂引兵而西於是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權環慶經略使孫口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乃入德順軍浚聞

遂移師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之自邠南歸也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

當保夔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係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浚以為

然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

蜀軍
復振

鳳翔
民粟

太明
仁誣

監守
年任

盜賊
惟治

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
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
振浚哀死問傷錄善答已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
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
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
諸將乃服時玠在原軍食不繼鳳翔之民感其遺惠
相與夜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口厚遺以銀帛民
又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
犯者皆死而民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已卯 上
以 太后誕日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 后
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但有一
事當與官家言之吾遠事 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
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
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
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意於官家
也 上聞之惕然其後更修 神宗 哲宗兩朝實
錄蓋張本于此 辛巳詔監司守倅並以三年為任
壬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進呈諸路盜賊數 上
謂回卿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數渠魁當自戢 上
曰卿意甚善皆吾赤子豈可一一殺之第治李成輩
三兩人可矣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江南
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平羣盜事急速者許便

中興聖政卷八

天

不洪
屈皓

宜 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
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
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存經兵戈民去
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
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
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
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
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之利也疏奏未克行
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 初徽猷閣待制洪皓
與右武大夫龔璿持命至太原敵令其陽曲縣主簿
張維館伴幾歲金過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璿
至雲中時通問使王倫闔門宣贊舍人朱弁已被拘
倫皓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 兩宮以 本朝
遣倫等來通問於是 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已
而左副元帥宗維召皓等遣官偽齎皓力辭不可宗
維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皓不為動傍貴人
暗曰此忠臣也宗維怒少霽遂流適于冷山雲中至
冷山行兩月程距金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
八月而雪右監軍布尹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
食盛夏至衣猶布嘗久雪薪盡至乞馬夫煨麩而食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八

中興聖政卷八

天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九

高宗皇帝九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改元 復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科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

然未有應者 金兵攻天水縣知縣事趙璧等不屈

皆殺之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惟其賢不必

以嘗經堂除為限先是呂頤浩當國患請謁者眾乃

揭榜省戶曰未經堂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為

如此則宣政之間倚權貴之門超取顯美者皆在所

收豈無韜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者其何以來天下

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 戊申江南

中興聖政卷九

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日俊入辭頗言

李成兵眾 上曰汝將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俊

曰臣朝至而夕可入也 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

不能下則雖眾何能為俊大以為然 上因謂俊今

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為無功 上曰如

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

悚承命 尚書省言岳鄂道遠請還隸河北復江池

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江池又分荆湖諸司之在

江南者為湖東西路置帥司於鄂鼎口馬進陷江州

李成聞州已陷乃渡江入城 己酉金兵攻揚州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

命舉

歷制

定履

許百

休旬

折夏

錄趙

孫子

詔封

後太

恤事

范旺

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內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任

縣令者二人犯贓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

郎官不歷外任人勿為侍從著為永法於是從官有

互舉其子為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贓論者惜之

龜鑑曰不歷縣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不除侍

從嚴失舉之罰頒考課之條定內外更迭之法而

命官之道得矣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 上曰一

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

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也 戊午戶

部侍郎孟度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絀絹一百六十

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庚申銀青光

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詔趙普佐命元

勳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錄用 辛酉手詔曰

朕念 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 神祖詔封

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

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

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

癸亥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

違者監司按劾御史臺察之 初順昌盜余勝等作

亂土兵陳望與射士張袞謀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

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為

更禁衛皇城
司衛城
將得術

黑子
日有

泰檜
怒孫
觀存

復省
書秘

張浚
端曲

虐是無天地也兇黨怒剔其目而殺之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又殺之後為立祠號忠節

二月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為行在皇城司 辛未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衛信來者皆稱張俊軍行極整肅 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已以書獎其美 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深得馭將之道 己卯日中有黑子 辛巳禮部尚書秦檜參知政事龍圖待制孫覲時知臨安府以啟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

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為譏已始大怒之 壬子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言故事當避殿減膳令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文搖動羣聽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 上曰日為太陽人主之象豈關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至為災也 丙戌復祕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馬軍倒那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持

中興聖政卷九

三

王庶
曲端
不相容

汪藻
馭將
三說

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事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有實跡者十秦鳳副總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諧端不已庶因言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為端訟寃浚亦畏其得衆心始有殺端意矣 壬辰雨雹 癸巳翰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略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廟堂者具瞻之地今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將在馬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為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為可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 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遏敵哉至於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庶乎其可爾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軍中之泛取又言自古以兵權屬未有不貽患者今

中興聖政卷九

四

諸將文將 臣詆

川陝 類省

呂順 浩月 支糧 料

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以漸消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兩塗若冰炭之不相合矣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州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 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割以予偽齊關陝之陷也士大夫守節者甚眾 三月戊戌朔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百錢比數十日一搗故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眾萬有千二百人降于呂順浩順浩始用舊法按月支糧及料錢於是增一軍月費錢四萬四百緡米七千五百斛視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餘緡 庚子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 上謂輔臣曰浚放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

中興聖覽卷九

五

張浚用

魯唐

止盜

利害

五更

奏報

不用

管軍

張浚復筠州

張浚破李

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須得勝浚者乃可易 上曰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少若孜孜為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浚乃得安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魯唐條具止盜利害請擇令尉罷免行錢糴米賑濟減殘破縣分上供銀上諭輔臣曰唐所奏切中時病皆可施行 上因言朕每日五更初盡覽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略盡乃出視朝蓋 上勤政如此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王宗濬復忠州團練使以赦赦也 上曰宗濬自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兼戚里不當管軍張守曰祖宗時亦有戚里管軍者 上曰要是擇才只今諸戚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誠如聖訓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浚復筠州初浚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浚喜曰我已得洪州破之必矣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浚復細書荅狀以驕之敵謂浚為怯戰後謀知彼稍怠乃議行岳飛請自為先鋒揚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其不意遇其先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守要地沂中語浚曰彼眾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陳思恭分為兩道同出山後浚嚴陣以出鏖戰至午精騎

中興聖覽卷九

六

張榮
敗敵

推恩
田南

行唐
寬魯

李象
通乾

李象
通乾

自山馳下敵駭亂退走大敗之後遂復筠州臨江
 馬進復還江州與成會後整兵追之 壬子先是張
 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
 守金左監軍昌以舟師犯榮水寨榮曰無慮也金人
 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
 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岸我捨
 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
 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
 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壻盆輦俘馘甚衆榮聞劉
 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
 榮知泰州 初推南恩州陽江縣田鹽縣有潮水所
 浸田一項二十四畝提舉鹽茶司募民墾之置竈六
 十有七歲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淨息錢萬九
 千餘緡遂命官領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 甲
 寅詔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知民間之直違者
 以自盜論始用魯詹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減闕
 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減建劍州銀半分令福
 建轉運司兌糶米二萬斛充賑濟 初河間府免解
 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寓居婺州乃
 命本州給札上之 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
 衣何克忠獻 太祖實錄國朝實訓後八九年而國
 書始備 己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赦李成軍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九

志在

却孔
彦舟

張復
江俊

張俊
鐵山

盡失
陝西

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 上曰
 祖宗基業宏固偶值多難故劉豫李成等輩跋扈獨
 獷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
 須一統乃已耳 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於
 潭州池中得美玉可為御寶乞遣人宣取詔御寶已
 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其母進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
 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
 既敗江淮招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
 元據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
 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
 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
 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宣
 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本司參謀官王庶知興元府
 兼利夔兩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留統制官王宗
 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庶守時敵騎已破福津
 蹂同谷迫武興浚遂退保閬州於是盡失陝西地但
 餘階成岷鳳兆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
 山原而已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庶
 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
 月有衆二萬 夏四月庚午尚書戶部侍郎孟庾請
 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鈔旁定帖文

中興聖政卷九

八

增色七
制錢經

復合
祭天

軍器
留意

折上
納供

守茶
益法

賣糟等錢凡七色 甲戌詔修日歷 丁丑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奉 太祖 太宗以配天庶幾禮專事簡從之天地復合祭自此始 戊寅張俊捷奏至 上謂輔臣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粗足 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然於此不宜吝也 庚辰 隆祐皇太后崩于行宮之西殿 壬午詔江浙諸路上供綉絹半折見縉三千仍易輕賫赴行在 辛巳進呈程俱劄子名臣列傳止是節本合與不合錄呈 上曰初止令進 累

元

朝實錄蓋欲盡見 祖宗規模此是 朕家法要得遵守既退范宗尹已下歎仰者久之

臣留正等曰帝王之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實文異制同歸于治蓋因時制宜各自為一代之法夏商周之子孫得以憲于先王傳世數十而長久者也 太上皇帝欲盡見 祖宗規模且曰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則是中興以來致治之效皆由於此今日尤當率循而不忘也

癸未桑仲陷鄧州殺知汝州王俊 丁亥詔權貨務遵守茶鹽見行成法不得毫髮改更務令上下孚信入納增廣 宣撫處置使張浚殺曲端于恭州端

張浚
殺曲

許亭
折戶

既為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譖知渭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繫之維之糊其口燭之以火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此益非浚然議者謂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端一搖足秦蜀非朝廷有雖殺之可也

元

龜鑑曰趙哲之誅孔明之誅馬謖也曲端之不用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至於殺之太過矣況曲端威望敵人素攝富平之戰詐立端旗猶足以懼之則端之死為可惜也然殺曲端而失關陝浚之過也用吳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納二稅依皇祐專法計實直價錢折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蠶鹽令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奏亭戶以煎鹽為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 五月己亥主管江州太平觀李弼孺勒停初范宗尹薦弼孺使領營田遂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口確奏弼孺淫汙狡口

可人知
用不小

媚事朱勳宗尹曰固知弼孺小人然但欲使之勸耕
故有此命 上曰君子易疎小人易親不知者無如
之何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疏今日知田事者應別
有人可勿召也弼孺怒上疏訟確所言誣誕故有是
命

臣留正等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邪正一辨
賢人君子常聚於本朝而儉倭小人不吝倖進以
害治道一或涇渭不分牛驥同皁則邪正雜揉往
往生事以產亂天下可得而治乎 太上皇帝宣
諭輔臣深戒小人之勿用蓋邪正辨則朝廷治天
下不足以理矣治道要務孰有先此者豈特垂訓

中興聖政卷九

十一

輔臣而已哉真足以昭大訓於無窮也

不數
擣軍

辛丑御筆擣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擣賞後已
近五旬 上曰朕不欲數擣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財
用止出東南數十郡不免痛加節省若更廣用竭民
膏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幸

刻中
興寶

甚 癸卯 上出大宋中興之寶及 上皇所獲元
圭以示輔臣寶口上新刻者其玉明潤視定命寶猶

論學
問

大半分 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敘董
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上曰
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
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

和尚
之捷

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 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
烏魯折合戰於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
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入攻沒立自鳳
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璘
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間隔絕軍儲匱乏人無固
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客陳遠猷夜入告玠遠
召諸將屬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是
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擊之四戰皆
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棄馬遂敗去後
三日沒立自犯箭箬關玠遣別將擊之二將卒不能
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電翌日引去張

中興聖政卷九

十一

捕李
敦

復館
試郭
仲威

浚錄其功承制以玠為明州觀察使璘為康州團練
使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 丙午
江東安撫大使司秦捕虔賊李敦仁獲捷時呂頤浩
猶在告參議官李承造以聞 上曰頤浩大臣義當
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浩須少推之如廉
藺相濟乃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札富且柔又
乞遣中使撫問 上從之 詔承議郎范同宣教郎
勅令所刑定官劉一止修職郎王洋並召試館職初
復故事也 郭仲威為劉光世所執仲威與李成有
舊欲往從之又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前軍統
制王德手擒之 己酉詔以米價貴論積粟之家能

納粟補官 死等 降等 三衙 無兵 斬郭 仲威 選育 宗子 對修 嘉祐 救祐 復太 府丞 招沅 州弓 弩手 拘雇 甲頭 錢

羅三千斛以上補官有差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路死囚應奏謝者權令降等斷遣 郭仲荀權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來三衙實無兵名存而已邵青以舟師犯太平州 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故就誅之 甲寅趙令憲知南外宗正事 上命令憲往泉南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故有是命 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修勅令韓肖胄言對修政和嘉祐敕成 復置太府寺丞以承奉郎章億為之措置印給茶鹽鈔引 沅州言本州自熙寧末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康調發往往不歸今軍食窘急乞以闕田募民承佃

中興聖政卷九

三

荆南營田之始 甯直以下官 招安邵 殺馬李 進適

職事官有日歷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黜陟刑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敕與公案官文書之類並令詣實抄錄回報以憑修纂從之 辛酉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所管五州絕戶及官田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宗綱權屯田使樊質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綱為鎮撫司措置營田官質為同措置官渡江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荆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官之半馬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甯直修武郎已下官 上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 祖宗時亦嘗有此第止於齋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斂百姓 上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即善耳其後遂止甯承直即以下官 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州圍解 癸亥初馬進既為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後率眾攻險賊徒奔潰進為追兵所殺成遁去以餘眾降偽齊 六月己巳初甯承直修武郎以下官承直二萬五千緡修武四萬五千緡 乙亥張琪犯宣州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為攘却恢復之圖須歲駐驛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北此宰相黃

中興聖政卷九

五

言戰者
論守事

妻寅
亮言
儲貳

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
 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
 守矣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
 也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卒大臣復
 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
 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
 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
 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搬輸
 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詔
 三省樞密院措置 辛巳詔越州上虞縣丞妻寅亮
 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寅亮之書曰先正有言

中興聖政卷九

五

子 上謂輔臣曰昨令應選 藝祖之後宗子二三
 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
 南選之右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 上曰
 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
 落可閔朕若不取法 仁祖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
 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
 天下與賢其次惟 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
 斷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上合 藝祖實可昭
 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
 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 太宗此過堯舜遠
 甚 上曰此事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

中興聖政卷九

六

伯選
字立

光世
劉兵

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簽書樞密院事富且柔
 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弟恐令慮不足以奉承 上
 曰且今廣求須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室
 閨門有禮法者 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
 托否 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
 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
 辛卯輔臣進呈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 上曰
 光世一軍蒐汰冗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
 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人
 且汰其使臣之罷軟者可以足用 上曰俟作手書
 與之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

翌日遣睿思殿祇候羅直賜光世手書諭指仍以玉帶賜之

中興聖政卷九

七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九

却祥瑞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

高宗皇帝十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枯生穗為瑞奏之 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輔臣歎服

中興聖政卷十

一

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則有災異以為之譴告然則政教之修明中和之浹洽亦豈無符瑞以示其嘉祥乎然而古人於災異則深警懼之於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其有災異則戒信其為符瑞則怠人之常情也去其怠而謹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然則徒以自慢而已矣益哉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柳宗元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 太上皇帝屢闢祥瑞之說至此乃以朝廷有賢輔鐵騎為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黜絕之意歟 龜鑑曰其於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坐內省以求蒼天之意慧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為憂發未風雷則深以邊方為慮久雨則詔求言大雪則詔決獄枯枯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瑞枯枯麟鳳之獻可喜也吾賢賢能而不賢麟鳳獻

芝草則斤獻甘露則貶於是而無喜祥瑞惡變異之失

始川 教官

庚子新知澧州吳章為澧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宣撫司後四川監司以救除者始此 辛丑皇伯令

封安 郡安

話為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襲封久不決禮部負外郎王居正言燕王 太祖長

復天 學文 局天 生局

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 壬寅申命有司討論濫賞 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

五十人天文局十人 甲辰詔秘書省長貳通修日歷 丙午金左將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偽齊劉豫不出迎使人言於昌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

中興聖政卷十

二

劉豫 于得 金罪

拜之禮昌怒責之却其獻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 辛酉故追復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

贈摯 劉摯

師後謚忠肅 呂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走浮梁縣復還徽州 癸亥尚書右僕

范宗 尹罷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

僥倖者爭排之 上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宗尹堅以為可行即日求去 上曰天

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極論若違沮遏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始宗尹之建

議也擢力贊之至是見 上意堅反以此擢宗尹遠

賞論免 式令頒 格教

罪安論 石王

老胡不 功唐錄

籍贈命 法引 官試

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

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

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

詔書而持必于下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

命吏部審量而已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修

嘉祐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

詔以紹興重修敕令格式為名自來年頒行 己巳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後四日以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 庚午直龍

圖閣沈與求試侍御史 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

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

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乃為劇

中興聖政卷十

三

命六察
糾司

諸路
甲

惡席
益救
文

呂順
相復

以四通為合格 乙巳詔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
官彈奏以待御史沈與求援元豐故事有請也 丁
未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
衢婺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洪撫州各共千五
百福建千二百饒信州八百逐州令通判一負董其
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 辛亥合祭天地于
明堂 太祖 太宗並配赦天下時中書舍人兼直
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
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危成功爰舉宗儀率修大報
上以夸大不悅 癸丑開府儀同三司呂順浩拜少
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甲寅初 上以席益草赦文夸大惡之會益草呂
順浩復相制有曰朕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難
上尤不喜乃出益知温州

臣留正等曰詞翰之職所以代王言詞翰雖成於
人臣之手而其所以為言者若出於人君之口則
為得體若其夸大而稱美則是人君自大而自美
也豈理也哉然而人之常情莫不好大而悅美故
人臣之為是言者亦或不以為非今 太上皇帝
以赦文夸大為悖朕心而以麻制兼創業守文
之言皆以為太過然當時詞翰之臣以見其心之
所不然者其為謙抑也至矣豈常情之所可度哉

措置
河南

呂順
用京
人

朱勝
非

再招
安邵

置行
在宗

剛學
帝

戊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落職侍御史沈
與求言宗尹十九罪故有是命 己未尚書省言近
給賣新告價直太高變轉不行乞減修武郎為三萬
緡承直郎為萬五千緡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措
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閑之田
募人屯耕用為雜落兼資儲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
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三卷 詔付戶部後亦
未克行 冬十月乙丑詔自今應京黼門人實有才
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
時呂順浩為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為
言者所指乃白 上下此詔焉 參知政事李回不

為呂順浩所喜力丐免罷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
州 丙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朱勝非分司南
京江州居住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故貶
己巳浙西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安邵青既而降
之 庚午戶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壬申詔行在
置宗正一司將內外宗司分寓廣潮泉三郡 上以
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 甲戌尚書吏部
員外郎廖剛守起居舍人剛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
羣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孟
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
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

和原再捷

福羣生矣 乙亥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
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宗弼會諸道兵
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謀入伐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
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遣浮梁於寶雞縣
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
弩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
敵稍却則以奇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
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
免得其麾蓋自敵入中原其敗初未嘗如此也於是
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
路馬步軍副總管宗弼既為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

中興聖紀十

八

印錢見 范汝據 建州

山左副元帥宗維更以陝西副統撤離曷為陝西經
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壬午尚書省言近
分撥神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用錢理項椿辦緣行
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錢之法自
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
經久致失信於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
理當別行措置詔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
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推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為
優潤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
于此 范汝為入建州遂據其城 甲申初興元府
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

興洋

三衛

越州

九齡

後錄

秦檜

復買

馬

詔臨

亮官

縣強壯號曰義士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於
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其後合興洋三泉
四郡義士至七萬人至今不廢 乙酉同知樞密院
事富直柔言 祖宗時三衛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
人蓋有指意 上曰參用戚里固 祖宗法然室礙
處多恐不可用 戊戌行在越州火燭民居甚眾
已丑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為泉州口學
士辰錄程頤孫易為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十一月乙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
舍人兼侍講秦檜薦之也 丁酉承事郎王趙充廣
西經略司幹辦公事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買
戰馬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
接境有馬可市時已罷買馬司以帥屬領其事工部
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陝馬網不通而
廣右隣諸蕃宜即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
提舉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躡臨安先是尚
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
地尚有甲兵駐躡之地最為急務要當使號令易通
於川陝將兵順流而下漕運不至於艱阻至是遂
定移躡之議 參知政事孟度為福建江西荆湖宣
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 己亥宣教郎
妻寅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 辛丑太

中興聖紀十

九

常禮因太

高復禮

陳剛
罷乞
食罷

論浙
西科

許越
許職

張琪

陳規
法營
田規

常少卿趙子畫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
凡八十六篇為二十七卷 子畫又言每歲春分日
祀高禘自巡幸不行至於被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
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乙巳迪
功郎陳剛中上書論今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
之官眾不急之務繁行在之局務可省併者三分居
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知所費緡錢
幾百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奈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
上召對改合入官所陳令三省措置 言者論浙西
科斂之害以為均買度牒勸諭官告下戶貧民皆以
困乏不支糶錢強令輸粟號曰均糶又別立一名曰
借糶復計頃畝以月科數上下相蒙名曰健吏若今
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跖之徒哉願詔重科
數之罪嚴貪墨之法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詔本
路漕司究實 知瓊州虞沈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賄
敗者望自今命官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
按治者重行黜責從之 磔張琪于越州市 丁未
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畫
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
羣盜稍息規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
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

中興聖卷十

十

詔舉
所知

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保寨
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
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
之使從軍凡民戶所屯之田水田畝賦糶米一斗陸
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
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
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
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
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手詔曰
朕仰瞻坐思雪神人之大耻不有濟濟多士真我周
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為愈近得陳襄
薦章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審如所薦斯為盛
矣今宣示百辟卿士各舉爾所知應內外侍從須三
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鑒板行下諸監司郡國郡國備
錄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罪保舉繳連以聞舉得其
人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
為嫌
臣留正等曰臣誦周詩而知安天下之本觀孔子
之言而得廣求人才之要文王之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武王之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成
王之詩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成周
治效致兵寢刑措而國祚過八百年之永者本於

中興聖卷十

十一

此三詩而已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自昔論求才者多矣語簡而曲盡其要無過此一言者今 太上皇帝詔曰方仰瞻雪耻不有多士真之周行則不能也此蓋深得文武成王為治之本詔又曰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為愈因舉陳襄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疏草宣示羣臣使之各舉所知則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是聚精會神相與協成三十六年中興之治蓋本於此詔而已嗚呼大哉

甲寅 上曰周杞任情喜怒不免濫刑以故言者紛紛凡當官者小過失未有害唯濫刑為當懲聞杞守

中興聖鑒十

三

常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 朕日聽斷若任情殺人豈不可邪顧恐非理爾輔臣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垂訓萬世

臣留正等曰兵刑一道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凡以禁暴而弭亂也唐虞之治不能無蠻裔姦宄之憂命咎繇作士刑期無刑而已矣 太上皇帝推不嗜殺人之心於其大者既敬且戒則其小者不論可知也刑一無疑一不辜豈不傷好生之德乎此酷吏所以不免也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崇失火罪狀 上曰此災不細恐是天戒不專為崇罪其杖遣足矣 丁巳日

火寬 罪失

刑杞惡 濫周

祀本 天至

令曹修 法六

恬叔擢 退放黃

從始公 官為族

湖請 田復

南至命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祀昊天上帝于告成觀初復舊禮也 辛酉偽齊秦鳳經略使郭振掠白石鎮宣撫司選鋒將王彥等併兵禦之賊兵大敗振為官軍所獲遂復秦州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類以人吏省記便為予奪欺弊何所不有伏望改差詳定一司教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庶幾杜絕奸吏弄法受賕之弊詔如其請既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修立再踰年而後成云 十二月甲子翔詔直徽猷閣黃叔文學史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除給事中令所在以禮躬遣赴行在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畫權尚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為從官自子畫始 丙寅詔依 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旨以兩制為之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郡湖甸詔戶工部取會聞奏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澇則逆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間樓異守明王仲疑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為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令趙不搖以為便遂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

中興聖鑒十

三

紹興府火興
論配害之科

申嚴
之科
禁斂

坐舉
官礙
罪格

積詔
欠蠲

辛未夜行在紹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為百姓甚害無如科配一事常賦之外一歲之間至五七次望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自餘非泛科抑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災傷及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實因軍期需索亦有許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盜賊論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 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斂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蠶未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顛天不聞誠宜嗟閔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勿以科斂為諱而特

中興聖紀十

加條畫申飭監司俾不得加數倍尅因事侵漁詔申嚴行下 乙亥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為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選之人乃命吏部參攷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所舉官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賊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須不免又取於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為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 祖宗朝真決賊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

添事
錢官職

復東
益茶廣

復諸
酒路增

置諫
局官

不殺
賊吏

遣仍籍沒家財 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為姦故盜賊蜂起乃下此詔焉 以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仍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其甥婿高澤民至紹興乃詐為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飛皇恐自辨詔諭以出自 上意仍鑄印賜之 曹成據道州 戊寅以羣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 詔行在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 辛巳復置廣東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收六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為七八百錢議者以為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 戶部侍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

中興聖紀十

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椿管餘備軍費從之初監察御史婁寅亮既陳宗社大計尚書右僕射秦檜以寅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中父死於敵匿不發喪壬午詔大理寺刻治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 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為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 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 丁亥言者請賊吏當死者勿貸 上曰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賊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 閣門宣

罷潘永思

復法銓

賜東家錢

和軍儲

交趾煥立

口口口潘永思追一官坐為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推治事連永思 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 戊子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原勦殺金兵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劄言為水運以給西軍 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論浚者紛紛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跡萬一有功實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 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為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 上大 喜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賜陳東家錢五十萬 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初命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 南平王李乾德薨子陽煥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

詔復賢良

給養廉

韓忠范 世忠 世平 世女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 高宗皇帝十一 紹興二年春正月癸巳朔 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乙未詔諸路死囚應獄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按未通處許酌情減降如舊 上語及禁戢賊吏呂頤浩曰賊吏侵漁不可不禁 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目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隅 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 臣留正等曰富而後教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辱衆人之情也今使仰事俯育且不給而欲以刑法毆之於禮義教化之不克成宜哉 太上皇帝將大治賊吏則先足其供給誠得事理之序比年以來州郡經費不支屬吏之奉有至數月不給者天下賢人少而庸人多方責其廉而勢或使之鮮廉誠不可不察也 丙申福建江西荆湖安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辛丑世忠拔建州初范汝為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炮口口口之凡六日賊眾稍怠夜官軍

編年類

梯而上城遂破賊眾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為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眾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為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祠之世忠曰活尔曹者李相公也 士寅 上御舟發紹興至錢清堰乘馬而行丙午 上至臨安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

把截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 政和初改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橫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可且謂 祖宗之制自開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恩數多類從官以元豐三年班簿考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諤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 元豐官制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為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也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 己酉江淮發運副使宋輝知臨安府 丙辰詔見任郎官以 建炎以來未

中興聖政卷十一

二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一

引對

限改

簡放

禁停

經工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廷廣收人才兼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英傑之士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覲清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旨 丁巳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部侍郎柳約請推 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名田數過者科數一同編戶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過數者極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望寢前詔勿行從之 乙卯詔輔臣以邵青單德忠李捧三盜就招鄉等連汰其眾留精銳堪出戰之士萬人中不過三千人可留宰相呂頤浩奏

檜都統制張俊被旨揀放青等有眾二萬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帶者皆釋之所存七千一如 上所料 臣留正等曰世傳漢高帝預知吳王濞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數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與其睿智絕人 太上皇帝料降卒可用之數妙於著龜其張良所謂沛公殆天授者歟 戊午詔自今停藏接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罪己未詔修臨安府城之頽圯者 辛酉忠州團練使楊勅以所部四千屯吉州忠橫不法江西兵馬副

中興聖政卷十一

三

楊忠惟 楊勅

權罷 建州 鑄錢

選人 犯職 不帶 左右

領降 糾糾

李綱 帥廣

不華 好靡

吏不 職注 巡尉

總管楊惟忠邀勅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勅建
災中為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至是乃敗 二月丙
寅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故也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 元祐舊制寄祿
官分左右而職吏不與焉言者謂 祖宗以來選人

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別今選階品秩雖早豈可
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耻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

己巳詔權貨務依臨安府樣製造斛斛百隻降之諸
路倉部自外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斛增大出給之

際例各折閱興獄滋多惟臨安斛斛均平公私兩便
故有是旨 庚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為荆湖

中興聖政卷十一

四

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知道州向子志奏

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秦檜請身至湖外自營一面

上曰卿等當居中運才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

辛未 上諭輔臣曰將來御試舉人止造席棚於

講殿之前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讚聖德以為如

此可以示四方士人使知 陛下恭儉如此 上曰

朕天性不好華靡况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為誇美

上曰卿言極是 壬申詔自今巡尉母得注吏職

出身人 乙亥雨雹 丁丑給事中黃叔教兼侍讀

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講 始淮南營田司募

收田流 歲荒

民耕荒頃收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太重
故百姓歸業者少詔指歲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征之

仍賜崧卿錢五萬緡俾貸民為牛種之費 己卯進
呈張浚劄子 上曰敵人既首領有不免者當知天

意所在朕當兢謹以祈天弭禍庶幾其國有瘳乎
臣留正等曰自古帝王所以制馭邊境之道豈專

以殺伐威武為事哉亦曰修吾之德而已誠能嚴
恭寅畏周或怠荒務修德以當天意則足以應天

矣天之心人之心也天人和同何災之不弭何外
侮之足虞乎舜修德而苗格文修教而崇降用此

中興聖政卷十一

五

禍宜其收外攘之效而致中興之治歟

秦檜因奏言每見陛下屈已從諫中外士民無不

感悅 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繡服問

之乃十年前京師舖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

將謂舊習未革朕所服者多繒素豈復有綺繡也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

夜雷聲初發 癸未 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

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乙酉 上諭輔臣曰人主待

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

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莫

能當呂頤浩奏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

毀御服 供繡牌 司任貫 始講論 誠至 仁盡 初置 著作

片衛高
露上高

勳懋
吳餘

初祀
高禮
復荆
湖北
妻亮
死寅
李平
仁躬
李光
世執
清韓

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
 編次日歷 庚子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宮觀衛言甘
 露降於州之祥符觀具為圖工之王居正論今日恐
 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衛以蔡京園田叨冒改官
 頃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為地縉紳號為流外
 侍郎今乃崇飾諂諛老不知愧望賜罷職從之 殿
 中侍御史江濟言自古言利之臣不過口剝細民移
 東於西以欺其上近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踰
 五萬緡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小人觀望爭相效尤殘
 民以為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詔委自憲臣勘當
 以聞懋守明踰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懋
 以等第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推酷之贏軍用無乏其
 後勘當如章但貶懋二秩而已 己丑有司以春分
 日祀高禩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飲福受
 昨如儀 復荆湖東西為荆湖南北路 庚寅監察
 御史妻寅亮罷寅亮既為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
 是獄成坐為族叔郭名田改立官戶刑寺當寅亮私
 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
 三月壬辰胡虔化縣兇賊李躬仁補閣門祇候其徒
 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 淮西招撫使
 李光執韓世清于宣州 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權
 軍事趙令敷及吏民百餘人以其眾歸于孔彥舟

中興聖卷十一

六

編管
施遠

霍桑
仲明

方山
原之

賞張
俊汰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 承直郎施
 遠除名婺州編管坐為范汝為游說辛企宗也 戊
 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 祖宗時發
 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州置轉般
 倉納受沂流摺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
 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網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
 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 襄陽府鄧隨郢
 州鎮撫使桑仲為知郢州霍明所殺囚其從者而以
 反聞 上惻然授其二子所維將仕郎 己亥制授
 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封交趾郡王
 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 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獨
 安南如故 庚子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
 通融應副 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揚政及金人
 戰于方山原敗之 辛丑鑄 紹興經筵印 淮東
 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寔言根括到揚州未
 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
 趁時耕種從之 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一
 員 戊申江東統制軍馬張俊敘所降一官俊起於
 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二千乃有
 是命 此即小張俊也 己酉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
 論事詔賜束帛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 童子朱虎
 臣七歲能誦七書排陣布射與其兄端友偕來 上

中興聖卷十一

七

殿取言直試

張成策對九

名科色斂

召對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為承信郎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殿 上謂
 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為異日之用若其言
 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 崇寧以來惡
 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
 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詔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
 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 陛下以
 剛大為心無遽以驚憂自沮臣觀全國有必亡之勢
 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 陛下何如耳夫好戰必
 亡夫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而金國皆與有焉
 彼劉豫者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
 君親而委身以事之耳幼主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
 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
 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啓矣臣觀濱江
 郡縣為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
 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閔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
 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
 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
 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
 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
 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 陛下雖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以金國之故使 陛下冬不得溫夏不

中興聖策十一

八

擢張九成

禁錢新減

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每感時遇物想惟聖
 心雷厲天疾雨流思欲掃清邊境以迎 二聖之車
 又曰閣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
 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
 前後有時者易踈前後者難間聖情徃苒不知其非
 不若使之安灑掃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
 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踈 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
 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見聞閣寺之言如
 狐狸夜號而鴟梟晝舞也 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
 餘杭凌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
 實勝九成欲以為第一 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
 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真首選
 誰謂不然遂賜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
 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
 十人皆即家賜第希仲視廷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
 出身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遣九成書曰廷對
 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
 能為也 金人復自水洛城入侵統制官楊政等又
 大敗之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減裂務
 令民間不能做倣 上謂呂頤浩曰比來苦雨前日
 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
 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誠上瑞何必甘露慶雲

中興聖策十一

九

府校進降
書御趙

官州復
學諸

出浩呂
師議順

坑廢
治滅

耶順浩奏曰 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木穗入禁
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意

臣留正等曰昔周公於詩作七月歷序稼穡之艱
難於書作無逸必曰知稼穡之艱難稼穡賤事尔
何與於一人之貴哉蓋惟至貴不忘乎至賤然後
能有其貴況農事食之所出而食者民之所以生
歟周公之意可見矣 太上皇帝憂雨之久而喜
晴取麥於郊而喜麥之秀以為過於甘露慶雲之
瑞大哉王言真中興之本歟

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
之一 詔應有坑治去處令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

中興聖紀十一

十

費者並罷 庚申初桑仲之未死也遣譚憲來告以
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為聲援呂順浩
信之始大議出師 夏四月壬戌進呈殿試陞降策
因奏有犯御名者 上曰犯御名法當扶出然使文
理可采亦不可因以失士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
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
三員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須緣議者務減
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錫滅今所在州郡添差筦庫捕
盜官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事下給舍看詳而
有是命 壬申江東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
進降之 乙亥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 戊寅進呈

出浩呂
師議順

新第正奏名雜犯助教人乞依特奏名例推恩 上
曰初降旨令考官以鯁正為上諛佞居下此以示朕
好惡凡士人當須自其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
立如張九成對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回避
擢在首選其誰曰不宜

臣留正等曰自鄉舉里選里之法壞而設科取士
制行鄉舉里選務觀其行設科取士獨考其言其
事若不相同而皆可以得賢亦各一時之宜也故
嘗謂觀其行則必其行之至純考其言則必其言
之不說若使諛佞之言得以進則是汙穢之行亦
可容為法以取士願宜如是乎然而以董仲舒之

中興聖紀十一

十一

賢猶有不切之譏若劉蕡之直則有不第之恨道
之艱於自信與夫難於必行也尚矣非上之人有
以優容之何以作成士氣而收其顯效 太上皇
帝之策士以鯁正為上諛佞為下言之切直無所
回避者必寘之首選至犯御名者又免降黜其優
容也如何是何患於不得其人乎
己卯執政奏事 上諭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檜
專理庶務當如范滂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願浩聞桑
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及是 上諭
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朱勝非閑居錄曰呂願浩春檜同秉政檜謀出呂

而專其政使其黨建言周宣內修政事以弭邊患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除願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修政局議更張法度而檜領之

夫原訪官書生太
士中得上學

庚辰太學生許燾上書論事 上召對命為迪功郎 壬午手詔曰比自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隔絕滋久間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之媒寡援姓名不能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舉三兩人以備器使 是日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于茲任人共政治故缺然載加考績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

明詔
此戒

均凡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願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材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躬尚中和交修不遠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願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願浩不為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願浩而專朝權 上頗覺之故下是詔

權欲秦
專檜

臣留正等曰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帝王之道其大如天寧有私哉然而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不知其為大宜其不免於怨咨

論制國胡
國上安

也 太上皇帝謂登庸二相體貌惟均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隨材任使曾無有二此其大者如天也進用之人或潛效偏私寢成離間使分明植黨互相傾搖之患不免上貽聖慮此猶以小民之意而窺天者也大抵天下之事不患於不可制而患於不能知知之於微而革之於早豈有不可制之事哉此 太上皇帝所以於其幾微而明辨之不憚於播告之修而以絕朋比之漸也

中興聖卷十一

三

甲申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略謂 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飛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以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脊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為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言 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 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 乙酉呂願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少寬聖慮 上曰朕宮中亦自有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實儉 李綱始受湖廣宣撫使之命是日 上遣內侍于蓋撫

育宮
蠶中

陳冲用 網呂浩 督建 高州 額建 入貢 孔璠 襲進 賜出 身士 岳飛 破曹 成後 苑作 王智 車造 戰大

問令視工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網有臨川陳冲用者
獨不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
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閑居其望尤重若因此成功
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今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
有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韓忠彥進封魏國公 己丑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
監舊有役兵五百歲鑄錢二十五萬緡及是纔餘役
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 庚寅偽齊劉豫移都汴
京 閏四月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崔維清沈起入貢
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為右承奉郎封
中興聖卷十一 四

衍聖公 甲午 上諭呂頤浩曰卿者艾有勞今總
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頤浩皇恐奉詔
乙未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
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助教調官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
境上大破之成率餘兵屯桂嶺縣 丁酉罷後苑作
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鏹以為武備 己亥呂頤浩進
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 上言大智知
兵法可用因語頤浩人才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為
宰相當識拔人物如大智宜攜以自隨今造水戰之
具不當棄能也 詔移紹興府推貨務都茶場於臨

世新 轉清 章謹 奏職 平憲 就成 奉身 至約

安 辛丑詔韓世清特處斬 乙巳宰相奏以大理
卿章謹知平江府上曰謹儒者賴其奏職平恕使民
不寬勿令補外 丙午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
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遁去韓世忠遣董旼往招之成
以其眾就招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
淮之間若車駕時巡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
玉食不備 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為元
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絕糧朕亦終日不食今
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間食鼠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
肉食庸何傷乎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
除時呂頤浩奏檜言 祖宗舊制內外差遣並付審
中興聖卷十一 五

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奔競之風息近世
堂除闕多侵占注擬士人失職廉耻道喪欲外自監
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
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 戊午
將仕郎賀康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康監平江府
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 己未封漢南昌尉梅福為
吏隱真人 初桑仲既為知郢州霍明所殺都統制
李橫副統制李道共率其兵縞素圍郢州明知事急
乃夜半與其徒數百趨石城下漢江泛舟順流而去
橫遂併將郢軍留其黨李簡知郢州 五月庚申朔
日北至祀 皇地祇于天慶觀之望祭殿始用牲玉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一

權彥興 邦中十

朱勝 非官 觀

詔舉 將帥

羅回 易庫

孝宗 入禁

辛酉兵部尚書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十
議以圖中原其一謂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于
江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
三論講讀之官宜取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
其四言察忠邪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
用又謂股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
屬大事必得賢大將而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可省又
謂宗室中傑然有人望可留宿衛者宜置諸左右又
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
善故薦用之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
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 癸亥呂

中興聖賢卷十一

其

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廷壽
二軍從行百官班送 甲子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
為將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
右武之時雖一大將當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
約之中尚多奇士故有是旨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
回易庫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
時知南外宗正事令憲奉詔選宗子伯琮伯浩入禁
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癯 上初愛伯浩忽日更
子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貓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
拱立如故 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
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子偁為左宣教郎 壬

霖雨 霖

李綱 中

忠銳 軍

臨安 府

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躬督獄訟
丙子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度自溫
州趨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綱由汀道州之鎮至
是綱言 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為之近張浚孟度
為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冒使名兼度已
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
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
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椿留不知何所遵
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
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綱又言自建昌虔吉
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

中興聖賢卷十一

其

重兵不可行詔綱先往廣東置司捍寇俟度世忠撫
定盜賊畢赴潭州於是曹成已為岳飛所破遂就韓
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 丁丑初呂頤浩總師次
常州其前軍將趙廷壽所部忠銳軍叛過金壇縣知
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為所敗賊逐之至市河思
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王德追叛兵及之
盡殲其衆於是頤浩稱疾不進 庚辰臨安府火彌
六七里延燒萬餘家時浙部淫雨害稼御史中丞沈
與求因推言災異謂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
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
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夫

沈與
誠乞

沈與
乞與

置御
所軍

畏天不以誠則工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誠則
 詔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以
 疑似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
 而惡直士違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悖骨
 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宦寺之權而不以
 誠則雖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官闡之化而
 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
 意而行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願為福耳
 上嘉納焉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敵若用師
 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造海舟慮為虛聲以懼
 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敵舟得至向頭而
 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
 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
 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
 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料倘於
 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之以待
 緩急之用彼亦安能衝突詔以付都督府既而呂頤
 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遠緩急恐失事機乞就委
 劉光世措置從之 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
 令諸軍匠各造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
 所為名仍隸工部 甲申 上臨軒決繫囚自是
 遂為故事 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

中興聖紀十一

天

折帛
之始

置修
局

上供
絲帛
禁張
濫通

復轉
對故

如兩浙例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
 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
 兩浙湖南綾羅純七萬匹成都府廣西路布七十七
 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
 荆湖折帛錢蓋自此始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
 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于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
 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
 戶部侍郎黃叔敖為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
 卿王居正為參議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七田
 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翥並
 為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
 官監司守令各述所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
 中興聖紀十一 无
 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樁管
 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 丁亥初宣撫處置使張
 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天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秦檜
 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詔不許 戊
 子手詔用 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轉對令
 極言得失先是詔臺省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條具以
 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
 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列之限乃命釐務官通直
 郎以上如初詔 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初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 宣和間

毀金屏

李宏殺友大臣除職

樞密院

刻石

所製間金銷金屏障等物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曰 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已下不足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默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棄康國特降二官 六月庚寅朔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 辛卯呂抗呂撫並直秘閣主管萬壽觀呂挺為右承務郎中興後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

朱勝非開居錄曰 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並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侍從 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名者汪伯彥子召嗣直徽猷閣呂頤浩二子抗撫泰檜兄梓並為直秘閣張浚兄澗亦直徽猷閣李綱弟維亦直秘閣倖門復啓蓋諸公不為國家計也

詔進士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赴行在之人並充樞密院效士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 癸巳頒黃庭堅所書 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

臣留正等曰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誠其意蓋謂

中興聖政卷十一

二十

增馬市 軍功補選 改正法

夫不忘乎目則不忘乎心不忘乎心則不忘乎設施注措之間此内外交相養之道而亦其理之必然者也是銘也以虐民欺天為戒其說明甚使人人服而行之敢不悉心於愛民乎惟其蔽而莫之知故棄而莫之恤今斯銘日在其目則必能隱於其心而見諸行事矣此 太宗皇帝製銘之意而太上皇帝復俾刻諸庭石置之座右之深旨也為守為令者可不念哉

初命廣西經略司即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鬻於羣盜故馬直踴貴望於 大觀格遞增二分許

之舊格入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四十五寸最下高四尺一寸者直十有三寸其餘以是為差然鬻馬尤馴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焉 甲午 上諭輔臣曰士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流品三年自有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 上又曰今歷官不精推步七曜細行皆不能算故歷差一日近得紀元歷已今參考自明年當改正 戊戌朝廷聞曹成岳岳飛所破乃命孟庾班師李綱徑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江州屯駐 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比臨安增初後殿仍修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

中興聖政卷十一

三十一

修宮費
行惜

不宰和
執

劉舟孔
珠降丹

奏致
謹

之其後 上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
進呈 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
緡亦未為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
所不至 壬寅御筆翟汝文罷參知政事時四方上
奏未決吏緣為奸汝文語尚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
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汝文嘗受詞牒書字用印直
送省部檜不能平他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賂者
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為宰
臣所劾無頗居位力求去 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
方孟卿因奏汝文不顧大體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
防秋在近規為脫去之計 上以詔諭留汝文汝文
終不釋孟卿章再上遂命出守

朱勝非閑居錄曰秦檜作相力引翟汝文參預纔
數月失歡對按相詬秦斥翟曰狂生翟晉秦曰濁
氣左右堂吏至今能言之唐相鄭畋盧攜議備禦
王仙芝黃巢爭論不叶擲硯相擊識者謂唐室衰
亂之兆今方圖中興豈當爾耶

斬黃鎮撫使孔舟舟叛降偽齊 乙巳詔命書樞
密院事權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戊申輔臣進呈大
理少卿李曦論 太祖皇帝明謹獄事 上曰此
太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庶獄奏獄未嘗
不謹慎亦未嘗送下公事恐獄吏觀望鍛鍊人罪邦

職事
官復
權復
初舉

順召
浩呂

榷秦
榷修

解元
李元

張俊
張俊

措置
田賣官

舟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上然之 庚戌御
史中丞沈與求言 祖宗故事許令館職兼在京釐
務官所以蓄養人材自今劇曹郎官并繁冗局務有
闕乞於館職編修計議刪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
丞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自是職事官復
權郎矣 癸丑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
官也 甲寅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
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
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
引疾求罷 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
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 乙卯 上謂秦
檜曰周宣內修政事以弭邊釁近設修政局令百官
各條具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至於邊境之
事卿更宜講求檜曰臣敢不奉詔 福建江湖宣撫
司統制解元巨振以所部入潭州執李宏以歸韓世
忠即以宏為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救
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丁巳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
請本軍自造軍器赴朝廷呈訖置庫樁管下戶部支
物料價錢許之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
漕臣一負措置出賣官田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一

中興聖政卷十一

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二

高宗皇帝十二

紹興二年秋七月辛酉 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劫

之家悉指其田稅先是德音蠲免而有司以為著令

不得過三分 上欲實惠及民繇是申命 壬戌復

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初令廣西經略司以鹽

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 初江東安

撫大使李光奏小使臣翟慶賀仲堪為宣州兵馬監

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今來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

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

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之人朝

中興聖政卷十二

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命又不能違藩鎮辟置之

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朝廷姑息藩鎮可謂得已而

不已願罷慶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

過若干負以寬民力從之令修政置局措置 罷福

建提舉市舶司令憲臣兼領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

入對 上曰間卿大名何為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

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

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

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

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

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

對國胡
入安

司建蔡
舶福

弊差論
官添

馬益廣
博西

稅賦指
田被

時國胡
政論安

非毀譽各不乱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

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

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顧人

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

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

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核實而上十有

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為時政論二十篇

以獻其論定計略曰 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

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敵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

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

疑之臣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數動與西

中興聖政卷十二

北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

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正心

謂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論養氣

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

養之氣曲直如何願強於為善益新厥德使無曲失

可得指議論宏度謂人主以天下為度不可以私勞

行賞私怨用刑論寬隱謂初業興衰之君柔遜謙屈

必施於林窟退藏之士以彌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

橫之敵內拂貪殘之性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護說殄

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其大指如此至是又

申言之時 上欲講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

胡安國

福建實法

王居正

令言

首司

胡安國

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宜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

人之經 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勳員外郎朱震 資

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

所請也 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

為宜初偽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

寺觀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

貨守與士大夫謀為實封之說存留上等四十餘剝

以待高僧餘悉為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

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便之 起居郎

王居正知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嘗與居

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離居正見 上

中興聖政卷三

三

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啜飯共圖中興

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驚動天下

今為相施設止是願 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

是檜始恨之 己巳 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

多涉細事意其沽取言之名朕謂 宣和間言事者

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人言不問踈遠所以人人

敢言 癸酉 上諭秦檜曰內諸司可省者令修政

局條上檜曰此感德事也 大觀 宣政間屢省冗

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聽 甲戌給事中

胡安國進兼侍讀給事中陳瑀中書舍人陳與義並

兼侍講 上令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

必作義朕將咨詢

臣留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繼之曰君德也蓋

人君之德莫大於學問寬也者所以居是學問者

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學問者也學則必有思思則

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明而廣大昭徹與

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為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為

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

意夫是之謂君德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也

仰惟 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幾

之繁日不暇給而留神六籍退託不明申命講臣

中興聖政卷三

四

無為義訓隨事解釋用將咨詢焉嗚呼茲君德之

盛所以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載之上也

知無為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

建康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

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欲

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

戰車不可舒慮滌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

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為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傍

設四輪每輪八楸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

車下安四輪略同飛虎頂張布惟以避矢石傍斜衝

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

王彥恢

營田

郡引
守對

郡民師
帥之守

經非朱
廷望勝

非論國胡
勝再安

置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並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為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上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戊戌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是日呂頤浩進上勝非還任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苗作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可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

中興聖鑒主

勝非故有此命頤浩恐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隳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苗劉時能調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睿獎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倘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

官定
法改

衛國胡
兵言安

防臣吳
江論表

民稅論
權催

耻公論謂何不報遂卧家不出詔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修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人五考並與改京官己亥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帝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門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蓋觀前代三衛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球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替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彊本消患預防之計也伏望考祖宗選擇禁旅之法修明軍政咸服四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為之防足矣詔以付沿江守帥初命尚書倉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趣辦為功至有五

中興聖鑒主

出經 示孝

王倫 自倫

胡安 崇安

呂頤 薦頤
臺諫
童 官子

月初已到行在論者以為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催督官吏及受納管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 癸卯

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 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北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皆為所拘既而金左副元帥宗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 戊申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罷安國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勝非皇恐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曰禮義不愆於人言而奚恤君臣無間於大體以何傷章十數上卒不許呂頤浩言於 上是日詔安國可落職提

中興聖政卷三 九

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射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遂家居不出己酉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尚書右司負外郎劉棻行石司諫呂頤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是日給事中兼侍講程瑀亦罷知信州自是臺省相繼出矣 汀州童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子書 上召見于內殿頃記誦如流 上嘉其敏命為文林郎仍賜名嚴 庚戌大理少卿張宗臣奏風塵未靜寇盜間作州郡兵器廢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漕計闕乏不復給物料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今兵器闕少將使數百疲卒索手臨敵此必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郡凡

軍器物料速給其直工匠不許他役監司察其減裂者帥司或大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計給其餘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軍政之不修莫甚於今日之郡國也郡國之有兵所以為民社稷之衛今乃與阜隸雜處轉移執事之不暇未始一跡於閱武之場吏亦習熟見聞以戎器為長物宜其所儲有名無實而塵存者盡折斷爛尤可傳笑噫以甲仗名庫者苟欲備儀注而已耶則誠不必問儻曰民人社稷之衛在焉不可以無一旦不虞之備則安得置而弗憂宜 太上皇帝以是而力責州郡也過者聖上

中興聖政卷三

十

克遵成訓益厲戎昭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閱習凡器械之利蠹不備者皆有程督將繕治而一新之豈止於吳人之犀渠魯人之貝冑而已哉在易萃之大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蓋國家閑暇之時而能不忘舉此然後見聖人之政云

辛亥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並罷壬子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並落職與宮觀皆坐秦檜黨為呂頤浩所斥也自是臺省一空矣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周復令轉對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為提舉江州太平館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會邊報王

臺省 秦檜 相檜

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
 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 上乃召兵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宏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
 略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
 上謂宏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
 歸又檜言臣為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宏禮
 請御筆付院 上即索紙書付宏禮宏禮退未至院
 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
 動於四方遠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
 理殊非素期檜既免 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
 朝堂檜入相凡一年

中興聖政卷三

十一

龜鑑曰秦檜何人哉既出宗尹而奪之位又出願
 浩而專其權昌言二策可聳四方及上二策專為
 敵計南自南北自此此何語也而斷然與天子言
 之王居正有言檜自請為相必驚動天下今設施
 乃止於是置修政局所修何政實欲奪同列之權
 宜乎曾統有何以局為之譏也既而願浩視師還
 朝以傾檜御史黃龜年之論奏一行檜於是下章
 辭位矣考紹興三四年間國勢乍張而復沮敵人
 既憚而復肆者秦檜禍國之胎已萌於此也
 詔珍禽花木毋入臨安諸門 夜四更慧出于胃
 上憂之命大官進素膳宰執言所次分野甚遠 上

胃出

柔修
行宮

柔修
政局

置六
部監
非勝
相復

曰今不論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天之
 威耶

臣留正等曰天心之仁愛人君至出災異以譴告
 警懼之者乃所以扶持而全安之也人君之得天
 蓋在此而臣下乃採占步之術或推之於隣國或
 驗之於將來是以姑息愛其君者爾星文變異
 太上皇帝不問齊魯燕趙之分惟知側身以修省
 而過臣乃以所次甚遠為言其得失果何啻天淵
 也

中興聖政卷三

十一

秦檜落職告祠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為移建明二
 策之謀尔材可見 己未罷修政局以議者言修政
 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故也 辛酉以琴
 星出赦天下内外臣庶許直言時政闕失 朝奉郎
 大金通問使王倫至行在 癸亥執政進呈胡安國
 請益衛兵 上曰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
 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奇修鞍馬備
 器械乃為先務 初置六部監門一員 乙丑提舉
 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辛未詔自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外
 者並依舊作御筆行下是日御筆醫官樊端彥特除

生馬監于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
此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 已丑進呈御
前給歷遣使五人巡行諸路仍各賜內帑絹二百匹
曾統等辭免賜絹 上曰朕欲出使無擾不受一切
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聞司馬光為相每詢士大
夫生計足否人怪而問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
朝廷理事輕去就耶至今人多誦此語

臣留正等曰廉者士之常分也况將命而出四方
之所觀望而視做苟其身之不正如正人何 太
上皇帝遣五使巡行諸路戒以勿受饋遺固宜欽
承休命不敢踰越然且曲加賜予以養其廉使臣

中興聖政卷五

以禮隆寬待下則凡為人臣者當如何其報耶
辛卯朝議以坑冶所得不償所廢悉罷監官以縣
令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副使馬承家奏存饒信二
州銅場許之二場皆產膽水浸鐵成銅 元祐中始
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 紹聖三年又置信
州鉛小場歲額三十八萬斤其法以片鐵排膽水槽
中數日而出三煉成銅 癸巳直龍圖閣胡寅應詔
上書論修政事備邊陸治軍旅用人除盜賊信賞
罰理財用核名實屏佞諛去姦慝十事 甲午御筆
起居舍人王洋面奏不急之務可降一官初詔羣臣
條闕失而洋面奏請官五代九國子孫 上諭輔臣

洋五請王

聽進言

王庶親

議精兵

曰朕虛已求言務濟時病如□□□及朝廷闕失
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望諸國在五季時
割據類皆盜賊洋欲封其後是獎賊也洋言無取與
降一官若後來獻言之人有補治道朕當旌賞 進
士周拯夏康佐陳康國各上書論時事詔拯召見餘
賜帛罷之既而康佐等辭賜帛 上曰唐太宗固嘗
如此 本朝久亦不廢茲乃待士禮意也其以此諭
之 乙未詔王庶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
用張浚奏也 丙申初置江浙荆湖廣西福建路都
轉運使自罷發運司頗失上供錢物故呂頤浩以為
請 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斗欲於鎮江
上下積粟三十萬斛以助軍用 上曰若精選兵十
五萬分為三軍何事不成 祖宗取天下兵數如此
庚子御筆右諫議大夫徐俯可賜進士出身故事
任子不為臺諫官故有是命 丙午監察御史李藹
傳崧卿施垌保明秀州糴買軍糧數足乞議賞而
徐康國奏秀州尚有未糴之數詔詰問崧卿對以其
彼善於此所以特為開陳詔近方選任直臣廉按諸
路冀有埋輪攬轡之士以副朕意而傳崧卿初將詔
命公肆誕慢既列從班仍加反覆施垌保明觀望不
實朝廷何所賴焉崧卿可落待制職仍降兩官與在
外官祠施垌降兩官令吏部與遠處監當嘉興崇德

中興聖政卷五

兩縣係施垌所具當職並放罷

臣留正等曰銜命而使膺皇華之選分外臺之寄

吏之否臧事之罷行皆得以專達乎上實天子耳

目之司也是宜激濁揚清彰善瘴惡如鑑之明如

衡之平而無私焉而乃奏報不實公肆誕慢失職

之誅庸可道乎 太上皇帝獨運剛斷鑄貶職秩

則居是職者誰不知所戒焉

丁未盜張成入醴陵縣知縣事程愿率土兵射士

擊之巡尉曹修郭建皆為所殺愿中刃不死賊亦去

已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酤賣者取旨論罪

先是李綱為湖廣宣撫使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

中興聖政卷三

七

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推酤今日所仰養兵若

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

此何出朱勝非曰推酤自漢孝武時因兵興而有

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

旨 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

捕湖寇楊太 辛亥左迪功郎孔端朝宣聖之後也

上召見特改左承事郎尋以端朝為祕書省正字

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逆豫

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

邊圍二謂宜分三軍張聲勢使逆豫分兵拒守然後

大軍直搗宋毫豫必成擒三慮西北併力南侵不若

朱勝非論
北管論

楊紹公捕
聖錄後宣

論推
酒利

禁賣
公便

大諸臣
會將食

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悉以賞

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為守將 上納之

十有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

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 上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

食共議卿特未知

朱勝非閑居錄曰朝廷承堂陛之勢宰相號表則

之官動遵典禮不容妄作故事每見客無迎送之

禮無燕聚之私 建炎以來車駕巡幸典禮雖不

備然大體尚存三年有苗劉之變副樞呂頤浩禮

部侍郎張浚同為勤王之舉眾兵吳門日與諸將

議事或犒勞偏裨置酒高會必至夜分歎狎無所

中興聖政卷三

六

不至事定造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將會集不已

酒酣箕踞以至朝譟喧闐紛拏無復禮儀故事悉

廢矣

庚申執政進呈朝堂所受訟牒州郡有未決者乞

付大理 上曰宰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

細事為務顧呂頤浩曰卿可諭臨安守臣宋燁令盡

心獄訟毋致煩紊朝廷 辛酉詔自今住講日令經

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授至開講日如舊 初明州

象山定海鄞縣旁海有園田三十七頃民史超等四

百六十餘家剽土林鹵煎鹽官未嘗收其課至是浙

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始拘充亭戶盡推其鹽歲為

宰相親
細勿事
經廷口
義進
推州縣
明

大許期呂浩舉
禮親願兵

御筆作行
聖筆行
洪言擬
強官擬
弱官擬

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萬餘緡事既行乃言於上
守臣陸長民以是為言都省勘會令憲司具的確利
害申尚書省卒推行之 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國
瑞卒年五十三國瑞為郎時初得任子思先官其弟
朝廷許之因者令初遇大禮有子者聽蔭補期親
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
原且言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
磨異時勢必難舉 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
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 祖宗朝應批降御筆並
作聖旨行下自 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
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
依 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
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 祖宗
御筆不少王廣淵在 仁宗朝嘗類編成書以為後
法乞依故事施行 上從之 禮部尚書洪擬言近
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
者有以刑名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告
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按之則相疑曰豈寬
縱致然耶宜其所在奸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 上
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
為奸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 上然之
詔見緡出臨安門毋得過十千 辛未 上曰朕

中興聖政卷三

无

命輔
出臣
兵議

常思創業中興事殊 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
中興又須願 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
欲舉然大不容易此實艱難朕不敢不勉
臣留正等曰創業中興殆未可以難易分也蓋剛
平四字混一區字與夫救溢扶衰重光基緒自非
明聖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安能辦是功業哉 太
上皇帝因論創業之難而深念中興之不易且欲
勉強而力行故能撥亂反正中興災祚三紀之間
方內晏然蓋大有為之志已先定於圖服之功矣
上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於四方者
將來朕撫師江上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
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
少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
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
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可更召侍從日輪至
都堂給札條對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
臣留正等曰兵凶器也有時而致吉戰危事也有
時而致安爭逆德也有時而致順少康非兵不能
以中興於夏宣王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周光武非
兵不能以中興於漢肅宗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唐
國家當艱難之初敵騎四出直欲長驅東南非
太上皇帝親統六師指授諸將挫其銳鋒而奪敵

中興聖政卷三

三

師之氣敵肯為前日之和哉暨金主渝盟擁百萬之師歷我淮上非諸將角數戰之勝 太上決親征之策致彼將師自相殘戮 聖上續承繼興師討敵肯為今日之和哉 太上皇帝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斯誠不易之論

詔吉州推貨務見賣廣南鹽鈔並增貼納錢如准浙例 甲戌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為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已後文鈔四分支 建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部尚書黃叔放請也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輸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均定如對帶矣 命潭鼎

中興聖政卷五

五

李綱 平湖 南軍

均鈔 益鈔

詔州 納貼 益鈔

荆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聞曹成自邵入衡以趨江西即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眾成至衡綱召與語俾率其餘眾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掠衡山綱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間詔令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綱尋入潭州械知醴陵縣張觀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賊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須為言乃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遣統制官郝政降潰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王俊於邵陽自是湖

李綱 兵合 楊公 捕

臺官 賜出 身

宣諭 見

戒明 恕官

南境內潰兵為盜者悉平惟湖寇楊太據洞庭綱命統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網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宣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 乙亥賜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統進士出身 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募民如陝西弓箭手法 戊寅閩盜范忠掠龍泉縣范汝為之餘黨也 己卯宣諭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索薛徽言同班入見 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掛牆壁皆為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

中興聖政卷五

五

縣令尤親於民姦賊之吏必須按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歷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 徽言請州縣已蠲租賦文簿 建炎改元已前者並令焚毀又乞所至州縣吏無太過而職事不辦者如漢薛宣守馮翊故事聽臣兩易其任不理遺闕翌日 上諭大臣曰近臨遣五使面諭丁寧非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實惠及民可依所奏焚毀示民不疑有如合對移官具事因中省取旨 辛巳 上謂輔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對朕戒諭以持法明恕如 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

汪藻
修歷
日藻

給牒
甲度
造度

閻道
平忠
忠道

布衣
吳仲
書仲

浩曰惟明克允用刑所先也 壬午知湖州汪藻言
自 太上皇帝 淵聖皇帝及 陛下 建炎改元
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 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
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
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
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望許臣編集 元符庚辰
至 建炎己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
歷官采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靡有存者藻出守
湖而湖州不被寇 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
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為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
足之凡六年乃成 詔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

中興聖政卷三十一

三十一

誘 陛下之士卒則戰鬪可得而用誘 陛下之行
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又曰自古帝王之興兵
權未嘗重假於人今 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
多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臣為守或起於卒伍或招
於賊徒毒心不改逆謀猶存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
之地建一諸侯以同姓之親者主之前言伐齊者策
之上也不得已而建侯者策之次也疏入召赴都堂
審察遂以仲為將仕郎 庚寅廣東經略司言海賊
柳聰已受招詔補承信郎然聰居海中出沒如故久
之乃定 新知江陰軍趙詳之奏乞令經筵兼講諸
史 上諭大臣曰朕觀六經皆論王道史書多雜霸
又載一時捍闔辨士曲說遂不行 癸巳禮部尚書
洪擬請依 元祐法兼用詞賦經義取士已而御史
曾統以為未須兼經可且止用詞賦 上曰古今治
亂多在史書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呂頤浩言均
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嘗見 太祖皇
帝與趙普論事書數百通其一有云朕與卿平禍亂
以取天下所創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
上曰唐末五季藩鎮之亂普能消於談笑間如國初
十節度非普謀亦孰能制輔佐 太祖可謂社稷功
臣矣 甲午御筆申嚴銷金之禁 上因覽韓琦家
傳論戚里多衣銷金事且聞都人以為服飾者甚眾

中興聖政卷三十一

三十一

李綱

禁將
佐鬻

臨安
府火

書光
紀武

召洪
祖興

趙建
鼎

故禁之 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

罷命吏部尚書沈與求為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綱

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

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

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言者

論通州歲支鹽二十萬袋近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

官喬仲福王德市私鹽做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

人不敢問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自祖宗

以來他司不敢侵紊乃詔劉光世詰仲福與德之罪後

有犯者捕送臺獄重行貶竄 夜行在臨安府火燭

吏工刑部御史臺及公私室廬甚眾乙未旦乃滅

中興聖卷三

五

丁酉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 上面諭俯有合奏稟

事不拘早晚及假日並許入俯嘗勸上熟讀漢光武

紀 上書以賜之曰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

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為愈也

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

卿之言耳 戊戌左宣教郎洪興祖為秘書省正字

興祖擬兄子也與孔端朝張炳周林四人俱召試

上覽策謂大臣曰興祖所論謹直切中時病當為第

一遂與端朝並除正字而炳林令吏部與諸州學官

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權同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度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

高麗
入貢

張浚
罷宣
撫使

元祐
孫人
教子

禁外
橫賦
餉

福建
監法
移司

鄭士
教閱

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強寇鼎為二府素有剛正

之風度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賈

通行焉 己亥沈與求力辭湖南之命乃以折彥質

代李綱與求提舉江州太平觀 辛丑高麗國遣兵

彝敏等來貢 甲辰詔張浚罷宣撫處置使依舊知

樞密院事知夔州盧法原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

王似同治事今浚與劉子羽馮康國俱還 上謂大

臣曰近引對 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

遷謫道路失教 元祐人才皆自 仁宗朝涵養燕

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往登科後再須修學所以

人才大壞不適時用 乙巳呂頤浩言近遣郎官孫

中興聖卷三

五

逸督上供米於江西聞已起三綱則三十萬之數可

集矣 上曰所補不細江西漕臣必待遣官趣之則

失職為可責朕面諭都轉運使張公濟俾先理常賦

若常賦不入反務橫斂非朕恤民之意也 庚戌詔

福建轉運司移福州提刑司移建州 辛亥司封負

外郎鄭士彥言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

時禁軍教法甚嚴况今艱難而諸州往往冗占以將

迎為急務教習為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

兵官專主歲終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詔以付諸路帥

司 臣留正等曰嘗讀車攻之詩美宣王選車徒而作

李敗豫 劉橫
田浙南 心江湖

也其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則車馬之既飭矣其曰四黃既駕兩駟不倚不失
其馳舍矢如破則射御之既良矣其曰蕭蕭馬鳴
悠悠旆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軍律之無詳矣
用能四征弗庭無往不克蓋蒐苗獮狩閱習以時
故人皆為用夫豈以眾寡計強弱哉國家教閱之
令內而畿甸外而州縣莫不以時舉行良法美意
固與成周無異矣而不虔之吏奉行因循是以
太上皇帝下申嚴之詔日者大臣言軍政之弊肆
遵慈訓渠獲程督之嚴皆發於宸翰可謂備矣然
謹始怠終人之常情安知主兵吏後日之奉行未

中興聖政卷三

三

必不如前日之因循也惟睿斷不移軍勢張而國
威立矣

襄陽鎮撫使李橫敗偽齊于楊石店遂復汝州

甲寅言者論淮南多閑田而耕者尚少今安復鎮撫
使陳規措置屯營田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倣
其制下之諸路詔湖北江東西浙西屯田令帥臣劉
洪道韓世忠李回劉光世措置都督府總治 虔賊
謝達犯惠州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二

提兼舉 上羅債總之名李破豫 提刑 折供 領官始橫劉

詔戒 獄官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三

高宗皇帝十三

紹興三年春正月丁巳朔 上在臨安 己未命諸
路憲臣兼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
也 詔婺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 庚申李橫
破穎順軍降偽齊知軍事蘭和後二日敗偽齊兵於
長葛縣 甲子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
軍錢糧總領名官自此始 李橫復穎昌府城陷趙
弼巷戰不勝遂遁去 乙丑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
也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
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為吾士師者各

中興聖政卷三

一

務仁乎濟以哀矜天高聽早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
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
具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鈎考當議殿最

臣留正等曰人主有好生惡殺之心而治獄之吏
以慘酷害之斯民固有小罪而陷深文者猶吾
內之於機穽也 太上皇帝中興之功出於仁恕
四方盜賊雖毒流於天下而不能使民心解擣而
去蓋不忍人之政素有以結之也時方艱難既已
救吾民於水火而兵革休息又恐其隕性命於酷
吏之手聖心亦已勞矣為吏者安忍高下三尺而
傷中和之政乎 紹興初宰相欲以大理卿高誼

黃柑
敵

頌陳
規營
田法

敵饒
風陷

敵及
下先

敵元
府與

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撤離曷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撤離曷大驚以杖擊地曰兵玠爾來何速耶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而壕寨將走降敵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敗乃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逃走敵既得山寨遂來高下關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却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陷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為主凡授田五人為甲別給菜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

中興聖鑒三

四

在興州之仙人關為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于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敵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俱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間道則吾勢日盛大事去矣今經略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遠出敵後褒斜山谷如行鼠穴敵見玠遠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去

中興聖鑒三

五

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塙壘凡十六日而成其眾稍集既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振 庚子詔伯琮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二十字進入 上自擇瑗字以名之 辛丑詔天章閣神御旦望節序 帝后生忌應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 上以每位當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 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 壬寅宗室瑗為貴州防禦使 甲辰詔諸州經總錢並委通判拘收 乙巳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偽齊兵於伊陽 丁未知成都府王以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

吳玠
守人

劉子
羽守

劉宗
賜名

用他
物代

通判
總錢

二惡張相

胡陟安

王推然

今守 臣奏 利害 邊防 徐康 國獻 嚴餘 折和 納買

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
 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
 似如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聞浚論似
 非才不悅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兵平江府
 嘗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
 制以子羽為宣撫判官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
 謀之似充位而已 虔賊周十隆犯循梅汀州 庚
 戌廬壽鎮撫使胡舜陟改充准西安撫使應本路鎮
 撫司並受節制 辛亥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
 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徐俯簽書樞密院事故
 事簽樞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
 帶 壬子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仍貶秩一等
 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
 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貸
 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者或持杖而逐保正者言者
 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
 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材能
 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罷仍貶秩二等先是康國
 獻羨錢十萬緡 上不受宣諭官朱異左司諫唐燁
 論康國辨雜民戶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 三月
 戊午詔兩浙諸州和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
 己未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眾一郡

論武 差添

趙鼎 宣撫 江西 李橫 傳京

呂習 射童

王庭 編管 王庭 秀庭 史權 廉乞

至有三四十人貪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
 及有功勞於國之子孫朝廷特加優恤者許添差外
 餘並禁止若以負多關少當自稍清入仕之門以息
 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室外令吏部開具申尚書省
 准西安撫使胡舜陟至廬州清平王全與其徒來
 降前郡將王亨籍官逋之在民者亡慮數萬緡舜陟
 盡蠲之亨又託名贍軍令市販輸金舜陟並罷之流
 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貸民俾濟農事會歲大穰所
 收至倍公私皆給焉 甲子知建康趙鼎為江西安
 撫大使兼知洪州 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諸軍收
 復東京朝廷嘉之特遣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丙
 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令召見
 餘賜帛罷之 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
 焉蓋錄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
 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謹也 己巳穎昌提
 奏至詔李橫再進翊衛大夫 癸酉東流令王簡坐
 賊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賊吏罕復黥配矣 甲
 戌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
 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望命五使
 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具名來上參以
 公議不次陞擢以厲士風從之 丁丑初惠州獄囚
 黃四等七人有司以為強盜當死推勘公事孟師尹

中興聖歷三

七

宣使人 薦諭 賞罰 大臣 親

憂 簪 兩 麥 損

論 祐 誣 元 后 謗

擢 直 子 郭 浩

招也玠亦遣撤離曷書以大義責之撤離曷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于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

康府推貨務都茶場亦移于鎮江 浙東宣諭朱異

薦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義烏縣令

閻卬昕知龍泉縣汪汝則知瑞安縣熊彥詩知嵯縣

姜仲開政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仲開臣之外親

乞勿賞恐外議以臣為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

以為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 岳飛以大軍

次虔州 癸巳執政奏事 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

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蠶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害

蠶麥久則為害矣 上色稍和 詔禮官重別討論

中興聖政卷三

十

昭慈獻烈皇后謚號時登仕郎郭況上書言其兄

浩直諫事且乞雪 昭慈后元符之謗前二 日上

諭輔臣曰此 哲宗朝事言之母傷乎徐俯曰 陛

下母事 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謗已雪矣

上曰 昭慈勲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 本

朝盛事俯曰 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

元子繼萬世之統以 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

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

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也翌日詔况引對

上曰况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浩自有子柄 上曰

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為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亦足

閣下

中興聖政卷三

十一

隆宣隆 隆宣隆 隆宣隆
隆宣隆 隆宣隆 隆宣隆
隆宣隆 隆宣隆 隆宣隆

血無壅也况乎天下之大一人臨之勤亦不可以
己也而明實生焉漢之君惟能訪公卿覽封事議
論經傳而致中興之盛惟為其臣所蔽使不得開
又不觀書而兆於亂故不勤則無以為明也不已
于勤則亦不已于明也 太上皇帝躬明德以濟
中興其積諸此
龜鑑曰居常禁中亦有日課朕無嗜好惟是觀書
五月至八月罷講舊制也而孜孜經史且至勿罷
焉講書講易經筵進讀可也而萬機之暇且至手
書石經焉故安國之春秋也置之座右率二十四
日讀之一過孟子所言皆仁義與治道復命儒臣
以進讀而謂輔臣則曰朕自有常度每朝看奏章
少暇讀書史習射至暮復覽封章日以為常吾君
之勤何如也
詔諸路宣諭官所薦人才並俟終更令入對當不
次陞擢以勸能吏 左承奉郎林儼獻書二千卷詔
官其家一人尋以儼監西京中獄廟 丙辰初馬氏
據湖南始教彬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丁錢絹米其
後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數民極以為患至是湖南宣
諭薛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餘斛乞以其半敷之
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幾守臣趙坦亦
以為言仍命田畝敷三分之二 詔博羅米斛以度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三

差論平 添炳 仁取科應張 親築 法申 程熾文
祖法 童樣 宅睦 意明 博告

熾官告償其直者中糶數多之家多給官告數少者
給度牒 戊午大理少卿元袞言律令煩多非明察
詳審而熟於憲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獄比擬繆
誤者十常二三望令刑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疑者
為之推原法意申明以頌天下俾郡縣無承用之駁
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廣 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
看詳如其請 辛酉詔築第百間以居南班宗室仍
以睦親宅為名 壬戌應童子舉張樣為迪功郎樣
年九歲能誦書為古風詩孫子論 上親試而命之
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 祖宗兵制 上曰 祖
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 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
深朕於政事間未嘗不繹思 仁祖庶幾其髣髴也
龜鑑曰我 高宗之法 祖也論兵制則曰 祖
宗制度自朕家法進實錄則曰 祖宗規模此朕
家法吏部條法創之可也而曰 祖宗成憲不可
廢也尚書繩墨寬之可也而曰 祖宗成憲不敢
改也謂 仁祖臨御最久德澤在人最深朕於政
事專以 仁祖為法景德與契丹講和故事今日
可以遵行命以 真宗寶訓進呈於是而得繼志
述事之孝
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
官當減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八十餘負理宜改正

三六五

罷守 通判

韓肖 使

北曹 使

楊沂 中

魔招 中

故生 鹿

罷等 罷

王管 編

詔付吏部炳又言宣諭大臣自今勿廢都堂公見之
 禮則必無乏材之歎詔三省通知 監察御史鄭作
 肅言通判出於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
 咎無敢刺舉今藩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
 諸州通判見任守臣所辟者並罷 丁卯尚書吏部
 侍郎韓肖曹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通問使給事
 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使 神武中軍統制楊
 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而魔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
 就招詔沂中速往招捕餘黨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
 六人 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紛起其間固有
 久負屈抑不得自伸至於因緣嫌怨虛誕不實者十
 蓋八九望令百司具申朝廷特寘嚴憲從之 乙亥
 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 上不欲却諭輔臣曰將放
 之山林以適物性 丙子知永州黃陞與其州官文
 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宣諭薛微言劾其贓汙不法也
 金房鎮撫使王彥復金州 丁丑左中奉大夫王
 聲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賄當絞也仍以其獄示
 諸路州縣 戊寅左宣教郎李長民守監察御史左
 修職郎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歐陽興世
 登仕郎鄒况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 上
 問輔臣曰長民性行比兄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
 皆淹博文詞則長民優 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

惟用 賢人

好不 惡偏

得其葉以示從臣而正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者
 士大夫笑之徐俯言正民之父景淵長者持論平乃
 不以元祐為非 上曰顧長民材行何如耳 元祐
 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
 賢則用之又問况何如人頤浩等對以浩之弟 上
 曰浩固賢今更當議况之賢否尔帝益曰 陛下不
 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以知浩之賢而又問况之
 賢否可謂至公矣 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况用人
 乎既而侍御史辛炳言况本非士類鄉評無聞玷辱
 名臣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從之
 臣留正等曰用人之道與聽言同聽言而不擇蔽
 於先入之私牢不可破此害理之大者也求才必
 於名門凡賢人父兄之後舉為可用而不加察焉
 不為善用人者矣夫人才將焉取哉取於疎賤而
 賢則用之取於世族而賢則用之疎賤非無人才
 而氣質成就之為難世族非必多才而事業見聞
 之有自抑遠者多見遺近者無不錄能使大臣知
 之薦之天子而用之也往往寒賤為左膏梁為右
 耳彼其承籍風烈克肖於一門之中如十六才子
 者美矣不才如四族者烏能保其無有哉 太上
 皇帝褒錄 元佑黨人子孫則象賢崇勸之道也
 不偏於用舍則求賢審官之公也問李長民之性

難論
知人

禁諭
物用
錢糧
宣

罷
宜
然
便
宣

行更議鄒况之賢否雖大臣所嘗薦論而嗚呼
弗若此以知人之為難也孟子論用賢之道亦曰
未可者三然後察之蓋賢哲羣才之鑒惟明則精
也一不用明焉殆矣

己卯湖南宣諭薛徽言上通判永州劉延年祁陽
令張登治狀 上問延年何如人輔臣皆言不識

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雖聖人猶難
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縣令之不
可數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言又奏
擅發錢米賑糶飢民乞黜責 上擇其罪因詔自今
宣諭官合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寘典憲延年嘗

中興聖政卷三

六

權興國軍巨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為名將徒眾數千
人孳舟入軍延年御之有方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
今稱之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然陟初張浚既受黜
陟之命事重者出救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
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為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
代之故有是旨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三

免童子
賜帛
察官
決獄

復六
部架
閣

韓肖
和戰
論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
中華書局上海
編輯所藏書

高宗皇帝十四
紹興三年六月甲申朔徽州童子林國佐九歲能誦
書詔免解賜帛自是遂為故事 乙酉詔以臨安獄

多淹滯命察官一員詣府監視決遣事大者趣之
婺州進士張志行賜號冲素處士志行東陽人以學
行為鄉里所推 大觀中數舉八行不就浙東宣諭

官朱異言于朝故以命之志行年幾七十矣 丙戌
復置六部架閣庫自 崇寧間何執中為吏部始建
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留部二年
然後昇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人以

中興聖政卷四

一

為便迄 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負外郎蘇良治
奏復之遂命末廳郎官兼領 丁亥同簽書樞密院
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入辭肖胄言今大臣各
徇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之宜今臣
等已行願毋先諭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
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肖胄母文氏聞肖
胄當行為言韓氏世為社稷臣汝當受命即行勿以
老母為念 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
文氏彥博孫也 庚寅 上謂呂頤浩等曰為法不
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
不行太輕則不禁奸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

論法貴立

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臣留正等曰法為天下平也不可得而重不可得而輕惟其當而已矣故法之立也固已服人之心於未抵罪之前而又哀矜惻怛不忍以行之則下知有恥而義足以禁其非也苟惟不然加之極刑有死而已人苟自棄則死非其悔奈何以此懼之哉國家仁恕為治惟 熙寧用事之臣制重祿以行倉法至於一錢以上坐徒劉摯謂徒為暴刑難正其罪蘇軾譬之子弟有銖兩之過父兄施斤鈞

中興聖賢書

二

之罰皆謂其不可行也法嚴而不可行無乃有悖於事情有不合於先王之法乎法不可行而存之無乃有害於民有累於國體者乎視宮中禁切之令雖軍法無益則吏祿之法宜用中制然後決可行也

宣諭官薦李彌正等王璣楊公討

壬辰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建昌軍教授李彌正玉山縣丞張絢清修廉潔文學過人詔並進官赴行在 甲午神武前軍統制王璣為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公復犯公安石首二縣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數請濟師乃命璣總舟師以行凡湖南北兵並受璣節度已而璣請招安金字

論安招之弊

牌 上曰近來盜賊踵起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須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公跳梁江湖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為但令璣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貸其餘可也

龜鑑曰我 高宗之所以區區羣盜者又有道焉聖訓嘗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立功之人是聖意之主於討者然也又曰凡今日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四方之人應能開心易慮散歸田里罪犯不問是聖意之主於招者然也他日謂軍執曰民窮為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其田里肯為盜乎又宣

中興聖賢書

三

編上狂人管書妄

諭江西平盜之策惟曰擇憲帥以壓服其心任守令以勸課其業蠲科役以優足其力是又不招不討思以弭盜而使之無盜寧非萬世之龜鑑乎 辛丑進士歐陽凱士特送洪州編管凱士嘗上書論時事前四日 上諭輔臣曰頃上書人間有狂妄者朕多留中不欲寘罪今凱士狂妄之甚若不懲戒且慮扇惑羣聽亦害政之一端也可以其書付從官議罪來上仍宣示臺諫議上故斥之 時方審量濫賞而以左右司領之呂頤浩當國時有所縱舍左司負外郎王罔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

宣諭 馮李 郁等 錄子 孫勳 慮因 早

湯增 錢茶

七因 軍執 罷早

大泉 四司 詔錄 監錄 水州

宣諭鄉貢進士石公孺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孺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女兄弟也郁早從揚時學時以其子妻之宣諭朱異言其賢故召 丁卯詔錄用六朝勳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其後得趙普趙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 己巳詔以久旱令兩浙憲臣行所部慮因左司諫唐焯乞令憲臣所至親自引問庶使冤枉獲伸從之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 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雖變舊法亦權一時之宜戶部尚書黃叔教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早乞罷政 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叶恭交修不違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 乙亥朱勝非起復舊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丙子詔諸路監司分按州縣親錄囚徒以察冤滯以久旱用工部員外郎朱締奏也泉州洪水溢壞城郭整廬舍凡三日乃平 己卯

中興聖鑒古

六

進呈左司諫谷焯奏講筵所祇應人以經進書推恩內門下後省私名慕允中換進義副尉仍與不作非泛補授乞追改施行遵守朝廷約束 上曰此講筵所奏御寶批也既有例當依例施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當如聖旨施行然副尉而煩諫官論執乞陛下從所奏 上頷之徐俯曰既有例當如何 上曰然凡朝廷所行事既有法有例而行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關大體呂頤浩席益又固請從焯之說 上可之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必有爭臣以防其微必有謀臣以當於體此為治世也已矣事之行也苟有

中興聖鑒古

七

毫髮之可議人以為猶可也爭者曰必不可人以為未害也爭者曰必有害人主豈得忽於微而默其說哉彼以爭為職者也事之猶可也而過於言無傷也人有所難言事有所必不可言者又將使斯人不擇可否不計從違以伸其職於後也故曰法家拂士不可以通人望之言無不從有補國家稍加違拂其職遂廢謀臣者所宜左右其說以獻於明主也 太上皇帝樂受諫疏付外而行與大臣謀議曲折詳盡寧格成命而重違諫奏此國體也夫以焯之論一副尉與論獻瓜果而授試官者何如哉獻瓜果而授試官塗之人耳而來者未

雨上喜

叛徐文

滯案論
濡奏

皆黨元
賢不祐

必加多因講筵而覬恩倖則祇應之類不泛也其
非泛補授之名安得而不早正於此雖有前此可
免論執特不可以一祇應恩澤而屈忠言沮直氣
也輝之論事以其職願浩益謀國以其體而太
上皇帝不難於聽從之聖德感矣哉

庚辰輔臣奏事呂頤浩言雨足 上曰日者亢旱
朕甚憂之以為穡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
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
上命議獄省刑弛力役進素膳及是雨乃足翌日
上始御玉食焉 八月丙戌初忠銳第八將徐文叛

中興聖政卷四

八

降偽齊劉豫大喜命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今犯通泰
州 辛卯詔諸路州軍自去年以後奏案未得斷勒
者具月日申部取斷先是禮部尚書洪擬入對論諸
路獄案凝滯 上諭輔臣曰奏案遺決濡滯刑獄禁
繫者多何以召和氣呂頤浩曰奏案法有日限 上
曰但不舉行耳可常催趨務在刑清庶革久弊乃有
是旨 甲午 上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
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
真元祐黨人豈有不賢但蔡京輩凡已之所惡欲終
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
庚子詔都轉運使移司撫州 甲辰手詔曰比者

求異

軍儲

額缺

三省

六曹

許監

司條

邊防

復置

補建
居注

論不
異奏

雨暘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怵惕之中又復地震
蘇湖益甚朕甚懼焉蓋天之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
德不能奉順乾坤叶序陰陽之故咨尔在位大小之
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時已命諸
路憲司起發州郡所負積年禁軍闕額錢是日 上
諭輔臣恐不便於民速令除放詔自 建炎以來皆
蠲之 御史臺主簿陳祖禮言按臺令有三院御史
分詣三省點檢之文六察官輪詣六曹按察之制望
申行之詔自下半年為始 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請
得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許之自是監司皆
得條上 乙巳詔復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皆

中興聖政卷四

九

直館檢討若著作佐郎有關依 元豐例差郎官兼
領 戊申罷江浙等路轉運司 是月韓肖胄等始
至雲中見宗維議事 九月癸丑尚書左僕射呂頤
浩引疾求去時天象示變臺諫交章論頤浩之罪
上始厭之 秘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相供具 建
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 建炎以
來起居注命百司各以朝廷所施行事報進奏院從
之 丙辰朱勝非言近聞泉州水災已下本州詰問
上謂大臣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
省蠲貸之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
聞何也既而泉州奏其事乃詔民之被害者除其稅

其當濟給及營繕者以度牒二百賜之

臣留正等曰書曰明四目達四聰蓋言人君之視

聽貴於無壅也管子曰堂上長於百里堂下遠於

千里蓋言人主之視聽易於隔絕也今欲去隔絕

之患而使之無壅其唯言路乎四方雖遠有水旱

災異使之上聞雖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疾苦

其視聽廣矣能乎是則天下之事無不聞矣蓋人

情喜聞其美而惡言其非所樂聞之事今也水旱

災異而使得以上聞則凡可以達一人之聽者果

何憚而不言乎奸佞之肆欺盜賊之竊發若是之

類使其無之則已有則必皆以實告得其實而預

圖之天下無難事矣其為益豈小補哉噫此祖

宗之深意而 太上皇帝所以責監司守臣也

權刑部侍郎章誼言朝廷比修 紹興敕令去取

之間不無舛錯望詔監司郡守與夫承用官司參考

祖宗舊典各撫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刪

去訛謬從之 戊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呂頤浩罷為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

年侍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

疾求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論其十罪 詔諸路水

旱等事令監司郡守即時聞奏如敢隱默當實典憲

已未手詔以緝計贓者三千為一疋舊法千三百

中興聖鑒四

十

增錢足 緝贓不 禁支本

為一疋建炎初增為二千至是言者欲舉 祖宗之

制杖脊贓吏於廟堂上以緝直高故有是旨 都省

言近降金銀錢帛和糴米一百萬斛務欲利國便民

聞前時和糴郡縣多將糴米留不即支及阻節減尅

民戶實得無幾致所糴數少今宜革去前弊詔有違

戾者當職官吏並徒二年

臣留正等曰古今言理財者必曰輕重做散

也太公行之於周管仲行之於齊其後李愷以為

平糴耿壽昌以為常平李彪以為和糴名雖不同

其實一也然則和糴之法豈不為甚良而其效豈

不為甚著今天下利之所出取之悉矣理財者亦

所施其能矣其猶可以佐用度之乏而兼利於公

私者莫若和糴賤而做貴而糴民有所濟而不飢

利不入於大賈蓄家而公上享其贏餘此其法所

以為可行也然而朝廷行之未見大為利者法非

不善而行之者重蠹爾 太上皇帝因都省之言

重違戾之罪蓋將以痛懲其弊也其在今日和糴

之法未嘗廢而不降臣願舉 太上皇帝是法而

奉行之有違者必罰無赦庶幾和糴之法不徒

存其虛名而遂收其實效此誠當今之急務也

庚申夜朝天門外火燭民居甚眾 辛酉川陝宣

撫司統領官吳勝敗偽齊兵于黃堆寨 壬戌呂社

中興聖鑒四

十

朝門火 天

呂頤浩

乞修 重教

知建康府建康自南渡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官為帥至是特有此授社既至對於內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因條十事一形勢二軍政三守將四屯田五通債六省費七謹賞八民兵九斥候十間諜 上嘉納之 癸亥起居郎曾統言記注之官職司言動國朝尤重其選多以諫臣為之聽直前奏事所以廣聰明也元豐官制始正起居郎舍人之名不復并任諫列然有史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浸壅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為嫌陛下雖有好問之誠人臣雖有輸忠之意而舊制日隳莫之或舉誠為可惜乃命依元豐舊制 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以邢煥薨故乞賜皆踰常制 上諭輔臣曰 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逾豈曰后族故私之邪後復以皇后受冊乞恩 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况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家等今請雖不已視其援母后為比者亦勿聽

中興聖鑒卷四

王

天子必有尊也惟 太上皇帝之是心也其為有尊也著矣 丙寅江南西路安撫大使趙鼎為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河南布衣朱新儒特補右迪功郎躬遣赴行在以宣諭官明彙言其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參政席益直院陳與義又交稱其賢故有是命 庚午 上謂輔臣曰日來稍撥忠銳軍謀大將而江上防守諸將部分悉定顧今歲防秋比日前為略具矣朱勝非曰今歲防秋誠非前此可及 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止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用之可以復中原威四方豈獨扞防險阻哉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廷設官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自渡江以來不除寺監之官豈非欲減冗負省浮費然在外諸司屬官浸增舊負以江湖荆浙閩廣九路約計無慮百餘負事之倒置如此今添差一路分都監之類月俸數百緡報一負之費已可養十寺監丞况一郡之官有踰百負而在庭之臣反不及此數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謂當裁減諸路屬官之數復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郎曹繁劇之務二則可以養試人才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遷其為利便灼然明甚是日進呈 上曰郎官高選前此多歷寺監丞

宣諭
明彙
人

具秋論
略防

乞諸
路減
寺官
丞

中興聖鑒卷四

王

乃得之自渡江以來省併官曹序進人材徑至郎官非是其議復置如同言

臣留正等曰國朝之制以三省統六部以六部統九寺五監尊卑上下秩秩然有不可紊之序用人率循次以進未有不歷寺監丞而得至郎曹者也中興之初大減吏員寺監丞多闕不補進用者乃始超躐尚書郎或以初改秩若監當資序者為之太上皇帝於是詔復寺監丞如累朝舊典此一舉也有三益焉考核人材詳試以事一也資級有倫名器增重二也少年新進不敢有僥倖之心三也主上嗣興尤重郎曹之選 寺監丞亦不輕授誠

中興聖政書

五

得 太上皇官人之法哉

壬申自軍興以來機速事皆以白劄子徑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勅其後擬官斷獄皆然兩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倣唐舊制分建三省凡政令之失中刑賞之非當其在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汙之嫌政事無過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論執而成命已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者並先書讀而後行詔自今非急速不可待時者並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畫時行下

孫論給舍失職

張乞縣令擇

臣留正等曰唐制以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復以中書舍人平處可否給事中駁正違失蓋懼其行之而有未善也至德以後兵興急於權便三省之長始顯決遣於是政去臺閣迨會昌間乃復舊典國朝建官遵用唐舊上下相維之制益復詳密艱難以來軍事或不待給舍書行循習滋久凡擬官斷獄一切徑下是亦何異於至德以後哉使給舍緘默不得有所建明是豈 祖宗建官之意哉太上皇帝斷然以重事非急速者仍命給舍書讀不以一時之權而忘萬世之制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太上皇有之

中興聖政書

五

大理少卿張昉言親民之官莫如縣令比來縣令不職奸賊日聞豈特為今者之罪蓋在於舉之不審用之不當任之不久遇之不厚臣欲乞每歲監司聚議舉縣令治狀尤異者一人保明列奏乞行誅賞庶幾人自奮勵化為循良吏部注授縣令並用合格之人不得注初補官子弟及文學衰懦之士是日進呈上曰縣令尤為近民須一任有舉主及格者乃得為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得為令已釐正矣當謹守之乃命以昉所言送吏部後多施行

臣留正等曰自封建之法廢分天子之民而治之者惟守令固不可以不擇以令視守其去民尤近

分將分
路諸

柰何以百里之任而小之輕於除授而莫之察乎
張初有請 太上皇帝未暇監司帥守之問而先
及於縣令聖意蓋有為也雖然古者為官擇人後
世為人擇官漢郎官出宰百里唐歷縣令則得為
臺郎給舍所以重其選也今日之法改官而為縣
令例所不免則不得已而後授之其餘求他入不
得亦不得已而後授之授之既出於不得已彼視
其職不過為養資考之計以求免於罪戾而已尚
何望其興吾民之治乎臣謂今日之法宜為官擇
人如漢唐之制增重其選則於 太上皇聖意有
合矣

中興聖政卷四

六

甲戌江南宣諭劉大中言知寧國縣李椿年練習
民事稽稅有條湯鵬舉悉心撫字人服恩信詔並進
一官俟任滿赴行在 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為
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
忠為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
武前軍統制王玘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
軍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為江南
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侍衛親軍步軍都指
揮使郭仲荀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
楊沂中兼權殿前司公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溫台
明州為地分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

司部上
法七吏

張九
成望

元言
法言
輕情
重法

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
當某路一定不復易 冬十月癸未起復尚書右僕
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
自渡江以來官司文籍散秩議者以為銓法最為急
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 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
乃命洪擬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至是成
書 丁亥詔撫州進士鄧名世左承事郎李公懋左
從政郎徐嘉並召赴行在以宣諭官劉大中薦也
戊子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張宗臣罷宗臣初除大理
卿坐職去會婺州以賣鹽不法事被劾宗臣欲逮平
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

中興聖政卷四

七

封來知之否簽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曰
九成但知有理旨不知有宰相 主上屢下恤刑之
詔惟恐無辜被繫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
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慚九成因投檄
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負且言其朋附權貴
居五客之一故罷 庚寅大理少卿元袞言四方之
獄雖非大辟情法不相當者皆得奏請裁決今奏按
來上大率皆引用情重法輕之制而所謂情輕法重
者鮮矣豈人之犯法而無情輕者乎欲望申教凡遇
麗於法而情實可矜者俾遵守成憲請獻以聞詔申
嚴行下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賣馬上諭大臣曰

宋肖借北楊死崔錢上舉試定狂漢容
曹韓使么於增物供勅法銓易英李

上書言國家之弊在用柔太過故敵得逞 上曰光武治天下以柔漢室復興漢英所言狂易朕不以為忤聞罷可也 庚申禮部自外郎虞漢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為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榜首循一資從之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處申朝廷取旨責罰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統制吳全與湖寇遇于陽武口死之 甲子樞密院言韓肖胄胡松年使還上即位遣人入北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宗維始遣李永壽王翊等九人與肖胄偕來 乙丑殿中侍御史常同言皇城司以鄆王提領而不隸臺察閣門客

中興聖政書

十

重失 火罪 明索 薦人 薦司 復先 十科

所謂一代之法者本非成於一代其所循治亦遠矣特因時之宜而少為損益尔遵之可以致治違之則至於亂蓋已有明效大驗於前世庸可率意而輕之歟常同之請知任人任法之說而未察公道私意於時世也尚書侍郎雖未必皆徇私之人要其所御皆宿姦巨猾法明如是彼猶舞而用法意一縱則將何所不至哉臣謂今日弊正在於不知謹守 祖宗之法而上下因循廢弛儻每事一以 祖宗之法御之何患於不治 太上皇帝謂 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是宜寶之以為致治之龜鑑

中興聖政書

三

詔沿淮諸寨鄉兵毋得輒擅侵擾齊國界分 庚午臨安府火 壬申御筆皇城司係專一掌管禁庭出入 祖宗法不隸臺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先是常同援臺格奏陳而幹辦皇城司馮益等復言本司自 祖宗至今並無隸臺察指揮輔臣進呈 上曰政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 祖宗法不可易今如易之後將輕言變 祖宗成憲者眾故不可不慎也 癸酉詔行在民居失火延燒官屋數多者取旨依軍法 甲戌廣南宣諭明索奏廣西提點刑獄董昇等十二人治行詔並進官一等俟滿秩赴行在 乙亥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

議宣初
職吏

四馬川

納餉南

命憲
大辟

省度
鏡監
官吏

臨安
又火

重茶
並法

不許
具關
乞差

各舉三人用宰相朱勝非請也 丁丑詔宣諭官所
劾賊吏罪至死者令刑寺摘出情理巨蠹之人三兩
名令所在留禁俟旨時議舉 祖宗杖黜之制故有
是命 初令賓橫宜觀四州守臣專管買發戰馬如
邕州例以提舉廣西買馬李預言逐州並係接連外
界可以招誘故也 己卯蠲南劍州所負民間獻納
錢十六萬緡葉濃之亂諸司悉取為軍費至是戶部
責償而待御史辛炳言本州累經殘破今再取於民
其為數百萬戶之害豈特十六萬緡而已乃寢其命
庚辰詔諸州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
申舊制也 十有二月壬午玉山縣丞張絢除正字
用劉大中薦也 初監察御史劉大中自江南還言
度饒兩監二年所鑄新錢纔二十萬緡而用本錢十
二萬緡吏卒之費又二十三萬緡得不償費望減併
官吏癸未從之 乙酉臨安火後二日又火燔民居
甚眾宰相朱勝非引咎乞罷政不許 己丑詔四川
諸州犯私茶鹽人並不用赦陰原免自是天下茶鹽
皆用重法矣 壬辰詔諸路監司令三省選擇差除
自今臣僚差遣並不得自具關乞差時御史建言
祖宗朝除用監司必擇累任知州通曉政事實有政
績或久任省府推判練達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
發摘姦伏薦舉人材撫存百姓無有不宜若有本路

迎奉
神宗

利害就委措置無有不當近年任用太易以一路耳
目之寄付新進望輕之人欲使政事修舉姦宄消伏
難矣望令中書慎簡聰明公正之人參之眾論書之
於籍以待有關按籍除授疏入 上諭輔臣曰今奔
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關必致干乞宜明戒諭毋得具
關乞差庶修士檢然循習已久終不能革也 癸巳
詔修蓋殿宇迎奉 祖宗神御赴行在 乙未詔初
磨勘改官人許注外路教官者為令 宰執進呈差
沈昭遠催軍糧事 上曰差官數有言者蓋常賦自
有轉運司官苟不職自當別選能吏豈可每每差官
催督乎至於因事差官出外自 祖宗時有之亦不
得俱廢也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以安靜為利以騷動為害
此不可不察也安靜而事集則於事所當為之外
不復有餘事矣騷動而事集則於所當為之外其
弊未易數也且天下常賦治之者有常職以常職
而治常賦取足而止寧有他費哉苟惟不然而差
官以督之彼承天子之命挾勢以恐動州縣酷者
肆虐貪者妄取從吏又倚其勢以為其所至之患
甚於常賦雖能辦集常賦之外又不知其費之幾
何此其所以為利害也 太上皇帝不從言者差
官之請而謂常賦自有轉運司可謂深明利害之

復睦宅親名殿和原海敬內
尚技 尚技 尚技 尚技

所在矣若夫因事差官必有所不得已者亦豈
聖意之所欲哉時焉而已尔

甲辰詔南班宗室新第仍舊以睦親宅為名 丙
午北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 是歲宗弼引兵攻和
尚原技之 海寇黎威犯潮州焚民居威登開元寺
塔望吳氏故居問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
救之民賴免者甚眾 王寵既陷偽齊劉豫令赴京
擢用終不受偽命而去

中興聖政卷十四

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四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五

章近道 孫近道 使近道 增貼鈔 鈔貼鈔 約貼鈔 奏不當 不不當 罪不當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五

高宗皇帝十五

紹興四年春正月辛亥朔 上在臨安 甲寅進呈
臨安府勘武翼郎馮師道言語狂悖事 上曰師道
本畫工嘗令繪佛像為民祈福已賜緡錢聞輒覬覦
錫帶遷秩此事在承平時猶不可况於今日豈有濫
賞官職賚予當勸有功朕未嘗敢以輕授師道以此
怨望爾蓋 上重惜名器不以假人自百工伎藝之
流一資不可妄得故因論師道罪狀諭無濫賞之意
茲有以見御天下以至公也

中興聖政卷十五

一

由也 太上皇帝以爵待有德有功者雖貴近越
法求請未嘗予之况畫工乎此所謂大公至正之
道宜謹守之

乙卯樞密都承旨章誼為大金通問使給事中孫近
副之北所議事朝廷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
河南地 詔准浙鹽鈔錢每袋增貼納錢三千通舊
為二十一十諸州所收貼納錢並計綱赴行在尋命
廣鹽所增亦如之 戊午詔宣州奏擅借殺人疑慮
獄案令刑部重別擬斷中尚書省輔臣進呈朱勝非
言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上曰今若加罪
則後來州郡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矣 辛酉初

三七九

張稍言 張論者 本國人心

師陝戒 將川

地震四 震雨川

趙鼎 洪州

吳仲 張仲 吳仲 張仲

知樞密院事張浚既至荆南上書引咎乞罷政詔不許是日殿中侍御史常同請對論浚以大臣之貴當闡外之權付與之專幾半天下事功不就受代而歸今乃聞命踰年故為留滯不度君命莫甚於斯壬戌詔浚疾速赴行在自是言者稍稍論浚矣 戊辰執政奏事因及北方事宜 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 自張浚召還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為都統制吳玠所憚 上聞之己巳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勳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尚列兵屯宜益務於和衷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為檢校少保位遇浸隆故有是詔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祝文付下 上曰霖雨地震之災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推膚剝體民怨所致當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 丁丑召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踰再歲戡賊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 戊寅夜臨安火 己卯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以舊職知温州肖胄與朱勝非議事不合力求去疏三上乃有是命後三日改提舉洞霄宮 右迪功郎吳仲上疏訟張浚無罪大略謂浚忠有餘而智不

南班 宗室 臺參

小勿 人用

宣諭 薦初 人教

買馬 移邑 州武 命舉 臣代 自舉 人使 關仙

足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望 陛下痛察之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實宗廟社稷之福 二月辛巳朔詔南班宗室自今並赴臺參故事宗室遷官或赴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著為令 壬午詔賊罪至死者方籍其資 癸未參知政事席益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諫官劉大中既奏其罪殿中侍御史常同復以為言上曰諫官御史所言臣僚過惡未必皆實然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既審知其小人自當退之也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權參知政事 軍賊禮成犯長陽縣荆南鎮撫使解潛遣統制官胡勉捕斬之 戊子監察御史明橐宣諭嶺南還入見橐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按吏二十有七人薦士二十人凡五使所案吏總七十有九人薦士五十有七人而劉大中所劾多大吏橐大中數言公私舉多聞人又薛徽言銳於有為而橐大中數言公私利病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此其大略也 乙未詔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赴行在 戊戌詔廣西提舉買馬官移司邕州 己亥初命三衛管軍及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智略可自代者一人如文臣之制 辛丑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入寇犯仙人關先是敵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敵必

常勅司
同不監

買馬
七說

李通務
世郁

張視仙
後事
捷關之

深入乃預治壘於關側號殺金平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平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撒離曷劉夔率十萬騎入寇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敵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直攻我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轉戰凡七日統制官郭震為宗弼所襲破其寨王師屢敗玠斬震以徇敵復攻之 壬寅常同為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 乙巳監察御史明橐言昨李棫遣人入大理國買馬於邊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官物大則引

中興聖業五

惹邊釐臣講究買馬之術有七深入蠻國誘之不惜其直一也厚有繒綵鹽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也要約分明四也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之六也馬悉歸朝而後付於將帥七也望之提刑司根究諸司鹽利剩錢應副買馬仍下提舉司詳前七說施行從之 鄉貢進士李郁為右迪功郎郁以布衣入見所陳皆當世務 上批郁學通世務議論可采故有是命 丙午知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殿中侍御史常同侍御史辛炳皆有論列不報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三月辛亥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吳玠敗敵于仙人關初宗弼與玠連戰未決敵遣生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五

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却之敵怒擁眾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鎗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敵退者斬敵分為二陣宗弼陣于東將軍韓常陣于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為蜀阨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玠從之敵進攻第二隘人披兩鎧鐵刀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敵死者復踐而登撒離曷翌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玠遣政與統領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同統領王喜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

中興聖業五

旗入敵營敵驚潰將軍韓常為官軍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敵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敵決意入蜀自撒離曷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大事記曰張浚以樞密任川陝半天下之責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以為定天下大計雖趙鼎離部致有富平之敗而得劉子羽以保興元用吳玠以保大散關遂有和尚原之捷繼有殺金平之捷敵自是不敢

犯蜀矣

丁巳右司諫劉大中守祕書少監 上諭朱勝非

曰大中頃使江西頗多興獄今猶未已若令為諫官

恐郡縣觀望朕於用刑欽恤明慎常懼有司行法於

意外今遷大中為少監蓋朕之深慮也 戊午江南

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已召而未至也

上命鼎薦人才鼎即以王居正呂祉董弁林季冲陳

索朱震范同呂本中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

撫州布衣寧子思獻白銀木刻成于手大悲像極

精工朱勝非進呈 上曰朕平日未嘗佞佛然亦不

敢加警顧飾象設以祈福乃流俗之事非朕心也勝

非又言撫州有玉尊刻成龍文疑禁中舊物未敢進

上曰此尤無謂異時茶馬司常竊市馬之直以易玩

好是舉山澤之利而投之無用之地尔其勿受自今

有來獻者皆却之 夜雨雹 壬戌孟庾自鎮江至

行在時督府諸將既已分戍遂併其府廢之而以其

餘兵隸都統制張俊 乙丑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

浚不已 上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浚懼即

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 上乃釋

然炳又言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借擬專恣誤

國欺君慢上者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丁卯張

不劉大喜 獄中興 命薦趙

却像佛 玩

罷府督

罷張浚

中興聖歷卷五

六

張浚 疏備

浚落職奉祠後三日詔浚福州居住

龜鑑曰 建炎初潼關告警羽檄交馳浚以密院

而任川陝宣撫之職請任西事分司秦州左通判

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與元一奏勇於自任擢劉

子羽於參謀而弛禁通商輸財濟飢熙如也用趙

開於總領而民不加賦軍用自足裕如也而分畫

諸將如吳玠如王彥如劉錡如關師古等莫不屬

其指授之下自是而捷於寶雞捷於箭筈捷於和

尚原捷於殺金平劔閣棧道賴以保全此雖吳武

安玠以下諸將戰鬪之功而分畫措置莫非我魏

公力也而議者乃以祕閣崇儒尚方鑄印中傷之

雖聖明天子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之諭而還朝

以後言者滋甚浚不容不落職出居外郡矣

浚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浚雖得罪猶

上疏論敵偽暫和心必未已當益為備具大略言此

敵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

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 紹興二年

秋黏罕有親窺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

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

悉也自後九月余觀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觀

之難稍息則復大集北漢之眾徑造梁洋是時朝廷

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困饒風進退未遑

中興聖歷卷五

七

戰者知敗則必誅也幕府上功毋或差一級者知言不相應則賞不行也終漢之世征伐不絕無不如志亦賞典明而將士用命尔近世則不然平時竭民力贍戰士以待一旦緩急之用卒然邊鄙有警使之擇甲必先賞而後遣之及其既戰奏功來上有司不敢問其士馬物故幾何但問其斬首敵級若干尔大將偏裨首已定封部曲行伍紛紛論賞動以萬計其間親戚子弟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鉦鼓往往第功常出戰士之右噫亦已濫矣夫有功而不賞固無以得三軍之力論賞而不當亦無以服三軍之心古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未聞賞

中興聖政卷五

十

千萬人而不足以勸一人也國家法令具載有司舉而行之正在今日臣是以備論之

癸未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以諫議大夫唐燁給事中胡交修殿中侍御史常同交章論之也 丙戌吳玠與敵戰敗之復鳳秦隴州 丁亥詔衢州布衣江衷召赴都堂審察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于朝故召遂命為右迪功郎 庚寅置孳生牧馬監于臨安府 甲午罷廣西茶鹽司其職事令轉運司主管其後復以廣東提舉司兼之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 丙午簽書樞密院事徐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徐俯 同列 罷市 炭

史兩議 朝修

俯既登宥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俯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論兵視鼎曰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邪俯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 戊申罷婺州市御爐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時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須核桃文鴉鴿色會守臣王居正入為起居舍人面奏臣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羣吏以目俄頃之間道路籍籍籍聞之傍郡蓋有不勝其擾者 上曰朕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 上感然曰當艱難之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 五月庚戌朔先是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今陷於敵所當先取 上曰就委岳飛何如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至是命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 癸丑左朝奉大夫范冲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 上諭朱勝非等曰 神宗 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刊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勝非曰 神宗史錄添王安石日錄 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 聖諭命官刪修足以昭彰 二帝盛美

中興聖政卷五

王

條田畫
利屯便

察賊
史尉及

不交二
已惡將

天下幸甚 甲寅詔淮南帥臣兼營田使知通縣令
銜內兼帶營田二字於是大省冗官且令監司守臣
條畫屯田利便限一月聞奏焉 江西制置使岳飛
復鄂州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 丁巳詔監司部
守常切機察賊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如失覺
察取旨重行時禮部員外郎郭孝友言今東南州縣
無水旱之災甲兵之禍而居無尺椽燹無成煙者賊
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賊吏乃煩朝廷遣使以
點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職也鄉邑有盜賊乃煩朝
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 陛下
申命有司禁貪墨於未發之前消奸宄於未形之際
故有是旨 庚申詔日歷所速行條具重修 哲宗
實錄事件聞奏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
統兵官劉光弼乞陞差 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
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
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人蒙
陛下厚恩不思叶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
是非正典刑以振綱紀 上以章示二人他日帶御
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峻拒之世
忠見 上因及其事 上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
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寇恂
賈復以私憤嘗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五

禁中
百事改

罷武
三尉
細省
曹歸六

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
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
以謝 上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 癸亥日
歷所乞關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
是內東門司取旨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蔡宏禮
復以為請乃許之 上因言禁中百事皆遵守典故
不惟 祖宗家法不敢輕議改更亦厭紛紛多事也
甲子參知政事孟庾兼權樞密院事時密院全關
官用故事而有是命 戊辰罷諸縣武尉 壬申三
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六曹 上諭朱
勝非曰卿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圖恢復之
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頓首謝
臣留正等曰大事關僕射者所以著唐制之得體
宰相不親小事者所以譏蜀臣之失職蓋執刀斧
運斤鋸左右趨走者眾工之所服役而梓人則不
過司繩墨正大綱餘無所事焉且天官雖均列六
卿而以治典居六卿之冠明六卿分任庶務以逸
夫天官耳不然百官庶府條目如蠅雜然叢諸宰
庭殆有不勝應者何以優游講究國家之大事耶
太上皇帝高見遠覽清中書之務屬分職之官責
六曹長貳無得苟簡而專以恢復大計屬宰臣可
謂得任人之要矣傳曰揭裘者振領綱舉而目張

三八五

禮堂上 館復 典明 名史

試類川州陽復 省陝唐襄 飛

畫金 楊招 畫星 華安 見

命辭范 新冲

其斯之謂歟

癸酉詔修國史日歷所復以史館為名 甲戌國

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二事 丁丑詔

秉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左中

大夫新知泉州令應特轉行左大中大夫初令應奉

詔選宗室子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玖年五歲 上

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育之尋以中書舍人張綱

言詔令應轉左大中大夫指揮勿行 岳飛引兵復

襄陽府初偽齊將李成聞鄆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

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六月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舉

人令宣撫司於置司州置試院選差監試考試官務

中興聖政卷五

十四

在依公精加考校絕請托不公之弊先是詔省試並

就行在至是禮部侍郎陳與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

不能如期故復令類試焉 乙未詔楊華特補修武

郎添差臨安府兵馬都監樞密院奏華已受程昌寓

招安故有是命 金星畫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

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朱勝非奏曰冲謂史

館專修 神宗 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 元祐

中任諫官後坐章疏議論責死嶺表而 神宗實錄

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下之意及其增

修者不無刪改倘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

上曰紛紛浮議不足恤也勝非曰冲不得不以此為

進修 意昭 朝史

增省 官秘

制誥 重定 救

碑公上 著呂

自呂勘館置 便熙 校史

辭今聖斷不移冲亦安敢有請 上復愀然謂勝非

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 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

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 昭慈謂 宣仁聖烈皇

后誣謗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朕每

念及此惕然于懷朝夕欲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

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勝非進曰聖諭及此

天下幸甚 詔增置秘書郎著作郎各一員校書郎

正字各二員 己亥詔今後除授館職寺監丞博士

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外監司帥司並命詞給告承

務郎以上差遣給救命惟選人止用劄子 庚子吏

部員外郎呂聰問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著神

中興聖政卷五

十五

道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當時詔本

日歷時政記以為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 先皇

與子之志蓋已定於一年之前豈容中間更有異議

其所以召臣祖輔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於 神

宗皇帝之本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

遵奉初詔即非輒詆 先帝輕變舊章當時若使更

俟年歲 神宗當自更之豈特 元祐臣切聞聖詔

欲改修二史所係之大者無出於此謹以投進乞宣

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為案底從之 壬寅初置史館

校勘員 惠州牢城人呂熙許自便熙坐殺苗傅之

徒張政抵罪至是始釋之 丙午執政奏事 上顧

范論法
冲變

范論事
冲史

典皆為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
末冲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
仁宗皇帝之時 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
可變更當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
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及
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
安石自任已見非毀前人盡變 祖宗法度 上誤
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 神宗之
意 上曰極是 上又論史事冲對先臣修 神宗
實錄首尾在院用功頗多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
失以明非 神宗之意其後安石婿蔡卞怨先臣書
其妻父事遂言 哲宗皇帝紹述 神宗其實乃蔡
卞紹述王安石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 神宗成功
盛德煥然明白 哲宗皇帝實錄臣未嘗見但聞盡
出姦臣私意未論其他當先明 宣仁聖烈誣謗
上曰正要辨此事 上又曰 道君皇帝聖性高明
乃為蔡京等所誤冲對 道君皇帝止緣京等以紹
述二字却持不得已而從之 上曰人君之孝不在
如此當以安社稷為孝冲對曰頃在 政和間嘗聞
道君皇帝六鶴詩一聯云網羅今不密回首不須驚
宣示蔡京等云此兩句專為 元祐人設以此知
道君皇帝非惡 元祐臣僚 上曰何如當時便下

一詔用數舊臣則其事遂正冲對若如聖諭天下無
事矣 上又論王安石之姦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
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
此冲對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為害於天下者何事臣
對以新法願曰不然新法之為害未為甚有一人能
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為害最大蓋已壞了天
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為然其後乃知安石
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 上曰
安石至今猶封王豈可尚存王爵 庚辰御札參知
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鼎留身
辭以非才 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
人自有臺諫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
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
之 詔吏部編七司例冊時有旨六曹細務令長貳
治其事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例
者酌情裁決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旋
行檢例吏得為姦乞將應于教劄批狀指揮可以為
例者各編為冊令法司收掌以俟檢閱從之 癸未
知江州陳子卿報岳飛已復鄧州 上曰朕素聞飛
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紀
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
緩急豈能成功耶 甲申侍御史魏矼入對論選擇

王石人術
安壞心

趙宣川
陝撫

編司冊
例七

岳飛
鄧州

中興聖政卷五

天

中興聖政卷五

无

魏論人趙鼎
荆襄領鼎

魏良使
北臣

餘生置監
王致石王
范西減
明修范
事誣宣冲

羣才隨宜器使考之愈論揆之已試毋分朋類毋徇
 愛憎上自廟堂次及將帥侍從下至百司庶府外至
 郡守監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舉然舉矣
 已酉輔臣進呈 上曰朝廷當為官擇人不可為人
 擇官石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 戊子趙鼎改
 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鼎因奏事言臣今此行
 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邪 上悟是日輔臣進
 呈孟庾胡松年言鼎使名與王似盧法原吳玠相似
 請易一使名鼎奏荆襄乃川陝後門勢須兼領 上
 以為然故有是命 乙未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
 充大金通問使問門宣贊舍人王繪副之 詔以餘

中興聖政卷五
 抗縣南上下湖地置尊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臣兼
 提舉每馬五百匹為一監壯一而北四之歲產駒三
 分斃二分已上皆有賞罰 丙午詔追王安石舒王
 告毀抹從呂聰問之請也 靖康初已詔追尊安石
 王爵至是始毀其告焉 詔江西和買絹折納錢每
 匹減作六十省人戶願輸正色者聽 戊戌直史館
 范冲條上 宣仁聖烈皇后誣謗事冲奏臣親奉玉
 音開諭再四至於議 熙豐之法度則曰 神宗之
 意初實不然言 紹聖之繼述則曰帝王之孝豈在
 於是辨 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盛何可不明思
 道君之聖明謂姦臣所誤安得不悔臣願 陛下特

岳飛
建節
委岳
楊公討

愛惜
名器

出審斷明詔羣臣以聖意所在示之好惡詔付史館
 壬寅神武後軍統制岳飛為清遠軍節度使湖北
 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樞密院言楊太等作過日久理
 難容貸王夔出師踰歲不能成功致一方受弊乃詔
 專委飛措畫計捕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後諸將建
 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川陝宣撫使王似復知成
 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以趙鼎出使故也 權臨安府
 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點官以次推賞 上
 曰朕愛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
 等第支賞耳

中興聖政卷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六

高宗皇帝十六

紹興四年九月丁未朔右奉議郎呂應問貸死除名
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宣諭官所劾賊吏擇最重者
一人用 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池州
貴池縣丞黃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賊六
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贓一百四十五匹比之應問數
多乃令應問先次依法擬斷 戊申詔減淮浙鈔鹽
錢每袋三千令諸場對支新舊鈔各半以戶部言權
貨入納遲細故也自渡江至今鹽法五變而 建炎
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 壬

編管
呂應
問

鹽法
一變

趙鼎
中興
張浚
理

中興聖政卷十六

一

子詔賜川陝荆襄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
二千五百道趙鼎將行上疏言 陛下 建炎中遣
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
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之
者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
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
士至於釀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
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
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
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

韓世
忠乞
世復

張致
遠言
田

堂偽
以兵
寇入
北齊
明

中興聖政卷十六

二

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
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
癸丑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閤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
事入對時敵人已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 甲寅
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
非計乞厲兵恢復 上謂大臣曰世忠為國之忠甚
切可降詔獎諭 乙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淮南
營田四五年間不聞獲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
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眾若委逐處守令誘之
歸業應有照驗物產盡數給還仍根括荒地許人請
佃隨其力之大小量給頃畝與為永業十年勿問兼
營田而行之將見鄉聚相望阡陌相屬雞犬之聲相
聞異時博羅其贏餘亦足以紓急關而省轉餉願更
詔羣臣商榷利便斷而行之詔戶工部相度中尚書
省 辛酉合祀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乙丑偽齊以
北兵來入寇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謀報舉
朝震恐勸 上他幸議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 上用鼎計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
乞行策免故事又以餘服為請章十二上至是祀明
堂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二事侍御史魏矼
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為參預也嘗與諸將
論防秋大計獨張浚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

決意親征
朱勝非

朱震
乞營
朱震

問朱
震易
春秋

論臺
諫言
宰相

金偽
齊兵
渡淮

趙鼎
作相

脫鼎曰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每日留身必陳用
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
留鼎不遣入蜀已有命相之意矣 庚午起復守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勝非解官持餘服
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川
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
腴之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祖中若選良將
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
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
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卷河南此以逸待
勞之道也詔送都督府時震始入見 上首問以易

中興聖政卷六

三

親征 聖 斷
孟 留 守 庚
手 賜 世 忠 韓 詔
臺 諫 請 從 上 人 知
趙 鼎 薦 廣 馬

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趙鼎曰
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
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 上因曰伐蔡之
功亦 憲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 丁
丑參知政事孟庚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
己卯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鎮江復如揚州初
上聞敵騎渡淮再以御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
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
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為敵衝萬一透漏存亡
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 祖宗德澤猶在
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
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 庚辰侍御史魏矰殿
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霈以急遽事乞同班入
對許之既而矰等與吏部侍郎鄭滋等以 上親總
六師皆乞扈從致遠又言今此敵敢深入謂我猶如
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伐敵謀 上曰此朕
志也 知鎮江府沈晦乞促張俊統兵為韓世忠之
援趙鼎等稱晦議論激昂 上曰晦誠可嘉然朕知
其為人語甚壯膽志頗怯鼎因稱馬廣極有才可用

中興聖政卷六

四

諸駕將

趙鼎 張浚 張杓 平允

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區區庸蜀
遂致強霸 上曰齊小白能忘射鈞之讎而用管仲
朕豈不能用廣可令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
彼必效死力以報朕沈與求曰 陛下駕馭諸將如
此何事不濟鼎對曰 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
幸甚 壬子直史館范冲奏錄白先臣祖禹供報國
史院問目上進又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降付史
館更憑眾議看定修立詔依奏並送史館

臣留正等曰史所以傳信而朱墨本各據所見自
以為疑將何以取信哉以是益知人臣不可以有
黨有黨則不惟貽禍於一時其流弊未已也然而

中興聖賢叢書

五

人有邪正事有信否辨其人之邪正審其事之信
否思過半矣人之邪正固可以類見事之信否求
之以當時之事實參之以故老與夫賢士大夫之
所傳其幾歟范冲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更憑
眾議看定其用心亦公矣是宜 太上皇帝之所
聽從也

癸未福州居住張浚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趙鼎言浚可當大事願令執政無如浚者
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 甲申大
理少卿張杓乞宮觀 上曰杓為理官頗有平允之
稱近來有司率多觀望鍛鍊或至刑獄失當甚非朕

復用廣

趙鼎 征聖

許納 官補

大儀 之提

韓世 忠賣 二使

所以欽恤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加
懲艾大抵刑獄以明怨為先深戒慘酷趙鼎曰杓昨
久任理官不畏強禦極有執守 上曰當議陞擢以
為理官之勸 丁亥和州防禦使馬廣復明州觀察
使充樞密副都承旨廣入對遂有是命翌日趙鼎奏
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 上曰廣知兵
法有謀略不止於鬪將而已 戊子趙鼎聞劉光世
韓世忠異議恐 上意移動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
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
戰固危道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自詔親征士皆
鼓勇 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

中興聖賢叢書

六

矣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樞密院事 嚴州進士
方行之獻家財六千緡助軍戶部乞許行獻納依例
補官從之自渡江後許民間獻納補官始此 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之初奉使魏
良臣王繪住鎮江被旨趣行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
遇選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
城見世忠坐燕門上頃之流星旗牌皆至世忠出示
良臣等乃得旨移屯守江二人出北門晚宿大儀鎮
翌旦行數里遇北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
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
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有士馬

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敵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百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出城六七里遇敵將聶兒字董同入城敵問講和事且言自泗州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未還使人不可得而知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引兵次大儀鎮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敵聶兒字董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捷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胷下搃馬足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捷也世忠又遣董收分兵往天長縣遇敵于鴟口橋擒北兵四十餘人是日早朝輔臣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成功可令戶部支銀帛萬匹兩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與求曰自北騎蹂躪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通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

中興聖政卷六

七

承提州

使敵敵二款

白兵事豈容逆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其臨機制變而捷書已至矣己丑金兵圍濠州淮東宣撫司前軍統制解元與金兵戰于承州敗之初金兵至近郊元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路之要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于路之一隅令曰金兵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兵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兵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眾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食時金兵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旂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為元所得初聶兒字董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聶兒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為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餌安得令知其計敵曰汝往見元帥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蕭揭祿李事興來過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

中興聖政卷六

八

大事記曰建炎元年遣傳雲使北二年遣宇文虛中使北此汪黃為之也三年遣洪皓在縱張邵

杜時亮四人亦汪黃為之乎 紹興八年再遣王倫而後和之議成十一年遣魏良臣何錡而後和之議定此秦檜為之也 紹興七年以前潘致堯韓肖胄章誼魏良臣何錡之遣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今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賈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人征繕立圍之策漢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不得已則如李綱所謂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今尋諸仇讎而請之何義乎

中興聖政卷六

九

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詔持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是為例 甲午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折帛錢自此愈重 遣侍御史魏玘往劉光世軍監察御史田如鼈往張俊軍前計事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田磯 上命促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玘至光世軍中諭之曰敵眾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玘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于 上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 丙申金人陷濠州

臨上發

賞公示

獻北

優功賞

食居甘菲陋

守臣寇宏棄城走通判州事國鳳卿為所殺 戊戌

上登舟發臨安府奉天章閣 祖宗神御以行晚

泊臨平鎮進呈劉光世乞與韓世忠軍一般支錢糧

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

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沈與求曰豈惟錢糧至於賞

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 上曰大臣不公何以

服眾趙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為恩罰雖

嚴人不以為威 上曰今日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

賞罰 詔沿江州縣如排辦太過令監司具名以聞

當重行黜責 己亥 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本司

提舉一行事務董政參議官陳桷以所俘北兵一百

中興聖政卷六

十

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歿人乞厚加贈恤 上感

然曰使人死于鋒鏑之下誠為可憫可令收拾遺骸

於鎮江府擇地埋殯今胡松年就鎮江府設水陸齋

致祭沈與求曰自 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

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趙鼎曰

陛下既親總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 上曰

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成功 壬寅御舟次

姑蘇館 上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守臣孫佑進御

膳其卓子極弊 上不以為嫌他日謂趙鼎曰朕念

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 故贈

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

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因論
 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實二人於極
 典 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
 之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
 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
 居正草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
 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
 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於忠臣乎絲朕不
 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不失為
 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
 食三歎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
 哀以彰予過 中興聖政卷六 王
 臣王繪相見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
 于壽春府敗之遂復安豐縣 十有一月戊申胡松
 年自江上還入見 上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
 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
 噬北兵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 上曰數年以來
 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効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
 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
 軍旅備器械今日北騎侵軼何以禦之
 臣留正等曰 太上皇帝可謂知備禦之本矣備
 禦在疆場而所以為備禦者在朝廷朝廷不治疆

汪再 黃

場何恃聖訓有曰數年以來朝廷玩習虛文而不
 明實効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誠非治
 朝廷之道也然 太上皇帝知虛文細務之不足
 恃而以實效大體自圖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
 誠得備禦之道宜乎北騎侵軼而有以待之也晁
 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於法
 宮之中 太上皇帝之聖德固非羣臣所敢望其
 清光親事法宮不免上勤宵旰然使當時輔相臺
 諫之有人少有以上裨聖畫備禦之功又豈止於
 是也宣王內修外攘所以必得賢能為之任使為
 是故也 中興聖政卷六 王
 已酉詔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更不追復
 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落職依
 舊宮觀 庚戌進呈承楚泰州各有水寨民社團聚
 邀擊敵馬 上曰淮甸遺民未能安業今又遭此敵
 騎乃能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 祖宗涵養之力
 凡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稅及諸般科配差役仍
 支錢米以助之趙鼎曰 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以
 固國祚益以長矣
 臣留正等曰兩淮水寨之民正猶陝西之弓箭手
 河朔之保甲福建之槍杖手也無事則力田以自
 贍有事則固壘以相保縣官拊之得其術使之因

利乘便亦可以助官軍犄角之勢曩者敵亮入臨水寨之民頗能邀擊其游騎而自衛其聚落及敵既退 太上皇帝矜其忠而賑恤之德至渥也或聞當時淮上有司不能奉行 太上之旨至招其小過而責償官帑之所失以是苦之故甲申之警皆棄其寨柵載其器具漂流於江之南者久之此有司之罪也韓愈有言敵接界連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浮劫皆能自防識敵深淺護惜鄉里自備衣糧共相保聚敵平之後易使為農今日水寨正與此無異帥守部使者安可不遵 太上皇帝之旨而勞來安集之哉

中興聖政卷六

三

壬子手詔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親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憑河之怒敵雖逞於甲兵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於屈辱是以早辭遣使屈已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祧至于膏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謀和好信逆離之狂悖率羣卒而陸梁繕奏既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敵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慕承之後每舉措之方尚念 祖宗在天之靈共刷國家累歲之耻殲彼逆黨成此偉功自豫潛立朝廷以敵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焉

賊家之捷

吳玠子羽

臺諫大體

欲飲江上渡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于賊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雋地遇敵勝之 癸丑白州安置劉子羽放令逐便初吳玠除川陝副使乃奏辭新命且言屢破金兵豈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薦拔之功也望速還成命於張浚與子羽少寬典刑 上曰進退大臣敵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可聽子羽自便 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中興聖政卷六

四

臣留正等曰臺諫人主之耳目蓋欲裨聰明以助賞罰也倘徇己好惡以誤人主之聽俾賞罰不當無以服天下之心豈不辜人主委寄哉此 太上皇帝欲勵耳目之官至言陰德以警之此忠厚之至雖堯舜無以加任耳目者可不知戒乎 戊午會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故也 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即不可渡江非策也敵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士卒決勝負哉於是

移三軍將

張復院

李綱策

遣與求按行江上 金人陷滁州於是劉光世移軍

建康府韓世忠移軍鎮江府張俊移軍常州 己未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請遣岳飛

渡江入淮西以牽制敵兵之在淮東者 上從之及

入見 上問鼎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

衆心可以獨任於是 上復用之 辛酉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

命信臣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運擊出其

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士類以自營救王師進

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

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鑿與駐蹕

中興聖政卷六

五

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

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率

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彼

必退避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

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禦于後則臣恐

車駕既遠雖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

其為吾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

南渡利在土地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

今偽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為善後之

計哉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

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之執政

桑根

君臣相與

進呈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

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

務可降詔獎諭 癸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王德與

敵遇於滁州之桑根敗之 丁卯上謂執政曰朕與

大臣論事稍有不合便輕為去就何也張浚曰事有

可行有不可行 陛下一言之漏言者意其好惡因

有論列不得不為去就 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

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德以底平治朕以三四大

臣皆當分委張浚專治軍旅胡松年可專治戰艦浚

曰 仁祖亦嘗委范仲淹韓琦分事而治言者數以

為辭不旋踵報罷 上曰今日之事若不專責無由

中興聖政卷六

六

辨集將來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

臣留正等曰相得於內則可相忘於外故至誠不

必事形迹此自古聖君賢相相與之美事伊尹曰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先其身而不以為嫌周公

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以朋指其君申言之而不

以為過是數者若責以形迹無乃有大不然者乎

惟其相得之深故一切相忘而不論 太上皇帝

於君臣之間欲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臣切謂此

自古帝王之用心非後世所及也昔魏鄭公以事

形迹戒太宗今 太上皇帝乃以事形迹戒其臣

太宗賢君也視 太上皇帝之聖德其不侔如此

復南 壽春 府

論 子 小 君 人

臣謂非後世之所及信矣

己已夜淮西宣撫司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兵副

統制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 辛未起復知岳州程

千秋移知鼎州張翥知岳州 上覽除目問翥才術

如何趙鼎曰聞其能辦事 上曰不須更問某人薦

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

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 上曰君子剛正而

易疎小人柔佞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

忽也 右司諫趙鼎請命有司條具一歲錢穀出入

之數裁節浮費 上曰此疏極關治體過防秋便可

施行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每如此何患不能叶濟

中興聖政卷六

志

中興正恐敵騎既退國家暫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

上曰趙鼎記此可為戒

臣留正等曰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國計著為成

書本朝因之丁謂著 景德會計錄田况著 皇

祐會計錄蔡襄著 治平會計錄蘇轍著 元祐

會計錄皆所以總括國計杜失謾制豐耗量入為

出也 太上皇帝因諫臣之言以謂此疏極關治

體惜當時未有能推行之者神聖嗣興以恭儉先

天下比命計臣置版籍以總四方之賦計其入則

盡矣量入為出則會計之書不可以不作也願詔

諸儒踵成之

趙鼎 定策

魏良 使還

張浚 視師

論 宗 恭 儉

補 官 王 蘋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滁上造

舟有渡江之意主管殿前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

楊沂中見趙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

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

無他術錫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

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

言錫等乃退 金左副元帥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

繪歸行在癸酉夜魏良臣等至常州見浙西江東宣

撫使張浚甲戌夜良臣等至許市遇知樞密院事張

浚于舟中良臣等具告以敵所言且謂敵有長平之

衆浚謂曰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

中興聖政卷六

天

人為敵所誅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又勿令再往軍前

恐我之虛實反為所得浚遂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

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自倍浚部分

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 十有二月乙亥朔輔臣奏

事 上因論 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躬儉為天

下先蓋儉則不妄費不妄費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

所以得天下也 宣和以來世習承平之久奢侈極

矣馴致禍亂可不戒哉 乙卯布衣王蘋特補右迪

功郎蘋候官人寓居吳江守臣孫佑言其素行高潔

有憂時愛君之心召對後四日賜進士出身除正字

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子大抵

月犯
昂人
修應
事人

張浚
以敵
抵敵

論斬
部將

儒者能通世務乃為有用 丙戌夜月犯昂太史以
為敵敗之象 上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
興可期 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
在朝廷措置如何耳

臣留正等曰天理人事初無有二人事盡矣天理
無有不應者人事未盡而獨言天理亦悖矣然而
天心仁愛人君常先事而為之兆有所宜禍則戒
以災異有所宜福則開以珍祥戒以災異欲使之
懼而知改開以珍祥欲使之勉而知遂苟惟觀災
異而莫之改觀珍祥而莫之遂是直不知天意之
所在而以人事自棄者也如是則離天人而為二

中興聖政卷六

无

其失遠矣 太上皇帝因論太陰犯昂有敵敗之
象舉范蠡之語以曉臣下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
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因天象而益修人事可謂
善承天意也哉

初張浚至江上令韓世忠募軍民王愈王德持書
抵石都監宗弼所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敵見浚書
押色動即以右副元帥昌書約日索戰 己丑權淮
東安撫司公事趙康直劾泰州兵官任顯不伏使令
上曰康直既權帥事自合施行嘗記朕為元帥時有
一部將醉入酒家壞其盆盞朕指白金償之而斬部
將自此更無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為先

却世
忠獻
詐兵
獻賜
帛書

大明
賞罰

講日
食故

吳玠
贖子
罪羽

金師
退師

辛卯上謂輔臣曰韓世忠近以鱈魚鮓來進朕戒
之曰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
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却之矣 壬辰湖北制置
司統制官牛皋徐慶敗敵于廬州 乙未陳獻兵書
進士葉汝舟賜帛二十四匹 丙申淮南東路轉運判
官郭楫罷先是 上命漕司以米萬石接濟水寨民
兵及是五旬而未有顆粒至者侍御史魏矼言楫不
才慢命 上曰今日大敵在前欲臣下趨事赴功不
可不大明賞罰有賞而無罰是猶有春夏而無秋冬
也萬物之生何由成實故楫遂罷 丁酉侍御史魏
矼言日食正旦乞下有司講求故事 上曰日食雖

中興聖政卷六

三

是躔度之交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食必書謹天戒
也矼之言良愜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以消
變者悉舉行之 戊戌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
復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玠復辭兩鎮
之節且言子羽累年從軍亦薄有忠勤可錄念其父
給靖康間死節京城其母恐子羽斥死嶺海無復自
新非陛下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許臣納前
件官少贖子羽之罪玠日詔玠篤於夙義降詔獎諭
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而服子羽之知人焉 庚子
金國退師初石副元帥元頴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
弼屯于竹塹鎮嘗以書幣遺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

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張幹王愈持橘茗為報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時北師既為世忠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著漢軍皆怨憤僉軍又為飛書擲於帳前云我曾被驅至此若過江必擒尔諸師以獻南朝俄聞 上親征且知金主晟病篤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無鬪志過江不叛者獨常尔他未可保也惟速歸為善宗弼然之夜引還龜鑑曰惟 紹興之四年趙忠簡公鼎實領右揆之命當時玉音宣諭謂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即對曰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於是移張俊於金陵進光世於當塗起世忠於維揚復起張浚而董其事自張公之出行邊郡也今年命諸將觀機會明年檄諸將觀兵勢今日召諸帥議軍事明日命諸帥分軍屯書押之示敵帥動色號令之下奔走惟命不曰今日之事有進擊而無退保也則曰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與敵共也大儀之役伏兵四起字董就擒壽春之勝展幟示之敵眾奔潰鎮江勞軍韓世忠移書兀朮有張樞密在此之言敵師相顧失色敵於是有雪夜之走采石徇師之令一下諸將以死塵戰我於是有李家灣之捷嗚呼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後乎江

竹塹之捷

上之勝亦此魏公也人無愚智作之則奮師無利銳激之則銳茲非其驗歟
癸卯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樞密院事以胡松年再往江上故也 金師去滁州將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塹鎮遇敵千餘騎敗之

中興聖政卷六 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六

增入名儒講義 中興兩朝聖政卷中

高宗皇帝十七

正旦

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上在平江

金人去濠州 丙午詔戶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

江澤

漕司增市軍儲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敵人潛

師引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

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 上曰劉豫父子強誘敵人

善張

擁衆南侵窺伺江浙其志不淺乃今一夕引去其所

亡失多矣然賊馬方卻而浚已能為朕措置如此可

謂收收奉國知無不為也大臣和於內將相和於外

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引去也 詔諸

路州縣係官田舍委守令出榜召人承買拘催價錢

起發 已酉宰相趙鼎奏敵騎引歸皆自陛下聖畫

素定然善後之計當屈辱策願詔前宰相各條其所

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 上曰朝廷能採衆論

則慮無不盡雖魯莒之言儻有可采猶當用之况前

宰相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議

就問老臣乃 祖宗故事於是賜詔書訪以攻戰之

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令悉條上焉 庚

戌趙鼎曰 祖宗差役本是良法王安石但見差衙

前一事州縣奉行失當變 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

擾 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學商鞅耳自安石變法天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七

人先恢
才求復

張浚
入見

命臣大
勅按

下紛然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 淮西

宣撫司統領官王進薄金人于淮降其將程師回張

延壽而還 辛亥 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

日講究要須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無患不

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宰

相為 陛下分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

不奉詔 淮東宣撫司統制官崔德明敗敵於盱眙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丙辰 上謂趙鼎曰

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均

一或有官非其所當罷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

必專待臺諫

中興聖政卷中

臣留正等曰昔王魏善諫而房杜成其直宰相與

臺諫固同一體本無二致也譬之一家其保家之

子既為之區處暇事訓飭長幼而其可護非常操

卻外禦者則責之強勇子弟期至於家之寧輯而

已初豈較其功之厚薄多寡哉今夫進賢退不肖

者宰相之職謹之於進退之初則敗事隨功者必

少雖臺諫無所論列可也惟其孔距雜售臬驚不

分是以臺臣不無排擊之紛紛而是非交攻至於

上動睿聽也其弊蓋出於宰相任恩而不任怨云

耳 太上皇帝先其責於宰相宜矣臣愚以為聖

訓書成非獨可為子孫方來之法凡為宰相者亦

之秦事殿中以劍賜彬曰副將以下有犯卿當斬之美悚慄而退創業之初命令嚴肅不少假借而太上皇帝乃以光武故事解兩虎私鬪使耳餘渾潘之徒忿忿自息不失為廉藺郭李之賢與太祖威令事異而意同馭將之法當如此

龜鑑曰以結友之事諭世忠而世忠即負荆以謝光世以滅怨之說勉光世而光世先致意以約張韓此得協和之道也

是月金主晟卒立亶為嗣 二月丙子詔布衣陳得一就秘書省別造新歷令少監朱震監視又詔川

陝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歷數人將所降歷日委官

中興重聚表七

監視參攷有無差錯申尚書省 丁丑 上御舟發

平江府 戊寅命祠部員外郎張銖奉 太廟神主

自海道至臨安府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留守

孟庾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于五里外 上乘輦還

行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

多貴於有用財不惠之惠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民

力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蕪租賦不加饒而

日以賸耗蓋緣民以力田為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

避役者度牒假之強悍者盜賊死之一人耕百人食

本先瘁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更易利源不講

權柄下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茶鹽利源也而

並張趙
相凌

堂吏私之鋼鐵利源也而工賈擅之常平利源也而憲司忽之今欲理財宜三司精擇使副或以戶部官吏依做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則財用沛然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具申尚書省 丙戌右僕射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 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材專付於鼎矣

喻樛曰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樛獨以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

中興重聚表七

八

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泰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

龜鑑曰自趙鼎之薦詔一駁而踰年張忠獻亦以

右僕射同平章矣說一般話行一般事正此時也

而忠獻之視師江上也四封之外蠹實主之忠簡

之聽政居中四封之內種實主之每觀至公叶

濟未嘗疑忌之言與夫臣與張浚義同兄弟之奏

張浚拒行府之檄而忠簡必責其違稟同列有奉

行文書之憤而忠簡略不以為嫌未嘗不敏社端

拜以為是二公者正書之所謂襄我二人汝有合

張遠
致言財

上
還安

金主
立主
陳一
造得
歷一

岳飛
討公

張浚
言貳

張浚
論治

哉大臣體國之威心其如是乎已而浚則有建康
中興根本請 聖駕秋冬臨撫三軍以圖恢復之
奏鼎則有中原可圖宜便進兵恐失機會之請張
去而趙復再相且謂今日之事如虛弱之人再有
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規模措置未及少
施而其人復相已不能不動晏端復之憂色矣此
紹興五年六年之間國威之所以少振者張趙二
公之力也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知溫
州范宗尹復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復
資政殿大學士始用明堂恩也 神武後軍統制岳

中興聖鑒卷七

九

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將所部平湖賊楊
么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為犒軍之費 丁亥趙鼎
張浚告謝命坐賜茶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為言 上
首肯曰宮中見養 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
久當令就學浚復奏王者以百姓為心修德立政惟
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
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 陛下躬不世
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敵自服
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
竊見 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

張浚
辨君子
小

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
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
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
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
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
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
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此君子也志
在於為利掠虛美邀虛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
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
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
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

中興聖鑒卷七

十

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
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
祿茂無廉耻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
之分庶乎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譽之
以為君子異於己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私不恤治
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
於己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
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忘家亂
天下而莫之悔惟 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射
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情狀又何隱焉 提舉建
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復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許辭

胡國永制 州知安

吳秦復州

臨安權太廟修

張浚措置江上

趙需體得

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豈獨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已成已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孟實蹈楊墨可與論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則仕行顧於言通經為儒者之宗論事識治道之體頃從時望召真瑣闈方嘉便於咨詢顧何嫌於封駁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力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已零陵雖小有社有民竹馬歡迎相望數舍往讀中興之頌無忘平日之言 統制關外軍馬吳璘同統制楊政復秦州金撤離曷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己丑詔臨安府修蓋瓦屋十間權充太廟侍御史張致遠言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京

中興聖政卷七

都雖未復而廟社僅存萬一四方傳播以為朝廷初建太廟茲焉定都人人解體難以家至戶曉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奏人言籍籍謂 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後二日有詔梁汝嘉隨宜修葺俟移蹕日復充本府使用 壬辰詔張浚暫往江措置邊防 左司諫趙需言安危治亂之機相為倚伏臣願 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危從時則治安可保恢復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廣遠圖知宴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豈知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驚則備

遣臣訪盜 體查捕

改正宋孫 官錢

命官編類 草疏

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詔需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尚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入

龜鑑曰善乎趙需之言曰願 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危衛時此與馮異之勉光武者何異異時吳芾亦曰 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為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為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己引對必令盡言此與陸贄之告德宗者又何以異君臣上下警戒如此敵其可謂中國無備乎

丙午詔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閩廣諸路體訪捕盜 是日雷聲初發 戊戌宋錢孫以處從恩特轉

中興聖政卷七

一官殿中侍御史張絢錢孫特於選郡上轉行超躡衆人數等彼身冒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豈免別生僥覲望速賜改正仍乞今後不許閭門以私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亦不得妄有僥求 上曰絢所論極當可亟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舊輒僥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今後有如此者可令臺諫論列 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編類職事官條具利害章疏進上用史館范冲之請也 辛丑尚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冲直史館於臣為外姻願以授後上曰安可以冲故廢 祖宗故事況史館非朝廷政

范進錄考

大將封之始

朋黨自破

舒死繼信

范冲震未侍講

令之地可無辭前二日冲以史事入對奏疏曰臣竊

惟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復慮他日

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據史館

所用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

從簡便臣追記 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

字係刪去墨字係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

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貼今考異依重修本書

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其考異五卷乞

付史館更憑眾議刊定修立從之 詔劉光世妾許

氏寧氏吳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中興後諸大將

封妾自此始 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

用才雖不當以鄉閭親舊為嫌更宜廣訪寒賤 上

曰朕亦面諭絢苟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

大臣以國家為心則所用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

趙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國臣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

立國規模則不敢不為久遠計 川陝宣撫副使盧

法原薨于閬州 偽齊將商元襲信陽軍知軍事舒

繼明被擒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汙

逆賊耶遂遇害 閏二月乙巳朔宗正少卿直史館

范冲秘書少監朱震並兼侍講 是日雨雹 丁未

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既行邊而

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前政事之先後

趙鼎賢相

趙鼎官

李光田

命度漕

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諸坐右一一奏稟以

次行之鼎謙冲侍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除

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

所擢用去職吏進正人時號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

望鼎嘗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

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

也鼎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

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

上改容謝之 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知宣州免

謝辭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新知湖

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濱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

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灌溉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

高於江每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

水旱之災凶荒之歲也 本朝 慶歷 嘉祐間民

始有盜湖為田者 宣和以來創為應奉始廢湖為

田自是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論茲害

蒙朝旨先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廢置利害遂蒙獨罷

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相湖

等處其類尚多州縣官往往利為主田頑滑之民侵

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伏望聖慈專委漕

臣考究漢唐之遺利檢舉 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

田盡行廢罷其諸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各有

集會
計錄

置處
易務

命衙
路諸
軍棟

政府
一合
為府

未盡利害望因此東作之府遍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尚書省 已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侍御史張絢奏也絢言 國朝有 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 治平 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蘇轍又做其法作 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故有是旨其後戶部第具去歲收支數以聞而已 辛亥詔權於濠州等處置市易務以通商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 命三衙兩浙江湖閩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廂禁軍 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温州奉迎 太廟神主事 上曰朕以宗廟在遠心常慊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 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度沈與求並權樞密院事輔臣進呈 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參知政事並兼權樞密院矣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為使 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為二途 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西用兵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後卒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

詔擇
監司

定病
死罪

併入
茶鹽

補四
庫書

鄭士
罷乞
錢鑄

牛皓
等死

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議論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 手詔曰朕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間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聳然聽服朕甚惡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狃于故常勿牽于私昵重以累國 侍御史張致遠乞以按發欺庇為有司殿最若一縣被按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按於臺諫則罪一路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亟褒寵之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 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

禁因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 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內無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領 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以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賃之直從之 丁巳福建路轉運判官鄭士彥言坑冶盡廢物料貴踴計用錢二十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舊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千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從之 川陝宣撫司將官牛皓與金兵遇于瓦吾谷死之承信郎高萬部將任安隊官秦元薛琪張亨皆

節譚氏

詔監

法具專

擇儒

左臣傳

詔舉

守監令

合收錢

東北

通始

獎世

韓世

忠

世忠

經理

准旬

忠

忠

差遣自詔復十科薦士而汪藻薦度及棠葉夢得薦
 愷及度葛勝仲薦程宿棠沈與求薦葉胡交修薦愷
 故有是命中興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 真陽
 縣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譚氏
 被執盜欲妻之譚詒之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
 將為齏粉我良家女何肯為汝婦盜強之不已至於
 捶擊愈極口肆罵為所殺 三月甲戌朔詔諸路監
 司帥守條具被受專法來上用太府寺丞王良存請
 也 丁丑詔侍講朱震范冲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
 唐煇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交修讀三朝寶訓 上
 雅好左氏春秋故擇儒臣講之 詔職事官監察御
 史至侍從并館職正字已上及在外侍從官監司帥
 守各舉所知充監司守令限半月具奏用侍御史張
 致遠請也 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勘合錢
 即所謂鈔旁定帖錢者 辛巳詔客販淮浙鹽至荆
 湖州軍如願般販往襄陽府路者聽從便京西舊東
 北鹽地分至是始通焉 甲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
 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 上賜手劄曰昨因敵退
 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請以身任其
 責朕甚嘉之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荆棘立軍府
 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
 怯懦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使為婦人粧而

中興聖政卷七

元

李綱

政時

錄聖

語送

注

論監

州不

州

禁中

養

浙西

臨安

均州

道州

丁酉

嚴州

生監

耻之軍壘既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
 鎮 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進省記到 建炎時政記
 二冊 上謂大臣曰朕已看過皆是實事綱近日論
 事非往時之比趙鼎曰綱才氣過人但自辟屬官多
 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 辛卯中書門下後省
 奏上殿臣僚有親聞聖語者乞依 慶歷七年詔旨
 備錄關修注官如循習故例隱匿不報以違制論
 壬辰左奉議郎李椿年入對 上問以民間利害椿
 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財用非不足而州縣每每不
 治者在不得人耳若於二稅稍加措置不至失陷用
 度自足若轉運司更將常賦隨時轉易通一路之有
 無財不可勝用也 上曰今日監司郡守不相協濟
 朕在河朔親所備見監司所至不恤州郡有無盡行
 剗州郡往往藏錢不令監司知椿年奏曰誠如聖
 訓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
 晴孟庾沈與求曰以天氣久寒蠶損甚眾 上曰朕
 見今禁中養蠶使知稼穡艱難 祖宗時於延春閣
 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 元符間因改山水
 丁酉復移浙西安撫司於臨安府以駐蹕之地理宜
 增重事權故也 戊戌詔道州丁朱依舊於田畝上
 均敷用本州請也 庚子罷饒州學生監鄱陽地高
 寒非馬所宜自置監至今所畜牝馬五百六十二

中興聖政卷七

辛

而焚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而已其芻粟又皆賦於民人不以為便故罷之 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辨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為獻 上許之居正乃釐為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 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違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抵牾詔送秘書省崇觀間王安石學益盛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

中興聖政卷七

三

登几案居正獨非之至是因事請對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 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為上陳安石訓 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 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 上語繫於辨學書首上之 辛丑都督行府言知泰州邵彪具到營田利害甚會所陳委可施行合關送尚書省指揮從之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見其所關曰三省樞

移江務
場鎮
十浩呂
事上順

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皆不樂宰相趙鼎不較人以為難 癸卯移鎮江推貨務都茶場于真州 初詔問宰相戰守方略呂頤浩上十事一論不用兵則中原不可復二論敵將志驕意滿此將亡之兆三論用兵當用夏月四論分道進兵宜以五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上為援不可深入惟救大將不得殺掠至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海道二萬人日食米四百石合於四明支一月糧計一萬二千石附海船以去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由淮可運此皆不患惟趨汴京之師合齊十日糧至南京則糧亦可因矣六論發兵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淮南通泰鹽歲一千四五百萬貫而二浙止七八百萬通泰倍於二浙尤宜選能吏為守八論機不可失兵屢得捷如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去歲敵使淮向亦無所得而退若不發兵終無息肩之期矣臣考宣和間戶部月支纔九十萬而近年月支百一十萬夫養兵二十萬不北向以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以堪九論海船以闕為上廣次之温明又次之今天以此利賜我宜用之以擾登萊南風而往北風而歸敵雖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今前宰相六人議必不一是非可否在 陛下獨斷而已 朱勝非

中興聖政卷七

三

四非朱
事上勝

言自 陛下講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內外勁兵三千餘萬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列四事一曰進討僭偽二曰守禦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敵勢 李綱言 陛下勿謂敵馬退引為可喜而以僭偽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淪異域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敵人得以潛窺為可虞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俟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藩籬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淮東路則以江東路財用則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當路大帥謂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鑿與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 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

中興聖政卷七

五

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 宋之心又曰 陛下憂勤至矣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則羣臣誤 陛下也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終累年以來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犯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益艱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闕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躬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北臣悍勇數十萬眾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除士卒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既可觀矣臣願 陛下反前日之所為勿復為退避之計姑罷遣和之使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以次第修舉倉庫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方議大舉則雖兵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強盛之敵國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 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

中興聖政卷七

五

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有勁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且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大略謂今選於眾以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二曰公選人材大略謂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開廢於無用之地蓋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常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黜闇或指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摛以細過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夫人主豈能常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用人以興邦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必由於公道故也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三曰變革士風大略謂近年士風尤薄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罵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翕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須當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不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西事浚以忠許國雖失機會不為無過而言者繩以大惡賴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為之辨得以洗濯不

中興聖政卷七

五

張守言置事
二措

然何以雪哉願陛下降詔戒士大夫使體德意務從中厚則中興之業不難致矣四曰愛惜日力大略謂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軍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敵偽之所陵侮願詔大臣熟議所以為規模者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五曰務盡人事大略謂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可乎願與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六曰黃畏天戒大略謂比年以來天屢譴告願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疏累數千言時秦檜汪伯彥李邴顏岐王絢韓肖胄皆應詔上對惟綱議剴切的當知福州張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為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其餘軍分成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莫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為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眾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

中興聖政卷七

五

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基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糧食諸軍既已分心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殺最歲遣官覆實而陞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復業之漸矣如是措置既定

中興聖賢卷七

三

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究其本原則在 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所謂修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去也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耻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何患北方之不服在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 翟汝文言朝廷無遠略無定論無腹心謀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 建炎倣擾今九年矣天下日苦於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初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

三文翟
事言汝

胡安國時論

田鼂如排詆

論臺臣

胡安國春秋傳

王齡九法論

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至與眾同懼敵退與眾同喜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不識也臣願擇大臣有深謀者任之責其恢復拔用能將必以剋敵合天下英傑相與謀議立國之綱紀規模先定然後可為也 胡安國時在湖南聞有是詔以書與其子起居郎寅曰此詔問舊宰執即是國論未定正要博謀此機會不可失若贊得歸是其績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時政論二十篇雖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此也 夏四月甲辰朔監察御史田如鼂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如鼂嘗上書排詆大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輔臣入對 上

中興聖賢卷七

三八

因曰臺臣耳目之官朕未嘗不慎此選然必試之六察度其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與求曰臺臣與朝廷分持紀綱要須得沈厚練達之人則論事不苟 上曰用沈厚練達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為一家不分而為二若朝廷所行臺諫輒詆之臺諫所論朝廷輒沮之則事何由濟翌日如鼂遂罷郎官之命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成書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詔進士王九齡召赴行在令閣門引見上殿九齡博極羣書卓越有大志會日食求言九

五齡王
事上九

大配
本貨

立監
守法

使鎮
盡撫
罷州
溫州
至行
在至

范冲
乞書
無書
圖速

齡上書論役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已見於今日中
 書門下省奏江浙沿襲舊例差保正長催科等事致
 有破產失業流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雖多惟九齡
 建陳曲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命九齡
 入見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賦稅
 五課農桑上再三稱善趙鼎讀九齡奏疏謂同列曰
 王君論事盡天下之利害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為
 太平州當塗縣主簿 丙午右承奉郎黃大本貸死
 杖脊刺配南雄州牢城收管大本為貴池丞坐贓抵
 罪故有是命既而監文思院于淳南恩州司戶莫憲
 章皆以賄敗遂斷配焉 詔諸縣違法知通失按舉

中興聖曆七

元

館職 縣令 賞罰 市建 米糶 差保 正長 獎轉 將二 求薦 錢業

與求曰願 陛下以是圖為元龜夙夜自儆則恢復
 之期可卜矣 壬子詔館職正字已上專舉縣令以
 右司諫趙需言正字已上亦舉監司守令則失於太
 泛故也 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昌
 縣令臧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污不法
 乞行勸沮御批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
 趙鼎等曰兩縣士民近經都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實
 上曰絢所奏亦因兩縣士民經御史臺投狀故有
 此請朕思毀譽監司核實然後行賞罰未為晚也
 丙辰詔建州歲起片茶五萬斤赴行在仍市末茶十
 五萬斤赴都督行府市易務交納舊額歲貢茶二十
 萬六千斤葉濃之亂園戶逃散遂罷之而取其錢至
 是本州奏乞蠲免而行府以為指準淮南支用乃命
 市末茶俾商人持往淮北焉 丁巳中書言民間米
 踴貴詔戶部借支神武中軍糧食一月令盡出糶時
 上已命發常平米後二日又詔日糶千碩 己未
 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
 字始改紹聖法也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
 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
 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
 遺士卒酒食即時償償直 上聞之故有是詔 辛
 酉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茶臨安府府學教授周

中興聖曆七

辛

葵並為監察御史先是沈與求薦蔡節操方正可備
獻納故二人並命 甲子 太上道君皇帝崩于五

國城年五十四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副使朱弁
同在燕山間之密議舉哀制服弁欲先請朴曰吾儕
為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又何請設不見許可
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敵人義之而弗問 詔諸路

條約
營田

營田司官給種糧者每一耕牛歲課毋得過十碩民
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稅賦外毋得抑令耕種營田
時言者以為解潛在荆南民有耕牛官為給種納課
或十餘碩而租稅差科仍舊是致百姓流移田業荒
蕪故條約焉 丙寅 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孟夏

行孟
享禮

朝獻之禮 辛未詔諸縣稅賦奇零剩數委通判點
檢折納價錢別項括管專充上供諸路免役寬剩錢
並令起發赴行在用總制司請也 龍圖閣直學士
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
有本原行無玷缺進必以正晚始見其所撰述皆
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著三經義辯賜其家銀
帛二百匹兩後謚曰文靖

賦奇稅
數奇

楊時
卒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七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七

有補封

公封宗

善為書
堂寶院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八

高宗皇帝十八

紹興五年五月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秘面對 上曰
自今臣僚轉對甚有所補由此擢用者亦多縱有不
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敢論事 辛巳輔臣奏事趙
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瑗為節度使封
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講臣退而與孟度沈與求商量
皆仰贊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日二
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擇 上曰可與求曰此成德之
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
難也 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 國朝自有

仁宗皇帝故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
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
及也 上曰 藝祖創業肇造玉室其勤至矣朕
取子行下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 藝祖在
天之靈度曰陛下念 藝祖開創之難而聖慮及此
帝王所難能之事也初張浚之未出使也 上嘗以
語鼎浚與求曰此子大資持異在言中儼如神人
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謹記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
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書院成 上曰只以
書院便為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臣為直講期善悉
如資善故事 給事中廖剛言今諸將之兵被於江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八

廖剛田說

造船小

論可人

張約楊中

淮不知幾萬數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
 不勝其困矣可救此患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於淮
 南今閱數秋未聞有補苴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
 至乎乃家唐郭子儀漢力田科蜀諸葛亮事為屯田
 三說上之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 癸未詔江浙四
 路共造五車十漿小船三十言者以為緩急過敵須
 用輕捷小船相參乃復為之 甲申 上諭輔臣曰
 昨路允迪奏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冗
 宜遭變故今行在人才皆可觀趙鼎曰陛下以人才
 為意中興可復天下幸甚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
 遣士卒五十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殿中侍
 御史張約過諸塗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
 方且早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奈何
 軍中不能上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為酒肆遊觀
 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衆
 目所觀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
 見村民多取花株竹箠街市貨賣若不嚴行止絕亦
 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體問今日運石因依重加行
 遣仍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賣花竹庶幾陛下
 勤儉之德不待家至戶曉而侈泰之俗一變而為樸
 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 乙酉秘書
 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歲久銷滅

論南兵用 體大

金師

李格論

樊瑜

乞令州郡募東南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盜賊萬一
 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調發 上曰朕自知南兵可用
 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俊軍中往往率先犯陣
 其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進退
 之易實害治體 國朝自 祖宗體貌大臣陛下即
 位以來恩意尤篤 上曰 祖宗體貌大臣恩意甚
 厚與庶寮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如鄭文公雖
 一國之君進臣不以禮退不以道為詩人所幾彌正
 又陳古者創業中興之主必有謀臣任事責重憂勤
 逸樂與之終始今人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
 捨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腹心以任之則事功可
 見就緒 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之臣孰與謀議
 詔禁銷金翠羽為飾用吏部員外郎姜師仲請也
 丙戌新除幹辦諸司審計司李椿年再得召見論今
 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銓選之弊負多闕少二曰
 倉儲之弊錢糧物重三曰所司之弊吏強官弱又曰
 奏度牒事以為今一歲所常不下萬數是歲夫萬農
 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也 上首肯之
 乃下其章命吏戶部同措置 詔中書舍人胡寅論
 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降詔
 樊瑜時既用尚書右僕射張浚議遣問安使何鮮入
 雲中貢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賊殺宗廟劫質二

中興聖政卷十八

三

胡極遠
論使

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雠也頃者誤國之臣自
 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欲誘
 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此其效如何彼
 之一身叨切爵位而去曹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
 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躋灼然獨見於
 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圖
 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
 今乃臨庸臣之轍踐已夫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
 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
 或謂不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
 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
 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所在者誰歟見
 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的耗者誰歟因講和而
 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
 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
 使者還言邊方帖服國勢真安形於章奏傳播遠近
 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
 在 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叔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
 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
 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
 必矣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苟惟不然
 以中國萬乘之尊而稱臣於敵國則軍輔而下皆其

中興聖政卷十八

四

胡極遠
論使

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眾駐兵
 泗水之上願陛下下面相結約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
 以待之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即以此雖當復無
 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履罷奉使之命疏奏 上嘉納
 命宰相趙鼎召至都堂諭旨仍賜詔獎諭寅又上表
 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違正論拂公心以
 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已敗世已陵遲然後悔
 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
 為之說大有為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
 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為流
 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為者乃所以
 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 神祖照之於司
 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
 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
 事之說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
 以新法吾民當遵元祐蔡京名之為誘誣而其說或
 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
 所謂誘誣者皆忠言也使 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
 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
 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
 立人無兩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
 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真用兵以來和戰兩

中興聖政卷十八

五

范冲 未震 翊善 贊請

趙鼎 張浚 有隙

成暑 慮四

招安 隆十

常以 營造 為戒

湖賊 揚款 降賊

水涸如深冬賊益懼 乙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慶
 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兼史
 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資善堂
 贊請 上親筆付制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選於
 屬籍得 藝祖七世孫鞠之官中茲擇剛辰出就外
 傳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
 汝時張浚在潭州聞建國公當就傳亦薦冲震可備
 訓導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或謂浚以此與鼎
 始有隙 詔以成暑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慮囚前
 二日進呈行在疏決 上問外路如何趙鼎曰臣記
 每年夏熟時令提舉司催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
 行 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當行之諸路令無淹
 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自是遂為永制
 庚子知虔州韓昭奏周十隆已就招 六月癸卯朔
 趙鼎言資善堂極備隘恐方暑不便 上曰粗令修
 葺可也朕常以營造為戒居處不敢求安前日孫近
 乞罷修學士院然上漏下濕若不略與修葺非朕待
 遇儒臣之意 甲辰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
 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
 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岳飛至潭州出圍
 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禽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
 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徐往來之程限八日

中興聖政卷十八

八

改統 元歷

不造 擾甲 百姓

省併 鑄錢 司錢

林李 仲乞 重縣 令選

破賊請浚留以俟浚然之 飛以統制任士安為
 賊餌賊併力拒之凡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
 賊求殆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
 悍楊太恃以為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 乙巳名新
 歷曰統元 丙午 上諭輔臣曰近今諸郡以前鑛
 改造甲葉恐再於民間科教密院只令行下令只於
 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鼎曰陛下恤民如此臣
 等敢不奉承聖意 丁未罷饒州鑄錢司合行事務
 惟令虔州本司兼管自渡江後泉司所發額錢比舊
 十虧八九朝議以為兩司責任不專職事因致廢弛
 乃合為一司 祠部員外郎林李仲當因面對乞重
 縣令之選其言曰今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
 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
 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
 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效臣承乏即曹求為縣
 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
 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縣令漢明帝曰郎
 官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受人受其殃蓋非以郎官為重
 重其出宰百里也 己酉 上謂輔臣曰朕以南班
 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貧窶者昨日出內帑錢每人賜
 二百千令宗正丞沈禹卿散給尚有親賢宅近屬已
 取會人數別行給賜趙鼎曰今宗室凋零無幾陛下

中興聖政卷十八

九

增賞 之增 士培 遺官 龍子 童一 復五 享歲 執政 兼財 用置 不假 權寺 獎輸 李綱 復大 學教 授小 趙不 羣再 任

時湖北提刑司奏大周任內招復增戶二千八百七
故優賞之 辛未皇叔新州防禦使士培為泉州觀
察使 是月汴京地震 秋七月士申朔饒州進士
朱嘉積言子召虎十歲能誦經史兵書步射乞批試
詔賜帑二十匹罷歸 丁丑孟秋薦為太廟自是歲
五享如常禮 詔諸路監司帥守按試武士所能具
職位姓名來用李光靖也 己卯和樞密院事孟庚
知紹興府更以行府關三省樞密院事積不平因稱
疾求去 參知政事沈與求權樞密院事兼權借置
財用 庚辰內侍盧公喬言見係致仕在蜀中乞赴
行在 上曰此人極不平穩不若與在外官觀况朕
宮中小黃門數十輩備掃除趨走而已近上者亦有
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之變故不
得不防微杜漸趙鼎等曰漢唐官官傳有可鑒誠
上曰仇士良勸後輩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觀書可以
鑒也 壬午賜觀文殿大學士李綱親筆詔書獎諭
綱應詔陳三策又上六條故有是賜 癸未知南劍
州沙縣丞陳沃新婺州教授富元衡並充諸王宮大
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渡江後發趙鼎始創
復之二員居行在二員居會稽自是為例 丙戌知
宣州趙不羣陞直龍圖閣再任 上曰不羣為郡有
稱首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當寵旌之以為四方

中興聖政卷十八

五

論全良盜 不可致

淮流民 治田

之勸 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
擾之使然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為盜乎朕夙夜以
此為懷卿等復留意謹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
業之意
史臣曰 紹興初羣盜充斥既平閩中而樞臣議
收民兵以節制之詔曰事有本末今所措置者末
也致盜之因良由科徭疾苦吏不省憂令監司條
具利便以聞至此又有是言夫出政而原其本患
盜而矜其情寬役使厚常產以修其安民之事監
司察郡縣軍執擇守令以持其安民之具嘗聞安
民矣未聞治盜也此之謂知要
中興聖政卷十八
五
癸己知滁州何洋條上屯田利害 上曰淮北之
民強負而至朕為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可賦田予
之更加優恤恐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
量給官錢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為朝夕計今
使就耕之民盡蠲租賦更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
荒田往往耕闢已多縱使恢復亦為朝廷之利 上
曰然 乙未 上曰內諸司轉官出職 祖宗皆有
格法朕遵守之甚嚴但付之有司依法施行
史臣曰內諸司轉官出職 祖宗必嚴其籍豈惟
名器之惜哉絕外廷之私謁懼法守之易陵也與
夫象近之臣皆所深戒觀御藥院上用供奉官以

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而不可以寄資內侍省押班
必年五十以上至張茂之除雖四十八猶為不可
司馬先引故事為英宗言之又為神宗言之皆此
意也

八月甲辰詔增館職為十八員時言者論唐太宗
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
皆為名臣 祖宗開三館以儲養人才蓋本於此今
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母有
乏才之歎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
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為額故有是旨 禮部貢院
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博學宏詞

中興聖政卷十八

天

科新教令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教授石延慶
二人 丁未宰相趙鼎之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
祖信奏新簽書廣德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
贓汙狼籍與判官趙不愚共為姦利表裏相濟詔浙
西憲司劾治其日癸卯鼎嘗以京秩薦此二人故乞
解機務是日祖信方候對 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
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
可以薦二士之失而罷宰相 己酉趙鼎言故右奉
直大夫邵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
得罪書名黨籍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
溫門人也詔贈秘閣修撰官其家一人 丁巳詔福

官伯贈
溫邵

取詞
人科

八職增
員十館

仁宣
章進
事敗

建收買末茶指揮勿行 己未詔御筆比覽元符諫
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詆誣 宣仁聖烈太后
欲追廢為庶人雖無母慈何忍至此自朕纂服是用
疾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眾推
原本始實自紹聖博下竊位之時而護慝未彰將何
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
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 丁卯故特進中國公
章惇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責授寧國軍節度副
使蔡卞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
職任用已未詔書也

中興聖政卷十八

天

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為之也必有害常醜
正者取三綱九法汨陳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
人心之不泯者猶在也舉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
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固先之矣紹聖二姦為國
產亂以絕天之理其忍哉高宗誅姦於既死其得
撥亂世反之正之理乎
是月偽齊陷光州 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
漕司雜稅及常平增收頭子錢鈔券勘合錢者戶長
在錢常平一分寬剩錢正稅零時剩數等並罷以久
早用都省請也 壬申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按屬
邵守趙丞之不法趙鼎曰溥在蜀中極振職 上曰

錢總
制罷

按邵
文溥

擢第汪

對黃中

對汪某

人情多就於其初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古帝王亦然唐明皇開元天寶治亂可見矣趙鼎曰陛下知此中興之功宜不難致天下幸甚 乙亥

上御射殿賜進士汪洋等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時右修職郎黃中對某言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兩宮北狩闕然溫清之奉者十年於此矣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豈可多得陛下思念至此豈不為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思念憂懼之言而未有思念憂懼之誠心也故凡有是誠者必有是事臣不識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邪今天下之弊極矣臣愚以為獨在於陛下安之以誠益之以剛

健明詔二三執政大臣思有所禱拂於世俗事事到靡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宿弊而為之一新其耳目然後治效將有可觀祖宗之烈為可復父兄之耻為可雪也洋某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諸己而已臣願陛下以帝王之道為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為可以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以混一區宇為心使設施注措莫不當理從諫如轉圜見善如不及純而不已盛德日進使海內皆有歸往之心然後大舉六師削平西北所謂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也惟陛下力行之耳詳定官中書舍人胡寅等定中為首選輔臣奏中係有官人 上問故事如何沈與

中興聖政卷十八

天

論上精

進修錄

降身禮

賜名應

書中庸

謝德六

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通考中第一 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二 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為第一同日賜侍奏名進士汪喬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同出身至助教壬午張浚奏江上諸軍事藝精強非前日之比趙鼎曰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功 上曰此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 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剛出以黃及進呈上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內侍設案捧書至御坐前楷笏展書修撰范冲進讀 上起立拱觀禮畢復御座 降迪功郎告身於浙西諸州博羅每道四千緡亦不作進納與理為官戶仍理選限 己丑教賜進士及第汪洋乞避遠祖嫌名 上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閑校正 上將親書以賜閱言儒行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雜 上從之 雅州嚴道縣尉謝惲德特改宣教郎發書昌州軍事判官以所陳六策議論可采也惲德六策一曰正國體二曰正身三曰求賢四曰奉天五曰愛民六曰服四裔 庚寅上以御書尚書一帙賜趙鼎翌日

中興聖政卷十八

天

稽考
義倉

張浚
見

書泰
張浚
卦否

張浚
論泰
否

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為二十萬緡 戊申
殿中侍御史王縉請嚴義倉之法以備水旱趙鼎進
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今秋成之際民間
已闕食恐至來春大饑欲令常平司多方廣糴以備
賑濟 上曰朕聞江湖歲歉夙夜為憂常平法自漢
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專用義倉賑濟最為
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申飭有司稽考之
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湖賊遂自鄂岳
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偽境震
動 上勞浚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
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趙鼎沈與求
中興聖政卷十八 五

曰湖湘既平則川陝血脉通矣他日遂可漸為恢復
之圖 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
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
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
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
蹤莫可跡究故或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
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
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政
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
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

張浚
進中
覽

李綱
西師

陳得
一造

定舉
例人

定舉
例人

之心為觀二文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
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
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
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
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
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
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 陛
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
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 陛下常思其否
焉 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策
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疏中興備覽凡四十篇莫不
備具 上深嘉歎置之坐隅 乙卯提舉西京崇福
宮李綱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張
浚之請福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
相厚善至是數於 上前言其志趙鼎嘗為綱辟客
亦為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綱辭上手書教諭
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己任勿間中
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 戊午布衣陳得一造
新歷成賜號通微處士 詔川陝類省試第三人例
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持奏名人合宜撫司置院
差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也
平西吏部侍郎晏敦復請三公三少三省長官俸

中興聖政卷十八 五

之連提水

之監倫
兄蘇差

太裕廟

事論俞
蜀樗

給並依嘉祐祿令修正從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偽簽軍犯連水軍遣統制呼延通等引兵擊陸之所狀無幾 上曰中原赤子為稼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 丁卯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初出官人監獄廟理資任若使許用舉主開陞及年限磨勘不惟僥倖太甚兼恐偷惰苟且習以成性欲乞應初出官監獄廟人年未及格並不理資任選人候監務書考纒許薦舉登務實及三考無出身通理四考纒許用舉主開陞承務郎以上登務磨勘一依舊法自後未經參選人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官觀通判請給者更不差監獄廟詔除用恩例陳乞外更不許差餘依見行條法 己巳詔前軍執所舉京官狀不理為職司 是月裕享太廟 祖宗並為一列不敘昭穆 新和普州俞樗上書言蜀之可憂者四事大略謂昨者敵兵深入和尚原下青泥嶺薄仙人關預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尚原者鳳之東境距寶雞縣纒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所謂仙人關者青之東境距利州纒七驛自利抵劍門關百里而贏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隘險必別生計他日分兵數

中興聖政卷六

書

牙置
牌象

帖賣
戶

事言胡
六寅

道並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山入巴關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日者和尚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乎臣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荆襄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軍拒襄郢可以採援川蜀復蔽吳會出軍宛洛通車三秦矣 十有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勳之人先次給賜以為執守 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仍立式行下 中書門下省奏中書舍人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大略謂宰相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者也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窮日之力不得少息昏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望 陛下詔軍執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法之所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者六部無得為人申請破壞成法如是則大小詳委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二曰議學校之制大略謂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夫其常產因無常心棄毛雞而說細上封事而覓官泯泯紛紛儒風掃地謂宜稍

中興聖政卷十八

書

授官

論節

始節

官史

詞由

宣撫司加禮躬遣赴行在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在方
 冊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教釋於前則道固
 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
 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察以好爵列之
 經聞勉從弓招副朕虛佇 進士顏邵特補右修職
 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 上聞真卿之後
 有居温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輝
 則真卿十一世孫也 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
 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在唐死節
 可謂得處矣况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與推
 恩以為忠義之勸 罷吉州推貨務都茶場 癸未

中興聖政卷十八

上謂輔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
 之朕言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搜求三十人出之趙
 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 陛下盛德也 甲申
 自渡江後軍輔已減奉三之一至是趙鼎等復請於
 內權減二分從之於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 乙
 酉起居舍人任中先試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
 詞臣進不繇科第林億願岐及中先而已 丙戌議
 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
 阻金房西拒興鳳可以戰守而民未復業墾闢殊少
 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眾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
 詔邵溥吳玠擇二郡守相度初玠於興元洋鳳成岷

吳玠

胡寅

五郡治官莊七田又修築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
 彌歸業利路漕臣耶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
 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為耕則所得數什
 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 戊子中書舍人胡
 寅知邵州初寅既論不當遣使 上賜詔書使諭而
 尚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
 其說乃遣都督行府准備差使范寧之與問安使何
 鮮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善者二大略謂
 庚戌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鈞
 引敵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詔罪狀劉豫名
 其為賊今豫豈肯賓吾使人達之於敵哉獨有一說
 使 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 建炎改元
 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放之
 音者况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闕惟懼我知之今以敵
 為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
 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使不絕則金柅重柄歸
 曲於我名實俱喪非 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 二
 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 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
 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
 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按之則以 二帝為言者
 理不難處也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
 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至於何鮮之行

中興聖政卷十八

侍從不拘

用人不使

王國五事

朝士始川

久任計

命守有格法

故特延見訪問所以求賢舊官詢事考言惠至薄也
 然侍從官以言語備顧問朝夕論思出入獻納乃其
 職也豈可令與庶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免轉面
 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請對勿拘以時勿限以數從
 之 辛亥 上與趙鼎論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
 彼此四方人才宜參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無方
 豈限南北 權戶部侍郎王侯言兵革未息屯戍方
 興大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
 謹以臣愚見略陳五事一曰處冗食之兵二曰損有
 餘之祿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銷毀之費五曰修
 平準之法詔戶部勘當其後願施行之 甲寅刑部
 員外郎楊邁知慶州兼本路安撫使渡江後由朝士
 出為川陝帥臣者始此 庚申太府少卿沈昭遠請
 久任計臣 上曰 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最為久
 任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倘能稱職就加爵秩以褒寵
 之可也不須數易張浚曰久任豈獨計臣他官倘有
 稱職者亦當如此 平西起居郎潘良貴言中臺者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伏望嚴飭六曹長
 貳郎官凡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須據格法是非供
 報輔臣進呈 上曰 祖宗以來自有格法有司但
 能遵守即為稱職格法既定雖復有僥倖之心唯其
 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復廢也可依良貴

中興聖政卷六

五

增補 對自 張浚 七田 差官 川陝

所請更切中嚴沈與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徇
 情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耶僥倖之門塞則
 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

史臣曰法外豈得有例哉徇情之私而為法之姦
 莫例若也其弊蓋出於特旨特旨為例矣而又沿
 請之僥倖相乘無不可者是猶從其不齊於物而
 悉廢其器雖有權量度數無所用之也天下誰為
 知是王之分者哉然則法安出也傳之 祖宗蓋
 有所創之於上付之有司蓋有所受之於下猶權
 量度數之器受之於官而用之也夫是之謂遵守
 詔教令所刪定官監登聞檢鼓院官自今並令轉

中興聖政卷十八

五

對 甲子詔七田郎中樊質候都督府出使日隨逐
 前去江淮若置七田時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
 慮諸將議論不同趙鼎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
 舉事莫能兼顧七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
 一而去先是建言七田者甚眾至是始為之 丙辰
 都督府奏以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
 熊彥時並往川陝撫諭 戊辰夜雨雹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八

措置如此社稷幸甚

臣留正等曰古之行屯田者何其易而其効何其廣也趙充國之於湟中是以將帥而行之也張公謹之於代州是以郡守而行之也韓約之於振武是以部刺史而行之也率不過一二歲而軍儲富矣今以天子之命令國家之事力而每病其難經歷歲月未覩厥成則將帥恬不加意抑幸任使之意也使其開渠引水用以澆溉能若鄧艾躬耕百畝課督將技能若郭子儀如是而有不成臣不信也亦在賞罰勵之耳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

中興聖政卷十九

三

場錢先還一半不便 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於守信而已儻或失信何以使民服從 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文字 上曰歲饑民多流殍朕心惻然官為發廩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為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文具耳宜申飭有司多方措置米斛逐路監司行下州縣如奉行有方別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眾或聚而為盜即重行竄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罰

臣留正等曰水旱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處之周有荒政漢有賑貸之令本朝從而推廣之

災之所被必開倉廩已通負休力役甚則轉他路粟以給之又甚則出內帑金帛以濟之視前代益周密矣至於戒飭監司課州縣以存恤有方與奉行不謹者而為之賞罰則自 太上皇帝始州縣之官以字民為職者也職乎字民遇其災而不能救焉罰將奚辭彼知罰之可畏而賞之可慕也於救民何敢不力民之免於溝壑者非 太上皇帝之賜歟二百餘年之間德積而彌高澤濬而益深民之戴 宋永永無斃宜矣

乙未進呈邊順乞外任劄子趙鼎曰 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

中興聖政卷十九

四

也 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審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 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全之也

臣留正等曰漢以諸呂幾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薄昭典兵豈非以太后故欲息之耶昭卒犯法誅死尚足為恩也哉魏文帝譏之以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 太上皇帝之語趙鼎真可為萬世法也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

宗室戚里為不相

定買官陞轉法

陶愷
以主
紹述

改營
田為
屯田

置行
在交
子務

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
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閣門祇候三
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閣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
人特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
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並作官戶差役科數並免
如將來參部注擬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
行從之 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
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 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
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
之說故命出守 壬寅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
屯田張浚出行邊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

中興聖政卷十九 五

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籍仍民間例
召莊客承佃五家相保官給牛種每家貸本錢七十
千分二年償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 癸卯
夜雪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
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
萬用於江淮矣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并沿邊糴買
文鈔皆係 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來
未嘗檢舉今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做舊法先椿一
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
期於必信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
萬緡充糴本將悉行之東南焉 乙巳右諫議大夫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九

乞勸
分上
戶糴
贈浩
鄒浩

召買
田人

書度
張傳
度張

韓世
忠合
牙合

趙鼎言去秋旱傷今春饑饉賑救之術不過二說一
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戶賑糶以給之然
豪右閉糶蓋其常態全在守令多方勸諭上戶估定
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糶紐計城郭鄉村之戶
多寡分擘米數既無所擾人亦願從惠而不費之道
也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謚
曰忠 庚戌詔諸路監司榜諭人戶依限投買鄉村
戶絕并没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退泥田永
為已業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
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睢陽命淮西宣撫使
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進屯

中興聖政卷十九 六

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為後
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圖復中原於是
國威大振 上自書裴度傳賜浚 甲寅都督府參
謀軍事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淮東宣撫使
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執金人之將李董牙合時劉
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引大軍進趨城下命統制
官呼延通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二十餘里遇金人
而止世忠陞高郵以望通軍通馳至陣前請戰敵將
李董牙合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在
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口
口口口侵犯王略我肯與爾俱生乎即馳刺牙合牙

山雷平韓忠淮 賊進世陽

寒食見綱 張浚始練軍

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皆失仗以手相格逢坎而墜
 牙合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
 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眾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
 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
 掩擊敵敗去 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為其徒伍俊
 等所殺 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 辛酉韓世忠自
 淮陽引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賊堅守不下劉豫遣
 使如河間求援于宗弼先是敵偽與其守將約受圍
 一日則舉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倪與
 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于張俊俊不從世忠
 乃還道遇敵兵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
 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眾咎世忠
 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
 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 壬戌詔折
 彥質兼權參知政事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知
 明州中書舍人任申先繳還詞頭論其罪改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 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于內殿前
 一日趙鼎奏來日偶是寒食正節 上曰朕宮中每
 日食後略治家事即觀書寫字此外別無他事來日
 自可引對鼎曰 陛下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
 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 上諭綱曰浚自
 富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

中興聖政卷十九

七

李綱論事 論人信 五綱 失金

內庫 捲管 軍器

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
 者上嘉勞久之其論金人失信略曰自金人起兵以
 來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我臣請詳言之方 宣和間
 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雲
 燕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
 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犯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
 之失信一也敵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議者一切以
 不可許者許之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祇弗聽元
 約肅王至河而返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
 劫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犯威勝隆德等州
 此則金人之失信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三鎮之
 人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口口耳淵聖
 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
 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河割地奉使敵中往往為
 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敵騎既破汴
 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策
 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三也金人負大失
 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正猶口口口略主人恃
 其兇威靡所不止而猶自以為己之直而主之曲也
 願下明詔詳述自 宣和 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
 不在此庶幾人百其勇士氣自振 丙寅詔自今置
 到軍器等並於內軍器庫捲管 三月戊辰朔初收

中興聖政卷十九

八

紙告收
錢綾官

災爭趙李
事火需光

事復論李 飛忠韓並
十恢綱 岳世用

官告綾紙錢 禮部尚書李光兼權刑部尚書時臨
安府多火災或頃刻藝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需建
言請峻其刑名庶火初作眾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
光不奉詔乃抗疏天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
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
諫官之論當略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
弅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為舉
職矣 己巳 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為
京東准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
化楚州置司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為湖北京
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
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
沉鷲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 李綱入辭退上疏
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
不精反以為累陣貴分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
皆非善置陣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
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
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
積欠以至折帛博羅預備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
一而不能生財節用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
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
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以制之者三也今

中興聖政卷十九

九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一九

負竊早
通傷

權祀劍命
陳州南

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
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西宣撫未有
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
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眾盡
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
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
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也則當屯以何
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
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
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謂
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
西河北流移之民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
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
兵願耕者聽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
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
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槩也詔都督
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 庚午詔南劍州學春秋
釋奠就祭陳瓘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 辛未
詔去歲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所負 紹興四年已
前錢帛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閣倚及進呈 上曰
不若盡蠲以寬民力乃有是命又詔旱傷四分地分
闕食民戶盜劫米穀食物之屬不曾毆傷人罪至死

中興聖政卷十九

十

四三七

命協買馬力官

再解尹召命俸

對拘乞輪不

府拒張徽行俊

權聽知通酌情減等刺配俟參成日如舊 知全州
 劉遠知邕州趙鼎因論廣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實
 無補欲相度止令邕州知州專領留屬官一負主管
 錢物 上曰朕以諸事每思慮必盡昨計筭餘杭監
 收一歲支費無慮二萬緡自可收買戰馬百三十匹
 卿等更可商量時已命左承議郎范直清提舉廣西
 買馬後二日遂以遠同提舉買馬今直清與遠協力
 措置馬 癸酉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處士
 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於 靖康中累被
 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
 所習迂闊之學施之事功無一可者願賜寢免以安

中興聖政卷十九 十一

愚分故有是命 太常丞華權面對言行在輪對官
 已經召對及已嘗輪者乞令吏部會問如偶元已見
 願輪以次官者聽之蓋天之降才不同使其智識過
 人遇事輒發時可以上裨聰明者願對雖數而不嫌
 倘效一官而僅足且留於百執之間以各展其所長
 庶幾輪對不為文具從之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
 制官趙密巨師古軍馬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
 張俊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
 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俊以行府檄俊俊
 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俊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
 於朝趙鼎白 上曰俊以宰相督行府若號令不行

愷陶

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尚
 稟於朝復下俊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
 者以為得體至是俊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俊
 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
 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
 入衛俊尚敢為辭耶俊曰此上策也俊不能及 已
 卯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
 上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切持雖灼見懷奸以其議
 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切持懷奸誠如
 睿旨而迹其情狀有不可貸者 元祐之初 哲宗
 皇帝即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
 於是進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
 新法盡復 祖宗之舊終 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
 紹聖元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略曰共惟
 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
 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
 陛下亦知有 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策一於是
 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
 蔡卞始用事厚誣 宣仁欺罔 哲宗以 神宗為
 名却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 太上皇嗣
 位之初首召范純仁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
 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

中興聖政卷十九 十二

奸源 有流 不許 堂除 好德 之生

異議竄責嶺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述之
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 神宗皇帝為名劫持
上下姦人情偽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曾布乃
為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
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覆出為惡得
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
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為小人所勝必假 神
宗皇帝為名始於 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
為痛心疾首者也共惟 陛下聰明稽古憲章 祖
宗洞見是非真偽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
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為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
能用人是欲以一身為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
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焉伏望 陛下明正典刑揭
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 上曰
所論甚詳自當便與之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
忽然聞此甚可怪趙鼎欲送吏部與監當 上曰甚
好鼎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
述之說折彥質曰小人姦邪自有源流 辛巳詔自
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除通判差遣 癸未閣旦
降二官取勘旦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
以旋風棒擊之至死 上曰若以軍中法而馭吏則
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 陛下好

中興聖政卷十九

十三

結盜 不殺 賞死 夜觀 奏議 損目 倚閣 災傷 戶帖 錢傷 王獻 十論 上府 事府 考校 縣司 論失 罪死

生之德天下共聞 甲申詔命官諸色人捕獲兇惡
強盜未經結錄已前在獄身死更不理為推賞人數
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
為史受賂鍛煉致脅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
以為正賊詔惠州元勘獄官貶秩衝替 丙戌 上
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 上曰前夜已覺目
痛偶探報叢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
曾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
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 壬辰詔四川災傷
州縣委失檢放人戶所納戶帖錢權與倚閣一半災
傷至重去處全閣俟秋成日催理 乙未王庶知鄂
州初庶召還未見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 夏四月
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篇 庚子殿中侍
御史周秘書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取
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詔吏
部申嚴行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 上御經筵給事
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獻自王安石開按問
之法及曾布增強盜賊錢遂皆不死翌日 上以語
宰執曰此極敝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陰德然殺
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
乃長姦爾 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

中興聖政卷十九

十四

宋十論 偽唐 州岳 起復 岳飛 官局 罷任 宗子 訓名

慮陰 害 兩麥 王緝 青瑛 取瑁

丑興化軍免解進士宋藻上所著十君論 上召對
 特補右迪功郎 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陷之圍
 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 乙巳詔湖北京
 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
 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
 不得辭免飛再辭 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每
 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 己酉殿中侍御史石公
 揆請選人任京局改官後並令罷任庶幾待闕之人
 得以次進從之 庚戌初命宗正寺訓諸宗室名自
 元豐後非袒免親皆罷賜名之典而宗正丞孫緯
 論同名者衆故復訓名焉 壬子時正陰雨 上數
 問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
 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 陛下誠
 意感格天必垂祐 上曰善 殿中侍御史王緝諫
 上取青瑛瑁 上諭趙鼎曰中間嘗取瑁瑁數
 十兩止造一帶鞋襯餘令入藥兼朕雅不愛此物又
 顧鼎問朝廷曾令取青瑛否朕宮中未嘗輒修一椽
 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緝諫疏鼎因言青瑛乃是
 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
 以充銅本 上曰不若別更處置必是外間已有所
 議也鼎曰緝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 上
 曰前日已嘗再三嘉獎 甲子京東淮南東路宣撫

大將 賜號 復翰 讀林 論事 不六

定四 邑大 劉大 中言 任外

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楊政翼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
 訛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
 號皆自此始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
 讀學士冲再辭新命 上乃令改命自 咸平初始
 置講讀學士經 元豐 紹聖再省至是特以命冲
 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
 部不任責事 上曰六部長貳侍從高選自當一面
 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事而一旦為執政便能決
 斷天下事耶 辛未秘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
 莫重縣尹除授之間理宜措置欲望下諸路監司相
 度取邑大而事劇素號難治者並從朝廷擇有風力
 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為任隨其治狀高下而寵褒
 之不任責者罰亦稱是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
 陰等為四十大邑 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言
 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
 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所以緩急之際多有
 可用之材近世以來廉耻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
 易退之規為人擇官浸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
 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乃補外任非唯待
 士也賤蓋亦視民為輕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
 臣為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
 之節少革內外輕重之弊不許 癸酉 上謂大臣

中興聖卷十九

十六

留金
器賞
將帥

以儉
素為
家法

王庶
論名
節等

王庶
之哀

留爵
士賞
戰林

曰宮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時有功將帥至當
 舉以賜之近日却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
 何必美觀趙鼎曰 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黃細余
 兩府入對內殿宮人嫌卧衾舊弊遽取新易之亦黃
 細也上曰今則細亦自難得朕所服皆黃素羅衾褥
 自 祖宗以來如此折彥質曰此正 陛下之家法
 也 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
 制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工日入對首言今日之
 患莫大於士氣之萎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
 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 上聽其言
 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於
 前 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 陛下欲
 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
 吳右蜀盡利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
 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 上大異之 詔自今
 臣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開閣門引對復舊
 典也 甲戌戶部言同知閣門事潘永思增給餐錢
 不應格法 上曰若于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
 閣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係橫行遂防故所
 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千所以用
 度不足 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戚里
 官皆不過小使臣方此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

中興聖卷十九

十七

更除
堂法

命廣
西馬

閱水
軍習

論收
課弊

秦知
州温

言者
論弊

賞戰士鼎等皆稱道聖德再三 乙亥詔除見任知
 州已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宮觀外餘並令吏
 部按格擬差 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
 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
 所市馬弱不堪用于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
 其事付帥臣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廣閱習水軍戰
 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
 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閭海岸士卒逾萬未聞訓習
 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
 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鬪人不必眾取可資以
 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
 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 癸
 未殿中侍御史周秘言閩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
 之例夏則撮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借牛租
 者名色不一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使百
 姓虛被放免之惠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尚書省
 乙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
 温州 詔糴本交子並依逐年所降關子已得指揮
 其官吏並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而未有
 所椿見錢於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為四川交子行之
 幾二百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椿塚
 之錢執交子而來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

中興聖卷十九

十八

李流 宋大 典星 犯畢

張俊 貽時 禁錮 寶錢

周秘 論邊 費

詔監 司慮 因中 種

進一官 是夜金星犯畢翌日 上諭大臣曰占法
 邊有敗兵當諭張浚令諸將戒飭守邊者天既有象
 須修人事以應之已而趙鼎言徧問日官皆言自有
 所臨分野 上曰畢主趙地然既云邊有敗兵則我
 亦不得不戒也 壬辰江東宣撫使張俊加崇信奉
 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
 僕射趙鼎歎曰德遠誤矣偽齊遣三百騎臨淮佇觀
 久之而去 甲午詔自今鈺鎔錢寶及私以喻銅製
 造器物及買賣興販之人一兩已上並徒二年本罪
 重者自從重賞錢三百千許人告 乙未殿中侍御
 史周秘試侍御史先是秘言 太祖皇帝欲以緡二
 百萬匹盡易敵人之首 陛下將肆伐於北方於常
 賦之外薄取於民蓋不啻二百萬緡矣今經常之費
 既已不足則官司借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
 已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免若不稍加新惜
 臣恐師未及舉而二百萬緡之直無幾矣欲望密詔
 大臣將近所取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捲管毋
 令有司輒有侵耗庶不誤恢復之大計詔密付都督
 行府 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慮不能徧
 行者聽差官即檢察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
 著為令 六月丁酉朔 上謂趙鼎曰朕以宮中親
 種一方稻數日雨既霑足昨日令人驗之頓長四寸

喜雨 露足 續編 詔旨

王庶 經理 荆南

趙鼎 奏地 震

詔旨 責求 民恤

半真可喜也 癸卯詔汪藻續次編類 元符庚辰
 以來詔旨修撰范冲言失今不就事寢零落可惜乃
 先進藻一官令接續類編 甲辰新知鄂州王庶知
 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荆南屢為盜殘庶
 與士卒披荆棘致財用治城隍繕府庫解舍畢修陶
 瓦為民室廬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
 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
 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
 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
 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
 為雄藩 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 上曰知之上天
 謹告朕極憂恐鼎曰坤德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
 等輔佐無狀向緣地震呂頤浩嘗罷政 上曰頤浩
 之罪非為此卿等但當與朕協力修政事用答天譴
 耳 戊申趙鼎請下詔求言 上曰甚善朕歷考前
 世故事當避正殿減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
 至薄若更減損亦無害鼎曰此皆文具也應天消變
 之道恐當專修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即今費用浩
 大科斂益煩此傷和氣之大者也 己酉手詔略曰
 迺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
 讟滋彰乖氣致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
 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州郡守

中興聖政卷十九

二十三

已刑固不可淫以逞也然苟有罪豈可不以刑威鼎
曰近時賊吏雖不能依 祖宗時一切棄市然近亦
數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年皆從貸
例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既無所疑何為而貸貸一有
罪則犯者愈眾而善人咸被其禍矣

史臣曰刑期於無刑聖人之心也治不能無刑聖
人之不得已也昧其不得已之意而謂刑可輕焉
貸一賊吏而天下之貪者無所懼縱一姦民而天
下之暴者無所懲犯法滋多賊民愈甚以是為仁
適以害仁也帝者之世茲用不犯于有司者明于
五刑之功也非去刑而能使民不犯也王者之世

中興聖政卷十九

三十五

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殺之利之功也非去殺
而能使之遷善也然則姑息之為治其亦不仁之
甚哉 高宗之意蓋欲以殺止殺者歟

辛酉軍器監丞黃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 上
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令
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
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擢之 癸亥
先是右僕射張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 道君不豫
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 陛下剛健有為
成敗利害在所不恤况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
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趙鼎得浚書云建康入納

不變法 定得 實罪

附漕司 試

鹽錢甚盛 上曰沿路既安商旅放心來往鼎曰亦
緣久不廢法 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
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有增也 甲子詔自今
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
然後取勘合負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也舊
法見任官子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監司守貳有服親
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漕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人
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 詔自今諸州流寓舉人
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
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保所保不得
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中興聖政卷十九

三十六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九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

高宗皇帝二十

紹興六年秋七月壬申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
 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
 屯田員外郎同提舉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
 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罷 癸酉先是令僧道翰綾
 紙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批
 舊度牒焉 丁丑賜韓世忠劉光世詔書獎諭時右
 司諫王縉言近日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
 券准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具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
 奏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
 賞足以勸有功凡甚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
 養戰士故有是命 庚辰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
 宮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銳意其未
 戢乃言於 上前是日 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關外
 事浸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 上威斷 上
 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間過失亦不少貸
 也 甲午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
 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
 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
 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為
 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賢

謹司選

馮益事

獎世忠

建理田入批度 營官 錢牒

中興聖政卷二十

一

劉源長 事二 劉克春 秦檜 入見 錄司 後馬光

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臣留正等曰昔唐開元時有上書言按察使徒煩
 擾公私請精擇刺史縣令停按察使者姚崇非之
 曰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
 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至哉斯言
 也可謂知宰相之體矣夫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宰
 相之所宜擇者十使十使之所宜擇者刺史縣令
 崇專以擇十使為己任是乃所以精擇刺史縣令
 也太上皇帝謂縣令難盡擇而以選監司郡守為
 要道使當時為相者如姚崇得奉 聖訓豈非所
 謂聚精會神相得益章者乎

中興聖政卷二十

二

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 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
 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
 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
 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
 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
 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 淮西安撫
 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八月己亥新知紹興府秦檜
 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
 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入
 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恩月給錢米故得存
 在至今竊惟光為國宗臣黃童白叟言及之則以手

陳輔諫 梁董 體 免 子 與 解

司光 間 記 上 馬

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祠之主流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恤昭示四方為忠義之勸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稹為嗣而稹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 上命趙鼎諭冲令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記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即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為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為愈也輒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於是冲哀為十冊上之 上因覽冲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庚子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中興根本不出於此疏奏 上大感動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今尚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 饒州童子梁璠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璠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七書射親六發四中 癸卯

中興聖政卷二十

三

下 做 申 詔

議 平 秦 孟 留 守 度 檜 江 幸

兩浙都轉運使李迥為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自襄郢便道星夜之任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侯迥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 甲辰手詔曰迥者強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巡霜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為人之子而雞鳴之間不至為人之弟而錫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場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冑飛帛越險久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已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眾知吾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張浚自江上歸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朝論不同 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偽地偽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師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走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為可用會謀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丁未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孟度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癸丑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張浚曰執中 崇寧初以上書邪等

中興聖政卷二十

四

上重馬
光司皇

劉源欽
長乞姦

禁錮二十年 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以何事趙鼎
 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
 紹述為說其所斥已者盡毀以誣謗 先帝 上愕
 然曰 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 淵
 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為 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
 事但當以光為法然則 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
 朕今所施行與 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
 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是乃 上皇之意也 丁
 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 已未監察御史
 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
 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為去取不可徇
 朋黨以志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為進退或謂應係
 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
 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房元齡為賢相而其子遺
 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為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
 列况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
 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
 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
 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邵芮有謀弒晉文公
 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
 儀之姦而子湛乃復中宗之良佐况不為芮與義府
 而可誣其術盡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

中興聖政卷二十

五

長貶
源劉

米官職
給事

試定
法銓

中而人莫敢舉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而
 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欽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
 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為治可
 使為亂其故何在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其
 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為吾之用則其為治亂又
 在人君之操術焉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 上
 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
 則歸於楚議論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
 此 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
 事實皆非所敢聞者况 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為
 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
 之深仇也罪通于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真有
 可用者猶不當用 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
 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
 識趣卑陋不可寘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 庚
 申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止有職錢添
 給至是始增之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
 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為率
 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
 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
 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二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
 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 詔權貸三務歲

中興聖政卷二十

六

偽分入 齊路寇

通鑑 益治

相議之領三省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
 關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
 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
 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
 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
 以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
 寧參行臺謀議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簽鄉兵三
 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攻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
 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以姪
 猷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偽詔榜示指
 斥鑿輿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謀報豫挾北兵來寇

中興聖政卷二十

九

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
 眙揚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
 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
 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
 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壬辰 上諭大臣曰資治通
 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雅有
 宰相器若通鑑正可為諫書耳

龜鑑曰 高宗之崇儒講學即太宗身屬素韃風
 灑露沐而銳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况聖訓有
 曰朕之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他

張浚言 進無

趙鼎折質 退保

日之讀通鑑且曰通鑑去取皆益治道正可為一
 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冬十月丁酉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偽北服於河南
 諸處十百為羣人皆疑之以為敵偽合兵而至劉光
 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干趙鼎欲還太平
 州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決
 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
 皆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戍
 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浚及
 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
 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

中興聖政卷二十

十

發書折質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
 目請 上親書付浚大略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
 計不必守前議于是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訛
 里也孛董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 上回臨安
 且追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
 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敵
 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
 之寇正當合兵掩擊况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
 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
 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 上乃手
 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

張俊渡江者

劉光世獲捷

席益薦名

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料何以臻此吏部侍郎呂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上乃命祉馳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猷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眾十萬已次于濠壽之間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揚沂中為俊統制官俊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俊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戍沂中及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俊甚怪之即星夜馳至采石遣人喻光世之眾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上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光世不得已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儻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臯于霍邱賈澤于正陽王過于前羊市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孫暉夜却其寨又退之辛丑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縣人十三負政績時益所薦士頗眾而馮時行樊汝霖為之最後皆知名詔總制司錢令諸路州軍通判依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別用庫眼樁管依限起發非專降朝旨不是何官司並不得應副劉猷以眾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揚沂中與其

楊中塘之捷

前鋒過于越家坊敗之猷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會麟于合肥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猷遇賊據山險列陣外嚮矢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則不可不急乃遣摧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背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統制張宗顏等率兵俱進賊眾大破猷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猷敗拔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德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告救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王萃拒之彥舟聞猷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大事記曰自紹興四年趙鼎為相偽齊與敵分道入寇鼎決親征之議於是世忠屯揚州流星旗牌之計一行遂捷於大儀鎮而敵偽俱遁矣鼎又薦俊可當大事以樞府視師江上將士見俊來勇氣百倍而軍聲大作矣自五年楊公既平東南無盜區於是鼎左俊右並平章事兼領樞密俱帶

都督浚出視師取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雖孟庾沈與求有三省樞密奉行府文書之譏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諸賢聚會一時號小元祐矣自六年浚親行邊盛暑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張俊為進屯盱眙之計而鼎與浚同心責張俊以當聽行府命告浚以邊事不必稟朝廷恐失機會故偽齊入寇浚獨建有進擊無退保之論諭諸將以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之言於是揚沂中捷于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廢劉豫矣此 紹興四年以後七年

中興聖政卷二十

十三

以前所以又大異於 紹興之初也

丁未先是江南制置大使李綱聞 上巡幸遣羅

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請速進兵又奏陳利害大略以謂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乞兵於敵人頭項頗多未聞

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

只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敵情狡獪匿重兵

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墮則

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礪以待

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

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

裏相資首尾相應 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

李綱論

李綱奏利害

夜西警報

張浚論

張九成職名

席益印

錢引

建國子終

易青賊

趙鼎不協

詔獎論 戊申 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 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 辛亥揚沂中捷奏至俘戮甚眾 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

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略曰劉豫犯順犯壽及濠鄉帥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兗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 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祕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固辭不受 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奏朝廷紀綱察其意為之改命仍賜詔獎之 壬子四川

中興聖政卷二十

十四

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

讀學士范冲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

庚申都督行府推鋒軍效用易青為廣東賊曾哀

所執青不屈死之 壬戌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

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初趙鼎得政

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及揚沂中奏捷鼎

即求去位 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

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

陛下志在迎 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

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 陛下之志

趙鼎
議安

唐叔
平定
策後
張回
官授

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後當留臣當去其
勢然也 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慮焉鼎曰 陛下
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 陛
下考慎之明乎 上徐曰俟後歸議之後奏車駕宜
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共議回蹕臨安以為守
計 上許之

大事記曰 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
黃為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
為之乎自 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
檜為之也六年後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
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

中興聖政卷二十

十五

陛下父兄在敵中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
帝王吾之歸有日矣痛惟愁苦屈辱之中發此念
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慮之人方
導 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
都之地臣所未諭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
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可也今乃息心於一隅何
義乎
十有一月乙丑朔玉山進士唐叔寔特免文解一
次叔寔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故旌錄焉 戊辰
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張浚特遣左光祿大夫
以祿秩成書也浚請回授其兄滉許之中興後輔臣

轉對
官許

諸將
知尊

鄭剛
中言

喜引
對得

旌廉
吏廉

喜司
馬光

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 詔應轉對官如有疾
故許實封投進文字更不引對 庚午詔張浚召還
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 上曰淮北既無事
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尊朝廷為可
喜也 丁丑新赦令所刑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
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賊恤飢窮嚴警
備每一下詔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
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厲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
德視斯民利害如在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
廷使 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于官府
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 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
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為寶但冀一歲之間得十
數輩人物乃足為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學士院降
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充樞密院編修官 戊寅故
左朝議大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諭為吏廉湖北
諸司請官其曾孫偉以為天下廉吏之勸奏可 庚
辰 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
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隅每
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
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
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壬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

中興聖政卷二十

十六

席益 漕運六策

呂本 中不職 乞更

仁宗 奏文 賢王 諸賢

書成 成都 榜殿

金國 欲廢 劉豫

張浚 引秦 檜

臨安 府火

漕運六策今學士院降詔獎諭 丙戌起居舍人呂

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亘者以

贓獲罪黜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黜罪且

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

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

亦無所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

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 紹聖以

來儉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

稱 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丁亥日中黑子

沒 已丑故翰林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 仁宗所

賜飛白字及御書洙在翰林 仁宗問今歲科舉內

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

於他書 上曰 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

治 壬辰 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 初劉

麟等既敗歸金國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貌為庶

人以謝之於是金國始有廢豫之意矣 十有二月

甲午朔詔行宮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

檜在 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

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趙鼎既與浚

不咸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鼎復求去 上愀然

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

火所燬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乏者

張浚 議回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發書樞密院事折彥質

之罪大略謂彥質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

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乞賜罷絀先是

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 上曰却敵之功盡

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

具奏曰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

之心孰不想戀王室敵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

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 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

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

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當懷偷安苟且之心

夫天下者 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

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

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僅還則有識解體內外

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

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

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 上翻然從其計浚因

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

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 上問嘗與趙鼎議否

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几上肉耳

然豫倚金人為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

敵不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將帥士卒多出其門下若

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強弱不敵宜

中興聖政卷二十

十六

趙鼎
折彦

范冲
官觀

蘇符
冲代

論唐
明皇
任相

趙鼎
紹興
理鼎

且自守未可以進繇是與彦質俱罷之 京東淮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壬寅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趙鼎

充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 翰林侍

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提舉江州太

平觀冲再疏求去乃有是命 甲辰尚書司封負外

郎蘇符兼資善堂贊讀赴行在代范冲也 乙巳

上與宰相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為相當選除郎吏

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

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

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操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

中興聖政卷二十

十九

大亂吁可戒焉 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

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

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 陛下灼

見本末天下幸甚 趙鼎入辭鼎既行 上趣令之

鎮鼎力辭新命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東吏恤民為務

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

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於高

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

易者如此至是益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

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 簽書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折彦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手詔曰

詔內
外均

賞蔡
景芳
相事

秦檜
入講

川進
驛券

優擢
館任

銓量
監司

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

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

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

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仍令中書御史臺

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攷善否取旨陞黜

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

政首言比年以來內重外輕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

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業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

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 福建市舶司言蕃船網

首蔡景芳招誘船貨自 建炎初年至 紹興四年

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醴

中興聖政卷二十

二十

泉觀使兼侍讀秦檜令赴行在所講筵供職行宮同

留守孟庾充行宮留守 詔川陝進士將來省試令

四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其合預殿試人並赴

行在仍給五人衙官驛券自是為例 己酉詔自今

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為秦檜故也 庚戌詔館職

如在職二年以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

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閣門引見上殿與參

攷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

名 辛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

除參知政事 詔監司守貳委寄非人除授非人

百姓受弊可令中書省開具已除姓名送中書後省

引試

不長 告訐 風

王縉 言夫 大買 貪

論守 今賞 罰

增律 事民

御史臺今後遇關到前半年並加銓量如不可任用
 並具奏改作自陳宮觀 詔樞密院都督府効士並
 令附來年春選人類試時務策一道優等再令學士
 院召試推恩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 江州
 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安令黃觀不法御筆令監司
 究實 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體究所訴不
 實即痛與懲戒鼓檢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儻挾私
 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訐之風亦非求言本意 乙
 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耻
 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
 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頹風
 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令三省遵守 丁巳翰林學士
 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
 賜之 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
 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
 補於事 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
 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縵懦不職之人申尚書省 戊
 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
 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
 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
 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因民事犯徒已上
 罪人如今詔自 祖宗以來以公私贓三等定天下

陳公輔 禁學 川

四大 堂 十 邑 除

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左司諫陳公輔言
 自 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象使
 人同己仰惟 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
 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然在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
 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
 之是以趣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為大
 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
 之願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
 文也幅中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
 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
 謂使願尚在能了國家事乎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
 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其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
 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察羣臣中有為此
 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
 以聖人之道著在方策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攷眾
 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肯聖人
 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
 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輔臣進呈張浚批旨
 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
 時用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諱
 論者非之 辛酉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從堂
 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

劉子請立 太子 兩浙 寬利 錢

南一 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已謀請於金欲立
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
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徐當咨訪河南百姓以
定之 是歲兩浙轉運司始取婺秀平江歲計寬利
錢二十二萬緡自是為例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二十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

詔建康 康

陳公輔 守

置御軍 器局

因知馬 知人論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 中華書局上海

高宗皇帝二十一

編輯所藏書

紹興七年春正月癸亥朔 上在平江手詔將乘春
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 左司諫陳公輔
言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
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
勢在彼攻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
之尤在所急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
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
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敵騎之
來不足畏矣 置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全裝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一

甲五千矢百萬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丙寅 上諭
大臣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
之地皆不差張浚曰臣聞 陛下聞馬足聲而能知
其良否 上曰然聞驟步之聲雖隔墻垣可辨也凡
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浚曰物具形色猶或易惟知
人為難 上曰人誠難知浚因奏人材雖難知但議
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為非阿諛便佞固
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 上亦以為然

臣留正等曰耕稼陶漁天下之賤事也四民世守
其業未必盡善而舜之所以為聖堯固以此得之
蓋天下之理一也精其能者謂之藝而通其理者

雖治天下國家可也 太上皇帝興衰撥亂立事
建功逆知君子小人情偽蓋用此法其源流所從
出者遠矣

丁卯戶部員外郎霍彞自鄂州軍前來奏事言今
軍事所需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州縣所椿窠
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自餘則一切出於州縣
之吏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
月之期已迫矣詔諸州通判開具申尚書省 龍圖
閣直學士汪藻再遷一官以類編 元符庚辰以來
詔旨成書也 辛未中書舍人董弅知衢州免謝辭
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錄黃下禮部吏部員外郎黃次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二

山欲鏤板弅曰少俟之乃以己見求對次山即申御
史臺謂弅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祕彈弅故弅遂
罷 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張九成罷先是左司諫
陳公輔論九成平日所行無非矯偽朝廷每因其辭
輒復遷擢彼亦何憚而不辭詔九成與小郡九成又
辭乃令主管江州太平觀 壬申進呈李誼論吏部
非次闕不當改為集注 上曰士大夫羈旅之中有
非次闕不得授又待集注之期所以眾論以為非爾
聞每赴部授差遣者所費極多何以責其清廉
史臣曰立國以法者天下之至公待人以情者帝
王之全度 太祖杖賊吏於朝堂以至極刑無所

容貸而 高宗乃憫其赴部之苛費集注之淹期
惻然有哀矜之心二者不同何也蓋 祖宗建極
之初立萬世之法模用法不得不盡其嚴 高宗
遭多事之時士大夫流離困苦者眾故不得不本
乎恕其迹不同而帝王之度一也

癸酉先是張浚以破敵功遷特進浚悃辭 上曰
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
四方萬里無由知卿之功浚復固辭以富平敗事受
天下之責 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祠去位朕所以
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則再三
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疎奉詔 翰林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三

學士兼侍講朱震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弅
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以
書遺其子寅曰子發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繞上若
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
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
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則是偷生免
死計豈能為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為也於是安國自
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失
其傳久矣自程順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令
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
戶也夫願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

以賞
罰治
天下

未震
求去
之晚

胡安
國論
程伊
川學

陳輔
張論
成九

黃山
董次
並彈

月錢
弊之
錢格
汪編
百詔
成書

劉錡大才

取天下形勢

朱倬乞民心固

復置樞副

原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
 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
 豈其文哉願之行則孝悌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
 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
 祐以來願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
 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願有易春秋傳雍有
 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
 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
 館閣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
 定矣 戊寅帶御器械劉錡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
 步軍司公事張浚薦錡文武兩器真大將才故有是
 命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 上因論淮陽取
 之不難但未易守張浚曰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
 守之必堅 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
 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奕棋布置大勢既當自有
 必勝之理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
 事提舉醴泉觀兼侍講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左
 修職郎朱倬召對乞中戒有司勤恤民隱今西北之
 民已思見官儀矣 陛下大固其心勿小小以傷之
 天下幸甚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
 祖宗故事置樞密副使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
 下如舊 吏部侍郎呂祉在建康間禁伊川學上奏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四

呂川論
伊社學

曰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
 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
 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 本朝上所教下所
 學鴻儒碩學端亮闡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
 道豈特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
 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
 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 靖康以來其學稍傳
 其徒揚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歆慕之遂變
 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
 惡直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
 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
 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
 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
 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贓
 繫獄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
 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
 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望將前日聖旨
 指揮連臣僚所論出榜諸路州縣學舍使學者皆知
 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補治化從之 丙
 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各六十一關歸吏部用左
 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八十
 丁亥閣門祇候充問安使何薛都督行府帳前准備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五

差使范寧之至自全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 道
 君皇帝 寧德皇后相繼上僊 醴泉觀使兼侍讀
 秦檜為樞密使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
 辛卯四川都轉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司闕官命
 迨兼領 熙豐以來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買馬
 監牧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
 茶馬司從之 二月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
 火 己亥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倫充奉迎梓宮使閭
 門宣贊舍人高公繪副之 河南京西宣撫副使岳
 飛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
 之位 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
 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 辛丑詔以太陽有異氛氣
 四合令中 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
 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
 上從之
 史臣曰求賢良久矣未有一人應詔者其養之未
 成耶求之未至耶天下誠無其人耶噫有賢良方
 正之人而文不足焉汲黯之直賢於公孫洪遠甚
 雖不設科可也
 壬寅夜雷聲初發 癸卯命樞密院計議官李霖
 往江淮詢究營田利害如有未便於民者令霖與樊
 賓王弗商量先次改正 夜大雪 甲辰輔臣奏事

營田利害

因災異 有太陽異

岳飛論本 王倫使金

常御 蔬菜 豆腐

吳玠子 會置

因御 馬論 用人

岳飛 見識 極進

上曰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頗雜以豆腐
 為羹亦可食也水陸之珍兼陳于前不過一飽何所
 復求過殺生命誠為不仁朕不忍也沈與求曰 陛
 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不難治矣 先是太陽有
 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無
 所逃 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引咎 上曰應
 天以實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變浚曰臣
 等敢不恭承大訓 丙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初置
 銀會子於河池迄今不改 己酉 上與輔臣論共
 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舊有兩
 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
 識馬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驚馬故不耐騎而易
 乏若就鞍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
 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
 耳 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
 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 上
 曰飛今見識極進議論皆可取朕嘗諭之國家禍變
 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
 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面之責期以恢復中
 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浚來覲亦以此戒之
 史臣曰 上論人才不取庸常易悅者以其無補
 也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其意者退而有憂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七

林進保
龜中保

文彬字
獻瑞

張俊
岳飛

劉光
世光

色人主有大功德及於天下者其志趣不相遠類此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謚大行 太上皇帝曰

聖文仁德顯孝廟號 徽宗 癸丑提舉廣南市舶

林保進中興龜鑑 是日雨雹 丙辰知果州宇文

彬降一官放罷去歲果州旱守臣王騰率民出粟賑

貸會騰滿歲彬代之乃與通判州事龐信孺繪禾登

九德圖獻于朝 上曰此不出誕謾即諛諛爾去年四

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政使偶然有之何足為

瑞往年知撫州高衛進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符

彬等可降官仍放罷 丁巳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

飛為太尉賞高號之功翌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

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

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

始深矣飛時留行在遂衛 上如建康 己未 上

發平江府以舟載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几筵而

行 庚申淮西宣撫副使劉光世乞在外宮觀先是

議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軍律不整士卒

恣橫張浚亦言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

意氣佛然乞賜罷斥以警將帥 上然之光世聞

上進發乃引疾乞祠 上曰光世兵比之韓世忠張

俊之軍訓練殊不至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耳月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八

張亨
論中亨

賜李
服德鄰

背鬼
健極

胡安
國召

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

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惰若日沈迷於酒色之

人何以率三軍之士後三日乃以親筆答光世曰卿

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

召卿奏事其餘曲折併俟面言 平江府進士張亨

衛進歷代中興論 上讀曰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

故不能盡子道於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 辛酉

上次常州 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 上引

德鄰入對問以民間疾苦德鄰論民戶避役田土悉

歸兼并之家近者雖令單丁女戶募人充役然每都

不得過一名欲望均為五人俾得均濟詔付戶部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九

上以德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 三月癸巳朔

上次丹陽縣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 上如建

康 甲子 上次鎮江府楊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

沂中總領彈壓車駕巡幸一行事務 乙巳 上發

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鎮 上謂張浚等曰道

中精明因閱韓世忠背鬼軍馬極健事藝比往日

益更精強浚等因論奏諸將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

心則人肯用命 上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帥能

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為之用矣 辛未 上次建

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 甲戌岳飛朝辭 丙子召

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募春

胡國春

劉始成 呂軍留 浩順

劉世光 解柄

詔事職 轉對官

廣西 大飢

宮蠶中 養蠶種

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 上曰安國明於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遠向來偶緣留程瑀而出可令召來張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人必須觀望求合豈肯咄咄 上曰安國豈得為小人俟其來當實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通行安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據凡三十年乃成上甚重之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 庚辰行營前護副都統制王彥知邵州詔彥軍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琦於是錡始能成軍辛巳浙西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呂頤浩兼行宮留守 頤浩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 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金穀百萬獻于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浚因分光世所部為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節制 詔行在職事官令轉對一次 是春廣西大飢斗米千錢桃李互實皆可食凡物多類此 夏四月癸巳張浚奏雨旣霑足又即晴霽庶於蠶麥不妨上曰朕宮中亦養蠶兩箔許欲知民間蠶熟與否浚等曰 陛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 上又曰朕聞 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園有水朕亦令人

葉廟于太

蔣論十

惡黃 許山

鄭謀 除行

論營 害田利

岳飛 棄軍 廬墓

李綱 事時

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爾 詔築太廟于建康以臨安府太廟充本府聖祖殿 甲午鎮江府進士蔣將上書論十事詔永免文解 乙未尚書吏部員外郎黃次山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 上曰非告許董弁者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浚意甚沮 戊戌御批鄭謀帶御器械翌日 上諭宰臣曰謀除命未須行朕夙思之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謀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洪炎進黃庭堅文集有云徐郎或徐甥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始知其入今謀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官祠張浚等曰 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 庚子右司諫王縉論江淮營田利害輔臣進呈 上曰營田誠今日大利如兩淮開田不可數計但恐召募不行而奪見耕之農則為民害矣要須遲以歲月以漸為之第使耕種日廣便為大利 丁未起復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飛與宰相張浚異論歸過江州上疏自言與宰相議不合求解帥事遂棄軍而廬墓 上不許 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特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時綱遣韓昇奉表問上起居且上疏論時事略曰願 陛下益廣聖志與

張浚視

論范蠡之義

訪民瘼政

蜀水運利害

兵將得主

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眾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疏入詔綱典籓踰年民安盜息故有是命 壬子張浚辭往太平淮西視師沈與求奏劉光世嘗語人以陶朱公自比浚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 上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十三

曰蠡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有所未盡也 丙辰都官負外郎馮康國面對論蜀中漕運丁巳詔送都督府既而秘書省正字孫道夫轉對 上諭曰召自遠方者朕必詢民間疾苦至如職事官轉對即以朝廷闕失訪之誠欲追法 祖宗不特舉行故事為文具而已也卿蜀人宜知蜀中利害水運與陸運孰便道夫奏曰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 上曰水運既便自當行之 五月乙丑 上與輔臣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耳趙奢用趙軍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攻齊而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 丁卯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

網捕李

舉勇略士

禮官條具

計有禮

經賦各官

恩威賞罰

廣西進馬

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虔吉諸盜 戊辰金部負外郎宋崇請詔中外臣僚採訪勇力權略之士不時薦舉以備采擇從之 壬寅詔禮官條具舉行文宣武成王英感壽星嶽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張浚在廬州遣計有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對有功嘗獻所著晉鑒 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為艱難之戒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於齊六卿分晉此書之所為作也 上首肯之 甲戌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速赴行在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今以詞賦經義取士而考校者患不能兼通升黜安能得實令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經義詞賦兩等各差考官從之 戊寅 上謂秦檜等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揚沂中朕常日撫綏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檜曰 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矣既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帥各務究心水利措置營田從之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 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 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國中而已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十三

中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臣留正等曰天下物產之良常係乎風土之所宜是以自昔論勁兵良馬必以西北為上他產之所不及也雖然居東南之地而必待夫西北所產者而後用之則是無時而有可乘之馬可戰之人矣

然則如之何曰馬政修則天下無不可用之馬軍政習則天下無不可用之兵初不以南北論也吳人乘車遂能與諸侯抗衡而周瑜謝元皆以南方之人取勝秦魏此前世已然之效驗無可疑者

太上皇帝嘗與羣臣論淮西事亦曰兵無不可用

在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十四

在主持得人意蓋類此

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國家實感炎德用 宋建號康定間因古高邛作為壇兆以闕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論北壤望詔有司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

壬午賜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其能裁抑冗濫以寬民力故也 甲申詔以時暑命行在所及行宮御史各一負慮諸獄囚諸路州軍令監司分詣 初命學士院策試劾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

十人合格詔優等授官平等免文解一次餘皆賜帛罷之 乙酉手詔自今內外臣僚薦士或不如所舉

勅升 士點 慮時 暑 獎 迨 論 之 大 舉 之 祀 火 行

中嚴 薦舉 之 罰

中嚴 薦舉 之 罰

舉大 縣人

監司 不避 本賞

實錄 褒貶 自見

張浚 薦 焯

以焯 命學 亂

及罪當并案者必罰毋赦 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子弟姻戚互相薦論至犯史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

馬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賊私罪者舉主通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臺臣察之 監察御史趙渙乞侍從至職事官不限

資序各舉才堪大縣者一人俟三二年之間按其治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

丁亥中書省言諸路監司除授依 祖宗法即不避本賞詔如故事仍止避置司州 己丑張浚奏論

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甚每時以褒貶之語以騁其愛憎今若不極天下之

公則後人將又不信 上曰謂之實錄但當錄其實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實錄 上又

曰今日重修 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承聖訓 庚寅張浚言臣先備負川陝宣撫處置使切

見和靜處士尹焯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敵命焯自長安徒步趨蜀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

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焯姓名達之天聽今 陛下博

採羣議召置經筵而焯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焯行至九江會諫

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浚乃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十五

上南不
用兵

罷江
田營

命改
新錄

召隱
士張

胡安
國子

呂社
撫西

張浚
之易

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焯猶不至 六月癸巳左司

諫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衆論謂南兵不

可用一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

戰符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

王兵強諸國亦豈北方士馬邪 乙未罷江淮營田

司以淮東轉運判官蔣璨淮西轉運判官韓璉江東

轉運副使俞俟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溫並兼提領本

路營田仍督貴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 丙申御筆

史館重修 神宗皇帝實錄尚有詳略失中去取未

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考逐項貼說

進入以瑛親覽先是著作郎何掄乞刊正親錄紕繆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十六

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 戊戌詔四川制置大

使司津遣隱士張檝赴行在大檝龍水人隱居翠微

巖知天象嘗做唐制為蓋天圖謂可置之几案及備

軍幕中候驗因為木式以獻乃詔大檝併責所藏天

文秘書赴行在 壬寅詔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

便郡以左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

戊申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

撫諭諸軍社初在建康每有平敵之志張浚大喜之

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

為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問望素

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謂有其人

鄺王
德詔

賑廣
水西大

息除
欲兵科

故欲易之也時社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

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社先往淮西直

祕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

於此軍恩威曲折仰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

今已付之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鄺瓊輩故等倫恐其

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褊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

為德副以通下情會社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

訟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直寢不行瓊

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召德還建康以

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社又辟准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十七

備差遣陳克自隨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

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

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弗聽社克皆留其家乃單騎

從軍 詔以欽廉邕州去歲大水米踊貴今本路常

平官蠲賦稅賑飢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 己酉皇

叔同知大宗正司士儔開府儀同三司士儔嘗因對

勸 上留意恤民 上曰朕以干戈未息不免時取

於民如月樁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

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

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

可並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語趙鼎 宣和以前宰

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歛

論唐太宗用人
許舉儒用
諸人說

論蜀中士多

論孫近信命

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尚多斯民之災如此僅他日兵寢朕當一切蠲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 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 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因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 上曰唐太宗用封德彝舜宇文士及朕常以為口口知其姦佞猶信之不疑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丙辰尚書省請申命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自出己意但文理優長即為合格從之 乙卯執政進呈左朝奉大夫蒲贄乞駐蹕江陵 上曰荆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濬治城塹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為悠久計張浚曰庶在荆南頗有治行 上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及蒲贄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廷堅浚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贄間中人浚在閬州引為主管機宜文字後六日遂以贄行尚書兵部員外郎丁巳吏部尚書孫近引疾乞奉祠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自此當有災咎故亟求去位 上曰君相之命固不當言命近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嘗問

論愛毀譽以憎

士大夫當外任

也 秋七月乙丑知虔州張翥條上措置盜賊事件張浚等言翥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翥向知南劍州能平賊甚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 上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孔子許顏回為王佐蓋惟不遠怒不貳過者可以為天下國家也 上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 史臣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順君為義莫或拂之而亦莫或回之惟上聖卓然特立異於常情乃能自反爾故以過為諱夫者常千萬文過以自安者常十百悔過而能自反者纔十一也 丙寅秘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 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其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 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 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丁卯起復湖北京西宣撫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十九

敦請
飛軍

親親
飛論

使岳飛遣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初飛請解官 上命
 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
 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
 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耶相公河北
 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
 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
 公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 上所
 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詞窮曰
 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 上慰遣
 之將行 上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
 若怒卿則必有行遣 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劍
 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
 無怒卿之意也飛得 上語意乃安

史臣曰人主平時馭下不過恩與威而已至於馭
 將又非平時恩威之所能盡也是必有不貲之恩
 出於望外不測之威出於物表然後可以折其力
 服其心而得其死力也 太祖遣王全斌伐蜀一
 日念其寒脫所服裘帽賜之其伐江南也曹彬等
 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此
 無他駕馭英雄之術當然也 高宗亦嘗自言朕
 拊揚沂中過於子弟及淮西有警則親筆戒之若
 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承命手恐至於岳飛奏陳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二十

秦檜
見飛
忽

禁區
知早

張守
言秦
失檜

戒仲
瑚好

輕率自知必抵罪而乃開示胃腹略無留難飛深
 極感激二人者卒皆成功此其術豈在 太祖下
 若乃濫賞以襲其恩姑息以玩其威其欲諸將之
 為用難哉

至是遣敏求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
 今日翌日 上以其語諭輔臣秦檜見飛舉趾已有
 忽忽之意矣 壬申張浚以早乞率從官祈雨又乞
 弛役慮日筭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
 地形下未覺旱如鎮江建康地形高最覺少雨 上
 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其一地
 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
 精加祈求庶幾數日得雨也時方盛夏浚一日坐東
 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嚮言秦檜有德
 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夫
 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樞密使秦檜浚以為然 徽
 猷閣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溫所著辯誣三卷 上曰
 事之紛紛止緣士邪怨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
 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 宣
 仁之謗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止矣 嗣濮王仲湜
 葵仲湜酷好珊瑚大者一株至數百千 上常問仲
 湜墜地則如何曰墜地則碎矣 上曰以民膏血易
 此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也仲湜無以對 戊寅史館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二十一

因除積旱

粘死因許因封事

黃源中事

校勘張嶧面對先是有詔刊修 神宗新錄訛謬校勘李彌正胡瑄見張浚辭史職既而嶧對罷申後省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為是故實錄多舛誤彌正瑄再辭史職從之 辛巳張浚等奏禱雨備至未獲感應 上曰應天須以實如恤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如積欠一事為民之害甚大比因移驛所過州縣下蠲除之今民間極喜可將諸路 紹興五年以前稅賦積欠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條具悉施行焉 金晉國王宗維卒 癸未手詔臣民各許實封言事在外令附驛以聞旱故也宰臣張浚樞密使秦檜已下引咎乞罷黜詔曰亢陽未雨憂心如熏咎在一入非卿等罪各安乃位勿復陳詞夙夜勉旃以輔台德 簡州教授黃源應詔上書言中興之主當與創業同創業當視 藝祖其大計大議取謀於宰相則趙普等是也大勲大烈責成於大將則曹彬等是也內則講修政事為萬世計外則削平四宇為一統計今 陛下中興十有一年政事則講修不逮西北則削平不果何也無乃隆主勢以論一相嚴威斷以馭大將作威作福直與 藝祖不同故邪因條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東宮以嗣國統三曰勵宗親以策勳勞四曰厚禁旅以鞏宸

看陳詳 利害

極五日連秦夏以臨三晉六日由淮甸以傾全齊甲申蠲諸路民戶 紹興五年以前欠租 上旨也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貧病者畀之藥死者助其葬 丁亥詔今後士民陳獻利害令給舍子細看詳其可採者取旨施行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二十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一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二

高宗皇帝二十二

歎豫軍之發劉

分置淮西師

朱松疏奏論

紹興七年八月壬辰張浚奏探報偽齊簽軍自六十以上則減之十五以上則增之科調之煩民不堪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 上感然歎息曰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諸郡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賙恤勿令失所以稱朕意 乙未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為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淮南西路制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為淮南西路制置副使並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鄺瓊等復訟王德于社社諭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闊略况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乃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 丁酉左從事郎朱松特改宣教郎為秘書省校書郎松熹之父也以薦得召見時已用張浚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松欲堅 上志即奏言陛下當抗志於高明而輔以睿知日躋之學垂精延訪早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獎節義而又以民心為基本忠良為腹心則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惟漢之光

中興聖政卷二十二

一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二

鄺瓊殺呂祉

席益與李遵言造誅庶論

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為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為誡又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為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純正不回之士實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蓋松深病夫士溺於俗學不明於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關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為安而發為是言 上深悅之諭輔臣曰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心肅宗惑於張后李輔國之讒而虧人子之行此其可戒也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復與都轉運使李迨有違言交愆于 上詔令學士院賜詔戒諭 戊戌張浚進呈知荆南府王庶復微猷閣直學士 上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可專用姑息要當以誅殺為先謂朕太慈聞 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 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為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為戒也 鄺瓊叛執兵部尚書呂祉社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判官韓璉舊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

中興聖政卷二十二

二

四六九

張因張
呂引呂

鼎召
趙

去社之乞罷瓊與靳賽也其書吏朱照漏語於瓊瓊
令人遮置郵盡得社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怨怒前
一日被旨易置分屯康淵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詰朝
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中軍統制官張景曰
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
社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為瓊所執瓊遂以所部四
萬人渡淮降劉豫 壬寅張浚見 上引咎 上曰
失三萬人不繫國安危譬猶臨陣折傷亦是常事卿
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鎮安人心激厲士氣以為後
圖浚曰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令聖志先定臣復何
憂敢不黽勉以圖報效 是日呂社為鄺瓊所殺先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三

一日瓊與其眾擁社次三塔距淮僅三十里社下馬
立東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眾逼社上馬
社罵曰死則死此尔等過去亦豈可保也軍士聞之
有傷感咨嗟者瓊恐搖眾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
邱縣令統領官尚世元殺社世元以刀刺社且顧統
領官王師晟師晟不肯社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而
死 甲辰御筆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
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
留身求去位 上問可代者浚不對 上曰秦檜何
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 上曰然則用趙鼎遂
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已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

張浚
覺秦
檜包
藏險
論不
足恃

文事
政學
兩科

褒贈
呂社
賊吏
不復
點配

臺諫
攻張
浚

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
既同朝乃覺其包藏顧望故 上問及之 詔新除
崇政殿說書尹焞疾速赴行在以焞再辭除命故也
丁未張浚論淮西地勢險阻可以固守陳與義曰
見王德呈淮西固道路幾不可方軌 上曰地形雖
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率由井陘口以破趙軍要是險阻
不足恃也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比年科舉
校藝詩賦稍優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
之士不能無遺落之歎欲望特降睿旨今年秋試及
將來省闈其程文並須三場參攷庶幾四方學者不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四

從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 上曰文學
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古今所
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
何用 癸丑贈呂社資政殿大學士時有得社括髮
之帛歸吳中者其淑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聞者
傷之 甲寅中書言命官犯賊抵死 祖宗時或間
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遣近來刑部引為常例
甚非朝廷欽恤之意詔自今似此案狀令刑部更不
坐例止申朝廷酌情斷遣自是賊吏不復黥配矣
乙卯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論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
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

李綱
因事
論

再審
量濫
賞

衆而專任其數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故鄺瓊以此懷疑而叛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為後來之戒 丙辰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張浚罪 是月諸路大旱江湖淮浙被害甚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言乞修政事以救今日之弊大略以謂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 陛下親灑宸翰勸誘賑濟至誠感天報以休應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 陛下欲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早暎復為豐年矣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食足則民力乏矣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 惟 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 九月辛酉申命吏部審量 崇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自是追奪者復衆矣 左正言李誼論張浚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慢 乙丑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言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據所聞為 陛下言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五

上倚
重二
大將

李綱
乞兼
聽

李綱
以書
張浚

其二十罪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為而不達軍情不恤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今猶強顏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為細事以呂祉之死為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耻矣望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誤國之戒浚聞復求去自是不復入對矣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准西宣撫使張浚皆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主上倚兩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 上曰此論猶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張浚將所部自盱眙軍移屯廬州 辛未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奏疏論淮西兵叛因勸 上以兼聽 上深以為然令學士院賜詔獎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歎息者五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為灾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 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 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又以書遺張浚言自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六

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賦皆未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知何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眾閣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今有人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任之理者與人共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較美者進鯁諫者疎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若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七

衆謀惟其是之為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為福也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 和靖處士尹焞言誤蒙召命已及國門瘡老廢疾委實可矜伏望敷奏許之自便輔臣進呈 上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十數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 初以早故求直言而太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為退保之計光世之罪天下共欲誅之鄺瓊等兵馬平日驕惰終不為用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浚區區之心實有是念惜乎才力有限舉非其人浚之孤立無一介

事准生太
西論學

命再尹
辭焞

為助者為 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臣願 陛下召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浚為大都督 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庶使西北之情不能探伺臣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無事未嘗閱習惟韓世忠岳飛兩軍人馬整肅爾 陛下速置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也 壬申特進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浚為相凡三年 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召還經惟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八

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 陛下能用之乎如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 陛下能去之乎 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疏入 上為從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近傳淮西軍馬潰叛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西北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詔獎之 右司諫王縉請對乞留張浚不從 甲戌張浚落職依舊官觀浚既罷相而御史中丞周秘復論浚望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為大臣專權誤國之戒殿中侍御

淮乞岳
向屯飛

才退乞趙
人進鼎

入送人不

錢皆百姓膏血

趙鼎後相

趙鼎靜守

史石公按亦論浚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 乙亥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委提點刑獄親問一年未決者具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旨催諸決獄不得淹繫若如仁輔所奏則許及半年或一年矣 上以為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送一人入獄 淮西宣撫使張俊言軍中營寨未辦張守乞增支錢 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若如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奏軍中費却 陛下無限錢糧朕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卿知百姓膏血不可窮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丙子萬壽觀使兼侍讀趙鼎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鼎至行在 上召對于內殿首論淮西事鼎曰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為人所窺 上以為然 丁丑 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須勉強自振 上以為然且曰初問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皇懼失措反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

中興聖政卷三十一

九

書羊祐傳

光世劉

大將子職官

交趾李天祚

治川伊集

吳玠之效

劉琦帥淮西

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啓否 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 戊寅御書羊祐傳賜樞密使秦檜 辛巳合祀天地于明堂 太祖 太宗並配 張俊至行在特詔俊赴大禮侍祠 召劉光世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光世之召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張浚之罷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邪 乙酉張子儀監登聞鼓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孫除職事官始此 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 丙戌李處廉除名新州編管處廉知永嘉縣坐以官錢雕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贓當絞特貸死籍其貲自是以為例 丁亥中書言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於梁洋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并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省饋餉詔獎之 戊子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琦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趙鼎顯言於眾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何至自擾擾如此僅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還未閱月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起居舍人勾濤因薦錡以所部屯合肥 上從之時淮西制置副使楊沂中亦已

中興聖政卷三十一

十

劉豫乞兵于金

令後省詳書上看

上喜讀安國春秋

禁中有日課

留學字意

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 劉豫使乞兵于金
主置且請用鄺瓊為鄉導併力南下曹陽許之遣使
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眾先是王倫奉
使至歸德府豫遲之不遣弥旬迺使至倫始渡河見
魯王昌藩王宗弼于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
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願納其言 冬十月庚寅 上
謂大臣曰向緣亢旱詔求直言自是上書者甚多雖
經親覽猶恐未能詳究利病可令後省官子細看詳
有可採者中書條上取旨行之庶詔令不為虛文
詔依舊間日一開講筵用右正言李誼奏也先是陳
公輔建議以為 上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十一

乞令講讀官供進口義誼奏 真宗嗣位首命崔頤
正講尚書 英宗嗣位司馬光首請開講筵是 祖
宗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從之 壬辰周禧入對論
張浚罪乞更賜貶責 丁酉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
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
秋解必嘗經聖覽 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
間用傳注頗能發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
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
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
讀尚書率以二鼓罷鼎曰 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
帝王所及 上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

張浚

趙鼎張浚

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
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盡惑性情廢時亂日
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戊戌提
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
居住先是趙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 上曰
當以罪已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畢降詔鼎曰
浚已落職 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
老且有勤王大功 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相也功
過自不相掩於是臺諫周秘等論浚罪未已石公揆
李誼相繼論列秘對後四日夜降秘等各兩章後批
浚散官安置嶺表至是鼎封起未即行翌日至漏舍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十一

約諸人救解鼎奏曰外頗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
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 上曰若宰相出入
由於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謫
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 上曰此不
恤也樞密使秦檜奏曰臣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却當
言參知政事張守曰浚為 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
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眾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羣
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為鑒孰肯
身任 陛下事乎 上顧而不答鼎又曰浚有老母
今過嶺必不能將母 陛下忍使其子母為死別乎
上猶未解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

趙鼎
留秦
檜

李綱
申張
浚

上朋
黨戒

凡人計謀欲施之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僅因其一夫便實之死地後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 上意解鼎朝退召勾龍淵如馮康國馮檄至都堂曰 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君速以書報 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又翊日乃有是命 鼎之初相也 上謂曰卿既還相位見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浚既貶張守陳與義乞罷 上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 上曰趙鼎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退至殿廡起身向鼎謂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 江西制置大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三

使李綱上疏言臣切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 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 庚子都官負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望 陛下垂察 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

趙鼎論實錄
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壬寅秘書省正字胡程李彌正復兼史館校勘趙鼎因奏事議及改修神宗實錄 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 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嶠所得聖語亦然 上駭曰安得有此即詔嶠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 上意鼎又曰臣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 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秦檜莫有正論 上曰無之自卿去唯朱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聰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為不可太分當兼收並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為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為愈也蓋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姦便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 上復以為然乃詔昨今史館官再加研考新修 神宗實錄止緣曾統所進本脫落不全又九卷不載舊史理宜修整別無同異之嫌元校勘官胡程李彌正可依舊校勘 癸卯 上曰昨布衣賴好古上書論虔賊事頗有理趙鼎奏大意以招安為非陳與義曰招安討殺不可偏廢 上曰用兵則不免害及良民止當誅其首惡餘悉縱之乃善 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遣親校溫濟來奏事且圖上淮陽形勢言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四

戒世論

論兵用南

郡守不肯守

納用布衣事

六日對輪

敵並淮陽增築堡障欲遣偏師平之 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 上曰有功則當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則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人不以為當也濟恐悚奉詔 辛亥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揚沂中乞以諸路所起禁軍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 上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之能行皆不在軀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符堅皆南兵也 甲寅直祕閣詹大和知江州仍趣之任趙鼎進呈除目因言士人有不可為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官祠 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對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 乙卯 上曰昨降出劉瑜書論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其當行者行之趙鼎等曰所論皆善然法令已詳密當申嚴行下 上曰若申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謂如向來浙右困於水脚錢其後造成網船遂免此患瑜以布衣應詔言事 上納用之 丁巳詔遇六參日輪行在百官一負轉對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僚不多止令輪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十五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十六

閣下

令從
官舉
監司
郡守

堂部
策關
復舊

修微
宗實
錄

林志不樂居此願 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齋煇乃止其後有言於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留以為高云 己巳 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郡守而已其間或有不材之人奈一方赤子何可降旨令侍從官不限負數舉可以為監司郡守者中書置籍遇有闕卿等共議差填朕亦當書之屏風置諸左右以時揭貼見在已差人不任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以為是 上又曰諤吏之害民甚於賊吏賊吏一身取錢爾諤吏為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為縣則一縣之胥吏皆取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賊吏也秦檜曰向令內外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賊 上曰侍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欺謾如此朕當時不知若知之當竄之嶺表 庚午詔侍從官各選可為監司郡守之人不限負數具名以聞務令實惠及民不為文具 辛未詔堂除吏部策關並依去年十二月丙午指揮已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改革內重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以下至外州學官送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十處未幾郎官館職請外者眾終不克行至是又復其故焉 詔史館見修 徽宗皇帝日歷以實錄為名 庚辰韓世忠乞統制官許世安功賞 上曰世

上備知
才性

李綱
以罷

李綱
諫回

李綱
不復

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上於諸將偏裨其才性短長亦照臨無遺如此 辛巳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秦檜已協議回蹕臨安綱聞之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羣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聞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州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既而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綱課民修城民不以為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劾綱妄自尊大恣為苛擾殿中御史金安節左正言李誼右正言辛次膺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賜黜責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宮祠奏章行下未有代者綱懲請康之謗乃且以本司積蓄錢穀之數聞于朝自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六

趙鼎 奏度

監司 郡守 須歷

招徠 准兵 叛西

置贍 軍酒 庫贍

戒張 俊張 劉光 世張

戒吳 玠附 託張 浚張

是不復出矣 壬午趙鼎等奏權貨務出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欲量付諸路 上曰如此則州縣將科數於百姓矣鼎等奏不責以限數則無科數之弊 上曰宜嚴為約束毋使民受其患 戶部侍郎王俟乞令從官所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著之人從之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去失並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即坐以法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為鄺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眾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密白于 上曰此曹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不足之歎 上即批出各還其本等於是人心欣然來者相繼 十有一月甲午用戶部尚書章誼請置贍軍酒庫于行在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 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為上言劉光世罷軍政閑居自有登仙之歎 上不樂謂俊曰卿初見朕何官曰副使是時家貧如何曰貧甚從 陛下求戰袍以禦寒 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 陛下所賜 上曰然則卿宜思所以自效而有羨於光世耶俊乃皇恐謝 甲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使臣呂政求攜軍物 上召政諭之曰歸語吳玠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由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大臣而後進所須攜軍物已支百五十萬緡非

寬失 火罪 條滂 王滂 上取類

張營 戒營 俊營

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 丁酉執政擬臨安火禁約條凡縱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罪亦如之 上曰遺火豈可與縱火同罪且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數多者取旨可也 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亦非朝廷美事 戊戌江東宣撫司幹辦公事王滂上六朝進取事類詔與陞擢差遣 庚子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席益以母朱氏憂去官 壬寅 上謂大臣曰張俊事上御下慮事臨敵皆不易得獨好廣邸地營土木朕數鑄諭莫能改也此因其入對面諭以朕來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朕不免葺數間小屋為燕居及宮人寢處之地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蓋不欲勞人費財也俊曰略加粉飾不過二三千緡朕語以國用艱窘之時以二三千緡崇土木之飾亦所不忍也俊感歎而去 臣留正等曰儉為百王之至德然有矯激沽名者有出於天稟之自然者其為儉則同而所以為儉則有間矣晉武之焚雉頭裘夫裘則焚矣而侈心自若也平吳之後後宮益以侈麗卒之晉祚陵替者以此唐明皇始罷織錦坊而錦則無用矣侈心由是也驪山華清遊幸之盛極其侈靡唐遂以衰二君之為儉無乃非其真情而徒竊其美名乎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十九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二十

不假少
近習

太上皇帝愛張俊之材勇而恐其以侈故殫民力以事上乃諄諭如此雖然方庶事草創之初戒土木之功示敦樸以先天下似非甚難也乃其行之悠久奉養有節而費用彌省至今不改其度然後知慈儉之德殆由稟天與太禹之菲食文王之卑服同風宜以為 聖訓之尤也

乙巳金右副元帥宗弼執偽齊尚書左丞相劉麟于武城 於是尚書省上豫治國無狀金主亶下詔責數之略曰建爾一邦遠茲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寧負而君無滋民患 丙午詔潯州編管內侍李綱留滯衛撫州踰年不去令兩路憲臣體訪押赴貶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三十一

所趙鼎曰 陛下於近習不少假貸如此 上曰小事便須繩治無使滋長童貫宗師成豈是一日至此要在不可假以事權爾 是日金人廢劉豫為蜀王囚於金明池

龜鑑曰方逆豫之陸梁也兵甲縱橫蹂踐京汴幼主狂悖子麟姪猊擾動江淮其鋒不易當也李橫之謀復東京而豫之氣已折岳飛之收復襄陽而豫之鋒已推內有趙鼎贊親征之謀外有張浚董督師之事張韓劉岳又從而諸道進兵自是而口口口口首強敵悔禍六年而廢豫之謀定金敵廢豫自麟猊敗之後廢豫為庶人而廢口口口口口口

黜守郡
做守郡

論中賞
罰中賞

論金
亡國必

李雨
忠玉書

論人
速須太

建炎四年僭偽至 紹興七年敗走凡八年而後平云

己酉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諸路和糶米收耗太多 上曰郡守當痛與懲戒趙鼎等奏江東郡守有掊斂不恤民者 上曰郡守以字民為職掊斂不恤朕何賴焉當悉罷與宮觀選除循吏如周綱陳素之流使罷者不失宮觀之祿而民被實惠實為兩得上諭諸軍使臣很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盡國用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可及 庚戌初修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三十一

武郎朱弁既為金人所拘遣李發歸報粘罕等相口死亡 上曰 藝祖皇帝兵不血刃而得天下故福祚悠遠自古帝王未聞窮兵黷武而能久長者金人連破大國而兵弗戢不亡何待來春當極力經理中原 辛亥右迪功郎李時雨獻玉壘忠書三十篇詔特循二資 壬子樞密院計議官呂稽中司農寺丞蓋諒並罷二人皆為都督府官屬故侍御史石公揆論之趙鼎等開陳稽中諒之為人 上曰用人不須太速須使名實加於上下然後無異論賢士大夫眾所未知驟加拔擢一遭點污則為終身之累非所以愛惜人才也 丙辰 上與大臣言嗣濮王仲湜

寢處
華須好

金節
秦梓安

胡銓
徐編

劉大中
子論大

論禁
金翠

酷好珊瑚趙鼎因言頃到 行家見其奢麗可駭如
卧榻亦以滴粉銷金等為飾 上曰朕頃在藩邸猶
用墨漆床渡江以來止用白木上施蒲薦素黃羅為
褥素黃羅被三條而已睡後豈復知有華好也 新
知台州秦梓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殿中侍御史金
安節論梓人品凡下附麗匪人討論之法獨不行於
梓郡守民之師帥風化所係而梓之所履如此難以
望其化民成俗矣疏入不報安節又言近降聖旨欲
實惠及民不為文具臣之區區必欲罷梓所授者蓋
欲使郡守之選自此加重以稱 陛下及民之意也
梓間乞宮觀乃有是命樞密使秦檜深恨之 荆湖

中興聖政卷二十二

三十三

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充樞密院編修官
十有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今浙東之民有
不舉子者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緡緡最
為疾苦蓋為其子成丁則出緡緡終其身不可免愚
民寧殺子不欲輸緡又資財嫁遣力所不及故生
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趙鼎
進呈 上曰可嚴行禁止朝廷法令備具往往不能
奉行如銷金鋪翠立法甚嚴禁中有犯罰俸三月無
一人敢犯者而閭士民之家尚有服用如鋪翠一事
非特長奢侈之風而殘害物命不知其數且行下廣
南福建禁採捕者鼎退而批旨以大中所言送吏部

薦人
于屏

韓世
忠願
淮江

論事
任不六

命部
置苗
米苗
浙主

措置 癸亥禮部侍郎常同奏奉詔舉可為監司郡
守之人輔臣進呈 上曰朕已令書于屏今後監司
郡守有關有己差人不足任皆當用所薦人填闕雖
不滿一人所欲而千里之民休戚所繫當權輕重而
處之 庚午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撫處置
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世忠上奏極
論敵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遮蔽江
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 上賜札曰朕得所奏益見
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古人有言閩外之事將軍
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
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乙亥 上謂

中興聖政卷二十二

三十四

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
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為尚書不能任
一部之事朕若擢為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趙鼎曰
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
臣恐其訴冤乃求差遣政由臣等不才故致朝廷之
勢陵替 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
罪不罰漸成姑息風誠為不便乃命六部措置條具
申省 金人徙劉豫於上京後封曹王 乙亥戶
部尚書章誼入對 上諭曰天下苗米須與措置其
不熟處除檢放外止令輸錢仍運錢於豐熟之地糶
米如此則公私兩利矣 癸未有司奉 九廟神主

王倫還敵 役修不己 得城民 王倫復敵 使倫

還浙西 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還自
金國初劉豫廢左副元帥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
南既道塗無壅和議自此平達倫言敵人許還梓宮
及 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 上大嘉賜予特異
初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
者以為非是甲申 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
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為之朕愛民
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
令優給錢米矣 丁亥以王倫為徽猷閣直學士充
奉迎梓宮使高公繪為右朝奉大夫充副使

中興聖政卷三十一

三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二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三十一

論廷體 常論臣言 朝之 同大抑路

張諫諫 去 求回守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三

高宗皇帝二十三

紹興八年春正月戊子朔 上在建康 癸巳言者
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銜見任人趙鼎曰 祖宗以
來如此 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宰執無異從官
則非朝廷之體 丙申御史中丞常同言自大臣用
事以來沮抑言路喜怒好惡一出私意臺諫章疏多
不報行或加節貼文理不通殆非所以明是非公賞
罰肅紀綱廣言路也道揆法守不宜分彼此之嫌進
賢黜姦當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實使天下知朝廷
議罪之當若其不實亦使被罪者異時得以自明欲
望持降處分隨事割下 以稱 陛下無偏無黨
之意從之 戊戌參知政事張守知婺州初 上將
還臨安而守謂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
象雄偉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
可為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為 上言之及將下詔
東歸守與趙鼎議于都省不合又謀諸朝 上顧守
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 陛下至建
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
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不
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
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乞召諸大將問計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一

四八一

上議

辛次 膺勅 秦檜 去

上欲 識名 士知

激張 俊力 戰世 胡帥 將川 四

淮北 兵歸 正

上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 太后 淵聖皇帝皆未
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 丙午左正言辛次膺提點
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次膺嘗論王仲巖王暎之父在
建炎中皆嘗投拜暎不當與郡仲巖不當復官二人
樞密使秦檜妻黨也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
將有蔽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倫使北請和次膺力
言國恥未雪義難請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
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 丁未召新知眉州邵溥赴
行在 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
未識溥 宰執大閱張俊軍馬于城西翌日趙鼎奏
器甲精明照耀廣川軍馬之盛至於如此皆 陛下
留意所致 上曰前日俊來奏事具言近來軍中製
造兵器已無遺功朕因諭之國家之力亦盡於此矣
但欠一事爾俊曰欠何事朕曰所欠者力戰而已
俊悚息對曰他日若遇敵臣當盡死以報國家 戊
申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
成都府 二月戊午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
劉琦對于內殿琦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肥
度可得四五萬眾翌日 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
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
江池數百里邊面空虚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鼎
曰更須措置荆南事若就緒則沿流上下形勢相接

李昌 言中 覽要

不許 兵飛 增兵

成張 俊勿 興土 木發 上康 建

有罪 無可 恆

不同前日矣 上曰如此經營人事既成若功有不
成則天也 夔州教授李昌言應詔撰成中興要覽
十篇詔本州取索實封投進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
使岳飛乞增兵 上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
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與其添
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
合也飛又奏為湖北轉運判官夏珙等陞職進官
上曰可作直旨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
歸大將 上召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
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
以報國家 上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朕更有
一二事戒卿卿在此毋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功俊
悚息承命俊見地面無磚再三歎息 上曰朕為人
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
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人主也 癸亥
上發建康府 甲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
過州縣量免租稅 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
當議使實惠及之絢又乞踈決 上曰此事則不須
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若罪人之有罪無可
恆也 丙寅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
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 上將
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翌日詔

胡安國卒

安國尹焞
進退義

四都李罷臨上罷李都四
運運川

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恬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冲澹年浸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兼味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貲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謝良佐鄒浩游與珣韶曾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震被命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由中興以來諸儒之進退最合于道者安國與尹焞而已 乙亥

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用宣撫副使吳玠奏也時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已兼轉運副使乃命主管茶馬張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 戊寅 上至臨安府

壬午秘書郎尹焞試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

三月己丑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主管洪州王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怙邪佞故也季仲嘗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羸搏虎伏雞搏狸夫羸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為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四

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于衆曰金人殺而父兄係而妻子燔而廬舍奪而財寶是為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擇老報應之說又從而盡之縉紳士大夫率以為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爾可謂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費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備邊裔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故李必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為安以亡為存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為之何遽不為福乎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既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偽之士季仲坐奪職 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 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庶為尚書時嘗論制邊方之道在於愛民兵書無不本於愛民者令縉紳無一言及民何也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五

王庶才大

王庶言激

秦檜復

晏新復見每趾天

韓忠彥配享宗廟中 秦檜引次

者願略煩文為簡易與反覆圖成敗 上歎曰大臣才也遂有是除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驕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不公則人不服今世可為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為吝於罪無所貸人多以我為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 陛下恩德壞 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 陛下為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類此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 上曰秦檜久在樞府得無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 陛下爾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新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祕閣修撰魏玘聞之皆以新復言為過其後乃服 甲午參知政事陳與義知湖州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如陽煥初封故事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享 徽宗皇帝廟庭用從官議也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天竺寺祈晴 上曰朕於宮中亦養蠶一箔要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濕豈有不損也 戊申王次翁為吏部員外郎秦檜所引也 夏四月庚申初置戶部和

置戶部

王庶視江

王庶威嚴 王庶嚴

尹焞後於

秦檜鑄 秦檜鑄

置戶部 糴場於臨安其後又增於平江歲糴米六十萬石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 上戒以張浚待諸將多用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為戒 上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為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自鄜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揚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 庚午徽州布衣王忬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匹 壬申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設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四月甲子 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 上以諭輔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問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戊寅詔尹焞解論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 是日王倫見金左副元帥昌于祁州 五月丙戌何鑄行秘書郎秦檜薦之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 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七

撫偏以權大將分 善為計者 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 上曰朕今 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 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 則大將之勢分 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 陛下 既留意臣言贊矣 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 免文解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 武可為標準周宣王漢宣帝唐元宗憲宗可為鑒戒 故有是命 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 牾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 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 丁酉御史中丞 常同言劉子羽十罪詔落職 戊戌知廬州劉錡奏

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 善為計者 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 上曰朕今 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 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 則大將之勢分 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 陛下 既留意臣言贊矣 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 免文解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 武可為標準周宣王漢宣帝唐元宗憲宗可為鑒戒 故有是命 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 牾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 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 丁酉御史中丞 常同言劉子羽十罪詔落職 戊戌知廬州劉錡奏 使臣張括等三人自言在西京關師古手下師古遣 來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効來歸 上曰昨背叛從 偽之人若能束身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待之若能 立功自効即隨高下推賞趙鼎秦檜退而歎曰大哉 王言此漢光武之略也 庚子詔州縣鄉村五等坊 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 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齒增減為殿 最之首用劉大中請也 辛丑提舉江州太平觀胡 安國上遺表謚文定後數月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 義者主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 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

張燾 規論

子竄劉 和來議 甚利博

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 壬寅提舉台州崇道觀張 燾試尚書兵部侍郎燾召還引對 上慰勞久之因 問朕圖治一紀于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 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收效者臣 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為言臣 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重不 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 守吳會曾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寇所窺乎 此無他規模不素定故也 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 國論者三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 有四下執政遞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 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 容復誤願 陛下以先定規模為急規模既定未有 治效不著 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 定規模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爾 提舉江州太平 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御史中丞 常同以十事論子羽故也 丁未先是王倫既見魯 國王昌昌遣使偕倫見金主宣首謝廢豫然後致上 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烏 陵思謀石慶充來議事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 耕種等事 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 藏絀絀九十餘萬其他可知以此知淮南不可不措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九

置葺理

史臣曰唐史臣謂睢陽遮蔽江淮以全財用為中興之本今之議強兵者必本於豐財議豐財者必本於成賦荆蜀之輸入于王府者無幾而江浙閩廣民力告病未有瘳也淮甸利源宜在所經理以寢還全盛之舊况欲置邊州於度外乎邊隅未靖之時高宗猶不忘經理如此况今邊鄙不甞之時乎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庶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開庶稱其壯節 戊申命刑部員外郎李彌遜馳勞北使于平江翌日 上謂輔臣曰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十

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 上慨然歎曰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效鼎與秦檜同對曰 陛下為此言神明感格必有平定之期矣

臣留正等曰語之有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仁者之用心必於其平居閑暇之時語默動靜之間不忘乎是也臣觀 太上皇帝凡所論議一語一言未嘗不以休兵息民為之指歸蓋惻然常若疾痛之在其身非偽為之者嗚呼仁哉嗚呼

魏王議

道之遺

復置

使宏

聖哉

辛亥改命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砥館伴砥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難以專對秦檜招砥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砥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砥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馬既而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往來館中計事時左宣議郎王之道亦遺砥書言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姓墮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復縱王倫賣國引賊入家頃年章誼孫近使北餘人盡留南京惟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十一

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敵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禡鳥獸之魄而奪之氣亦足計朝廷之尊乃若和議則有九不可而一可所謂一可者今敵誠欲還 二帝六宮與 祖宗之故地為德於我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為今日計當以此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苟惟不從是敵無意於盟我何罪也 六月乙卯朔知信州程邁為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 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詹叔義陳巖肖下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巖肖賜同進士出身 庚申詔廣西鹽歲以二分令雷廉高

休欲
兵早

壯岳
節飛

更二 廣益 立法 建福 子養 賜行 聖公 家田

哲宗 實錄 成

常同 論曾 布正

化州官賣人戶食鹽餘八分行鈔法尋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並不出嶺 敕令所請福建路人戶以子孫或同居總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饑貧並聽收養即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著為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行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即賜田五頃 癸亥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史館修撰勾濤秘書少監尹焞著作郎兼校勘張嶠佐郎胡理校勘鄧名世未松李彌正高開范如圭等上重修 哲宗皇帝實錄九月書成凡百五十卷 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近閱報曾惇上

進曾祖曾布著三朝正論真蹟轉右承議郎臣聞昔者 神宗皇帝切於求治銳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事安石孤負委任創為新法布於是時實為腹心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海州懷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嘗語人曰終始言新法不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也其餘出入而已逮 紹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秉大政 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才棄如斷梗布因內愧於私心外迫於清議乃間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求自異於眾既欲取高位於當年又欲掠美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十三

王庶 言議

張戒 言議

權度 言議

王庶 言議

乘間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尚尊其說頒其書於史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臣願宣付史官筆削之際毋惑其說以至亂真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付史館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北使已至常州王庶時在合肥上疏有曰彼之議和割地不過以畫河畫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則我之固有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和為若曰畫河則東南數千里荆棘無人之地僅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歲幣以重困我矣不如拘其使而怒之疏入不報 辛未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宮歸 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 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復中原還梓宮歸 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地敵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復國者 壬申 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以下遂以南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為五等賜進士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恪以下出身至助教 癸酉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復上疏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十三

國親未 震真公

潘青良 以向以 貶子此

常以良 援同 貶良青

王倫 復倫 金使

臣奏事 上慘然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
 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
 源可以繼震 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
 但焞微賸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
 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
 癸未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其言
 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潘良貴故善子諲至是攝起居
 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反復良久良貴不
 聞其餘語怒甚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
 言久勞聖聽 上語未竟子諲不為止良貴叱之退
 者再焉 上驚而怒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諲請致仕
 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罪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
 子諲曼詞衆以為直不可罪之願許子諲補外 上
 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
 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 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
 張九成為上言 上意稍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
 陛下命國公往奠又命子諲治其喪尊師重道天下
 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
 也今以子諲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
 也 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二人卒俱罷 秋七
 月乙酉朔詔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為奉迎梓宮使陳
 括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

張戒 言戰 守和

王庶 復言 和議

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
 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
 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 真宗無撻曠之捷
 仁宗非 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
 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丁
 亥知閤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充奉迎梓宮
 副使代陳括也 樞密副使王庶言 陛下當北狩
 之役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
 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 陛下厚矣至今雖未
 尅復故疆鑿與順動而大將互列官軍雲屯百度修
 舉較前之日可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讎不思宗
 廟之耻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違人以
 事敵人乎 戊子王庶因留身論事 上宣諭曰朕
 歷覽前古治道三五恐未易及如漢文景唐太宗當
 力行之或可庶幾奏曰以 陛下聖學高妙兼睿斷
 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臣留正等曰矜虛名者罕成功務實用者享殊效
 夫惟高談遠古遠慕鴻荒思欲超然遐舉於三五
 之上者其名非不甚美然責之成效終莫能致也
 漢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今今可行也崔寔曰當
 今不必純法八代體堯蹈舜其言雖若淺陋而寔
 用存焉 太上皇帝天縱神聖備道全德固已登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五

諒首閣 恩例 王倫 使稟指

將人上 將善知

三咸五視古無前而曰三五恐未易及至漢文景唐太宗所優為也則曰當力行之豈非斥虛名而務實用之謂耶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臣於太上皇帝見之

丁酉北使入辭 進士及第黃公度為左承事郎

發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禮部言 祖宗故事

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 上特命受京官自是

以為例 戊戌王倫辭行倫至都堂稟所授指二十

餘事一議和後禮數趙鼎答以 上登極既久四見

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數二割地遠近鼎

答以大河為界乃 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十六

為大河二事最切或不從即此議當絕倫受之而去

辛亥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 上

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揚沂中別

遣軍代之趙鼎等退而語咸服 上知人善將將之

明焉 八月乙丑江淮荆浙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

入見言劉晏為九使財賦悉歸于一 國朝始分為

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今租庸分

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鼓鑄

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

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為而議論蟻起上溷聖聽

上乃督邁使亟行且諭以置場和糴無甚賤傷農邁

張九成 惡論 致命 災

張九成 成所 多得 甚

張澄 澄時 譽得

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豐熟之地置場和糴焉 丙寅詔侍讀曾開讀 三

朝寶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九成講春秋呂本中

講左氏傳崇政殿說書尹焞講尚書既而本中辭兼

局乃命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兼侍講九成在經筵一

日論日食奏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

惡念不艾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將奔騰四達上觸乎

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苗及五穀怪

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

起可不應時撲滅乎 上贊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

為卿戒之九成進講畢 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十七

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 陛下

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

道之端倪惟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莖鱗介舉天

下萬物皆在 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 上

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丁卯知臨安府

張澄陞徽猷閣待制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

治劇之才甚得時譽 己卯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

上曰廣南去朝廷遠守臣尤當選擇前日連南夫奏

廣南盜賊殺戮過多要降詔朕以謂盜賊固當殺戮

只恐害及平人有傷和氣若得守令平日存撫使不

為盜乃上策也如江西州縣長吏或昏繆不職或貪

賊害民豈可不問

臣留正等曰 太上皇帝聖明照四海故於江西
二廣之遠無一日不軫聖慮焉按舉之吏為遠而
重其權也檢察之使為遠而專其選也決獄之官
為遠而勤其行也周利見將漕廣南 上因臨遣
諭之曰廣南去朝廷遠監司耳目之寄卿到所部
為朕悉意愛民若貪賊害民之人卿須按劾有體
國愛民者便須薦舉則按舉之權重矣又嘗諭宰
執曰朕夜來思慮江西盜賊未息使平民不得安
居州縣不能存撫故百姓失業不得已而為盜可
差監察御史一員前去驗察并降詔榜曉諭則檢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六

察之選專矣又嘗因大理寺奏二廣結滯獄欲就
委隣路選官 上曰二廣去朝廷遠民間冤滯無
所赴訴尤當欽恤正須本寺官前去如江浙近地
苟有冤抑不患不聞止令帥臣選官則決獄之行
勤矣至於是以州縣長吏為念蓋聖心之不忘
遠類如此

辛巳宰執奏禁塗金鋪翠鹿胎等首飾 上曰宮
中禁之甚急民俗久當自化不必過為刑禁也 壬
午祕書省著作郎何掄罷殿中侍御史張戒言張浚
欲竄易舊史掄首附其意凡所籤貼自云改字舛訛
然願主異議浚罷倫不自安遂撤去前日籤貼焚之

宮中 禁金 翠急
何掄 史貼 以舊 罷

秦檜 國本

張九 刑詳 劉大 中以 罷不 張戒 議主

乃出掄知邛州 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
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
為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
日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進
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
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 陛下有子矣以前
後恩數並同 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
國危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
也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
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事亦以為言命
遂寢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十九

先是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蒞職有情
輕免死甚眾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九成閱始末
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
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辭曰職在詳刑而責
眾以邀賞可乎 九月丁亥侍御史蕭振劾參知政
事劉大中身為大臣而不以孝聞于中外乞賜罷斥
振本趙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搖
鼎也 甲午史館上續修 哲宗實錄 乙巳 上
諭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
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
李心傳曰戒本鼎客故主守

秦檜
恨中

經久
不可
變

論梁
羅買

重修
祿成

錄邵
雍後

論盜
說三

趙鼎
罷相

丁未尚書左僕射趙鼎遷特進以哲宗實錄成

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

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

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

戊申宰執言自時多艱朝廷思屈羣策以濟庶務

緣此法度多有改易上因曰經久之制不可輕議

古者利不百不變法卿等宜以蕭規曹隨為心何憂

不治壬子上諭輔臣曰昨日浙東漕梁澤民奏

今秋糴買事朕嘗諭以錢給之於民宜戒減尅穀輸

之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冬十月丙辰尚書

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紹聖重修祿

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詳八百十卷主管太極觀邵

博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校書郎詔博祖父雍道

德學術為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不

忝祖父故有是命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知處州

辛未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

一擇帥臣以壓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

科役以優給其力如此尚或為盜朕未之聞也甲

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趙鼎罷為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時

檜力勸上屈已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

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向

趙鼎
入辭

秦檜
益憾

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

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

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

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

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

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為相不

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

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執

政往錢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為庶言鼎

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

益憾之

大事記曰惜乎偽齊入寇之時鼎獨建保江之計

而與浚不合浚自出師以來獨主幸建康之議而

與鼎不合故沂中捷至鼎即求去且曰陛下以

兵事為重令浚成功浚當留臣當去雖上有卿且

在紹興朕自有用卿之諭而浚為檜所欺遂引

之為副使矣雖浚與檜共事始知其暗去位之時

力薦鼎相而檜之憾已深矣雖鼎再相力能護浚

而檜黨百計搖撼鼎已不自安矣中興之功所以

垂成者張趙之勢合也中興之功所以隨壞者張

趙之隙開也君子之隙既開小人之勢遂合故八

年十月鼎罷而檜之和議遂成天下之事變矣惜

哉

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王倫既與烏陵思謀至敵庭金主復遣蕭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勢事頗大深恐敵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列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勝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間者敵使之來臣忠憤所激屢奉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臣謀不遠遠知昧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此執政闕負未便斥去即乞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二十二

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已卯詔不許庶復上言臣生於陝西其風漸氣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常欲以氣吞強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又言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邊州郡願效尺寸不許 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中冬上旬至泗州 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和即和如不可和即百兵備不容少弛可偏諭諸將以為之備 中書舍人兼直院呂本中罷用侍御史蕭振奏也

增入名儒講義 聖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三

韓忠和 世論議

王乞與 庶不和 議

呂本 罷

張戒 論議和

張九 成秦檜

張戒 以趙鼎罷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三

高宗皇帝二十四

編年類

紹興八年十一月甲申翰林學士孫近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王倫遽回敵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敵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丙戌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張九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一

敵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為異議持不可輕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檜為之變色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既而九成再章求去 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戊子殿中侍御史張戒為司農少卿 乙丑詔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周上可與外任坐前

葉請建
擬福給鈔

詔訪議
和詢

曾論議
和開

奏疏乞留趙鼎也 庚寅 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
金人頗有善意若上天悔禍敵肯革心休兵之後一
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 壬辰初新知
筠州葉擬請福建鹽半給小鈔與官賣兼行庶幾課
息增羨事下提刑提舉司委通判福州趙壽相度壽
言如此則民間食貴鹽而州縣失省計不可行至是
兩司以聞詔從壽議 丙申王倫至行在令日下赴
內殿奏事 戊戌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稱
疾在告遂卧家不出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
符充副使符稱疾不受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
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二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 母后在遠
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聞會聚南北軍民
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己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
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是禮部侍
郎兼侍讀曾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為可憂
考之今事為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
大辱臣甘服貶稱號指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
事可不為痛哭流涕哉伏望 陛下無忘大耻無惑
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
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甚大
內外臣寮章疏願 陛下使大臣集從官豫加熟議

韓忠再
言和

張燾
言和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三

庶無後悔權吏部尚書張燾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
白 上下此詔焉 京東淮西宣撫處置使韓世忠
言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
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跡有實別無扶合外國誑
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為過
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
朝以為後證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 上賜
以手劄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
檜惡之 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傳
曰天將與之誰能廢之臣請攷人事以驗天意 陛
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
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天所贊也歲在丙
辰再戰而却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鄜瓊雖叛
乃為偽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蓋 陛下躬履
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之所
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
遠矣伏願 陛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自強以
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
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為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
乎不還 滿聖何患乎不返 母后何患乎不歸宗
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
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無必信

和復晏
議言粉

和復魏
議言砥

可也伏願 陛下毋取必於敵而取必於天若乃略
 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敵國北
 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
 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盡忠然朕必不至為
 敵人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偽然後可從如其不然
 當再遣使審問虛實拘留其使人燾頓首謝 吏
 部侍郎晏躬復言今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僅欲 陛
 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 陛下分庭而抗
 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與彼上下
 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
 詔令授 陛下兩鎮節鉞封 陛下王號還可
 從乎又或下令將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
 乎又或下令因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
 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略舉此數事則過此
 以往可推而知也 陛下欲屈已就和願周思而熟
 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已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
 所陳之禍患 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 權吏部
 侍郎魏砥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須者何禮
 陛下所謂屈已者何事方今宗廟社稷惟 陛下是
 依天下生靈惟 陛下是賴 陛下既欲為親少屈
 更願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係考
 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四

向子諶不肯使 庶幾王以和議罷

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
 噬臍之悔也 癸丑知平江府向子諶致仕時金國
 所遣詔諭使將入境子諶不肯拜北使乃上章乞致
 仕秦檜許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知潭州庶論敵
 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敵自
 重以為功繼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
 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
 檜進呈上因言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胥動浮言以
 無為有風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與有罪檜
 曰臣等實任其責孫近曰他時疆事稍定當須明政
 刑以示勸懲庶幾丕變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五

臣留正等曰事有係乎天下國家之舉者利害參
 而未明取舍同而未審凡議論所到亦何怪於紛
 紛乎善斷者本理以諭成事則紛紛者將自定矣
 此盤庚所以教民也 紹興初大臣主和議而眾
 志之未孚甚於盤庚之遷也浮言動眾 上之所
 患風勵表率所責於大臣者何事而大臣乃欲明
 政刑以示勸懲果何心哉自是士大夫口立和議
 不合風旨者皆以鈞計抵刑謹其丕變之言貴於
 必勝也豈不深負 太上皇帝責望之意哉
 中書舍人兼直院句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
 方主議和力贊屈已之說而外論羣起如淵言於澮

曰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司人皆駭愕魏良臣行尚書吏部員外郎

朱勝非開居錄曰捷懶統兵侵淮向朝廷遣魏良臣奉使數問秦檜仍稱其賢乃知檜初相時所陳二策出於敵意也逮其再相力薦良臣入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丁未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上所編集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終篇凡六百六十有五卷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狹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六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也劉豫臣事敵國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易轍改慮梓而縛之父子為擒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敵國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敵國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行顛覆祖宗數百年之赤子悉皆離散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異服異時敵國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

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非我類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敵國非我類也堂堂大朝相率而拜敵國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廼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舍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况醜敵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西北用師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不侔僅不得已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以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詐禍且不測臣切謂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七

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
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 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
能致 陛下如唐虞而欲導 陛下為石晉近者禮
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
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
建白今臺諫侍臣發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
臺諫侍臣共分謗爾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
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
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
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
惟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八

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
謾不敢可否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
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
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
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
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
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
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
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辛亥秘書省正字范如圭獻書于秦檜曰禮經有
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誓死以報春秋

范如圭
秦檜上書

之法讎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也不
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於不得其死君
親不得其死而不復讎不興師雖得梓宮而葬之於
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
以迎梓宮者矣雖其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
順亦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未聞發弊遣使口哀請
命以求梓宮於敵讎之手者也北西用是知我無復
讎之心可以肆為玩侮乃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
使往來至于再至于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
益篤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為
朝廷危之春秋之法凡中國諸侯與口口盟會者必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九

謹志而深譏之女真自海上結盟借助於我以滅契
丹契丹既滅遂侵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既為城下之
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
自時厥後北使項背相望而侵伐之兵無歲不有其
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斂兵議和誘我二帝出
郊劫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
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包
藏禍心不可測度如此何為一旦與我如此之厚哉
聞其使稱詔諭挾策命而來要 主上以下拜之禮
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
讎匹夫猶不肯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

共戴天之人哉 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
為梓宮屈為 皇太后屈為 淵聖皇帝屈何不可
之有使子弟之情獲伸於一日志願足矣違恤其他
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之前乎誠使一
旦拜受女真之詔冊則將行女真之命令頌女真之
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濱莫非女真
之臣我 宋君臣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
無乃違 主上聖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
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免太公於俎上晉大夫
口繕以輔孺子使惡者懼卒能歸惠公於彊秦此
古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 主上
孝弟之念奈何欲誤 主上舉 祖宗二百年之天
下委而棄之哉設若敵擁梓宮 母后 淵聖於大
江之外下一紙詔召我君相以下來迎于境我若從
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
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于而國乃違我之命不肯
來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也聲罪來
攻將何以待之 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
其即位也由天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
於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為敵國之臣
哉 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於屈已天下
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 主上之辱身用此拒敵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十

銓氣胡

不為無辭者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眾我以
大義明詔天下率勸瘡疾之餘共雪父兄之耻乃不
可失之機會也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 主
上受此屈辱有如姦雄因眾心之憤擁數十萬之眾
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相公嘗自謂
我欲濟國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怨相公之心則忠矣
使殺身而有益於君志士仁人之所願為也若犯眾
怒陷吾君於不義政恐不惟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
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苟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奪
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為此若曰聖意堅確臣下莫
之能回此非所望於相公也檜不答 是日樞密院
編修官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
不定 上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
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於是秦檜等乃擬昭州編管時
銓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
人械送貶所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與敕令所刪定官
方疇同見吏侍晏躬復為銓求援躬復曰頃嘗言秦
檜之姦諸公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此人得
君何所不為躬復即往見守臣張澄語之曰銓論宰
相天下共知 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
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壬子胡銓送吏部與廣南監
當銓既竄斥秦檜孫近又奏銓所上封章言及臣等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十一

秦檜 剛愎

詔書 狂悖

李綱 言議

若重加竄責於臣等分義有所不安臺諫勾龍如淵
 李誼鄭剛中亦共救解之乃以銓監昭州鹽倉銓之
 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己請和知
 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
 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
 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尋貶
 剛中今安遠死焉十有二月丙辰秦檜恐言者不已
 白 上下詔以銓上書狂悖戒諭中外 戊午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全國
 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北使偕乃以詔諭
 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
 此何禮也以愚料之敵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
 略有五必降詔書欲 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
 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
 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
 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淮南荆襄
 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
 矣金國存心不測貪欲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
 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
 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
 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
 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十二

曾開 以議 罷檜 秦檜 引光 增班 米室 宗南 食

許忻 言議 和忻

非愚則誣也 試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
 嘗因語和議事曰此言大係安危開於座中抗聲曰
 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矍然警其
 言而罷遂命出守開辭改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未
 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
 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 乙丑詔紹
 興府南班不帶遙郡宗室十八負歲撥上供米五百
 斛以同判大宗正事士儂言宗室俸薄不足於糴故
 也 丙寅新知潭州王庶落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以中丞勾龍如淵論其罪故也 詔祕書省校書郎
 許忻入對奏疏言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
 原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
 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復破威勝隆德等州 淵聖
 嘗降詔書謂敵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
 廷措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眾必
 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
 淵聖出郊次邀 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
 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
 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
 然之禍 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誘致
 敵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 陛下遂以屈己從
 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 樞密院編修官趙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十三

趙雍
議和

王揚
英獻
歲辰

不許
將帥
守郡

鄭剛
中乞
久任
邊守

李光
言月
椿常
平理
胡六
等言
和人
議

雍上書略曰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報難報之恨雪
難雪之耻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國咸立法制為匹
夫匹婦復讎而朝四方於明堂此 陛下之職而羣
公所當盡心也為今日之計當以講和為中國一事
不必張皇委宰相平見使者遣使臣再議直俟梓宮
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典禮南北兄弟
自有故事願 陛下少抑一身孝愛之情俯徇天下
至正之論 丁卯王揚英為太常博士揚英獻所著
黼宸箴十二篇 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辰湖北京
西宣撫使岳飛乞差胡邦用知靖州 上曰郡守救
民之官亦藩屏所寄當自朝廷選差若皆由將帥辟
置非臂指之勢也 庚午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
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荆
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
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收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
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
行矣從之 辛未參知政事李光言月椿錢之害常
平之利 上曰月椿事朕數為趙鼎言之鼎不以為
意常平司當復置三省可條具取旨 癸酉秘書省
著作郎胡珵尚書司勳員外郎朱松秘書省著作佐
郎張廣凌景夏秘書省正字常明范如圭上書曰臣
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 上皇訃聞 陛下方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十四

范圭
如又
議和

宅大憂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籍籍審
如是將辱在 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為有名之時
也人誰無死為君父死之為有 宋宗社死之為有
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為無名乎敵人方據中虛
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蓋其狂
於存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於和之
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
測知者故不得不為和之說以撓我耳蓋敵之和使
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
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
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彼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
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
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
國謳吟思漢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信如道
路之言則敵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
約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
欠約降一事爾 陛下奈何不顧 祖宗社稷二百
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之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僥
倖彼敵人者苟獲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
焉避之哉如圭又言今女真之使以詔諭江南為名
要 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
莫不扼腕忿怒豈有聽 陛下北面而為仇人之臣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十五

方庭實言和議

哉豈如今日痛憤肝膽之際明論敵使而謝遣之然後詔在廷臣與守邊之將講明戰守之策日夜飭厲常在臨陣表裏江淮必足以防侵軼之患願陛下枕戈嘗膽深思此策而力圖之則梓宮終有山陵之期 母后終有東朝之養 淵聖終免鴛原之難陛下終得遂孝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俯仰無所愧怍與夫忍耻事敵榮辱禍福相去萬萬矣時士大夫皆以和為不可而如圭與王庶曾開戶部侍郎李彌遜監察御史方庭實言之尤力庭實疏言臣自靖康以至今日每論議和之無益徒竭民膏血坐困中國沮將士之氣落姦雄之謀此臣愚陋自守所見而不敢附會其說以欺陛下今使人以江南詔諭為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詔則臣不知所謂也嗚呼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羣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陛下躬聰明聖智之資傳嗣正統有 祖宗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甲兵之衆羣臣萬姓三軍皆一心欣戴 陛下如子弟之從父兄手足之扞頭目 陛下縱未能率勵諸將克復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於敵乎 陛下縱忍為此其如中國何其如先王之禮何其如百姓之心何 甲戌提舉萬壽觀韓肖胄劄密院事乙亥以肖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十六

韓肖胄使

莫敷復將

肖胄為大金奉表報謝使樞密副都承旨錢恂副之丙子金國詔諭使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左僕射府館之 監察御史施庭臣為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贊和議故有是除命下中外駭愕 丁丑起居郎劉一 試中書舍人司農寺丞莫將賜同進士出身除起居郎都省翻黃下吏部兼權吏部尚書張壽試吏部侍郎晏敷復言仰惟 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夙夜焦勞懇切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庭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數實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御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 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唾鄙之矣今庭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奈國家之綱紀哉 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左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姦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為 陛下奈何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十七

秦不秦
奪能
張能

晏復八
教等
和人
言議

遽與此輩斷國論乎至於議和則王倫實為謀主彼
往來北庭至再四矣今其為言目已一二事之倪端
蓋亦可見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僅成
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
願 陛下戒之重之所有施庭臣莫將除命更合取
自聖旨指揮於是將庭臣皆不敢拜時張燾既力詆
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遂托疾
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庭闕人 上欲以公為直
院然亦假途耳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是言
愈不敢出矣燾乃不主和議者若使草國書豈能曲
徇意旨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十八

一受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人矣檜不能奪遂止
己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
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院樓炤中書舍人兼
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
入對上奏曰臣聞與眾同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
設注措未有不以從眾而成違眾而敗者伏見今日
屈己之事 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不
以為可學士不以為可如是求成臣等竊惑之臣等
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此故
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 宋如此雖
使者一屈猶為之不平况肯使 陛下不顧羣議斷

尹焞
言議
和焞

尹焞
移書
秦檜

秦檜
怒焞
焞檜
受書
敢檜

而行之萬一眾情不勝其怒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
於今日 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眾怒
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
論思竊聞與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眾情毋遂
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秦燾所草也 新除權禮
部侍郎兼侍講尹焞言伏見 本朝□□□□□□
□□□□□□□□□□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
借圖混一臣妾中國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
為要欲與 陛下抗禮於庭復使 陛下北面其君
則降也非是和也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且猶不
可况實降乎時近臣皆入焞以疾固辭新命乃上此

中興聖政卷二十四

十九

疏又移書秦檜言及敵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
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急則中國號令皆從敵出國事
廢置皆從敵命侵尋肢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讒
間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
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 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
明 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
功不勝幸甚檜得其書已不樂讀至小智子義之語
乃大怒之 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金國人使于
其館受國書以歸前一日從官既對 上乃召王倫
責其取書事倫見北使張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

亦恐遂請用明日或曰時欲行此禮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樓炤炤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句以對檜悟於是 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受書通古猶索百官備禮迎其書檜乃令三省樞密院吏朝服乘馬導從時 上特以 皇太后故俯從敵約而檜必欲屈已天下咎之

龜鑑曰彼秦檜何人也再入相位投置張浚而不之救搖撼趙鼎而不之恤同已議和者用背已言戰者斥戊午集議問之廷臣廷臣以為不可問之將臣將臣以為不可上自宰執下至侍從臺諫內而卿監郎官外而監司郡守皆以為不可王倫妄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三十一

誘敵使移書悖慢且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而吾國舍垢茹恥略不之校澹庵胡公至欲揭檜首於藁街而新州之行志士飲氣他如韓世忠有伏兵洪澤却敵使以壞和之謀晏敦復不以身計誤國有到老愈棘之性竟亦不能以沮成說也范如圭有曰檜不病狂柰何為此檜盍亦知所反矣夫以盈庭紛議竟不能奪一檜之議者其為說亦有二焉其一則倡孝悌之說足以動人主之聽其二則立三日思慮之言有以堅人主之心嗟夫秦檜倡和議而藉口於孝弟是與蔡京欲行紹述而借繼志述事之說無異也秦檜欲議之不搖

而要君以三日思慮是與安石欲行新法而要君以講學術之說無異也然而天聽俯順羣議莫移蓋亦有說云耳彼諸公之疏謂梓宮不可還而梓宮之還有日矣 太后不可復而 太后之復有期矣陝西河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謂敵不足信今可信矣此檜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孰知夫粘罕捷棘之深謀哉彼以陝西歸我正所以分吾川蜀之兵力也以河東歸我正所以弊我東南之事力也我以艱難理之彼遲以數年而收拾之猶外府也何其不慮及此耶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三十一

機也而汪黃以主和失之 紹興之初內有鼎外有浚此又有為之一機也而秦檜以主和失之失此二機天地之大義不立使我 高宗抱終天之痛可勝惜哉蓋當時大臣任事者張趙朱呂數人惟浚在外鼎在內至公血誠相與扶持此義然浚終始主戰鼎始主戰終主守則鼎之規模已與浚少異若願浩勝非雖內有平賊之功而外但為避敵之謀則皆不知此義者也大將用命者張劉韓岳數人張浚謂諸大將惟飛世忠可倚大事而二人必欲掃敵兵壞和議則真知此義若光世之沈酣酒色不喜恢復每每退也而浚不受行府之命

不與劉錡共功不與世忠同謀但與沂中為腹心以附秦檜之和議而已則皆不知此義者也是則諸臣之不知義者多矣而南渡百年公論獨切齒於一檜者何也蓋汪黃壞之於事勢未定之時而檜壞之於事機垂成之日為可恨也諸公之言和者依違於其間而檜獨斷然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說也他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檜獨相二十年之久也方其入相之初朝士皆動色相賀惟晏敦復目之為姦人然向子志於紹興之初與胡安國論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盡室而歸非大姦能如是乎當時安國猶以為忠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三十二

其子寅猶以子志之言為過則檜之奸可以欺賢人君子也如此方檜之初主和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今無相不可行及再主和也曰臣恐亦有未便欲更望思慮三日又三日曰臣恐別有未便知上意堅確不移乃乞決和議不許臣下干預則檜之奸足以欺聖主也如此檜雖以和議斷自聖衷而人心公論終不可過爭之者臺諫則張戒常同方庭實辛次膺侍從則桑汝嘉蘇符樓炤張九成曹開李燾晏敦復魏玗李彌遜郎官則胡珵朱松張廣凌景夏宰執則趙鼎劉大中王庶舊宰執則李綱張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許

下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三十三

李輔世
夏州奔

胡世增
將酒息

且戰且前至五交原追騎益眾世輔度眾寡不敵乃
解撤離曷縛折箭為誓縱之使去洛水溢世輔無舟
不得渡敵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家
皆為敵所殺 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府
資普州廣安軍創清酒務歲收息錢四十五萬緡先
是趙開行隔槽法世將改為官監所入益增而民戶
坊場率以三年一榜賣公私俱困矣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三十四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四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五

高宗皇帝二十五

紹興九年春正月乙酉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威
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
銓昨上書專詆臣等若不陳乞稍加甄敘則是臣等
身為輔弼區區與小官校曲直失大臣體故有是命
丙戌以金國來和大赦天下赦文曰乃上穹開悔

以和天
講赦下

秦孫近
檜銓

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
圖戡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
俯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恐未盡於事幾當
復勞於聖慮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曰救暫急而

中興聖政卷三十五

一

秦檜
岳飛表

王倫
復使

秦檜
怒圭

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宜其然乎又曰
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願進定謀於
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
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飛幕客張節夫之文也秦
檜讀之大怒 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
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
使知閣門事藍公佐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
兩 戊子先是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轉對言兩京版
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道何
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 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
遂命遣使秦檜以如圭不先白已始怒之 知廣州

連南夫言和議

連南夫上封事曰臣切惟大金素行兇詐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槩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思之乎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別於金國有不戴天之嫌方且許還河南之地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陛下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蓋用心不剛則四肢萎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有餘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臣伏讀

中興聖卷三十五

二

尹焞命辭
李焯書上揚

又為表賀曰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秦檜大惡之己丑北使張通古與韓肖胄先行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為紅巾俟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議世忠將郝抃密告其事故通古自真和由淮西以去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事示之通古一覽即能誦庚寅責授秘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浚上疏言燕雲之舉其蓋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通好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連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新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為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以議和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上乃有是命焞五辭不拜乙未監明州比較務楊焯獻書于參知政事李光論和敵事大略以謂屬者西北講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諠譁議論不一閣下召來造朝遽復合為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賣諂取執政爾敵人割中原為一大餌以釣江南今欲竭一方求實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

中興聖卷三十五

三

經制司發運使王倫
京尹王倫

不虛以事
汪應辰
和議

官者賜
始賜

何從出乎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實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煒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丞相秦公專誤國之謀傾心西北參政孫公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如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可必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實以典憲煒所不辭 丙申金右副元帥宗弼始以割地詔下宿州 丁酉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二字以戶部長貳一員兼領 戊戌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為東京留守兼權開封尹提舉醴泉觀郭仲荀副留守 已亥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為陝西宣撫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等州聽節制如舊 上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 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言和議既諧則因循無備之可畏臣願 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為讎人役哉 辛丑詔內侍省副都知藍安石賜贈保寧軍節度使可特與賜謚渡江後官者賜謚始此 夏國主乾順以李世輔為廊延岐

中興聖紀卷二十五

四

秦檜

大臺一

秦檜

雍等路經略安撫使 二月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與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用多兵但得三二千人彈壓內寇足矣至如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贍發官兵他日置擁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內以事外耶 新除左通直郎尹焞固辭待制侍講之命且言臣職在勸講茂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伏望檢會累奏放歸田里詔焞日下供職秦檜讀焞奏見時用二字深銜之 戊午新除太常少卿謝祖信復為殿中侍御史前一日 上諭秦檜曰朕欲用祖信為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幾卿等可召赴都堂與之議論檜奏臺諫乃天子耳目朝政闕失所當論列恐呼至廟堂然後除授不能無嫌 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臺諫幾察大臣豈朕責任之意耶然檜卒不召 己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 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詔恭依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銍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為名不可犯且叱奴皇后北人也尤當避檜大怒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知潭州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浚知福州時浚未聞命又上疏言切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 陛下勉強圖事

中興聖紀卷二十五

五

張浚
料敵
三策

尹焞
再命

如淵
不用
命朝
秦處
鼎郡
臨安
火部
命舉
官中
黑子

而已又具劄子曰自 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歲時聖
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確專意和議莫不幸其將
成矣臣意敵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
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料敵上
策還梓宮復 母后輿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歡篤好
以怠我師遲遲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
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敵
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微禮失約爽信近在期年中
原之地將有所付敵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
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 新除徽猷閣
待制尹焞固辭新命且言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
義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為矯偽 上察其誠以
焞提舉江州太平觀焞又請追還職名不許 壬戌
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
使兼知福州 癸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起居郎施
庭臣並罷其後秦檜擬如淵知遂寧府 上曰此人
用心不端遂已 己巳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
張燾辭往西京朝謁陵寢 壬申體泉觀使趙鼎知
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
己卯臨安府火 庚辰詔戶部長貳歲舉本屬各四
人充京官如係獨負權令通舉 是日日中見黑子
月餘乃沒 吉州免解進士周南仲上書言臣於去

周南仲
言三不
急務

廖剛
體大

重政
錄拜罷

封崇
國公

謝祖
信言祖
預買

年奏陳十事 陛下既賜召命又取十事而行其一
二矣臣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
以為今日獻所謂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
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復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
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所謂三急
務者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略三曰擇守令 三月
丙申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首奏臣職在搏擊
姦邪當思大體若乃摭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
則非本心他日入對又言今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
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
在於人主之一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
不索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中書言昨
修執政拜罷錄詳略失中本末差舛詔史館重行編
修秦檜之初免相也 上以御劄斥其罪而一時制
詔拜罷錄具焉檜欲減其跡故有是請 丁亥和州
防禦使璩為保大節度使封崇國公 戊子侍御史
謝祖信言和預買為今日民間之病詔戶部措置自
承平時官預買本一縑千錢時縑帛價廉得錢於
春而輸練於夏所以優民也軍興以來官中無本可
依又令折錢每疋為十疋或八疋比歲絹真稍平而
折錢不減江浙之民深以為患 甲午詔崇國公璩
赴資善堂聽讀祿賜如建國公例 丙申東京留守

中興聖政卷三十五

七

李綱

却世 韓忠 獻馬

陝西 叛將 難用 賜世 忠不 田圻 受不 莫將 財用 五說

殿行禮翌日亦如之自是四孟皆用此例 己未新
 荆湖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綱
 奏辭新命又上疏言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
 亟奮亟躡上累 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關於國
 體故有是命 甲子孟度為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
 河南府充西京留守 路允迪為應天府路安撫使
 兼知應天府充南京留守 戊辰 上謂大臣曰韓
 世忠欲獻駿馬朕命留以備用世忠曰今和議已定
 豈復有戰陣事朕曰不然敵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
 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
 將乘此閑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強敵矣和議
 豈足深恃乎 庚午 上謂秦檜曰陝西諸將既叛
 復來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朕謂中原尚可從容
 圖治至如陝西五路勁兵良將所出他時當用腹心
 之臣可也 己亥詔韓世忠張俊及隨行將佐並賜
 燕臨安府治 上以世忠持身廉特賜建康永豐圩
 田千頃世忠辭不受 司農卿莫將論財用五說曰
 冗官濫費推法虛文名色輕隱錢幣輕荒儲積不固
 詔權戶部尚書梁汝嘉與將同措置 五月甲申太
 常少卿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趙鼎之始相也葵在臺
 中嘗連章極論趙子直不可用語語侵鼎坐是不得其
 言而去逮秦檜獨相意葵必憾鼎再引入臺一曰內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八

秦檜 不樂 周葵

石澗 水之 祥之

丁則 等以 桀秦 檜出

淮東 復置 提舉

復申 禁金 翠

詔久 任百 官

降差除四人葵言願 陛下以 仁祖為法大臣以
 杜行為法檜始不樂 戊子判大宗正寺士儂兵部
 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儂等至河南民
 夾道歡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有
 感泣者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水即
 日大至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祥
 臣留正等曰山川草木之所好惡與人情不相遠
 也以山川草木為無知欺孰甚焉周公廟在岐山
 西北所謂潤德泉者世亂則竭此皆物理之常然
 者
 甲午尚書都官負外郎丁則知道州秘書省正字
 汪應辰通判建州樞密院編修官趙雍通判瀘州皆
 以論事忤秦檜故出之 樞密院計議官曾緯提舉
 淮南東路茶鹽公事自淮南復置監司而鹽事以漕
 臣兼領至是復置官提舉 丙申 上謂輔臣曰鋪
 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官中雖無所犯而有司奉行
 不度市肆公然為之權貴之家至有銷金為舞衫者
 可重立告賞榜務在必行秦檜退而批旨第令廣南
 監司督責緝捕採販翡翠而已 壬寅詔自今百官
 並久任有如僥冒陳乞之人取旨黜責時殿中侍御
 史周葵論自頃大臣市恩而不任怨爵賞輕而人有
 奔競之心刑罰弛而下無畏服之意風俗不靖職此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九

指廣德田

張成行
書詢堯

章氏
事訴史

之由 癸卯詔兩浙轉運司措置明州廣德湖利害
申尚書省自 政和廢湖為田民失水利至是周綱
自明州召歸言之故有是旨 左迪功郎張行成獻
詢堯書二十篇其首曰定謀次曰審勢次曰議都三
篇次曰議地三篇次曰議蜀二篇次曰立志次曰遣
使次曰任相次曰蓄力次曰建親次曰蒐奇次曰省
官次曰惜穀次曰實內二篇 六月辛酉權吏部侍
郎謝祖信知潭州祖信既力論趙鼎落節於是章氏
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 上偶知之謂
執政曰聞章惇家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
更變此事乃出朕意鼎何豫聞有從官為之主議者
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婿也遂命出守 宰臣秦檜
乞以 上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後
世 上曰十八章世人以為童蒙之書不知聖人精
微之學不出乎此也朕宮中無事因學草聖遂以賜
卿豈足傳後檜請再三乃從之
臣留正等曰人君萬機之暇寓意翰墨若宋武帝
唐太宗者蓋已鮮矣至於留神經典親灑宸翰游
息乎先王之道者未有聞焉 太上皇帝奎畫之
妙實絕前古五經語孟之籍既已筆而刊諸石三
年大比又取六經修身治心之要學別書以寵多
士至於左氏春秋傳司馬遷史與趙克國羊祐等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十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五

翰林
學士
三入

張燾
言不
此可
賊忘

傳分頒臣下若孝經之賜者不可舉一札一畫
豈徒在於翰墨之間哉蓋將以道德忠孝化成天
下而追帝王之極治者也聖子神孫仰法乎此則
近習佞倖雖欲殖貨財盛鷹馬乘閑暇以改獵聲
色盡惑聖志如仇士良者安所施其智巧哉
甲子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兼翰林學士中興
後學士三入者自此始 己巳判大宗正事士儂兵
部侍郎張燾自西京朝陵還入見燾奏疏言西北之
禍上及山陵瞻望柏城至于慟哭雖誅討殄滅之未
足以雪此耻而復此讎也 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
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罰得無望於 陛下乎伏
望益修武備以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馳雲徹席
卷盡□□告功諸陵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
人子孫之責塞矣 上問諸陵如何燾不對惟言萬
世不可忘此敵 上默然
龜鑑曰痛哉張燾之謁陵寢也 上問如何燾不
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敵石澗水至之祥父老驚
歎而西京遺民夾道歡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
日復得為宋民者乘此機也撫定遺民汎掃舊物
修車備器以侈宣王東都之會庶幾可也夫何敵
去而舞上恬下愉惟曰韓肖胄等充報謝使而已
秦檜加少保加國公而已大赦天下誇示奇功而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十一

五〇九

長安咫尺王曰遙歸故老含涕而絕望黃河嗚咽以流悲槍之肉其可食乎此 紹興八年九年之間虛老歲月坐失機會秦檜主和之議沮之也

張燾言敵

燾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斥堠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又造繩索甚多諸將以朝廷嘗有不得遣間探指揮遂不復遣敵情叵測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漠然不聞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往來自若此無一人敢北渡者又言鄴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賦租已竭而使命絡繹推恩支費猶用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十三

秦檜恐忤敵意

吳玠薨

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使之節制燾所言皆切中時務而秦檜方主議和惟恐少忤敵意故事皆不行 四川宣撫使吳玠薨于仙人關治所年四十七計聞詔輟朝三日贈少師賻帛千疋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璘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形便爭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戰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玠後謚武安初富平既失律蜀口屢危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為固由是

世招李輔

竄韓和議

敵和倫王

夏王順乾

上寬法祖 仁政行

蜀人至今思之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長安留十餘日李世輔因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炤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皆以書招世輔歸朝 癸酉澧州軍事推官韓紉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坐傾險懷姦動搖國計也時紉上書論議和非計故竄之 乙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副元帥宗弼密言於金主亶曰河南之地本捷懶宗磐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宗弼帳下密來謁倫告以宗弼誅捷懶倫具言于朝乞早為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過界倫將使指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十三

北行時宗磐等謀為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簽軍以復取河南為名將作亂 丁丑夏國主乾順

薨 秋七月己卯朔金主亶執其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克國王宗雋滕王宗英虞王宗偉先是郎君吳

矢者謀反下大理獄事連宗磐等辛巳皆坐誅 丁亥秦檜留身論治道 上曰御衆以寬朕於宮中未

嘗輕用鞭朴往者劉豫苛虐聞此間仁政即以為笑 趙鼎屢勸朕勵威朕不謂然今得失之效何如哉檜

言陛下與豫勢異豫之叛逆人所不與非劫以威不能苟延歲月 陛下承 祖宗之德惟仁政可懷遠

邇 上因歷涉古今帝王治迹專以 仁祖為法

辨小君子
因人早
因舉
未舉
人舉
胡世
將權
四權
宣權
蔬食
得雨

裁減
月樁

臨安
火淮
復學
官南

喻汝
礪言
文弊

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至中山府為金人之拘
甲午 上謂秦檜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
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 詔三省催促刑部將
今赦未檢舉人速具事因申省取旨以久旱用言者
請也 丁酉命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
宣撫使司職事世將自成都馳赴河池 己亥秦檜
言 陛下齋居蔬食以祈天雨澤考之典禮惟當損
太官常膳 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天意好生
朕實不忍既而雨應 庚午 上諭秦檜曰州郡月
樁大軍錢尚有數斂於民以充數者可速行裁減各
量所入樁辦如有不足悉從朝廷應副毋使橫取以
為民患 王倫在中山府始聞金國內變俄傳都元
帥宗弼昨夜抵城外已還祁州矣少頃引接者令倫
等赴元帥府 辛丑臨安府火 八月己酉復淮南
諸州學官負 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自鳳翔東歸
甲寅新夔州路提點刑獄喻汝礪行駕部員外郎汝
礪始以勾龍如淵薦故得召及對首論願革近時文
章駢散之習以還西京典雅之風與起中興博大混一
之氣又論蜀中之力何以屈非兵屈之官之冗者屈
之也非官之冗者屈之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也官
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偕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
養活之具而潰敗磔犂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

喜論礪
汝論
英論
礪論
附不
檜泰

韓世
忠遺
秦檜
書檜

修奉
元歷
賜李
世輔
名顯
忠顯

喜接
礪接
四川
科數

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 上甚嘉納且面諭
曰不見卿久矣英論如昔遂下所奏之疏付中書秦
檜使人諭以 上將用君君宜與時高下毋妄言汝
礪不荅翌日遂有是命 戊午金都元帥宗弼殺魯
國王昌于祁州昌臨刑謂宗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
爾宜早圖之 辛酉吏部員外郎徐度言新復州縣
遺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屬縣之令佐最為近民尤
當謹擇 上曰度所論極當新疆百姓久被虐政若
州縣官非其人朕之德意何以自達 乙亥初金人
欲得王威趙榮已遣還之韓世忠遺秦檜書曰榮威
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
遣之無復中原望耶檜慚乃令榮威自六合趨淮西
而去 丙子命常州津遣通微處士陳得一赴史館
補修奉元歷 九月庚寅朔龍神衛四廟都指揮使
李世輔言歸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讎臣曾報復乞
待罪詔世輔有功廊延特放罪後四日引對便殿
上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賜名忠
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 癸未樓炤言
川陝既分屯人馬已將自兵興以來初生科數悉行
蠲免凡八十餘萬石貫 上曰四川久屯大兵不無
科須今故地歸復兵各分遣得以減罷遂可愛養民
力矣 上欣然喜見於色 起居郎周葵乞將犯私

中興聖政卷三十五

五

論祖德 仁威

胡世將 宣撫

秦檜 守

罷制 經司

茶鹽人免根問來歷 上曰犯權貨者不根問經由此 嘉祐著令 仁宗威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並緣獄不至滋蔓可速令省部相度後不果行 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胡世將為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將精神明悟閱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用之世將既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朝之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十六

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初資政殿大學士張守帥江西以郡縣供億科擾煩重上疏請蠲積欠損和買罷和糴及裁減軍器物料 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為月進且日虞四方財用之不至也覽疏怒謂人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歎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至是成都關帥檜遂擬以守代胡世將 上曰張守素弱豈堪遠道江西盜賊寧息人方安之無庸易也檜乃止 庚寅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領用曾統奏也常平法起於西漢歲豐則斂歛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斂春飢則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 熙

常平法

不用武郡 作

詔從 侍薦士

寧初王安石修水土之政與堯權之利置提舉官以常平司為名當時所行新法如免役坊場河渡青苗市易方田水利皆俾提舉遂為民患議者不察但云常平法可廢 建炎初遂盡罷提舉官時諸路苗役羨錢各不下百數十萬緡朝廷草創多取諸此次年呂頤浩等言常平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坊場免役等可行青苗市易等可罷有詔委頤浩等詳議已成書矣會南渡未及行已而言者舉斥提舉官不可復前議遂寢其後或隸茶鹽司或隸發運司或隸經制司終無定論而兵火焚蕩戶部及州縣案籍皆廢財賦多失矣 辛卯樓炤奏以閭門祇候知同州郝抃知陝州 上問秦檜曰陝州合差是何臣察檜曰舊繫差文臣 上曰武人作郡往往不曉民事又多恣橫今日所還州郡久淪北境尤須守臣得人使之愛養百姓武人非所任也可自今只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澤亦以收還威柄 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各薦士二人時言者請遵 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所知特加親擢如此則庶僚無附下之嫌大臣免招權之謗 上亦以中原隔絕遺才必多故有是命 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亶于御林子倫致 上命亶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倫還知元帥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十七

金主 倫詰

張燾 成都 帥成 都帥張 成燾

張燾 乞興 中興

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倫曰昨者簽宣
 蕭哲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后天下皆知上
 國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
 癸丑權吏部尚書兼史館修撰張燾知成都府兼本
 路宣撫使四川制置司限一月結局初成都謀帥
 上諭秦檜曰張燾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恐道遠
 其憚行檜退召燾諭旨燾曰君命也燾具啟辭上
 大喜遂有是命 上諭檜曰燾雖安撫一路如四川
 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蠲減以寬民力以成
 都帥臣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 庚午詔新成都
 府路安撫使張燾引對燾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
 征繇民力凋弊官吏既不恤又從而誅剝之去朝
 廷遠無所赴懇臣俟至部首宣 陛下德意俾一路
 之民咸沾惠澤 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寬恤事件
 悉委卿措置燾因奏臣入界即行詢訪民間一利一
 害先次罷行官吏有貪冒慘酷為民之蠹者臣先次
 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速霑實惠 上皆可之燾
 又言今茲和議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閑時之時矣
 况來年歲在庚申乃 藝祖開基之載得非 陛下
 中興之時乎時不可失願 陛下鑒詩人閑暇之語
 稽孔孟發明之意汲汲專以治政刑為務 上曰朕
 當書此語置之座右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乞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天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五

許奉 親奉

岳飛 奇李

敵因 王倫 不復

看詳 刑名 斷例

追復 張官

川陝 分類 額類

賜告省侍于明州 上謂宰執曰羣臣之有親者朕
 未嘗奪其情昨蕭振以親為言亦令奉親而來庶使
 不失為臣為子之道今炤可給假迎侍 湖北京西
 宣撫使岳飛來朝初乘氏人李寶少無賴尚節氣鄉
 人號為潑李三飛入朝寶願歸軍中飛以為馬軍未
 之奇也寶快快與其徒謀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寶抗
 言欲歸者寶也眾皆不預飛奇而釋之寶願歸山東
 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寶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
 乃以寶統領軍馬屯龔城 金主亶復遣耶律紹文
 至驛諭奉使王倫卿留雲中無還期及貸之還曾
 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論歲
 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還之河
 間遂不復遣 十有一月戊寅朔命大理評事何彥
 猷等編集刑名斷例刑部郎官張柄等看詳 己丑
 故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特與一子官仍賜
 其家銀絹百匹兩先是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所
 忠義 上命復舊官飛又言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所
 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
 與旌加褒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有是命
 戶部侍郎周聿言陝西士人學術各荒拙於為文
 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乞別立字號 上曰陝
 西久淪異境朕欲加惠遠方可令禮部措置川陝分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元

五一三

陳淵
乞節
財用

李光
以忤
秦檜
罷

常平
法不
許他
用

續編
會要

類試額自此始 庚寅右正言陳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思惠太泛賞給太厚匪頒賜予之費太過府庫空虛而發之不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郊祀不遠內有諸將之饋外有隣境之好所用既眾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臣願 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執以奏有司得以獻其疑臺諫得以論其失一有失當即行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翌日進呈 上謂宰執曰朕未嘗有一毫之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 上曰淵老成有學乃揚時之壻聞嘗講論語中庸可令其子適進來 上因論極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檜等曰 陛下之學深造聖域非臣下所及 十有二月辛酉參知政事李光罷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 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鑄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 上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宗正丞鄭昂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從之 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戊辰祕書丞劉才邵言累朝會要已至熙寧而 元豐以後者未次若置局則有官吏廩給之費望令館職接續編類從之 已巳給事中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三

綱目

中興聖政卷二十五

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五

立廟 致仕 陳淵 論事

不意 老歐 安歐 獻鑑 劉琦 副京 改科 分舉

八 甲午詔作忠烈廟于仙人關以祠吳玠 丁丑
 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焞遣一官致仕以焞引年告老
 故也 己亥右正言陳淵言伏見近者所命之使有
 所升黜且趣其行今急於遣使而不及其他則知敵
 不能無求然我有不可許者如取河北之民則失人
 心用彼之正朔則亂國政至於歲幣之數多未必喜
 寡未必怒與多不若寡之為愈蓋和戰兩途彼之意
 常欲戰不得已而後和我之意常欲和不得已而後
 戰或者必欲多與之幣以幸其久而不變則無是理
 願訓所遣之使俾無輕許以誤大計 癸卯 上謂
 大臣曰莫將奉使金國凡所與者可一一錄付恐將
 妄有許可他日必不能守 温州僧清了者與其徒
 自言 上嘗賜之以詩 上謂宰執曰朕不識清了
 豈有賜詩之理可令温州體究恐四方傳播謂朕好
 佛朕於釋老之書未嘗留意蓋無益於治道 乙巳
 布衣歐陽安永獻 祖宗龜鑑詔戶部賜束帛 二
 月辛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為東京副留守
 仍兼節制軍馬 癸丑詔曰永惟三歲興賢之制肇
 自 治平爰暨累朝遵用彝典頃緣多事存展試期
 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革正用復故常可除科
 場於 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發解外將省殿試吏
 展一年於 紹興十二年正月鎖院省試三月擇日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二

表礪喻謝汝

縣除改張劇扶鼎

出秦以廖忤忤剛

館罷史

孟東留東孟 留京守京 孟京守京 孟京守京

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 紹興十二年省試為準於

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用御史中丞廖剛之

言也 丁巳尚書駕部郎中喻汝礪知遂寧府汝礪

本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因求去改除

潼川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 上略曰顧

臣何知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賂敵

暨偽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 張鼎

特改合入官鼎為太湖令以薦者得召見 上諭大

臣令改秩堂除劇縣且曰此因能以任之也若一縣

得良令則百姓皆受其賜矣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

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

覆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

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剛本秦

檜所薦至是滋不悅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

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真我何地耶既積

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 丁卯罷史館以日

歷事歸秘書省國史案令著作官修纂仍命宰相提

舉以監修國史繫銜遇修國史實錄即各置院始用

元豐制也既而著作佐郎王揚英言國史案文移

諸司多不報乃命以國史日歷所為名 西京留守

孟庾為東京留守兼權知開封府 庚午 上與秦

檜論川陝財賦上曰將帥漕臣皆當體國為一家士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三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三

卒因欲拊循民力亦須愛惜豈可妄費也

史臣曰兵民不可相無久矣豐其衣食以責其死

力多其犒賞以酬其勞苦此在三軍固不當惜然

反而思之一絲一粒孰非百姓之膏血愛百姓之

力是乃所以厚三軍之資非深於體國者不可以

語此

癸酉御史中丞王次翁言吏部當量濫賞皆顯然

暴揚前日之過舉蓋陛下之孝治望悉罷累降指

揮從之先是新知太平州秦梓知秦州王暉皆以恩

倖得官及是次翁希檜旨以為之地縣是二人驟進

三月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初燾

自京洛入潼關已聞全國有悔盟意逮至長安所聞

益急燾遽行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為言和尚原

最為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

世將曰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戍之

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為我籌

之燾遂為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乞速徙右護軍

之戍陝右者遷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

備緩急 辛卯尚書吏部員外郎朱松知饒州以右

諫議何鑄奏其懷異自賢也 丙申大金賀正旦使

蘇符自東京歸初洪皓既拘冷山希尹問以所議十

事皓折之希尹曰汝性直吾與汝如燕達汝歸議遂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四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四

縣久
令任

事役論范
十在振

不和乞張
許買免俊

行會莫將繼來議不合因之涿州事復變符至東京
 敵人納乃還 丁酉詔川陝宣撫司自今或有警
 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干軍事待報不及並許
 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也 夏四月丁未知建
 康府溧水縣李朝正召赴行在先是江東制置大使
 葉夢得言朝正到官二年招集歸業人戶萬餘磨出
 隱漏稅賦四萬貫石匹兩委有顯效乞稍加試用以
 風能吏 上召對既而謂秦檜曰近時縣令以政績
 被薦往往別除差遣不若與之進秩遷任庶久則民
 安其政乃遷一官賜五品服遣還 癸丑右承議郎
 范振上書論在募者戶長等十事乙卯 上謂輔臣
 曰朕昨夕閱振書所論皆民間利病其言多可采遂
 以振知南安軍振建陽人也 壬戌東京副留守劉
 錡入辭 上命錡以所部騎司之軍往戍又益以殿
 前司兵三千人諸軍家屬皆留順昌就糧惟精兵分
 戍陳汴 癸亥詔部使者歲中同舉廉吏一人 乙
 丑淮西宣撫使張俊乞免其家歲輸和買絹三省擬
 每歲特賜俊絹五千疋庶免起例 上以示俊因諭
 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
 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
 乃能長保富貴為子孫之福俊皇悚力辭賜絹俊喜
 殖產其罷兵而歸也歲收租米六十萬斛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五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六

京羅 廣市 之市 廣市 之市 廣市 之市

置川 官論 富於 民於 中於 金翠

置文 孟東 置文 孟東

史臣曰賦納天下之公法也賜給一人之私恩也
 上平時待將臣厚矣至其規免戶賦則用歲賜以
 塞之以為寧過於私恩不可少害於公法也存公
 法所以不起其例隆私恩所以不失其心聖人之
 御將誠有道矣
 丁卯 上諭大臣曰聞三京穀賤令有司糴之運
 至江淮以備凶歲則可減東南和糴之數又曰廣南
 市舶利入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
 動得百十萬緡皆寬民力也 庚午直秘閣江公亮
 乞大臣選易守令 上謂宰執曰縣令至眾朝廷豈
 能人人推擇惟當選監司郡守使之易置則得人矣
 詔復置四川諸州學官負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
 韓肖胄知紹興府從所請也 五月丁丑 上謂大
 臣曰天下之財何必盡斂於府庫有若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若歲於民猶在官也秦檜等因贊王言之
 大得與天下共利之意 上又曰累禁銷金鋪翠宮
 中無敢踰者但聞富家大室猶有以金翠為飾不惟
 費財害物亦非所以厚風俗乃詔臨安榜諭限三日
 毀棄違者重坐之 甲申詔 徽宗皇帝御製閣以
 敷文為名 丙戌金都元帥宗弼入東京留守孟庚
 以城降初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既廢偽齊乃言不如
 以河南地錫與 大宋宗弼力不能爭及昌誅宗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六

五一七

分道四來

河南望降敵

敵入南京

敵入長安

秦檜蒙敵

敵入西京

劉錡留昌府

弼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遂分四道入
 侵命聶黎字董出山東撤離曷侵陝西李成侵河南
 而宗弼自將精兵十萬餘人與孔彥舟鄴瓊趙崇抵
 汴至是犯東京遂命使徧持詔抵諸郡知興仁府李
 師雄知淮寧府李正民皆束手歸命自是河南諸郡
 望風納款矣 金兵取拱州守臣 懋死之 撤離
 曷趙永興軍陝西州縣偽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
 丁亥東京副留守劉錡至順昌府 金兵入南京葛
 王褒以數千騎至宋王臺留守路允迪朝服出城見
 之遂送允迪于汴京或曰允迪至汴京七日不食死
 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知同州張恂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七

遣人告急 權知永興軍郝遠開長安城門納金兵
 長安失關中震動知陝府吳玠城守以拒金兵郝遠
 遣人持金國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
 檄斬其使 己丑直龍圖閣陳桷守太常少卿時
 上將用桷問其所在秦檜不樂之繆以同姓名者為
 對曰見從韓世忠軍為參謀 上笑曰非也桷佳士
 豈肯從軍耶遂召用 金兵入西京權留守李利用
 棄城遁 庚寅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
 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
 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
 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

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
 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
 幼輜重夜四鼓纔至城下且得報敵騎入城距順昌
 三百里闔城惶惑錡遣官屬與規議敵兵入城為捍
 禦計人心稍定 辛卯詔以鎮江府所籍鄴瓊水陸
 田四十三項賜李顯忠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自
 河池遣涇原經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兵
 之渡河也惟孫渥吳璘隨胡世將在河池地平無
 險阻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
 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吳璘抗聲言曰和尚
 原殺金平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
 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
 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
 曰渥實失言不宜居慢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
 河渥恐懼汗落單馬趨出 是日統領軍馬李寶與
 金兵戰于興仁府境上殺數百人獲其馬甚眾寶岳
 飛所遣也 壬辰劉錡召諸將計事有欲就便舟順
 流而下者或曰去則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
 守城徐為之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守今東京既失幸
 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
 國家眾議始定即鑿舟沈之亦無去意錡與屬官等

賜李顯忠

胡世將死

李寶與興之捷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八

劉錡設具戰

許世便判將胡

廖剛折億年

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賊巢悉焚之分
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
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
軍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
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缺錡
取偽齊所作虫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
代篋籬笆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
矣丙申胡世將命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
自河池赴寶雞河南以捍敵遂揚政郭浩為之聲援
先是世將屢奏乞速徙右護軍之屯陝右者還屯蜀
口不報丁酉始詔世將日下抽回 己亥萬壽觀使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九

雍國公劉光世為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
制官李貴步諒之軍隸之 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
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以金兵侵陝西故也又
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事合行黜陟許依張浚
所得指揮 辛丑提舉禮泉觀鄭億年乞在外宮觀
改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邊報至行在從官會于都堂
工部尚書廖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兵講和今
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氣塞秦檜以為
讖已也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乃有是
命

龜鑑曰北國背盟分道入侵人以為中國之不幸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六

人心不懼 敵國順府

愚獨以為此猶中國之幸也何者河南我之故土
不幸淪沒我無以取之而敵反以與之是敵得以
制其子奪之權而所以予我者乃所以餌我也幸
而兀术速於敗盟我之福也使其不叛則彼有大
思我有大費如向者燕雲二京之事其禍愈久而
愈深也嗚呼敵欲盟則盟欲戰則戰使旆方北敵
騎已南此檜主和之驗也檜於此時曾無遠略乃
且持祿固位猶使其黨以事有大變更用他相為
天子戒檜之奸謀為如何哉

是日金兵侵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璘遣統制官姚
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折合字堇中傷退屯武功
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
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
復懼敵矣先是金兵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
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 壬寅金兵圍順昌府先
是劉錡於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黑殺等
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
夜遣十餘兵擊之頗殺敵眾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襄
及龍虎大王軍併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
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眾奪
其器甲及生獲北國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
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 六月甲辰朔京東淮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十

五一九

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為太保封英國公准西宣撫使張俊為少師封濟國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為少保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樞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兀術撒離曷令頌之河南陝西應南北官負軍民如能識運乘機奮謀倡義生擒兀術或斬首未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第宅一區至如撒離曷資性貪愚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為李世輔擒縛博頰求哀僅脫微命尚敢驅率其眾復攻關陝有能併殺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 丙午給事中兼侍講馮楫提舉亳州明道宮金國背盟秦檜以其言不離甚懼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十一

一日謂楫曰金國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吾鄉衮未測 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明日楫入見曰金兵長驅入境勢須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 上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楫聞之喜楫云適觀天意楫必被逐即引疾求去乃有是命 戊申東京副留守劉錡為樞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敵眾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旣帳數重朱漆美車有一將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之甚眾既而報金都

何為劾廖

十餘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 庚戌工部尚書廖剛與外任剛以事積忤秦檜右諫議大夫何鑄等即共劾剛幸朝廷之有警復肆詭譎以惑縉紳故有是命尋以剛提舉亳州明道觀 壬子金都元帥宗弼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至順昌責諸將用兵之失眾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平明敵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十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敵敗退兀術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五人為伍貫韋索號鐵浮屠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十二

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北人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敵諸將各居一部眾欲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術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術兀術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叛將孔彥舟鄴瓊趙榮輩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遠未申時彼力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撙韓直皆被數矢戰不

秦檜馮楫

劉順昌
之順昌

陳鼎
秦以鼎
之京
之醴
之棣

肯已錡遺屬扶歸士殊死闖入敵陣中所以刃斧至有奮手碎之與俱墜于濠者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盈野兀木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生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乙卯順昌圍解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俾錡擇利班師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宗弼至秦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襄守歸德府常守許州翟將軍守陳州宗弼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十三

聞也哉劉錡實當之觀其鑿舟而沈示無去意背城借一死中求生或以神臂強弩而邀擊或以刀斧入陣而奮碎卒至八字軍激厲先擊兀木之謀定而鐵浮屠之兵已懼矣是役也敵欲捐燕以南棄之其孰使之畏耶
丙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牛皋及金兵戰于京西敗之 戊午右承事郎陳鼎降一官鼎上書言敵背盟秦檜怒言者因論鼎故有是命俄又送吏部以鼎知德興縣 己未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鄭達充等集鄜延環慶之兵攻金兵于醴州敗之 復醴州 壬戌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以父居明卒去

敵不與
敢望

胡世將
敗於金

向志北
之湖于

位 甲子權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拒金兵于青溪嶺却之初撤離曷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荔嶺撤離曷自登西平原峴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自涇原路欲走邠州於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在邠州三水縣涇原經略使田晟遣統制官曲汲秦弼拒敵於青溪嶺宣撫副使胡世將謂浩非素臨行陣之人難以責成即遣彥及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鄭誦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敵戰萬谷吳頭麻務屯之間金兵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撤離曷自將銳兵攻青溪汲弼戰敗棄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弼於軍前以徇彥率兵迎金兵戰盤嶺免耳敗之金兵去復還屯鳳翔 乙丑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子志罷先是江西漕司負月椿錢詔總領官曾慥劾罪子志行部取漕吏釋之慥言于朝故罷子志再使湖北先聲入境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于馬前子志爲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爲當然子志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十四

子志 知春 槍奸

命班 飛去 師不 聽班

孫顯 收敵

上親 製兵

曹成 敗敵

劉錡 以節 建功

韓世 忠軍 敗敵

當世士安國頗稱秦檜 靖康時事子志曰與檜同
 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
 歸非大姦能若是乎安國子寅初猶以為過後乃信
 服子志再以毀去自是閉居十九年 初命司農少
 卿李若虛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軍前計事至是
 若虛見飛于德安府諭以面得 上旨兵不可輕動
 宜且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
 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丙寅湖北京西宣
 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兵戰于陳蔡間敗之 丁卯
 上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於兵事至於器械亦
 精思熟講非造大鏃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
 又造銳首小鏃初亦未以為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
 其精利今劉錡軍于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鏃也
 戊辰川陝宣撫司左統領官曹成自沂陽襲金兵于
 天興縣敗之 庚午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
 錡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前一日
 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孤軍挫敵鋒
 元木遁去其功卓然當便除節鉞即日降制既又遣
 中使撫問 上賜札有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 京
 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背嵬將成
 閔北伐遇金兵于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
 兵于沂河死者甚眾奪其舟二百 福建路宣撫大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十五

張浚 言事

上嘉 張忠 之忠

命舉 將帥

詔慰 帥將

敗敵 田晟

詔戒 士將

使張浚言臣竊念自羣下決回鑾之計國勢不振事
 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上策還梓宮歸兩殿供
 須一無所清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敵必深和議不
 拔人心懈怠國勢寔微異時釁端卒發何以支持臣
 知天下非 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覆
 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固願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
 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
 置一定大勳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
 條畫海道舟船利害 上嘉浚之忠遣中使獎諭浚
 時大治海舟至十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丙子詔三衙管軍及觀察使以上各舉智勇
 猛略才堪將帥者二人 戊寅 上曰北敵入境諸
 軍不免調發盛夏劇暑朕陰大廈御締給猶不能勝
 其熱將士乘邊暴烈日被甲胄每念薰灼之苦如切
 朕躬可降詔撫問慰勞之 辛巳涇原經略使田晟
 及金兵戰于涇州敗之初撤離昌既為王彥所却遂
 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為陣乘敵壁壘未定奮
 兵掩殺自己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器甚眾金
 兵敗走 甲申 上曰諸將進兵所在克捷正恐狃
 於屢勝士浸以驕可下詔飭其嚴整行伍明遠斥堠
 蓄力養威以俟大舉勿爭尺寸之利期以克敵致勝
 而已 上又曰北土雖異性苟知效順何以多殺為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十六

涇州
之敗

張憲
等復
穎昌

張憲
復寧
寧檜
茶檜
令檜
諫檜
趙鼎
克鄭
海州
張俊
克臺
州

欽等初歸朕貸而不殺劉光世屢以為言既而西北敵人來歸者益眾光世方悟朕意至今諸軍往往收以為用令交兵之際正宜多方撫納使知內嚮是日田晟及金兵再戰于涇州敗績金兵雖獲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以兵攻陝西諸郡城守未下者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為防秋之計保險以自固矣丙戌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宿州降其守閤門宣贊舍人馬泰壬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張憲傳選及金將韓常戰于穎昌府敗之復穎昌丙申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常既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牛臯徐慶等與憲會憲等與常戰于淮寧府又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丁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興化軍居住初鼎罷郡還紹興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鼎右諫議大夫何鑄亦再疏論之乃有是命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郝晟張應韓清克鄭州京東淮東宣撫司統制官王勝克海州生執守將王山韓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戊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撫使劉光世聞鄭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南京進士蔡輔世同往招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十七

秦檜
班師

王師
會機

之瓊不啓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軍還太平州而俊以大军至城父都統制王德已下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聞之謂葛王稔曰夜入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眾遁去時俊軍威甚盛而智謀勇敢損德為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己亥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沿淮制置使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空名告身五百命書填將帥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以搗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指燕以南秦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龜鑑曰敵至宿亳王德得以破其營敵至穎昌岳飛得以殺其將或捷於鳳翔或捷於寶雞或捷於扶風又皆吳璘楊政保蜀守蜀之功而敵之回軍直趨濠州我諸將得以聯兵制之當是時也無一人不勇無一戰不勝蓋不止有一月三捷之告非敵至此不善戰也直以我師正銳所向無前吾觀敵帥告兀木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而敵兵望見王師且曰此順昌旗幟也亟退避之復雖雪耻此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十八

蓋可乘之機也撫機不發何為也耶

大事記曰元末敗盟入臨不惟劉錡以八字軍直入敵陣大捷于順昌而李寶捷于興仁姚伸等捷于鳳翔牛皋捷于京西孫顯捷于陳蔡曹成捷于天興縣王勝成閔捷于淮陽楊從儀捷于寶雞縣王貴姚政捷于潁昌府王侯捷于東洛口邵俊王喜捷于淮陽吳璘捷于陝州韓世忠捷于加口楊沂中捷于柘皋而岳飛捷于郾城乘勝逐北兵至朱仙鎮距京東四十五里洪皓燕山之奏謂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欲捐燕以南棄之又謂敵已厭兵朝廷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蓋誠然也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元

秦檜主罷兵和議已定矣

庚子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右諫議大夫何鑄章再上遂有是命制略曰朋奸罔上惡殆並於共兜專利擅權罪實侔於楊李 秋七月癸卯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既聚兵光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偽河南尹李成棗城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安軍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 戊午 上曰朕嘗與諸將論兵諸將皆謂敵人鐵騎馳突若在平原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不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之郾捷城

之長捷安

橋敵將胡世

之類捷川

師飛詔班岳

入皆諸復州

大莫復為釋

錢頭增子水

和兵之勝負顧人心如何耳苟人心協和則彼雖在平原亦可取勝諸將皆不以為然今諸將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語 己酉湖北

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宗弼戰于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庚戌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金兵戰于長安城下敗之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兵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 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迪功郎以其獻佑政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二十

編可採也 乙卯湖北京西宣撫使司都統制王貴統制官姚政及金兵戰于潁川府敗之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郾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鄉旗靡輟亂飛望之口吐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飛以親兵二千自順昌渡淮赴行在於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為金人所取議者惜之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為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於是祀前受誓戒加蓬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乙丑戶部請州縣出納官物每千增收頭子錢十文赴左藏為激賞之用 許之 丙寅太常寺奏大禮祭服事上曰朕嘗攷三

議附取 大練 古訪 禮儀 人和不 樂習 書求 器作

代禮器皆有義後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義朕雖
 艱難亦欲改作漸令復古 上又曰艱難以來祕書
 省舊書散亡今所藏甚少不稱設官之意朕近日多
 訪得古書當令館職校正別錄本付省中藏之時大
 樂亦久廢詔太常隸習於是太常丞周質羔輯舊聞
 閱工器而樂始備 八月壬申降詔提舉江州太平
 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喻樛陳剛中令吏部與合
 入差遣凌景夏樊光遠與外任差遣毛叔度與對移
 一般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及是秦檜將
 罷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故斥遠之尋以九成知
 邵州剛中知安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為閬州州學
 教授叔度為嘉州司戶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 乙
 亥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成閔
 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外閔身被
 三十餘創世安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
 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兵于
 沂州譚城縣敵溺死者甚眾 丙子劉昉為荆湖南
 路轉運副使昉為秦檜所喜故旋用之 戊寅知陝州
 吳琦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劫金兵中條山寨敗之獲
 馬二十匹朔日又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毛罕
 已卯軍執奏 徽宗隨龍人乞恩例 上曰若舊
 人尤當憂恤凡事干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三

韓世忠 李興 李成 上論 何鑄 楊沂中 秦檜 楊從 敵從

致亦欲風勵四方乃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辰
 金兵自滕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泃口鎮敗之
 是日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
 至千秋湖陵遇金兵所遣鄺瓊叛卒數千人寶等與
 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壬午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
 侵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
 興遣銳士自他門出擊之成敗走 癸未 上與宰
 執論戰守之計 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
 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強守則為弱但當臨機應變而
 已 丙戌祕閣修撰新知邵州張九成落職以御史
 中丞何鑄言其矯偽欺俗故有是命九成以家艱不
 赴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潰軍于宿州 壬
 辰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擊金兵于整屋縣東敗
 之 甲午川陝宣撫司同統制邵俊統領王喜遇金
 兵于隴州沂陽縣收羊嶺敗之 九月壬寅朔遣起
 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宰相秦檜主罷兵
 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
 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
 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
 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丁未揚政軍同統領楊從儀
 劫金兵于鳳翔府城南寨獲戰馬數百 戊申金兵
 復入西京先是李成數為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于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三

金入京 諭飛賞 功出西兵

之新 院之 火臨 安提

法審 廢盡 量

宗弼得蕃漢軍數萬興度眾寡不敵棄城去寓治于
 永寧之白馬山 已酉 上諭大臣曰朕昨面諭岳
 飛凡為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當較功賞彼
 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所為至於朝廷待大將亦自
 有禮如前日邊報之初除諸將便加師保豈必待有
 功乎時飛已至行在故 上訓及之 庚戌合祀天
 地于明堂 太祖 太宗並配赦天下 癸丑楊政
 軍統制官楊從儀邵俊統領王喜敗金兵于沂陽
 辛酉臨安府火延燒省部倉庫
 朱勝非開居錄曰趙鼎淮上用兵以三百萬繕入
 三省激賞庫秦檜繼相用術尤精九年金兵還河
 南故地增託言計備使禮凡常賦之入多歸此帑
 歲時所獻日月增厚而錫賚便蕃權勢熏灼至是
 庫金出入輕於州郡公庫矣用度既廣賦入不繼
 十年下令云舉兵擊敵須備揭賞計畝率錢備天
 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敘號激賞而兵未嘗舉
 百姓尤怨既而火作首焚三省庫中所積一夕而
 盡不復根治悉行除破蓋侵取既多見物無幾幸
 火以滅其迹無復稽考者也
 壬戌言者論頃年獻議之臣有以審量之說而浼
 我 徽宗者書之史冊又足以虧 陛下孝治之風
 欲望特降睿旨小使臣因泛濫補官人如已經開陞

論用 兵在 賞罰 何鑄 攻范 冲王 居正 惠道 吳琦 却敵 楊從 儀敗 敵無 能論 為無

許注親民仍令收使分數恩例從之自是 靖康以
 來討論審量之法盡廢矣 癸亥 上曰朕觀自昔
 守令能抑強振弱始號循良今豪家稍不快意必中
 傷之自令縣吏有能稱而或証以非辜者須朝廷主
 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 冬十月戊寅尚
 書右僕射兼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等上 紹興
 重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四十八卷申明十二卷看
 詳三百六十卷 丙戌河北路統制李寶至楚州時
 韓世忠在楚州寶與其徒歸之世忠大悅 丁亥鄉
 貢進士王文獻進所注司馬法詔免文解一次 壬
 辰上謂大臣曰用兵惟在賞罰若用命者必賞不用
 命者必罰何患人不盡力比聞大將奏賞往往任私
 不當人心朕若親提一軍明賞罰以勵士卒必可擒
 取兀末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范冲徽猷閣待制王
 居正並落職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何鑄
 論二人之罪故有是命 庚子熙河經略司將領惠
 逢與敵遇于野龍河敗之 十有一月戊申金將合
 喜自潼關出侵陝州守臣吳琦擊却之合喜妻宿孫
 也 鳳翔府同統制楊從儀敗金兵于寶雞縣 已
 酉 上曰自古為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未有專事殺
 伐殘忍而可為者兀末雖強專以殺伐殘忍為事不
 顧人心之失朕知其無能為者 辛亥頒 真宗御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二四

宗頌 條七 須及 鄉須 賑濟 將世 胡解 慶陽 王忠 植死 敵死

論兵 有兵 萬侯 營田 論侯

製文武臣僚七條于郡縣 福建安撫大使張浚等
 奏乞措置賑濟事 上曰賑濟本為貧民近世止及
 城郭而鄉村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
 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戶皆沾實惠矣 乙卯川陝
 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先是慶陽
 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世將招河東經略使
 王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
 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金國詔書
 則不拜也惟清執之以詣撒離曷使甲士引詣慶陽
 城下諭使出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
 也為敵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

撒離曷怒遂遇害 戊午 上曰用兵惟視謀之賊
 否不可問力之強弱苟謀之不臧惟知恃力雖或勝
 亦不足以成功 甲子右正言万侯論營田官莊
 附種之弊以為官莊設即百里之民應籍者皆赴莊
 以待耕耨已業荒廢多不能舉附種行則對勝之種
 戶給於民散斂之擾率以為常欲望逐路選委強明
 監司一人徧行州縣應有營田去處覈實均散其帥
 臣隱蔽不肯公共商榷者並許按覈以聞 上曰高
 所論極當大凡營田須軍中自為之則不斂於民而
 軍食足若使民舍己之田營軍之田恐甚於斂民之
 為虐也乃詔領營田監司措置 十有二月乙未言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二十五

上知深 校將之

李與 死守 山馬

者請令諸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 上曰諸校智
 愚勇怯朕皆熟知之僅有使令便可抽摘何用薦舉
 耶 兵部侍郎張宗元乞命有司以續降朝旨使人
 合理者褒為一書以進許之後九年乃成凡四百三
 十五卷 初李興既屯白馬山寨李成以蕃漢數萬
 眾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敵
 圍益急士心頗搖興聞謂諸將曰興與諸君當以死
 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為敵汚者當抱是兒南
 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敵遣使
 賫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啓立
 斬其使以檄聞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
 絕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成知興不可屈
 乃即山下屯兵積糧為久居之計興潛遣將士夜焚
 之成大挫徑歸西京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二十六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六

高宗皇帝二十七年

編輯所藏書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華書場上

紹興十有一年春正月壬寅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

卒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

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毫髮無敢變

更者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其智

巧凡茶鹽推酷激賞零疇絹布之征遂為四蜀常賦

故雖累經減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

制軍馬楊從儀敗金兵于渭南 庚戌淮南宣撫使

張俊入見 上問曾請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

上諭云子儀時方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一

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身享厚福子孫

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

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先是宗弼自

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間

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 上亦逆

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

俊自達康來朝故有是諭也

史臣曰將帥驕蹇自有常刑 聖上保全功臣恐

其自速顛躓以經綸之訓易斧鉞之威使虎豹入

園檻鷹隼就羈紲駕馭之法盡於此矣高祖不以

古人責韓彭速其禍敗亦不學之過也先是釋世

忠易兩鎮節鉞 上手寫子儀傳徧賜諸將至是

十年矣故復以問俊焉

辛亥 上諭大臣曰李左車言千里饋糧士有飢

色敵若浸淮其勢糧必在後謝持重以待之至糧

盡欲歸因其怠而擊則無不勝矣又曰聽言必攷其

實近有言劉錡之過朕徐攷之皆無實迹讒者遂息

孫近曰錡當何以報聖恩也 己未淮北宣撫判官

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 金兵取壽春殺守

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渡其眾 甲子 上曰木瓜

美齊威公而載之衛國風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為

對 上曰自衛觀之威公繼絕誠可美自齊觀之威

公專封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

齊國風而載之衛國風也檜等對曰仰見聖學高明深得

仲尼剛詩之意非諸儒之所能及

臣留正等曰孔子遺惡揚善之意見於六經者多

矣人主政治本原出於經術是以見臣下過失不

幸而出於不得已者則以孔子之心恕之此之謂

帝學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知廬州陳規病卒

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缺錡巡其城一匝曰城不

足守也乃冒雨與關師古率眾而南丙寅金人大軍

入廬州遣輕騎追錡相及於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為

以持重以待者劉錡不聽

以渡淮兵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二

敵不
劉錡

商敵
州陷

進王
州屯德

州復
商隆

上敵
不渡

王敵
德敵

殿復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逡巡不敢逼日莫各解去丁卯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錡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遣兵入無為軍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戊辰金兵浸商州守臣邵隆焚倉庫毀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 二月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敵退屯昭關 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嶺間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眾感泣攜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繼春亦破之於洛南縣金人乃去 丙子 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 建炎不同 建炎之間我兵皆退保東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故敵得以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窺江則我兵乘其後卒如 上所料 都統制王德遇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 上所料 都統制王德遇金人韓常于含山縣東敗之 丁丑 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才

論錡長復張忠敵
劉集守

拓敵
阜敵

拓敵
阜敵

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此為可取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李橫復取巢縣 壬午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忠遇金兵于全椒縣敗之 癸未淮西宣撫使張俊言已復巢縣又言俊已在和州竭力措置決與敵戰必須取勝可保無虞 上大喜 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揚沂中亦遣統制官王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 甲申三京招撫處置使司統制官崔阜遇金人于舒城縣敗之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于拓阜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拓阜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流湍暴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拓阜拓阜地平金人以為騎兵之利且見錡兵少意甚易之河東巢湖關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壘橋湏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卧鎗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德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隅敵陣動有一將被甲躍馬指畫陣隊德引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四

靜思敵方
生應之

葉得餉乏
夢餽不飽

弓一發將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
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兵鏖戰沂中令萬兵
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
德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馱數百錡謂德曰昔聞
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
章氏即抗妓張穠也頗知書柘臯之役俊貽書囑以
家事章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為言令勉思
報國俊以其書進 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 庚寅
上謂宰執曰自敵浸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
一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
擾惟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胷中不定則何以應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五

變也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
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
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鬪務保全功
龜鑑曰敵之戰于柘臯也十萬鐵騎夾道而陣其
勢豈可當哉張俊楊沂中等實主之觀其晝夜疾
馳聲援相接民兵團結分據江津或守馬家渡以
示吾之有備或據和州以遏敵之要衝卒使諸將
捷書繼至而軍聲大振矣是役也蓋自兵興以來
未有今日之盛又豈偶然之故哉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
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推貨務

敵使置南
遣措准

張獻國
後助用

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
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
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己亥 上曰敵退便當
措置淮南如移隸州縣併省官吏修築城壁要當事
事有備常為敵至之防也

龜鑑曰文事必有武備我 高宗未嘗專事於文
而浸忘乎武也吾觀講和之後吾國君臣蒐傲申
訓者若敵至之無日八月六日 上曰有備無患
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而張戒數論邊事
謂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 上亦
諭曰此極至之論也九年 上謂大臣曰敵雖講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六

和戰守之備何可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乘此間
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十年陳淵謂和戰二議不可
偏執 上謂淵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偏執自當
以戰為主十一年 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南修
築城壁要當事有備常為敵至之防則知 高
宗之所以開紹中興者其自治之事蓋已先定也
三月庚子朔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
廷調發大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勸
誘寺院變易度牒共得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
國用詔浚一意體國識大臣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癸卯張浚復特進 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臯退

諸議師班將

王乞舉錢洋子米

韓忠敵世 濠州

軍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進發書告急 甲辰淮
 西宣撫使張俊准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
 議班帥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戰
 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雖命三帥合軍不相節
 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
 將亦頗嫉之 乙巳知邵武軍王洋乞鄉村之人無
 問貧富凡孕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
 夫免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
 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十千 上覽奏曰
 愚民無知迫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之官給錢
 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為父母但欲民蕃衍
 豈惜小費也乃詔戶部措置 丙午京東淮東宣撫
 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招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過金
 人于聞賢驛敗之 丁未金兵陷濠州知州事王進
 為所執兵馬鈴轄邵青巷戰死之戊申張俊揚沂中
 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陷俊乃召錡
 沂中謀之沂中曰廝殺耳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
 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
 未為有制不若據險下寨然後出兵襲之諸將皆曰
 善於是鼎足以為營俊遣斥候數輩還俱言濠州無
 金人俊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入去錡乃
 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七

濠州之

戒將殺多

岳遷赴 飛延 援

諸恨錡復免 將劉 行

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
 嶺上列陣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
 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皇遽以策麾其
 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為令其走爾散亂南奔無復
 紀律其步人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
 人多不得脫殺傷甚眾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世忠
 張俊等至濠州岳飛已渡江去會師矣 上曰首禍
 者惟兀朮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兀朮可也澶淵之
 役捷攬既死 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
 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為意
 乎初敵之入寇也 上命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
 勝復被詔還乃以乏糧為詞最後 上御劄付飛云
 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兵三十里而止及濠
 州已破飛始以兵至舒蘄境上故張俊與秦檜皆恨
 之 辛亥揚沂中渡江歸行在 壬子金人自渦口
 渡淮北歸 癸丑張俊渡江歸建康府 丁巳劉錡
 自和州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揚沂中之敗于濠梁也
 張俊自黃連拔寨徑去錡乃按部伍整旌旗最後徐
 行金人亦不復追錡至歷陽駐軍具奏聽旨然後班
 師由是俊與沂中皆恨之 夏四月丙子詔諸州縣
 量收免行錢自 宣和間始復 熙寧舊法罷行戶
 而令輸錢至 靖康初又罷 紹興初雖令見任官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八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十七

五三一

孫近請張浚用

復作軍器監官

范同叔議三兵權

三將將權除使

市買方物悉如民間之價而汚吏猶虧其直議者以爲不便會軍興用乏遂復令免行仍詔公私和買物色並依市直違者以自盜論 己卯參知政事兼權同知樞密院事孫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兵之侵淮西也近請召張浚都督諸軍秦檜大惡之及敵退御史中丞何鑄乃論近本無體國之忠但有謀身之計乞行罷黜殿中侍御史羅汝楨因交章論近乃有是命 庚寅復置將作軍器監長貳各一負罷樞密院計議官 辛卯詔給事中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于 上以拓臯之捷召韓世忠張浚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 壬辰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英國公韓世忠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濟國公張浚並爲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爲樞密副使並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衆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狀檜亦忌之

龜鑑曰謬哉范同之爲檜畫計也同之議曰諸將俱握重兵必甚難制莫若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

張浚附議兵

鄭剛中秦檜

總領名正 命張 岳飛 淮東 兵檜 復論 虛皆

此范同但求以助和議而然也檜乃用之詔罷宣撫兵隸樞密院附和則保富貴是故張浚先至則除美官韓世忠劉錡不言和則傷於讒岳飛最後至被禍最慘矣

乙未樞密使張浚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伏望撥入御前使喚時浚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 上從其請復召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書獎諭 上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密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各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兀朮何足掃除乎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十

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秦檜曰前日所共憂者一且變爲安平之道因爲檜陳善後之策凡十事 五月辛丑淮東轉運副使胡紉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置司楚州尚書度支員外郎吳彥璋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置司鄂州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 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領淮東一全軍還駐鎮江府 壬子 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

抑樂 曲獻

董免 解子

張薦 羽劉

不口 禮口

論刑 難贖

秦厚 聲林

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
 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
 用兵之序也 辛酉布衣虞軍獻樂曲詩 上謂大
 臣曰士大夫所進文字朕詳覽熟思蓋欲知民之利
 病政之臧否朕躬之失耳若溢美之言實不欲聞可
 令還之乃詔檢鼓院自今獻無益之言不干政體者
 勿受 癸亥饒州童子江安國九歲其弟定國七歲
 皆能誦經子書詔免文解一次 六月戊辰朔責授
 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
 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為子羽之父鞞部曲
 鞞器之後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
 合 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
 守帶職名者甚眾 辛未 上謂大臣曰口口不可
 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最
 為得體彼書辭倨傲則受而弗較彼軍旅侵犯則禦
 而弗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口口此最為得
 體也 壬申戶部奏贖刑文字 上曰朕謂凡為政
 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
 金自贖則貧者無金豈能獨立乎贖刑既非 祖宗
 法似未可用也 總領曾慥提舉洪州玉隆觀以疾
 目請也 左朝請郎林大聲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
 糧大聲初為永嘉丞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

分倉 三倉

中興 自有

改造 引敵

秦趙 斥孫 慶孫 等曾 吳發 氏發 岳飛 世知 奇持

之 癸酉分行在省倉為三界百五十萬斛凡民戶
 白苗米南倉受之以慶宗室百官為上界次苗米北
 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為中界糙米東倉受之以
 備諸軍月糧為下界 甲戌 上謂宰執曰中興自
 有天命光武以數千破尋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朕
 在宮中聲色之奉未嘗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
 答天意也 乙亥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秦檜為特進尚書左僕射封慶國公
 詔有司造剋敵弓韓世忠所獻也 上謂宰執曰世
 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弓勝金兵朕取觀之
 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
 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
 矣 辛巳趙慶孫等六人並停官或曰慶孫嘗為趙
 鼎所薦故秦檜斥之 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迪功
 郎曾獻所著左氏發揮而有是命 癸未張俊岳飛
 至楚州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眾三萬而在楚
 州十餘年金兵不敢近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
 特之士也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為金兵所得因命毀
 其城遷其民于鎮江府俊遂總世忠之軍還鎮江府
 惟背鬼一軍赴行在 甲申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
 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扼凡數月朝廷命班
 師以興為左軍同統制 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十一

以玩好 熟舊賜 進徽 錄宗實

蔬會 祈雨 大將 之客 被罪

萬侯 高攻 岳飛

處置使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三大將既罷光世入朝因引疾丐祠 上謂大臣曰光世勲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日止須賜勲舊賢勞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焉

秋七月戊戌實錄院進呈 徽宗皇帝實錄六十卷自元符六年至 大觀四年 庚子 上以臨安旱蔬食請禱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 翰林學士范同為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穎罷自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 壬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錡乞宮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 甲辰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十三

提舉川陝茶馬馮康國奏近聞敵在長安三月二十三日晝晦油酒變色皆白兵刃有光焰涇州雨沙旱災相仍赤地千里 上曰景象異甚天變示人殆不虛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福而敵好兵嗜殺肆為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當修人事以待之耳 丁未秦檜以進書息遣少保封冀國公 壬子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類墮今春敵兵大入疆場駭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為犄角璽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蕪忽卒復還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

秦檜 岳飛 劉錡 罷兵

論教 立不 風

上雨 張岳 議合 不飛 後

對將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伏望免飛副樞職事出之于外以伸邦憲先是飛數言和議非計秦檜大惡之及是飛自楚州歸乃令高論其罪始有殺飛意矣 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遽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棊此最高著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 己未樞密使張俊為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為州郡之患 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在給教之前並聽蔭補用考功負外郎游損請也 上謂大臣曰士風陵夷以一官之故父死匿喪以俟命蓋立法有未盡也朕謂濫與人官雖害法其體猶輕若風教不立使人飾詐苟得棄滅天理其害甚大況在法所當得乎損酢子也 癸亥大雨翌日輔臣稱賀 上曰朕日來卧不安席夜半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省殆遍恐早災必有致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具文耳 是月樞密使張俊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十四

論軍
賞之
濫

除官
必謹
始

岳飛
罷

復倉
義

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不協故也俊因奏事乞促淮西之賞 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 上曰軍士有出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臣今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 八月辛未尚書吏部郎中李執試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監始除也 上覽除目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御監之選也郎官御監乃侍從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御監之闕者凡除御監郎官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誚不可不謹 甲戌樞密副使岳飛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劾飛罪未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楨復交疏論之高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 甲申上曰水旱有數雖堯湯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未嘗無歲此天祐也然不可恃此不為之備 祖宗置義倉以備水旱最為良法而州縣奉行不虔妄有支用寢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之可令監司視其實數或有侵失嚴責補還義倉充實則雖遇水旱民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十五

令監
司郡
守國
濟同
事起
胡世
復

命覺
察滯
獄

報括
岳飛
錢物

無飢疾矣 癸巳 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嘗有異而近來妄分彼此莫相協和州郡或有闕乏監司不肯移那監司或有措置州郡不肯應副如此何以濟國乎可令御史臺察其尤者措置行遣庶幾協和共濟國事也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秦國太夫人康氏卒于晉陵 上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 甲午 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艱難未能弭兵斯民抗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九月癸卯命軍器少監鮑瑠往鄂州根括宣撫司錢物先是湖北轉運判官汪叔詹以書白秦檜言岳飛項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統制張憲主之庶杜欺弊前二日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 上謂檜曰聞飛軍中有錢二十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蓋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今遣瑠往縱不能盡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歲計所入供軍之餘小約亦數百萬緡比之頭會箕斂不知幾戶民力可以辦此 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告副都統制張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十六

王憲告張俊

上諭之首

建康府火

劉光遠使

劉家之捷

憲謀據襄陽為突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懼不得還乃妄申金人兵侵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已為之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具所謀告之以統制官傅選為證貴即以聞張俊在行府聞之遂收憲屬吏 戊申泗州言奉使官莫將韓怒歸至本州 上諭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 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先是將恕至涿州為金兵所執至是宗弼將與本朝議和故縱之歸報馬既而宗弼引兵侵泗州破之淮南大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十七

震 甲寅建康府火燔公私室廬甚眾 乙卯詔忠州團練使劉光遠赴行在奏事時金國宗弼以書來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贓罪為監司所按故趣召之翌日光遠至行在 上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為利州觀察使而吉州刺史曹勛亦遷忠州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 丙辰右護軍都統制吳玠及全國統軍胡益戰于劉家灣敗之初胡益與習不祝合軍劉家園胡益善戰習不祝善謀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軍必不敢輕犯玠揣知其情先一日召諸將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于原下則敗原上則勝玠以為然既相視其地乃遣

重銓法
定試

人告敵曰明日請戰敵聞之皆笑愈益不疑夜半玠遣仲與廊延經略使王彥率所部銜枚直進渡河陟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約與敵對柵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間道以兵控臘家城戒曰敵根本在彼若敗必趨入城汝等截門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軍行寂無人聲又天大陰霧既上嶺列柵乃發火敵大駭倉卒備戰我軍已畢列游騎有聞敵兵以馬搗敵營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益振玠猶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益恃其百戰百勝與習不祝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敵果胡益勒兵已出與我軍合鏖擊數十玠輕裘駐馬陣前麾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十八

軍亟戰我師皆殊死鬪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襲斬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驍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越陣挑逐既而大靡俘敵人馬數千偽兵降者萬餘人玠悉釋之聽其自便敵殘兵果趨城走張士廉違節制後期二帥僅以身入城率餘兵拒守玠圍之 戊午劉光遠曹勛辭于內殿遂命持敵帥報書以行 癸亥言者乞令有官人銓試並兼習兩場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詩賦曰時義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場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刑統義斷案者欲使之明法令二者各兼一場庶使人人通古今

詔班吳

論敵無

寶難

欲互諸

明法令而無一偏之失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
 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自臘家城班師初金統軍胡
 蓋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書命璘撤戍
 璘遂歸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
 且來世將處耶世將以金兵之俘三千人獻于行在
 命利路轉運判官郭游卿就俘獲中以聲音形貌驗
 得真金兵四百五十人同日斬于嘉陵江上斂其尸
 以為京觀餘皆涅其面於界上放還敵氣大沮 冬
 十月丙寅朔 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金
 國之主幼而無斷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於撻辣今
 年之戰出於兀朮或和或戰國之大事而皆不出於
 人主無斷如此何以立國知不足畏矣 戊辰川陝
 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及金國萬戶通檢戰于寶雞縣
 敗之是日黎明通檢將精兵萬眾出戰政賈勇士鏖
 戰縣旁至日晡政遣裨將騎突出陣後山上執幟
 以招敵望見大呼曰伏兵發矣乃驚而潰政乘勝掩
 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 己巳劉光遠等
 至敵軍 庚午秦檜奏上流守備 上曰艱難以來
 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
 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纜過防秋便當為此
 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 乙亥金國都元帥宗弼
 遣劉光遠等還大略言當道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十九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二十七

重修

岳飛

漸易

魏良

世論

持節而來蓋敵欲亟和故也 戊寅宗正丞邵大受
 言宗正舊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
 繫錄曰宗枝屬籍 建炎南渡寺官失職舉四書而
 逸於江許 陛下比命重修仙源慶繫屬籍總要乃
 合三者而一之固已無愧於昔獨玉牒未修望詔有
 司討論一書以備中興之盛典從之 少保醜泉觀
 使岳飛下大理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供通為
 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于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
 大理卿周三畏鞠之 己卯 上曰凡事必謹於微
 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
 所以保全之也 壬午權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落
 權字充大金軍前通問使知閭門事王公亮為福州
 觀察使副之國書但使之斂兵徐議餘事 癸巳樞
 密使韓世忠罷充醜泉觀使進封福國公世忠既不
 以和議為然由是為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
 世忠乃諫以為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異域其間
 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
 情銷弱國勢萎靡誰復振之又再上章力陳秦檜誤
 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世忠言者因奏其罪 上
 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閑退遂有是命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二十

五三七

鄧復州 隆伏 胡將 世獻

不毀 賢以 為賢

唐不 文若 漢文

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
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亦罕見其面云

金兵取陝州 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知陝州鄭賦

戰克之復陝州 起復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圖上

吳璘刺灣克捷之狀且言臣詢客眾論皆謂璘之此

戰比和尚原殺金平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

數倍據捉到金兵共通敵中稱璘有勇似其兄之語

璘等為國宣力川陝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勝伏望

聖慈察璘智勇冠軍優與遷擢以為盡忠許國之勸

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並乞優

異推恩乃賜璘等詔書獎諭密賜世將黃金二百兩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二十一

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璘復捷刺灣政下隴州

破岐下諸屯浩取華虢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

將亦遣要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為內應而

全國約和於朝廷秦晉之人殊惜之 十有一月丙

申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知洪州 上覽除目曰迨

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此州寄

居多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

為賢否常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齊威王封即

墨而烹阿齊國大治蓋知核實以為政而不徇毀譽

空言也 丁酉 上曰唐太宗除亂比湯武致治幾

成康可謂賢君矣然誇大而好名雖聽言納諫然不

治道 當以 清靜

程款 厚阿 秦檜

范同 以件 秦檜 罷李 光

魏良 臣使 來敵

若漢文帝之至誠也人君惟至誠臨下何患治道之
不成哉 戊戌言者講補試州縣小吏仍許告吏罪

使補其闕以懲吏強官弱之弊 上謂宰執曰此說

若用則相告許而州縣擾矣治天下常以清靜鎮之

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朕常躬行此語 新通判

利州程敦厚召試館職以其上書言事故也敦厚又

遺秦檜書言檜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檜大善之

令赴都堂審察遂召試以為祕書省校書郎 己亥參

知政事范同罷同始贊和議為秦檜所引及在政府

或自奏事檜忌之右諫議大夫万俟卨因論近朝廷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二十二

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而同輒於稠人之中貪天之

功以為己有望罷其機務詔同以本官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責授建寧軍

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言者論迺者二使之還敵示欲

和之意於國體無損而光乃陰懷怨望鼓唱萬端乘

時詐訛罪不可赦秦檜進呈 上曰司馬光言政之

大本在於刑賞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

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

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譬

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 金國都元帥宗弼

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

劉子
羽易
敵使

士儀
以忤
秦檜
罷使
何鏞
敵使

張浚
不附
議

兩又欲割唐鄧二州因違其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審定可否 乙巳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接伴使以中書言金使蕭毅已過界也毅等過江揭旗於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良臣見旗有異大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則吾有死而已出境乃還之

丁未判大宗正事士儀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士儀數言事秦檜患之岳飛之下吏也士儀草奏欲救之語泄檜乃使言者論之故有是命 壬子金國審議使蕭毅邢具瞻等入見乙卯御史中丞何鏞簽書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二十三

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 戊午蕭毅等辭行時朝廷許割唐鄧一州餘以淮水中流為界毅辭 上諭曰若今歲 太后果選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 辛酉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張浚為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秦檜將議和遣工部員外郎蓋諒因事至閩中風浚使附其議當引為樞密使浚答書言敵不可縱和不可成檜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先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在會稽嘗語其客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 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矣疇曰今日樞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

不和
以議

上惑
不異

論廢
禮教

上清
納心

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非皆在鼎曰伯紀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卒如所料 十有二月乙丑朔 上謂秦檜曰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為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為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 丙寅 上謂大臣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於清靜之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禮正心誠意者佛氏清靜之說果有以勝之乎至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與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即佛氏禍福之報也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法殊為可笑 壬申 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天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 上曰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以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珠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 癸酉秦檜言攷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 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二十四

論大皇帝
學大夫
同不

岳飛
賜死

世忠
誌
秦檜

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
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
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 己亥何鑄等至軍前宗弼
以書來索北人之在南者因趣割陝西餘地 己卯
上謂大臣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
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
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於此
須用論辨古今以為文最不可志於利學而志於利
則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 癸巳岳飛賜死于大
理寺飛既屬吏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
鞠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至是乃俟高入臺月餘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二十五

獄遂上於是飛以眾證坐嘗自言已與 太祖俱以
三十歲除節度使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犯淮
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為擁兵逗遛當斬
御前前軍統制張憲坐收飛子雲書謀以襄陽叛當
絞飛長子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為
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揚沂
中蒞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于鵬除名送萬安
軍孫革送潯州並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於嶺南天
下克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
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
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

岳飛
號賢

何以服天下手飛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
豪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至今號為賢將

龜鑑曰且飛之將略亦嘗聞其大略乎飛起於効
用者也平居憂國無所不為征討出師慷慨勇往
隆冬按邊 上有非我忠臣莫雪大恥之諭盛夏
出師 上有暑行勞動朕念之不忘之語東下赴
援而 上有委身徇國竭節事君之歎力疾先馳
而 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卿者之褒帥襄陽而克
復襄陽鎮湖北而坐制湖湘焚蔡州之積奪虢州
之糧而又倡率三軍指示方略自李寶曹州之戰
以至張憲臨穎之戰凡十五戰每戰必捷敵帥相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二十六

告謂撼山易撼岳飛兵難吁當時有如飛者數十
輩布置邊面是真所謂萬里長城者而檜乃屏棄
之曾不甚惜何耶論音趣觀彼之所以逗遛不進
者蓋亦以事機垂成為可惜也莫須有三字強以
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
之冤直欲籲天而無從也鷲為盡良弓藏狡兔死
良狗烹此為不能保全功臣者說也况鷲為猶未
盡而狡兔猶未死者哉

大事記曰飛之死尤不厭眾心飛忠孝出於天性
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敵其
用兵也尤善以寡勝眾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

羣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晟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也於穎昌則以背鬼八百於朱仙鎮則以背鬼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敵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未有必殺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敵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傳選之徒亦以阿附並沐累遷之寵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世忠終以爲無以服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盡歸于檜於是盡逐君子盡用小入矣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二十七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今不敢攜矣朝廷不知虛實早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守江南歸之可也獨不監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讎則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彼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浚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并問李綱趙鼎安否 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至是徽猷閣待制胡舜陟爲經略使買馬至二千四百匹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七

論學自得

知決飛

增建鈔錢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八

高宗皇帝二十八

紹興十有二年春正月壬寅詔建國公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并都監 癸卯 上謂大臣曰朕於宮中無嗜好惟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於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人點姓名何所益也

史臣曰稽經以出治猶按醫以治病也造之不深則醫或至於殺人而治或至於害天下帝王之學尤貴自得深造之則默而識矣左右逢原則神明生焉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對

中興聖政卷三十八

以鞠岳飛獄畢故也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鑿板徧牒諸路有進士知決者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決上書訟其冤秦檜怒併送大理獄成決坐決杖送袁州編管云先是提舉洪州玉隆觀薛弼爲飛參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閑居永嘉也弼舊游其門万俟卨又善之繇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也有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賊敗遂依飛軍中飛亦厚待之至是輔遣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爲姦凶陰合檜意檜喜由是脫罪籍尋擢知普州 辛亥增福建益鈔錢十萬緡以鬻鹽增羨故也 二月己巳 上謂大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西北騎兵雖中國所不能

江南形勢可恃

守家法帝王意

建國公郡王

明作離象之楊沂中賜名論監吏不

及若要馳騁於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之力終不能渡江晉室微弱而符堅百萬之眾敗於淝水拓跋魏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亂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孫皓者豈能致此兵之得志乎今但修政事嚴武備北兵雖強不足畏也 辛未 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 太祖以英武定天下 仁宗以兼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詳可見於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 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為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二

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 上尤所鍾愛制下日者尤若訥私謂秘書省正字張闈曰普乃並日二字有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己卯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 上曰朝廷分道置使正欲譏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贓污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臺諫論列者當併緘之

史臣曰君天下者寄耳目於臺諫而又以其視聽之遠者寄於監司內外相及故能承上後世憂州縣無狀至乃朝出御史暮遣觀風以督守令若非所督於監司者彼何憚而不拱視哉

畫以田圖

用經人鞠

徽索人北在江

洪皓二子中詞

鎮江府火

普安郡王出閣

丙戌 上曰學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 上又曰福建所買牛第二綱可發來臨安借與人戶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朕嘗畫以人耕田之象置于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丁亥言者請自今鞠獄必差經任人 上曰文學政事在孔門中自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鞠獄安能盡善也其從之 戊子金主亶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何鑄曹勛至金國見亶於春水開先殿具陳 上意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三

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 太后且遣鑄等還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右承務郎洪遵救賜進士出身沈介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适弟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進讀 上曰是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遣 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最勝既遂以遵為秘書省正字介适並為教令所刪定官自中興以來詞科入選即入館自遵始 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城中遂及大軍倉燬米麥四萬斛芻六萬束公私室廬被焚者甚眾守臣劉子羽坐殿時太平州池州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三月壬寅普安郡王

論和利宰私永人
講之執舉嘉

胡世
將

洪皓
忠義
之報

出閣就外第命行在宗室正任已上悉送之 辛亥
 上謂大臣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已講和今通好
 休兵其利溥矣士大夫狃於偏見以講和為弱以用
 兵為強非通論也 乙卯 上御射殿引南省舉人
 何溥已下是舉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八
 人而温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溥永嘉
 人也
 朱勝非閑居錄曰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為黨
 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為從官實操國柄凡
 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扳援其勢炎
 炎日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解溫士
 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與選者數人前
 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令不
 然矣
 丙辰起復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薨于仙人關
 辛酉秦檜等賀 上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洪皓在
 燕先報 太后歸耗 上諭檜曰皓身陷敵區乃心
 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皓之二子並申
 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
 祐之 夏四月庚午 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
 名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熈對策言天子建國右社稷
 左宗廟是故社稷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

殿附和
策會議

私為
嬉為
倫魁

依舊
分兩
日唱
名

獻奉
兩宮
迎錢

則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
 為定都之制舉人陳誠之策言聖人以一身之微臨
 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舉天下之人納之胷中而成
 敗得喪不能為之芥蒂斯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愛
 犧牲桀盛以事葛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昆夷
 漢高祖解平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
 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聖人以天下為度光武
 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廓大度
 同符高祖蓋帝王之度量兼愛四方之民不忍爭尋
 常以獎吾之赤子也揚邦弼策言 陛下躬信順以
 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異又
 論吳越之事以為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
 時輕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
 為也有司定嬉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檜引故
 事辭而降為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
 五品服自誠之已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
 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 辛未 上御射殿放合格
 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舉正奏名
 陳鶚等五人特奏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
 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為例 辛巳江南東路轉運副
 使王暉等獻本司錢十萬緡銀五萬兩以助奉迎兩
 宮之費詔令戶部椿收專充迎奉支用 上曰若常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五

秦棟閣 陞剛 職剛 鄭剛 中剛 撫剛 陝剛 宣剛 選剛 州剛 官剛 教剛 不剛 宮剛 廢剛 學剛 推剛 法剛 之剛 住剛 僧剛 牒剛 給剛

賦之外不取於民庶幾副朕愛民之意朕在宮中服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豪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率皆獻助矣 丙戌通判湖州秦棟直祕閣棟檜弟以其姪煒遜所得職名為之請也 五月甲午川陝宣諭使鄭剛中為川陝宣撫副使 甲辰詔諸州軍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上謂宰相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攷前世興衰治亂以為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知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六

陳靖 獻中 論統 依舊 制舊 教官 兩上 喜 吳璘 善用 兵留 獨人 北億 鄭年 竄王 庶避 民率 科異 立異 戶異

迪功郎靖獻中興統論于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人共薦之乃有是命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詩賦各三首會刑部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之歲附吏部銓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為合格 六月乙丑 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望望誠可喜者秦檜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 上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敢不怠至歲事則當歸功于天也 鎮西軍節度使吳璘來朝召之也既對命坐賜茶 上問璘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璘曰先令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他日 上以語輔臣且曰璘善用兵此正孫贖三馬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己巳提舉亳州明道宮鄭億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朝廷答金人書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億年得留馬 辛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 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 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為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 己卯尚書省言金人使明威將軍高居安扈從 皇太后一行前來詔知閣門事曹勛充接伴使 壬午言者乞稍寬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慘酷冤濫不知幾何欲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七

不許寬私

不用王安石經義

竄胡銓

武臣子弟召換文試

預糶水備早

望小加裁損輔臣進呈 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給煮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為亂得手 癸未有舉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為言者所論 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 秋七月癸丑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迩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 陛下重行竄逐以伸邦憲詔銓除名新州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八

編管 戊午詔忠訓郎吳援令川陝宣撫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承宣使恩例為之請 上許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 上覽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才後難得矣樞密使張俊曰試而後換可也 上大以為然 乙卯詔廣南湖北沿邊偏遠州合納免行錢令提刑司相度量與蠲減 戊午新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剛言湖外米平乞行收糶 上諭大臣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亡之患其即行之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也於是川陝宣

割山和方 尚原 地太 皇波 后淮 罷何 錄

讀書 聖意

王庶 二子 怨秦 檜

論漢 文唐 劣優

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大金從之 丙寅 皇太后渡淮時 上遣皇弟韋淵往迓遂扈從以歸 簽書樞密院事何鑄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楫交章論鑄之罪故有是命 丁卯 上與宰執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嘗苟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秦檜曰孟子云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上曰聖人以所自得者垂法後世又焉用欺秦檜曰 陛下以通經得五帝三王心傳之妙人臣何幸自古不遇治主之主則為人臣誠有難處今 陛下以經術出治人臣因以託日月之光傳諸不朽豈非幸會 上曰讀書不適用則不若愚人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為患更甚檜曰 陛下持此心揆天下之事無不灼見底蘊矣 庚午 責授鄉德軍節度副使王庶卒于道州許歸葬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甲戌御史中丞方俟高為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 上顧高曰勉為朕行高頓首謝 上諭大臣曰和議既定內治可興秦檜對曰 陛下聖德漢文帝之治不難致 上曰朕素有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檜曰漢文帝文不勝質唐太宗質不勝文 陛下兼有之 上曰唐太宗不敢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九

望文帝其從諫多出矯偽檜曰文帝能容申屠嘉而太宗終恨魏證其為真偽可見 上曰朕謂專以至誠為上太宗英明有餘誠有所未至也檜曰太宗之用智誠不及文帝之性仁也 上曰然

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不數年天下氣象一變兵力強而天下畏服人才盛而政事修舉此漢文帝所不及者然人主盛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不知所以為功文帝於此亦庶幾焉以其心術至誠故也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若若故負而矜之不及文帝遠矣

丙子 上諭大臣曰聞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今內侍中寄資有犯雖降官然俸物不減何以勸懲今小者有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撻之庶使知懼且云唐末內侍如田令孜輩羣唱為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致朕今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素號最親密者非時未嘗見見未嘗不正色 己卯 上謂大臣曰比聞大金中宮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者無非真珠靴鞵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侈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糊孫及鸚鵡孔雀獅子貓兒上亦令搜訪與之 上曰敵使萬里遠來其所須如此朕何憂哉 辛巳 上奉迎 皇太后于臨平鎮

中央聖政卷三十八

十一

論人奢 論事弊用內

后慈寧宮

上事

歸梓宮

初后既渡淮 上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逆于道至是自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 上初見后喜極而泣軍衛歡呼聲振天地 壬午 皇太后還慈寧宮后聰明有遠慮 上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 后意后令上卧且曰聽朝宜早起不然恐妨萬機 上不欲遽離左右 后遂示以倦意 上不得已恭揖而退太后復坐凝然不語雖解衣登榻交足而坐至三四鼓而後就枕嘗謂 上給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分則自為彼我其間佞人希旨必肆間言自古兩宮失歡未有不由此者

中央聖政卷三十八

十一

龜鑑曰 太后之未歸也則諭以至誠 太后之將歸也則示以喜色臨平奉迎瞻慈容而感泣慈寧居養侍乙夜而忘疲壽慶啓燕稱觴舉儀雍雍乎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應肅肅乎其敬也當時父老童稚且歎曰不圖今日聖神母子重歡如此是其孝於事親何如也 庚子 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宮登舟易總服百官皆如之辛丑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宮皆至行在

史臣秦熈等曰 上既日新厥德專任一德之臣以為腹心今日之舉非君相合德深見事情其克

有濟竊惟金國爲中國患今十八年矣唯修好通和實今日至計前後用事之臣費日窮年莫有以爲意者淵衷監觀利害既審任茲大事實難其人爰出獨斷復命檜而相之其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蓋察之有素矣檜亦感不世之遇自任天下之重精白以承休德不退縮以避事不猜忌以妬功不疑貳以敗謀不矯激以沽譽其圖事揆策料敵制勝咸仰契聖心用能夙夜自竭以符特達委任之意敵亦知所畏服無復用兵有請必從不愆于素故上以安宗廟下以保黎庶送往事居又足以副天子寧親之孝一舉而衆美具焉無不悉如其意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十一

成效章章若此向之拱手以幸失膽口以興訕者皆歎服聖謨之不暇赧然羞汗悔前非之無及矣然是舉也危疑險阻蓋備嘗之非獨檜翊贊之難任檜之爲難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饗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臣等於今日之事亦云

大事記曰 紹興十年金國渝盟軍民皆歸咎於秦檜而檜傲然不動順昌既捷之後先竄趙鼎而人無敢言矣柘臯既捷之後盡罷諸將而兵隸御前矣向者戰敗而求和今則戰勝而求和矣向者戰敗而棄地今則戰勝而棄地矣向者使命之費

猶有限令歲幣銀帛各三十五萬匹兩而賀禮又有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匹矣岳飛復唐鄧張俊吳玠復商秦吳玠復方山和尚原皆間關百戰而後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盡割入于北聽其分畫矣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樊賓宗綱田荊州皆累年經理而後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敵叛屯田軍于河南矣吾國之民不肯入敵殺之猶不從而朝廷必以與敵使遺黎飲泣內恨而中原之人心失矣李世輔不顧其親來歸兀术畏避其忠勇乃置之謫籍而中原豪傑之心失矣士大夫流落北土家屬有在中國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十三

者徇敵人之情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井所而吾國衣冠之氣沮矣張俊深忌劉錡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遂與檜謀斥錡而殺飛而天下忠憤之氣皆沮矣

龜鑑曰我 高宗皇帝所以徇奉春之拙謀壞祖生之壯志蓋仁孝之心有所感觸而不能不尔也故寧忍嫚書之恥而不忍廢務在養民之事寧割鴻溝之半而毋寧輟未央稱壽之儀敬觀聖訓有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於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仁又曰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於無淚可揮

無勝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屈已奉幣者皆以此也
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孝

分陝
西地

是月朝廷答金國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
金復遣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
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
和尚方山原以大散為界於關內得與趙原為控扼
之所 九月乙未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 壬

賜秦
帶玉

寅大赦天下 乙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秦檜為太師封魏國公是日檜入朝至
殿門外 上遣幹辦御藥院江詒賜以玉帶使服之
而入檜辭 上曰梓宮歸葬寧慈就養皆卿之功也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十四

程克
俊草
制秦檜

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 冬十月乙亥翰林學士
兼侍講翊善程克俊僉書樞密院事秦檜之除太師
也克俊草其制詞有曰廟筭無遺固眾人之所不識
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為必歸檜大喜之 丁丑太師
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進封秦魏國公用蔡京故
事也檜辭不拜 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
國公 庚辰詔諸路常平司見賣官田並令見佃人

增賣
官田
租賣
官田
廣西
鹽賣

增租三分如不願增者許人割佃 辛巳詔廣西欽
廉雷高化州所產鹽並令官賣內欽州所收錢赴
州軍前送納 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
進封潭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

置提
茶事

黃達
如異
論人

張俊
罷

國公 丁亥詔福建專置提舉茶事官一員置司建
州先是建州歲貢片茶二十餘萬斤葉濃之亂園口
亡散遂罷之以市舶官兼茶事 上祀明堂于臨安

始命市五萬斤為大禮賞已而都督府請如舊額發
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
淮及興摧場遂取臘茶為摧茶本尋禁私販官盡摧
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及是將置建茶於
臨安始別置提舉官專一發賣 十有一月壬辰左
朝散郎黃達如言 太后回鑿梓宮還闕茲為盛事
望宣付史館然後褒功罰罪大明黜陟將前日異論
沮謀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上慰

中興聖政卷二十八

十五

徽宗 二后在天之靈少紓 太母留滯抑鬱不
平之氣詔禮部侍郎兼實錄修撰王賞編修付史館
達如建陽人嘗知南雄州以贓罪為提點坑冶官韓
球所按代還奏事乃上此奏焉 癸巳樞密使張浚
為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封
清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
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俊居
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
罪邈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為宅基
大男揚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于上流
他日變生禍不可測 上曰後有復辟功無謀反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九

湖原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一

中 批 明 印 紙 書 法 除 浙 田 西 園

選 材 資 不 格 勉 大 任 事 臣 不 歷 郡 不 除 郎 看 詳 文 獻 責 監 司 守 荒 臣 備

獲而鑄統制官之秩雖王公述以親近而不免以
監司之按劾而停帥臣之任雖李道以戚里而必
行此天下所以咸仰 壽皇聖斷之英明也

己亥臣僚言 祖宗留意考課之法王安石始罷

之欲望遵用 太宗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

御前印紙歷子至於興其利除其害各為條目每考

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任滿精覈詔經筵官參 祖

宗法與見行條制務要適中可以久行 是月除浙

西園田以其壅水害民田故也 參知政事兼知樞

密院事葉容罷以臣僚論列也仍將納賂求差遣人

林懋能周良臣送大理寺 五月甲辰進呈饒州關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二

守臣葉容等擬俞翊且言其作邑有聲鄱陽大郡但

此人履歷未深 上曰選材治劇亦不須較資格也

可依擬差 丁巳 上宣諭宰執曰近日臣僚劄子

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更宜勉力如朕有所不至處

卿等須來理會或事有不可任但來執奏 庚申御

筆不曾任守臣不得除郎官魏杞奏其間却有任監

司人未審合與不合除授 上曰監司察州縣者也

事同一體 丙寅詔今後看詳四方投獻書劄文字

擬定等第將上 丁卯詔行下諸路監司守臣察今

秋有田禾不熟之處預先講求救荒之政如將來水

旱去處却致無備必實于罰如備預有方當議推賞

罷兩浙司 乾道新書 成詔舉科 以政訟 平訟理 否守 令印交 准印交 子 申嚴 任子 銓試 法

州縣等官在任有合支請往往援例請過官錢理宜
約東詔帥臣監司覺察 是月罷兩浙市舶司以言
者論兩路市舶所得不過一萬三千餘貫而一司官
吏請給乃過於所收故也 乾道新書成 詔舉制
科許侍從薦舉或監司守臣解送及權罷注疏出題
廣西提刑張維奏曰昔漢宣帝嘗曰庶民各安於
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臣今攷察
守令以政平訟理為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為否而臧
否之中復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一詔諸
路監司帥臣依張維所奏察本路守令限兩月各具
臧否以聞不得連銜 是夏初令戶部印給交子三
百萬緡行於兩淮不得過江南 秋七月乙卯臣僚
言出官人銓試中而後使之從仕 陛下之命也近
觀將仕郎都謙亨差監潭州南嶽廟本人係 隆興
元年八月內因父致仕陳乞恩澤補官既未曾銓試
又補授未滿三年 陛下法令如此之備甲令如此
之嚴必欲遠戾臣所未曉也乞指揮今後初出官人
陳乞差遣先令吏部具本人曾與不曾銓試申尚書
省然後取旨除授詔都謙亨獄廟差遣更不施行餘
並依奏今後執政常遵近制仍戒諭後省官毋再忽
慢 庚申執政內殿進對 上曰前日一兩之後想
見木稼秀實魏杞等奏浙中田間正望此一兩兼聞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三

治臺 諫風 實失

江東亦自豐熟 上曰今歲秋成可望甚可喜也奏
事訖杞等退而私語曰主上憂勤如此與夫必待進
戒而後知稼穡艱難者遠矣 八月丁丑進呈內東
門司申內人紅霞帔韓氏得旨轉郡夫人即依外命
婦支給請受據戶部供外命婦郡夫人即無祿令
上曰祿令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朕禁中自理
會也
臣留正等曰爵祿者人主所以奔走天下也不可
以輕用之法令者人主所以維持國家也不可以
自壞之 壽皇聖帝欲為一宮人增俸顧祿令不
可而止則其重爵祿守法令之意可以類推矣此
萬世子孫所當觀法也
丙戌詔林安宅王伯庠論葉容姪元濙受周良臣
請求職事訊驗無跡事干大臣風聞失實林安宅可
罷同知樞密院事王伯庠罷侍御史丁亥進呈周良
臣等案 上曰林安宅王伯庠昨日之罷亦非得已
若不如此行遣自後大臣必為人汙蔑受曖昧之謗
周良臣等可疎放林安宅可筠州居住 是月降會
子交子各二千萬均發於鎮江建康兩樞貨務如兩
淮人過江南許將交子於務場換易會子江南人過
兩淮亦聽用見錢或會子就務場對換交子行使
九月丙午知鄂州汪澈劄子臣頃任御史嘗舉選人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四

汪以舉自

置章

賑水

配李

中官不都

莫言責

命諸

李允升以贓汙送大理寺所有臣繆舉之罪望有司

施行詔特降兩官 甲子詔今後臺諫侍從章奏各

置一簿隨所上錄之一以留禁中時備觀覽一以授

大臣使之詳閱有事已行而輒廢或行而以法有礙

於民未便及監司郡守言與事違者各以時糾之從

秘書少監汪大猷請也 是月温州水災遣使賑之

地震 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贓貸死決配建康帥

守王佐坐容縱允升尋醫離任追兩官勒停建昌軍

居住提刑袁孚以失按降一官 禮部負外郎莫濟

為司農少卿魏杞奏曰濟嘗中詞科且掌南宮牋奏

但恐議者以為蹊徑未是 上曰中都官初不分清

中興聖政卷十九

五

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以士人除授亦無害也濟尋

奏言為治在於任人任人在於責實任人而不能久

則賢而能者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

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施今輔相大臣或數月而已

罷寺監丞簿郎曹卿監不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才

似乎稍驟也詔所論甚當凡百執事各勤乃職期底

于治 汪大猷奏乞令諸帥不拘部曲各精擇三兩

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舉其

任其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

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便殿略其言語儀

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

上樂聞過

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 冬十月乙亥

吏部尚書陳俊卿進對奏臣典選事但當謹守三尺

檢柅吏奸至於愚暗所見或未到亦望聖慈宣諭時

時訓教之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

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俊卿奏自古

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正觀之治 上曰每

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剋不樂人言未

嘗不鄙之 上退御講筵講罷 上曰朕雖無大過

豈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恐思慮有所未至賴

卿等補益周執羔等奏曰 陛下聖明事無過舉

上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梁克家奏容臣

中興聖政卷十九

六

等退思苟有闕失不敢不盡言

臣留正等曰臣等每讀唐史切見唐太宗謂長孫

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言之對曰

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

太宗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乎遂歷

舉羣臣得失以面戒之導諫如此亦足以見其真

情矣今觀 壽皇聖帝所以咨諏近臣者殆與太

宗如出一口乃知聖明樂於聞過所見略同夫豈

徒曰慕之而已矣

周執羔嘗進對 上曰卿有所言朕未嘗不行然

有過失卿當直言有司之過失亦當言之 進呈知

温州劉孝建劄子以本州大水之後乞降度牒應副
修築塘埭事 上因言朕近日覽 神宗紀見是時
災異甚多何故魏杞等奏天出災異謹告人君正如
父母訓飭為人子者不必問自己已有過無過但常恐
懼修省而已 上曰卿之言甚善若不恐懼修省自
取滅亡之道也

臣留正等曰災異之說經傳言之備矣大抵恐懼
修省則能變災為福玩而不戒則危亡隨之此必
然之理也詩稱宣王不言其無災而言其遇災而
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主中興之美書之論桀
曰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推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七

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興亡之決端在
於此大哉 壽皇聖帝之訓曰若不恐懼修省自
取滅亡之道也其言實與六經相為表裏自非聖
學高明誠心寅畏又安得及此言乎

己丑臣僚言役法科擾大略有弓兵月巡之擾有
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擊之差
有催科填代之費有應副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
勞凡此之類皆役法之所深懼若蒙朝廷約束無復
如前科擾天下幸甚詔監司常切覺察 是月先是
饒州歲貢金一千兩詔減十分之七 兩電 十有
一月辛丑執政進呈次 上出吳蓋妻趙氏乞故夫

不降
批

戒政第
私執見

遺表恩澤奏異姓 上曰不知前此有無體例可以
行否魏杞等奏容檢照舊例 上曰今後有文字更
不批出只與卿等理會庶幾不錯杞等奏若無例臣
等亦不敢行 陛下欲只與臣等理會如此政令豈
有過舉者

臣留正等曰朝廷命令與大臣謀議而出之既出
之後有給舍以駁正有臺諫以論救此所以刑賞
適中而事無過舉也若乃旨從中出則事關論言
有司難於論執偶有論執而命令已行人主亦憚
於反汗往往墮成憲而啓倖門必自是如昔富弼
言於 神宗曰內外之事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八

亦不是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則咎將誰執 壽
皇聖帝於吳蓋妻趙氏之請聖訓及此真可謂得
為君之道矣

乙卯詔執政私第接見賓客除侍從稟議職事外
其餘呼召取覆官止許各接見一次 丁巳殿中侍
御史單時言伏觀制旨監司於所部保明郡守郡守
於所屬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令中書門下省籍
記取旨甄擢然人之才術各有分量吏之治迹未易
稽攷臣願訓敕監司郡守列其所舉之人治狀之目
詳著于薦書然後大明賞罰舉得其實則受上賞舉
失其實則實重憲庶幾選舉之法得矣從之 甲子

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抽摘進呈
三司軍馬有旨慰勞錫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
賞皆有差時久陰曠暨 皇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
開霽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中
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選將帥
厲士卒所以為武備者無所不講白石之蒐隆冬
出郊親御鞍馬夫豈徒為文具而已故臣敢因斯
事以推明聖志之所嚮焉

大事記曰自 乾道二年大閱于白石四年大閱
于茅灘 上親御甲冑指授方略 淳熙以來或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九

幸玉津園宴射或大閱于龍山而鐵簾之射初自
聖意偏校小卒皆得奏技于萬乘之前以希一命
之賞而武事精矣

是月起居舍人洪邁直前奏臣幸得以文字薄技
待罪屬車間每侍清閑之燕獲聞玉音凡所臆諭莫
非中的微言善道可為世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
政諸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歷時
政記亦莫得書故使洋洋聖謨無所傳信臣伏觀今
月五日給事中王曠進講春秋莒人伐杞言周室中
微諸侯以強凌弱檀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
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

至聖明語

修祥

汰老

定經

弊 上又曰文章以理為主陳巖叟等奏刑部事

上曰寬則容奸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端皆承學

之臣日夜探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 陛下蔽以

一言至明至當然記言動之臣弗能宣究恐非所以

命侍立本意欲望聖慈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

語關送修注官仍乞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庶

幾百代之下咸仰聖學以迹聰明文思之懿從之

步帥陳敏言本司所管官兵二萬餘人今汰去老弱

二千餘人以所請錢米論之歲費四十八萬貫推究

諸處共約有三十萬餘人以十分為率汰去一分老

弱計三萬人每歲可省七百二十萬貫如是則費用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十

省而國自富老弱去而兵自強矣從之 十有二月

與寅左司諫陳良祐奏今之言利者多要生財生財

乃所以病民國用愈見不足願取見一歲賦入之數

其取於民者已過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取見所

養官吏與兵之數其可省者從而省之常令財用十

分以七分養兵與官吏三分以備非常如此則上下

兼足 上曰朕常有志赦免和買及折帛等錢以寬

民力但如今未暇良祐奏舊來本無此等錢皆是軍

興時科取講和之後依舊不除今取於民者竭矣若

制節國用令出入有度稍有蓄儲即可行 陛下之

志矣 上曰因卿之言當定經制

臣留正等曰寬民力定經制 壽皇聖帝意也然寬民力者惟納已節用則可行定經制者惟量入為出則可久

辛卯詔朕惟理國之要裕財為重夫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量入為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用事庶幾上下同德永底阜康

臣留正等曰冢宰制國用見於王制甚詳自漢陳平有治粟內史之對後世信之遂謂錢穀之間非大臣所宜與夫商功利權毫末立法以牟取民利是誠非大臣事也至於出入贏縮之度上下損益

中興聖政卷十九

十一

之理此正古冢宰之所職者身為大臣乃漫焉不知其凡可乎 壽皇聖帝之以宰執制國用也蓋欲量入以為出以足百姓者而足國則其所以責任之道誠有合於先王遺意故明著之使後世有考焉

丁酉起居舍人洪邁奏天下萬務出命于中書審于門下行於尚書所以敬重政令期於至當而已初無文武二柄東西二府之別也今三省所行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畫黃宰執書押既圓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 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畫黃過門

文書院 始口 共樞密院 樞密院 白樞密院 葉容 魏杞 並相 用陳 俊卿 忠儻 慶外 執宰 人得

下而中書不預則封繳之職微有所偏況今日宰相樞臣兩下兼領因而釐正不為有嫌欲望詔樞密院自今以往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式畫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意詔從之然樞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 是月以葉容魏杞為左右僕射簽書蔣芾兼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兼權參政先是 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時為吏書上疏力諫後數日入對 上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儻朕決意用卿矣俊卿再拜謝 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為忠臣矣 兵侍陳巖肖因對奏近觀宣麻並拜左右二相同日除參樞二

中興聖政卷十九

十三

執政中外相慶以為得人然臣以為大臣當稍付之以權使之任天下之責 上深嘉納 曾覲龍大淵以舊恩竊寵士大夫頗出其門言事者語或及之往往獲罪時陳俊卿受詔館北使大淵為副公見外未嘗與交一言大淵造門納謁亦謝不見一日中書舍人洪邁見俊卿曰人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曰不知也詰語所從邁以大淵對俊卿他日入對畢具以邁語質於 上前曰臣不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之威權也 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為卿逐之俊卿再拜謝退未及門

逐曾 觀龍 大淵 北使 為陳 俊卿 屈

已有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 敵使來庭俊卿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觀其狀花書而不名俊卿却之掌儀懼白俊卿恐生事俊卿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前故事耶使者詞屈乃問俊卿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遣曰特為陳公屈耳自是遂為例

中興聖政卷十九

十一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九

戒官政 獄探

戒留金 意

孝宗皇帝六

續修四庫全書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九
乾道三年正月甲辰內降詔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獻持巧心設貳端者有禁朕選任廷尉理官以法付之而比年以來顧以獄情白于執政探取旨意以為輕重甚亡謂也夫人臣舉要有司致詳閱寔之初五聽參具在彼有情在我有法相當而已而又何咨焉繼自今其祇乃心敬于刑惟當為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于罰罔有攸赦
癸丑何逢原除全部郎官 上曰恐儒者不負留意金穀事如呂措問簿籍都知卿等可面諭何逢原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令留意職事

臣留正等曰戶部理天下財穀郎位其間者有五而司珍之責莫重焉為郎於此而恬不以事為意則均節邦之財利攷其簿正奠其地守以制盈虛之柄者將孰任其責也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夫委積易牧之微雖聖人未嘗有不屑為之心也而況司珍之事又有大於委積易牧者乎 壽皇聖訓與夫子若符節

是月度支郎唐瑒言自紹興三十一年即造會子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餘萬道止乾道

給度
度助
度帖
會教
收會

兩准
通行
銅錢
會子

造冊
開具
支用

三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換外尚有八百餘萬貫
 在民間未收今來諸路綱運依近降旨揮並要十分
 見錢故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致流轉不行商賈
 低價收買輻湊行在所以六務支取擁併喧鬧今欲
 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權貨務召人
 依見立價例全以會子進納庶幾少息擁併之弊而
 會子在民間亦不過數月便可收盡詔先次給降度
 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候出賣將盡取旨接續給降
 大事記曰楮未至於滯也而已慮其滯隆興元年
 廣行堆垛本錢以給之楮未至於輕也而已慮其
 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楮未至於多也而
 已慮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見在之數故趙雄謂
 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自然貴重而楮幣
 通矣

中書門下省言昨來支降交子付兩淮行使緣所
 降數目過多及銅錢并會子不許過江是致民旅未
 便今措置令銅錢會子依舊任便行使應官司見在
 未支交子今差人管押赴左藏庫交納 二月壬申
 上曰朕已草得一指揮理會財用少項降出 御筆
 云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校軍兵諸司人每月初
 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支過已上五項請給數目并非
 泛支用造冊進呈便從此月為始外路軍馬可降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二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四六

蔣希
用見
財源

不用
備求

以修
主自
儆靡

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自此遂為定式 上謂
 輔臣曰蔣參政理會財用已尋見根源初希因謝新
 除留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見陳敏
 棟汰二千人戚方棟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
 日之兵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
 給雖棟之於內添之於外亦未見其益既減六千人
 必又招六千人填額則是添六千人耗盡財用矣契
 勳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
 招一年半內可省三百八十萬貫候財用稍足可逐
 旋招收強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
 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

上以為然故有此宣諭 乙亥架閣衛博論用人宜
 錄所長棄所短 上曰卿言極是用人不當求備知
 禮者必不知樂知樂者必不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
 易宜久任以責成功 丁丑 上言金王葛王禽荒
 日事田獵修造宮室土木之工不止後宮亦多其侈
 靡又過於顏亮大興初即位時不同要之人主侈心
 一生其弊至此朕每以自儆戒卿等見朕有過亦當
 規正

臣留正等曰 真宗即政之初宰相李沆日取四
 方水旱盜賊奏之何者富貴不與侈靡期而侈靡
 自至其勢然也是以古之聖哲之主不以天位為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三

五五七

愧不功 業不唐 如宗

清書 之中 務

樂而每以天下為憂天下雖有覆盂之勢而未嘗無臨深履薄之危斯民雖有載舟之心而未嘗無朽索馭馬之懼然則侈心蕩習果何自而投吾之隙哉 壽皇慨然有感於敵國而益深儆戒之念且諭大臣以為見朕有過亦當規正由此觀之豈特盛德大業光華于二十八載之間而已所以遺聖子神孫者家法亦嚴哉

蔣芾奏臣近朝德壽宮恭聞 太上皇帝玉音云主上勤儉過於古帝王 上曰朕亦自以為勤儉無媿唐太宗惟是功業遠不逮太宗芾奏功宗惟志陛下既有此志守之以不怠何患功業之不成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四

臣留正等曰功業非志不立非勤不成是以有天 下者以志為先而以勤終焉觀 壽皇功業不逮太宗之一言則其志未嘗一日而不在乎中原也雖然功業因變而後見者也功業因變而後見則敵讐之未開事機之未至 壽皇之素志固將有所屬歟若夫舉神器以授聖子而游心玩意於希夷之境此又唐虞揖遜之盛非太宗之所敢逮也壬午起居舍人洪邁奏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書盈於几閣多有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者使中書之務不清無甚於此 上曰朕嘗見通鑑載唐太宗謂宰相聽受辭訟繁於簿書日不暇給因勅

周將 人 知官 才

賜官 書 兵 將 不 差 里 充 衛 環

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朕見欲理會卿所論可謂至當臣留正等曰先儒蘇軾曰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夫不知其它者將遂漠然而無所事歟曰非也問天下之財則屬之大農問天下之獄則屬之廷尉問天下之兵則屬之樞密而宰相者日與天子揆道於上聽其治要而責成焉爾乃欲使之散精神於一大有司之事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時而可議也 壽皇因洪邁有欲清中書之務之說遂謂唐太宗嘗勅尚書細務屬之左右丞可謂揆之所在矣中書之務何患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五

不清哉 宣諭葉容曰今日可進入武臣薦舉兵將官冊子朕欲周知其人容奏宜於無事詢訪以備緩急陳後卿奏陛下曾記得王存否其人似尚可用 上曰朕識之庶幾暴之人今老矣智力皆無所用也 乙酉詔降下武經龜鑑孫子今密院差使臣一員給賜鎮江都統戚方建康都統劉源仍令選擇兵官各賜一本 乙未進呈環衛官元有指揮不許差戚里前日得旨差潘才卿有礙元降指揮 上曰卿等如此理會甚好可別理會

臣留正等曰天子不能無私恩而公法之守則一

講備
策

論兵
最養

以陳
高郵

內教
軍選錄

付之臣下而吾無容心焉而後天下之名器始不能輕以畀人矣環衛之職將以為將帥之儲也是以壽皇有不除戚畹之旨而才卿乃復得之豈一時之私恩有不能遽絕耶大臣以為有礙前旨可謂善守天下之公法者也壽皇嘉歎其請遠命改除自非不以公徇私不以恩廢法疇克爾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壽皇之謂矣

戊戌諫議陳天麟言近探報敵聚糧增戍以其太子為元帥居汴宜擇將帥預講禦備之策上曰此今日急務昨王琪請築揚州城卿等見文字否葉容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六

奏琪至都堂議論尚未定魏杞奏淮東之備宜先措置清河楚州高郵一帶庶可遏敵糧道上曰若把定高郵不放糧船過來則敵不能久留淮上自當引去也三月庚子宰臣葉容乞抽回江州兵馬上曰此豈得已亦要熟商量近來招兵練兵皆容易惟養兵最難此豈有定論他時財賦有餘自可增招容又奏昨日陳敏對陛下必已分付六合事上曰亦說却欲帶步司人去容奏陳敏甚曉地利且有志立功名上曰若陳敏等守高郵甚好却別擇一步師亦難得人是月宣押殿前司選鋒軍九百人騎入內射夏四月丙子宣殿前司選鋒等軍五百八十

復利為路吳楚
併一州璘

吳亞吳吳吳
璘璘璘璘璘
於璘璘璘璘
知用璘璘璘

見萬外
里萬外

戒私臺
卷受諫臺
論生不儒
變時不儒
災州眼變

二人車二十四兩入內教庚寅右軍統制張平奏事上曰兵謀務要決勝不得輕發有功者雖雖與賞有罪者雖親與罰是月併利州東西為一路以吳璘為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兼知興元府璘尋亮初璘病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為人剛毅靖深喜大節略苛細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卒樂為之用每出師指揮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玠死璘為大將守蜀捍禦餘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其威名亞於玠其選諸將多以功有告以薦材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七

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嘗著兵法二篇追封信王謚武順五月戊申上曰昨批韓曉奏狀知隨州林嶷放罷如此處置莫是葉容奏臣昨見言者論罷韓曉臣知林嶷陰遣其家屬在行在納短卷於臺諫臣方欲再開陳今陛下批出可謂明見萬里之外陳俊卿奏近日此風頗盛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上曰此風誠不可長朕方欲手詔戒諭臺諫辛酉王炎奏近來士大夫議論太拘畏且如近詔王琪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皆紛然以為不宜上曰此何害儒生之論真不達時變昔徐度言通世務者

玉奉 謀安

因親 欵閣

之兄 將帥 弊

川撫 文虞 四宜 允

義口 文虞 兵用 乞允

官限 乞寬 田賣

邊祐 論良 備

在手俊傑朕與卿等當守此議論他不足邱 是月

賑泉州水災 安奉 太宗 真宗玉牒及 三祖

下僊源積慶圖 哲宗寶訓 六月癸酉 上曰朕

欲依 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數日進入

朕親閱之可釋者釋之可罪者罪之庶不為虛文可

降旨揮今後並依 祖宗典故 丁亥度支趙不敵

言將帥未必知兵徒務聲勢今日添使臣明日招效

用但資冗墮未見精雄 上曰此正中今日將帥膏

肅 是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代吳璘也允文

尋言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

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閭最為忠義而州縣全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八

不加郵分占白直應副往來又有都統司差役科擾

欲乞差皇甫侗為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

主管於農務隙時往來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

守諸關從之 秋七月辛亥臣僚言戶部申請諸路

並限一季出賣官產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二廣論

之村墮之間人戶彫疎彌望皆黃茅白葦膏腴之田

耕猶不遍豈有餘力可買官產今州縣迫於期限且

莫有厚賞不免監錮保長抑勒田隣乞寬以一年之

限戒約州縣不得抑勒如有違戾重賞典憲從之

癸丑諫議陳良祐奏民間傳邊事多是兩下說成為

備雖不可已要不可招敵人之疑如近日修揚州城

任陳 敏備 東 崇 淮

統訓 議 都 直

郭剛 為 所 軍 剛

論 孫 不 子 法 保 度 守

眾論以為無益 上曰正欲為備如何無益良祐奏

萬一敵人衝突兵不能守則是為敵人築也今遣二

三萬人過江敵人探知却恐便成警隙 上曰若臨

淮則不可在內地亦何害良祐更願審思今日為備

之要者無過選擇將帥收蓄錢糧愛民養士 上

云卿言甚是 甲寅 上曰淮東備禦事此須責在

陳敏萬一有警却恐推避誤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

杞奏臣等昨與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今朝廷但當

稍稍應副之而已 上曰是 是月以皇太子惜疾

大赦天下尋薨 閏七月丙寅朔宣諭曰朕欲江上

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他日統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九

帥亦使主將有顧忌不敢專擅作過 戊寅郭剛除

鎮江副都統 上曰郭剛之除聞鎮江軍中甚喜葉

容奏郭剛甚廉軍中素所推服 庚辰上論理檢院

故事因謂葉容等曰朕常思祖宗創立法度以貽後

人後世子孫不能保守極可惜 上又曰創之甚

難壞之甚易符符曰臣嘗記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

李常寧廷試策破題四句云天下至大宗廟社稷至

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 上曰誠為

明言帝奏所謂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慮

之間不以 祖宗基業為意則事事放倒馴致敗壞

故人主每欲自警戒常恐一念慮之失 上曰朕非

獨自警戒而已且憂後世子孫不能保守為可惜也
 癸未臣僚聞中鹽笑之弊有五官糶浩瀚而本錢
 積壓不支間或支俵而官吏尅減計會廉費貧民下
 戶皆不樂供官而大半糶於私販一也網運之人非
 巨室則官戶載縣官之舟藉縣官之重影帶私鹽出
 糶二也州縣斥賣多置坊局付之胥輩其權秤之減
 尅泥沙之雜和官皆不之問私價輕而官價重官鹽
 雜而私鹽真鄉村之民大半食私鹽故官糶不行三
 也巡尉未嘗警捕但日具巡歷申於官長月書所到
 寘於驛壁私販捐商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教賣官
 食鹽與夫借鹽本錢者多是給虛券約網到數日支
 給甚至拋教賣之數付之者保攤及僑戶其見在鹽
 却封椿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人戶不願請鹽只
 納教數之半以貼陪官將官鹽貯之別所以添後日
 之數謂之還魂鹽猾吏攬撲民戶貼陪錢請鹽出賣
 出息則與邑均分謂之請鈔鹽五也况閩中崇岡峻
 嶺淺灘惡瀨商旅輿販流轉實難故鈔鹽之法不可
 行乞講究利害盡革前弊明年二月施行 癸巳劉珙自湖
 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眾
 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
 事無不成若素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焉
 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十

劉論
義和

劉論
之聖

禁官
內交兵

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
 入有常大郡僅足支遣小郡往往匱乏而近者四方
 尚有以贏餘獻者不過重折苗米或倍稅商人至有
 取新賦以積餘錢捐積逋以與州郡州郡無以自給
 不過重取於民此民之新便一也和糶之弊湖南江
 西為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舉手相
 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
 糶民間關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倘有以革網運之
 弊自可減和糶之數此民之所以未便二也望詔止
 之 上嘉納尋以珙為翰林學士 珙嘗從容言於
 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以為高
 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
 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故信
 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
 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
 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
 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
 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
 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
 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 上亟稱善
 八月乙未朔 是月禁兵官交結內侍時鎮江軍帥
 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奏外議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十一

治罪內

內臣中有王方者 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左右素王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獄成陳瑤決配循州李宗回等降罰有差於是詔戒兵將官交結內侍公行苞苴自今有違戾必罰無赦 上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檢察姦弊留數月而後歸庶新帥之來不至循習俊卿又奏曰今日遠選主將則宿弊當自革矣 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委之則當信任今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且軍中財賦所以激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十三

陳俊論將帥

大慮雨

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他當一聽之今檢柅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為國家立大事乎况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為之心必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弊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革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任而無益况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 上納其言罷抃不遣 大霖雨宰執求罷不允詔內外察獄令太官早晚並進素膳戊午慮囚 九月丁丑翰學劉珙進讀三朝寶訓至淳化五年 太宗謂近臣曰太祖寶錄或去多有漏落當命官重修因歎史官才

史官要識

論檢

論僧

申羨

難蘇易簡曰大凡史官宜去愛憎近者扈蒙修史蒙為人性懦多疑忌故其史傳多有脫落 上曰善惡無遺史臣之職珙奏云史官以學識為先文采次之苟史官有學識安得愛憎怯懦疑忌 上曰史官要識要學要才三者兼之 臣僚言檢視災傷官司未嘗遵承每差州縣官到隨行征求皆有定例然後擇村疇中近年瘠薄之田先往視之名曰應破又擇今歲偶熟之處再往視之責以妄許名曰伏熟重為民困望詔守臣選差練曉清強官公心考覈申飭監司嚴行按舉所差官汚廉勤惰公正誣罔悉以上聞從之 是月陳良翰言昨立住賣度牒二十餘年人民生聚不為無益辛巳春邊事既作用度浸廣乃始放行令下之初往往爭買其價則五百千其限則三個月其數不過萬道未足以病民今則減價作三百千展限已三十餘次總數計十萬三千餘道民甚病之且唐人有言十戶不能養一僧今放行者與舊所度者無慮三四十萬是三四百萬戶不得休息也不知國之所利者能幾何而令三四百萬戶不得息肩且又暗損戶口侵擾齊民奚止千萬此其為害豈淺淺哉 是秋申嚴獻羨餘之禁從劉珙奏也 冬十月壬寅 上曰昨日有從官奏云邊事規摹未定葉容奏臣等曰夕講究亦且徐徐措置 上曰維揚築城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十三

論任 遠久 朝廷 當理 大會 遠 賑成 都府 路早 郊雨 雷過 陳俊 卿奏 樂不 散用

雷 冊 三 變 免

已畢更得來年一冬無事足可經畧陳俊卿奏准上
規摹須久任守臣遲責其效其不職者早宜易之
上曰極是 壬子三省進呈畢 上曰朝廷更有何
事合理會須是務其遠者大者勿徒事於簿書苛細
朕尋常或過飲一兩盃酒便覺忘事以此觀之須是
清慮 是月成都府路早詔降僧牒四百道充糶本
措置賑濟 十有一月丙寅郊雷雨望祭于齋宮時
敵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已之內不當用樂
陳俊卿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
權用樂者俊卿又奏請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
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
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 上可其奏且
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議
者顧以為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俊卿又
不可獨奏言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
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
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為盡而彼亦無
詞不可遽鄙外之而遂自為失禮以徇之也蔣芾猶
守前說俊卿退復為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
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
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
上嘉納之 葉容魏杞罷相奉祠以郊祀雷變故也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十四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四六

屬下 詔戒

陳俊 卿乞 書務 中

劉珙 論未 復恢 易

諸路 兵分 三等

詔戒士大夫因循苟且誣謾奔競之弊 命臺諫
侍從兩省官指陳時政闕失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
劉珙同知樞密院俊卿言於 上曰執政之臣惟當
為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
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
當務之急 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
老不任事者俊卿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俊
卿曰此豈足以勞聖聰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
聞 一日 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劉珙奏曰復讎雪
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
未可輕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漢之高光皆起匹
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脩政之功哉
珙曰高光惟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
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
輕重之寄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為自古中興之君陛
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
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
已其終至於外口口口以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
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倖僥之所為也
上深然之 十二月甲寅詔諸路訓練兵官將逐州
揀中見教閱禁軍內事藝最高強身貌強壯為上等
事藝高強身貌瘦怯為中等餘並為下等限一月置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十五

五六三

檢舉待報 重定官義 改額石 配義

冊開具申密院 是月詔今後已降指揮合待報事
令諸房置簿隨日抄上時行檢舉拘催仍令左右司
勾銷結押如有違慢去處三省開具取旨 是歲定
改官以 百人盜賞以三人四川換改官以二十人
為額 廣東提舉茶鹽石敦義坐盜鹽脚錢入已貸
死利配柳州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六

中興聖政卷四十六

十六

籍荆南義勇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七

孝宗皇帝七

乾道四年春正月甲子朔 是月籍荆南義勇民兵
先是前知荆南府王夫奏荆南七縣主客佃戶共四
萬有奇丁口一十餘萬臣依舊籍雙丁以下及除官
戶并當差戶人外淨得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
只教閱一月若此以贍養官軍八千四百人歲當錢
四十萬貫米一十一萬石細絹布四萬餘疋今纔歲
費一萬四千石錢二萬緡獲此一軍之助利害豈不
較然易見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大事記曰乾道四年籍荆南義勇淳熙申嚴保伍

法而張栻在廣西則行保伍在湖北則修義勇而
民兵強矣

福建鹽錢

二月甲午朔 是月詔福建路建劍汀邵武四州

軍科賣官鹽接擾民戶可將本路鈔鹽一項盡行住
罷轉運司每歲合抱發鈔鹽錢二十二萬貫並與獨
免却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并將格留五分鹽本
錢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後州縣不得更以賣
鈔鹽為名依前科數接擾初臣僚極言其弊詔令前
潛臣沈度陳彌作看詳來上遂有是命未幾沈度奏
事 上曰前日觀卿所奏鹽事已盡蠲十五萬緡以
寬民力且曰朕意欲使天下盡蠲無名之賦悉還

欲蠲名賦

放川鹽網鈔四

給牒助僧

蔣右相 振州機

進欽宗 實錄紀

李燾 通鑑編

命倉儲

祖宗之舊以養兵之費未能如朕志又言四川有鈔鹽網有歲計鹽網鈔鹽網者為抱納鈔鹽錢窠名歲計鹽網者每斤除分隸增鹽錢鹽本等錢外其餘係州縣所得市利錢即以充納上供銀錢等用今鈔鹽窠名已盡行除放州縣只是搬賣一色歲計網須令置場出賣不得科抑於民 給僧牒一千道紫衣師號五百道助四川總司 以蔣希為右僕射王炎賜出身僉書樞密院事 雨雹大雪 三月癸亥朔 詔舉制科 夏四月壬辰朔 是月振綿漢等州饑 尋以饒信及建寧府等州饑遣司農寺丞馬希言同提舉常平官振濟降僧牒一百道付建寧府戶部降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二

命水旱災

置度支籍

命司中察

樂裝音

朝廷或不樂聞令陛下詢訪民間疾苦焦勞形于王色誰敢隱 上曰朕正欲聞之庶幾朝廷處置賑濟尋詔諸路漕司以水旱之實聞州縣隱蔽者並實于法 辛亥度支趙不敵言方今一歲內外支用之數大槩五千五百萬緡有奇又以一歲所入計之若使諸路供億以時別無蠲減拖欠場務入納無虧則足以支一歲之用不闕然賦入之窠名很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如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香礬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督月椿倉部則專糶本催理雖散於五司悉經於度支籍之古人量入為出之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知其所入之數也哉臣因置為都籍會稽窠名總為揭貼事雖方行簿書草具而條目詳備固已粲然易考欲望付之本曹自茲為始歲一易之庶幾有司得以久遠遵行不惟財賦易以稽攷抑使胥吏無所容奸從之 丙辰詔守臣罪狀顯著或職事不舉而監司不即按劾却因他事發覺三省具姓名取旨守臣不按知縣亦如之 秋七月壬戌臣僚言臨安府風俗自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為北裝聲音亂雅好為武樂臣竊傷悼中原士民溺於習俗延首企踵欲自致於衣冠之化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東南禮義之民乃反墮於西北之習而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三

命官放傷
選檢災

臨選囚
決遣軒

陳俊乞
密繳降

政事歸
復歸書

龍火死
淵死觀

不自知甚可痛也令都人靜夜十百為羣吹鷓鴣撥
月琴使一人黑衣而舞衆人拍手和之傷風敗俗不
可不懲伏望戒殺守臣檢坐紹興三十一年指揮嚴
行禁止詔從之 甲申詔諸路運司行下所屬將災
傷處各選清強官遍詣地頭盡與檢放或不實不盡
有虧公私被差官并所差不當官司並重作行遣其
被水甚處令監司守臣條具合措置存恤事件聞奏
是月親錄繫囚先是詔以疎決並為文具令有司
具祖宗典故朕當親閱至是後殿臨軒決遣罪人
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陳俊卿兼知樞密院事言
於 上曰臣自叨執政之列每見三省密院被內降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四

旨揮苟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納為之中止然此
及如此已為後時今以參預首負奉行行政令欲乞自
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即
時繳奏或次日面納 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俊
卿每勸上親忠直納諫爭抑僥倖肅紀綱講明軍政
寬卹民力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俊卿曰召三五
從容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於是
上於俊卿之言多所聽從大抵政事復歸中書矣
龍大淵既死 上憐曾觀欲召之陳俊卿曰自陛下
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若復召必大失天
下望臣願先罷去 上感其言遂止不召 贈王悅

贈王
悅官

不妄
用毫

論宣
中漢

官悅知衢州死之日百姓巷哭即為立祠於徐偃王
廟其喪出城百姓號慟聲振原野悅愷悌慈祥視民
如子是春乏食悅發廩勸分使百姓不至失所自中
夏關兩悅竭誠祈禱絕不茹葷早晚一粥凡月餘日
題之壁間有乞為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壽之語竟
以是卒詔贈直龍圖閣仍宣付史館 八月乙巳度
支郎官劉師尹論頃年因軍須額外創添賦入欲乞
漸次裁減以寬民力 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
百姓又論漢宣帝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上曰宣
帝中興只此數語今吏不稱職所以民未受實惠
臣留正等曰昔司馬光言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五

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
而誅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
以供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何獨不
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
嘉祐盛時 仁皇聖德光言猶若是况東南財計
有限用度至廣自兵興以來創法增賦不知其幾
倍矣已增者既不可遽減日朘月削民不堪命惟
有節用之策庶可以寬州郡之力耳 壽皇即位
首以恭儉率下因議臣乞減添賦以寬民力聖訓
有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百姓又及於吏稱民
安之効二十八年孜孜愛民終始如一所以固邦

不與罪
胡可賑
給可賑

李燾
言諸
革歷沿

本於無窮也

癸丑知温州胡與可以支常平錢五百貫并係省錢五百貫賑給被水人戶自効上曰國家積常平米政為此也可放罪是月行乾道歷初特統元紀元歷與劉孝榮所獻新歷委官測驗互有疎密遂令太史局參照新舊行用尋禮部侍郎程大昌言新舊歷官互有異同難以參照而新歷比舊歷則為稍密遂詔令太史局施行新歷以乾道歷為名未幾禮部郎李燾言歷久必差自當改法恭惟列聖臨御未有不更歷者獨靖康偶不及此今統元歷行之既久其與天文不合固宜况歷家皆以為雖名統元其實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六

紀元若紀元又多歷年所矣歷術精微莫如大衍大衍用於世亦不過三十四年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隨時改歷此道誠不可廢抑嘗聞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劉洪要言至論也舊歷差失甚多不容不改而新歷亦未有明效大驗但比舊歷稍密爾厥初最密後猶漸差初已小差後將若何故改歷不可不重也謹按仁宗用崇天歷自天聖至皇祐其四年十一月月食歷家言歷不效詔以唐八歷及本朝四歷參定歷家皆以景福為密遂欲改歷而遂義叟獨謂崇天歷頒行逾三十年方特施之無窮兼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四七

科舉
不科舉
異端
語異端
論賢能
賢能
使任

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又謂古聖人歷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脗合辰刻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歷差仁宗從義叟言詔復用崇天歷義叟歷學為本朝第一歐陽脩司馬光輩皆遵承之崇天歷既復用又十三年至治平三年始改用明天歷歷官周琮等皆遷官後三年明天歷課熙寧三年七月月食又不效乃詔復用崇天歷琮等皆奪所遷官崇天歷復用至熙寧八年始更用奉元歷奉元歷議沈括實主之明年正月月食奉元歷遽不效詔問修歷推恩人姓名括具奏辨故歷得不廢先儒蓋謂括強解不深許其知歷也然後知義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七

叟所稱止於敬授人時不必輕議改移者不亦至言要論乎欲乞朝廷察二劉所陳及崇天明天之興廢申飭歷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益募能者熟復討論更造密度使與天合庶幾善後之策也詔送太史局仍令諸路求訪精通歷書之人九月壬申禮部員外郎李燾輪對論科舉等事上曰科舉之文不可用老莊及佛語若自修於山林何害儻入科場必壞政事甲戌戶部郎官曾逮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於賢曰任於能曰使則賢能之任使固不同今以刀筆之小才奔走之俗吏謂之使能此不可不辨上曰論得甚好

五六七

臣留正等曰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用及惡德惟其賢傳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自昔人君之治天下賢之與能未始不兼收並用之也夫賢以德能以功人固不可望之皆賢然曰能治民有益於民可也貪暴而不恤謂之能可乎曰能治財生財有道可也聚斂以賈怨謂之能可乎曰能治恩信以撫士可也殘民以逞謂之能可乎曰能治刑哀矜以折獄可也舞文為姦謂之能可乎所謂刀筆之小才奔走之俗吏皆以能而使之則小人之姦黠者始得以自容此治功之所以不立也臣僚論宣王中興在於任賢使能而謂使能不可以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八

不辨 壽皇嘉納之真聖明之見哉

癸未新差權發遣衢州劉夙奏對論朝廷不當顯以才取人 上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

臣留正等曰君子小人才德之辨先儒論之詳矣蓋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如元凱之賢謂之才子是也後世之所謂才則辨給以禦人詭詐以集事行險僥倖斯謂之才然則以德而論才才固未始或殊捨德以論才而君子小人所由判也壽皇因廷臣論朝廷不當顯以才取人謂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大哉言乎可謂得察才之道矣

邪在用
正辨才

請尚
書於
畏天

冬十月辛卯前四川制置使汪應辰面對讀劉子至畏天愛民 上曰人心易怠鮮克有終當以為戒上又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應辰奏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然一部尚書中君臣更相警戒言語雖多要皆不出此道 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臣留正等曰畏天愛民君子之常道也知畏天則知愛民矣上下之勢雖若相遠精祲之交其應甚速苟念慮之微一毫未至則必有感召而不可誣者而况見於行與事哉故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壽皇覽廷臣之奏有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且以人心易怠鮮克有終為戒此足以見 聖心無一日而不知畏天亦無一日而不知愛民也他日又取尚書所載天事編為兩圖名曰敬天朝夕觀覽以自儆省所以祈天永命無疆惟休者端在是歟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九

是月蔣芾起復左僕射陳俊卿右僕射芾辭乞終喪詔從之先是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某人上命召之俊卿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王琪稱其有才俊卿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上曰卿等可召問之俊卿召琪責之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琪傳旨增築州城今已訖事俊卿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俊

卿曰若尔即琪為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
 熟議以聞退至殿廡遣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後
 卿亟草奏言曰王琪妄傳聖訓移檄邊臣增修城壁
 此事係國家大科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大號令
 也人主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犯如此此
 而不誅則亦何所不為也哉謹按律文詐為制書者
 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有旨削琪官而
 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
 某官張方者以某事發覺俊卿方與同列奏請自今
 百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
 行未報至是因琪事復以為言上乃悅而從之天下
 兩日則又有旨收還前命俊卿語同列曰反汗如此
 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為之耳即具奏曰
 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
 廷號令也詔命一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
 謹出納而杜奸欺也祖宗成憲著在令申此但以來
 漸至蕪紊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聞及此踰月
 又因王琪奸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
 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 服而昨
 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
 不留滯而夏又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
 如令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令戶部取財口口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十

陳理卿
劉申俊

大淵
茅闕

○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為此官禁細微之事哉况
 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出內陛下
 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於陛下臣等非敢欲
 專之也况此特申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
 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為後日
 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大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
 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體察翌日面
 奏 上色甚溫顧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
 卿等耶 先是劉琪進對語切遂忤 上意既退御
 筆除琪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俊卿即藏去密具奏
 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琪與王矣畧更一兩字即以
 投進以為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琪之除命
 臣未敢奉詔也明日復前申請且曰陛下即位以來
 容納諫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乃以小事忤旨
 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旨為持祿
 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 上色悔久之又奏言琪正
 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留之 上曰業已
 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琪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
 進退之禮 上然之乃以琪為江西帥俊卿退又自
 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 上手札留之俊卿請
 益堅 上不許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 上於是
 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 大關於茅灘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十一

召魏
拔之魏

魏之魏
安熙之魏
父安熙之魏
程而父安熙之魏
氏爵子石王乞拔

授林
家授
官林

江鄂
荆襄
處軍
費三

上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
 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賞有加焉 十二月戊子
 朔 是月召魏拔之以諸司薦其行高識遠學術該
 通孝於親友於弟召赴行在至是入對 上曰治道
 以何者為要拔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拔
 之議論可采賜同進士出身除大學錄將擇奠孔子
 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拔之先事白宰相曰王
 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剛致禍亂不應祀
 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絕學以幸來令其功為大
 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
 食不聽又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爲先其次尤當使
 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令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
 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亦無不抗疏盡言
 以諫至三四上皆不見省則移書杜門以書質責宰
 相語尤切拔之前已數數求去遂以迎親予告歸行
 數日罷為台州州學教授拔之自少有志於當世晚
 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
 歸尋以病卒聞者惜之拔之已見紹興三十一先是福建諸
 司薦興化軍仙遊林彖行義召不至諸司又薦彖行
 義授建功郎添差本軍教授 是歲蜀廣德軍月椿
 錢 湖廣總司申江鄂荆襄三處軍馬歲約用九百
 八萬四千餘貫 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奏興洋之間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十二

虞允
文招
西川
義士

陳俊
卿錄
錄錄

措置
兩淮
屯田

正給
舍之

紹興初義士係籍者以七萬計今所籍興元洋州大
 安軍共二萬三千人有奇其金房等州雖未申到約
 亦可得三萬人則西師之勢壯矣歲可免六七百萬
 之費而獲四五萬人之用其為利便甚明 有以四
 明銀礦獻者 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即禁中
 鍛之陳俊卿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然不務
 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之士有以
 窺陛下也况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深役民
 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
 若愛惜樽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
 民安歲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
 之明州使取其贏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甚擾民
 矣此事當是俊卿為參政時然不得其月日姑附此年之末
 乾道五年春正月戊午朔 是月徐子實新知無為
 軍陳獻屯田利害 上以其可采遂除大理正充措
 置兩淮屯田官 二月辛亥中書舍人汪洵奏按中
 書舍人於制敕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駁
 正中書違失各盡所見同歸於是近年以來間有駁
 正或中書舍人給事中列銜同奏則是中書門下混
 而為一非 神宗官制所以明職分正紀綱防闕失
 之意 壬子又言詔令之出始於中書又經門下審
 覆然後付外謂之成命近來以來往往書讀未定即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十三

已行下所屬或傳報於外詔制勅未經兩省書讀勿行

臣留正等曰唐制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故太宗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必設官本意也本朝建置三省實踵唐舊今既不各置長官則中書詔勅不便惟舍人得專論奏而經由門下駁正違失固給事中責也兩省設屬各有攸司彼其緘默順從者固無足責而列名同奏踰越職守亦豈設官之本意哉此 壽皇聖帝所以亟可汪洵之奏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十四

蓋有意於正名實存紀綱矣

是月雨雹 罷制國用司以其事併歸三省戶房

三月戊午明州州學教授鄭耕道進對奏 太祖

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對曰道理最大

私不上司罷
意任言事制

太祖皇帝屢稱善夫知道理為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 上曰固不當任私意

臣留正等曰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於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於其親與故者若不顧道理則曰予無樂乎為君惟予言而莫予違也私意又安得不肆 壽皇聖帝因臣下論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當任

述王戒
公諭

薦武及
第科舉

及僑推
第等鄭

四宣王
川撫炎

盜淮機
賊海察

私意嗚呼盡之矣

壬午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 上曰到任應有事與郭振同共深熟議論淮甸義兵可依時教閱不可久勞有妨種耕如城修了當可因往逐州軍按閱廂禁軍或見淮甸有大利便可具奏來 癸未臣僚言國家置武學養士皆月書季攷以作成之而武臣登第止許參選入監當錢穀之任銓部積壓猥多差遣報得後雖許通注沿邊親民巡尉往往皆遠惡去處多不願受是致武臣及第之後所用非所養甚非朝廷教育作成之意欲望睿旨將前後武舉及第之人其間有兵機練達武藝絕倫可為將佐者許侍從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十五

薦舉乞賜召對量才擢用或令注授屯駐諸軍機幕幹辦參贊軍謀庶幾有以激勸詔令監司帥臣管軍侍從已上薦舉 是月親試舉人賜鄭僑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命參政王炎宣撫四川仍舊參知政事 夏四月辛卯左祐劄子契勘楚州係極邊重地路當衝要本州之東地名鳧魚溝北沙一帶抵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乞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前去置廨舍警察奸盜緣元管海船二百餘隻搬運海州軍糧間探之類甚為濟用其一帶正瀕淮海與射陽湖通濟地分闊遠誠恐本官出巡臨時闕官拘轄今欲初置使臣二員專充管轄海船議察淮海盜賊

職官除闕
待不事

陳俊
並允相
文虞俊

上以備他日採擇從之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乙未中書門下省奏白劄子寺監丞簿學官大理司
直密院編修之類謂之職事官朝廷所以儲用人才
比年以來往往差下待闕數政除授猥濫賢否混淆
何以清流品何以厚風俗欲望特降指揮今後職事
官須見闕方得除人其已差人却恐待次之久無闕
可授乞朝廷稍復諸州添差釐務通判簽判教授屬
官等闕以處之他時職事官有關却從朝廷於曾差
下人內選擇召用庶幾內外之職稍均朝廷紀綱稍
正詔已差下人如應赴在半年內許令赴上在半年
外人各以資序高下除授一次其所復添差等闕今
後更不作闕三省常切遵守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臣留正等曰職事官朝廷所以選而用之者也今
乃一官豫除數人以待闕所選非所用所用非所
選不謂之猥濫混淆可乎 壽皇聖帝因時通變
各以資序高下添差外任一舉前弊而頓空之上
不失朝廷之正誼下不拂士夫之私情如决積水
於不流之淵徐而導之水既疏通而亦無奔潰之
患茲其所以為善弊也故特著之為萬世法

是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左右僕射 九月丁巳
中書門下省勘會諸路監司近來多不巡按官吏貪
惰無所畏憚間有出巡去處又多容縱隨行公吏等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四七

林論
機機
餘餘

修政
軍事

乞覓騷擾理宜約束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
依條巡按詢訪民間疾苦糾察貪情不職官吏仍具
詣實以聞如敢依前容縱公吏等乞覓騷擾當議重
寘典憲 己未新江東運副程大昌朝辭 上宣諭
曰近來監司多不巡歷御為朕徧行諸州察守令臧
否民情寬抑悉以聞奏 丙寅起居郎林機論諸郡
守臣欲郡計辦集而不恤縣道之匱乏致使橫斂及
民 上曰甚不體朕寬恤之意且如稅賦太重朕欲
除減但有所未及當次第為之機又奏曰諸處有羨
餘之獻皆移秉易西以求恩倖 上曰今之財賦豈
得有餘今後若有獻朕當却之 壬申詔三衙諸軍
應有違軍律弊事統兵官特與放罪差主帥措置日
下盡行除革其軍校有因教閱損壞軍器官為給錢
修補單身火飯務令飽足不得多斂錢米却行減剋
借差軍兵戰馬多破白直諸處稟役回易私占官兵
悉行拘收入隊教閱務要軍政整肅諸處送到官負
月給并應副索客及諸般名色陪斂減剋陪填贏落
以為私用等錢物並計贓論罪私借人馬亦計庸科
斷其違戾統制統領將佐從主帥按劾以聞當議重
寘典憲主帥失於糾舉亦重作行違先是樞密院奏
國家撫養戰士今籍主兵官督責教閱以備緩急使
喚近來三衙諸軍統兵官循習私意志為不公顯是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十九

監司 復貫 本貫 詔賦 守賦 林栗 等言 祀禮

申集 受納 加耗

有害軍政遂修具十一事乞行懲革故有是詔 是月復監司避本貫法 是秋令監司帥臣臧否守令 太常少卿林栗等言竊惟祀帝于郊在國之南就 陽位也國家舉行典禮歲中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 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圓壇其二在城西東照院望 祭齋宮蓋緣在京日孟夏大雩別建雩壇於郊邱之 左季秋大享有司攝事就南郊齋宮端誠殿今城西 望祭齋宮於就陽之義無所依據欲望詳酌除三歲 親祠自有典故外其有司攝事歲中四祭並即圓壇 以遵舊制從之續禮部侍郎鄭開等言國初沿襲唐 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邱謂祈穀大雩享明堂 祀圓工也唯是明堂當從屋祭元祐六年從太常博 士趙叡之請有司攝事乃就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 又寓於齋宮端誠殿竊見今郊邱之隅有淨明寺欲 乞遇明堂親饗則遵依 高宗皇帝紹興三十一年 已行典禮如常歲有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所陳 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明堂之義從之 冬十月庚 子臣僚言陛下臨御之初約束州縣受納苗米多收 加耗法禁嚴甚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逮朝廷特降 和糴却以出利之數虛作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 乞申戒州縣杜絕弊倖庶寬民力從之 是月賑溫 合州水災守臣不以聞各降官落職放罷監司各降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三

中嚴 記注

命 駁 繳 胡

不許 守 薦 通 嚴 判 監 守 司 選 郡

記注者限一日親錄實封報門下中書後省事干機 密難於錄報者只具因依申知又勅應記注事不報 門下中書後省者以違制論欲乞審旨降付兩省檢 舉前件條令庶幾得以特書大書垂信萬世詔檢坐 見行條法申嚴行下 辛未給事中兼侍講胡沂進 對論朝廷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 上曰三代盛 時如此卿職當繳駁事有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 而不言 臣留正等曰朝廷命令或出於人主之獨斷或出 於大臣之開陳有司惟無駁正則已苟有所駁正 上不拂主意則下拂宰相矣此舉職所以為難而 其言獲從者尤為不易也 壽皇聖帝訓勅攸司 明白如此蓋惟恐其有所避而不敢言而未嘗患 其有所拂而以為難從也嗚呼聖哉 是月令守臣毋得薦舉通判有履行著聞職事修 舉者許監司列銜保奏 嚴監司郡守選令侍從臺 諫兩者官各舉京朝官以上三人保任終身限五日 聞奏見任郎官不在薦舉之數 十二月甲辰秘書 監兼史院編修李燾言臣竊見太平興國三年初修 太祖實錄命李昉等同修而沈倫監修五年成書及 咸平元年 真宗謂倫所修事多漏略乃詔錢若水 等重加刊修呂端及李沆監修二年書成視前錄為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三

稍詳而真宗猶謂未備大中祥符九年復詔趙安仁等同修王旦監修明年書成太宗實錄初修於至道再修於大中祥符九年神宗實錄三次重修哲宗實錄亦兩次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所以屢修則與太祖太宗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已又輒以私意變亂是非紹興初不得不為辨白也誣謗雖則辨白而漏略固在然猶愈乎近所修徽宗實錄蓋徽宗實錄殊舛特甚史院已得旨修四朝正史竊緣修正史當據實錄實錄僅差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筆乞用太祖太宗故事將徽宗實錄重加刊修更不別置司局只委史院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二十三

官取前所修實錄子細看詳是則存之非則去之闕則補之誤則改之實錄先具正史便當趣成又言臣近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自合依詔旨接續修進乞許臣專意討論徽宗一朝事迹纂述長編既具即可助成正史是月張栻新除嚴州入見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且謂栻素論常與已合敬遣人致意栻不荅見上首言曰先王所以建功立事無不如志者以其胃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心也陛下試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胃中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尚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理必精守義必固天人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四七

張栻言謾風張乞言實 張栻言謾風張乞言實 張栻言謾風張乞言實

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原之土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當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求所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若中原之內聞吾君愛惜百姓如此又聞百姓安樂如此則其歸孰禦上曰誠當如此況中原之人本吾赤子必襁負其子而至矣栻又奏今日誕謾之風不可長至如邊事須委忠實不欺之臣不然或有誕謾豈不誤陛下倚任上曰若誕謾必至誤國事栻又奏先聽其言却考其實此所謂敷奏以言明庶以功栻至郡問民疾苦首以丁鹽納錢太重為請詔蠲其半降會子二十萬貫行

中興聖政卷四十七 二十三

兩淮漕司收換銅錢兩淮州郡並以鐵錢及會子付使是冬措置兩淮陳子實言準旨揮復置萬弩營今乞以神勁軍為各合行事件乞並隸屬官田所兼乞下淮東漕司就真州計置營寨又遇招到萬弩手以本軍忠勇使効為名支給例物并免戶下科敷差役及三百畝稅賦並從之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七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八

孝宗皇帝八

乾道六年春正月壬子朔 是月黃中入對初中兼
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
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安穆皇后家當
賜田而奪殿前軍所買田以自入軍士以為言事下
戶部尚書韓仲通不可而侍郎錢端禮奏予之中復
封上羣小因是媒孽中遂罷去諫官尹穡詆中為張
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至是上思中老
儒召赴闕引對中因復以前奏正心誠意致知格物
者為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

中興聖政卷八

之讎固非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為無顧忌大言又無
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內修政理而
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 上皆聽納除兵部尚書兼
侍讀中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申
錫宴也中前在禮部論止作樂事中去踰年卒用之
是年又將錫宴中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
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日無 欽宗梓宮遠在
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
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而盡陛
下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中未
滿歲即乞告老且陳十要道之說以獻且曰用人而

黃中
道十中

黃中
不知言

黃中
召

治不
救火
罪

罷州
和屯
田

括免
丁錢

均限
役田

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才者用
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
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
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
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賦吏者恤民之要
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
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 甲子詔真州六合縣遺
火延燒居民寒屋統制官錢卓並不用心救撲顯是
弛慢不職可降三官 丙子建康都統制郭振言已
降指揮令振同淮西總領相度揀選屯田堪披帶人
充入隊帶甲不堪披帶人且令依舊屯田於所得子

中興聖政卷八

二

利內約度支給養贍契勘屯田官兵共約三千餘人
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少若將不堪披帶官兵止
於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不給乞將屯田諸莊
內除巢縣界柘臯莊各召歸正人耕作外其和州界
屯田並行廢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軍詔其田令和
州召人租田如無人即估價召人承買 是月戶部
言自放行度牒已賣一十二萬餘道今考適年所納
免丁錢止增三五萬貫顯是州縣侵隱望行下諸路
提刑司檢察括責盡數入經總制帳每季起發從之
二月壬午朔 是月詔均役限田畧曰朕深惟治
不加進夙夜興懷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

定額三

省支諸

罷准東總領所併歸

罷錢司鑄

劉論蜀

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深思熟計為朕任此而力行之其交修一心毋輕懷去留以負委托 三月壬子朔戶部侍郎葉衡言三務場每歲所收入納茶鹽等錢依指揮比較如有增羨方理賞切慮將別色應數欲乞立定歲額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貫收赴及額方得推賞 是月省諸司吏負 罷准東總領所併歸淮西仍以總領兩淮浙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所為名 復都大發運使以史正志為戶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江州置司尋降緡錢三百萬充糶本戶部一百四十萬左藏南庫一百六十萬尋命總領並兼發運使 罷鑄錢司以其事歸轉運司 罷四川安撫制置司併歸宣撫司 夏四月乙未校書郎劉焯奏蜀中毀錢以為銅而乃欲權其銅以鑄錢 上問蜀中有出銅處否焯對蜀中銅山但有名耳 祖宗時嘗權其銅額不過三百六七十斤 上曰元來所出止如此焯奏不但止如此亦自元無之沈該嘗作相建議令權銅山之銅時王之望為轉運使風采震動一路然竟不能權後但科敷民間以應朝廷之令而已 上曰如此豈可 臣留正等曰聖王取民之制因其所有而不強其所無因其所有則下有樂輸之心不強其所無則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四八

論文致

論觀後

上無苛取之令後世興利之臣不知出此以辨集為功以培克為能往往課無責有徒自戕其本根此為國者之所深慮也 壽皇因議臣之言知蜀非產銅之地不强所無以為民病聖訓昭灼足以示來世矣 劉焯又奏衛文公元年車馬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事 上問衛文公能致富莫只是節儉所謂大布之夜大帛之冠否焯奏作傳者但記其恭儉之事至於文公操心自別有道所謂秉心塞淵是也若如此沈審即無輕發之事自不枉過歲月所以如期致富也 上曰極是極是 焯又奏論崇觀以後政事多不要其終曰引法曰鈔法曰方田水利曰官田曰水運曰開邊 上曰此皆崇觀創為之否焯奏崇觀皆以紹述為名建立政事人多乘時獻言故多所更張上曰獻言者固是迎合朝廷聽之亦太不審焯奏治平以來君子小人消長事 上曰朕每痛念自治平以前都無事皆自王安石唱之其後章子厚蔡卞繼之至靖康間大臣尤庸繆無狀更不曾畫一策以至敗亂焯奏大抵君子消之幾盡小人既去則不免用庸人 上曰極是朕每以此為戒 上又曰大抵小人之進多因迎合朕每誦兩句云不察察以為明不務務以為恭小人察之亦豈勝察但令無可迎合足

五七七

陳俊卿籍兵民乞

革郊拋弊

矣 令淮東萬弩手候秋成日依淮西路一體教閱
施行時陳俊卿為相奏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
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
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
法要使大兵也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
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 上曰
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面可壯
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為詞天下之
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自
不至大擾矣上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論
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五月癸丑臣

中興聖政卷四十八

五

僚秦每遇大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
例拋降近處州郡收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
取足於平民並不支還價直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
之際老姦宿賊邀阻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
三歲一舉希闕之典豈不能捐十數萬緡錢選清強
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或許客旅販賣依時價交
易嚴立賞罰絕去姦弊變怨嗟為謳歌如此則人心
悅而天意得和氣不召而自至矣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天生民而作之君所以為民也君代
天而為之子所以承天也人君誠能修其紀綱布
其恩惠使閭里富庶和氣充塞則天心不期而自

論節
儉奢

茶法
不可
更變

上問
廣南
農事

格矣古之郊祀器以陶匏犧以繭粟所以寓其誠
而已秦漢以來非不遵古制而屬車一動煩費滋
多有司奉行肆為科擾吏緣為姦民受其害此適
以奸至和之氣豈足以當天心乎 壽皇講郊禋
之禮而議者以有司循例拋降為言詔條具而行
之所以祈景命而介多福也

辛酉校書郎蕭國梁論漢武帝承富庶之後而有
虛耗之弊蓋用之者多不止為征伐也 上曰不獨
漢武帝為然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
承平之後未有不奢侈朕他無所為止得節儉又論
鹽鐵商車緡錢等事皆取民無藝 上曰正不必如

中興聖政卷四十八

六

此又論今日坑冶不必搜茶鹽不必外為之法 上
曰 祖宗茶法已盡是誠不可更變

臣留正等曰古之為國家者類皆成於節儉而敗
於奢汰故卑宮室惡衣服為所以興至桀則以瑤
臺瓊室而亡矣不適聲色不殖貨利湯所以興至
紂則以酒池肉林而亡矣自三代以至漢唐靡不
然者 壽皇聞蕭國梁用財之說反覆論議深懲
漢武之失至謂他無所為止得節儉此與禹湯之
意若合符節誠百王之軌範也

甲子前知廣州龔茂良進對 上曰廣南在 祖
宗朝多以重臣分鎮後來士大夫乃以入南為憚南

聽言當效

省罷繁稅

治天下禮以天
留銓廷胡

方農事近來如何茂良奏嶺外土曠人稀亦多不耕之田蓋緣頃歲湖寇侵擾廣東人戶流移今漸次復舊因論奏聽納之道當以功效成否責言者若未見功效而遽賞之恐好言利害之人紛然競進上曰敦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豈可未見效便賞言者茂良奏其下文明言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蓋恐反此復為預防之說以告舜上曰正是如此庚午戶部狀已降指揮自行在至建康府沿路征稅頗繁可省者省之今措置臨安府自北郭稅務至鎮江府沿路一帶稅場內地里接近收稅繁併去處合行省罷庶幾少寬商賈詔從之

中興聖政卷四十八

七

臣留正等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是征商一法古者所不忍為也今天下州縣率道里數十而置一二征商之地蔬果魚肉錙銖必計歲所得以萬數其利誠甚夥矣不知仁人在上父母斯民將焉利此此壽皇聖帝初欲盡蠲都城之稅而終以諸路征稅頗繁是亦省其可省者與
癸酉新知泉州胡銓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上曰朕記得曾與卿說禮之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官觀兼侍講臣留正等曰舜命九官人皆知其為咨四岳而不

詔戒士風俗

募壯丁

知舜之咨四岳不過數語而必以能典禮者首咨焉亦惟禮之為用急於他務不敢忽也方乾道六禩壽皇聖帝銳情治功一時操術宜必有急先者今銓進對乃獨發明聖訓有唯禮不可以已之之說上心矍然不忘諳記收銓泉南之命亟真華光俾從勸講深欲銓益以禮義開導啓沃此與舜用伯夷口口伯夷以事舉銓以言揚意豈異哉
甲戌詔曰朕嗣承大業所賴薦紳大夫明憲度總方畧率作興事以規恢遠圖屬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柙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事之間翫歲愒日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便文自營以為智

中興聖政卷四十八

八

模稜不決以為能以拱默為忠純以繆悠為寬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見趨事赴功之人則舞筆奮辭以沮之遇矯情沽譽之士則合從締交以附之甚者責之事則身媮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得伏節死義之風豈庶耻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深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于眾也繼自今其洒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爾嘉或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乙亥臣僚言保正之役為良民之害願行者長之法募民之有產者為之罷去保正之役臺諫戶部看詳言檢會元豐八年十月指揮者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人

命給 合臺 職舉 進呈 玉牒 陳俊 相卿 俊卿 不主 寢陵 請議

並罷欲下兩浙路權依此給額直募者戶壯丁從之
戊寅詔舊設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
給舍則正於未然之前臺諫則勅於已然之後故天
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駁章疏太煩憚
於論列深未盡善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外
雖是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少有未當更可隨時詳具
奏聞務正天下之事 是月進呈四朝會要 上皇
玉牒 左僕射陳俊卿罷虞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
使金國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以為未可復手疏言
之事得少緩允文至是復申前議一日 上以手札
諭俊卿曰朕痛念 祖宗陵寢淪於異域者四十餘
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為如何俊卿奏曰陛下痛
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
聖謨庶雪國耻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
萬全不敢輕為嘗試之舉是以前日留班面奏欲俟
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
往迓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
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
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
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
事惟陛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為請三上乃
許出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任親賢修政事以平西

中興聖政卷四十八

九

上意 允文

俊卿 去乃 親曾 劉凱 失舉 降官 竄配 皇甫 謹以 緝罪

北廷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初
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堂應制科旨召試權中書舍
人林機言堂詞業未經後省平奏且獨試非故事俊
卿奏元祐中謝惛亦獨試機蓋為人所使耳 上詔
俊卿詰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謀以是沮應辰而
對 上又不以實二人因此遂罷應辰竟以與右相
論事不合求去俊卿奏應辰剛毅正直乞留之因數
薦應辰可為執政 上初然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
江自是 上意益向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矣 俊
卿在相位曾觀官滿當代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
東總管處之 上曰觀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
此陛下出觀及大淵中外無不歎仰盛德今外間竊
議以謂觀必復來願陛下捐私恩以伸公議 上稱
善久之俊卿既去觀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
保傳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 閏五月壬午詔廣
東運判劉凱特降兩官以凱嘗奏曾造之最至是造
犯賊凱以失舉坐罪故也造前知潮州以賊敗除名
勒停編管南雄州仍籍沒家財又前知橫州皇甫謹
以侵盜官物入已特貸命刺配梧州 甲申刑部狀
據建康府司法參軍趙善寅申準勅節文今後權將
勅律內應以緝定罪之法更遞增一貫通四貫足斷
罪外有勅內以錢數定罪擬欲一例遞增一貫乞備

中興聖政卷四十八

十

申朝廷又刑部狀據太平州申亦為上件事並送部
看詳本部乞將應紐緝定罪更增一貫通作四貫其
以錢定罪者亦合一體更與遞增一貫詔從之 壬
辰鎮江府金壇縣布衣陳士英上書秀州有大辟公
事送鞠於常州勘官郝次雲行司張濤臨鞠結案其
人枉就死地後致正殺人者出官首身秀州取元行
案張濤本縣隱蔽夫前冤枉之獄既如此後容吏之
罪又如此有公道乎體上意乎刑獄之大者尚如此
矧其小者灼見其弄法矣詔令呂正己體究申尚書
省

中興聖政卷四十八

十一

警商旅皆得以隱情自達於君上故朝家無批政
天下無冤民至今誦之我 壽皇聖帝之在御也
一法吏之賤疑計錢定罪之或失則勅有司定其
條一布衣之微明鞠獄結案之或枉則委使者究
其實有所不言言無不入官師相規而士傳言茲
其類與
癸巳中書門下省檢正左右司狀奉旨條具三省
煩碎不急之務合歸有司者申尚書省今取到三省
諸房所行事務并六曹煩碎例申朝廷事件詔並行
之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之圖任宰相可謂全其

治躬
不視
水災

革江
治弊

體矣當是時大而政事文學法理之咸口小而技
巧工匠器械之鮮及視漢宣帝無愧也宣帝之相
惟丙魏號有聲丙吉不問牛喘似矣而魏相方以
總眾職用至言鼓琴之賤工所以任之者何如耶
雖然天下之事分積寸累不見其煩日因月循不
知可厭方 壽皇未有條具之旨大軍牧馬所須
草料使人射弓所用例物祭祀之羊豕待班之木
文思車輅之闕專庫軍器作坊之逸兵匠諸如此
類殆以百數宰相一一躬親之其體安在非 壽
皇赫赫芟除中書之務混并甚矣宣帝視此不有
愧乎

中興聖政卷四十八

十一

己亥臣僚言方今重征之弊莫甚於沿江如蘄之
江口池之鴈 自昔號為大小法場言其征取酷如
殺人比年不止兩處凡汴流而上至於荆峽虛舟往
來謂之力勝舟中本無重貨謂之虛喝宜征百金先
拋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騷擾不一欲乞行下沿江諸
路監司嚴行禁革及刷沿江置場繫併處取旨廢罷
從之 壬寅詔江東諸郡多有被水去處漕臣黃石
不即躬親按視止差縣官前去顯是弛慢可降兩官
臣留正等曰國家奄有方夏提封萬里雖天相聖
德屢有豐年然旱乾水溢偏方遠郡豈盡無之縣
慮蠲放之多而利源絕賑救之急而官司煩隱於

州者多矣州既赤立惟縣倚辦縣不以告州亦安知幸賦斂之如初憂備具之無出隱於監司者又多矣設若監司復不經意嗷嗷赤子願將疇依壽皇罰當其罪天下快之夫監司按視之不親猶有明罰使其隱水旱不言又可免耶

癸卯詔江東運司將建康府太平州被水分縣四等五等人戶今年身丁錢並與放免一年不得巧作名色依舊科取如有違戾令監司按劾許人戶越訴丁未詔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徐攷叔為不合請求曲法特降一官送吏部與遠小監當 是月詔諸州入納解發並用錢會中半 范成大為祈請使

中興聖政卷四十八

十三

為陵寢受書二事也敵復書畧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絨音遽至指鞏維以為言援曩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於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自紹興和敵後定受書之禮及乾道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上頗悔之先年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敵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至是虞允文議遣使 上問誰可使者允文薦李燾及成大退以語燾燾曰今往敵必不從不從必以死爭之是丞相

黃預敵情中

良窳陳祐

置舒州鐵錢監

殺燾也更召成大告之成大即承命 兵部尚書黃中嘗從容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今欽廟梓宮未返朝廷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雖口口之無君或以是而窺我矣 上異其言比成大致書敵果以為詞云 詔遣使本為祈請 祖宗陵寢而臣下妄興異論可見不忠不孝吏部尚書陳良祐可放罷送筠州居住時議遣泛使往請陵寢良祐上疏爭之故也 置舒州鐵錢監從發遣使史正志之請也每歲以五十萬貫為額

中興聖政卷四十八

十四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之四十八

范成大祈成陵請寢

被放水身錢 治內請罪 行錢中法 會中法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九

孝宗皇帝九

編年通鑑

乾道六年六月辛亥詔諸路監司責任非輕近來多有闕官去處可檢照累降卿監郎官更迭補外指揮施行 壬子內拋降郊祀詔曰要當一純二精務盡吉蠲之饗蓋為羣黎百姓匪專服御之華 丙辰權盱眙糞蓋奏本軍去秋旱申告朝廷於高郵軍撥米二千石賑貸今二麥收成見准總所牒催還已一面告報人戶情願具到收成熟田每畝送納課子小麥三升補助支遣勘會糞蓋所陳上緣總所拘催先借撥過高郵軍椿管米二千石致上件申請特與除放

拋郊祀 詔 放賑免 借米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臣留正等曰荒政之修至於免放租稅賑貸穀粟仁矣然自唐以來放免者或督之如故賑貸者或責之必償一時貧民莫被實惠今 壽皇寬江東之丁稅則州縣依舊科取之錢重行禁戒念盱眙之贍給則總司拘還之米特與除放其仁如天臣於 壽皇見之

癸亥軍頭司引見臨安府踈決罪人

臣留正等曰恭聞 真宗皇帝咸平之四年嘗勅

三司引逋負官物人于崇政殿 上親臨問釋二千六百餘人除二百六十餘萬緡越明年又閱逋負名籍釋繫囚一千一百六十蠲物八萬三千信

引見 踈決 罪人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四九

張先規 言定模

史書之天下誦之以謂堯舜三代之仁政不能加毫末於此今 壽皇聖帝哀矜庶獄蒐講舊典厯厯當暑引見繫囚尋降赦書悉從末減仁哉 壽皇聖帝之心 真宗皇帝之心也 丁卯新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栻進對奏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併及徐仲罷之英斷赫然臣為諸臣言陛下懲奸不私於近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 上曰朕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又奏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于成 上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况謀國而無定規乎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二

臣留正等曰儒者論治大率開導人主先定規摹世或以為常談不知規摹一語深切治道孔子欲為政於衛則曰必正其名孟子欲當路於齊則曰反手而正此固孔孟規摹也儒者宗主孔孟一旦抗身於天子左右從容講摩苟其當時規摹未定悠悠玩歲詐得已於言哉張栻自遠外來甫一進對首及於先定規摹而 壽皇聖帝則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一言悟意非理到者歟

辛未臣僚言切見勅令所書成欲進愚謂此書蓋君子所盡心者金科玉條不容有改况其利害禍福所係非輕欲望朝廷曲加參訂所貴永有成法天下

詔審 覆刑 書

五八三

幸甚詔委兩省侍從審覆訖取旨進呈

臣留正等曰周公作立政其及庶獄者凡四而終

必曰勿誤至呂刑之作歷陳五刑之用而審克一

語亦四及之正惟刑之不可不加敬也 壽皇聖

帝責兩省侍從詳覆刑書其得成周敬刑之意與

甲戌權發遣靜江府李浩朝辭進對 上諭鹽事

曰相度以聞官吏貪虐庸懦不任職奏來 乙亥趙

廓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回朝見進對論治軍

務要嚴整又論州兵須以正兵夾習 上曰嚴整乃

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正兵同赴功廓奏臣所陳皆今

日軍政之弊

臣留正等曰郡國之置軍久矣建一府必曰軍府

列一州必曰軍州示不能去兵也今府若州隸尺

籍者不少要皆緩急非所恃正惟典司戎政之臣

訓齊閱習不知嚴整姑求具文而塞責也廓以治

軍務在嚴整告 壽皇聖帝而天語俞之廓其能

嚴整者哉

時宰臣謂敵衰可圖建遣使往請陵寢士大夫

有指其非是者輒斥去之是月吏部郎中兼權起居

郎張枋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

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

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己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

論守 嚴整 軍治 要

張枋 請 陵 寢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三

賜岳 飛廟 額

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

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繼

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

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

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於是枋見上上曰卿知

敵中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日

起枋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

矣上曰何事枋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

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

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之默然久之枋因出

所奏疏 秋七月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

廟為額從州人之請也

臣留正等曰忠義者人臣之所當然然非遭逢明

聖之君則無以自顯於天下忠臣義士有誅於一

時而伸於萬世身雖歿而身益彰者皆自夫明聖

之君有以發揚之也雖然忠義者士氣之所繫士

氣之消長國之興衰從之有天下者將以維持龜

鼎以傳于千萬世不於此注意可乎 壽皇旌岳

飛之忠即武昌所建之祠而錫之忠烈之號不但

慰飛於九泉而已使天下之事君者皆翕然而知

勸士氣其有不振者乎

甲午臣僚奏切以首官不如省事古之格言也國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四

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上下苦之宜及中外正無事時蚤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欲望陛下委自朝廷博訪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條具蚤為更革事既漸簡日多閑暇而以畜回萬務有餘裕矣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古今天下之治尚虛名者實效必廢崇實效者必無事乎虛名其理然也近世文移煩多自常情觀之若未足深病而壽皇因議臣之請俾之革去蓋欲天下之事皆超乎簡易而不事乎煩苛也其旨不亦遠乎

丙午權戶侍王佐言今之戶部即祖宗時三司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五

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為割戶部經常之費為別庫椿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則一也今欲將戶部所入根攷括責造成簿籍勾稽驅磨俾無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盈虛或經常用度之餘有積剩數除量留一月約支外盡以歸之朝廷或朝廷有非泛支用亦合聽戶部開具申陳取撥不惟事切一體形跡不存亦使有無相通不誤緩急詔專委王佐攢造簿籍令陸之望同措置八月己酉新權發遣衢州胡堅常進對奏廣糴常平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

糴備常
賑糴

軍謀
政明

命訪南
勸廣耕

水旱不足憂矣卿所奏甚好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進對秦州郡水旱去處乞留轉運司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糴上曰即為施行

臣留正等曰祖宗設常平之法最為嚴密雖奉勅支移許以執奏以史考之每遇水旱凡所謂荒政者無一不舉而其積蓄最多其惠澤最廣者常平也今觀壽皇聖訓屬意常平以惠窮困者如此豈非我朝之家法歟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六

造月具數目申奏上曰甚好已令修葺臣留正等曰古人有言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當無事之時士大夫指兵為不祥之器不復見於議論間其雍容氣象非不甚美而卒然緩急則無以禦之故無事而忘戰者君子之所甚畏也乾道之間天下亦可謂無事而壽皇以自治為上策雖守臣進對之際而天語諄諄講求軍政未嘗少釋所謂有備無患者歟

新權知饒州江璆進對上曰卿向來所陳鹽利甚好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大郡卿宜加意治之如二廣上又曰鄱陽所出瘠薄卿宜有

戒郡 守姓

意留 地監 守司 郡

升南 仲配 享

命武 臣觀 禮

修寧 國府 圻田

以拊卹之 丙寅新知真州常禮進對奏寬民力事
上曰不可擾及百姓民兵切留意 臣僚言比年監
司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
悉稱陛下揀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
則之臺之省以至撾鼓必徹而後已遠方之民縣不
見省則愬之州州不見省則愬之監司監司又不見
省則死且無告矣欲望陛下益加宸慮如除授遠地
監司郡守比近地為加審委臺諫訪問糾劾比近地
為加嚴詔從之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七

臣留正等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其於
天下何嘗有所間哉然而近者利病易見遠者情
偽難察此論者所以尤汲汲於遠也觀乾道臣僚
之奏而宸旨俞而行之雖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之
意亦何以加此哉

癸酉太學正薛元鼎進對論周之名將南仲為武
成王同時之將乞改配食武成王上喜以謂南仲之
孫皇父猶為宣王中興之將便可施行又奏太學釋
奠輪差南班宗室陪位觀禮今差武舉從祀已定乞
令三衙管軍及環衛官輪陪位觀禮 上曰亦使之
知 知寧國府姜詵劄子今來合於十月內措置修
圻濟養圻戶飢民除已委官前去相視料度工役續
具申聞外今採訪得今來所壞圻岸比之紹興年內

遵守 成法

不用 小責 人過

更差 役法

所費多所減省兼有合行門決除廢去處見行相度
亦當具申朝廷詔其餘州軍有圻岸損壞去處令守
臣依此措置修整仍具工役去處申尚書省 甲戌
右朝請大夫呂游問進對論 祖宗成法 上曰言
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

臣留正等曰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而孟
子亦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自古創業
開基之主其更歷多其思慮遠夫是以立經陳紀
皆足以貽子孫及至中世以後貪功生事之臣輕
紊舊章遂至於潰亂而不可救推原前代禍敗之
興鮮不由此 壽皇灼見古今治忽之本故聖語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八

有云言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大哉言乎
誠萬代之龜鑑也
是月復勅令所 九月壬寅新權發遣衢州施元
之進對論用人責小過太詳上曰今日之弊正在此
臣留正等曰用人之道取其長者必護其短其大
節苟可稱則其細故雖畧焉可也漢高宗不以小
行而廢陳平唐太宗不以怨仇而廢魏證卒之謀
謨諫諍皆為名臣其理蓋昭昭也觀守臣論用人
責小過之失而 壽皇灼知為今日之弊聖謨洋
洋如天覆物人才之在天下孰非可用者乎
是月詔役法為下三等戶之害並以官民戶通差

池州都統吳總朝辭 上曰將帥難得人故文臣
中擇卿將帥須先民事後統軍 冬十月戊申權發
遣興元府王之奇奏伏觀歸正官承信郎劉湛右迪
功郎劉師顏父子等保護陵寢忠義事節湛子師荀
師顏與其親黨幾五十人深念 祖宗德澤不顧西
北殘暴謂聖朝陵寢不可犯謂絕域異類非我君共
甘一死以支敵人之盜伐連年繫獄子死婦亡眾人
聞此為之骨驚而湛父子含笑受之非天資忠義何
以至此詔承信郎劉湛特轉兩官劉師顏改右承務
郎陞擢差遣秦世輔特轉一官陞充正將仍宣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觀劉湛父子之事未為有卓然可紀
之功然其忠節有不可掩者聖恩褒擢如此所謂
賞一而勸百者乎

癸丑湖南轉運副使黃鈞進對奏論士大夫風俗
不振 上曰君相不當言命士大夫不當言風俗士
大夫風俗之本也又論水旱 上曰當早為之備
臣留正等曰命在天而造命者在君相風俗在天
下而正風俗者在士大夫水旱在天而備水旱者
在人三者皆當自本源求之本源既立何事不濟
聖有謨訓啓佑後人雖堯舜復生不易斯言矣
丙辰知信州林機進對因論昔曹彬下江南 太
祖皇帝新一節度使不予近世為將者未嘗有勳難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九

旌節

親閱

破敵之功爵賞過厚至於極人臣之位願陛下鑒是
為駕馭之術庶可責效於異日 上曰此實人主礪
世之術也

臣留正等曰古之為將帥者平居與士卒同甘苦
而緩急之際不顧其身以徇國家之急然後功業
可建如使當閑暇無事之日耽於富貴養於爵祿
志得意滿一朝從事於金革安能為國家之用乎
議臣援曹彬故事以勸宸極之聽而 壽皇以謂
人主礪世之術謨訓昭明誠後世所當監也
丁巳權知襄陽府司馬倬奏父故試兵部侍郎朴
乞賜謚得旨特與贈謚太常寺欲擬謚曰忠肅危身
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詔司馬朴賜謚忠潔

臣留正等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以為清司馬
朴以名臣之裔當患難之際義不受汙以死今以
忠潔名之華衮之褒不為虛美百世之下聞其風
者當知興起也

甲子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臣聞李德林在隋開
皇初與修勅令請于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
事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眾共議
之可也乃欲脅之以軍法其亦不仁甚矣仰惟 陛
下清明遠覽命官取新舊法并前後勅旨緝而修之
越歲書成迺以奏御而丙夜之觀尤為詳悉其間有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十

計造會錄

嚴銅 錢過 北禁

郊祀 晴雨 不常

煩擾乃止至是卒置之 造會計錄從都大發遣使
史正志之請也 十一月丁丑朔詔淮南轉運司今
後使人往來應副舟船並責令篙梢結罪如敢般載
錢寶一文以上過界流配一貫以上及憑恃貴勢抑
勒裝載並依軍法施行若篙梢隱匿與犯人一等斷
罪仍許人陳首若錢數多取旨陞擢漕臣不行覺察
重行黜責 壬午郊 乙酉大禮慶成臣僚劄子伏
見郊祀陰雨連日自聖帝致齋酌獻景靈宮天宇澄
霽祥煙瑞霧環繞殿楹回鑿太廟又雨至夜漏四刻
陰雲頓開星斗燦然行朝饗之禮焉明日駕如青城
亦晴道旁觀瞻甚盛霏微凍雨還作將祭之夜駕幸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十一

大次更衣數星燦然現於雲表及登壇樂作四郊雲
陰尚盛獨歲星中天靈光下燭終禮成不雨行禮之
次差官巡仗至城門雨大霽獨泰壇無有此皆 聖
上寅畏格于上天天意昭答乞宣付史館以彰聖德
詔宣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天人相應捷如影響故昔人謂人事
盡處便是天理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理也 壽
皇以濬哲文明之德寅畏天命平時自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無一不契於天心是以蒼穹純祐遇
事而見嗚呼休哉

張栻劄子畧曰陛下之心即天心也陛下之心欲

則王誰與為不善如使一齊不勝衆楚則求其為
齊而不可得理固然也方 壽皇在位之時近臣
宣召進對從容論議殆無虛日而乾道之朝許克
昌奏對所言雖不止一端然首論兩省侍從當令
更宿禁中賜以燕閑以盡天下之事聖意俞而行
之信乎治體之所當先也

庚寅臣僚劄子伏覩已降指揮加上 光堯壽聖
太上皇帝 壽聖太上皇后尊號謹按大唐詔令凡
上太上皇尊號係人主率百官上表陳請謂宜參用
唐制以稱主上事親盡敬之意詔從之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十一

臣留正等曰臣觀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其於事
親蓋無足稱特其典禮僅有存者耳 壽皇以舜
承堯而有司議禮近取唐制乃從之不獨聖孝益
隆亦見謙尊而光矣

十二月丙辰監左藏西庫周權進對奏增減偽會
罪賞 上日期於必行又奏行賞罰 上曰當先賞
而後罰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賞罰猶天之陰陽也陽居大
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其先後重輕固自有次第人主當取法焉
者也三代聖王共守此道其忠厚惻怛之意乎于
四海是以民心固而邦本彊今觀 壽皇先賞後

行賞 罰

恢復當全

胡銓詩人

縣令以錢為急

罰之訓與天同功其神聖之格言歟

戊午太學錄袁樞輪對因論今日圖恢復當審察至計以圖萬全之舉 上曰卿言極是極是當如此

臣留正等曰國家自靖康之變神州失馭今六七十年矣忠臣義士痛心疾首是宜朝夕兢業內修政事不忘復讎之舉也然而貪功喜事之臣固不可不察而輕舉妄動則安危係焉尤不可不戒也

壽皇聞臣僚之奏而玉音確以為然蓋平素思之詳而策之熟矣

己未工部侍郎胡銓奏於隆興之初仰蒙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 上曰可具姓名來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三

臣留正等曰詩在後世為文章之一技於治理未必有損益然推其源流出於雅頌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固聖人所不廢也 壽皇因從臣之奏而詩人名氏亦俾上聞所謂占小善者必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也

庚申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當今縣邑之政出於苟且為令者惟知以官錢為急月解無欠則守臣監司必喜之而民訟不理皆置不問 上曰豈可取其辦錢而不察其政

臣留正等曰縣令之職於民最近故撫字者其職之本也催科者其職之末也近世以來郡守急於

正寘史 罷發

復總 東閱 大石

財賦之辦集而為縣令者往往以聚斂為能以剝為功無復設官以字民之本意故劉章以為言壽皇灼然知其不可如使天下縣令皆能仰體聖意斯民尚何憂哉

癸酉詔史正志職專發運奏課誕謾廣立虛名徒擾州郡責授楚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其發運司可立近限結局

臣留正等曰古之聖人雖以理財為急尤以聚財為戒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以理財為急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聚財為戒也二說相距不啻天淵之遠而於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寸君子

中興聖政卷四十九

四

所甚畏也 壽皇初從議者之說建立發運司蓋欲其知取予斂散之方而有司奉行違失本指是以發自英斷亟從廢罷聖矣哉 復置淮東總領所 大閱于白石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十九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之五十

孝宗皇帝十

乾道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 太上皇帝尊號曰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尊號曰

壽聖明慈太上皇后 癸未 上諭輔臣曰前日奉

上冊寶 太上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

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

一事未及朕以敵讎未復日不皇暇如宮中臺殿皆

太上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 太上到宮徘徊周覽

為之興歎頗訝其不雅飾也 上又指殿東樓曰去

此橋無數步遇花時亦不曾往或令人拗數枝來觀

耳輔臣奏 陛下不以萬乘為樂而以中原為憂早

朝晏罷焦勞如此誠古帝王所不及

臣留正等曰自中原扭於習尚遺黎故老不得見

漢官威儀忠臣義士扼腕切齒為日久矣 壽皇

以孝事親以儉率下而聖衷惓惓未嘗一日忘中

原也雖周宣王之脩車馬備器械越王勾踐之生

聚教訓豈能及哉人心所同天理必復特猶有所

待耳

上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書字為娛爾虞允文

等奏曰臣等見石墀上皆 陛下草聖筆力天縱有

飛動之狀 上曰戲書不足觀朕近寫得一軸因顧

以書為娛

加太尊帝

用兵及漢

不增宮中臺殿

書秋平遠詩

內侍取示允文等迺熙秋山平遠詩因以賜允文
又曰 太上真草皆極古今之妙來日與卿等覓來
允文等頓首謝

臣留正等曰游於藝者雖聖人之事而所謂藝者
不足以形容聖人之美也 壽皇以甚盛之德同

符堯舜非以書高天下惟其不瀟聲色不殖貨利

一切屏去嗜好而從容閑暇游神翰墨之間以書

字為娛此所以為後世法歟

己亥 上曰元日上冊寶天色開霽兩宮欣豫人

情和悅薄晚方雨天意昭昭如此 上又曰無逸一

篇享國之長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中所載天

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儆省名之曰敬天圖允

文奏古人作無逸圖猶誇大其事 陛下盡圖書中

所載敬天事又遠過之惟聖人盡躬行之實敬畏不

己必有明效大驗 上曰卿言誠然

臣留正等曰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皆出於天命非

人力所能致焉故堯舜之揖遜則曰薦於天湯武

之征伐則曰順乎天人主誠能兢兢業業以盡嚴

恭寅畏之實則社稷以之靈長運祚以之昌熾水

早不作留害不生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矣

壽皇以尚書所載編為敬天兩圖朝夕觀覽以自

儆省深得周公無逸之義較之唐元宗作為無逸

編書敬圖 尚為天

中興聖政卷五十

二

旌趙賞
招兵

重曹
選郎

圖過之遠矣

是日進呈泉州左翼軍統制趙溼招到軍兵一千人並不支費官中例物 上曰趙溼當與旌賞虞文九奏且與一遙郡 上曰賞宜從重設使職事有闕罰亦不輕可與遙郡團練使 庚子進呈郎曹多闕負上曰昨召數人皆未到可且令寺監丞兼權數日前有人說近來自郡守為郎間有不曾歷職事官者却似太驟此言甚有理虞允文奏近來館學寺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故有自縣便為郡自郡便為郎者是館學寺監反不如州縣之捷也 上又曰此又失之外重矣梁克家奏元立資格所以重郎選及無復歷者一旦得之郎選却輕矣 上曰然今後除授正不可令超躡在外更有甚人才卿等可選五六人召來臣留正等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惟其適平而已如使或左仰而右俯或右抑而左揚焉取其為平哉自 隆興以來郎選加重外欲其嘗歷郡守內欲其嘗歷職事官多其踐履而限其超躡蓋欲內外無重輕之弊也聖有謨訓當世守之

癸卯進呈三衙舊司禁軍人數 上曰 祖宗時上四軍分止是支數百料錢梁克家奏祕閣中有太祖御札禁軍券錢至親筆裁減一二百者 上曰雖一麻鞋之微亦經區處 祖宗愛惜用度如此克

不妄
賜予

復鑄
錢司

家奏非泛賜予尤不可輕韓昭侯非斬一弊袴也不以予無功之人 上曰予及無功則人不知勸克家奏豈惟無功者不勸有功者且解體矣 上曰然因顧虞允文曰昨遣內侍往江上欲就令撫問以卿言而止正為此也允文奏郭子儀所得 上賜甘蔗幾條柑子幾顆人主以此示恩意耳今諸將受 陛下厚恩未有以報 上曰郭子儀有大功於唐今諸將孰有子儀功賜予誠是不可輕也

臣留正等曰賞賚者人主所以昭示恩禮以風厲羣臣者也人之常情人主以為重則天下亦重之人主以為輕則天下亦輕之是故為人主者將以賞賚加於人必先自重之而不敢輕也 祖宗以禮法先天下賞賚有節而人以為恩太平之治所由以致今觀 壽皇與大臣反覆論議聖心灼然知用度之不可不惜賜予之不可不節誠得御臣之道矣

是月復置鑄錢司 二月丙午朔宣步軍司將弓箭手於初四日入內射鐵簾弓箭手舊管合格一千七百四十九人新招未合格四百四人 戊申新知泰州李東朝辭進對 上曰卿到任須多買耕牛勸課農桑

臣留正等曰農桑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受

中興聖政卷五十

四

三

中興聖政卷五十

論熙豐變家法

命近臣射飲

之飢一婦不織或受之寒昔人垂訓昭然明甚漢之文景務在養民當時詔旨之盼為農桑而下者不一而足遂使海內盛富興於禮義其效驗蓋非淺淺者近世為吏者罕知此理 壽皇戒之其將以警俗吏使知朝廷養民之意歟

丙辰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奏 本朝治體以忠厚仁信為本因及 熙豐 元符用事大臣 上

曰 祖宗法度乃是家法 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

臣留正等曰國家自 熙豐 元祐以來君子小人之黨互相排擊甲是乙非邪正卒於貿亂其為

患烈矣今觀張栻論 本朝治體而 壽皇以改

中興聖政卷五十

五

變家法為非詞簡旨明萬世有不能易使 熙豐

元祐用事大臣猶在亦何所容其喙哉

丁巳 上宣諭曰 祖宗時數召近臣為賞花釣

魚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飲一兩盃虞允文等

奏 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顏從容獻納亦臣等

幸也 上曰君臣不相親則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頃

刻間豈暇詳論治道故思與卿等從容耳

臣留正等曰古者聖賢之君必選天下之賢材而

置之左右朝夕之間相與親密不徒以薰陶氣質

涵養德性抑以講論治理訪求民瘼也朝謁之外

賢者不得親則天下之情有所扞格而不通而近

下朝

中興聖政卷五十

六

水旱預置

且董董不足允文等因奏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寧至上勤聖慮上曰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更有修圩一事卿等記之他日當行賞也已已上又曰今春雨暘甚調二麥必好允文奏米價極平上曰此豈州縣勸糶之效歟克家奏水旱惟先事措置則用力少而為惠博上曰今歲却是措置得早使朕赤子不至流離卿等力也

臣留正等曰壽皇以仁德覆天下春涵海育溥及無外聖心焦勞常在赤子雨晴稍愆則憂見於色水旱之蓄則必先事而備雖堯湯之用心未有以過之也斯所以培植邦本而祈天永命者歟

中興聖政卷五十

七

立皇太子

選僚太子

是月立皇第三子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先是上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又曰舊來官屬幾人虞允文等奏詹事二人庶子諭德兼講讀者二人上曰宜增二員誰可當此選者允文等奏恭即講讀官有李彥穎劉焯二人上曰焯有學問彥穎有操履兩人皆好卿等更選取數人及進呈上覽之曰王十朋陳良翰此二人皆好十朋舊為小學教授性極疎快但臨事堅執耳允文奏賓僚無他事惟

以文學議論為職不嫌於堅執也上曰十朋良翰誠為忠蹇可並除詹事上又曰劉焯兼侍讀李彥穎却兼侍講何也允文等奏李彥穎既兼左諭德以侍講無人併令兼之上曰侍講可別選人乃命焯為司業兼侍讀工部侍郎胡銓亦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銓自五年冬因除知泉州趣令入對遂留侍經筵尋有是除或忌銓敢言指細故雜他朝士併言之莫不得獨留銓以年逾七十力求致仕除待制與外祠未數日復留侍講建未幾以舉官失當貶秩二等銓力求去除直學

中興聖政卷五十

八

士奉祠淳熙六年致仕明年卒以皇子愷判寧國府進封魏王尚書左司郎中兼侍講張栻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而為厲階者興亡之效如此可見因推廣其事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時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栻復奏曰

張栻說除樞

皇判子 寧國 張栻 講詩

辨馮
堪言
海道
利害

左藏
急關

內教
鐵簾
弩手

留胡
銓廷
經筵

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 上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主說明年乃出棧知袁州而申說前命說後竟謫死云 三月乙亥朔 上出馮堪海道畫一以示宰臣虞允文曰馮堪所陳不可行者一可行者二其言淮中一帶置鋪舉烽火此不須行明州神前山差人船卓望黃魚塚分官兵往來巡緝此兩事可令馮堪與趙伯圭同共措置 辛巳 上曰戶部所借南庫四百萬緡屢以諭曾懷不知有甚指準撥還虞允文奏不過指準折帛爾梁克家奏今左帑無兩月之儲大段急關不可枝梧 上曰戶部有擘畫否允文奏有兩事衆論未以為然其一給典帖其二賣鈔紙 上曰此兩事既病民且傷國體俱不可行更令別議以聞 丁酉宣諭步軍司未經內教弩手於二十五日絕早赴水門祇候宣押內教射鐵簾弩手一千六百七人 戊戌虞允文奏胡銓蚤歲一節甚高今縱有小小過失不宜令遽去朝廷 上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梁克家奏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 上曰銓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

臣留正等曰自昔賢人君子難進而易退惟聖明

中興聖政卷五十

九

治邊
臣生
事罪

復將
作監

軍中
拍賞
激試

以是
非為
從違

之主則欲留以自近而不忍輕使之去所以崇節義厲風俗也 壽皇惓惓於胡銓而留之經筵蓋取其蚤歲一節有大過人者聖心好賢如此多士安得不勸乎

庚子進呈胡沂具到彭德等盜馬因依虞允文奏曾昭誘山寨人盜馬已而殺其人人情甚不安至有逃入山中不敢出者 上曰昭欲自掩其過乃牽謬至此須重作行遣可追三官放罷梁克家奏邀功生事邊臣不可輕貸且如知沅州孫叔傑以兵攻僞人引惹王再彤等聚眾作過驚擾邊民幾成大患前日得旨放罷行遣太輕 上曰可更降兩官 是月復將作監 申嚴閉糴禁 夏四月乙巳朔詔春季拍試事藝最高強人各特與補轉兩資虞允文奏外尚有增加斗力四千餘人須將本司兵馬略與推恩 上曰軍中既有激賞人人肯學事藝何患軍政不修若更本官亦復推賞尤見激厲 庚戌宰執進呈訖上因及近日移成點軍虞允文奏或以為擾 上曰近有兩三人亦如此說昨日講筵又有及前日差除者朕於聽言之際是則從之非則違之初無容心其間梁克家奏天下事惟其是而已是者當於理之謂也 上曰然 太祖問趙普云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道理最大朕嘗三復斯言以為 祖宗時每事必

中興聖政卷五十

十

問道理夫焉得不治

臣留正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天之所以能成造化之功者以其無容心也是以生有肅殺自然有至理寓乎其間夫聖人之心亦如是而已舉天下之事是非利害雜然至乎其前而吾一槩以無心處之方寸湛然處處洞徹天下之事焉往而不得其當哉臣知 藝祖之心 壽皇之心即天之心也

已未宣押殿前司選鋒策鋒兩軍弓箭手各七百人入內射 庚午進呈有告統兵官培克不法者上令付大理寺治之虞允文奏恩威相須乃濟上

中興聖政卷五十

十一

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蘇軾乃謂堯舜務以愛勝威朕謂軾之言未然梁克家奏先儒立論不可指為一定之說如崔寔著政論務勸世主馭下以嚴大抵揅弊之言各因其時爾 上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耳譬如人家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用鞭朴然後謂之嚴也

臣留正等曰昔之言治者知用嚴而不知所以用嚴知嚴之說而未能究其理也 壽皇於統兵官之培剋者則以威臨之至論以嚴致平乃以為法度森然不必須用鞭朴此豈崔寔輩所能深窺哉

殿司
弓箭手
內射

嚴非
深文
峻法

殿司

入射

州賑

復辭劉

復論劉

辛未宣押選鋒策鋒兩軍弩手一千六百一十一人入內射 是月詔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

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 楚州饑賜米五千石賑之 劉珙起復同知樞密院宣撫荆襄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兵甲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 陛下

中興聖政卷五十

十三

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其敢禁無一言以塞明詔哉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務禁衛之卒規箠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敵臣不知其為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施設得宜元氣充實則廓清宇內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

命太子尹京

論中階軍

主官不兵

望百

治盜

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 上納其言為寢前詔 以皇太子尹臨

安府尋以晁公武為少尹李彥穎劉焯兼判官陸之望馬希言為推官 五月戊寅宰執奏王朴荆鄂點

軍事梁克家奏近諸將御下太寬今統制官有敢鞭統領官以下者否 太祖皇帝設為階級之法萬世

不可易也 上曰二百年軍中不變亂蓋出於此虞允文秦法固當守主兵官亦要以律已為先 上

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官不能制其下反為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已故耳 壬辰 上曰近日雨暘尤

中興聖政卷五十

三

好麥已登場稻田亦下種矣虞允文奏農人得雨種稻得晴刈麥雨不闕事 上曰朕心惟望百姓富實國計又其次也

臣留正等曰古者以富民為先民富而國自富後世專務富國故民貧民貧則國雖富而不得保也

壽皇專意涵養惟望百姓富實而國計則次之其先後次第豈不較然著明哉

辛丑 上語及臨安事因曰韓彥古在任時盜賊屏迹比其罷也羣盜如相呼而來以此知治盜亦不可不嚴惜乎彥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盜之術治盜

當嚴治民當寬難以一律

臣留正等曰臣嘗觀漢班固叙循吏傳以謂王成

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至論趙廣漢韓延壽非不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

誅其褒貶之意昭然明甚不可誣也為國家者以民為本故王成黃霸之徒得在循良之列如使專

於用嚴而長於治盜則廣漢延壽足矣然智者終不肯以彼而易此也聖訓謂治民不可用治盜之

術其於考覈吏能者可謂明也已矣 六月壬子右正言許克昌奏日者命臺諫兩省以

上以四條薦士宜皆盡心公選訪聞劉之柄頃為京局以侵盜官錢掄付棘寺盡償所盜鑄官放罷李發

中興聖政卷五十

四

頃為靖州迫於七十輒自申部擅減十年意欲撓冒關陞磨勘吏部以其無廉耻欺罔劾奏之降兩官勒令致仕二人皆汙薦墨聞者竊笑又聞二人皆胡銓

所薦而之柄與之衡又劉章子也章身為從官奉詔薦士而乃徇私罔上烏得無罪望下三省公議舉者

之罪詔依胡銓可降授左通直郎劉章可降授左通奉大夫 乙卯進呈張權劄子淮西麥熟米價平秋

成可望 上曰時和歲豐卿等協贊之力朕當與卿等講求其未至者以答天休虞允文奏聖德無關動

合天心 上曰君臣之間正要更相做戒朕有過卿等悉言之卿等有未至者朕亦無隱庶幾君臣交修

君臣交修

以答天貺

臣留正等曰君臣之間以誠相與故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亦無隱於其君君不疑於其臣則從善於流改過不吝而衆美具矣臣無隱於其君則嘉謀嘉猷入告于后天下之事亦何往而不濟哉君臣之間相與如此則不求於天而天休自至理之必然也 壽皇聖德無闕而君臣更相儆戒之念不忘于中此其所以克享天心也歟

丙辰太常寺丞蕭燧論人君聽言必察其可用之實所言與所行相副然後可信 上曰所論甚當人誰不能言但徒能言之而已要當觀其所行書所謂

中興聖政卷五十

五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也乙丑宗正寺丞戴幾先輪對因論人材當以覈實為先 上曰堯舜用人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此責實之政

臣留正等曰言顧行行顧言者君子之事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者小人之事也欲謹君子小人之辨必於此焉察之書所謂敷奏明試者亦如斯而已此責實之政人主所當留意也

丁卯 上曰侍從或除人卿監必有闕負宜擇其可為者卿等可選數人將上 秋七月乙未梁克家奏近時有兩事皆前世不及 太上禪位 陛下建儲皆出於獨斷 上曰此事誠漢唐所無朕常恨功

選為監官
人卿

景文
宗太
業功

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漢文景耳虞允文奏 陛下以儉為寶積以歲月何患不及文景如太宗功業則在 陛下日夜勉之而已 上曰朕於創業守成中興三者皆兼之蚤夜孜孜不敢怠違每日晨時已無一事則自思曰豈有未至者乎則求三兩事反復思慮惟恐有失

臣留正等曰天下至大萬幾至繁君道至難憂責至重雖聖明之主必懷兢兢之思而不敢怠也古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然則一日之間求斯須自暇自逸而不可得矣 壽皇慕文景之富庶與太宗之功業而蚤夜孜孜不敢

中興聖政卷五十

五

怠違事事深思惟恐有失憂勤如此足以光前下而裕後世矣

上曰朕近於凡上書一將字往來尋繹未得擇將之道卿等更思之虞允文奏人才臨事方見 上曰極是唐太宗安市之戰始得薛仁貴

臣留正等曰勞於求賢者治之本也怠於求賢者亂之階也昔之人主或精誠通於夢寐或眷注有同飢渴其得人不同其用心一也 壽皇於凡上書一將字往來尋繹聖心勤勤如此較之漢文拊髀而思頗牧勝之遠矣

是月賑湖南江西饑中書舍人范成大言夫賑濟

賑湖
饑江

書將
才求

免准 浙錢 益錢 傷流 移戶 稅制 論制 人變 嚴劫 盜劫 人劫 論劫 言劫 財劫

嚴紀 階級 罪紀

賑糶其要不過兩言莫不便於聚人莫良便於散給
詔免兩淮民戶丁錢兩浙丁鹽絹 上諭輔臣曰
范成大言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有一家
數丁者當重與減免卿等更詳議來尋又蠲旱傷路
流移戶稅 八月乙巳 上語黎州邊事令宰執以
書諭胡元質吳總等如蠻人以市馬要我則且住一
兩年使權常在我彼無能為自然安帖畏服 丙午
殿司左軍劫馬軍司使臣家被獲 上曰不當以治
百姓之法治之虞允文奏強盜已不可貸况軍人乎
已未進呈兩浙漕臣糶積積米 上因宣諭曰洪
範八政以食為先而世儒乃不言財穀邦之有儲蓄

中興聖政卷五十

七

如人之有家計欲不預辦得乎

臣留正等曰孔子論理財必曰義孟子論足財必
曰政事後世如唐劉晏號計臣之最有功者至其
分掌租庸亦必以士人為之是知財穀之事正儒
者所當知而世俗或以不言為是可乎此聖訓所
以拳拳於八政之首也

戊辰趙樽乞陞差孟俊閣大亨 上曰孟俊可依
閣大亨係使酒犯階級雖閱二年事干軍政此未可
也 庚午 上謂宰執曰朕近日宮中覺得無事卿
等想甚勤勞又曰卿等凡所謀猷無不曲盡每深嘉
歎朕近日無事又時過德壽宮 太上順養愈勝天

盡之 觀之 道之

因江 湖早 歉募 兵募

議略 去煩 文煩

顏悅好朕退輒喜不自勝虞允文奏神器之重得所
付託聖懷無事自應如此堯獨高五帝之壽者以此
上曰誠然

臣留正等曰漢唐以來如漢高帝之於未央唐太
宗之於大安肅宗之於興慶其事親之道皆有愧
於聖人無足稱者惟我 壽皇日致其孝與舜同
符豈惟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亦使萬世知聖神之
軌範焉耳

九月壬申朔 上曰江西湖南旱歉恐可募兵兩
路各且募千人梁克家奏外路募兵多憚所費虞允
文奏曰撥截上供亦可 上曰然所募之人發赴三

中興聖政卷五十

六

衙切恐太遠當與分撥允文奏江西去江池為近湖
南去鄂渚為近 上曰可便降指揮仍與分撥行下

戊寅 上曰漢高帝初年專意馬上之事世祖增
廣郊祀亦在龐蜀既平之後共人規恢遠略罔不在
專繁文末節蓋未暇問梁克家奏高帝創業世祖中
興今日之事乃兼守成 祖宗二百年來典禮畢備

當以時舉 上曰典禮何可盡廢抑其浮華而已自
今以往卿等每事當先務實稍涉浮文必議蠲省
臣留正等曰世俗求耳目之娛而不思可用之實
是以貪畫餅而棄穀粟慕文繡而捐布帛其為害
有不勝言者為天下國家亦如是而已然則崇實

許承
田營

荆襄
移屯
二便

六部
長貳
薦舉
不司

增事
賞藝
之賞

饒州
饒州

效屏虛文非真主其孰能之

壬午湖北京西總領兼措置屯田呂游問言本所
所管營田屯田內官兵闕人耕種之處乞依舊頃畝
出榜召百姓依元額承佃從之租課令本所拘取

丁亥進呈呂游問得旨措置襄陽寨屋梁克家奏
將徙荆南之屯否 上曰欲令移去如何虞允文奏

曰荆南之人歲歲更戌自此可免道塗往返之勞然
有二不便 上曰襄陽極邊驟添人馬對境必致驚

疑允文奏此正是一不便又自荆南至襄陽水運千
餘里河道淺狹難於餽糧此二不便以臣愚見不如

先移軍馬餘續議之 上曰甚善可諭此意令呂游

中興聖政卷五十

九

問同秦琪措置 是月進呈六部長貳歲舉改官人

皆是後來許依職司收使今合依舊法 上曰甚好

梁克家奏在京選人無外路監司薦舉若六部長貳

又不許作職司必不得改官 上曰舊法既然當使

人從法不可以法從人也虞允文奏舊法京局不以

選人為之故六部長貳不作職司亦可今皆用選人

後來磨勘不行必重申請却須更改 上曰此事續

議施行 冬十月甲辰虞允文奏兩司增加糾力事

藝升進者千餘人費不過七千餘貫昨有賜金盃者

軍中歡呼無不歌艷 上曰聞其戴盃乘馬而歸道
路聚觀如此見者必勸矣 是月賑饒州饑 上因

罷宗
司與

宗建
本末

改和
州花
裝隊

戒改
法之

詐詐
稱八
廂罪

覽知州王鉅賑濟畫一曰饑歲民多遺棄小兒已付

諸路收養如錢物不足可具奏來於內藏支降 罷
紹興府宗正行司以其事歸大宗正司 本朝宗室

皆聚於京師 熙豐間始許居于外 崇寧間始即

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宗院 靖康之禍在京宗室

無得免者而睢雒二都得全 建炎初將南幸於是

大宗正司移江寧而西南外初寓於揚州及鎮江卒

又移於泉福二州而居會稽者乃 紹興初以行在

未有居第權分宗室居之及 恩平郡王璩出居會

稽遂以為判大宗正司至是省之 十有一月丁亥

中興聖政卷五十

十

裝隊昨已更改與其臨敵旋行抽摘不若逐色團結

之有素也 甲午虞允文奏舊法黃甲不曾到部人

在銓試下等人之上 上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

當終有窒礙不如加詳審於初則免改更於後也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其成之也難則其壞之也

不易鹵莽於其始必致悔於其終物理之固然也

况立法定令以貽億萬世者乎使世之議法者皆

知仰遵睿訓加詳於初尚何勞於更法哉

是月策制科眉山布衣李 入第四等賜制科出

身 十有二月戊午進呈外路收捉八廂指揮先是
軍人王俊自稱八廂詐取軍中錢物配廣南 上曰

御前從來無八廂差出可擬指揮行下諸路如有自稱八廂之人即行收捉根勘至是進呈上顧虞允文曰卿昨所言若真八廂對人自稱亦所當罪此言甚當

臣留正等曰夫人主求天下之英賢以為耳目如所謂選卒者雖不可無然終非足恃者也一軍士自稱八廂曾何足云而眷旨丁寧如此亦足以垂憲矣

丙寅詔都統制歲舉所知二人統制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為上以善撫士卒為次以專有膽勇又為次將校士卒惟其所舉從臣僚之請也 是月令閣

中興聖政卷五十

五

門官依文臣館職輪對 是月移馬軍司屯于建康府 四川總領所奏昨緣本路措置備邊樁積遂申朝廷乞降空名度牒仍拘收四川事故僧道度牒繳納訖欲乞將已賣過四千五百道作第一料所有去年十二月內已降二千道今更乞貼降二千五百道湊作第二料下本所出賣拘收價錢擬赴宣撫司專充備邊樁積非遇緩急分文不敢支用從之 趙雄使敵附國書復請陵寢及受書之禮及雄入辭敵使其臣宣諭云傳語 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 宋朝來祈請 徽宗皇帝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講和 宋國自當來祈請 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

年使來却妄請鞏維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 欽宗皇帝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俊來報聞今 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維山陵附葬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敵主庸人耳於 陛下無能為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簞食之迎倒戈之舉 上甚悅

中興聖政卷五十

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

趙雄

降牒四所

馬司建康

許閣門對 兵統 詔官 舉人

存留醫學科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一

孝宗皇帝十一

乾道八年春正月辛未禮部大理寺狀臣僚言乙置太醫局及醫生試補之法得旨更不置局依舊存留醫學科逐舉許令赴試

臣留正等曰周官醫職五此先王仁民愛物之政也或八人或六人少者二人耳凡官皆有府史胥徒之屬於此獨無焉唯醫師總稽其事則僅有二十有四人置之未嘗濫也且其職高者止於上士待之未嘗過也 國初設太醫令蓋循漢唐之舊而置局始於 慶曆之四年當是時治安之日久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聖人所以仁天下者於是備舉至 熙寧增置丞及提舉官 崇寧置學以倣兩學之盛則其流廣極矣 壽皇聰明冠古 乾道三年始罷局生醫士豈非以時方抑文崇實恐其為國用盡耶及是議臣有請姑令存醫學科許赴試而已蓋庶幾周官之意焉

辨真偽正邪
言不以取
人言不以取

戊寅太常博士楊萬里輪對論及人材 上曰人材要辨實偽要分邪正又曰最不可以言取人孔子大聖猶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臣留正等曰堯舜觀人之法曰敷奏以言明試以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五一

正孟
享朝
獻位

功夫賢否固不專定於言也而必繇言以進 壽

皇銳意于治旁招英俊凡得以言徹上聞者無間於中外高下聖鑒所照必辨實偽必分邪正上符堯舜下述孔子公聽並觀而表裏見焉今觀當時人材並進議論層出雖誕謾儉佞之徒亦或廁迹其間旋即呈露譴斥隨之豈非因言觀行之效歟若槩謂人不可以言取而厭絕其言使是非善否俱無因至前則非 壽皇意也亦非堯舜意也

乙酉太常少卿黃鈞奏切謂國莫重於禮禮莫嚴於分伏見四孟月 景靈宮朝獻 皇帝與羣臣俱拜於庭心切疑之退而求之禮經考之儀注有所不合問之掌故則渡江之後羣吏省記者失之也曲禮曰君踐阼臨祭祀禮器曰廟堂之上口口在阼又曰君在阼正義曰阼王人階也天子登祀升階而行可也 神宗 元豐間詳定郊廟禮文明堂太廟景靈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宮行禮兼設 皇帝版位于東階之上今親郊之歲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 皇帝拜上從臣拜下矣獨四孟朝獻設褥位於阼階之下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用之大夫士臨祭之位非所以正禮而明分也欲遵元豐之制每遇 皇帝孟月朝獻設褥位於東階之上西嚮以禮則合以分則正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欲依所乞及乞於見今儀注內修定施行詔從之

六〇一

太子論
儀入學

正相
官丞

丙戌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 皇太子入學之儀
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梁克家
奏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
世子如此虞允文奏此事備於禮經後世罕有舉行
者 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

臣留正等曰三王教世子之法備矣猶必齒於學
者非徒示謙抑崇觀美也學之為王者事而王道
莫大於人倫蓋君臣父子長幼之際實天性之流
行人事之根柢天地萬物之所繇立聖人以是定
本極經政教學以明之蓋使皆盡其理而循其則
也自其為世子而周旋其間則彌綸範圍之本立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三

矣 壽皇聖慮及此萬世所宜取法也

二月乙巳詔曰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
殊而相之實一也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汨於唐
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
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捨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
之議乎肆朕稽古釐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
事成為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

臣留正等曰官制沿襲其失尚矣唐太宗定授田
之制修寓兵之法最為近古至增損官制而宰相
之名猶不正況庸主乎 壽皇謂僕臣不可以長

莫不書
張說黃

百僚釐而正之自非聰明睿知卓冠前古深明奮
庸熙載納誨輔德之要而審於因革之宜安能及
此且漢氏丞相之號則可矣自蕭曹以刀筆吏為
之而大綱終未立今聖詔有曰丞相者道揆之任
也所以待大臣蓋漢唐人主不足以知之後世其
亦體 壽皇用相之意哉

虞允文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曾懷參知政
事張說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懷之奇仍賜出身
尋詔已正丞相之名其待中中書令尚書令尚存虛
名雜壓可刪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張說者父故省
吏也說以父任為右職妻憲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四

知閣門事 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 乾道初落

副字七年春除簽書左司員外郎張栻侍講席因諫
止之遂以觀察使陞節度奉祠至是乃復申前命起
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說答詔
於是二人皆與外祠乃令姚憲權給事中書讀行下
趙汝愚時為著作佐郎不往見說率同列並請祠不
報會其祖母卒不俟報即日歸省父因自劾 上不
加罪就除知信州 已酉詔隨龍判太史局李繼宗
兩該德壽宮應奉轉三官許回授可將與男安國補
太史局保章正充歷算科臣僚言保章從八品與宣
義成忠郎等爾使其精於歷算雖特命之可也用其

命回繼
授宗李

許六
察隨
事彈
奏

父之回授則恐不可開此例爾雖曰三官以易一命若使異時羣臣近習有不知事體不顧廉耻皆乞用此例 陛下何以拒之更加聖慮而寢其命詔從之丙辰御史臺狀得旨令開具六察所隸覺察彈劾事件并見今監察御史職事以聞本臺契勘覺察彈劾日前並係殿中與長貳通行風聞彈劾即不屬六察其六察管取索所隸百司簿書公案點檢稽違差失行遣不當等事合依應指揮並分隸六察虞允文等奏 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 上曰今既分隸六察可許隨事彈奏自此臺綱肅清矣

臣留正等曰古者凡為臣子皆得以言事孟子責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五

砥龜為士師數月而未言士師刑官也由是言之則朝廷皆可言之臣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蓋雖至微亦得因其職以言也後世臺諫既有定負視古已甚拘况處六察之職者但點檢所隸百司簿書之稽違則得言者母亦太狹乎 祖宗時監察御史皆許言事此令典也 壽皇舉而復之所以廣聰明來忠直正紀綱糾邪慝者莫要於是 祖宗規模凡天下之事唯以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天子操至公而審是非焉治道宏博遠過漢唐 壽皇兩日之間正丞相之名定六察言事之制大綱並舉在位二十八年朝廷清明海宇綏靖有自來也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五一

不買
民田
為教
場

期於
雪耻

三月己巳馬軍司李顯忠乞兌換民田充都教場有司申民間不願欲每畝支錢五貫文收買 上曰馬司諸軍皆未有教場否虞允文奏雖有之但未有都教場以備合教 上曰建康營軍馬自有大教場每遇合教可以時暫教閱允文奏豈非 聖意不欲取民田否 上曰然

臣留正等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兵事雖不可緩而農事尤急 壽皇方銳意武備嚴教閱修器械凡州郡禁卒土軍弓手以至民兵並加訓齊及有司請買民田充教場則抑而不許先後之序審矣詩云有常德以立武事其謂是歟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六

壬午 上泛論人材顧謂虞允文等曰士大夫難得任事之人蓋為風俗未醇今雖稍有祇是未多允文奏承平時前輩名臣如范仲淹韓琦等在邊尚猶難之 上曰當時往往亦多失利蓋由未甚知兵允文奏非不知兵但不教之兵難以禦敵 上曰西夏小境當時亦自枝梧不行所以馴致丙午之耻 朕今孜孜不倦期與卿等共雪之今聞敵人上驕下惰朕所以日夕磨厲必欲令今日我之師徒如昔日敵人之兵勢蓋思反之也

臣留正等曰 靖康之變中國之大耻臣子之深憤也若曰勢有不敵姑從和好以養威俟時可耳

六〇三

戒使兵
酒官

點檢軍船
戰諸

倘惟幸於無事則敵人之性包藏不測其可恃乎
諸葛亮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至於成敗利
鈍非臣所能逆睹而乃畏其强大忘我君父之
讎則非立志者矣 壽皇聰明勇智規恢滅敵觀
所以論大臣者其義正其志果其察利害也審雖
天時未至功烈未建然而聖武昭然雷厲風行固
足以折西北驕傲之氣而堅其恭順之禮矣
庚寅殿前司奏乞令董世英等總轄軍兵於揚州
牧馬 上曰向來聞董世英及張唐臣使酒朕嘗戒
之張唐臣已遵約束後改朕以二金碗賜之董世英
聞尚未悛豈宜差去可別差人仍令本軍戒諭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七

臣留正等曰漢文帝召河東守李布欲以為御史
大夫又以其勇使酒罷之徒采於一毀一譽之言
而非實知也布謂恐天下有心窺之帝但慙而已
河東重郡也御史大夫要任也布亦知名者也而
猶有不察若董世英張唐臣輩在軍中未為顯顯
者 壽皇皆知其使酒及其既遵約束與夫未悛
又皆不能自適聖人之明不亦遠乎且其改也寵
以賜予而未悛則戒諭隨之照之如日月警之如
雷霆誨之如父師聖意所向六軍靡動孰有不激
厲思報者乎
壬辰宰執進呈乞點檢諸軍戰船 上曰舟楫正

修正三公少法
擢等第
武舉
給黃
罷宰
國用制

是我之所長豈可置而不問鄂州荆南江州可差姜
詵前去池州以下委葉衡具數奏聞仍令逐軍日下
修整 丙申詳定一司敕令所奏修正三公三少法
諸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左右丞相為宰相少師少
傅少保為三少詔從之 是月親試舉人賜黃定以
下及第出身有差仍賜御書益稷篇 武舉正奏絕
倫特奏並依文舉例唱名日給黃牒賜及第出身有
差 夏四月丙午進呈宰臣制國用事 上曰官制
已定丞相事無不統所有兼制國用更不入銜
臣留正等曰至矣哉斯言任宰相之專責宰相之
重也唐德宗嘗語李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八

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潭泌曰不可宰相之職
不可分也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
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嗚呼
此豈一言之失哉由其心猜克自用必以為事有
所分則人不能欺耳而但認其失於辭則又諱過
者也德宗陋矣何足為聖時道獨歎夫乾元不大
其始則坤何以承之 壽皇謂丞相事無不統更
不以兼制國用入銜是望其臣以帝王盛時宰相
之職業也君德如此寧復有不能展布之慮耶且
夫不兼制國用云者非漠然不復問也特不當親
其期會條目之繁瑣者耳昔者冢宰於歲之杪五

命遠
郡守
課農

穀既入則量其所入以為所出之數蓋上自天子
膳羞服用與凡宗廟祭祀之式皆得以品節此非
冢宰疇敢任之推是言之則侍御僕從屬之內度
而稽其秩敘幾其冗倖宰相所當任也將帥兵旅
隸之樞府而察其能否去其蠹弊宰相所當與也
陳理義攷古今經筵責也而輔養聖德修其不逮
則宰相為近論得失糾奸貪臺諫事也而維持公
論正於未然則宰相實先若曰彼分其職相不預
焉君安於無事相幸於逃責豈所謂事無不統之
意哉臣益知 壽皇之言為國家計也蓋甚大
知化州黃克仁朝辭進對 上曰遠方小民政賴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九

郡守撫摩勸課農桑

臣留正等曰守令為愛養斯民設也今惟催科而
已矣又豈問民事耶內地大郡朝廷所推擇也其
人賢否易聞也其民疾苦易知也則猶或竭力於
愛民之政若夫其地遠其郡小又唯據資格畀之
符竹且徇於時論之所急自非性仁明者能復念
吾百姓乎 壽皇臨遣化州守臣專責以撫摩勸
課農桑 聖語春溫雖嶺嶠隔遠皆已在涵育之
內彼必知所奉承矣是以薄海內外恩澤溥博所
謂不泄邇不忘遠視武王有光焉

甲寅戶侍楊傑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一斗別

書益
稷賜
士前

納五合即正稅不及一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
上即納一升惟充賑給不許他用今諸路州縣常平
義倉米斛不少年來雖間有灾傷去處支給不多訪
聞皆是擅行侵用從來未曾稽考乞下諸路常平官
限半月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收支數目仍
開說逐年有無灾傷檢放及取給過若干并見在之
數實計若干目今在甚處椿管結罪保明文帳申部
稽考施行從之 己未虞允文等蒙宣示賜新進士
御書益稷篇不勝榮幸梁克家奏益稷首載治水播
奏艱食未載君臣更相訓教之意學者因 宸翰以
味經旨必知古人用心矣 上曰如所載無若丹朱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十

傲等語見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文奏舜與皋陶賡
歌之辭舜則曰股肱喜元首起皋陶則曰元首明股
肱良又繼以元首叢脞股肱惰之語君臣之間相稱
譽相警戒自有次序如此所以能致無為之治 上
曰然此篇實以民之粒食則知務農為治之本至於
告臣隣之言則曰庶頑諂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
以記之又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古之聖人
待天下之人未嘗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則必以刑
威之今為書生者多事威文而忽茲二事是未究古
聖人之用心也因欲使知之

臣留正等曰益稷一篇舜禹皋夔相與論治道詳

臣留正等曰人主敝政二曰特旨曰宣諭法令所不可則以特旨行之議論所當執則以宣諭止之彼請為此者必曰權者人主之有也而拘於章程遷於臣下之言是人主不得有所為也又豈知賞罰予奪一切稽之成法付之公議正所以齊羣動定民志而尊嚴朝廷苟不正其本隄防一決則是以天命天討之公柄而徇僥倖者之私欲矣夫遷轉有止法所以裁冗濫也復為之法曰非係特旨不許轉行是復闢一路招之矣 壽皇今詳議除去庶清流品不至泛濫然則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哉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十一

福建鹽法

是月福建鹽行鈔法從轉運陳峴之請也仍支請一十萬貫作本陳俊卿時帥閩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故其利甚溥福建八州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他路比也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關用則必橫斂農民稅務既虧常額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

立宗室法

喜歲積蓄

賜祭

戒廣德守水

本意也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 立宗室

銓試法 六月辛丑 上曰連數日雨止天氣晴明

歲事有望虞允文奏曰麥已食新米價日減 上曰

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更積得二年經常米

便有三年之蓄則此未嘗如此仍須嚴切戒約只置

場和糴聽百姓情願入中不得纖毫科擾 壬寅新

江西運判劉焯朝辭進對論今日州縣窮空無備及

當今利害 上曰江西旱荒之餘極有合理會事故

輟卿往又曰州縣直是無備亦多由官吏非其人

丙午傳自強劄子父察遇害於燕山乞賜謚得旨賜

謚忠肅 己未新知廣德軍富杞朝辭 上曰廣德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十一

小壘地多水旱卿到任或有水旱奏來

臣留正等曰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

則小其事人情之弊自古然爾况萬乘之威九重

之遠自非開之使言則災異之實安能盡徹 上

聽耶歐陽脩嘗歎 景祐初大霖雨殺麥河溢東

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

言今歲秋常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

食朝廷因舉田令約東州縣吏無遠近皆望風惡

民言水旱甚者答而絕之畿之民聚訴於宰相於

是遣使出視始知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

逸耳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租嗟夫 仁宗

賑西災 獎展事 楊留職 水江

參茶舊 用馬法

瑞抑 諛獻 滕

罷廬 田七

堯舜之心也愛民之政孚于天下徒以三司一言
壅之吏遂不敢以實聞使人主果惡聞災異則弊
將若何 壽皇德意天覆諭廣德守臣以地多水
早且令奏來夫水旱之多常情所諱也而預許其
具奏彼為郡者何忍欺君罔民而憚于言也當是
時四方水旱亦或有之而州縣無敢蔽欺荒政備
舉斯民各家安集之賜嗚呼仁哉

是月江西水災命賑之 葉衡乞落楊展統制權

字 上曰展於職事之間留意可作職事脩舉特與

陞差 秋七月己巳臣僚言 祖宗馬政茶馬司並

專用茶錦緞博易北漢皆便近茶馬司專用銀幣甚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三

非立法之意况茶為外界必用之物銀寶多出外界

甚非中國之利詔四川宣撫司參舊法措置 庚寅

知光州滕瑞奏遇天申聖節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

約二丈餘兼造山棚高三丈餘凡用絹五十匹襍皆

投進 上曰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是月知廬州趙善俊言朝廷頃者分兵屯田其不可

者有三臣謂罷屯田有三利習熟戰陣之兵得歸行

伍日從事於教閱一利也無張官置吏坐以糜稍無

買牛散種以費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

具屋廬無一不具以資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詔

廬州見屯田官兵並行廢罷其田畝牛具令趙善俊

知通 經總 制錢

單差 役弊

盡數拘收給付歸正人請佃及募人租種 八月庚

子新度支朱儋言經總制錢項自諸州通判專一拘

收歲入至一千七百二十五萬緡繼命知通同掌而

歲虧二百三十萬緡故曩者版曹奏陳專屬通判其

後又因臣僚劄子乞委守臣於是知通同共拘催

分授酬賞之制夫州郡錢物常患為守者侵取經制

錢分隸之數而多收係省以供妄費今使知通同掌

則通判愈不得而誰何乞仍舊委之通判而守臣不

預從之既而戶書楊俊言若令通判拘催切恐守臣

不能協力乞照 乾道二年指揮令知通同共任責

分賞從之 辛巳臣僚言州縣被差執役者率中下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四

之戶產業微薄一為保正鮮不破家壞產昔之所管

者不過煙火盜賊而已今乃至於承文引督租賦焉

昔之所勞者不過橋梁道路而已今乃至於備修造

供役使馬方其始參也饋諸吏則謂之辭役錢知縣

迎送僦夫脚則謂之地理錢節朔參賀則謂之節料

錢官負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醋額則謂之醋息

錢復有所謂承差人專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謂傳帖

人名在諸廳曰直實不曾承傳文帖亦令就崔而占

破伏望申嚴州縣今後如敢令保正副出備上件名

色錢物官負坐以贓私公吏重行決配如充役之家

不願親身祇應止許願承差人一名餘所謂傳帖之

給度 常平 糶

州詢 水常

無處用 心以人

奉天 時

欲 租 賦 水 四

類並行住罷從之 壬子浙東提舉鄭良嗣言收糶
常平尚少錢五萬三千二十餘貫詔禮部紐計度牒
給降 乙卯 上謂輔臣曰昨因檢唐書李吉甫傳
見栖筠為常州刺史適值游飢浚渠廩江流境內遂
豐稔不知江流遠近可令浙漕及常州考求古迹以
聞 癸亥兵部侍郎黃鈞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人
而取之量其材而用之 上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
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無私

臣留正等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夫欲取天下之
善而先有以實其中則是非賢否何由見耶是故
有鄙薄空言之心則知學守道者或難進矣有厭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五

憚生事之心則憂世救時者或難用矣有嫉其好
名之心則忠言沮矣有疑其合黨之心則善類危
矣 壽皇以無心處之既言其明又言其不偏又
言其無私非廓然大公者能之乎此知人之哲所
以上齊堯舜也

甲子著作佐郎丁時發奏人君須平時奉天得天
助然後可以立大事 上曰朕曉夕念此所謂止之
禱久矣時發奏近來多竭民力以事不急 陛下當
恤民以固本 上曰朕非特要建功業如漢文景蠲
天下租賦事亦將次第施行 是月四川水災命賑
之 九月庚午 上曰自秋以來多陰雨今已十日

祈晴 獲應

戒奢 俗

定江 錢西 虞允 文宣 撫四

晴矣正當收穫歲事可保朕蚤莫精心祈晴天意可
見 壬申 上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繞遇豐年稍
遂從容則華飾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
奢華之不至甚非所宜今年遠近豐登赴此秋成欲
使民間各務儲積以為悠久之計將來宜降詔戒諭
仍趁時廣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

臣留正等曰賈誼議漢世庶人墻屋被黼繡偏諸
之服倡優僮隸為繡衣絲履之飾以為是驅民於
飢寒而為奸邪盜賊言至切也然是時漢興二十
餘載海內晏然衣食既滋殖矣風俗華侈猶曰安
佚之流使然也中興以來民庶而未富大室無累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五

歲之儲貧民無朝夕之計而上下相習侈靡日益
甚夫富猶不可侈也今貧而侈可不深慮乎 壽
皇躬行節儉以風示天下深病民俗之奢因遠近
豐登欲降詔戒諭使民間各務儲積以為悠久之
計仍廣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噫何其知民之悉
憂民之至愛民之無窮也

是月定江西四監鐵錢額每歲共鑄三十萬貫江
州廣寧監興國軍富民監各一十萬貫臨江軍豐餘
監撫州裕國監各五萬貫 命虞允文宣撫四川授
少保武安軍節度使仍降度牒三千道及銀會中半
一百萬貫付本司 上用李綱故事御正衙親酌卮

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榮始期以某日會于河南既而上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上寢不樂明年上遣二介持御札賜之戒以面付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其子不敢啓不知何言也冬十一月丙寅朔是月詔官田除兩淮京西路不行出賣應諸路沒官田產屋宇并管田並措置出賣以戶部左曹郎官主之諸路委常平司其錢赴左藏南軍令置庫眼椿管臣僚言在法光祿大夫節度使已上即合定謚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苟其人行應謚法而下無異詞則以上於朝廷而行焉紹興間以守臣捍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而其官品或未該定謚於是特許賜謚指揮故以定謚者給敕而以賜謚者給告近來請謚之家却有官品合該定謚並緣紹興指揮輒經朝廷陳乞賜謚不議於太常不覆於考功獨舍人命詞行下是太常考功二職俱廢而美謚乃可以幸得也此則法令之相戾者也大凡命詞給告皆三省官奉制宣行列名於其後今特恩賜謚禮命優重冠王言於其首而宰相參政給舍並不入銜獨吏部長貳考功郎官於後押字殊不類告甚非所以尊王命嚴國家也况舍人掌詞命之官猶不入銜而賜謚初不議於考功乃亦押字理有未安此則制度之可疑者也望今後定謚賜謚一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七

嚴定謚法

職田止色

莫濛使敵不屈

劉珙過關事

遵舊典至於誥命之制亦乞令禮官詞臣考尋舊章詳議續中書後省禮部太常寺議上今後若有官品合該定謚即仰其家經朝廷陳乞下有司遵依定謚條法議謚給敕施行如係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并應得謚德邛園聲聞顯著條法指揮陳乞賜謚之人或奉特旨賜謚者即依紹興三年指揮命詞給告施行從之十有二月戊申詔諸路職田已降指揮與免拘借尚慮循習額外收斂自今止理正色仍不得過數多取違戾令提刑按劾從臣寮之請也 是冬莫濛充賀正使正月三日敵廷錫宴前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本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伴使見濛堅執不回遂為白敵主午後始從其請就館賜食 是歲劉珙免喪復除湖南過關見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已兼聽並觀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 上加勞再三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六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五
孝宗皇帝十二 編輯所藏書

詔司監

乾道九年春正月壬午詔曰夫部刺史之官所以周行郡國班宣風化總方略而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守土之官出於其部時爾監司之任最為近而易察者也而求其凌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如讎奉公不撓者蓋寥寥而有焉甚則朋比苟且訖無舉奏民瘼不聞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其悉乃心毋冒于憲凡在厥位明體朕懷

臣留正等曰導上之德意而達之四方察吏之能否民之疾苦而徹之朝廷部刺史居其間實任之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也砥名厲節趣公謹法之士既少乃朋比苟且訖無舉奏則天下之脈絡何由貫通 壽皇頌明詔以鼓舞之誠急所先務哉

是月以王之奇知揚州兼淮南安撫使 中書門

王之奇 淮南帥

罷福 建鈔法

下省言福建鹽貨自來止是州軍分立綱數自行般運出賣以辦歲計近改為鈔法聽從客販訪問州郡緣住般賣却致支用不足切慮敷擾以為民害詔罷鈔法諸州軍綱鹽並依舊分撥官般官賣所有本司元借本錢一十萬貫并已賣到鈔面錢一十九萬貫并續賣鈔面錢並拘收赴左藏庫交納 起居舍人留正言所修記注自 紹興十五年以後至目即多

隨月修注

秦印紙

治不罪

統制可

差人 閱軍 甲衣

有未修月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疎略愈見難以修纂乞令二史將即日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聖語隨月編纂仍將 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並於次月上旬送付史官隨具已修月分奏聞從之 閏正月丁酉進呈鄂州都統制吳挺奏前任人秦琪既改除空印白紙五十幅以行上曰恐異時妄有所用可便追取挺又奏琪冒請合開落馬四百餘匹草料又朝廷降錢修造軍器皆不堅利所降錢琪輒營運自私今已立式製造 上曰軍器不葺錢乃自私秦琪不可不治并行下吳挺勒合千人子細開具著落聞奏正名定罪庶彼無詞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己亥進呈馬軍司陞差統領官張遇為統制梁克家等奏比張遇赴都堂審察見其人衰老庸謬 上曰統制官不可苟任異時大帥皆於此乎選使其有謀老固無害者且謬則無所用 庚子進呈諸州軍揀發禁兵分番赴忠銳軍教閱其至者雖有衣甲軍器而歸者往往無有乞行下州軍修葺增添梁克家奏非特諸州為然近吳挺所申鄂州軍亦如此恐三衙江上諸軍亦有軍器損壞不葺處理合點檢 上曰須不測差人諸軍閱視則無得而隱此事誠不細克家奏步司統制官王世雄交割之初見甲皮多斷爛弓弩箭脫壞恐出入有誤使用亦嘗與臣等言之

上曰世雄乃能留意職事亦可喜

臣留正等曰人主志所欲為四方萬里環而應之
怠弛一生其間則弊亦隨矣其機蓋甚神也漢宣
帝為治所以使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
技巧工匠器械後世亦鮮及之者屬精綜核始終
不渝焉耳 壽皇之治兵政敗隱者罪之老繆者
去之至於軍器則自三衙以及江上諸軍又及諸
郡之禁卒並整葺三四日之間屢致意焉聖志宏
遠所以繼宣王復古之規模雖俟時不戰而威
武震于天下也

庚戌宰執進呈先得旨臨安府既有路分都監一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三

負而平江府又有一負何也可并路分鈐轄負數契
勘創始之由至是梁克家奏初皆因特添差後遂因
仍作闕 上曰可盡刷諸路所增數見任人許終滿
後不再差 丁巳進呈教令所條目內一項正月一
日 皇帝御大慶殿受文武百僚朝賀內奏祥瑞表
并讀表一負差執政官又一項奏雲物祥瑞請付史
館太史令一負差本職官 上曰此等事皆文具不
須立法可盡刪去梁克家奏聖訓如此使後世知聖
時不言祥瑞豈非盛德之事哉
臣留正等曰祥瑞之物使誠不期而至耶聖人猶
不尚也况人主一有所蔽則珍符休應紛然四出

法祥刪
瑞奏

負官去
兀兵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五二

者皆欺諛之為矣漢武帝唐元宗英明之君也及
甚為邪說所盪則佞臣方士得以罔之如玩嬰兒
孝文恭儉寡欲然猶幾陷於玉杯延壽之詐甚矣
佞言之易入也 壽皇於教令條目盡刪去奏祥
瑞等事拔本塞原過漢唐賢主遠矣

戊午太子詹事李彥穎劄子奏竊以 皇太子在
東宮唯講學一事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
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既更四載才講尚書終篇
今進講周易始三之一大抵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
恭聞 真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遍禮記
等書亦皆數四 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亦講學不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四

倦是以聖而益聖巍巍如此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
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故臣欲
以庶子或諭德一負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
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記 辛酉幸玉津園宴射
二月己巳 上曰前日內閣忠銳軍射藝甚可觀
此本諸州烏合士卒訓練有方遂成紀律誠為難事
主兵官當議推賞 辛未勘會已降旨揮令諸路監
司各限十日條具不便於民事事件奏來所有奏到文
狀詔令左右司看詳

臣留正等曰天下民瘼多矣 壽皇孜孜求之使
民情不艱於上聞王澤不壅於下布誠有父母斯

東宮 禮記 添講 射藝 喜軍 忠銳 看詳 諸路 不事

六一

朋黨
不難
破

民之心哉宜其固邦本於無窮也
戊寅宰執內殿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 上曰朕
嘗思之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
之所在而已梁克家奏寔如聖訓

臣留正等曰大哉王言古今朋黨之論定矣朋黨
之為天下患其原甚長其末甚酷君子憂世者爭
為辨析以解人主之惑其說亦甚衆區區然曰如
是而為黨如是而非黨如是而為君子之黨如是
而為小人之黨凡此皆展轉致辨於朋黨之中非
能超然獨觀諸其表也 壽皇論朋黨不難破不
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其宅心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五

甚平其操術甚約非聰明不惑正大無私能為是
言乎大抵朝廷不當有朋黨之論而人主不當有
嫉惡朋黨之心蓋朋黨之所由起端緒固不一要
之常自小人唱為此名以加君子歐陽脩曰小人
欲廣陷良善人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疵惟
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此悉見其情矣然則
黨論方興之際人主惟理之從朝廷之所選擇之
所黜黜初不必問其誰黨之人也揆諸理而是則
取之非則去之是非昭明人心自孚忠賢雜還儉
佞屏伏綱紀畢正朝野大和而黨論亦且消矣苟

惟惡其為黨則意嚮一移是非易位况小人善為
深詭以自託於孤立無助之迹而君子見善如己
有必樂傳譽知賢不敢蔽必加汲引愛君愛國惟
正是徇議論又往往多同則其形似皆黨矣人主
於是盡厭棄之不幾於舉國家賞罰予奪之柄而
為小人空善類之用乎今不必遠述前古我國家
嘗有指 慶歷 元祐諸臣為黨者矣 仁祖處
以大公是以羣賢復集迄至 太平 紹聖以來
姦臣誤國惟黨之是去則其禍可勝數哉臣切誦
壽皇聖語非惟足以消釋朋黨抑亦進善良安邦
家之要存焉誠萬世龜鑑也若乃遷就皇極之說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六

賢否並容好惡不分而曰將以平黨論也則恐君
子小人兼進惡必勝善矣豈 壽皇是是非非之
訓哉臣是以妄窺聖意而極論之

三月乙巳侍御史蘇峯奏伏覩關斬廣南提舉官
廖容劄子廣州都鹽倉有積下支不盡鹽本銀計錢
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四貫文又點檢得本路諸州
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窠名錢物內有見在寬剩錢
五萬貫欲行起發少助朝廷經費奉旨依並令赴南
庫送納者臣切謂 陛下即位以來屢卻羨餘之獻
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人急
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緣 乾道七年提舉

蘇嶠
請餘
美餘

官章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
為廣西運判廖容實繼其後故到官未幾便為此舉
其為愚弄朝廷莫此為甚訪聞此錢並係鹽本錢潭
到任時尚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政儲積不敢
妄用潭取其半以獻今容所獻止十一萬緡已是竭
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為繼異時課額不登誰將任
其咎者欲望特降睿旨卻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
司依舊充鹽本內常平寬剩錢亦乞椿留本路為水
旱賑貸之備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羨餘之弊上欺人主下蠹生民非難
知者而小人屢敢以是進豈非謂利之可動人歟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七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也孟軻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
曰利陸贄曰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
為本以財為末誠使義利之說明於上則奸罔之
徒何自乘間耶 壽皇諭臣僚捐利之請却椿積
寬剩之獻而不受所以正君德清化原警吏治者
至矣

丙辰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奏云臣觀孔子
謂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
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言其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為經常之制亦其勤儉

人主
不當
貪心

置饒
錢司

武忠
武藝

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咸則三讓成賦中邦
而繼之以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蓋有深意後世之君
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之外至於筭及緡錢舟車
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為懷治效不難到也
上曰人主苟有貪心何所不至 是春以王楫李大
正並為提點坑冶鑄錢於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
浙潼川利州路分隸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
州司除潼川府利路坑冶銅寶係逐路轉運司拘催
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
坑冶鑄錢司為名兩司行移連街按察 夏四月庚
午 上宣諭曰忠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殿前

中興聖政卷五十一

八

司諸軍武藝亦習熟梁克家奏人無南北惟教習而
用之如何耳 上曰然 乙亥樞密院勘會已降旨
揮乞回兩浙路禁軍土軍弓手竊慮州縣循習舊例
差使諸般窠役遂致武藝因而廢惰理宜措置已降
指揮禁軍令帥司土軍弓手令提刑司行下諸州軍
將發回并見在人禁軍責守臣并本路訓練兵官土
軍弓手令守令各籍定人數姓名不得亂有差使窠
名禁軍仍許逐州諳曉軍務兵將官一負土軍弓手
仍委巡尉並專一訓練教閱以備不測差官前去按
閱如武藝精強即與陞擢弛慢不職當職官並取旨
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兵不惟聚於中都統於大帥而後可為用也州縣之兵誠能撫摩之練習之使皆足恃則雖有戎邊征遠之役而國內不搖盜賊無所窺伺矣此 壽皇經武之要略也

己丑起居舍人趙粹中劄子奏竊見 祖宗盛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欲望聖德詔宰執侍從歲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其被舉者令赴都堂審察如委可任籍定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倅貳以儲其才候任滿日或陞之機幕謀議入為寺監郎曹出為監司邊郡俾之習熟邊圉利害他時邊帥有關即於數內選擇其資歷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九

郊祀 免祀

舉才 之選

稍高入為卿監侍從遇有邊事以備詢訪如 祖宗時仍乞嚴詔丁寧詳擇其人勿徇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 上曰帥才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好若然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癸巳進呈龔茂良奏馬驛利害并及買象事梁克家等奏樞密院見差使臣趙璧往邕州催買 上曰郊祀大禮初不繫此有亦可無亦可其差去使臣可令喚回 臣留正等曰郊祀之有象所以備禮容嚴出入也視西戎之焚不猶有用乎武王當通道之餘猶待召公諄諄言之 壽皇因宰執奏催買象則以為

大禮初不繫其有無遂令喚回所差使臣非惟見聖心不寶遠物高出前古且令後世知事天之道在誠而不在物也

士夫 須諳 練疏 通 朱熹 持 官 改

己未進呈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獻廟一次梁克家奏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 上曰士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今十餘年諳歷物情世故豈止讀書為文所能該貫雖博學要須為有用乃可朱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可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十

臣留正等曰學固貴有用古之人所為用之家國以及天下者俱有條序其宏遠似迂而於理實切也其純正似拘而於事物實無不通也要之不徒剽辭章泥訓詁則隨其大小所成俱足用矣若必待能周旋時論馳騫事功而後謂其不泥而有用也則所取者無乃多淺俗苟且俯仰欺誕之流乎 壽皇聖學高明觀其諭大臣云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來諳歷物情世故此誠得二帝三王經綸之學也如謂士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則所以期待天下之士甚至也又謂朱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則所以容養天下之士甚仁也

皇太子尹京免太
水東賑 災西江

有君如此正聖道可明儒學可伸之時矣當時宰
執間或且謂朱熹泥於所守而少通夫必嚴其所
守而後求通則通不失正今乃重於通而輕於守
則通之敝猶甚於泥也世亦有誦陳言持高論而
不適而用者彼蓋子子然以文義自喜徒徇為善
之名而於理義未親切也理義誠盡則天下固無
理外之事而可次第舉矣然則安可槩視凡務正
學者為固滯不通也耶今庸陋小成之說所以易
售而信道者所以益寡由此等議論勝也 壽皇
聖訓所及蓋將起學者空虛無用之病而或者進
說乃情於一偏豈非輔贊啓沃之大缺歟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十一

是月 皇太子免尹臨安 洪吉饒信等五郡水
災命賑之 六月己巳臣僚上言近年州郡例皆窮
匱不能支吾原其凋弊之因有棟汰之軍士有添差
之冗員有指價和糴米之備償有綱運水脚錢之糜
費有打造歲計之鐵甲有拋買非泛之軍器有建造
寨屋之陪貼有收買竹木之科敷有起發棟中廂禁
土軍弓手之用度有教閱民兵保甲之支費郵傳交
馳使者旁午是數十者皆州郡之蠹所以致闕乏之
繇也 陛下灼見其弊十已除去七八惟是棟汰軍
人并離軍人及歸正添差不釐務州郡甚以為苦日
增月添無有窮已財賦所入有限而增添之費無窮

恤州 縣困 弊

禁非 法聚 致斂 置斂 春鐵 錢監

南北 豐凶 之異

欲望特降指揮下吏兵部三衙在外諸軍都統總領
司凡棟汰軍人并離軍使臣諸色添差不釐務人各
相照應自來立定人數員闕不得過數差注分撥令
共理之臣得以留意牧養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 祖宗立國初意方懲藩鎮之患圖
損其權以尊朝廷於是諸郡兵財之柄悉歸於上
矣然其時賦役寬簡民物紓和猶未聞殫匱之憂
也及 熙豐變法而取於民者頓加矣 崇觀廣
侈而取於民者又益加矣中興未能弛之且有加
焉是故郡縣空虛日甚於一日然則豈惟民貧之
可慮哉國勢亦既弱矣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十一

則久孟思所以變通之乎 壽皇因臣僚言歸正
添差并離軍等人困弊州郡欲指揮不得過數差
撥即命其請誠有意於固本矣
詔令諸路監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斂並緣申請妄
進羨餘違者重寘典憲令御史臺覺察 是月置斂
州斂春鐵錢監歲以十萬貫為額仍減舒州同安監
歲額一十萬貫 秋七月庚子進呈江西轉運司申
到一路州縣自六月十二日至十九日連日大雨早
禾徑可成熟又奏淮南路申到雨澤霑足 上曰朕
與卿等尤當上下交修以答天貺又進呈郭剛元居
實報北境旱久大無麥禾泗州東平府徐州蝗生河

統官選
制須

守法
僥倖

以北饑饉流徙尤甚是日浙東江西兩淮等路申雨澤霑洽秋成可必 上曰淮水一葦可航而南北之異如此梁克家奏修德為暴之應昭昭不誣 上曰朕與卿益當交修庶政以答天意 是月護聖步軍統制王世雄改除 上曰此軍統制官乃儲大帥之地不可不遴選其人 八月癸酉內批龍雲陳師亮添差梁克家等奏於指揮有礙 上曰卿等如此守法極好 上又曰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覲覲心漢畫一之法貴在能守

臣留正等曰至矣哉 壽皇從善之速守法之堅反己之周也人主有所欲為臣下執而不行多有待於論說之詳及其從之亦多勉強甚則以忤旨不售又甚則譴斥隨之今大臣一言非惟樂從且褒諭再三非從善之速乎自昔事有關於人主之身猶易言也惟出左右權倖之意則往往難於轉移蓋其憑依甚親營求甚秘凡所以取九重之寵而拒絕外庭之議者甚巧是以人主每私焉不能自克今除授之私遽止不吝深言覲覲之因而有取於漢之畫一非守法之堅乎且諱過者人之情也聖語乃謂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洞然明白事當理盡非反己之周乎

戊子臣僚上言建康府駐劄御前後軍軍人李進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三

軍劫盜
兵主

等各持刀劫盜馮念二家本軍差將官軍兵捉獲其吏部人吏將獲賊人引用獲強盜法擬行推賞已降指揮孫福等四人各特與轉一官張顯等一十一人各支犒設錢令看詳上件條法係是海行不干礙官司軍兵即非本部合用條法今檢准見行條法諸監臨主司所部犯法及失覺察者自有罪名何緣更當推賞臣以謂當今要務莫先於軍政當罰而賞與賞盜何異軍政如此紀綱法度後將奈何欲望特降睿旨將本軍將佐孫福等四人推賞指揮特賜寢罷仍乞參照前年戚世明部下軍兵杜彥等作過將佐降官等指揮比類責罰施行其張顯係是隊將亦合一例行遣外其餘捕獲軍兵却合依已得指揮推賞庶幾稍正軍律以警後來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詔孫福等更不推恩捕獲官依已降指揮支賞吏部引法不當可從杖一百科斷

臣留正等曰兵不可不蚤正素治也司馬光嘗上疏論習軍政其一也以謂國家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長此不已有以異唐之季世乎斯言誠深切矣况又將帥進或不以正無材智威信以馭其下甚至培克士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十四

水詔興 進呈 會要 玉燄 嚴之 糶

卒資為交結則紀律不復敢嚴平居無事弛慢以
玩法怨悍以要賞糜所顧憚設有緩急變態百端
並緣欺罔弊將若何且身隸五符而公肆奪攘於
闕闕之中此甚無制度也本軍捕而獲之猶不足
償失而何賞之敢異夫其得是賞也必有委曲其
間彼將卒習見朝廷法令之可遷就恩澤之可僥
倖也則綱紀將日紊矣 壽皇英明果斷洞照情
偽收用賞之誤懲援法之欺此雖一事而所以嚴
朝廷重名器謹師律沮吏姦具在是矣
是月詔興水利 九月辛卯朔 是月進呈中興
會要 太上 今上玉燄 台州饑命賑之 冬十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五
月甲子臣僚言伏見浙東諸郡今歲例有旱傷如温
台二州自來每遇不稔全藉轉海般運浙西米斛粗
能贍給訪聞浙西平江秀州管下邊海諸縣自來凡
有他郡客人般運米斛例不放令出海前去是以糶
販者稀少荒歉之處為害甚大欲望特降指揮下兩
浙轉運司并平江府秀州嚴行禁戢仍令重立賞榜
許人陳告如有違犯將官負奏劾公吏斷配施行若
其他有似此過糶去處亦乞令轉運司行下禁戢詔
從之
臣留正等曰過糶之非霸主猶知禁之秦為富强
者也亦輸晉粟焉况王者如天地斯民猶吾赤子

增人名儒講義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卷五二

梁克家罷 曾懷相 陳升卿 淳熙元年 詔改元 熙

而或出內庫銀絹代輸身丁錢撥上供錢對減四
川酒課而民間作佛老會以報 上恩詔漕臣以
水旱之實聞戒州縣檢放多是不實皆以賑飢恤
災而民被實惠矣
是月梁克家罷相出知建寧府從所請也 以曾
懷為右丞相張說知樞密院事鄭聞參知政事沈夏
卿同知樞密院事尋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十有
一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陳升卿賜出身除監察御
史 戊戌郊詔以明年正月朔為 淳熙元年初詔
改元 純熙尋以取法 淳化 雍熙為義改元
淳熙 辛亥臣僚言訪聞今歲旱傷非特浙東被害
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尤甚
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為軍和州多是先被水
患繼之以旱目今民已艱食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
內災傷不即申陳致失檢放條限或有雖曾申聞措
置賑濟事件朝廷未與行下切緣救荒之政譬如拯
溺拯焚勢不可緩今欲從朝廷專委逐路提舉官疾
速巡歷災傷去處如委係失收不曾檢放或減放不
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倚閣令候來
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糶米斛拋降馬料及諸色科買
並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糶賑濟去處許提舉官將
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已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六

六一七

條畫到措置賑濟事件朝廷速降指揮庶幾官吏便可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自昔四方有災惟患言者隱其實小其事不患其張皇也其拯災惟患奉行者吝於費緩於備不患其過當也 元祐中蘇軾在浙西因歲大旱次年復大水請于朝求所以賑荒者臣僚乃或難之范祖禹歷詆其非朝廷於是多從軾之請吳越之民遂免流散且是時方法 仁宗政事凡有未便民者悉罷行之而臣僚忍視一方赤子嗷嗷之急必令詳奏災傷分數賑貸次第若深疑其虛濫不實者賴國家仁厚之積有餘君子多務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七

忠實惻怛以承休德是以外有如軾內有如祖禹者反復開陳而上澤不壅矣 壽皇矜念淮浙江東西水旱之變既禁戢過糶矣又戒實言荒歉矣至是又命逐路有失檢放之限更行體訪諸州應有賑濟之請無得稽遲凡可以寬斯民者無言不行豈非至仁歟

漢州什邡縣楊村進士陳敏政家特賜旌表門閭自敏政高祖母王氏遺訓至今五世同居並以孝友信義著聞本州以其事來上故有是命王氏年十八歸于陳歲餘夫卒守志不嫁在家事舅姑盡孝教子及孫皆篤學有聞節操行義著於宗族鄉閭鄉人不

郊祀

臘雪

敢以其氏呼之皆呼之曰堂前猶私家呼其母張商英為之傳云 十有二月庚午先是十一月庚子曾懷等奏郊祀禮成普天同慶自原廟行禮陰雲閣雨既謁清廟瑞雪應期未明而齊以至青城宿齋圓邱歲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故高穹降格靈貺如此 上曰如卿等所言然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答天貺可也是日進呈次 上曰臘雪應期二麥正仰此曾懷奏近得四方書問皆云冬至郊祀成禮瑞雪先期以為殊慶可見四方氣候皆同今又得雪此乃陛下勤政願治聖慮頃刻未嘗不在民天地報貺蓋有自也 上曰邱之禱久矣聖人之意以謂修己責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六

有常固非臨時所能祈禱也 臣留正等曰天命之難謀詩書言之備矣自昔帝王所以敬天而奉若其意者必正心修德講學從諫任賢去邪勤政節用寬刑省役飭弊興利動容周旋與天為一是以天心悅穆災害不作而休祥應之不然意慮偏諛嗜慾膠固平日此心已與天不相似而乃暫施敬於祭祀之時望昭格於祈禱之頃天其果易動耶 壽皇嚴親祠之禮天地報貺瑞雪應期雲氣澄霽大臣方頌詠盛德而聖意愈加寅畏諭以正當修飭此其至誠悠久自強不息與帝王同符至是得雪大臣又且歸美不知聖

旌敏家義 陳政行政

小事亦創

廣西復益官法

減三丁州額 黎蠻犯邊

心所以對越上帝者蓋無頃刻之不敬非一朝夕之積也切觀聖語云邛之禱久矣聖人之意以謂修己貴有常固非臨時所能祈禱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聖敬日躋上帝是祗 壽皇盡之矣

乙亥新知欽州鄭人傑欲乞於所在差兵級二十人逐州交替起發前去之任 上曰此雖小事恐其他援例不許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皆當謹其微也况賜予者人情爭趨之始以為小而輕予其一牽援不已僥倖必多兵級二十人事甚小也 壽皇恐其他援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九

例卻之防微杜漸若是其嚴則夫祿秩爵命有大於此而法令所不許者寧復啓之乎此其為後世訓也至矣

是月廣西鹽復官賣法從帥臣范成大之請也二

廣鹽法自 靖康間行官般官賣法至 紹興八年

後因臣僚言其為利甚博遂改行鈔法節次更廢不

一至 乾道六年逐司互有申陳遂自八年詔令兩

路通販官鈔九十萬貫同認歲額然實於西路歲計

不便遂詔廣西鹽住行鈔法撥還運司均與諸州官

般官賣以充歲計 是歲減紹興府嚴處州丁絹額

黎州蠻犯邊 下開

闕下

中興聖政卷五十二

十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二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三

孝宗皇帝十三

淳熙元年春正月庚子 上宣示文字一紙云蔡洸具到衢州守臣并本路監司措置會子申繳文歷比他州稽緩守臣可恕所專責者監司其提刑趙彥瑞特降兩官曾懷奏賞信罰必要當如此 上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也 己酉詔已降指揮令殿前司主帥於二月內就茅灘合教諸軍訪聞舊來每遇大閱主帥例設酒食如待客之禮可專劄下王友直毋得循習務令軍容整肅 庚戌進呈安南事 上曰安南入貢禮意可嘉可令有司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討論賜國名典故以聞 二月戊午朔進呈江西安撫司申檢準 紹興三十年七月九日指揮將諸路禁軍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專一教習弓弩手帥司每歲春秋選差將官前去諸州教閱緣 乾道新法按閱條內不曾修立詔令諸路帥司遵依元降指揮施行仍令教令所修立成法 上曰諸路揀中禁軍土軍弓手須常令教閱責在守臣如有違戾當坐其罪 辛酉詔平江府將魏壽卿見存家產抄估補填所侵盜官錢以臣僚言壽卿知無為軍巢縣移易大軍錢二萬二千餘貫入已故有是命 庚午進呈差曹冠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時冠差遣屢經繳駁 上頗

不可擇官

軍禁請

李加天

封祚

步司教

用弊人

憐之朝廷欲以沿海制置司幹當使臣闕一員改作文臣幹辦公事處冠 上曰此却不可古者為官擇人未嘗為人擇官今乃因冠而改窠闕近於為人擇官也可別尋闕次處之

臣留正等曰傳曰人官有能也又曰聖王量能授官此為官擇人之說也夫為官擇人則必能是事者然後處以是官上無輕授下無曠瘼故職業修而治功立也若乃為人擇官非徇請託之私則行姑息之愛而已豈體國之義哉朝廷欲易闕以處曹冠 壽皇斷然不可且曰近於為人擇官聖訓如此誠可為萬世法也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庚辰詔州郡循習舊弊巧作名色饋送及虛破兵卒以接送為名多借請受并假官權攝支請供給之類又聞諸司與列郡胥吏牙校月有借請蠹財困民致令歸正揀汰之人拖下請給仰諸路監司帥臣覺察 是月賜交趾國名安南李天祚加封南平國王 三月辛卯召步軍司中軍弩手射鐵塚簾赴內教 庚戌臣僚言用人之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近世一官或闕自銜者紛至始則悉力以求之不則設計以取之示以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以資格而取求不已未

張人補
特官濟

官去右
名左字

王奇帥
之罷南

聞朝廷有所懲戒也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官司職
義也昔公營私利也今中外求官者惟計職務之繁
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例而欲速
公家之事未嘗為旬月計也願明詔大臣深思致弊
之由共圖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奉職從之
是月進呈浙西帥憲司保明進士施浦等各出米五
千石賑濟欲遵格補官 上曰朕不嚮爵以清入仕
之源今以賑濟補官却是為百姓 初 祖宗因唐
舊分別流品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上
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
賊及流外納粟尤不使汙士流蓋不待分左右也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三

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
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 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
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犯賊則
併去左右字論者尤以為當 紹聖以後復去之
紹興初方務行 元祐故事故左右之制亦復行至
是有趙善俊者建言以為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
省去從之 是春言者論淮南安撫使王之奇好為
大言備位無補欲為脫身之計遂請分閩之行淮上
荒殘之餘首建招誘耕鑿荒田多請官錢空名綾紙
而去所招之人間以妄包已狃熟田計為頃畝以補
官者遂罷之之奇既罷淮南復分為東西路 夏四

室訓
名宗

制詔
科舉

聚議
用漢
故事

久任
將帥
牧守

論奔
競壞
氣節

月丁巳朔 是月宗正寺請訓宗室名翼祖下廣字

子連繼字 太祖下與字子連孟字 太宗下必字

子連良字親賢宅多字子連自字棟華宅茂字子連

中字魏王下時字子連若字 詔舉制科略曰昔我

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 議載在方冊

慶歷 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

五月丙申進呈臣僚劄子陳請伏見六部及諸寺監

官同共討論勘當文字多是不曾聚議取辦臨時遂

致考究未盡供報稽緩乞今後令所轄所隸官司會

議供申 上曰此用西漢故事甚為得體便可施行

己亥簽書葉衡言兵權繫於將帥民命宅於牧守

二者之患每在數易望自今精加選擇使材稱其職

然後力行守久任之說以破數易之害從之 甲寅

著作郎木待問奏士大夫氣節不立惟在 陛下涵

養作成如奔競之習最壞氣節不可不革 上曰當

如卿言必見之賞罰使之懲戒

臣留正等曰恭聞 仁宗皇帝一日謂輔臣曰比

來臣僚請對何求進者多求退者少耶王曾對曰

苟抑奔競豈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矣士大夫

氣節不立奔競實壞之然所以革奔競者固自有

道也苟惟上之好惡不明下之趨嚮不一使奔競

者卒得志將以善風俗難矣 壽皇謂必見之賞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四

軍升點

罰使之懲戒可謂革奔競之要道歟

六月丙辰朔詔王友直吳挺持身甚廉治軍有律凡所統馭宿弊頓除可並與建節旄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提舉台州崇道觀秦琪身任帥臣蠹壞軍政專事阿附貪墨無厭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臣留正等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馭將之道莫先於賞罰然焉得人人而賞罰之賞一以勸百懲一以警衆在乎至公至明而已 壽皇課諸將之功罪不崇朝而口口之旌節或竄以散階賞罰並用無所偏倚所勸懲者奚止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五

王友直吳挺秦琪等輩哉

戊午詔累降指揮已有差遣人不得干求換易比來約束寢弛日益奔競今後似此之人可依已降指揮三省具名聞奏當議降黜其已授差遣人朝辭訖限半月出門 己卯詔知漢州 沂主管宗道觀晁公退各降一官新州編管張松移南恩州沂等薦舉夔路鈐轄陳彥充將帥任使至是密院審察彥別無可采故也 是月詔議給饗東嚮之位初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官給饗則 太祖東嚮乃者 紹興五年董敦建議乞正 藝祖東嚮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 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

議東位

治罪不薦

不換差遣

正廟制遇給饗則東嚮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晉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侯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懋楊晨莊必強李弼直皆以其議悉合於禮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陞對奏陳甚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傳順翼宣四祖禘祫烝嘗並行特祀而 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嚮則受命之主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 光堯皇帝深以為然即擢董弁為侍從叔父渙為御史是時趙鼎為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論而欲袞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六

饗虛東嚮今若稽之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 藝祖為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 藝祖東嚮始尊開基創業之祖其太廟常饗則奉 藝祖居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 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親盡而祧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與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晉既用德明與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別建一廟為四祖之廟或祔天興殿或祔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給饗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帷而 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

蠲放
早傷
賦稅

東路自 淳熙元年為始作三年帶納江東路候豐
熟作兩年帶納江西路即不曾據州軍報到災傷數
上曰既是災傷若與倚閣稅賦亦無從出可並與蠲
放如有已納數目與理充一年合納之數

臣留正等曰持法守常者有司之吝道也損上益
下者聖主之至恩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即位
以來勤求民瘼愛養民力寧儉於用而不肯使天
下之匱乏寧無餘而不肯使天下之不足蠲逋已
責捐利與民殆未易以縷數而四蜀之市估二廣
之鹽筴所以與之者雖百萬計不吝也其他或因
守臣之請或因監司之言斟酌裁損以厚天下者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七

又不一而足 乾道之旱兩浙江東西倚閣之數
米以斛計者九十七萬有奇而絲綿羅絹不與焉
浙東江東錢以緡計者十四萬五千三百有奇而
江西不與焉始也止欲倚閣俟豐歲而後取聖訓
所宣特與悉蠲除之雖天下之澤豈有踰於此哉
夫財散則人聚本固則邦寧民之愛戴有隆而無
替者其必原於此矣

丁酉詔諸路州縣市令司日下並罷官司及在任
官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市價支錢不得科抑減剋如
違以違制論許民戶越訴

臣留正等曰古者有司市之官辨物而平市俾市

存撫
正人

胥以莫賈又有賈師以令之使有常賈凡若此者
皆以為民也市令司之設其始亦不過掌物價之
貴賤以時知其登下而已吏並緣以為奸顧厲民
以自養至於官取之價反輕於民其何以使商賈
皆悅而願出於王之市哉聖慮及此誠仁政之所
先也

癸卯中書門下省奏關外四川沿邊諸處及金州
上津皆有歸正等人詔令四川安撫制置司行下都
統司將上件歸正等人常切存撫毋令失所

臣留正等曰嚮化慕義有不可却之情則綏撫安
輯有不得已之費况南北之勢未合則激勸之道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八

當然其可恤一時之費而忘萬世之計哉辛巳之
役國威大振自潼關以西臨洮以東黃河以南長
淮以北莫不響應幾半天下而與敵抗是時不吝
爵賞不惜金帛駕馭天下之豪英而用之又豈拘
於尋常之尺度哉王世隆起於山東及其歸也便
殿召見賜之金帶鞍馬即日拜武功大夫而為御
前統制官矣耿京起於濟南及其遣人進表也即
加天平軍節度使而為檢校少保矣其餘或以一
城歸或以一旅至莫不顯賞以旌之而其有戰功
之多者事定之後或廩之於諸司或餉之於諸軍
或官之於諸郡有任滿接續請給之優恩有未滿

詔躬守 視躬守 災視躬守

命諸開 路開諸 其路開諸 陂塘修

明大誣 臣大誣 謗大誣

令密 院密 心密 除差

三月陳乞差遣之異渥昔之歸正者不磨勘不奏薦而今則有磨勘奏薦矣昔之補官者有減五官減三官而今則並免減矣以至淮東置五十四官莊以給歸附之人假之牛具畀之糧種者亦皆以其持愛君之心而至慕中國之義而來則恩意以懷之亦不可後故也

甲辰詔沿江被水之家令守臣胡與可躬親巡門相視既而相視到被水貧乏之家六百三十有八詔令左藏南庫每家支錢五貫文仍許於沿江白地二百畝內依元來丈尺指射蓋屋居止量入白地租錢戊申江東提舉潘旬言被旨所部州縣措置修築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九

濬治陂塘今已畢功計九州軍四十三縣共修治陂塘溝堰凡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二所可灌溉田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二頃有奇詔割下諸路依此逐一開具以聞 是月曾懷復相先是臺臣詹亢宗李棠論李杓王宗已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續棘寺根究無實乃貶責亢宗及棠而復相懷續言者又論參政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求傾奪其相位乃罷憲尋責南康軍居住 八月庚辰 上曰密院差除切須公當如親舊有乞差遣者須分明具出資格合入差遣將上待朕處置庶免人言 壬午 上諭宰執曰朕進用人才初不因其薦引之人而為之

不薦去 以留才

去留唯其當而已若薦者偶以罪去被薦者相與為奸則當併逐若初不阿附而有才能當依舊用之楊傑奏 陛下聖訓誠為至當 上又曰蘇之為人初不害禹之成功傑又奏 陛下聖訓及此誠堯舜之用心矣

臣留正等曰聖王之用人也猶工師之用木長短大小各隨其才而器之惟至於朽折敗腐者而後置之不可用之域其人果賢也吾用之果非賢也吾去之是用入之道也不觀其人之賢否而視其薦者之去留是教天下之士使為黨也驩兜之薦共工皆斥之可也四岳之薦鯀四岳豈鯀之黨哉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十

君子以道相同衆人以利相從然則其有黨者必非君子也然世之病君子者必為黨之一說何者不如是不足以惑人主而盡逐天下之異已故也聖訓及此固以深燭君子小人之情偽天下之福孰大於是

九月戊子宰執奏事畢 上顧謂曾懷等曰前日

詔德壽言 太上飲酒樂甚 太上年將七十而步

履飲食如壯年時每侍 太上行苑園間登降皆不

假扶掖朕見 太上壽康如此喜固不可言及回顧

皇太子在側時和歲豐中外無事人情熙熙三世同

此安榮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懷等奏此皆 陛下聖

喜太 原壽

在官選外
京更補

減放江湖
苗秋

不以恭為
北人順喜

德聖孝昭格天地有以致之 庚寅詔行在職事釐

務官自今任滿非擢用者並依資格更迭補外 壬

辰詔江西湖南路累經災傷所有上供米斛逐年已

行減放外今年雖是豐熟尚慮民力未甦所有第四

第五等人戶合納 淳熙元年秋苗特與蠲放一半

如州縣輒敢違戾拘催許人戶越訴及不得容縱人

吏作弊將第三等已上稱第四等以下人戶減免並

令監司覺察按劾聞奏 乙未進呈淮東安撫司申

商進等私攬成三等銀過淮北分與北摧場牙家事

發有銀牌天使走馬到泗州徑入獄審問陳二及攝

同知趙德温并一管軍千戶對問 上曰彼能如此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十一

甚是楊侯秦敵主本無他但其臣下有妄生事 上

曰然切不可以此為喜於理固當安靜然非我君臣

之志也可以此意宣諭三省

臣留正等曰戰國之時齊居山東事秦最謹不見

兵革之禍然而不免於亡者恃秦之不我病也諸

葛亮之在蜀無一歲而不出師所以保國之道其

在於斯歟夫有急則坐薪嘗膽以為憂無事則既

細娛而忘天下之大患為國遠慮者豈如是乎昔

者 慶歷盛時契丹既守和好夏國亦受封冊韓

琦建言謂當此之時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

憂又況大統之未一大恥之未雪其可一日而少

以觀錄
正諫為鑒

志於此歟然則不以敵國之懷為安而常慮天下

之危聖謨洋洋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

新知隨州蔡戡奏論唐太宗正觀諫錄上曰從諫

正是太宗所長此書置之座右可為規鑒

臣留正等曰從諫帝王之盛烈唐之太宗有焉正

觀之治仁義既效此非從諫之驗歟若昔 皇祐

之際唐介言事忤旨初欲貶春州別駕再移英州

又改為潭州通判未幾而復召再居言職 仁祖

之量天地不足以侔其大也恭惟 至尊壽皇聖

帝之德莫大於聽言 隆興之初士氣激昂蓋駸

駸乎 皇祐之盛近臣論事言雖切直莫不寬顏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十一

聽納雖小臣一時賜對之言尤簡記於數年之後

好善之意同符 仁祖而猶有取於唐之太宗者

謙德之至也

丁未詔張薦不合輒受賄賂追三官勒停彬州居

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李川不合私通饋遺降授

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右武大夫楚州團練使王公述

輒以財請求軍職降授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放罷左

武大夫貴州刺史宋受降授右武大夫修武郎閭門

祇候劉士良降授保義郎並放罷內張薦係武經大

夫文州刺史特於遙郡階官上追三官

臣留正等曰時方用兵則疆場之上有智力者皆

治苞
首受賂罪

曾觀

自致於功名息兵不用則軍旅之中雖庸懦者皆足以容其不肖由是僥覲之心生而賄賂之謀勝矣夫以文帝之嚴尤寬於張武之受金而聖斷剛明獨不恕於張薦之受賂者蓋方修明軍政之時誠不可以開僥倖之門也豈以一說之故而撓國家之法哉同時降黜若李川若王公述若宋受若劉士良各有嚴譴之辭凜然可畏而於王公述之制有曰惟其背公營私日以苞苴請托為事則侵牟士卒以自膏潤蓋理之必然者燭物之情何其明也冒濫之風於是乎革矣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三

冬

嚴責
易恩
澤禁

興紹
供上

戒用士
夫術數

十月壬戌詔自今違法賣易恩澤及薦舉受賂之人因事敗露有司定罪外更取特旨重作行遣 戊辰詔紹興府今年合起發上供苗米四萬三千五百石特與蠲放以守臣張宗元言諸郡旱傷故也 十有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戌簽書樞密院事楊傑劄子奏近因奏事論及時政伏蒙宣諭朕嘗訓戒士大夫曰侍敵當用詭道在朝當用誠實百餘年來嘗患西北強而中國弱正緣反是侍敵既無奇策動則為敵所窺在朝以術數詞傾以躁競取進風俗之弊當據正之仰惟聖謨嘉言切中時宜臣備位樞臣躬受玉音欲望宣付史館詔從之

戒徇私

君臣不事形迹

曾懷罷相

論留聖意

臣留正等曰華夏之分不可潰也雖恥之義不可忘也切窺天王之用心安肯一日而忽於此哉天下譬之一身中國猶元氣也西北猶外邪也士大夫不以術數相傾各竭其力以事君則中國之強誠如元氣之充雖有風寒果何自而襲之故夫天下之禍亂皆有所自來而外敵之盛衰係乎中國之強弱聖訓之意深矣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四

甲辰以龔茂良參知政事因奏事畢賜坐 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 上從容曰自今諸事不可徇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未是處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房杜傳無可書之事蓋輔贊彌縫不見于外所以能然衡曰臯夔稷契在唐虞之朝其見於後世者都俞吁咈數語而已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使迹見于外 曾懷罷相除職奉祠懷以疾自請也 以葉衡為右丞相 己酉著作佐郎鄭僑劄子論 祖宗朝每日召見講讀官至 仁宗朝始有間日一講之制 上曰自 太宗 真宗始置侍讀講官於聖學尤為留意 臣留正等曰堯舜之稽古禹之好善言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又學於傳說續熙光明之歌於詩汲汲皇皇之載於傳記夫豈誦說云乎哉蓋將

上恩用
下法守

以啓德性之高明輔聞見之廣博鑒古今治亂之
幾達人情事物之變修之身而形之天下存之心
而見之事業 列聖相承共由此道雖以天縱之
資尤不忘於講學而天下之士格於小智之私徇
於偏見之陋顧乃以學爲末者是豈足以識聖學
之妙哉

壬子進呈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
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
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事 上諭葉衡龔茂良曰奉
行法令在下不可不嚴事既上聞却當從寬然後各
得其宜今屬郡違戾監司已置不問而乞朝廷嚴行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五

禁約事體不順遂詔令本路監司開具散酒當職官
吏姓名申尚書省

臣留正等曰古之王者三宥然後制刑公猶使人
追之上用其恩而厚下守其法而嚴上下之職分
固如是也監司不任怨而每事欲取必於朝廷之
施行則果何以法爲哉宜乎聖訓之丁寧也

十有二月甲子詔臨安府鹽官縣三鄉旱傷可減
放苗租等六千三百八十石先是本鄉人告旱傷本
府差察推方傑減放止一千六百一十石漕司委準
備差遣方伯達同本府糧料院錢閱知縣李宗文再
同檢視合放上件詔方傑展二年磨勘 丁卯詔前

前軍
中軍
內教

修吏
部七
司法

因例
立弊
之法

淮南
復分
東西
魏王
治二
州惠

軍與中軍各帶甲射射爭賞內弓箭手以六十步每
人射八箭要及五分親弩手以一百步每人射六箭
前軍以十三日中軍以十四日並射射鐵梁簾赴內
教 是月修吏部七司法參政龔茂良言官人之道
在朝廷則當量人才以擢用在銓部則宜守成法以
差注蓋法者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私以方圓
輕重也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
之者也例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
患在於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於因例立法今吏
部七司法者自晏敦復裁定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
無弊緣臣僚申明衝改前後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

中興聖政卷五十三

六

情向者 陛下深知其弊嘗加戒勅毋得用例破條
然有司巧於傳會多作條目於是率修立成法矣臣
謂用例破法者其害淺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詔有
司講求本末將新舊法相與參考舊法非大有所抵
牾者弗可輕去新立條制凡涉寬縱於舊法有違者
一切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可以遵守從之
是歲淮南復分爲東西路 皇子判寧國府魏王
愷徙判明州治二郡咸有惠愛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三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四

孝宗皇帝十四

淳熙二年春正月甲申朔 二月癸亥詔泉州左翼

軍去朝廷二千里每事必申密院殿司恐致失機自

今遇有盜賊竊發一時聽安撫節制 三月己丑進

呈何澹試館職策有御筆勾處奏審取旨 上出文

字一紙乃錄其策中所言堂關歸部亦有未便舊法

吏部長貳得以銓量年老不堪釐務之人今不復有

所進退近來引見選人改官未聞有不許改官者

上曰恐所言有可採者不欲遺之後五日檢照條例

將上申嚴舊法令吏部從實銓量并引見選人改官

於進卷內具出舉主所薦事狀如係捕盜人即詳具

所得功賞之因從之 是月親試舉人賜詹駉以下

及第出身有差尋特御射殿引正奏特奏名按射推

賞有差後遂為例 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

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

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為

諱論兵革為迂也 上覽對不悅寘之第五 是月

降會子五十萬貫付兩淮收換銅錢 夏四月壬子

朔內殿進呈淮東西兩總領各乞以金銀兌換會子

支遣 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關

少葉衡龔茂良奏緣朝廷以金銀換收會子椿管不

除豁 青已苗

用金銀價低軍人支請折閱所以思用會子 上曰

何幸得會子重但更思所以闕用之因三日復宣問

及此衡奏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

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於外者纔二百萬

安得不少 上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分

數入納如何兩處且各以三十萬與之兌換金銀及

錢良臣申到民間入納闕少會子并兩淮收換銅錢

已支絕會子乞再給降 上曰會子直如此少茂良

奏聞得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一為免商稅二為

省脚乘三為不復折閱以此觀之大段流通 上令

應副因宣諭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

之計

臣留正等曰以楮為幣其始行之猶未至於流布

自發內帑所積以易之而後楮幣重於黃金雖有

偽之亂真與夫易於欺隱之為弊而三十年間其

重也有加於前日者蓋得其所以權輕重之道也

然猶聖訓丁寧思所以為善後之計豈非以是為

權宜之制乎聖慮所及其深遠矣

乙卯進呈江西湖南昨得旨以頻年旱傷第四第

五等人戶合納秋苗特蠲一半切恐諸郡支遣不足

緣此數擾及民 上曰此是特恩又所爭止十七八

萬斛可並於上供數內除豁仍禁戢不得輒有教擾

中興聖政卷五十四

三

許人戶越訴將違戾官吏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蠲減之難蓋拘於上供之不可闕

仁宗皇帝嘗因水旱詔減上貢然後惠利及於斯

民 壽皇聖帝自即位以來蠲逋已責亦云多矣

而 淳熙改元江西湖南所減斛以萬計者十有

八悉於上供之數而除之節用以裕民至哉之仁

與天同其大矣

戊辰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劄子切見

四川諸軍近年以來兵將官差除廢罷雖名為出自

宣撫司其實多自諸司官屬及州縣官造作毀譽推

薦中害往往罪賞不當因此兵將官不以職事為意

中興聖政卷五十四

三

專務奔競交結乞指揮嚴行戒飭詔令宣撫司常加

覺察如有違戾具名申奏重作施行

臣留正等曰風俗之弊至於毀譽之亂真交結以

媒進其在遠方容或有之主帥之言要之未必盡

然而聖主為之戒敕亦足以見皇明之燭雖遠而

必從雖微而必察四方萬里如在畿甸之中此所

以天下之大而運之一堂之上也

五月己丑詔知縣並以三年為任從知饒州王師

愈之奏也

臣留正等曰古者吏與民相親官吏布於六鄉之

中又何嘗有遷徙更易之勞哉故夫言焉而民聽

以無龜鑑

事外問 澄碧 執於 宴於 亂代論 治歷

之令焉而民從之後世既異於古而又不使之久

任以千萬人之情偽而聽於一令之耳目雖得賢

者為之猶恐難乎其為力也三年為任則官脩其

業民習其教古之意為近之矣

辛卯宴宰執於澄碧 上曰今歲雨暘時若蠶事

已畢聞諸處麥已登場米價低平百物俱廉可喜遂

沉問中外事葉衡等各以所聞對 上曰自三代而

下至於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故衡奏正為聖

君不常有如周之八百年所稱極治者成康而已

上曰然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之

君享國久遠真後世龜鑑未嘗不以此為戒衡等同

中興聖政卷五十四

四

奏 陛下能以無逸為龜鑑誠 宗廟社稷無窮之

福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德成於憂勤而敗於逸樂成

王之賢未必遠過於商之三宗蓋以眾賢在朝相

與講明天下之理推之於稼穡之艱難而驗之於

小人之怨詈據舊鑑新日就月將遂成賢君之名

無逸之書之效也仰惟 至尊壽皇聖帝天資之

高聖德之不可及然猶有取於是書則夫保天下

之治於無窮也蓋原於此矣

上又語及君臣相遇之難曰如陸贄之於唐德宗不

謂不遇朕嘗覽奏議喜其忠直次第見於施行龔茂

善陸 費奏 議 不用 黨可 分

良奏蘇軾在經筵繳奏陸贄奏議其表云人臣獻言
正如醫者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陸贄
不遇德宗今 陛下深喜其書欲推行之是亦遇也
上又汎論用人不可分別黨與須當盡公又曰朝廷
所用止論其人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
黨相攻四十餘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
宗乃言去河北兵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為人
主但公是公非何緣為黨衡等同奏文宗優柔不斷
故有此語 陛下聖明英武誠非難事 上曰此所
謂坐而論道豈不勝如絲竹管弦皆起謝

中興聖政卷五十四

五

臣留正等曰自古小人之欲害夫君子也其說有
二曰好名也曰歸過於人主也至於逐君子而去
之則必歸於朋黨之一說黨之名立黨之說行則
善士之容於朝者少矣君子去則小人之志伸極
其所為皆足以召天下之禍信史所載殊途一轍
聖論用人不可分別黨與玉音所傳天下稱誦亦
孰敢有不精白以承休德者哉
龜鑑曰召於選德見於祥曦引於水殿宴於澄碧
從容坐席之間上下射飲之樂非但曰禮樂相示
而已凡軍國大政古今理亂有事當商確者不妨
專奏有疑當關決者隨即徹聞如其事未施行則
以不肯任事責魏杞如某除未公當則以徇情廢

戒士 夫清 議

上于 中用 民

上于 堅守 法度

用久 在任 任人

外帶 定補 職格

法責允文且謂朕有關失卿等不可不極言非聽
納之勤能如是乎

上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
夫又好唱為清議之說出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
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
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深害治體豈
可不痛為之戒卿等可書諸紳茂良奏曰唐末白馬
之禍害及縉紳至有清流濁流之說然惟大中至正
之道可以常行 上曰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衡等同奏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其要在此
六月癸亥進呈內降李顯忠奏陳乞女夫添差東

中興聖政卷五十四

六

南第四副將趙鼎差遣奉御筆再與前任差遣緣無
添差恩例有礙近降指揮 上曰卿等合如此理會
既礙指揮則已大凡法度須是上下堅守 乙亥臣
察言用人之道未有不久任為說諸路則監司帥
守諸軍則都統統制此尤不可不久望詔大臣求材
預備待其或闕則取而用之如此則官得其人可久
於其任從之 是月定補外帶職格從左司諫湯邦
彥之請也邦彥言 陛下憂勤萬務規恢事功然而
國勢未強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財用未豐其故何耶
由羣臣不力故也望自今而後中外士夫無功不賞
而以侍從恩數待有功之侍從以宰臣恩數待有功